越嶠書二十卷（卷一—卷二配清鈔本）（一）

〔明〕李文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越嶠書序

正德末安南黎氏政衰亂者相繼嘉靖初其臣莫
登庸篡而有之已而傳其子方瀛退居海東以與
方瀛為犄角屢叩關求　封守者絶弗與通丙申
冬
上欲遣使詔諭其國下有司擇所遣廷臣以其國
久不庭不宜遽遣使乃議征討會黎氏故臣鄭惟
燎航海赴京告變廷臣復疏登庸之罪請討之
命將出師行有日矣未幾大臣有諫者復緩師期
而遴選文武大臣臨邊以廉察之自始議迄今數
年矣顧安南建置興廢之由散在載籍議者或病
於考焉鳳因政暇乃取而詮次之得二十卷始之
以輿地風俗物產者原民生也繼之以書詔制勅
者重王言也繼之以編年立國始末制度者紀其
實也繼之以書疏移文者盡其詳也繼之以表箋
者見服役於中國也繼之以文賦詩詞及其國臣
妾凡有一善亦得備録者見一方之風俗好尚美
惡也合而名之曰越嶠書夫安南越之荒嶠也隋
唐以前被中國人文之化姜氏兄弟出焉自後没
於群蠻而中國之逋逃者投止焉是故蠻而為狙
獪狡詐君子蓋道也或問今日黎氏可救乎曰自
昔黎利益據我土地戕殺我官軍滔天之罪我

祖宗赦而不誅恩至大矣爲利者不思輸誠悔罪
乃外爲臣服衷懷不軌僭號改元以與中國抗衡
其子若孫輒有二名龍偽名麟基隆偽名濬宜民
偽名琮思誠偽名灝鏳偽名鏳暉瀈偽名敬濬偽
名譡灉偽名晭椅偽名譓椿偽名憓橰偽名寧其
正名以事天地神祇播告國中偽名以事中國以
示不臣雖以黎橰顛沛之餘尚偽名以相欺誑是
百餘年間其心未嘗一日肯臣中國也其可赦也
乎就是故登庸父子在黎氏雖有篡國之罪在中
國則有討賊之功忘其功而録其罪是詈獵師以
哭虎也何以服其心𢦙曰然則莫氏可恕乎曰不
可登庸父子僭號改元又僭擬中國官名尢而效
之益又甚焉聲罪致討以長纓繫其父子之頸獻
之
闕下可也曰莫氏悔罪去帝號改官名率吏民待
於境上而聽斷於中國則將若之何曰逆而討服
而舍哲王之典也
嘉靖庚子夏六月既望宜山李文鳳序

平庫書庫

越嶠書目録

卷之一
總敘　沿革　山川　邊境服役
卷之二
物産　古蹟　風俗
卷之三
書詔制勅
卷之四
編年唐虞至隋
卷之五
編年唐至宋
卷之六
編年元
卷之七
編年國朝洪武至嘉靖庚子
卷之八
立國始末
卷之九
制度
卷之十
書疏
書疏移文

平庫書庫

卷之十一
書疏移文
卷之十二
書疏移文
卷之十三
書疏移文
卷之十四
書疏移文
卷之十五
書表
卷之十六
表箋
卷之十七
雜文
卷之十八
詩
卷之十九
國朝詩
卷之二十
安南詩

越嶠書卷之一

總叙

宜山李文鳳編次

古交州在九服之内顓頊時北至幽陵南至交阯堯命羲和宅南交舜命禹南撫交阯是後淪於蠻夷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來貢曰天无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作越裳氏琴操云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越裳即九真在交阯南應劭漢官儀曰始開朔方遂昉於南爲子基阯今作址非秦以交阯隸象郡秦亂南海尉趙陀擊併之自立爲王都番禺在蒼梧東北後徙都南海後屬駱越漢高帝遣陸賈立陀爲粤王高后禁粤關市鐵器陀乃僭號爲帝黄屋左纛後之盗據交阯者悉以陀爲稱首複發兵攻長沙文帝遣使讓之陀恐去帝號願爲藩臣奉貢職然竊帝其國中如故景帝建元三年陀卒子孫傳立四世九十餘年孝武遣終軍往諭南越王與入朝王欲行其相吕嘉諫止王王不聽嘉遂反攻殺其王及漢使者而立王異母兄建德元鼎五年遣衛尉路博德等帥師拾萬討之六年攻敗粤斬其王建德併丞相嘉懸其頭於北闕

下定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皆置郡守元帝初元元年罷珠崖儋耳交阯等七郡初賈捐之奏云珠崖儋耳在海中洲恃險數叛以至用兵無用之地棄何足惜遂詔罷之顔師古云七郡皆屬交阯蓋漢制以州領郡置交州刺史總之光武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徵二反十九年馬援率兵誅之立銅柱爲漢界漢獻帝建安十五年移治南海王範云刺史治在交州漢末移南海孫權初受魏九錫之命亦以持節督交州領荆州牧因有交阯太守孫諝貪暴郡吏吕興殺諝九真日南

俱叛降晉孫權以交阯遠方分交州置廣州徙交州治龍編孫皓建衡元年遣將薛詡陶璜復取交阯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吳吳亡歸晉迨宋齊染陳隋唐並因之或改九真爲愛州日南爲驩州皆設刺史或置交州總管安南都督護統之唐始分嶺爲東西道各置節度置桂管邕容安南五管隷焉西道置安南都護兼本管經畧招討使張伯儀築安南羅城未就元和三年都護張丹增築之林思云城週廻二千步力役二十五萬宣宗文宗時都護阮政雪視其民乃結南詔蠻反攻安南累歲兵戈不息懿

宗咸通三年南詔蠻攻陷羅城經畧使蔡襲死之遂命高駢爲都護以兵克復斬蠻帥段酋遷等三萬餘級加脩羅城以府爲静海軍授駢節度至五代間交愛土豪曲顥楊廷藝矯公羨等相以力篡奪藝故將吳權乃殺公羨自傳數世至吳昌文卒其下吳坪爭立有丁部領者殺吳坪領交址事自稱萬勝王私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宋初璉遣貢太祖封部領爲交阯郡王詔璉爲節度安南都護後璉與父俱歿弟璿立大校黎桓廢而篡之僞作璿上表令桓代之宋太祖封桓爲王傳三世共三十年爲李公藴所奪真

宗封公藴爲交阯郡王又累封爲南越王死子德政嗣德政死子日尊嗣日尊自帝其國僭號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藴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自是以後其子孫及陳黎莫氏皆踵其故事僭帝號焉孝宗興隆三年李天祚入貢封天祚爲安南國王國名自此始李氏八傳無子女昭聖主國事紹定庚寅昭聖遜位于夫陳日煚宋封安南國王癸丑元世祖既平雲南丁巳冬命兀良合觧統師經安南邊邑取廣西道會兵攻宋與戰不勝遂納欵臣附遣陪臣上表歲奉貢職

中統辛酉世祖封陳光昺爲安南王至元丁丑光昺死世子陳日烜不請命自立世祖遣禮部尚書柴椿召入覲以疾不朝明年再召以疾辭止令其叔父陳遺愛代覲世祖怒其稱疾遂立遺愛爲王辛巳授柴椿安南行宣慰使都元帥以兵千人送遺愛就國至永平界安南弗納遺愛懼夜先逃歸遣陪臣迎柴椿入國諭旨而還至元壬午右丞唆都等統兵收附占城遣使假道進兵令助軍給粮日烜不聽至元甲申冬世祖議征之命鎮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牙進兵臨境日烜拒敵潰走其弟益稷歸順入見世祖乃封益稷爲安南國王封近親陳秀嵈爲輔義公同附官吏授爵有差至元丁亥世祖命鎮南王暨平章奧魯赤統師平定其國師至日烜戰敗逃匿海島間明年春鎮南王班師至元癸巳世祖復命大王益吉烈解平章劉金授都護等屯兵俟甲午秋進討是歲世祖崩成宗立詔罷兵遣禮部侍郎李衎郎中蕭泰登使其國赦日烜罪并放其來使陶子奇等還國諭旨時日烜先歿數年子日燇率諸臣僚迎拜遣陪臣上表謝願爲藩臣奉貢職成宗許之復封爲安南王傳十二世入我

國朝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篡僭稱皇帝國號大虞改元紹聖易其子名爲胡奝稱爲陳氏之甥求主國事

太宗不逆其詐許之已而陳氏孫名添平昔者赴

京訴之

太宗遣使讓之季犛僞請迎歸至其境遂伏兵併使者殺之

太宗大怒遂命朱能爲大將張輔副之親禡於龍江遣討之朱能卒於軍命張輔代領其衆入其國擒季犛父子械送京師遂定其地爲交阯布政司建置府衛而以黃福董其政已而其地數反張輔累討平之最後黎利僞稱陳氏孫暠潛至自老撾請復立爲陳氏後

宣宗命王通柳升累帥兵討之稍失利因其再請遂封暠爲安南王使者至云已死矣因令利權國事利遂僭號改元順天死子龍嗣

英宗初立乃封龍爲安南王賜金印十二傳共九十九年而爲其臣莫登庸所奪登庸僭號改元明德在位六年傳其子方瀛僭號改元大正登庸退居古齋海陽之地自稱太上皇控扼海東之師蓋欲爲三窟也越裳日南金羅城清池又安即其故地

州郡沿革

漢以前其郡縣未詳武帝滅粵以其地爲九郡安南居其三交趾日南九真是也魏晋以後建置不一唐高宗調露元年改交州爲安南都護府後遂因之大抵規制樸陋埤墻茅屋非人所居李公蘊後漸倣中國開設郡縣然其地止當中國之一省或十餘村爲府數村爲州一二村爲縣官衙簡甚中國人初至其地每竊笑之今考黎李陳三姓所轄路府州縣沿革併存其槩于左

宋寧宗時直閣張洽撰安南志内所載郡縣

平庢書屋

安南路　安乎　太平　交阯
未爲　龍編　平道　武平
峰州　嘉平　新昌　奉化
嵩山　洣緣
瀼州　瀼江　波零　鵠山
弘遠
巖州　常樂　思封　高城
石農
田州　都救　惠桂　武龍
横山　如賴
愛州　九真　安順　崇平
日南　軍寧　長林
驩州　九德　浦陽　越裳
懷驩
陸州　烏雷　華清　寧海
福禄州　柔遠　唐林　福禄
長州　文陽　銅蔡　長山
竒常
湯州　湯泉　緑水　羅韶
演州　忠義　龍池
林州　金龍　海界
景州　北景　朱吾　由文
山州　龍池　盆池
古州　樂古　樂興　古書
籠州　武勒　武禮　羅籠
扶南　籠額　武觀　武江
環江　正平　福零　龍源
饒勉　思恩　武石　歌良
都家
武義州　武義　武勞　武緣
江山
粤州　龍水　崖山　東璽
天河

平琴州　容山　永義　福陽

古符

德化州　德化　歸衆

武安州　武安

郎茫州　郎茫　古勇

羅武州　龍丘　福武

陳氏有國建置路府州縣　古附

大路城路　古交趾漢仍之唐置安南都護府其城在瀘江西岸唐伯義始築舟高駢繼增修之真宗時李公蘊於此建國陳繼李以其屬邑增置

龍興天長長安

龍興府　舊多岡鄉陳祖微時夜過溪橋既渡四顧橋不見矣未幾陳氏有國人號其水曰龍溪改多岡為龍興

天長府　舊多塞鄉陳祖所生地及其有國建行宮於此歲一至示不忘本更名曰天長府潮水繞城岸邊花木香氣襲人畫船往來類仙境也

長安府　本華閭崗丁部領所生地五季末丁氏立國於此

歸化江路　接西南界

宣化江路　接持麻道

陀江路　接金齒界

諒州江路　接左右兩界

南柵江路

北江路　在羅城東岸瀘江分通于海江有十橋皆傑麗

如月江路

大黃江路

快路

烘路

州皆接廣西雲南界組名州縣其實洞也

國威州　在羅城南　古州　在北江

仙州　古龍編　富良州

思農州　一云楊舍　定邊　一云媚

萬崖　一云明黃　文周　一云門州

七源州　思浪州

太原　一云黃源　通農州

湄龍州　一云乙舍　光州

羅順　一云來臣　道黃　即平林場多類此不載

古州名　更革少存

峰州　吳曰新昌　蘇茂

蘇勿　長州

峨州　唐州芳林

縣

武寧縣　萬載

丘溫　新立

恍縣　紙縣

歷縣　關橋

追延　古勇

供縣　窟縣
上坡　門縣　餘不載
古縣名
龍編 西漢交州刺史治所
朱鳶 漢縣唐改鳶州置高陵定縣
羸接 上連下婁勾曲漢交州刺史置
麊冷 漢交州刺史治　曲易 音陽
勾漏 葛洪為令　安順 唐順州
崇平 唐安平　海平
古都　安定
清化古府路 西漢九真郡隋唐愛州其屬邑今日江日陽日甲日社
梁江　波籠江　茶江　貢江
采舍江　安暹場　文場　古藤甲
支明甲　古弘甲　古戰甲　緣甲
典史甲　結悅甲
古縣名
都龐 顏師古音都龐　居風 馬援擒徵側餘黨處
无功 漢九真都尉治所　越裳 一云九德
乂安府路 西漢日南郡隋唐為驩州
紉津江　明道江　偈江　南路社
唐家社　張舍社　餘不載
演州路 本日南屬縣曰扶演安仁唐改演州

巨頼江　池表江　孝江　多壁場
巨藍社　高家社　班剥社　餘不載
布政府路 本西漢日南郡象林縣漢末邑人殺令自立國曰林邑唐元和初復隷安南府今名布政地山林重復柳子厚詩林邑東回山似戟
闍黎江 接占城界
國朝永樂間安南既平開置交阯布政司并改
置所轄府州縣
交州府 領五州一十三縣
慈廉州　福安州　威蠻州　利仁州
三帶州　東關縣　慈廉縣　石室縣
英茖縣　清潭縣　清威縣　應樂縣
平陸縣　利仁縣　安朗縣　安樂縣
扶寧縣　立石縣
北江府 領三州七縣
嘉林州　武寧州　北江州　嘉林縣
超類縣　細江縣　善才縣　東岸縣
慈山縣　善誓縣
諒江府 二州十縣
諒江州　上洪州　清遠縣　那岸縣
平河縣　鳳山縣　陸那縣　安寧縣
保祿縣　古隴縣　唐安縣　多錦縣
諒山府 領七州五縣

上文州　下文州　七源州　萬涯州
廣源州　上思州　丁思州　丘温縣
鎮夷縣　淵縣　丹巴縣　脫縣
新安府領四州十三縣
東潮州　靖安州　南策州　下洪州
至靈縣　峽山縣　古費縣　安老縣
水棠縣　支封縣　新安縣　安和縣
同利縣　萬承縣　雲屯縣　西岐縣
清沔縣
建昌府領一州六縣
快州　建昌縣　布縣　真利縣
平厓書屋
東結縣　芙蓉縣　未涸縣
鎮蠻府領四縣
廷河縣　太平縣　古蘭縣　多翼縣
奉化府領四縣
美祿縣　西真縣　膠水縣　順爲縣
建平府領一州六縣
長安州　懿安縣　大懿縣　安本縣
望瀛縣　安寧縣　黎平縣
三江府領三州五縣
洮江州　宣江州　沱江州　麻溪縣
夏葉縣　清波縣　西蘭縣　古農縣

宣江府領九縣
曠縣　富道縣　文安縣　平原縣
底江縣　收物縣　大蠻縣　楊縣
乙縣
太原府領十一縣
富良縣　思農縣　武禮縣　洞喜縣
永道縣　宣化縣　弄石縣　大慈縣
安定縣　感化縣　太原縣
清化府領四州十一縣
九真州　愛州　清化州　葵州
安定縣　永寧縣　古藤縣　梁江縣
平厓書屋
東山縣　古雷縣　農貢縣　宋江縣
俄樂縣　磊江縣　安樂縣
乂安府領四州十二縣
驩州　南靖州　茶籠州　玉麻州
衙儀縣　友羅縣　丕祿縣　上油縣
偈江縣　真福縣　古社縣　土黃縣
東岸縣　石塘縣　奇羅縣　盤石縣
河華縣
新平府領二州三縣
政平州　南靈州　衙儀縣　福康縣
左平縣

順化府 領二州十一縣
順州 化州 利調縣 石蘭縣
巴閒縣 安仁縣 茶偈縣 利蓬縣
乍令縣 思蓉縣 蒲台縣 蒲浪縣
士榮縣
升華府 領四州十三縣
升州 華州 思州 義州
黎江縣 都和縣 安蒲縣 萬安縣
具熙縣 禮梯縣 特羊縣 白烏縣
義純縣 鵝盃縣 溪錦縣
廣威州 領二縣
麻籠縣 美良縣
嘉興州 領三縣
籠縣 蒙縣 四忙縣
歸化州 領四縣
安立縣 文盤縣 文振縣 水尾縣
宣化州 領三縣
赤土縣 東來縣 瑰縣
演州 領三縣
瓊林縣 茶清縣 芙蕾縣
黎利僭據安南分其國為十三道每道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倣中國都布按三司也

并改置府州縣
清華承布政 治紹天府領四府
山南承布政 治交州府領十一府
乂安承布政 治乂安府領八府
山西承布政 治三帶府領六府
京北承布政 治河北府領四府
海陽承布政 治海陽府領四府
太原承布政 治太原府領三府
興化承布政 治興化府領三府
順化承布政 治順化府領三府
廣南承布政 治廣南府領三府
安邦承布政 治海東府
諒山承政司 治長慶府
明光承政司 治宣光府
夷人欲示其土地之廣強分析為郡縣其實一承政不能及中國一府或自舊縣升為府如慈山莅仁之類或一承政只管一府如安邦諒山之類於舊名多有更改割裂猥多不能盡紀
偽東都即古龍編城在富良江之南漢置交阯郡唐置都護府其外大羅城唐所築也宋以來李氏陳氏黎氏皆居之其西都

即清華府古九真之地

府

奉天府東都 紹天府西都

應天府 海東府 海陽府 荊門府

平昌府 新興府 天長府 下洪府

南策府 長慶府 順安府 交州府

上洪府 莅仁府 河中府 義興府

常信府 慈山府 北河府 高平府

太原府舊同 通化府 歸順府 鎮安府

三帶府 國威府 興化府 廣威府

天關府 長安府 演州府 靖寧府

新平府舊同 德光府 清都府 肇平府

乂安府舊同 奇華府 思義府 廣南府

順化府舊同 茶麟府 玉麻府 葵州府

昇華府舊同 鎮寧府 奠都府 沈江府

臨洮府 歸化府 端雄府 宣光府

安西府

州

永安州 雲屯州 忠州 江州

上思州舊同 憑祥州 文淵州 祥平州

上石西州 思陵州 新安州 萬寧州

下石西州 安博州 溫州 脫朗州

文蘭州 武崖州 龍州 安平州

廣源州舊同 下朗州 上朗州 石林州

七源州舊同 大蠻州 平元州 北通州

上下凍州 六安州 牧物州 文盤州

水尾州 照晉州 萬陵州 俞州

謙州 合肥州 萊州 黃巖州

華州舊同 綏阜州 木州 梅州

順州舊同 鋮州 良岐州

縣

枝封縣舊同 璠英縣 西關縣 安陽縣

安老縣舊同 順山縣 金城縣 新明縣

水棠縣舊同 神溪縣 延河縣 清蘭縣

膠水縣舊同 御天縣 南昌縣 陸岸縣

美祿縣舊同 東潮縣 四岐縣 水縣

至靈縣舊同 清沔縣 長縣 安勇縣

保祿縣舊同 安越縣 武寧縣 安世縣

古隴縣舊同 司農縣 良才縣 清縣

唐安縣舊同 錦雲縣 茹福縣 官豪縣

上元縣 青廉縣 真定縣 淳佑縣

仙遊縣 新福縣 廣德縣 宋昌縣

東岸縣舊同 寧山縣 福祿縣 仟鳳縣

嘉林縣舊同 章德縣 山明縣 富源縣

慈廉縣舊同　金　縣　福安縣　千陸縣
清威縣舊同　樂土縣　嘉遠縣　寧化縣
美良縣舊同　奉化縣　摩義縣　廣平縣
安定縣舊同　端水縣　東山縣　端源縣
清波縣舊同　壽春縣　嶠山縣　玉山縣
弘化縣　雷陽縣　山圍縣　清源縣
不拔縣　灔水縣　三農縣　鎮安縣
夏華縣舊同　白鶴縣　洽和縣　晉安縣
安樂縣舊同　平泉縣　山陽縣　定化縣
安朗縣舊同　大慈縣　文郎縣　保樂縣
立石縣舊同　東蘭縣　福安縣　沃寧縣
底江縣舊同　花溪縣　山元縣　安立縣
感化縣舊同　文鎮縣　維新縣　洞喜縣舊同
西蘭縣舊同　宜陽縣　鳳眼縣　超類縣舊同

入交路道

入交有三道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廣東水軍伏波以來皆由之廣西路宋始開雲南路元及我

朝始開廣西之道亦分爲三其從憑祥州入者由州南關隘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坡壘驛復經脫朗州北一日至諒山衛又一日至温州之北陸徑半日至鬼門關又一日經温州之南新麗村經二小江一日至保禄縣半日渡昌江又一日至安越縣南市橋江下流北岸一道由思明府入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過辨強隘一日至禄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至諒山府若從東南行過車里江此江永樂中黎李犛堰之以拒王師後偵知其堰處乃決之以濟師一日半至安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峒山路險惡又一日至鳳眼縣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禄縣亦渡昌江一道入諒江府亦一日至安越縣之南市橋江北岸各與前道會其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隘又一日至七源州二日至文蘭州平茄社又分爲二道一道從文蘭州一日經古隴縣北山徑出鬼門關下四十里渡昌江上源經古隴之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世安縣平地半日至安勇縣又一日亦至安越縣之中市橋江北岸一道從平茄社西一日半經武崖州山徑二日至司農縣平地又一日半亦進至安越縣之北市橋江上流北岸市橋江在安越縣境中昌江之南諸路總會之處隨處皆可濟師一日至慈山府又至東岸嘉林等縣渡富良江以入交州雲南亦有二路其一道由蒙自縣經蓮花灘入交之石瀧關下程瀾峒循洮江源古岸四日

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鎮安縣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三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臨洮府洮水即富良江上流其北爲宣光江南爲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二日至山圍縣又二日至興化府即古多邦城自興化一日至白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陽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原州又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光府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至白鶴三岐江然皆山徑欹側難行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平衍乃大路也若廣東海道自廉州烏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海沿岸以行則烏雷山一日至永安州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一日至廟山廟山一日至屯卒巡司又二日至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熟社有召堤陳氏所築以禦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海口過天寮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經安陽縣至荊門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齋又取宜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海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遡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魚南爲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畧也

山川

佛跡山 在交州府石上有巨人跡下有池景物清麗爲一方勝槩

勾漏山 在石室縣相傳古勾漏縣在其下漢書勾漏縣有潛水牛上岸共闘角軟入水還復堅

東究山 在北江府嘉林州一名東皐唐刺史高駢建塔其上

仙遊山 在北江府武寧縣一名爛柯相傳有樵夫觀二仙奕棋於此不覺斧柯已爛後樵女野合其上石覆且裂

金牛山 在武寧縣相傳唐刺史高駢欲鑿其上見金牛奔出遂止漢書九真郡居風縣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十里

崑山 在諒江府鳳山縣上有清虛崗山腰有漱玉橋白云庵林岫之勝

丘嶓山 在諒江府丹巴縣上有石門廣三丈相傳漢伏波將軍馬援所鑿

安子山 在新安府東潮縣一名安山或名象山高山云霄之上漢安期生得道處宋海嶽名山圖此山爲第四福地宋皇祐初處州大中祥符宮賜紫衣洞淵太師李思聰進海岳名山圖并讚詠詩云數朶奇峯新蹬綠一枝巖溜嫩接藍跨鷲仙子脩真處時見蒼龍戲碧潭

雲屯山 在新安府雲屯縣大海中兩山對峙一水中通蕃國商舶多聚于此

大圓山 在新安府新安縣大海中突起圓嶠永樂十六年此山獲白鹿二來獻

鳳翼山 在三江府夏華縣邑人歲時登覽于此

平崖書屋

平崖書屋

三島山在宣化府楊縣三峯突起
芁山在太原府吳石縣下有巖洞水穿洞中可行舟
隴山在太原府洞喜縣四面峭壁中有村墟
戲馬山在清化府水寧縣一名遊英巍然特立橫枕長江爲邑人九日登高處
安護山在清化府東山縣出美石堪爲碑硯溪球章太府范希耆遣吏于此採石爲磬置于學
大琴山在乂安府奇羅縣東海邊相傳陳氏主遊此夜聞天籟聲故名本國永樂初天兵擒黎賊于蒼于此
橫山在乂安府清華縣昔林邑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橫山爲界即此
傘圓山在嘉興州形如傘其勢高峻雄偉
艾山在嘉興州蒙縣面臨大江峭石環立人跡罕到相傳上有仙艾每春開花雨後

漂水群魚吞之便邊龍門江化爲龍
武寧山俗傳下有趙越王墳
普賴山至元丁未元兵築木柵儲糧于此
萬刦山前控大江後山萬重茂林脩竹小橋流水之勝興道王陳峻隱其中
傑峙山入山徑路花木繁茂玉泉漱石幽谷迎賓脩然世外境
前山有烟蘿洞子干岩俱勝絕善樂王常置弟子其間
地觀山尤險峻有古松俗傳龍蟠其上陳日煚建行宮於此
天養山秀且險潮汐始道舟楫土族攢第其中以避國難
武林洞陳日烜棄位隱其中號曰竹林大士有香梅印詩集傳於世
神投山羅城清化二郡界山也山連兩岸海潮中流昔人往鑿南岸三峯來往於
李日尊攻占城欲濟海烟浪不能渡禱于山神遂濟軍還即立祀此後諸

山皆隸清祀
龍岱岩一云寶臺巋然獨秀岩內事佛外懸山間宇清江橫前紅荷繞後松數里
万重昔傳有大形鼠居洞中俗名蝙蝠岩
文場山岩石淨白堪爲水晶珠
下山在海洋昔有立化者蛻骨貫石竅尚存
東山臨文明江萬山秀山洞上有竅登而遠望水天一色真佳景也元黎前父遠爲
令書舍中年休官自號思惟居士常隱其中
驅儺山高曠多山鬼每出焚舍有僧名奉府日夜誦大悲咒鬼畏遠避兇其害山
多雜菓人至任喫之依歸者則迷其歸路
立石山孤石特起昔傳有神人擘巨石爲愛演州界
陀伎山有地國遠在海濱出墨石碁子包可愛或云山迴遷百餘里又出白石碁

子俗傳仙人嘗奕於此
香象山極高廣產名香犀象
崇山唐沈佺期流驩州促從山向越裳詩朝登棠上下暮生越裳儈西從沙口渡北
出竹溪深幽澗道明水矜谷石崇本差池將不合綠繞復相尋桂葉藏金
嶼藤花開石林天齋廬的、雲霄下況、遶化功偏厚真仙跡累、臨豈徒
探悵興聊復纓歸心
分山一云裂山安南占城以山爲兩國界俗傳草木亦分南北而偏
金牛山右載石赤色其中有金夜光如螢
都隆嶺有劉方敗林邑王所
水古載滄水瀘水漏水西隨水自越東南流注交趾尚龍揚雄日交趾荒裔
海環交州等府東南唐沈佺期渡海詩嘗聞交趾郡南與貫胸連四氣分寒少三光置

日偏越人遥捧翟漢將軍看蔦北斗崇山掛南風瘴海牽別離頻破客
槩縣催年塵道崩成溪明心不應天
富良江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瀘江上接三帶州白鶴江經府城東下通利仁縣大黃江以達于海宋郭逵破纜決里溢次富良江　本朝張輔等嘗破黎寇于此處
天德江一名廷蘊又名東岸永樂初黎寇懼討役民埋塞已久天兵既平寇重加浚治俾復通舟
瀘江水曰三帶江至羅城白瀘又通于海
來蘇江舊名蘇歷自交州府城東北料西行直抵銳江府有人名蘇歷者開此故名瀘江分為統羅城江有五橋皆傑至元內于宋亡參政曾子淵歸安南避歷江橋詩白首蘇郎天一涯武皇仙去鴈南來歷汗橋上望天北今見秋風第九廻　本朝永樂初工部尚書黃福重浚因　王師弔伐乃更名來蘇
三帶江歸化江水自雲南宣化江水自特磨道沱江水自檯龙因名為
宣光江在宣化府曠縣源自雲南教化長官司入境流七百餘里以達宣化江永樂初沐晟自雲南引兵駐此
海潮江在建昌府快州自阿魯江分流下通王球江昔陳氏破占城軍處
龍門江在嘉興州蒙縣漢書封溪縣有隄防龍門水即此源出雲南寧遠州至此橫截江流中分三道飛湍聲聞有里舟過必此异上岸方可復行傍有穴多出鸚鵡魚色青綠口曲而紅似鸚鵡嘴相傳此魚能化龍云古載交阯茄寧縣有龍門水深百潯大魚登此化為龍不得則曝腮點額
夜澤在建昌府東結縣梁武帝時李賁叛因命陳霸先擊破賁賁逃澤中夜則出掠因號夜澤
龍溪在鎮蠻府廷河縣昔陳氏夜遁此江不能渡忽見一橋跨江既渡回顧不見及有國改名龍溪
天威涇唐高駢以交州至邕州海多潛石漕運不通遂鑿開五道有三日石涇或傳漢馬援所不能治既而震碎其石亦得通因名天威涇
東津渡在交州府東關縣瀘江舊以舟楫往來阻於風濤永樂初張輔沐晟始置浮橋橋歲一易
大惡江一云大安
婆呂淵水深水怪多
慈廉水九域圖慈廉水在交阯者李乾德君水邊見弟十人並慈孝因得名焉
越裳苑扶南記山溪瀨中日遠
九得苑一云捕苑
邊境服役
占城國立國於海濱中國商舟泛海往來謂藩者皆聚於此以積薪水為南方第一馬頭
占臘
王上　琴　蒲加　道覽　涑淮
稔婆羅
獠子獠子者蠻子異名也服役於交阯又有雕題鑿齒者種類頗多周載有頭形獠子赤裩獠子鼻飲獠子皆居岩窟或禬巢飲蘆酒好戰敵多奪弩擊銅鼓以高大者為貴
測景
宋文帝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

表北九寸一分交州影在表南二寸三分交州
去洛陽水陸七千餘里盖山川回折使之然也
以表取其絃直當下千里唐開元十二年則交
州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二分與元嘉所測畧同
王充論衡曰日南郡去洛且萬里爲日南李荃
曰安南府至長安七千二百五十里孟館云以
四方揆之安南道當中國末地耳今自羅城至
京師約一百一十五驛計七千七百餘里

物産

田土 任延云田種白穀五月作十月登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所謂國稅兩熟之稻

鄉貢八蠶之綿麻粟地狹種山平處無之

蠶桑 劉欣斯交州記一歲八蠶雖出日南桑則大小二種桑孟春培之枝葉繁茂自

三月至八月皆養蠶收絲事織

珊瑚 有黑赤二種在海直而軟見日曲而堅漢初趙佗獻珊瑚名火樹

玳瑁 狀類龜而殼稍長其足有六後兩足無爪

鹽 煑海取鹽其白如雪安南富皆鹽鐵利也

黃白金 太原諒山人安府出陳氏有令富良廣原等州採金銀而採金戶若具彼

納不足則貿他金輸之

明珠 晴安云屯中出蚌生東海監採官禱其海神輒獲大珠海賈云中秋有月是歲

珠多孟嘗守合浦先時太守多貪穢採求無厭珠潮徙於交阯嘗到官易

前弊求民利病去珠復還民稱爲神明陶粥還珠亭詩合浦還珠珠有靈

君侯方侶古人情昭中蚌蛤珠常滿滿澤魚龍睡不驚唐貞觀四年林邑

獻大珠

蘇合油 樹生膏可爲藥

胡椒 蔓生似山薯春花秋實

羚羊角 高石山出一角而中實丕堅能碎金剛石

丹砂 晉葛洪欲煉丹求爲勾漏令杜詩云交阯丹砂重韶州白葛輕

香 古載日南有千畝林產名香南越志交阯有香不欲取先研待終年皮爛取木心及

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浮者爲鷄骨一名半水沉者爲箋香

安息香 樹如苦練大而直葉類羊桃而長中心有脂而香

金顏 一云甘麻然俗燒辟邪

排香 以根合量佳

香附子 一云鷄頭海岸者佳

降真香 久年者勝

蜜

鉛

鐵

桂 皮薄肉厚

紫草 中州載麒麟紫草物蟻之所造如蜂作蜜紫草色赤而黃似松枝交州志作柴

非與血竭俱作於交而非一物明矣本草云二物去五臟邪氣止痛破血

愈全瘡

訶黎勒 中州載出交愛花白子似梔皮肉相着味無毒主冷氣腹脹滿

常山 二程俗名黃力白力

蒲黃 刀傷以末乾敷則愈

阿魏

風薑 切片貼額左右止頭痛

茶 古載出諒州古都縣味苦難爲飲

薏苡 馬援征交阯載歸比伐五溪遺種坡詩云伏波飲薏苡禦瘴傳神良能除五溪

毒不株譊言傷

火姜 色猜紫俗獨用爲酒麵絕美

高凉姜 木出高凉交州亦有之雷州產者佳江左曰杜若味大温治積冷腹痛者對
木微炒米飲調服霍亂吐瀉用五兩重煨熱擊碎淨洗入酒一升煮三五
沸服之立効益脾氣好顏色豪家煎湯飲之

黄薑 木草海南生者逢木味辛苦大寒無毒主心腹結積除風熱消臃腫生喉治氣
千金方治瘡癬始生積痒以下一兩重入桂猥三兩作末醋湯下

鬱金 味辛苦寒主血積冷下氣生肌止血劉禹錫云草用治女人宿血心氣痛冷氣
結聚温醋磨服病後爲末調粥食

通天犀 劉欣期交州記犀毛如豕頭有三角鼻上有角短額上角長輿物志角中
時有光耀白理如線自本達末爲通天犀

辟水犀 舊傳安陽王有七寸文犀戰敗持犀于海水開王入水免禍

辟寒犀 唐開元二年冬至交阯進犀角一株色黄如金使者請金盤置殿中温温
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曰此辟寒犀也隋文帝時常進一株至今日上
悦厚贈之杜詩云金盤犀惟慎

象 林邑出象其至還於占城俗以象駝載令有布政郡乃古日南象裕縣也土豪畜令
立國日林邑宋理宗時安南貢象公卿上表日賀太學生獻詩三象都來八
尺高江湖禹里凡民芳公卿盡上昇平表惟有鹹生誦旅婺至元丙子平
宋驛桂始近安南屢貢馬雄者兩牙雌無之力在于鼻取象者以壓其雌
入山從以甘蔗誘其雄至設穽以陷初甚咆哮以收教之漸解人意過節以禮
收奴以錦覆象背令跪拜國王喪則被鞍淚流性極靈居山林每雄擁雌
四五十以爲强好飲酒以鼻川山民堡飲盡而氣不損若二者行得一物

而均分之喜浴于江月夜氣浮水者及歸林民後從擊鑼鼓喊鬧驚之群
象爭走經路狹處陷滿塹者不能起民刺殺之其牙皎白爭麗自死及退
落之牙不以爲貴林邑人殺象緣怨布陣以圍人人屏樹解衣掛樹枝象
宅樹而走象見衣以爲人有以鼻汲水灌樹且枝倒不見人怒踏碎其衣
而去象病有必向南面死肉麄連皮煮易熟足掌肉猶佳

兕 交州記出九德生一角長二尺溪灵時九真獻爲奇獸元至元門安南嘗貢焉

白鹿 晉元康初白鹿見交阯武寧縣宋文帝元嘉末交阯獻白鹿

潛水牛 交州記勾漏縣有潛水牛上岸鬭則角軟入水則復堅

猩猩 南中志狗形人面在山谷中行無常路百輩爲群人以酒并草屨數十相連結
置於路間猩猩見之即知其人先祖姓名呼而罵曰奴故詛我亟捨去已
而復還相呼嘗酒看草屨進一二升大醉屨輒絆倒即擒之昔人餉封溪
令問有何物猩猩酒及僕耳

狒狒 郭璞云出交州山中形如人面長背黑身有毛及踵上唇長被髮迅走食人見
人則笑唇蔽日多爲人所擒左思云狒狒笑而被格者也

蟻子鹽醢 古載交州溪洞酋長多收蟻盐以醬非官及親族不得食按郊特牲
稱蚳脩用蟻醢祭統云陸產之醢謂蚔蝝之屬也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
蚳蟻子也范蔚云中國失求之四夷非夷部也

蒙貴 狀如猴而小紫黑色畜之捕鼠甚於貓

白雉 周成王時越裳氏來獻漢光武時日南九真貢

翡翠 羽可爲首飾

蚺蛇 形大而長其膽性極冷能療眼疾及諸瘡

菴羅果 俗名香蓋乃果中極品或謂種出西域實似北梨四月熟多食無害

波羅蜜 大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最香甜核可煮食能飽人奉化府嘉林州出者尤佳

烏木 堅緻可爲器

蘇木 一名多邦

古蹟

越王城 在乂安府東岸縣又名螺城以其屈曲如螺漢時安陽王所築安陽王舊都越地故又稱爲越王城城中宮址尚存俗名可縷城有古池國王每歲採珠用此水洗珠色鮮麗

壘城

望海城 俱在交州府安朗縣漢建武中馬援平交阯分置封溪望海二縣築此二城守之

大羅城 在交州府城外漢交阯郡置唐安南都護府皆在此其城唐張伯儀所築高駢嘗脩廣之宋時李公蘊立國於此

雒王宮 在交州府三帶州未有郡縣時有雒田隨潮水上下墾其田者爲雒民有統其民者爲雒王副二者爲雒將皆銅印青綬號爲文朗國以淳樸爲俗以緒絕爲治傳十八世蜀王嘗遣子將兵三萬降諸雒因據其地自稱安陽王趙陀舉兵襲之有神人名皋通下爲安南王輔佐治神弩一發殺萬人趙陀知不可敵因往武寧縣遣太子始詐降以圖之後通衆去語王曰能持子弩則興否則亡安陽王有女名媚妹見太子始悅之遂爲相通媚妹取弩視之陰易弩機趙陀進兵安陽敗持避水犀入海趙陀奄有其地今手地縣有安陽王宮城跡存

天使館 元傅與礪使安南題詩云使旌入館青雲動仙蓋臨江白日迴喻蜀豈勞

司馬檄朝周終見越裳來

浪泊 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馬援即平交阯謂官屬曰吾弟少遊常哀吾慷慨有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乘下澤車騎款段馬爲郡縣吏守墳墓使鄉里稱爲善人足矣至求贏餘自若耳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見飛鳶跕跕墮水中念少遊語何可得也

銅柱 漢馬援既平交阯立銅柱爲漢界相傳在欽州古森洞上有援誓云銅柱折交阯滅唐馬驄又建二銅柱纔看唐德以明其爲伏波之裔今未詳所在日南郡西有屠夷國援嘗經其地亦植二銅柱表漢界及北還留十餘戶於柱下至隋乃有三百餘戶悉姓馬按林邑記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唐天寶中何履光代雲南收安寧城立援銅柱以定疆界亦未詳所在志畧曰昔傳欽州古森洞有馬援銅柱誓云銅柱折交阯滅交人每過其下以瓦石擲之遂成丘杜詩云兩來銅柱北意洗伏波軍占城界亦有銅柱孟浩然詩銅柱曰有端

威武廟 東坡記漢兩伏波皆有功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後伏波新息馬侯南越自三代不能平秦雖遠通置史旋復爲夷邳離始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女子徵側反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才閒玉關謝西域南國荒裔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嶺南均矣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必卜焉謂可濟則濟否則止使人信之如度量權衡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如此其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復還海北往返皆順風元以答神貺乃碑而銘之至險莫則海與風至齒不仁魚與龍至信可恃穎二公寄命一葉萬僅中自此而南洗必胸撫循良民必請通自此而北

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爲人奚死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冲天廟在扶董鄉昔境內亂忽見一人有威德民皆歸之遂領衆平其亂已而騰空去就爲冲天王民乃立祠祀之

古州佛春驟雨山之巨水流至州津回旋不去民興而觀之內有石類佛民以爲神驗即雕木爲佛遇旱祈雨輒應故曰法雲法雨

服天寺塔昔李日尊攻占城得能造塔者今梵下三曆號天貲爲壽塔銅鑄塔頂日物利天爲雷擊去莫知墮處後田夫得之復立雷又擊去

九重臺昔李乾德構台於水晶池上得成雷擊之再構再擊後雷豁發王以紅帕頭佩劍登台焚香呪曰天不請其裡當加誅我台何與焉有頃晴霽台成追三桑孫李龍翰聞雷畏之几元左右以計白雷興則以手抱佛之背處免從之畏息焉

粉驛亭俗以著熱多構一亭於通衢以憩行旅陳京畿時嘗憩此驛有僧謂曰少年後當大貴言記失僧所在及陳氏有國命國中有驛亭之處皆塑佛一尊以荅之

金牌州有老父一宅江濱其子得一卵歸父畜之乃生一蛇尤加愛養後蛇大入水夜常饋魚而庭中老父殁過祭時蛇來盤結庭下而去後江邊聚沙洲子孫得利人謂蛇報德云

銅鼓交阯服役有頭飛獠子赤視獠子鼻飲獠子皆窟居巢處好飲酒擊銅鼓初成置庭中招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女子以金銀釵擊鼓叩竟留與主人或云銅鼓乃諸葛亮征蠻鉦也

風俗

安南風俗其美者交愛又倜儻有謀驩演人淳

秀好學男耕稼女蠶績一歲再稻八蠶遠人漂
至其國數相存問率以爲常然其地褊小其俗
矜誇陵犯弑君賊主篡奪之輙相尋爲帝爲王
爲公爲侯獰然奮臂抗衡　天朝王侯以下跣
足二輿夫舁以笈過市不以爲耻夷風猶存焉
餘皆愚詐與蠻獠同蔑禮義喜擴悍富者稱雄
爭奪兼併役屬貧弱日事俘掠斷髮文身黑齒
方領侏離輕既暑即浴于江故善水黎植奚登
庸既貴尚跣足裸體入水捕魚平居不冠席坐
盤雙足謁尊者跪膝三拜待客婚姻俱以檳榔
爲禮嗜鹹酸多羸弱五十歲免役國王元日前
二日王乘輿從官章服導前禮帝釋殿除日王
坐端拱門臣僚行禮畢觀伶人呈百戲晚如洞
仁宮謁先是夕僧道入內驅撲民間門首鳴爆
竹杯盤祀祖貧家男女無媒娵禮者則自相配
正旦五更王坐永壽殿宗子近侍官先賀次入
宮拜祖陵晨坐殿上嬪妃列坐內官錯立殿樂
奏於大庭宗子臣僚分班拜賀酒三進賜宗子
登殿侍宴內官僚坐西傍小殿外官僚坐西廡
飲燕晡時稍出匠者即殿前搆衆仙台兩層頃
刻成之金碧炫燿王從燕其上前後九拜九觴
而散二日臣僚各行家禮三日王坐大興閣上

看宗子内侍官抛接繡團毬接而不落者爲勝團毬以錦製之如小兒拳綴綵帛帶二十條五日閑暇宴羅縱吏民叅禮寺觀遊賞名園元宵立燈樹于廣庭名廣照燈萬點交輝光徹上下僧繞諷經群僚羅拜謂之朝燈二月起春台伶人粧十二神歌舞其上王觀衆鬬于庭觀勇夫與兒需摶勝者賞之公侯馬上擊毬吏士博奕樗蒲蹴踘角鬬山呼侯等戲寒食以捲餅相饋四月四日宗子内侍官會山神廟誓無興志八日沉檀水浴佛精團餅供獻端陽節江中構閣王坐觀競渡中元結盂蘭盆會追薦亡者廣貴無惜中秋重九貴族賞之良月朔具饌祭先曰薦新縱臣僚視田收稻捕獵爲樂臘月祀祖如上家禮立春命其宗長鞭土牛畢臣僚簪花入内宴會婚娶禮者陳氏女自配其國族蓋懲得國於昭聖也士族春月媒氏請女家通問既成財物以百至千庶民以至百爲數好禮家不論多寡海濵之女正月至于三月咸連袂歌於野少年男子率衆往和之悅則相從亦有因成妃匹者喪制宫室器用與中國畧同樂有飯古波本占城體圓長研器飯粘鼓面中拍之清亮合革簫小管小鈸大鼓名爲大樂惟國主用之宗室貴官非祭醮不得用琴箏琵琶七絃雙絃立笛簫類名小樂貴賤通用曲有南天樂玉樓春踏青遊夢遊仙更漏長不能彈紀或用土語爲詩賦樂譜使於歌吟歡樂愁怨一寓其情

越嶠書卷之一

越嶠書卷之二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詔制勅

漢

文帝賜越王趙陀書曰皇帝謹問南越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帝即世高后臨朝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廼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之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號之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以王分棄前過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宋

宋太祖開寶八年制封交帥丁部領曰部領生為趾之邦勵拱辰之節世為右族能保遐方志慕華風常思內附九州混一岳嶺廓清遂達梯航乃輸琛貢具嘉令子稱藩之意錫乃公列土之封秩以維師疇之井賦用褒耆德貲限彝章服我興恩介爾遐壽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八月征交趾詔曰國家聲教所覃威靈咸暨故乃為趾之境未歸輿地之圖矧茲一方近接五嶺唐末擾亂區內剖分遂為僭偽之邦思成輩替之俗及番禺底定正朔始頒雖稽首以稱藩頻繕兵而自固事大之禮當如是乎弔民之行盍不得已宜躬行於天討用丕變於蠻陬宜以孫全興等率師進討（時黎桓篡丁氏）

雍熙三年十月制封黎桓曰王者懋建皇極寵綏列藩設邸京師所以勝會同之禮胙土方面所以表節制之雄矧茲為趾之隅克脩翠羽之貢或當易帥爰利建侯不忘請命之恭用舉酬勞之典權知制三司留後黎桓資兼義勇性稟忠純能得邦人之心克謹藩臣之節屬者丁璿方在童幼急於撫綏爾乃肺腑之親專掌師旅之事號令自出威愛兼行丁氏自解三使之權以循眾人之欲遠輸誠悃來領節旄士變強明化越俗以咸乂尉陀恭順謹詔汝以無遠宜以

元戎之稱並列通侯之寵控撫夷落對揚天休可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都督諸軍事

神宗熙寧八年十二月諭交阯詔曰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涵容厥愆遂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傷殺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奉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招討使李憲充副使燕達充馬步副使都總管湏時興師水陸並進天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之悔亡咸依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奔咨爾庶民久淪塗炭如能諭主內附率衆自歸執虜獻功援自効順爵賞祿賜當倍常科舊悪宿負一皆原滌乾乾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虛爾聽毋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之具宣恩旨暴政橫賦即爲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時李乾德入寇

神宗加李日尊恩制曰朕紹膺駿命稽用上儀祇事郊宮並受三神之福推恩方夏外交四表之歡告于有司錫是在服推誠保節同德守正順化翊載功臣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同中書平章李日尊材懷德善世濟忠勤奠茲南邦居有扞城之効衛我中國使無疆埸之虞賜之大將之旄服之真王之爵往踐厥位欣戴於寵章獻來其琛用協我於熙事眘登采邑褒進文階載加食邑之封式允懋功之典於戱人之所助惟怙冒於王靈國以永存殖循守於侯度率時新命保爾舊邦

寧宗賜李龍輸（翰）開禧二年曆日勑書曰勑安南國王李龍輸（翰）鳳曆載新預讓人時之授龍編維遠有嘉侯度之循績維懋於守藩禮尤嚴於頒朔既廣暨南之聲教宜堅拱北之忠誠率爾海邦共我德意

理宗制封安南陳日煚曰周建諸侯之國錫以山川漢封異姓之王及其苗裔美矣家傳於恭順比之世襲其藩宣奄錫䖍之舊彊出敬綸之新渥安南陳日煚挺資英毅秉性忠純在邦在家終始安民而和衆是父是子後先作室以肯堂過庭繼命以維恭馳驛尚勤於奉稟際天所覆嚮風慕文軌之同重譯而來効貢忘梯航之遠載加謹恪愛示寵褒爵超五等之榮秩視三公之貴節旄長安於本色錫盾珊戈名號元勳之舊功高冠長劔分茅如故食采有加益堅屏翰之心庸視君親之德於戲衆星拱北仰瞻象

綍之書百川流東孰謂鯨波之隔欽奉恩遇承
底予懷可特授静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
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
邑三千户實封一千户特賜効忠順化功臣仍
賜緋衣金帶等至日施行
度宗賜安南陳威晃詔曰朕丕亨庶邦惠綏南
服放海而準舉同錫類之仁貢土之宜不替朝
宗之義脩其職貢申以文辭閱十歳而荐來歷
重波而靡憚式昭忠順良用歡嘉乃若篤愛親
門爲求殊禮子嚴父詔稟彝訓之有聞君前臣
後在常經之素定天所秩者誰以易之漢文帝
之勞陀匪由所請我藝祖之待俶特示優崇矧
是廣恩用之專屬比轉詢於群議雅有合於舊
章匪朕敢私玆事始制庸錫軌致之品仍加實
幣之將推篤近舉遠之心朕不忘於謹德昭以
孝福忠之言爾亦懋於奉休今錫卿銀伍百兩
細色物帛一百匹至可領也故玆詔示

元

元中統元年十二月初三日世祖諭安南國陳
光昺詔曰我祖宗以武功創業文德未脩朕纘
奉丕緒鼎新革故務綏萬邦遂以庚申歳建元
爲中統元年誕敷詔赦次第頒行其不泄遍不
忘遠誠之所在事有未遑也適大理守臣安撫
職聶陌丁馳驛表文爾邦嚮風慕義之誠及念
卿在先朝已歸款臣附遠貢方物故頒詔旨遣
禮部郎中孟甲充安南諭使禮部員外郎李文
俊充副使諭本國官僚丁庶凡衣冠典禮風俗
百事一依本國舊例不須更改况高麗國比遣
使來請已經下詔悉依此例除戒云南等處邊
將不得擅興兵甲侵掠疆場撓亂人民卿國官
僚士民各宜安治如故故玆詔示念宜知悉
至元四年七月諭安南詔曰太祖皇帝聖制凡
有歸附之國君長親朝子弟入質編民數出軍
役輸納稅賦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以數事以
表來附之深誠也卿今來貢不踰三年之期其
誠足知故告以我祖宗之法亦以誠諭也且君
長來朝子弟入質籍民定賦出軍相助古亦有
之豈今日創爲之哉卿能備行數事朕復何言
彼卒未能朕亦不責卿行面全之也略舉出軍
一事無以征行遠戍爲慮但來人楊安又稱有
占臘山獠之患彼二寇如能皈向復有何事交
兵之道孰以爲易倘不用命必當討伐况雲南
之駐兵於彼汝即助軍以成其功又當來奏賞
有一家之言今聞稱刺丁在彼中多有回鶻禁

約不使交該果如所言一家之禮豈有如是耶
君臣之義實同父子豈有臣子而背其君父者
耶朕若不言是又不以誠卿待也當熟思以全
終始之好
至元四年賜安南國王詔曰朕即位以來籓海
內外親如一家夫任土作貢古今常制三年一
貢今已旅庭事大以信禮也元遣達魯花赤耨
剌丁卿等相安其政所謂宜允余臣在邊驗擾
已别戒勑卿其知之今回賜禮物具諸别幅至
可領也
至元十二年詔曰祖宗定制凡內外歸附之國

平庫書屋

君長親朝子弟納質籍戶口輸稅賦調民助兵
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此六事往年已諭卿矣
歸附踰十五年未嘗躬自來覲數事竟未舉行
雖云三年一貢所貢之物皆無補於用謂卿久
當自悟遂畧而不問何爲迄今猶未知省故復
遣合撒兒海牙往爾之國諭卿來朝倘有他故
必不果來可令子弟入朝此外本國戶口若有
未定籍輸賦調兵何由斟酌苟爾民實少或多
取之力將不及今籍爾戶口蓋欲量其多寡以
定兵賦之數其所調兵亦以今遠適他所正從
雲南戍兵相與協力故兹詔示

至元十五年八月詔諭安南世子陳日烜曰曩
者爾國內附之初凡有所請皆賜允從意謂事
大之禮久當自知能樂而行也歷年滋遠禮意
浸薄故於至元十二年復降詔旨責以親朝助
兵等事頃黎克復等至省所上表覲涉誕妄有
謂爾國歸附在先且四方諸國先爾來降者衆
矣在爾後者惟亡宋偏師一出舉國悉平計爾
亦已聞知所言非妄而何又謂占城等二讐爲
患不能助兵且彼之與爾爲隣匪姑息今日至
謂地遠不克入覲黎克復等安能至哉二者之
妄亦已明矣昔爾與宋通好固所素知及宋平

平庫書屋

之後所以慕奉之禮著之載籍可覆視也天下
之事以至誠爲本今欺紿若是將誰信之苟以
爾又衰老不任跋涉備去可也今爾年方強仕
入朝受命此正其時況彼境土接我邕欽莫憚
一來也爾或不安全固拒朕命則脩爾城隍繕
爾兵甲以待禍福轉移之機在此一舉宜審圖
之今遣禮部尚書柴椿等奉使
至元十八年諭安南宗族官吏詔曩安南國王
陳光昺生存之日嘗以祖宗收撫諸蠻舊例六
事諭以彼來嘗奉行既歿其子又不請命而自
立遣使遠召托故不至今又以爲辭故違朕命

止令其叔叏遣愛入覲即欲興師致討緣爾內
附入貢有年矣其可效爾無知之人枉害衆命
爾既稱疾不朝今聽汝以醫藥自持故立汝之
叔父遺愛代汝爲安南國王撫治爾衆境內官
吏士庶其各安王業毋自驚懼其或與汝百姓
輒有興圖大兵深入戕害性命無或怨懟實乃
與汝百姓之咎
至元二十三年四月諭安南國官吏百姓詔曰
曩以爾國陳日烜既稱臣服歲輸貢獻而不躬
親入朝因彼叔父陳遺愛來以安南事委之至
則以爲戕害所遣達魯花赤不服帖木兒又却
之弗納至於出師占城宜相餽餉而略不供給
以致鎮南王脫懽行省阿里海牙進兵彼兵交
之際互有殺傷今因爾國近親陳益稷陳秀峻
慮宗國覆滅殃及無辜屢勸爾來庭終不見從
自拔來歸朕憫其忠孝特封陳益稷爲安南國
王陳秀峻爲輔義公以奉陳祀申命鎮南王脫
懽平章政事奥魯赤興兵平定其國前此罪戾
止於之身吏民無預詔書到日其各復歸田里
安生樂業故茲詔示
至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諭安南世子陳日烜詔
曰朕君臨萬邦德威並用豈於爾名爲向化實
未造朝累示徵書輒辭以疾及命爾叔假守彼
公然拒違敢行專殺至若阿里海牙占城之役
就爾假途俾之繕治津梁飛輓芻粟不惟失言
又復抗師此而不征王憲何在民殘國破實自
爾取今爾表稱伏罪似已知悔外據來人代奏
謂爾自責者三被召不來一也脫懽撫軍而不
迓二也唆都根底魯遮當三也若蒙赦宥當遣
其子進美姬歲貢方物凡茲繆敬將焉用此若
果出誠悃何不來此面陳安有閒遣將則事適
逃見師則聲言入貢以斯奉上情僞可知爾
試思與其嶺海偷生無虞兵禍曷若闕庭歸命
罷被榮還二策之間孰得孰失爾今一念違悞
彼係一方存亡故遣遼東道提刑按察司劉廷
直禮部侍郎李思衍兵部郎中萬奴同唐兀䚟
合散氣吉利解等引前差來阮全等二十四人
回國親諭朕意朕當悉宥前過復爾舊封或更
遲疑決難寬恕但脩爾城郭礪爾兵甲聽爾所
爲俟吾此舉爾嘗臣事亡宋自揆氣力何如今
爾知機毋貽後悔爾知悉戾機忝爲族類以禮
遣還彼乃有過謫戍之人辟言如此飾辭合將
烏馬兒唆都軍官等一同來彼中所宜事理朕
當區處完備津道回還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至元二十八年諭世子陳日烜詔曰祖宗立法凡諸國歸附親來朝者俾人民按堵如故抗拒不服者無不殄滅汝所具知故遣使召汝父來庭竟不聽命止令其叔父入覲以其來庭遂封其叔父遣不眼帖木兒同往汝父殺其叔逐我使我以致興師問罪汝之生靈殺戮實多在我軍旅無不損傷盖鎮南王脱懽年幼水道進兵想聽從唆都烏馬兒落在汝手因是苟安至今汝能親赴闕庭其王爵符印朕所不惜土地人民庶永保之

至元二十九年諭安南詔曰王天眷命皇帝聖旨諭安南國陳日燇省表具悉去歲禮部尚書張立道奏曾到安南識彼事體請往開諭使之來朝因遣立道往使令汝國罪僭既已自陳朕復何言若曰孤子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且有生之類能有長入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諭汝當具聞徒以虚文歲幣巧飾見欺於義安在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皇帝諭安南國陳日燇詔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奉大統踐祚之始大肆赦宥恩霈所及無内外遠邇之間惟爾安南亦從寛貸已勑有司罷兵陪臣陶子奇即與放還茲命禮部侍郎李衎兵部郎中蕭泰登齎詔往諭自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大者其審思之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至大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仁宗詔諭安南世子陳日燇曰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撫有萬方威德所加柔遠能邇乃者先皇帝龍馭上賓朕以王侯臣民之故於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即皇帝位遵踰年改元之制以至大五年爲皇慶元年令遣太中大夫禮部尚書乃馬歹奉直郎兵部郎中杜與可齎詔往諭仍頒皇慶曆日一本卿其敬授人時益脩臣職毋替爾祖及事大之誠以副朕不忘遠之意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皇慶元年制加内附安南國陳益稷品秩曰委質來朝既去逆而効順以爵馭貴宜崇德以報功誕播明綸用孚衆聽銀青榮禄大夫遥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安南國王陳益稷知畏天以事大期保境以全民慕帝王之有真見几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以忠孝之誠而受知世皇恢天地之量而錫封故國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馬舜帝之誕敷班師整旅執迷不悛爾守彌堅拯弱救焚從我王師凡一再舉適館受粲卜居湖右幾三十年身歷

事於四朝志不忘於初節律朕踐祚㐲其來庭
是用增新秩以示恩仍舊封而授職嗚呼內寧
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悅來遠爾益拱星辰
之北對揚休命永堅一必可加金紫光祿大夫
餘如故
延祐五年制加安南國王陳益稷品秩曰國家
所重莫先忠孝之褒爵賞至公豈有遐邇之間
咨爾益稷歷事四朝服勤三紀識知君父之大
不循兄弟之私嘉此前功蔚爲舊德蓋委質以
自効終秉節而不踰文之以禮樂衣冠同進於
中土加之以詩書道義化及於南交是用秩一
品之隆儀視三司之峻嗚呼信順者臣之偉績
盇勵初忠懷柔者君之厚恩再班新命往膺恩
命尚𢘓予懷可加儀同三司餘如故
至治元年八月英宗皇帝諭安南國世子陳日
㷃詔曰惟我國家法天繼統奄有四方先皇帝
仁涵義浹罔間遐邇臨御十年遽棄天下朕以
世嫡之重宗戚大臣合辭推戴已於延祐八年
爲至治元年今遣亞中大夫吏部尚書教代奉
議大夫禮部郎中文矩齎詔往諭推朕德意俾
爾人民體昭代之同仁堅誠心於事大故茲詔
示念宜知悉

泰定元年八月詔諭安南國世子陳日㷃曰我
國家誕膺景命撫綏萬邦德音普加靡間夷夏
乃者先朝奄棄君臣朕以裕宗嫡孫爲宗戚大
臣之推戴爰自太祖皇帝肇基之地入奉天序
於至治三年九月四日即皇帝位遂以甲子爲
泰定元年今遣亞中大夫吏部尚書馬合謀奉
議大夫禮部郎中楊宗瑞齎詔往諭爾國授時
曆一帙惟乃祖乃父脩貢内附有年矣我國家
遇卿甚厚比者占城守臣上表稱卿之邊吏屢
發兵相侵朕爲之惻然於中不知卿何爲至是
豈信然耶朕君臨天下視遠猶邇務輯寧其人
俾各得其所卿其體予至懷戒飭爾衆慎保爾
國人民毋忽盡累世忠順之意故茲詔示念宜
知悉
元統三年詔曰朕纂奉正統君臨萬方洪惟我
祖仁恩廣洽聲教誕敷一視同仁無間中外乃
眷安南之國世勤事上之誠方物貢輸臣禮靡
闕良用嘉尚遣奉議大夫吏部尚書鐵柱奉直
郎禮部郎中智熙善往諭朕旨賜元統二年授
時曆一本卿其敬脩藩職益謹農時用安遐邇
之人或副寵綏之意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國朝

洪武元年頒即位詔于安南曰昔帝王之治天下
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
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
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
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
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
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
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元年封安南國王詔曰咨爾安南國王陳
日煃惟乃祖父昔守境於南陲傳之子孫常稱

藩于中國克恭臣職以永世封朕荷天地之靈
肅清華夏頃馳書而往報冀率土以咸寧卿能
奉表稱臣專使來賀法爾前人之訓以安遐壤
之民睠茲勤意深可嘉尚是用遣使齎印仍封
爾為安南國王於戲視廣同仁思效哲王之盛
典爵超五等俾承奕葉之遺芳益茂令猷永為
藩輔
洪武二年封安南嗣王陳日熞詔曰朕恭膺正
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
王陳日煃奉表稱臣朕遣官齎詔印封為安南
國王比至境而日煃已逝今世子日熞能繼先

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
熞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
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尚永守於藩方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
諭安南占城詔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起兵以
保鄉里不期豪傑雲從數年之間土地闢廣甲
兵强盛遂為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
今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
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于古制朕甚嘉
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
侵擾之事是非難知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也

平崖書屋

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
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為天下主治亂持危理
所當行今遣使往觀其事諭以畏天守分之道
如果互執兵端連年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
所悅恐天變於上人怨於下其禍有不能逃二
國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國庶幾爾
及子孫皆享福於永久豈不美歟
諭安南陳叔明詔曰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
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王
日煃薨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熞為王今觀
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熞為盜所逼

悉自剪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簒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熞親賢命而立之庶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俱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爾其毋悔

十一年安南陪臣阮士諤來貢方物辭歸上降手敕諭之曰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今命爾歸復達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安南國王陳日熞荒昏以致滅亡然既亡之後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不德勝前王又恐宗祀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爲政儻有小愆當自省脩以釋貴可回天意

平庠書屋

諭安南來使敕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洪武十一年爾王差陪臣阮士諤來貢朕知彼中多難特以心腹之言敕諭阮士諤歸朕恐待王之禮薄專命内臣與阮士諤親往安南何至其境士諤星奔日馳兼程先至及我内臣既達爾邦其士諤罔知所在故以出門入户之禮排蹝席晏之間興端非一此果禮之誠歟抑侮之設歟然看如細務實相愛之大端此禮既非其於他者何且安南中國雖稱假居遐荒實是密邇雖曰密邇地不足以廣德人非我用在昔中國之君雖統朕思限山阻川實爲疆制若我中國有道内安四夷守分何欲事大之來者今安南與朕本無嫌疑若較斯非必後有餘愆洪武十一年阮士諤來朝及其至國觀況似非有官今爾等來者欲令見入非有官故不令見爾等歸告陳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也無虞邇來朕失務德人神有變惶懼無已爾勿我干故兹敕諭

平庠書屋

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曰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遥晨進肯止吞烟服霧勞已至矣然是脩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安南國王之令今事畢而歸盛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濟舟則矣爾當中庸其心疑然其神則天假颸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巨魚尾浪鼇背風生蛟蜃嘘氣而雲横八極非一誠心而無二者豈不危然而懼乎是持檣傾而舵摧欵良工以完之奚速成也我朕以天道人事表裡而諭一如朕命古我故兹敕諭

上遣使至安南見其君臣譎詐歸奏其狀乃降敕命中書省曰使者自安南歸即日奏陳安南人情禮義其彼中動以侮詐爲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事之國不可數令人往來近者歲貢

將期爾中書速遣人至臨境正行人歸毋尚虛
禮令安南國王省己脩仁
陳叔明屢遣使入朝貢物甚豐上降勅諭之曰
爾安南國王陳叔明前者爲大貢之禮繫所貢
之物廣然廣則廣矣以物度之上不足以備內
廷之供下無利於軍民復往勞苦致生嗟嘆爲
斯正貢三年一至至必貢微而情厚乃國王之
大體也何王不知我之至意數來無誠物廣寡
用安得爲萬里神交者邪且王遐荒山川險阻
封疆之際密邇中國之邊陲若欲互生情愛福
及黎民則送往迎來毋必自侮若泛常施以小
平崖書屋
詐將非重輕則大體一失禍不拒而自至又非
無事而生事乎今王不如我約貢物之廣勞民
從事行移字興莫辨真僞阮士諤非人國王之
爲也今陪臣行人歸特諭王知適來朕中書御
史臺朋黨相尚事覺已行誅畢因是王知故茲
敕諭
十二年冬十二月安南陳煒遣使來貢上以安
南恃強欵侵占城境土故致敗亡乃遣使詔諭
煒凡前安南王陳叔明曰朕聞春秋諸侯之國
相繼而滅亡者何盖由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
鑒若是有不能逃於禍也使當時諸侯惟天王

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故何其捨久長之富貴
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杪之朝露先賢不云乎
毋爲禍首毋爲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
多故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暴富貴而若是耶
抑民有怨而致是耶固往者不可諫豈不知來
者之尚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耳
且天地之廣長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
求則永爲世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未可保
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搆兵十年矣是非彼此
朕所不知其怨未銷其讐未解將如之何爾如
平崖書屋
聽朕命息兵養民天鑒在上後必有無窮之福
若否朕命而爲之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
也古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
也其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有不爲也爾如鑒
春秋之失而毋蹈往轍其不美乎宜悉朕意毋
有所忽
安南陳煓尋復簒立遣使者入貢詔諭之曰前
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之
物惟是表誠而已苟事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
豐盛今年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
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主易位有所疑

倩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本定奈何昔主荒昏
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歟朕又聞方今之
王亦族中人爲之誠者耳吁中國聖人有云將
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
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陳煓奪位而爲
之必畏天地而謹事鬼神保乂黔黎庶膺王爵
懷或慢天地而虐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
阻山隔海遠居蕞爾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
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強無知者
必征今朕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強凌弱衆暴
寡之爲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

既而陳煓率兵攻占城國病死海濱使來告哀
上自製文遣使往祭之其文曰上古受祚方隅
者一王紀綱而無二所以固封疆遣逋逃却有
罪睦鄰邦而恤鰥寡故得二者之懽心以事先
人爾煓爲民上於安南失固封疆未審曾侮於
鰥寡而乃至占城有是果逼迫而若此歟彼占
城無禮致徂征而若是歟使者來告爾殁海濱
朕不覺痛心嗚呼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
邦其部臣之佐奚用其道有此耶嗚呼顛而不
扶危而不持焉用彼相然雖云爾亡邦家無虞
特遣使奠祭爾其有知尚饗

二十八年諭安南勅曰初安南閩人阮廷檜從
陳煓攻占城國煓死海濱廷檜遂落占城後浮
海至嶺南送詣京師上留爲内臣供事凡六年
告歸許之且降勅諭安南王曰前者占城之役
祇候内人阮廷檜行中之一爾國前王終於占
海之濱廷檜留於占國因浮至嶺南有司送至
朕見淨人授以内臣之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
并養疾若瘥王必令再至今因廷檜朕復諭尚
兵相加之役自今已後王毋再舉勤脩睦鄰之
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無窮故玆勅諭
洪武二十八年欲征龍州以其地界安南先命
禮部尚書任亨泰等奉制書往諭其國畧曰龍
州之役其師略衆然地連安南彼中必疑宜令
預之趙宗壽之罪且古哲王之令分茅土者不
循王命有伐之誅今宗壽所爲必當問罪師行
遣人諭安南慎邊守毋再生納匿之機王若一
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萬全矣
太宗賜胡奃嗣封安南國王詔曰覆載之中皆朕
赤子立之司牧惟順民情昔爾安南乃中國邊
隅列郡宋因衆志肇錫王封洊邇中州嚮慕聲
教朕
皇考太祖皇帝臨御之初率先歸附朕嗣大寶爾

胡奃輸誠効職奏謂前國王陳氏嗣絶爾外孫
主祀于今四年詢之于衆所言亦同今特命爾
爲安南國王於戲作善降祥厥有显道事大恤
下往盤乃誠欽我黎季犛說稱陳氏甥胡奃朝廷不虞其詐故降此詔
永樂四年七月十五日勅諭說與總兵官征夷
將軍成國公朱能在途凡遇見安南逃來人及
朝廷提取到安南使臣就便帶去或爲嚮道或
審問賊息庶爲便益故勅
永樂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成國公朱能等可於軍令增入一條凡有妖言
講說朝廷及軍中事務者許諸人綁縛前來首

平庄書屋

告依律治罪此令盖因近日齊黃餘黨造言誹
謗恐傳播到彼惑亂軍心使其不能用命最宜
禁治故勅
發去獅子七副可點時收之
永樂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成國公朱能等朕料黎賊父子聞大將軍至率
其逆黨經往占城奪其地土以爲巢穴此雖未
必然亦不可不防師入安南之境須禁伐人墳
墓園林焚人廬舍虜人妻女凡宜撫綏其民其
國中老者待之以禮如此則人心自安樂其生
業黎賊父子之頭不日可懸於麾下傳於京師

兵法不曰百戰百勝非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
人之兵戰之善者也此舉盖不戰而屈人之兵
也矣師行之際凡一應大小事務須要處置謹
慎周密勿致踈虞已遣人齎勅諭占城國王令
水陸防備就録勅稾一本來與爾觀庶知此意
故勅
續一件軍入賊境及臨陣之際務在十分謹慎
切不可輕看賊兵越容易越以爲難事平後更
須用心無怠無忽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成國公朱能等已勅吏部取福建參政王平及

平庄書屋

北京取爲事官張顯宗劉本劉昱周觀政俱來
爾處各官到時可令王平張昱宗總率一應文
職爲事官吏辦事其武職爲事官員俱令復職
隨征及原發去禄州等處充吏及伴儅文武官
吏軍人就便起取帶去文職官吏亦發與王平
管領武職官亦令復職征軍人入伍故勅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四日勅諭占城國王占巴
的賴往者爾爲安南賊人黎季犛父子暴虐兇
征屢肆兵禍侵據爾土地殺擄爾人民毒害欺
凌不一而足陳詞哀訴朕甚憫之已特降勅戒
諭俾悉還所侵之地黎賊畧不省咎詭詞飾過

固執不還近者前安南國王陳氏之孫被其戕害逃入京師黎賊上表請迎歸國朝廷不逆其詐即遣使護送出境黎賊預於境上設伏藏衆阻遏使者竟執前王之孫而殺之惟黎賊父子兇悖恣肆下則痛毒國人外則虐害鄰國上則誣侮朝廷天地不容神人共怒自取滅亡已於七月十六日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兵八十萬前往安南誅滅賊人黎季犛父子以撫綏安南官吏軍民復立陳氏之後惟爾占城與之接境被其禍害亦既有年斬刈兇殘所宜奮力可預發兵於水陸要衝接界境上就爲防遏遇有安南賊人逃來即便擒戮果係賊人黎季犛父子及敎誘黨惡之人則牢固械繫送請京師仍下令國中安南逃來之人毋得容匿今特遣内官楊進保禮部侍郎李琦鴻臚寺丞呂淵等齎勑諭意王宜敬遵朕命勉盡乃心以共滅兇賊暴惡黎季犛父子以永安良善以雪爾國中數年之憤故諭

勑總兵官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所有軍中事宜今逐一開示爾等皆宜用心不可怠忽故勑

計事十件

一精健赴敵之兵必須滿足臨行所命大數不可以少一人其運糧守營編橋造船採伐竹木諸雜差使及其事餘故皆在此數之外昔秦伐楚王翦以爲非六十萬人不可李信止用二十萬人竟爲楚所敗後秦復從翦言用六十萬人乃遂滅楚今黎賊氣力雖不敢擬楚然以朕料之必得臨行所命大數乃可成功朕所見固若此爾等尤宜臨事熟計之

一兵入安南凡其府庫倉廩所儲及戶口田賦甲兵籍冊郡邑圖誌並令尚書劉儁掌之爾總其大槩

一兵入除釋道經板經文不燬外一切書板文字以至禮俗童蒙所習如上大人丘乙已之類片紙隻字悉皆燬之其境内凡有古昔中國所立碑刻則存之但是安南所立者悉壞之一字勿存

一訪問古時銅柱所在亦使碎之委之於道以示國人

一國中徧行訪問有精細通達長於謀畧及奸詐詭譎之徒悉以懷才抱道名色盡數舉保送來

一國中諸色匠人及樂工連家屬盡數起送赴京

一軍中凡有誹謗妖言惑亂軍心者不計名數
悉斬之以警其餘
一平定之後令各府州縣原任官吏輪次赴京
朝見
一閧黎賊多備火器以拒敵我師夫軍旅之行
凡遇山林險阻尚且避之不使疲勞軍力况閧
賊有所備而不思所以防之乎故勑工部計較
造成挨牌以當火器初編竹一層箭直透過入
地翎花俱没再用二層蹉縫編之以牛皮入道
纏裹試之三十步箭透三寸五分二十五步箭
透四寸十五步箭透五寸甚是堅固以是擁敵
平岸書屋
火器不能爲患軍士自然輕敵今就發去一面
爲式高五尺二寸六分上闊一尺八寸下闊一
尺三寸六寸分
一令遣朱勸張瑛齋禮部咨文往安南索其金
象比計蓋欲弛其鬬志非真實意也朱勸等臨
行朕曾面諭之令到彼只住五日若五日内措
辦不足許隨多少先將來納後却差人納足爾
侍朱勸等人去大軍隨後亦進若遇差出納金
象之人就執之詰問聲息須勿令彼知差來被
執今朱勸等到處爾事機切不可令人知之恐
將士聞此其心懈怠并録咨文示爾須要謹密

古人云事機不密則害成爾等功宜慎之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八日禮部爲征討安南事
永樂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本部右侍郎趙玭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前者已調大軍往征安南以弔民伐罪今廣
西奏來安南遣人來貢謝罪原胡奩父子罪本
難容今既改過自新只着他辦黃金五萬象一
百隻以贖其罪金象不足許以珠玉寶貝代之
以足其數即止大軍不進若貢不如數勑大軍
即進以行天誅那時雖悔無及憑條禮部使行文
書差人去說與他知道欽此除欽遵外合行移
平岸書屋
咨差行人朱勸張瑛齋捧前去本國欽遵施行
記事一件
一臨敵之際不可以爲容易越容易越要緊慎
務在號令嚴明隊伍整肅賈勇將士奮力向前
如此則必可成功若或以爲容易倘有疎虞悔
之何及我的言語都是實實落落行得有受用
的爾等十分要子細謹慎勑
續一件所用神機銃一應火器最宜密之不可
泄與外人知此法回軍之日尤宜謹密收拾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八日勑總兵官征夷將軍
成國公朱能等平定安南之後自雞翎關至其

國中沿途必須設立衛所築城以鎮守之務要鋒火相望聲勢相接遇有警急可以應援其某處可以立衛某處可以立所某衛某所合留軍士多少合存糧多少何人可守某衛某所爾等皆宜預爲計議丞奏以聞故勑

永樂四年八月初一日勑總管兵官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昔云南僻在萬里山川險固歷代罕有能平惟諸葛孔明以天下奇才忠信智謀南征北伐功蓋一時遂芟夷之循至後世叛服不常莫能制馭我

皇考太祖皇帝聖文神武超軼帝王弘謨睿算卓冠萬世指授賢能之將一鼓而平之創立自古所無之功與天地共爲悠久者也今安南雖在海陬自昔爲中國郡縣五季以來力不能制歷宋及元雖欲圖之而功無所成貽笑後世今黎賊逆命朕命爾等率師往問其罪欲爾等勉成大功然師行之際屢見嘉兆朕嘗夢親率爾等致討黎賊父子銜璧輿櫬獻地受罪既而朕復指畫爾等撫其人民脩其城郭老幼皆俯伏馬前懽喜拜舞玆兆甚吉周報爾等知之然詢察賊兵必來迎敵觀其如此必有所備未可易視之爾等宜夙夜盡心謀慮不可忽畧今特切要事宜條示爾等凡此數者務在詳審此賊狡譎不可恃我師情強謂可易致宜無所不謹庶可成功爾等宜盡厥心以副朕委托之意勑

計事十八件

一不可聽偏執之言狐疑不決以誤大事

一古人用兵隨機應變有如轉圜若周瑜自擬得兵三萬足以破曹蓋其計已定後因黃蓋言舳艫首尾相接縱火焚之之策適天與順風竟焚破之遂成大功假使黃蓋之言雖用周瑜必用其素定之計矣爾當以此爲法不可固執己見須采衆謀所長斷而用之庶幾無失

一若未知彼之虛實勢之可否却不可輕視故曰較之以計而索其情此之謂也

一宜精詳審察賊之勢情可以即戰則乘機以成大功不可猶豫故兵聞拙速未聞巧之遲也

一不可輕信間諜之言以爲賊易致卷甲倍道趨利墮其奸計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一軍力常使有餘毋令困乏

一不可因勝之後即便驕懈恐爲賊所乘雖獲大捷猶如未勝常持戒警愈加防備故曰戰勝如始克

一臨陣之時彼拒敵之賊飭將士盡殺乃已降

者慎毋坑殺之慎毋坑殺之
一宋元皆發兵征討安南將驕兵懦貪財好色以此不能成功安南自我朝以來陳氏歸心朝廷數十年不曾用兵其國中富庶今興師征討黎賊務要盡滅之不許將士貪財好色耽酒誤事
一所畫安南地圖其西抵哀牢國考之地志哀牢國即今雲南永昌府觀於其西已是我腹裡地面彼用詭譎故寫右圖名以眩我也爾等慎之
一大軍至富良江賊必阻水以拒我師令深入賊地我為客而彼為主雖與久持久則恐有詐謀必謹而察之多方設計以渡務在使其不能禦備渡江之時尤恐賊亦用計擊我兵法所謂令半渡而擊之利如韓信敗龍且唐太宗破黑闥是也若我軍來渡而賊乃先渡以擊我切宜詳察事機特重以待若輕為進退恐為賊所乘如謝玄之破符堅是也此二者觀之古人可以為戒亦可以乘機夫兵法不可執一預期務在臨時審察賊之情計通變而用之切宜謹慎謹慎
一平定安南之後但有各色官吏僧道醫巫卜筮陰陽術數之人盡數遣發來朝此最緊要
一諸色技藝人匠盡數搜索連家小盡數起赴來京
一賊必盡空富良江北之地據江南岸以拒我師我師至嘉林若欲渡江必要具舟筏然後可濟如此豈不曠日勞師乎計今莫若迭出遊騎於嘉林與城相對處往來始焉用百騎逐日旋增至五百騎或千騎而止夜舉火燒煙放炮眩惑賊國以乘之所遣游擊之將務擇嚴容之人其機只可令將知之軍士切勿令知此機但令其知大軍皆來聚衆會嘉林以聾瞽其耳目大軍却於未至嘉林二三日程潛行取道趨富良江上流淺處與西平侯會合渡江如此雖費數日之程然免軍士伐木之勞亦免相持稽緩之久如或西平侯先得上流淺處賊多且勿渡賊少或無賊即乘其虛弱先渡以據守渡口賊來勿與之戰爾軍速繼渡合勢以滅賊衆又在觀其地勢及賊情奸計虛實臨機應變隨時處置務在成功我之遙度止於如此爾宜用心爾宜用心故善戰者因敵而致勝
一安南官吏察其有可付託留在彼鎮守者先發四五十人來朝與官職賞賜即令其回然後

將其餘應起來之人盡發來朝見
一大軍深入賊地勢不可分故曰深則專
一令將放秀夫等所供情詞發來爾觀紙各人
所言不一難以憑信自宜斟酌
一西平侯從水尾來賊必嚴備西路爾游騎在
嘉林以眩之賊必慎防嘉林爾軍從上流有空
隙賊不隄防之處有淺可渡即便渡師不必待
西平侯至爾師既渡聞西平侯與賊相抗爾循
江南岸而上與西平侯腹背夾攻之爾宜臨時
相機度情處置
永樂四年八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成
國公朱能等可挑選精馬軍一千名委十分能
幹頭目管領使其認定黎賊旗號若黎賊敗走
即遣此千騎窮追務在生擒成功之日重加陞
賞故勅
永樂四年八月初六日勅總兵官有人來言聞
黎賊有二萬人渡江駐太原州考安南地圖富
良江北無有太原州只有七源州若有哨得賊
衆果然在彼不可去逐之恐爲所牵制難於動
移只依者前所諭遣沛騎於嘉林舉燒烟放炮
眩之大軍却富良江上流淺處會西平侯合渡
只從此策而行最妙軍行之際毋露跡使人知

之若其事體與料偶有不合又當隨機應變不
可執爾等晝夜協心謀慮務在萬全故勅
永樂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師行之際所有機宜條件已嘗節次諭爾可相
機詳審斟酌而行然兵難遥度爾自勉力以建
勲功成萬世良將之徑著名豈不偉歟爾等勉之
毋怠毋忽故勅　計事二件
一前者諭爾等焚其廬舍今立郡縣凡一應室
廬不可焚燬平安之後即用居守切宜戒戢軍
士
一軍行至某處及得賊情詳審一一具錄固封
就與差來人回報
永樂四年九月初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近
得廣東都司奏欽州守禦官軍於今年六月内
獲到黎賊遣來伺探船隻恐其知海道無人并
力向爾一隅可加意謹防不可忽畧占城拿象
之人舊逃在安南者不要遣回其爲首者送赴
京來賞賜撫綏令回安南領人拿象故勅
永樂四年九月初六日記事一件安南金場銀
場遞聞原是占城之地兩界相爭已久亦未可
信平定之後只以見得地界爲準縱然占城有
請亦不可撥還勅

永樂四年九月十六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中諸事前勅已具爾等務在用心謹慎隨機處置臨敵之際敢有拒戰者切不可輕留但歸降者愼勿傷之若有已納欵之人心雖猶豫未決而迹未露者當用計制之毋使爲害其有年少而罪當死者宜處以宮刑亦可以保全其命他日又得以充使令故勅

永樂四年九月二十日勅總兵官令遣神宮監太監茵青來平定安南之後就留在彼鎮守於鎮守軍士內撥與跟隨凡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有合行事務與之計議而行故勅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南伯陳旭尚書劉儁令命張輔充總兵官掛征夷將軍印爾等可相度賊情事機進兵於西平侯合務在同心協力以滅黎賊其先後條畫算策付於成國公者爾等可檢閱細觀隨宜處置亦不可執一今發去制諭一通可將先領去制發回故勅

續一件說與兵部尚書劉儁爾前與國公節次而聽朕所授之言可一一詳細與新城侯雲陽伯談說使其知之與爾一應等策文書務要嚴密收貯雖片紙隻字不可失落大小事務皆須謹慎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右副將軍總兵官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可嚴令神機將軍程寬等銃務要牢固收什班師之日必須一一點對如數不可失落一箇老實面對庶幾無罪故勅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宜同心協謀奮威鼓勇撲滅黎賊以安邊境切不可一毫怠忽昔

皇考太祖皇帝命總兵官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未幾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偏將軍岐陽王率諸將士攄忠効力掃蕩殘胡終建大勳著名青史光耀無窮爾等皆宜立志自強取法前人乘冬月瘴癘肅清之時殄除兇孽及期班師建萬世之奇功成萬世之善名以副朕委用之意故勅

永樂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勅諭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神機將軍程寬等游擊將軍毛八丹等橫江將軍魯麟等鷹揚將軍呂毅等驃騎將軍朱榮等坐營官及兵部尚書劉儁將士養之於平日而用之

於今日所有挺身破關門將士及奮勇先當衝
堅破陣攄忠盡力報効者須籍記其姓名待班
師之日重加陞賞故諭
永樂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恭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大軍入安南但有助黎寇來拒敵者殺
之若有能棄甲卸戈降者一人不可妄殺善加
撫綏凡一應事務前勑已詳細可相機斟酌行
之故勑
永樂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勑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恭將雲陽伯陳旭進兵

之後久不聞報爾等宜夙夜盡心務在擒滅賊
人黎季犛父子撫安其衆以建大功不可一應
怠忽故勑
永樂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勑諭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恭將雲陽伯陳旭聞爾
等頓兵江上與賊相持黎賊之計正欲持久以
待瘴癘之發破之責在神速不宜遲緩務於來
年二月半前後回軍切不可過期若軍事未能
即完待來冬再舉餘事前勑已具宜詳觀之故
勑
永樂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恭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巡按御史奏柳州武宣千户所及水竹
屯桂林永福縣三處有賊人在彼作耗殺擄人
口深爲民患回軍之際就便發軍勦除此寇若
見安南大捷之後必來向化然其心叛服不常
難以聽信雖不盡殺亦遷彼北邊充軍毋使復
爲民患切戒飭官軍毋得傷及良善令就錄奏
本與爾觀之故勑
永樂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勑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恭將雲陽伯陳旭兵部
尚書劉儁平定安南之後就以都指揮僉事呂

毅鎮守黄中副之量撥官軍據守要害去處其
東西二都審其何處要害只守一處其不係要
害之處即平其城池富良江北有要害處可樂
城據守務在與西平侯豐城侯用心商議處置
停當然後行事故勑
永樂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勑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恭將雲陽伯陳旭兵部
尚書劉儁近得廣西都司等衙門奏桂林府脩
仁縣地面有賊人將軍前差來報聲息舍人并
馬匹擄去及永福理定古田尋州府桂平等處
俱有賊在彼行刼前因柳州府武宣等處被刼

已勑爾等回軍之日就便勦除今觀此賊無忌憚居民多被其害回軍勦除之切不可聽其歸降必殄滅之殺戮不盡者亦當遷發遠處充軍庶不貽患亦須戒約官軍毋得誤傷善良今就錄奏本與爾觀之故勑

永樂五年正月初九日勑總兵官征夷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爾等前日不能出奇運謀奮力渡江破賊今聞爾諸將士先登破窬已破東都此亦可嘉差來指揮奏彼處所得粮儲甚多宜愛惜收拾不可狼籍棄毀爾等當精熟計議除給大軍食用外盡數收拾起運赴東都與守禦軍士食用廣西所運之粮即時住罷如已運在路者就所到堡內頓放如法守備運粮軍民即便遣還若彼處粮儲已足而使輸運不已一則虛勞人力二則徒多費耗三則妨誤農種此事最爲切要若雖已得其地而賊黨未盡芟除爾等更當審機度事隨宜而行朕遙度如此不可執一今天氣向暖軍士不宜多留宜晝夜用心嚴督諸將火速火速急忙急忙平定地方勦滅賊寇及早班師恐瘴癘雨潦不便故勑　續三件

一做香匠磚匠不問高手低手盡數連家小先發赴京其餘一應技藝人匠陸續連家小先發將來

一古時銅柱不知果在何處須尋究掘出擊碎棄之於道

一東都近江便於轉運可厚築城垣深浚池濠就內鎮守其西都城池就便平除其餘凡有小城不係要害之處悉皆平之人有餘力則除之如力不及始聽之俟後平除事畢速班師爲要

永樂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凡安南官吏來歸降者即陸續遣之來朝聽朕面諭給與印信俾還管事如或事勢未可又在隨宜處置不可執一故勑

永樂五年二月初一日勑得奏知爾差都指揮花英去廣東調船此舉甚爲不當且此時南風已作海道豈可行舟若卒然遇賊力不能支則反爲其所有況滅賊之功今已就緒若必待海舟之至何日得班師已勑廣東都司止之爾等須疾早掃除更勿延待誤事故勑

永樂五年二月初八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近得奏已平賊境歛立衛所鎮守今議得

交州在城立交州左右中三衛富良江北岸立
交州前衛昌江丘温各立衛市橋隘留關各立
千戶所惟市橋以兩所軍守之西都既平其餘
去處不設衛所只立府州縣粮儲已勅都督韓
觀及都指揮葛森暫廣西各處土官率土兵赴
各堡借運如土兵不敷爾可摘發軍士相參轉
運尤宜相天時度人力不可重勞軍士如已足
半年粮食即將彼處鎮守軍士擺布自種并於
已附人內收稅相兼供給驛傳緊要去處已勅
都督韓觀於軍衛有司及附近土官衙門摘撥
堪中馬匹船隻添撥人夫相貼走遞所缺官員
已勅吏部選土民自行招諭來降者准與職事
廣東船隻仍勅三司收拾待朝廷文書至日調
遣曆日就發去工匠人等陸續起赴京來其存
留守城軍士計三萬六千九百六十名廣西都
司二千五百名廣東四千七百五十名湖廣六
千七百五十名浙江二千五百名江西一千五
百名福建都司及行都司各一千五百名雲南
四千名其餘之數就於本處收集土軍相參守
禦官員選留故勅
永樂五年二月初八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安南境內有懷才抱德賢能智謀之人及
有一善可稱一藝可用者即廣為詢訪盡數以
禮敦請起送赴京以備擢用故勅
永樂五年二月十五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前者勅爾於二月中班師今曾日彰來奏
賊之殘黨尚未盡滅欲大軍鎮守且言交趾無
瘴癘丘温龍州數處此時瘴癘雨潦正作爾等
宜詳審會議度事相機可班師即班師如未可
班師果無瘴癘則擇高亢向陽之地屯營駐兵
則百疾不作尤須嚴固守備防殘孽豕突之患
渠魁務在得獲黎賊親戚餘黨務盡掃除其親
戚餘黨有來投降者遣送赴京朕撫慰之俟十
月班師交人為黎賊困虐已久撫治之道必先
寬恤故勅
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安南平詔告天下曰朕
祗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治化期四海之康樂
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怠遑
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日
煃慕義向化率先職貢嘉其勤悃頒錫洪恩封
為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咸休比者

其臣李犛黎蒼久蓄虎狼之心竟爲呑噬之舉
弒其國王𣅳其本宗覃被陪臣重罹慘酷掊克
殺戮毒痛生民鷄犬弗寧怨聲載路狐疑俱伏
鼠黠狼貪詭易姓名爲胡一元子爲胡奝隱蔽
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請紹襲王朕思
國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聽允所云倖成姦譎
之謀輒四跳梁之志全無忌憚靡所不爲自以
爲道優於三王德高於五帝以禹湯文武爲不
足法周公孔子爲不足師毀孟子爲盜儒謗周
程張朱爲剽竊欺聖欺天無倫無理僭國號曰
大虞竊紀年曰紹聖稱爲兩宮皇帝冒用朝廷
禮儀非惟行恣於偏方實欲抗衡於中國佯奉
正朔受頒曆而燒之招納逋逃聞追索而隱匿
朝貢之禮不行兇暴之情益四泯淹卯育厲有
圖大之心蜂蠆毒滋益動侵擾之勢覬覦南詔
窺伺廣西據思明府之數州侵寧遠州之七寨
刼朝廷之命吏俘彼家之歲金虜其子女以備
髠鉗毆其人民以蹈湯火欺占城之孱弱立伐
其國之遺喪奪其疆之要其貢賦逼授僞印冠
服令其從己背朝屢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其
愚昧不絕終之時遣使臣曉以禍福啓其自新
之路開其向善之門諄切再三俾其改悟益其

寘頑很愎怙惡未悛未幾安南王孫奔竄來京
訢陳其事黎賊一聞詐來效款求釋誣罔之罪
仍立陳氏之孫亦彼至公曾無芥蔕即遣送歸
黎賊乃伏兵要殺於途弃殺朝使朕遣臣賜占
城禮物又殺使臣而奪之廷臣請加兵致討謂
昔苗民逆命禹有徂征之師葛伯仇餉湯有徯
蘇之旅矧茲兇竪積惡如山四海之所不容神
人之所共怒此而可紓孰其懲戒朕以五兵戢
櫜之日正萬國臣妾之時獨茲叛夷妄干天憲
蛇虺之毒無厭生靈之害曷已興言及此良切
傷懷志在弔民豈忍黷武實不得已告于神祇
聿興問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
倒懸撲兇燄於方張興陳氏於既絕乃命征夷
將軍郕國公朱能等率偏師帶兵八十萬以討
之勑諭將士其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者
悉宥之師渡富良江賊率衆兵七百萬來拒戰
尚逞怒蛙之勇以嬰霆擊之威兵刃纔交陣即
披靡我師躙之如摧枯拉朽斬首數百萬級直
擣東都遂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途有倒
戈之師黎賊孽黨即時殄滅其有投兵乞命者
即釋不誅所至秋毫無犯市不易肆人民安堵
遍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官吏耆老人等衆稱

黎賊盡滅無可繼承陳祀安南本古交州爲中
國郡縣淪汚夷習及兹有年今幸遇汛掃攙搶
剗夷蕪穢顧立郡縣與民更新庶再覩華夏之
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狥輿情從其所請置
交阯都指揮使司交阯承宣布政司交阯按察
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廓清海徼之妖氛變
革遐方之陋俗於戲威武載揚豈朕心之所欲
元惡既殛實有衆之同情廣施一視之仁永樂
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永樂五年三月初三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后差來奏事者務要選差的當之人備細
諳曉事情周知軍前一應事務及地里山川者
庶幾訪問得其情實便於行事往往差來之人
皆不知軍中詳悉惟進一奏本來他事並不得
知及至問之全不能答惟說謊支吾而已亦有
問數十聲而不荅一語者此等之人豈不失誤
軍機以情論之實是奸詭再以情推之但愚蠢
無知於事全不經意今後凡遇遣人務要慎選
不可輕忽故勑
永樂五年三月十一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交阯人陳
恭甫枚秀夫蔣資陳金鼎郭放五名比先爲黎
賊遣來奸細覘伺朝廷今安南已平但渠魁未
獲殺死數人亦無益於事故遣來爾處如未獲
黎賊此人見齋禮部文書即放令過去若已獲
黎賊則散遣鄉爲民故勑
永樂五年三月二十日勑得奏言裴伯耆事爲
將之道在於用人一裴伯耆不能用何以能成
事功使朕有南鄙又憂古人用人之法具在方
冊爾宜審觀故勑
永樂五年四月初二日勑聞爾等與西平侯等
聽人言不和未知然否爲將貴和事乃有濟耳
若不和安能成事今安南既平已定俾餘孽偷
存喘息宜戮力一心以殄滅之乃不思朝廷倚
託之重懷童竪之私忿互相爭鬪數聞諸將校
軍士皆賈勇奮發故爭先殺賊爾等乃委靡不
振以孤將士之心昔元氏所以懷天下事者皆
爲將不和故也我
太祖皇帝平定天下神謀睿算授之諸將莫有敢
違其有違命者必加顯戮的不輕恕勑至爾等
可夙夜謀議同心一力掃盡餘孽早休士馬毋
得淹延誤事以速罪愆昔關先王破高麗乘席
卷之勢寡算無謀不能持謹爲高麗中之以計

悉以婦人金寶誘之爲高麗所殺所遣而脫者
不滿二百人此爲明鑒爾等可不慎之故勅
計一件坐營頭目及神機等將軍都以此勅與
之看
永樂五年四月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彼中但有秀才智謀及懷才抱道之士隨
其多寡即以禮遣差人送京來以備擢用故勅
永樂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得奏知已破賊黨餘孽盡平向爾等令
花英回廣東取粮及船朕計賊未盡擒皤據海
上若花英粮船去人既軟弱只爲賊資塟於魚
腹所以急遣人止之今賊平定爾等仍須遣人
海上巡邏若寇賊果平海上無事粮或不敷可
與西平侯計議即差人來奏一面差人催督花
英海上儹運如已足用不必海運可即奏來庶
好散遣廣東軍民見今擺堡但有瘴癘去處止
令土軍在彼守堡土軍盖練習風土其餘守堡
官軍移散於無瘴地面或出或入權暫屯駐俟
瘴癘清時仍令各還原堡其來降大頭目仍以
好屋宇居其家小令其子姪親人看家遣之來

朝爾等與西平侯各有印信今後軍中處置事
務必須齊心協力和同計議而行凡具奏及行
移文書毋得共一紙僉押庶省爾等牧童忿爭
之氣故勅
續一件勅西平侯沐晟朕以新城侯張輔與爾
皆國家之親命同征討黎賊新城侯年少能奮
勇戰鬪撫循士卒親當矢石克盡勤勞爾乃不
能撫慰之遂謀事不和昔開平王能奮力勇戰
中山王又善撫慰之所以事皆和同卒能成平
定之功今爾等乃自相毀罵效牧牛童子所爲
使外國人聞之徒貽其笑耳今後一應大小事
務必和同謀議若仍效牧童所爲定治以國法
畧不加恕爾其省之勅
永樂五年五月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近人來言彼中瘴癘軍中病者甚多爲將
之道當撫循士卒同其甘苦今瘴癘如此爾等
乃坐視不顧惟事飲酒忿爭私氣又不預爲奏
聞兼往來之人相傳不一不知爾等用心何爲
先聞彼中有瘴癘屢勅期以二月班師以俟再
舉爾等乃以餘孽未盡掃除且言交阯無瘴兵
温龍州數處瘴癘正作有妨歸路乞留軍在交

阯以畢其事朕聞有瘴則促使班師及奏無瘴
則惟令留鎮朕之此心無非欲爲軍士之便今
瘴癘大發軍士病且甚一旗有一二十名者有
之有二三十名者有之豈可不思處置爾宜急
與西平侯沐晟等審思詳慮如有善策從便行
之隨即奏來務在兩無所妨朕初命爾等滅此
海島之小醜多方用心籌度用兵大畧丁寧面
諭師行之後朕復晝夜思惟節次條畫諭爾爾
乃視爲常談不用一語以致遲延歲月困頓軍
士朕縱不知彼中地里人事難以遥制爾等親
臨行陣亦未見纖毫神謀奇筴若非諸將士奮
勇効力天地神明協相豈能成事爾等徒聽利
口巧舌之徒妄言誇聒聞之可聽於事大有損
爾等不能辨其真偽此等之徒事成則要爲己
功不成則歛手旁觀今事勢如此誰任其咎爾
今急與西平侯及諸老將有謀畧者計議一應
事務須要處置停當朕命爾爲將軍中利害必
預先奏聞今不見奏聞但人來言瘴癘有無難
信果有瘴無瘴從實具奏庶不負朕委託之意
故勅
續一件屢有人來言交阯土軍土民攄忠効義
遇修築堡皆欲爭先用力以代我將士之勞爾

等却之不用未知有無即回將話來
又續一件洪武年間曾將捕魚兒海子獲到達
達元氏子孫二人發在安南爾可容地者緊挨
尋如得見即差的當人送赴京來如不可得務
要得下落緣由回報
永樂五年五月十九日勅令安南已平可將節
次發去手勅及記事小帖成國公原帶去小冊
一本及條畫事件劉儁檢照明白俱令見在彼
處內官一員同差去內官一員進來故勅
續二件一除制諭外一應發去手勅記事小帖
及成國公領去小冊子及條畫事件盡數檢對
密封繳來不許存留一字倘有一字漏落在彼
不便令安南已平至今不見繳回
一交阯但有醫巫卜筮樂工行院及香匠軏匠
諸色工匠技藝人等盡數連家小起送赴京有
身材長大者能使銃者能修合銃藥者善駕船
諳曉海道者及諸色捕户連家小送來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記事一件說與總兵
官張輔等交阯醫者鄒洞玄并其徒即皆以禮
遣送赴京沿途給與口粮脚力仍發落伴送人
途中用心溫存其來毋違勅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爾等與
西平侯沐晟等同受朝命討賊今既安平凡事
須會議僉同而行豈可自分彼此近聞兩處各
自除官彼此皆不相知使在下之人難以奉承
貽笑於蠻夷今勑大理寺卿陳洽仍任吏部左
侍郎職掌其事吏部印完勘合差官送去陳洽
與同兵部尚書劉儁收掌遇有合除官員爾等
務要與劉儁陳洽公同會議授以官職就填寫
勘合與文憑照到任管事待來朝日賫執所給
勘合精考其有已授職者補與勘合前者屢勑
將彼處有秀才智謀及香匠瓶匠瓦匠諸色技
藝樂工陸續起送赴京至今並無一人來者未
知何故可以一如前勑處置發來故勑
續一件屢嘗諭爾凡安南所有一切書板文字
以至俚俗童蒙所習如上大人丘乙己之類片
紙隻字及彼處自立碑刻見者即便毀壞勿存
今聞軍中所得文字不即令軍人焚毀必檢視
然後焚之且軍人多不識字若一一令其如此
必致傳遞遺失者多爾今宜一如前勑號令軍
中但遇彼處所有一應文字即便焚毀毋得存
留
皇帝勑諭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

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交阯一應有
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
方正孝悌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
精通書筭明習兵法武藝智謀容貌魁偉語言
利便膂力勇敢陰陽術數醫藥方脉諳經僧道
及挺身自拔者爾等用心訪求悉以禮敦遣沿
路官司應付脚力口粮送赴京來以備擢用故
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皇帝勑諭近得尚書
劉儁奏雲南廣東廣西征進軍士數內間有事
故缺伍其交阯土著軍民之中多有勇徤情願
効力者欲選拔收補軍伍分守地方合准所奏
仍給與月粮故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皇帝勑諭總兵官張
輔從征將士遠離父母妻子跋涉山川勞筋
骨勤苦至甚方今夏熟即揀高爽之地以休息
之養威畜銳如探知黎賊父子的在何處則遣
偏師往掩捕之近聞將士所俘獲人口爾等悉
欲拘之夫將士奮不顧身冒炎暑犯矢石衝鋒
渡險爲國平除寇盜今大功已成諸將士所得
人口勑至即賞之以備使令亦且途中可以代
其擔荷之勞爾等奏稱交阯地平無瘴即令憑

祥丘溫雞翎坡壘龍州之地瘴癘難行但俟瘴
癘肅清即便班師故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勅今天氣炎暑雞翎
坡壘等處皆有瘴癘爾等不用心計較又不奏
來往往差人至中途間多染瘴癘成疾一二十
人之中止有一二人得達者然亦因病不支凡
有所聞皆昏憒不能荅應致人如此爾等何不
仁之甚今後果係緊要事務不可緩者則差人
來如非緊急重事可以緩者姑俟秋涼途中瘴
癘稍清却一一奏來若由廣東路便無瘴奏事
者則由廣東而來故勅

永樂五年六月十一日皇帝勅諭總兵官征夷
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及
諸大小將校軍士人等安南黎賊兇暴不仁侵
據廣西雲南之地毒害于衆殺戮無辜越禮逆
天僭稱大號隱慝逋逃不供職貢邊境之民受
其殘酷嗷嗷無訴朕為天下主念恤生靈不得
已命將出師往討其罪殄除殘賊撫安良善師
行之際親授成等冀早殄奸兇即時班師不意
總兵者違朕所言各逞私志以至淹延歲月退
還軍旅天氣炎熱暴露于外而諸將士忠誠通
于天地感動神明貫于金石照映日月人懷關

志思報朕恩奮力於鋒鏑之下爭先于行陣之
間奪雞翎猛烈之關斬柵華遊仙之隘舁舟間
道夜出洮江涉富良之鯨波破多邦之虎穴數
百尺之危城須臾就拔九百里之連柵瞬息皆
空東西偽都指日而平困放黃江旋見殲定一
夫作氣而百夫莫當一騎橫衝而萬夫披靡摧
堅破銳斬馘無算而黎賊父子率其餘黨奔竄
於日南假息於旦暮爾等躬率將士窮追二十
餘月九渡長江身先士卒直至奇羅海口與賊
兵對敵以少擊衆所尚無前發一矢以奔群衆
操一艦以獲群舟遂擒逆賊黎季犛子黎澄黎

蒼與其眷屬及偽將相官僚獻俘京師其惡黨
悉平居民安堵尚念爾等跋履艱難觸冒炎暑
始雖玩愒息事終能勉勵成功所謂失之東隅
而收之桑榆者也盛名偉烈何下古人昔宋元
之特安南逆命嘗發兵征之委靡不振師出無
功今舉之如摧括拉朽若太山之壓累卵順風
之飄鴻毛也其去宋元諸將遠甚垂光青史萬
世不磨然其地既平方當炎暑宣擇高爽之地
以休息士馬宜敷朕寬厚之意以撫輯人民俟
暑氣清涼奏凱班師爾等其體朕至懷故諭
永樂五年六月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前勑爾等
回軍之時就行勦捕柳州等處作耗賊人將班
師之日可預先遣人恣報韓都督約定期會令
其與爾等合兵勦除之爾更擇能事都督及都
指揮管領三萬人別由一路俱進務必殄滅盡
絶毋遺民患兹事尤在謹恣不可令一人知之
尤不可使人知爾班師定期庶賊無預有所備
故諭
續一件已勑廣東湖廣貴州三都司調軍限十
月初一日到廣西取齊令敕錦衣衛指揮程達
率約期分路征勦山賊報爾知之

平庫書屋

永樂五年六月十六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但有諸匠人及燒磁器一應人匠與樂工
行院閑良頭目盡數起送來京其閑良頭目若
有就留在彼任用者亦遣之來朝并挨出前後
奉使來京僞官大中大夫黎師凱潘和甫通議
大夫范安周謝齋甫范誨通奉大夫同彦絅少
中大夫王子雲王汝相陳駛潘季祐嘉議大夫
陳恭甫黎的大夫劉光庭行人阮翼王阿槽阮
宗堅陳馭吳應辰范師郎黎憲黎的隨行阮應
原譚子亮亦皆差人伴送來京故勑

永樂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勑總兵官右副將軍
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
儁今將各項事件條列如左爾等如勑奉行故
勑
一尚書劉儁奏請武職勘合已勑兵部編完一
千道差人送去就令劉儁收掌遇土官土人征
進拿賊報効有功者爾等會同左副將軍沐晟
等僉議允當量授職事依式填寫勘合付與執
照及其來朝之日賫此勘合以憑稽考其日前
已曾授職於事無碍者一體補與勘合底簿填
完日奏繳

平庫書屋

一爾等奏欲先於清化府先立一衛將原定留
丘溫隘留官軍調去相兼土兵守禦合嘉所言
其丘溫隘留既用土兵鎮守合於爲事立功等
項官員調撥在彼與同土官相兼管治
一交阯都司城池㟏塌合准修理其餘去處且
不築
一先據廣東揭陽縣民林宗蔭等告海陽縣人
鄭子富等逃在安南雲屯鎮萬泰莊居住已三
十餘年又有周皮等鍾狗奴鍾奴哥在安南結
交蠻人其鄭子富封亞下郎又封察海官累勑
廣東挨拿不獲勑至爾等即於交阯地面挨提

鄭子富周皮鍾狗奴鍾奴哥四名差人押解赴
京
一黄中在軍前能奮勇効力追補前過已勅兵
部給與家小全俸可省令知之
永樂五年八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朕先命爾
等凡遇對敵及拒命不服當殺戮之家有年幼
者閹爲火者庶可曲全其生今聞爾等將無罪
者一槩閹割失州甚矣今後當體朕心不宜濫
及無辜故勅
永樂五年八月十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近勅湖廣
貴州廣東三都司調軍二萬期以十月初一日
齊到廣西聽征爾可頭目內選擇能幹者或都
督或都指揮二員先回廣西率領調到官軍勦
捕潯柳等處作耗賊人務在盡絕餘事一依前
勅處置故勅
永樂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得鎮守
交阯內官苗青奏演州府東欄縣及茶清縣強
寇放火刼獄殺死縣官人等爾不即發兵勦捕
以杜其源却調軍往清化府鎮守致使蠻人作

耗不已日後做做延蔓又必出師討之今若不
即便勦捕縱其殺人班師之日諸將士皆許回
惟爾總兵者每人只留一百名與爾報爾在彼
捕勦賊衆看爾何策處置勅至務要乘機將此
等反賊勦戮盡絕毋遺後患故勅
永樂五年九月初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所獲阮大
陳日堅皆爲反逆之人罪皆當死爾等既將陳
日堅處死獨存阮大不殺未審有何情由勅至
即將阮大等以反逆之罪：之故勅
永樂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勅諭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
尚書劉儁及交阯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前者
命爾等用心訪求但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
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悌力田聰明正
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武
藝智謀容貌魁偉語言利便膂力勇敢陰陽術
數醫藥方脉誦經僧道及挺身自拔者以禮起
送赴京以備擢用至今未見一人來者大朝廷
用人何間遠近況交阯平定正欲得以任庶聰
不可便有遺才也勅至爾等更宜十分用心廣
爲訪求以禮起送前來付朕拳拳之懷故諭

永樂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及交阯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近黎季犛所保新平范世矜順化鄧悉及陳日招陳叔瑤陳季玦阮景真阮均同彥翊并大祝全范僩之子號日月者爾等可用心訪求將此數人作懷才抱德等名目悉以起送來京仍密遣人監護以防其逃竄務在致其必來也今冬月瘴癘肅清可及期遣行不可稽緩又聞有阮噜投歸占城已勑占城王起送如或復回交阯可即遣人送來黎季犛等又言西都雲龍鄉東都司慈廉阿雷多美社及東湖南策九真連興等處皆是點鷙之鄉昔嘗出强盜今其人猶多懷惡爾等九須密察其動靜用心關防若其民安居無事亦不可輕擾之故勑

比勑最宜慎密不可泄機與人知之

永樂五年十月十五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近得廣東都司奏廉州及永安州二處九月初三日有草冦聲言整萬餘賊衆攻打交阯今計其月日已及五旬爾等未有報來况此言出於賊人之口蠱惑良善似難憑信但賊人造為此言恐別有奸計爾等須謹慎隄防不可以賊之少而易之可選的當人探聽實情作急奏來仍委能幹都督或都指揮率領旗軍一萬五千或二萬或二萬五千乘機勦捕務在盡絕毋遺民患今將原來奏本就封與爾觀之故勑

永樂五年十月十六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等得內官苗貴等奏新安建平涼江等府東湖太原等州及生厳等江蠻民不服聚衆作耗爾等受朕委任率師討賊不肯用心盡力以靖一方惟務酖酒好色貪圖貨賄豈為人臣之道勑書到日即便設法勦捕惡徒必使盡絕班師之日毋得更留餘孽庶幾可釋前罪若仍前所為朝廷自有處置呂毅等所奏撥守旗軍數少不敷恐卒有冦盜難以應敵爾等不從宜會議存留務在停當使冦盜不敢生發故勑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所奏裴伯耆陳藻之事雖處各訐出其情然亦未委虛實勑至即差的當人伴送來京途中仔細關防不許妄言故勑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今交阯已平尚有無籍之徒自作不靖固當掃除以絶孽黨若玉石不分使良善一體就戮不惟無辜抱怨抑且有傷天和今後凡遇勦除之際宜戒飭軍士果是爲惡之人則殺之不可一槩誤殺良善凡爲惡之人其家幼小男子免死一等驅入腹裡或爲民或爲奴從爾區處無得盡殺臨陣對敵者不可輕恕故勑

永樂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勑爾奏於原設七衛三外再撥官軍五千六百名開設交州後衛通前撥過官軍三萬二千六百名措置已定宜准所奏又欲開設鎮夷諒山二衛及添設十五所該用官軍二萬二千七百有餘朕命爾爲將務在見事洞徹若是二萬二千七百可留若不可留則一千亦不可留爾等宜以古之名將爲鑒勑

永樂六年正月初四日勑朕向者以軍士久勞于外爾等撫安平定及時班師以息其戰陣之勞今已正月春氣向暖尚不聞爾等班師之期不知軍士在彼何如或事有所妨可明白具奏來聞故勑

永樂六年三月十三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交阯人范必大等十名俱在諒江府陸那縣山洞裡一處居住爾可設法擒拿務在得獲如法枷杻差的當頭目人等牢固管押赴京若輕泄事機致使在彼之人傳遞消息驚恐逃竄者論罪不輕故勑

計十名 范必大 阮復右 阮元禮
阮岳飛 阮能 阮表
范多補 阮堯僕 阮踐
陳罕夫

永樂六年三月十三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近得交阯布政司奏坡壘丘溫隘留三處乃交阯咽喉其地有瘴官軍難於服習欲於附近思明太平田州等處量起土軍設立衛所照依陝西潼關四川瞿塘軍隸廣西民屬交阯庶幾人習水土又得互相制馭勑至爾等會集計議斟酌行之務在兩便故勑

永樂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等朕以將士久處於外夙夜思念不忘於心故屢勑爾等及時班師以解其勤勞今天

氣暄熱正值瘴癘發作爾等不從朕命及時班
師今朕不料於此時妄行班師若此行大小軍
全無百疾而回則爾等可爲全功但瘴癘喪失
一軍不得爲全功矣其審思之故勅
永樂七年二月初九日皇帝勅諭英國公張輔
掛征虜副將軍印充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充副
總兵統領軍馬前往交阯征討叛逆賊寇遇有
攻戰會合征夷將軍黔國公沐晟等所領軍馬
并力行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如制奉行
永樂七年二月十八日皇太子諭總兵官英國
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奉父皇命發宋帖

平庠書屋

木黃鉉及岷府文武官員旗軍校尉人等來交
阯征進遇戰即令當先賊軍之後就留於彼鎮
守故諭
永樂七年二月十八日皇太子諭總兵官英國
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發去岷府文職官
員止令隨征辨事班師之日就留在交阯除用
宋帖木作爲事官名頭當先出力餘如前論故
諭
永樂七年三月初二日皇太子諭總兵官英國
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近得雲南都司啟
軍務事邊境之民爲餘寇所擾于心良爲之不
寧已遣人奏達行在令令兵部原錄來啟木付
卿知之故諭
永樂七年五月二十日勅總兵官征虜副將軍
英國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前者黔國公
總戎失律挫損軍威遂至兇徒嘯聚兇斥殘寇
鄧悉既陰被殛餘孽奔潰漸已蕩平今聞八百
老撾運粮不息未審供餽何人且廉言有象五
萬欵敵官軍謂將帥皆易與爾蓋因前失策啟
蠻夷輕視朝廷欺蔑無良將帥故爲賊逆張聲
爾等可差人緝探嚴加防捕掃清餘寇毋勞再
舉故勅

平庠書屋

永樂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虜副將
軍英國公張輔等交阯餘孽閒斬已藩平爾度
無他虞即班師回京如彼中事勢未可即離止
令清遠侯王文都督朱榮蔡福林帖木兒先回
北征胡寇有能領馬指揮千百户度彼不用亦
遣其同回故勅
永樂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欽奉本年九月二十
三日勅旨未膽
永樂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勅總兵官征虜副
將軍英國公張輔勅至爾即啟程赴北京往征

永樂八年二月十七日皇太子諭英國公張輔
卿昔以智勇之才侍從乃父克樹崇勳今天下
承平正宜安享祿位以息其勞乃者安南黎冦
狂悖干犯天誅不得已命卿率師征討卿能遵
奉父皇成算奮揚武威瞬息之間馘滅充渠成
功凱還朝野稱嘆比以遺孽小醜假息弄兵復
勞卿提師遠出卿撫緝芟夷恩威並著俾邊境
肅清編氓樂業奇功偉績千古不磨然數年之
間跋履山川衝冒瘴癘勤勞爲甚予旦夕在念
未嘗忘之茲命召還良用慰懌特遣洗馬楊溥
以羊十五牽酒七十瓶賜勞于途至可領也禮
部尚書呂震自北京回言父皇屬望卿至卿其
知之故諭
宣德二年二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
交阯叛冦聚衆攻圍諒江等衛府把截道路總
兵官鎮遠侯顧興祖已調都指揮孫聚等統領
官軍前去禦備待總兵官安遠侯柳昇等至日
通行勦捕其急缺軍糧爾三司即各委堂上官
員量起軍夫於附近衛見有倉糧内設法星夜
儹運前去接濟毋得遲悞如勅奉行
三月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得奏交
阯賊情已勅總兵官太子太傅安遠侯柳昇等
星馳前去廣西附近交阯便利地方駐劄待催
所調官軍齊備約會總兵官太傅黔國公沐晟
等齊進外勅至爾等即晝夜用心設法儹運糧
儲星夜前去接濟毋得稽悞故勅
十月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令命都指
揮張貴同丘溫衛土官指揮黄瓏仍領土軍士
民守禦城堡等處接應交阯爾等即照舊於丘
溫府等處調撥土軍士民前去聽其管理守禦
此係軍務重事毋得稽緩故勅
十一月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今交
阯用兵廣西往來衛要之路其供給糧儲及所
用軍需百費皆出於民至爲勤勞除供給交阯
軍儲及所用軍需應付外其餘在京在外衙門
坐派買辦一應物件及一切不急營辦之務悉
皆停止但是差出内外催辦官員人等即今回
京毋得托故因而生事擾民違者處以重罪其
所司不奉勅旨輒敢擅自承行者一體治罪不
饒故勅
天順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詔安南國曰惟我
皇明誕膺
天眷統馭華夷同文軌于萬方覃聲教於四表凡
居覆載罔不歸心惟安南慕義稱藩盖有年矣

平庠書庫
平庠書庫

故國王
天事大稟命受封保境安民恪脩職貢繼以子濬
不替前脩屬兹告終統承之亂其攝國事黎灝
乃國王麟之子象賢濟美素得邦人之心奉表
輸琛益謹藩臣之禮今遣正使翰林院侍讀學
士錢溥副使禮部給事中王豫持節封爲安南
國王凡爾國中臣僚耆舊尚宜同心翼贊協力
匡扶懋績先猷動循禮度撫一方於寧謐享多
福於久長故兹詔頒想宜知悉
天順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勅安南國勅諭安南
國王黎灝今遣同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同
正副使侍讀學士錢溥等前去册封就齎錢物
收買香料等項物件勅至王宜領價逐一收買
堪中者交付柴昇等進來故諭
嘉靖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勅提督兩廣右副都
御史潘　曰朕惟人君代天理物臨御海宇凡
厥有生悉歸統馭未嘗有夷夏之分也安南國
粵在先朝職貢罔廢自正德十年進貢以後迄
今二十餘年貢使不至朕登極下詔道阻而
返叛逆之罪昭然明著在法當與問罪之師及
及節據守臣奏稱該國賊臣作亂國無定主分
裂竊據不能歸一但恐夷情譎詐難以遽信已

平崖書屋

勘侯罪狀明白即當命將率領漢土
而進聲罪致討若不先事有備何以
近該武定侯郭勛久諳戎務將用兵
上奏隨下廷臣議覆前來相應依擬
特命爾會同巡按御史督同各該將領土官整
搠兵馬鋒利器械候總督官進兵之日聽其調
取前去隨宜應用仍督令布按二司掌印并該
道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處置粮草凡兵馬經住
去處足穀支用毋致缺乏各該官員敢有遲延
違悞者聽爾等指實參奏從重究治爾爲憲臣
見有地方之責務須計慮周詳區畫停當使兵
強食足大振軍威可以攝遠夷之膽收征討之
功斯副朕意毋得視爲泛常怠緩悞事責有所
歸爾其慎之慎之故勅有翰提督勅同
嘉靖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提督兩廣軍
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蔡經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主黎晭故絕
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
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近該雲南鎮巡
等官提獲莫登庸奸細阮環等及僞造書印具
奏前來的知此賊僭擬名號僞置官屬奸生背
叛朝廷罪在不赦特勅爾等各宜遵照該部題

請事理即便調集兵粮多方籌畫分道進兵協
力征勦招撫歸順之人用爲鄉導凡玆撫勦事
情爾等宜相機酌處務要計出萬全期於僭亂
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討以安遠夷斯副朕委
託之重册或怨因循玩愒致悞事機爾其敬之慎
之故勅
嘉靖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勅總督軍務總
兵官咸寧侯仇鸞曰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
王黎晭故絶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
絶道路因而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方
欲興師問罪節該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奏稱莫
方瀛父子聞天聲征討恐懼省悔上表乞降願
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
矜下廷臣會議僉謂夷情叵測詞雖卑懇意或
詭秘故法不可不正義不可不彰今特命爾同
叅贊軍務太子賔客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毛伯温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彼
處提督節制各該撫鎮并副叅以下三司等官
將兩廣雲南應調漢土官兵及征討機宜悉照
該部題准事理聽爾便宜處置其賊臣父子如
果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將具乞降聽處真實情
由星馳具奏君執迷不悛必誅不宥用兵之際

爾等宜相機酌處務要計出萬全期于僭亂底
平罪人必得必彰天討以安遠夷斯副委任之
重鎮撫三司等官拒違悞事者叅奏處治其餘
文武職官三品以下有不用命者聽爾即便拿
問干係軍機不分文武官悉以軍法從事爾受
玆重委其敬之慎之兵部尚書毛伯温勅同

越嶠書卷之二

宜山李文鳳編次

唐虞三代

堯命羲和宅南交乃駱越之地舜命禹南撫交
阯交阯之名其來最久考諸王制南方曰蠻雕
題交阯蓋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涅以丹青也
阯又作趾謂南方夷人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
立其指相交故曰交趾漢書云其俗男女同川
而浴故曰交阯交阯之南有越裳國當周公居
攝特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周德旣衰於是稍
絶

春秋戰國

楚子稱霸朝貢百越及悼王任吳起爲相撫養
戰鬬之士要在強兵於是南平百越

秦

秦始皇三十三年旣并天下畧定楊越始開五
嶺遣任囂攻取陸梁之地遂平南越置南海桂
林象三郡而安南屬於象是特安南人有阮翁
中者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人少爲
縣吏爲督郵所笞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
書史始皇使之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爲
瑞仲死遂鑄銅爲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
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爲生
一云始皇發諸道逋逃贅婿賈人爲兵使尉屠
睢將樓船之士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畧
取陸梁以爲七郡以謫徒五十萬人戍之秦末
南海尉趙佗擊併之自立爲王

漢

漢高因封佗爲南越王待高后禁南越關市鐵器
佗乃僭帝發兵攻長沙邊邑將軍隆慮侯擊之
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
罷兵
漢高后時南越趙佗使其內史藩中尉高御史
平舉上書謝罪不返佗乃僭帝號子孫仍之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漢高祖定天下名爲辯生
常使諸侯特中國初定趙佗椽南越高帝使賈
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佗魋結〔音髻〕〔椎〕箕踞見賈
賈曰足下中國人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
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
國禍且及身天子閔君王南越不助天子誅暴
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定勞苦
且休之遣臣授王印綬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
望稱臣迺以新造未集之越崛強於此漢誠聞
之掘燒王先人塚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

乘臨越則殺王降漢如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
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禮義乃大悅陸生
留與飲數月賜賈橐中裝直千金賈卒拜佗爲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太
中大夫高后時禁南越關市鐵器佗乃僭號文
帝復遣賈往使讓之佗恐稱臣奉貢職皆如意
旨

莊助孝武時人建元四年閩越擊南越邊邑南
越王胡上言曰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
帝命王恢等率師討閩越師還帝進莊助諭南
越王胡感德遣子嬰齊入質

終軍字子雲年十八爲博士孝武異其文拜爲
謁者給事中終軍擢諫議大夫南越與和親帝
遣使說南越王入朝王稱疾不朝軍士請願受
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帝乃遣軍說南越
王請許內屬其相呂嘉發兵攻殺王及終軍等
時年二拾故世謂之終童

安國少季霸陵人初南越太子嬰
齊入質在長安時娶邯鄲樛氏女生興嬰齊立
薨興嗣立母爲太后未爲嬰齊姬嘗與少季通
元鼎三年帝遣少季與終軍往諭王王太后入
朝少季至越復與王太后私焉國人不附王太
后太后恐亂起謀誅其相呂嘉乃反攻殺王太
后少季等

韓千秋孝武時人越相呂嘉反帝遣莊參以二
千人往使參白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
無足爲也辭不可千秋謂帝曰以區區之越又
有王太后獨應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
斬嘉以報於是遣千秋等將二千人入越境特
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將至番禺越兵擊千秋等
滅之帝曰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
年爲成安侯

樛樂南越太后弟也帝命副韓千秋將兵臨越
呂嘉攻殺之帝封其子廣德元龍侯

呂嘉越人也爲趙佗相輔政三世嘉年已老男
尚王女女嫁王子兄弟居中國甚重越人言之
得衆心愈於王王上書求內屬比內諸侯三歲
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賜嘉銀印及內史中尉
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黥劓刑用漢法使者皆
留鎮撫之王太后欲入朝嘉諫止王弗聽遂有
叛心述稱疾不見漢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
王王太后亦恐嘉先事發置酒介漢使者權
也謀誅嘉乃會宴宮中坐間酒行太后謂嘉曰
南越內屬是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使者何也以
激怒使者嘉覺而起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

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執含稱疾陰與大臣作
亂王素無意殺嘉以是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
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孤弱不
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王已附漢獨嘉爲亂不
足以舉兵故遣終軍安南少季往使諭旨嘉遂
反下令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亂專
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取悅
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乃與其弟特率攻殺
王太后及漢使者而立越妃之子建德是時韓
千秋兵未至番禺四十里嘉及千秋遂滅之使
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大庾嶺也）發兵守要害處帝

聞之怒銳欲討之
元鼎五年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
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
越人歸義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離水
抵蒼梧越人義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
江十萬師分道而進六年樓船將軍精兵先至
石門得越船粟與博德俱進至番禺嘉等城守
漢兵攻敗縱火燒城日暮伏波乃爲營令相使
招降者黎旦城中皆降嘉等已夜亡入海復遣
其故校尉司馬蘇弘追獲建德封爲海常侯越
郎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越郎南越郎也）伏波戈船

下瀨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遂以其地爲九郡
（交州記曰是時越自全三候牽牛酒千鍾持交阯九眞日南三郡戶籍迎降落將德目拜三候爲三郡守雒王雒將治民如故）
置交阯九眞日南等九郡兼置交阯刺史治（嬴膢）
𨻻以領之凡交阯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
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以布
貫其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
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
胡剛漢太傅廣西世祖清高有節王莽居攝解
衣冠掛府門而去亡命交阯隱於屠肆莽敗乃
歸鄉里

東漢

光武皇帝建武五年交阯太守錫光遣使奉貢
初王莽之亂交阯諸郡皆閉境自守征南將軍
岑彭與交阯牧鄧讓厚善因遺讓書陳國家威
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
讓率錫光等七郡守入貢悉封列侯錫光漢中
人在交阯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爲
九眞太守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
二守焉
十三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
任延字長孫年十二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中

號曰任聖童建武初守九真俗以漁獵爲業不
事耕種乃教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貧民無
禮聘者延令長吏以下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
聘者二千人是歲風雨順調禾稼豐衍其產子
者名爲任視事四年召還九真人爲之立生祠
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
側者麊冷縣雒將之女也嫁爲朱鳶人詩索妻
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怨怒與
妹徵貳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
畧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
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修道
橋通障谿儲糧穀以俟討伐焉
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以扶樂侯劉隆爲副
及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
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斬側貳等餘
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
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嶺表悉平援乃立銅柱
爲漢界始於交郡立城郭置井邑援又與越人
申明舊章俾之遵守自是駱越奉行馬將軍故
事二十年振旅還京後交阯七郡貢獻皆從海
從東治上供（治福州侯官縣也）
章帝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邑豪
獻生犀白雉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漢太子舍人顯宗時守日
南以惠愛爲政懷來異俗遷九真太守
張恢顯宗時守交阯贓敗伏法以資物簿入司
農詔頒群臣
胡貢廣父也爲交阯都尉
梁竦字敬叔坐兄松事遷徙先是松以怨望作
書誹謗竦與弟恭及松家屬俱徙九真歷江湖
沅湘子胥屈原以辜沉身作悼騷賦後詔還本
郡常登高遠望嘆息言曰丈夫居世生當封侯
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酒足自
娛外郡之役徒勞人耳後授命守交阯並無所
愛
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
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時發兵討擊斬其
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
患
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舉土內屬開境
千八百四十里
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徼
外蠻復來內屬
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使遣使貢獻

帝賜金印紫綬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反聚數千
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
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
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會侍
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
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憂明年
詔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畧皆議遣大
將發荊揚兖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
李固駁曰若荊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
盤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
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
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
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
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
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
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
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日五升也用米六十萬斛不計
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
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
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
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

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
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
尹來殺我後就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
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
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
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
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
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土還募蠻夷使自相攻
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
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
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
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
爲泰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
固議即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州刺史
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
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
府寺由是嶺外復平良字群卿臨湘人
永和六年守交阯周敞上書云交土既遠處九
國之外北望京師若薺雲漢宜用方伯爲國南
藩遂拜敞交州刺史敞字子敎吳人
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
動九真與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

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爲桂
陽太守
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
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
真九真太守倪式戰死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
人爲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
渠帥猶屯據日南衆轉强盛郎字少英會稽人
以彭城令爲九真都尉
祝恬字伯休中山人南越志云恬爲司徒以直
言犯上斥爲交州刺史政清恩溥甚得民心延
熹二年以光祿大夫祝恬爲司徒三年恬薨

延熹三年詔徙拜夏方爲交阯刺史方威惠素
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
延熹六年賊執交州刺史萬祇
丁宮自桓帝時爲交州刺史石爲司徒
張磐字子石丹陽人延熹中爲交州刺史
虞韶翻父也後漢日南太守惠澤及民身死歸
鄉有鴈隨柩會稽棲塚而去
靈帝熹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徼外國重譯貢獻
方物
李琴交州人初平中宿衛在臺遂鄉人卜龍等
以本郡所舉孝廉數褰正旦詣殿下稱曰黃息

不平上問狀琴曰南越偏不爲皇天所覆后地
所載止舉茂材一人琴後爲潭江六合令終司
隸校尉
光和元年交阯烏滸蠻反叛招誘九真日南合
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儁擊破之六年
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儁字公偉會稽人靈帝
光和四年交州梁龍與南海太守孔芝叛拜儁
交州刺史道過本鄉募家兵及所調伍千人家兵
家童調調發也從兩道入先使詣觀賊虛宣威揚德以
震動其心既而七郡兵進逼之斬梁龍降數萬
人以功封都亭侯

李進字登高靈帝時爲交州刺史
中平元年交阯吏民作亂以賈琮爲刺史平之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
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三府選賈琮爲刺史琮到
部遣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
役誅所渠帥簡選良吏歲間蕩定百姓以安爲
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
飯治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後有交阯人李進代
賈琮爲刺史請依中州例貢士其後玩琴茂
才仕至司隸校尉人才得與中州同選蓋自進
始

初周乘為御史以直忤意出為交州刺史上書
云交州絶域習俗貪濁彊宗聚姦長吏肆狡侵
漁萬民臣欲為聖朝掃清一方時為城解受三
十餘人
五年大常江夏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
史威輕宜改置牧百焉内欲求為交阯牧蓋以
交阯僻遠可僻禍也
賴恭零陵人劉表遣為交州刺史仁謹不習世
故為蒼梧太守吳巨所逐劉先主用為太守
朱符會稽人劉表遣為交州刺史
獻帝建安伍年朱符刺史交阯侵雪強賊明逐
殺之
朱治字君理丹陽人建安七年孫權表治為行
扶義將軍九真太守討平夷越
獻帝建安八年南陽張津為交阯刺史士燮為
交阯太守共上表請立交州置牧乃以張津領
之
初刺史朱符以侵雪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士
燮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䵋領九真太守武領
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
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儀衛甚盛震
服百蠻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

道書云可以助化為其將區景所殺
十五年吳主孫權以番陽太守臨淮步騭為交
州刺史初朝廷賜士燮璽書以為綏南中郎將
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及騭為刺史士燮
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左將軍遣子入質由
是始服屬於吳
暹蘭漢交阯太守
賴先交阯太守 王元二十二年内附安 徽使賴益山歸乃其後也
桓䄆字文林初平之亂避地會稽浮海客交越
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後為凶人所誣死于
合浦獄

後漢

昭烈帝建武四年吳呂岱誘交阯太守士徽殺
之是歲交阯太守士燮卒吳主以燮子徽為安
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交州刺
史呂岱以交阯絶遠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 交阯
九真日南也 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
蒼梧鬱林合浦也 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
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 自漢末之亂南方之人率宗黨相聚
為兵以自衛 良留合浦交阯栢隣燮舉吏也叩頭諫
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隣隣兄治合宗兵擊徽不
克呂岱上疏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

往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
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知吾之卒至若我
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
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
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岱以燮弟子輔
爲師友從事遣往說徽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
岱皆斬之傳首秣陵徽大將甘醴及桓治率吏
民共攻岱岱奮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
如故岱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
威命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入貢
於吳

士燮字彥威其先魯國文上人遭王莽亂避地
交阯六世桓帝時燮父賜爲日南太守燮本師
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爲之經解舉孝廉補
尚書郎公事免官舉茂才遷交阯太守董卓亂
交阯刺史朱符爲賊所殺燮至郡氣宇寬厚謙
虛下士國人加愛中州士人往依避難衆弟一
守合浦凡弟薰例侯雄長一方出入鳴鍾磬笙
笳簫鼓車馬彌道夾轂焚香常有數十妻妾乘
輜軿子弟漢兵騎當特貴重震耀百蠻尉佗不
足踰也初朱符張津被殺州郡擾亂帝賜璽書
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遏知

逆賊劉表遣賴恭窺南土今以士燮爲綏南將
軍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燮乃遣吏張旻奉
貢京師特天下喪亂道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
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建安末孫權
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燮兄弟並受節度權
以燮爲左將軍遂遣子廞入貢遷燮武衛將軍
龍編侯每遣使詣權致雜者明珠大貝珊瑚琉
珀孔雀犀象奇物異果芭蕉龍眼之屬無歲不
致燮在郡四十年壽九十
呂岱字定公廣陵人吳黃武五年爲交州刺史
初交阯士徽懷逆拒命岱督兵浮海進討徽懼

率兄弟六人內迎降岱皆斬之又遣從事宣命
徼外扶南林邑諸夷遣入貢以功遷鎮南將軍
追封番禺侯孫亮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
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權聞知
賜錢楮年九十六孫盛曰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岱殺降以要內君子是以知呂氏不延也
步騭字子山淮陰人避亂江東爲吳中郎將征
南將軍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外附內逆騭
誘斬之權遷騭爲交州刺史到郡威聲大振南
土平定建康初權遣呂岱代之騭將交州衆士
萬人出長會劉備東下乃拒於益陽備敗績而

零陵諸郡循鶩樓隨討平之
趙嫗九真軍寧縣女子少不嫁乳長三尺置於
背外看金搨蔥履乘象頭與敵戰居山中聚黨
爲盗交州刺史陸胤誅之
薛綜字敬文沛郡人少依旅人避地交阯從劉
熙學權以爲合浦交阯太守爲交州刺史從吕岱
平士徽亂
陸胤字恭宗凱之弟也吳赤烏十一年交阯九
真賊攻沒城邑遂以胤爲交州刺史入界諭以
恩信務崇招納遺以財帛賊衆及民莫不稽顙
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初封都亭侯
陳襲臨淮人永安七年爲交州牧值孫諝虐政
後復分海東四郡爲廣州以熊牧爲刺史海南
三郡爲交州以襲爲刺史移治龍編
虞記字世洪翻子也孫皓建衡初爲監軍後與
諸將薛珝陶廣李勉徐存等擊交阯擒殺所置
守將九真日南皆復爲吳虞記以功拜交阯刺
史封餘姚侯
綦毋俊吳交州刺史
黄蓋吳日南太守貪冒見逐
董倖字君異侯官人士燮在交阯嘗病死三日
倖與藥丸含之食頃顏色漸復半日能起見仙

傳
許靖字文休河南人舉孝廉爲尚書郎與太常
避董卓亂往依稽會太守王朗及孫策渡江走
交阯以避難士燮厚加禮遇與陳國袁徽同寓
交阯徽遺荀彧書云許文休英才偉士自流宕
荒城羣士相隨每有急緩常先人後己與九族
中外同其饑寒守鉅鹿張翔銜王命更交部乘
勢募靖欲與要誓拒不許靖與曹公書云三江
五湖昔爲虞廷與京師劉子孝傳浮滄海南至
交外歷東甌經行萬里不見漢地輕濟海南與
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迎大
駕即與袁師徐元賢復共嚴裝荊外水陸無津
交部驛使絶斷又張子雲者昔在京城志扶王
室今居荒城不復參預本朝國之藩鎮足下
外援也翔恨靖不相納搜其書投於水劉璋使
使招靖入蜀先主用爲巴郎廣漢太守終于司
徒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劉表辟幾次不就曹公辟
爲掾使招納零陵桂陽長沙會先主略有三郡巴
復逐遂適交阯與士燮計議不合又入蜀諸葛
亮稱之因爲尚書靖像恭默先主稱號策命皆
巴所作

顧譚字子默吳相雍之孫也為尚書以上疏論
魯王霸由是霸與譚有隙又衛將軍全琮子寄
為霸賓素輕邪求交譚不納遂共搆黨陷譚坐
徙交阯
顧承譚弟也字子直為西部使都尉平山越後
與譚俱徙交阯卒
張休字子叡為侍中恨威將軍與顧譚顧承以
論事徙交外竟為孫洪所譖詔賜死
劉熙不知何郡人與薛綜程秉避亂交阯熙論
大義常昭曰熙作釋名八卷 物類至繁難復詳
究

程秉字德樞逮事鄭玄避地交阯與劉熙論大
義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孫權徵拜太子太
傅
俞益期豫章人性剛直不能從俗遠適日南
後帝延熙二年蜀將廖式攻零陵桂陽動搖交
州諸郡時 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年已八
十自表輙行星夜兼路吳遣使追拜交州牧及
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
及其支黨郡縣悉平
十一年吳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
吳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為交州刺史安南

校尉胤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萬餘家州境復
清炎興元年吳交阯殺其太守孫諝以降魏諝
為太守貪暴會吳主遣使至郡又擅調孔雀三
十頭送建業民憚遠役遂作亂郡吏呂興殺諝
及使人而請吏於魏九真日南皆應魏以興為
將軍者督為其下所殺魯萌守九真以私怨殺
功曹潘歆歆弟殺萌
爨宗蜀命領交州事或云晉交州刺史
毛炅蜀交阯太守或云晉將軍
晉
武帝泰始四年吳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脩則

將軍顧容前後三攻交阯交阯太守楊稷皆拒
破之鬱林九真皆附稷稷遣將軍毛炅董元
攻合浦戰于右城大破吳兵殺劉俊脩則餘兵
散還合浦稷表炅為鬱林太守元為九真太守
時吳寶鼎三年 脩則湛父也吳交州都督為交阯牧楊
稷所殺後竟報讐
吾彥字士則吳建平太守才兼文武手格猛虎
吳亡歸晉為交州刺史後陶璜死九真戍兵作
亂彥討平之斬賊師趙祉在鎮二十年思威宣
著南州寧謚
顧祕字公直吳將軍邕子也代吾彥為交州刺

史顧參秘子也秘卒州追參領州事顧壽參弟
也參卒壽求領州事交人不服乃殺長史胡肇
等又欲殺梁碩碩先以兵擒壽並其母皆鴆殺
之
七年吳復取交阯是年秋七月吳大都督威南
將軍薛珝與蒼梧太守陶璜由陸路進以監軍
李勉徐存由建安道會於合浦往擊之合兵十
萬兵攻交阯城中糧盡援絕爲吳所陷虜楊稷
毛炅等璜愛炅勇欲活之炅謀殺璜璜乃殺之
脩則之子允生剖其腹割其肝曰復能作賊不
炅猶罵曰恨不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王素
欲逃歸南中吳大獲之九真日南皆降於吳吳
大赦以陶璜爲交州牧璜討降夷獠州境皆平
增置新興九德武平三郡（新興主昔太康三年更名新昌特吳）
建衡三年
石崇武帝時以散騎常侍中爲交阯採訪使
太康元年平吳克江陵交州諸郡望風送印綬
內附社稷杖節稱詔而撫之
是年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
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
州唇齒唯兵是鎮又盜州諸夷接壤上流水陸
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伏肘山濤亦言
不宜去州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
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
其後刺史復蕪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陶璜字世英丹陽人吳蒼梧太守也初呂興殺
孫諝以郡附晉晉武拜交州太守爲李統所殺
後遣爨谷及巴西馬融皆病卒以霍弋揚稷捕
其欽興毛炅董元孟幹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
交阯破吳軍於古城斬脩則劉俊吳建衡三年
秋遣吳記薛珝陶璜拒楊稷等戰分永瑞破退
保合浦珝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反失利其
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先其意諸君不相順故
致敗耳瑒欲引軍還即夜以兵出其不意徑至
交阯董元拒之將欲戰璜疑斷墻內有伏兵乃
備長戟於其後纔兵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
出璜以長戟逆之大敗元衆獲其寶物珝乃謝
璜以所得物遣嚴師梁奇之報其助人之功也
董元有男將解系同在城內璜令其弟爲書與
系又遺象乘輅鼓導從而行元曰象若此系必
久有去志即殺系璜攻元殺之九真日南皆降
遂拜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得人
心夷獠挾化者璜討平之璜被召士人請留凡
三十輩於是遣令復任孫皓遺留手書物歸煩

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晉帝詔復其本
職究陵侯改爲冠帶將軍璜在交南三十年卒
舉州號哭陶威 威一作咸 璜子也初梁碩殺顧
壽迎威領交州刺史得民心陶淑威卒繼爲刺
史
懷帝永嘉元年交州刺史吾彥奉詔遣其子咨
將兵救李釗子寧州初釗之父李毅領寧州頻
歲饑疫五苓夷遍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
者甚衆夷遂圍寧州城殺病篤綏絕乃止疏請
罪不報卒積數年子釗自洛往省之州人奉釗
領州事治中毛孟爲釗屢奏求刺史不見省孟
以寧州閑未解欲自刎朝廷憐之以王遜爲寧
州刺史仍詔交州出兵救之
愍帝建興三年江夏太守陶侃討交州刺史王
機等平之初交州刺史顧秘卒州人以秘子壽
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
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
州會杜弢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
弢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
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更與杜弘
及交州秀才劉沈等反謀還據廣州侃至廣擊
弘破之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機機敗

走病死于道高掘其屍斬之季追獲邵溫於始
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以侃爲廣州刺史
陶侃字士衡鄱陽人性聰明勤於吏職爲江夏
太守時王機反欲據廣州侃討平之斬機等傳
首京師侃以功遷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廣七州
軍事兼領交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封卿侯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誂說求廣州不許會廣人
怨刺史郭訥而叛遂與溫邵迎機爲刺史郭遣
參軍督幽追至盧陵機叱曰汞取死耶幽不敢
逼訥聞邵附機遣兵擊邵爲邵所敗訥遂西節
避之機入城怨王敦所討就求交州刺史敦以
機難制從之機趨交州爲梁碩所拒遂住鬱林
會杜洪據臨賀機勸洪取廣州於是洪與機俱
反尋爲陶侃所誅
元帝永昌元年以丹陽王諒爲交州刺史使諒
將收交州刺史脩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旣而
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廣州刺史陶
侃遣兵救交州未至梁碩拔龍編奪刺史王諒
節諒不與碩斷其右臂諒曰死且不避斷臂何
爲踰旬而卒
王諒字幼成少有才幹王敦權參府事初梁碩
事威交土敦以王機爲刺史碩拒機而迎故都

督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敎以諒爲交州
刺史敦謂諒曰脩湛此賊也卿至即斬之
諒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
來諒因執之碩爭故將之子有罪可遣不可殺
諒曰是君家故毋損我事即斬之碩怒而行諒
陰使客刺碩不克碩衆圍諒於龍編侃遣兵救
未至諒敗而死
明帝太寧元年陶侃遣參軍高寶攻梁碩斬之
梁碩據交州凶暴失衆心侃因攻而斬之詔以
侃領交州刺史進號征南大將軍未幾吏部郎
阮放求爲交州刺史許之放行至寧浦遇高寶
爲寶設饌伏兵攻之寶兵擊放走得免至州少
時病卒
張重日南人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晉明帝曰日
南北視日耶重曰今郡有雲中者不必有其實
日亦在東井耳至於風氣暄暖日影仰於民之
上以重爲金城太守
成帝咸和九年成主雄分寧州之興古永昌牂
柯越巂夜郎等郡爲交州以爨深爲刺史
穆帝永和三年林邑王文攻陷日南徼交州刺
史請以郡北橫山爲界（北橫山在日南郡北界上非邕州之橫山）初
日南太守夏侯覽貪縱侵刻胡商又科調船材
云欲有所討由是諸國恚憤文因攻陷日南將
士死者五六千殺覽以屍祭天檄交州刺史朱
蕃請分其界交既去藩使督護劉雄戍日南
孝武帝大元五年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遜據交
州反明年秋七月交阯太守杜瑗斬之交州平
拜瑗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瑗字道言朱鳶人或
云本京兆人祖元守合浦因居交阯盧循據廣
州遣使通好瑗斬其使
安帝義熙七年夏四月交州刺史杜慧度破盧
循於龍編南冲斬之慧度瑗之第五子也瑗卒
朝廷以其斬李遜功授慧度爲交州刺史適盧
循寇番禺不克敗走襲合浦竟奔交州慧度帥
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餘衆猶三千人
李遜子李奕與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
人以應循是月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
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
以步兵夾岸射之衆艦俱燃兵衆大潰循自投
于水慧度取其屍併其父嘏及二子與李脫等
俱斬之函七首送建康封慧度龍編侯進號輔
國將軍其弟慧期爲交阯太守
十一年林邑寇交州州將擊敗之
王敦晉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楊荊襄交廣六州

諸軍事
下展晉交阯太守
褚陶字季雅晉九真太守
張璉字君器 按晉武紀之咸平三年秋交阯刺史張璉恨知洪及進攻廣州曾傀擊破之按王頎之記云璉為交州刺史封高漢逐任吉山是其風土因居之其所紀不同未知孰是
阮放字思度子族弟也為交部侍郎成帝幼沖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授揚威將軍交州刺史到州暴疾卒追贈廷尉
夏侯覽晉穆帝永和初守日南貌酒亂政民怨之夷帥范文襲殺覽以屍祭天遂據日南

朱藩永和三年為交州刺史初林邑王范文據日南藩使督護劉雄戍日南文攻陷之又攻九真士九千十死八九護督滕畯率交廣兵伐文於盧容為文所敗
揚平永和七年為交州刺史與滕畯討林邑其王范佛子戰敗而縛諸軍門請罪與盟而還
阮敷永和九年為交州刺史討林邑王破十五餘壘
温放嶠之子也為侍郎遷交州刺史晉咸平中將軍征林邑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不從放怒其沮衆誅之遂領兵擊敗賊衆范佛子降林邑城東五里今有温公二壘
杜寶為交州太守
滕含晉交州刺史咸平末再征林邑平之
葛洪字稚州年老欲煉丹延壽聞交阯出丹砂求為句漏令
姜莊晉交州刺史
傳詠鵠子交州太守
滕遜脩子交州刺史
爨谷交阯太守馬容代之
孟幹屬將軍霍戈矛乇隨毛炅自蜀出交阯為吳所擒後歸晉陳伐吳之計晉武帝以為日南

太守
庾道愍鄢陵人晉司空永玄孫有孝行頗能作文少孤悴所生之母漂流交州時道愍尚在襁褓及長求為交州永綏寧府佐而去交州尚遠乃自量險至交州尋求經年日長悲泣嘗入一村日暮跳雨即寄止其家俄有一嫗負薪還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遂相持號泣見者莫不揮淚道愍仕齊為射生校尉
黎田愛州人為洛陽尉
姜神翊愛州人為舒州刺史
宋

武帝永初元年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
降之慧度擊破林邑所殺過半前後爲所鈔掠
者皆遣還慧度布衣蔬食儉約素質禁淫祠脩
學校歲饑以私賑給爲政纖密吏民畏愛之卒
贈左將軍
阮彌之宋交州刺史元嘉中征林邑其王范陽
邁出外婚媾阮彌之領七千人先襲區粟城彌
之兆海遇風三日無頓止所夜遇賊於壽會范
陽邁部船五百來救謙之射中陽邁拖上船兵
敗縱橫罩舸接得陽邁而遁彌之胥溺余里難
制勝遂北還

沅卭宋交州刺史善草書
張穆之字思靜梁張君父也少方雅爲散騎侍
郎深被始興王濬引納穆之鑒其禍萌乃求交
阯太守政有異蹟
文帝元嘉四年夏四月以廷尉王徽之代杜弘
文爲交州刺史詔徵前刺史杜弘文弘文慧度
子也爲鎮遠將軍交州刺史以寬和得衆襲爵
龍編侯被徵已有疾自輿就道或勸之待病愈
弘文曰吾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況被詔乎
遂行卒于廣州
二十三年二月詔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林邑

王范陽邁克之和之高平人元嘉末爲龍驤將
軍交州刺史有威名盜賊屏息初陽邁雖遣使
入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簿陋帝遣檀和之討
之南陽宗慤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
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代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
以慤爲振武將軍和之遣慤爲前鋒陽邁聞軍
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
斤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
之至朱梧戍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
諭降陽邁執之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
於區粟城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

兵迎擊毗沙達破之　五月和之等拔區粟斬
扶龍乘勢入象浦陽邁傾國來戰以貝渠被象
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
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
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
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裝蕭然
張融字思光特爲封溪令由渤海至交阯海中
遇風無懼方詠曰乾魚可自還本卿肉脯何爲
者哉作海賦文詞詭譎顧愷之曰此賦實超玄
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笔益曰漉沙構白熬波
出素積雪中春形霜早露

明帝泰始四年三月交州刺史劉牧卒州人李
長仁殺牧北來部曲據州反自稱刺史
戊子以南康相劉勃為交州刺史
桓閎字叔通宋交州刺史資財巨萬宋武二年
帝貪欲二年不罷任還必限使獻奉又以滿戲
取之
齊
高帝建元元年四月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
明上言以為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
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惟有珠寶
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　六月
詔以李叔獻為交州刺史初李長仁死從弟叔
獻代領州事以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於宋宋
以南海太守沈煥為交州刺史以叔獻為煥寧
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吳建衡三年討扶嚴夷以其地置武
平郡進交阯新昌見前註）叔獻既得朱命人情服從遂發兵
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至是年帝不詔曰
交阯比景獨隔書朔斯乃前運方季因迷遂往
宜曲赦交州即以叔獻為刺史撫安南土
武帝永明二年詔欲討李叔獻初叔獻即受命
斷割外國貢獻用是上欲討之
三年正月以大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討李叔
獻降之時詔發南康盧陵始興兵以討叔獻叔
獻聞之遣使乞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
及孔雀毦（以孔雀毛為飾也）上不許叔獻懼為楷所襲
間道自湘州還朝初楷拜交州刺史將行聞羽
監桓深者故刺史桓閎子也雅而好學遂令同
行深未至交州卒
八年十月以伏登之為交州刺史初交州刺史
房法乘專好讀書嘗屬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
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法乘聞之大怒繫登之
於獄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
曲襲執法乘因之啓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以
登之為刺史
劉渤鎮祖也齊交州刺史
梁
武帝天監二年二月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
史李畟討平之
十五年十一月交州史李畟斬交州叛賊阮宗
孝傳首建康
大同七年交阯李賁世為豪右任不得志會交
州刺史武林侯蕭諮（鄱陽王恢之子）以刻薄失衆心
特賁監德州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諮輸賄于
賁奔還廣州詔遣諮與交州刺史孫冏新州刺

史霍子雄將兵擊之以春瘴方起請待至秋廣
州刺史新渝侯映不許諮又追之冏等至合浦
死者十六七衆潰而歸結奏冏及子雄與賊交
通逗留不進勒于廣州賜死雄弟子略子烈等
帥子雄之衆攻廣州欲殺映諮爲子雄復寃吳
與陳霸先帥精甲往救大破之
十年李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建萬春
臺以居
十一年詔遣交州刺史楊瞟討李賁敗之瞟旣
奉詔又以陳霸先爲司馬命定州刺史蕭勃爲之
于會瞟於西江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瞟也
瞟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阯叛渙罪由宗室指蕭
諮也遂使洞亂數州逋誅累歲定州欲偷安日前
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
撓不進長寇沮衆也遂勒兵先發瞟以霸先爲
前鋒至交州賁帥衆三萬拒之敗于朱鳶又敗
于蘇歷江口賁奔嘉寧城諸軍圍之
中大同元年陳霸先敗李賁子典澈湖賁帥衆
二萬自徐中出屯典澈湖大造船艦充塞湖中
衆軍憚之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
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
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爲摧殄
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
諸將皆默然不敢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海
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
衆大潰竄入屈獠洞中
太清元年李賁伏誅交州平屈獠洞斬李賁傳
首建康賁兄天寶遁入九真收餘兵二萬圍愛
州高州司馬陳霸先帥衆討平之霸先字興國
吳興人意氣雄傑涉獵經史以廣州參軍爲交
州司馬與楊瞟討李賁會西江集諸將問計霸
先賁瞟瞟推霸先爲先鋒所向摧陷以功作高
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
簡文帝大寶元年詔以陳霸先爲交州刺史
敬帝紹泰元年十二月交州刺史劉元偃率其
屬數千人歸王琳
王奕梁交州刺史

陳

武帝元定初仍於交州置都督府交阯隸之
宣帝初歐陽紇督交廣取十九州單十餘年威著
百越高宗疑之詔徵還胡紇懼遂反大建中紇
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相聚爲寇抄陳留沅
卓奉使紹慰之日南象郡復通時交阯多金翠
珠具珍怪之物前後使者皆致之惟卓挺身而還

衣裝無他時論成服無康
揚縉陳交愛諸州都督封武康郡公
揚仵浦字衛卿縉亡代領交州都督

隋

文帝開皇十年交阯李春反詔楊素平之
仁壽元年改交州都督府為總官府
二年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詔交州道行軍總管劉方討降之佛子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楊素薦瓜州刺史長安劉方有將帥之略詔以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佛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其桀黠者皆斬之請降送之長安
文帝末有言林邑多寶貨累世未名會劉方新平交州煬帝大業初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率大將軍張以尚書右丞李綱為行軍司馬舟師趣北景夏四月征林邑其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度闍黎江賊乘象四面而志方乃潛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偽退賊兵逐之象坑陷顛蹟方以弩箭射象象却蹂主因以銳師繼之賊大敗俘馘萬計過大緣江賊據險又擊走之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梵志棄城奔走海獲其廟主金人十八板蓋有國十八葉汙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死者十四五方亦得疾卒於道
煬帝大業末交州大守丘和擊甯長真破之
和洛陽人隋大業末拜交阯大守撫綏盡心荒域安之時帝崩和未知馮盎甯長真以欝林附蕭銑馮盎以珠厓番禺附林士洪各遣使招和不從林邑諸國數遺和明珠文犀金寶故冨埒王者銑聞之命長真以南粵蠻子俚攻之和懼欲出迎司法佐書高士廉長真遠來糧少勢不能久城中勝兵尚可以戰柰何受制於人命廉為行軍司馬擊長真走之隋亡和納款於唐即拜交州總管
高儉字士廉齊清河王丘之孫隋文帝中舉文才中甲科召補群吏辭政李高麗逆賊朱為主簿以母老不得居牽籌地留辭于乜奉養而行會世亂交阯大守丘和補司法佐蕭銑令甯長真以兵侵交阯命儉為行軍司馬迎擊破之唐初為中書門下

越嶠書卷之三

越嶠書卷之四

宜山李文鳳編次

唐

高祖武德四年隋交州太守丘和長史高士廉
司馬杜之松悉降和既破寗長真兵有饒果自
江都至得隋煬帝凶問即欲陳款歸唐而嶺嶠
閉阻乃權附蕭銑銑平遂詣孝恭降
五年三月詔以隋交州太守丘和爲交州總管
和遣高士廉奉表請入朝七年四月交愛之道
始通日南大守李畯與廣州賊帥鄧文進合浦
太守甯宣并來降

大宗貞觀元年二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
道以交陸鋒愛等州屬嶺南道
四年有司上言林邑國璽表踈不順請發兵討之
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
一發兵不覺頭鬚爲白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
不亡者也苻堅自恃兵彊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
一舉而亡隋主亦欲必取高麗頻年勞役人不勝
怨死於匹夫之手至如頡利往歲數年侵我國家
部落疲於征役遂至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輙即發
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瘴癘若我兵士疾疫雖克剪
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何足介意竟不討之

十二年十一月明州獠反（武德五年以越裳地置明州）
州都督李道彥討之
李大亮貞觀初爲交州都督
李壽唐宗室爲交州都督貪冒得罪
裴虔通唐辰州刺史貞觀二年通煬帝故人爲
逆亂雖更赦令不可牧民斥居驩外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人貞觀初李壽得罪太宗
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
召至帝謂之曰交州大藩須賢牧治之前後都
督皆不稱職卿有安邊之畧爲我鎮之勿以道
遠爲辭祖尚既謝而後悔之稱疾辭上遣杜如
晦諭旨祖尚固辭又遣其妻兄周範往諭曰匹
夫相許猶存信卿面許朕豈得悔之宜可早行
三年必詔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對曰嶺南多瘴
去無還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之不行何以爲政
命斬於朝堂尋悔復其官廕
李進興唐宗室也封廣寧郡王以屬疏降封縣
公貞觀九年爲交州都督以南方瘴癘憂卒於
官
李鑒邑王神符子也任交州刺史
柳楚賢蒲州人貞觀中爲交桂二州都督
杜正倫相州人太宗素知名爲中書侍郎太子

左庶子以太子承乾敗貶正倫交州都督
實德明愛州刺史
褚遂良字登善錢唐人亮子也爲中書貞觀末
遷潭州桂州都督後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遂良
不軌武后怒貶愛州刺史歲餘卒二子彥甫彥
仲亦流愛州皆殺之減通五年高駢平安南始
表歸葬陽翟
高宗調露元年詔改交州爲安南都護府
柴哲威高宗朝坐弟令武與房遺愛反流邵州
起爲交州都督
余慶爲吏清而刻累遷御史中丞引御史坐與
議論因遷交州刺史
杜朋舉烏傷人唐景龍末爲濟原尉夢中入一
府見一碧衣相揖甚恭曰少府當爲安南都護
某安南編户也故先敗恭願自保後果爲安南
都護
王福畤勃父也高宗時爲雍州司户參軍坐勃
事遷交阯令勃往交阯省父渡海溺水卒
李巢字孝義刺子也幼豪俠上書陳利害拜監
察御史以忤旨貶龍編主簿李友益義府族也
附杜正倫伺察義府釁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
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患之流驩州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累遷給事中考功受財
流驩州後歷中書舍人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爲監察御史政績殊美
太白晝見勸帝脩德以答天譴帝責李義府曰
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沒富貴主者何義府
與諸武僭書言自免去上元初高宗復召見用
審言久去朝儀踈梗升忘蹈舞李欽元奏徙朱
鳶丞卒
天后垂拱三年交州丁建反殺都護劉延祐桂
州司馬曹植静討平之延祐爲安南都督舊俚
户歲半租稅延祐責全入衆怨謀反延祐誅其
渠李嗣先其餘黨丁建殺延祐據交州桂州司
馬曹植静討建斬之延祐家巨富每養儲雖死
則勒奴僕耤填未嘗以充口腹召賓客
以窓達爲愛州刺史
盧藏用字潜田州人舉進士不第與兄忘游士
於冀蜀間武后用爲黄門侍郎坐附太平公主
玄宗欲斬之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反推無狀
又流驩州會交州叛藏用扞禦有勞進黔
州長史
宗晉卿武后從夫子兄楚客爲户部侍郎晉卿
典羽林兵坐楚客營第僭侈過度流峯州

李乾祐爲刑覲二州刺史坐事流驩州
嚴思善則天時監察御史公直敢言垂拱以後
任用酷吏誅宗室殺大臣時告密者不可勝數
太后亦厭其煩命思善按閱引虛狀罪者八百
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陷思善坐流驩
州
玄宗開元四年安南都護府江中有大虵首尾
横出兩岸經日而腐寸寸自斷數日江魚盡死
蔽江而下十十五五相附着江而良安南渠帥
梅叔鸞叛號爲黑帝外結林邑眞臘等衆號三
十萬寇安南詔左監門衛將軍楊思勗討元

平屋書屋

楚客討之由馬援故道大破賊衆封尸爲京觀
而還元楚客江陵人
宋之悌之問弟也長八尺開元中歷劒南節度
使太原尹坐事流朱鳶特靈陷驩州就受交州
總管擊平之
康謙北方商人爲安南都護
朝衡日本人開元中奉幣來朝慕中華之
俗易姓名朝衡歷仕中國永泰二年爲安南都
護時生獠侵德化龍武二州境詔朝衡往禦之
天寶十年以何履光爲安南都護率兵代雲南
收復安寧城再立馬援銅柱以定疆界履光挂

州人
以張伯儀爲安南經畧使始築大羅城
德宗建中三年以輔良交爲安南都護時演州
司馬李孟秋峯州刺史李役岸叛自稱安南節
度良交斬之
以高正平爲安南經畧使
安南經畧張應卒於官其佐李元度與兵曹州
縣爲姦賊唐帥李復淪擒元度南圖酬然
趙昌字洪祚爲虔州刺史會安南酋僚杜英翰
叛拜昌爲都護夷落向化居十年足疾請還以
兵部郎中裴泰代之未幾州將王季元逐泰德

平屋書屋

宗召昌問狀年踰七十占時尚精明帝奇之復
拜安南都護遣人致書相賀叛兵即走
憲宗元和三年以張舟爲都護鎮撫安南先是
舟爲安南經畧判官大羅城前經畧張伯儀築
才高二丈二尺都門三重門各有樓東西門各
三門南門五門上置鼓角城內造左右十營裴
泰時驩愛二城被環王陷破壞數殆盡環王占
城王也舟又築之初舟中築城八千事三年以
來計三十餘萬事令左右起甲伏樓二十間貯
之先有戰船數十艘且遲鈍舟造成艨艟三千
二百艘每船載戰士二十五人棹手二十三人

連弩二拔棹船向背疾如風自占城真臘悉脩
貢職舟殘柳子厚作祭文
馬總字元會元和間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
清廉不撓用儒術教其俗夷僚安之建銅柱鑱
著唐德以明總為伏波裔韓愈送行詩紀績焉
海獻南裝
裴行立唐安南經畧使時環王國叛人李樂山
謀篡其君來乞師行立斬之歸其尸蠻人悅服
部將杜英策送之者溪洞豪也桂子軍他經
畧使多殺借畏恣難治行立每持其罪代之許
自效故英策効送之掌沐浴久不還行立召其
之約白軍法踰日者斬累時僾然遂皆殺以尸
還范氏史律良子弟以代於是威風盛行徒挂
管觀察使黄家洞反行立平之代桂仲武為安
南都護李京善為安南都護宣慰奏初移府於
北岸
德宗貞元十九年春二月己亥安南牙將王季
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鳶明日左兵馬使
趙匀斬李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姜公輔神翊孫挺子也貞元初第進士補校書
郎以制策異等受右拾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
以母頼祿而養求兼京兆户曹參軍公輔高材
每見數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泚還京師公輔諫
曰陛下厚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遺害帝不
從俄而京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
常思從京得志向以朱滔叛奪其兵權居常怫
欝請馳捕以從無令群兇得之帝倉卒不及聽
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
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原
為變非萬全策也帝遂之奉天有言泚反者請
為備守盧杞曰泚忠直篤實奈何言其叛傷大
臣心臣以百口保之帝知群臣勸泚奉迎乘輿
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而止公輔曰王者不
嚴羽衛飾以重威重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
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之泚兵果至如所言
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從
梁長女唐安公主道薨上欲造塔厚葬之公輔
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居之地且宜輪以濟軍中
之急上謂陸贄曰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
耳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宜其務本且
輔臣朝夕納諫遠而弼之乃其所職帝曰不然
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自求罷朕既許之內知
且罷故賣直售名遂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
復為右庶子久不遷陸贄相公輔數求官贄密

謂曰丞相竇參嘗公援官屢變上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帝問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參言爲對帝怒貶泉州別駕遣使責參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姜公復公輔姪也終比部郎中

廖有方交州人柳子厚送詩人廖有方序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産皆奇怪在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質內而文乎外其餘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餘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生者邪果能如是則吳不謂之恒人實亦世之所罕也

竇參德宗相爲相外惡孝選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疋奏參交結藩鎮上怒欲殺之陸贄力救乃貶驩州司戶尋賜死

李仁鈞礎父也唐貞元中大傳隴西公董晉平津外仁鈞爲侍御史管理鹽鐵隴西公薨軍亂司馬從事皆賜死仁鈞亦被繞貶爲日南民

杜英策溪峒豪也唐德宗時爲安南副都護

全節婦安南賊帥陶齊亮也常以忠義誨齊亮頑很又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績而衣州里化焉唐大曆初詔賜兩丁侍養令本道四時撫問

憲宗元和十四年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殺都護府李象古丙寅詔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爲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爲瓊州刺史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爲蠻酋象古召爲牙將遂鬱鬱不得志尋遣其將兵三千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殺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復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畧使楊旻欲徼幸立功爭請討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上不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弊

十五年二月安南都護桂仲武執楊清斬之仲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時清用刑慘虐其黨離心仲武遣說其酋豪數月間降者相繼得兵七千餘人朝廷以仲武爲逗留是月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爲安南都護辛未安南將士開城納仲武執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復以仲武爲安南都護

武宗會昌三年安南將士作亂監軍段士則與
平之初安南經畧使武渾雹役將士苦之遂作
亂燒城郭刼府庫渾奔廣州士則撫安亂衆
裴夷直爲中書舍人武宗即位夷直視冊牒不
肯僉書出抗外判史又斥驩外司戶叅軍宣宗
時召爲常侍
宣宗大中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爲安南都護
經畧使式宰相起子也有才畧至交州樹芳木
爲柵可支數十年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
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
交阯半日程式意思安閑遣譯諭之中其要害

小平崖書屋

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獠耳非爲寇
也時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三
千都護中軍纔羸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于邊
徼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黄冒首號黄頭軍容管
經畧使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
有恚民屢爲亂之驚曰黄頭軍度海來襲我聞
矣相與夜爲交阯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
此城禦黄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
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率左右登城建
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安
南饑亂相繼六年無上供軍中無犒賞式始脩

貢賦饗將士占城真臘皆服通使是年六月蠻
冦安南初安南都護李涿爲政暴貪强是蠻中
馬牛壹頭止與鹽一斗又殺酋長杜存誠群蠻
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舊有防
冬兵六千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
助中國戍守輸租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
事委由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
柘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柘東押
牙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
患起居注張芝上疏曰令狐綯用李涿鎮安南
首亂南方賊賄流着使天下兵伐調歛不給史

小平崖書屋

日休作詩刺之
崔耿大中六年爲都護爲褚遂良別立碑記田
在宥布子也爲都護頗立邊功
韓約爲安南都護文宗泰和二年峯州刺
史王昇朝叛約討平之後爲亂軍所逐馬
植字存之文宗開成初爲安南都護以文雅
緣飾其政清靜不煩民安之化外諸酋皆
來納款
懿宗咸通元年十二月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
三萬餘人乘虛攻交阯陷之都護李鄠與監軍
奔武州武州在宣州界

二年春 正月詔發邕管及隣道兵救安南擊南
蠻夏六月以鹽州防禦使王寛爲安南經畧使
侍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群蠻復取交南朝
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鄠初至安南殺蠻酋
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群蠻陷交阯朝廷以杜
氏强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
誠金吾將軍再舉鄠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
三年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畧使王寛數來告
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食許滑徐汴
荊襄潭鄂等道兵各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
既盛蠻遂引去襲將諸道兵在安南西道節度
使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
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饋運蓋以荒陬路
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還本
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群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
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阯兵
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
京之言終不之省 十一月南詔帥羣蠻五萬
寇安南襲告急敕發荊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
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領南東
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
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
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 十二月襲又求益兵
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
阯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阯蔡襲左右皆盡徒步
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
死荊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
東水際荊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
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
蠻亦爲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不爲備惟
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楊思縉始
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惟幕府樊綽取襲
印先走渡江得免南詔兩陷交阯所殺虜且五
十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阯城溪峒夷獠
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
保嶺南西道 是年夏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
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爲行交
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秋
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爲經
畧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
屯聚嶺南江西湖南饋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
灘水勞費艱澁諸軍之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
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

州從之軍食以定然有司以和顧爲名奪商人
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風濤没溺有司囚
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五年以容管經畧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
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康承訓
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
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群蠻近六
萬寇邕管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
以獠爲導始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
没惟鄆兵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
所爲節度副使步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

八〇 平廬書屋

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
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
隨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首五百
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
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
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加承訓檢
校右僕射自餘奏功授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
燒營將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承訓所爲以書白
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爲武
衛大將軍分司以張茵爲嶺南西道節度使特南

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
安南憂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乃以駢爲
安南都護本管經畧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
之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歷遷書
右神策都虞候屢有功故委以安南（駢字千里）
六年秋七月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
周惡駢欲去之屢促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
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
一卒以繼之　九月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
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穫以食軍
七年六月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勒安

八〇 平廬書屋

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阯以范昵些二爲安南都
統趙諾眉爲扶邪都統監軍陳判使韋仲宰將
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大
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
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
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詔
駢至闕欲重貶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高阯
殺獲甚衆遂圍交阯城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
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
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
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阯

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畧
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
於島間俟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
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
晏權闇懦動禀維周之命維周忌貪諸將不爲
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太半駢至復督勵將
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爲南詔鄉
道者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駢又破
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
者萬七千人　十月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
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脩

平崖書屋

舊好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爲節
度使自李琢侵擾安南爲安南患殆將十五年
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
萬間駢以南海至交州有石隱水中常覆巨舟
遂鑿前去其石交廣之民舟楫安行
萬尋從高駢收復安南有功後代之治拜節度
使
曾兗高駢裨將也嘗爲駢告安南績乾封四年
爲安南都護時南詔王酋龍卒子法嗣自號大
封人舉衆侵安南邕州戍兵潰會僖宗幸蜀陳
敬瑄議和親于南詔盧携豆盧瑑乃請說帝云

咸通以來蠻始叛淪没安南邕管黔州四川天
下騷繹十有五年賦輸不納京師者過半中藏
空虛士死瘴癘燎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爲盜
可謂痛心況安南戍卒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
命使者通好以伐其謀以廣服內得休息也帝
曰然會黃巢平不果
敬彥宗愛州人是時爲州刺史
崔立信爲安南都護其婿裴維岳攝驩州刺史
貪暴無度
楊收字藏之南詔蠻自大中以城大邕外掠交
阯調華人往來屯戍涉瘴氣死者十七賊勢益

平崖書屋

強收議豫章募萬人置鎮南軍以拒蠻又泛舟
餉南軍上嘉之進尚書僕射懿宗時爲相初尚
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
玉坦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而收竟以賄敗
咸通十一年流驩州尋賜死
康鐇叟爲至德令見懿宗荒不視庶政委任路
岩岩奢靡頻通賂遺鐇叟上言請破邊家可
贍軍三年上問咸爲誰對曰路岩親吏上怒流
愛州
劉瞻字幾之桂陽人罷相爲荊南節度使咸通
十一年同昌公主薨詔捕醫官二十餘人全家

紫微臂與京尹温璋力諫言陛下徇愛女因
平民懿宗怒出瞻爲驩州司戶璋爲振州司馬
鄭畋字台文僖宗朝爲相初交廣邕南兵舊取
嶺北五道往來餉運之船多敗没畋請以嶺南
鹽鐵委廣州節度韋荷歲運海鹽直四十萬
緡市虔米以贍安南罷荊洪等漕役軍食遂饒
昭宣帝天祐三年加静海節度使曲承裕同平
章事時承裕乘亂據有安南之地

後梁

太祖開平二年以檢校太尉劉隱兼静海軍節
度使安南都護次年封南平王先是交州曲顥
與桂州劉士(缺)邕州葉廣畧容州龐巨昭等分
據諸管隱盡以兵事付弟巖令取之

後唐

明宗長興元年南漢主劉巖（巖襲隱位更名龔又名龑）遣
其將梁克貞李守鄘攻交州擒之執静海節度
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自曲顥據
交阯至承美而敗
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餘復交州漢
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
舉兵圍交州漢主遣承旨程寶救之未至城陷
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

後晉

高祖天福二年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
度使楊廷藝而代之
三年楊廷藝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
於交州羨遣使以賂求救於漢漢主巖以其子
萬王弘操徒封交王將兵救之漢主自將屯于
海門援因問策於崇文使蕭益對曰今霖雨
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宜持
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弘操帥戰艦自
藤江趣交州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
於海口多植大杙鋭其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
潮挑戰而偽遁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
返漢兵大敗士卒覆溺者太半弘操死漢主慟
哭收餘衆而還

後周

顯德元年静海節度吳權死漢主自弘操戰
没遂置權不復攻權因得人據交州權死子昌
岌立昌岌死弟昌文立請命於南漢漢主晟以
昌文爲静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俄昌文死其
參謀吕處坪峯州刺史喬知護武寧州刺史楊
揮牙將杜景碩等争立管内十二州大亂部民
嘯聚起爲寇盜以攻交州先是楊廷藝以牙將

丁公著攝驩州刺史兼禦蕃都督生子部領公
著死部領繼之生子璉至是部領與璉率兵擊
敗處坪等賊黨潰散境內安堵部民德之乃推
部領爲交州帥自號大勝王署璉爲節度使南
漢主鋹因而亦以節度受璉

宋

太祖開寶六年交阯丁璉入貢初丁部領傳位
于璉聞太祖克平嶺表劉鋹既降璉遂遣使貢
方物表求內附制授檢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
安南都護其進奉使皆命以官
七年丁璉遣鄭琇王紹祚江巨瑝貢金帛犀象
香藥是歲秋制授璉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
封交阯郡王
八年交阯帥丁璉遣貢詔封璉爵遣高保緒以
鴻臚卿僧王彥符爲官告使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丁璉又入貢璉聞太宗皇
帝即位遣使再貢方物
五年交阯黎桓篡丁氏自立太宗命張權以供
奉官往諭旨復命供奉官盧襲使交阯　秋七
月詔閩州刺史孫全興等將兵討交州黎桓初
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璉弟璿嗣行軍府事
年尚初大將黎桓擅權樹黨漸不可制幽璿於
別館舉族禁錮之而代領其衆太宗怒舉兵討
之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陳欽祚郝俊左監門
衛大將軍崔亮爲陸路兵馬總管自邕州路以
寧州刺史劉澄鞍轡庫使賈湜供奉官閤門祇
候王僎爲水軍兵馬總管自廣州路以許昌裔
知交州行營全興等辭赴營詔引進使梁迥供
帳於玉津園以餞之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
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故邕九年
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
偏將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
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
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爲之備未易取也
不如委全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
帝以爲然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
劉澄等並爲部署將兵討之孫全興張璿崔亮
以陸路兵自邕州路入劉澄賈湜王僎等以水
路兵自廣州路入是歲黎桓遣使貢方物仍爲
丁璿上表乞襲位上察其欲緩王師寢不報是
時王師進討破賊萬餘衆斬首萬餘級明年又
破賊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艘
甲胄萬計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全興等
頓兵花步七十日以俟澄仁寶累促之不進登

仁寶及至斤宋山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擅
回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所害會炎瘴軍
士多死轉運許仲宣馳奏其事遂班師上遣使
就劾澄湜僎澄等病死湜等具伏並戮於邕州
市全興至闕亦下吏坐誅餘抵罪有差仁寶贈
工部侍郎仁寶太師益子也
七年春黎桓又貢上表謝罪桓懼朝廷終行討
滅復以丁璿爲名遣使貢方物來表以謝上未
報
八年黎桓再遣使入貢上表自陳桓自稱權交
州三使留後遣牙將入貢奉表陳詐上賜詔書
因而撫之諭以丁傳襲三世朕欲璿爲統帥以
爾副之若璿將材無取循有童心則宜遣母子
入朝必示優禮卻授爾以節旄凡茲二途爾宜
審處其時桓已專據其上不稟命是歲五月上
言占城國水陸象馬數萬來寇桓以部兵擊走
之擊斬千計
雍熙二年黎桓復遣使貢方物求正領節上未
報
三年秋黎桓又遣使入貢冬遣李若拙以主客
郎中昭文館與禮記博士李覺充官告使賜桓
節鉞封邑時儋州上言占城國人蒲羅遏率其
族百餘衆內附言爲交州所逼故也是歲十月
制授桓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
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交州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封京兆郡侯賜食邑功臣號
端拱元年詔加黎桓檢校太尉進邑千戶實封
五百戶
五年封黎桓爵以虞部員外郎魏庠偕直史館
李度充官告使
淳化元年詔加黎桓特進邑千戶實封四百戶
遣左正言直史館宋鎬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
往使交州鎬等歸闕上令條例山川形勢事跡
以聞乃具奏曰去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內
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船九艘卒三百人至太
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濤頗歷危險
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
所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目爲館驛至長州漸
近本國桓張皇虛誕務誇詭盡出舟師戰棹謂
之耀軍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
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
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
混於軍旅衣以雜色之衣乘船鼓譟近城之山
虛張白旗以爲陳兵之像俄而擁從桓至長郊

迎之禮欽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揖攀偕行待
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
城中無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爲軍營
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質陋而目眇
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遂馬傷足受詔不拜信
宿之後乃張筵飮宴又出臨海汊以爲娛賓之
游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
譟歡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解冠戴以帽
子桓多衣花纈及紅色之衣帽以眞珠爲飾或
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辭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
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爲饌以

獻又驅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却之不受士卒
殆三千人悉黥額曰天子軍量以禾穗日給令
自舂爲食兵器止弓弩木牌梭鎗竹鎗弱不可
用桓輕脫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閹竪五七輩錯
立其側好縱飮以手令爲樂凡官屬善其事者
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亦殺之或鞭其背一百
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亦捶之三十至五十黜
爲閽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木塔其制樸陋桓
一日請同遊覽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
扇云 王世則廣西永福人伏元
四年交州黎桓遣趙子愛張紹憑入貢詔封爲

交阯郡王桓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憫孫
全興之敗許之以度支對官國子博士王則順
偕殿中御書院祗侯李居簡充安南官告使以
桓爲靜海節度使封交阯郡王
五年黎桓遣牙校費崇德來修貢桓性本凶很
負阻山河屢爲寇害漸失藩臣之禮命廣西轉
運使陳堯叟賜黎桓詔書乃遣　康尉李建中
賫詔往諭
至道元年春廣西路轉運使張觀欽州如洪鎮
兵馬監押衛昭美皆上言有交州戰船百餘艘
寇如洪鎮掠居民刼倉實而去其夏桓所管蘇

茂州又以鄉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祿山都巡檢
楊文傑擊走之太宗志在撫寧荒服不欲問罪
觀又言風聞桓爲丁氏所逐擁餘衆海島聞未
知取捨故以寇鈔自給今桓已死觀新上表稱
賀故命太常丞陳士隆爲採訪使察其實知尚
存而觀所言傳聞之誤二年詔劾觀罪觀病卒
論斬衛昭美於如洪鎮是夏命陳堯叟充廣西
轉運使因賜詔書仍遣李建中賫往先是欽州
如洪唵步如音三鎮皆濱海有交州潮陽民文
勇等殺人閩家亡命如音鎮將黃令德等匿之
桓令潮陽鎮黃成雅逐捕之令德不遣於是刺

掠而去尭叟至如音鎮得藏匿之由乃盡擒獲
凡男女老小有三十口召潮陽吏與之城推得
其人以状謀叟桓遂上章感恩具言已約勤溪
峒不復騷動矣初達中至交州桓禮甚薄因附
未起居且言刼如洪乃外境海賊尋即執蠻人
不曉華言者二十七人送轉運使及桓表至故
遣李若拙賫詔并美玉帶往賜旣至桓出郊迎
然詞氣尚悖慢謂若拙曰何者刼如洪鎮乃外
境甯皇帝知否倘交阯構叛則先攻廣州次及
閩中諸郡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答曰主
上聞如洪被冦未能辨其虛實以足下校自牙
校授之節鉞禮合盡忠豈有他志詔執送海賊
其事甚明然大臣同議以爲朝廷比連鄰以寧
海表今旣海賊之亂乃交州力不能獨制宜發
精兵數萬會州軍同擊海賊俾絶後患帝慮交
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事淩是故不復會
兵桓愕然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人寬大
恩遇父母未即誅責自今願稟恭朝化肅寧疆
海因北望稽首稱謝
至道三年四月制加桓兼侍中進封南平王以
真宗嗣位覃恩也　九月桓貢金銀七寶椅屏
角象牙細絹詔以方物陳於萬歲殿之靈坐許

其使人行奠禮　是歲占城寇邊桓擊退走
乃上表賀畧云本道境接占城一二年間隣部
扇動掠近郷之税户侵邊境之馴良累發兵戈
御捍禦致稽朝貢深負憲章優詔答之仍賜
帶甲馬
六年三月欽州言交州劾城塲民及頭目八州
使黄慶集等挈其屬四百五十餘口入居州界
男步江烏土村詔遣使慰撫之令黄還本道黄
慶集等懼罪不還逃居欽州海厓
真宗咸平元年封黎桓南平王桓遣使來貢賜
詔書慰奬之先是使至交州桓即以貢賦爲辭
因緣賦歛上聞之止令疆吏召受綸命而不復
專遣使者
景德元年黎桓遣其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來貢
召至使殿勞問之懇求加恩使至本道慰撫遐
裔許之
三年夏五月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越而自
立桓死立中子龍越其兄龍全刼庫財而遁弟
龍廷殺龍越自立其兄明護率扶蘭寨攻戰明
提以國亂不能還　六月知廣州淩策言準詔
以交阯兵亂臣與沿邊安撫使卲曄同經度便
宜以閤臣等至日州遇廣州部送到交阯黄慶

集等百姓千餘口且言黎桓既死諸子各集兵
散設寨柵官屬為拆人民憂懼變集等以不從
驅率戮及親族令奔走來告乞量出兵平定交
州慶集等願為先鋒刻日攻取臣等會議芳朝
廷允其所請乞以廣南諸州屯兵並以刑勤率
五千水陸齊進並使平定真宗曰黎桓既脩貢
亦嘗遣子入覲海隅寧謐不失忠順今聞桓死
未聞弔恤遽伐其喪豈王者所為乃詔集等依
前詔安撫務令謐靜其慶集等計口給廩食時
服賜令補職各著條例以聞嘗優與恩命乃令
貽書交州諭以朝廷威德如自相魚肉久無定
位偏師問罪則黎氏無遺種矣龍護懼即奉龍
廷生軍事欲脩貢詔許之
景德初以邵曄為假光祿卿交外安撫國信使
復改為沿海安撫轉運使及黎桓卒國亂詔曄
與廣外畫策同經畧使討事宜以聞八月二十
三日邵曄上邕州至交州水陸圖真宗以侍近
臣曰交州瘴癘若興兵攻取死傷必多且祖宗
開疆廣大若此當慎守而已何必勞民動衆貪
無用之地如照臨之內有叛亂者則不得不除
耳屬按真宗此言乃萬世守成者所當去也曄又言交州黃慶集等
先避亂歸化種族稍多若復遣還慮遭屠戮望
就賜恩秩乃授三班借職柳州監稅
四年七月權安南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留
後黎龍廷遣弟黎明昶與掌書記黃成雅貢龍廷
表乞九經及佛經一藏從之八月十七日制授
龍廷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尉交阯
郡王賜推誠功臣賜名至忠又贈故靜海軍節
度使南平王黎桓中書令追封南越王布帛羊
酒為之賻禮制初授交州者惟加節鉞未賜王
爵真宗以遠俗須朝廷恩命方可鎮服特命賜
之十八日授明昶為特節交州諸軍事副使黃成
雅為朝散大夫殿中丞知安南事明昶以兄降
制命未赴崇政殿告謝乃召升殿帝撫問之
九月鑄交阯郡王印詔廣南轉運使就賜之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制加至忠翊戴功臣　九
月交州王言真臘商賈二人為交州所逃逍至
州境欲配隸本州真宗曰遠方之人窮而來歸
詔給時服緡錢遣使伴送歸國　十二月制授
至忠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南都護交阯
郡王兼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二年十二月至忠貢金銀器馴犀方物真宗以
犀遠至違性將還之慮逆至忠意令候使人回
縱之海濱至忠表求甲冑金貝裝從之又移牒

轉運使求於邕州互市真宗以海濱之民數被
交阯侵寇懲前止許廉州及如洪互市蓋爲邊
隅控扼之地今或直趨內地事頗不便也詔本
州以制詔諭之　是歲交州將李公蘊殺其主
黎至忠遣陪臣梁文任黎再嚴入貢詔封公蘊
爲交阯郡王授文任等爵命至忠綂年二十六
奇雪不法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尤爲至忠親
任嘗令以黎爲姓遂逐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
弟明提明昶争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
奉貢廣西轉運使何亮言公蘊移文言見率方
物等貢請降制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
效尤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即詔亮安
撫邊民察事機以聞（臣按真宗此言乃萬世待夷狄者所當法也）
十月制授權靜海軍留後李公蘊持進檢校太
傅安南都護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交阯郡王食
邑三千户實封一千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特
賜推誠順化功臣仍賜襲衣金器幣　十二月
公蘊遣使賀祀汾陰后土又表乞大藏經及御
札八體書法從之仍以大藏經太宗御書一百
軸降詔書賜之
四年正月授安南進奉使梁任父等以爵從汾
陰成禮而還五月以汾陰恩制加公蘊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
五年四月公蘊遣李仁美貢金銀紗羅犀角象
等物對於崇政殿仁美乞赴謝寺觀燒香瞻禮
及觀天竺國所進獅子仍令使臣管伴　五月
授任美爵　十一月制加公蘊開府儀同三司
翊戴功臣賜器幣鞍馬
七年二月公蘊已奉禮制封又加奉節守正功
臣七月十日詔諭交阯占城大食闍婆三佛齊
等諸國遣使進奉所在差使臣接伴入闕御傳
供須務令豐備時交阯入貢沿路傳舍供給鹵
莽故有是命　七月十日公蘊上言鶴拓蠻三
萬衆於本州界至寨圖本道臣發人騎與戰於
茅林賊衆大敗擒其主軍楊丘會及蠻黨人馬
遣使詣闕貢馬六十足獻捷召見崇德殿賜其
使人冠帶器幣秋八月公蘊貢方物仍求賜介
胄及大藏經從之　十二月廣西轉運使高惠
連上言交州寇欽州如洪寨鈔人畜甚衆詔連
惠移牒交州遣追索之先是獠戶張婁者避罪
來奔知欽州稍重召之中路復拒爲都巡檢副
咸遂令如洪寨犒以牛酒交州偵其事因捕獠
故來寇鈔遂詔諸外自今不得誘召蠻獠反行
宴犒以致生事

天禧元年二月以上徽號加公蘊爲南平王加
食邑一千户二年五月賜公蘊道藏經從其請
也
三年公蘊遣弟鶴來貢十二月加公蘊檢校
太尉
乾興元年制加公蘊太師崇仁功臣因以仁宗
嗣位遂及之公蘊遣李寬大來賀孚賜遣還
仁宗天聖元年十二月加公蘊食邑及功臣號
六年三月三司言作坊物料庫佑交州人使遣
納香藥價錢二千七百六十貫詔回賜五千貫
以示懷遠也

平廬書屋

令子弟與女壻申承貴等領衆入本道剽掠曁
民累行跟尋並不放還刼去人口慮久役轉爲
邊患今欲量添差本路教閱兵士與部巡檢部
領會合請溪峒壯丁以取索刼去人口爲名接
便檢去惡黨宜下本路更勘會承貴等若委實
拒抗占留刼去人口不還即與邕州同其體量
如須合剪除取刼去人口仰預先密切探候被
不作支吾即依所奏施行
六年三月三日公蘊卒子德政遣使來告哀自
領留後事
李德政舊名閻天既襲父位其時廣西轉運使

奏開天弟開國暗畜兵甲勢必爭立乞於邕欽
廣惠稍益兵戍以備非常詔本司暫勾桂宜等
州巡檢張斌領所部兵士就近防之候其寧靜
即依舊
七年四月德政言父既沒今會叅佐將士耆壽
請臣權領州鎮遣使入貢詔廣西運使章頻克
吊祭使贈公蘊侍中進對南越王授德政官如公
蘊初景佑三年交阯寇思陵等州掠馬牛焚廬
舍而去詔遣問令捕首領正其罪
明道元年詔加李德政同平章事
景祐元年交部人陳公永等六百餘人内附李

平廬書屋

德政遣兵千餘境上捕逐之詔遣還仍詔德政
毋輒誅殺尋遣使入貢加檢校大師
三年交阯甲峒及諒州門州蘇戍州廣源州大
發峒丹波縣等蠻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
西州及諸峒略居人馬牛焚室廬而去下詔責
問李德政且令捕首長正其罪以聞
寶元元年冬十二月封德政爲南平王
康定元年李德政遣使入貢詔官其貢使
慶曆三年李德政遣使貢方物詔賜貢使以官
六年李德政再遣使入貢詔官其貢使初德政
發兵取占城朝廷疑其内畜姦謀乃訪自唐以

來所通道路七十六處令轉運使杜杞度其要
害而戍守之然其後亦未嘗寇邊前後累貢馴
象
至和二年李德政死其子日尊遣人告哀詔遣
使弔祭贈德政爲侍中南越王賻賚甚厚尋除
日尊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
封交阯郡王
嘉祐三年交阯貢異獸二初國本稱貢麒麟狀
如牛身被肉甲鼻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
其角然後食既至而樞密使田況辨非麟詔止
稱異獸

四年交阯寇欽州思稟管
五年交阯與甲峒賊寇邕州詔知桂州蕭固轉
運使宋咸提刑李師中同議掩擊又詔安撫使
余靖等發兵討捕靖遣諜誘占城同廣南路兵
甲趨交阯日尊惶怖上表待罪詔未得舉兵聽
其貢奉
皇祐元年秋九月嶺南蠻儂智高寇邕交阯諸
國出兵助討初余靖以爲便奏許論于朝及狄
青爲大將遂奏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
也以智高橫蹂而力不能制乃假外境兵其或
因而起亂何以制禦之願罷交阯助兵五年正

月詔止交阯助兵從狄青之請也
儂智高廣源州人其先全福知儻猶州弟全祿
知萬崖州俱服役交阯一日全福殺全祿而幷
之李公蘊怒舉兵擄全福及子智聰以歸其妻
阿儂嫁交阯商人生智高年十三殺其父曰天
下豈有二人耶因冒儂姓久之復與其母出據
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阯擾之釋罪使知廣源
州居四年內復叛交阯襲據安德州智高僭稱
南天王改年景瑞
二年邕州誘交阯蘇茂州帝紹嗣紹欽等三千
餘人入居省地李德政表求所誘詔盡還之仍

令德政率兵二萬由水路欲入助王師朝廷優
賜而却其兵
四年夏五月智高陷邕橫等州僞建大南國僭
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曆赦境內其黨黃師宓稱
中國官名於是進圍廣州五十餘日不克復還
邕州　秋九月命狄青討之
五年春正月青大軍至賓州以晝夜絕崑崙
出賊不意陣歸仁鋪智高列陣以拒青擊破之
智高復趨邕是夕燒城走入大理國遲明青按
兵入城梟師宓等首收金帛牛馬鉅萬獲其母
儂氏弟智光子繼宗繼隆檻至京後智高死乃

悉棄市
八年李日尊遣使貢馴象
九年夏四月以仁宗皇帝詔及遺留物賜李日
尊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交阯使辭命内
侍省押班李繼和諭以申紹泰入寇本路屢乞
討伐而朝廷以紹泰一夫肆任又本道已遣使
謝罪故未欲興兵
英宗治平元年知桂州陸詵言交州來求儂宗
旦男日新及欲取温悶洞等地帝問交阯於何
年割據輔臣對曰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
梁貞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以
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
效順交州山路險僻多潦霧瘴毒之氣雖得其
地恐不能守也
神宗熙寧元年進封李日尊南平王又加開府
儀同三司
二年李日尊表言占城國闕入貢臣親率兵討
之虜其王詔以其使郭士安為六宅副使陶宗
元為内殿崇班日尊自帝其國僭稱法天應運
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
尊公蘊為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寳象
又改神武
五年李日尊死其子乾德嗣來告哀詔遣使弔
贈授乾德襲封如故乾德幼母黎氏號大妃與
宦人李尚吉同主國事於是知桂州沈起籍溪
峒丁為王民擅納知恩情州儂善美於内地帝
惡其妄發以激蠻禍亟罷之代以劉彝乾德乞
還善美并其屬民七百人不許彝又言廣源州
劉紀以兵畧邕管歸化州儂智會其子進安巡
戰有功詔授進安供奉官初廣西屯兵二十
指揮交人畏之彝奏罷正兵而用槍仗手分戍
聽福校言以為安南取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
率皆遏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通
八年冬交人遂分三道入寇一自欽州一自廣
府一自崑崙關陷欽廉二州廣土丁八千守城
皆驅令負擔登舟已而盡殺之又陷邕州殺守
將蘇緘屠其民五萬餘口詔以趙禼為安南道
行營都總管經畧招討使李憲為副使帥大軍
南征尋罷憲而以宣徽南院使郭逵為招討使
改禼副之
時王安石為相欲求邊功用沈起知桂州妄議
有攻取之儀起及劉彝相繼遣官入海峒集土
兵為里保甲給命於海濱集舟師預教水戰禁
止州縣與交人貿易交人疑之遂舉衆分道入

寇乘虛八萬圍邕州十月陷欽州至是陷廉州
所破城邑必爲露布揭之衢路言所部叛入中
國者官吏容匿訴　桂管不報故我帥兵追捕
叛者又言桂管點閱溪峒丁言欽見伐又言中
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
急救安石怒發趙卨爲安南招討使總九將進
討李憲燕達爲副仍自草制諭之制詞有云天
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
志安石最不信洪範災異之說甚星乃推交阯
云正月陷邕州廣西都監張守節率兵救邕州
敗于崑崙關死之州被圍四十日知州蘇緘日

夜行勞士卒緘以神臂弓射殺人不可勝計交
人欲引去會有教賊囊土傅城而齊者遂陷緘
日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命其家三十六人皆
先死於坎縱火自焚賊至求緘不得殺吏卒民
下且萬餘人并欽廉死者數十萬人並毀其城
初邕州受圍人儲糧既竭皆饑渴飲井泉水多
病死相枕而民無叛志爭贈緘奉國軍節度謚
忠勇賜東城甲第一區土田十頃官其親族十
人以其子元爲閤門祗候爭召募毋師副將賜
對使殿上撫慰甚至且言邕州若非卿父守禦
如廉欽二州城至破乘勝奔走則象桂林皆不

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捍江淮戴之卿
父誠遠矣初安石秉政欲立邊功於是有獻言
者謂交阯已爲占城所敗衆不滿萬可計日
取安石乃以沈起知桂州起於南方干賞妄自
擅招納以罪罷之安石又用劉彝代之彝至復
生事於是交人舉寇乃亂起卽州彝隨用
九年十二月郭逵等破交阯壘於決里隘次富
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逵擊破之殺其王子
洪有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富良去其
國不遠逵不敢度官軍八萬死者什六得其廣
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及机榔縣而罷逵卨

皆罪詔改廣源爲順州命西上閤門使陶弼知
州事餘皆即用其酋長乾德乞再修職貢還所
奪州縣詔報之曰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
背德寇命竊累邊軍棄祖考忠順之國煩朝廷
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蹙始歸迹其罪尤在所
絀削今遣使修貢上章致恭詳觀詞情灼見後
悔朕撫綏萬國不異遐邇但以邕欽廉之民遷
刼來既久失鄉井俟盡送還者界即以廣源等
賜交州乾順初約歸三州官吏千人久之才送
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
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

客以舟載之而況其戶牖中設燈燭每日行一
二十里則止而偽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
以給示海道之遠也順州落南渠置戍鎮守彼
羅瘴霧多病沒陷弼亦終於官朝廷知其無用
乃悉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
本非交阯所有也
初王安石與吳充以交阯事爭於神宗前安石
以為可取充曰得之無益至是李乾德降神宗
許之師還謂卨有功而逵玩敵貶左衛將軍西
京安置遷卨為右丞言龍圖閣知桂州彭百州
縕交阯事前之功有卨而逵有逗留之罪若後

平塵書屋

則謂功在逵而卨不預姑兩存之
許仲宣字希棨青州北海人舉進士中等解褐
曹州主簿初調引對於便殿擢授太子中允知
北海軍及征南為步軍轉運使神宗興兵討交
阯不利仲宣以交阯炎熱瘴癘士卒未戰死者
十二三雖得之不能守抗疏極陳其事又恐議
論稽緩即以便宜從事罷其兵命諸郡開府出
緡錢賞賜士卒自劾矯詔之罪太子嘉之降璽
書褒諭仲宣即檄以諭交州渠帥遂欲內附脩
貢還仲宣陳議大夫領軍使如故
元豐五年獻馴象三犀角象齒百

六年交阯以追捕儂智會為辭他歸化州又遣
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辨理順安歸境界經略使
熊本遣左右巡檢成卓與議文盛稱倍臣不敢
爭執詔以文盛能遵乾德順恭之意賜之袍帶
及絹五百疋仍以人謐之外保樂六縣宿桑二
峒予乾德
哲宗元祐元年詔加李乾德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後乾德數上表求忽惡忽陽峒地詔不許
二年交阯遣使入貢進封李乾德為南平王
徽宗建中請國及崇寧間累加李乾德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太師大觀初交阯貢使至京師乞

平塵書屋

副馬二足天祚遣貢故有是命
九年詔廣西帥司毋受趙智之人貢初乾德有
側室子奔大理變姓名為趙智之自稱南平王
閩陽與死大理遣歸與天祚爭立求入貢欲假
立納之帝不許
十七年詔又思恩製鞍韉以賜李天祚
二十一年累加李天祚崇義懷忠保信嚮德安
遠承和功臣
二十六年命右司郎中汪應辰安南使者於
玉津園是歲八月李天祚遣使李國等以金珠
沉水香翠羽良馬馴象來貢詔加天祚檢校太

師增食邑
三十年冬十二月獻馴象高宗謂大臣朕不欲異獸勞遠人可令師臣詳諭今後不必以入貢
孝宗隆興二年李天祚遣使尹子思鄧碩儼等貢金銀象齒香物
乾道六年累加李天祚歸仁協恭繼美遵度履正彰善功臣
九年李天祚復遣使入貢自上即位每安南遣使來邊吏以聞諭使歸國至是復遣尹子思李邦正求入貢悲悅備至上嘉其善意許之詔館於懷遠驛禮部以安南使久不至移文客省詢訪士俗人物圖畫衣貌如舊制焉于特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范成大言本司經畧諸蠻安南在撫綏之內其陪臣豈得與中國王官抗禮政和間貢使入境皆庭參不復報謁宜遵舊制於禮爲得朝廷從其請
淳熙元年正月引見安南進奉副使二月詔安南入貢禮意可嘉令有司討論賜國名典故以聞於是特賜安南國名制封南平王李天祚爲安南國王仍加號守謙功臣上以天祚嗣位四十年故厚其禮封以安南國爲舊日章奏行移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文書稱國不

復可改矣押伴安南進奉使所言安南入貢所過州縣差夫數多自靜江水路可至容州又自北流遵陸一百二十里至鬱林自鬱林州水路可至廉州皆有回脚鹽般運鹽牛車可顧自廉航海一日之程即交阯則從靜江而南二千餘里可不役一夫而辨詔送路帥臣詳具陳行既而尹子思等以爲涉夏水溢乞依例由欽州路以歸
二年安南國請印以安南國主之印六字爲文賜之其印比附樞密尚書省印方寸仍給牌皆以銅鑄塗金爲飾
三年賜安南國曆日李天祚死有司言其子未有封爵欲作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勑書從之
四年李龍翰嗣位受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特封安南國王加食邑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至初立即封交阯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特詔詞臣周必大行制曰即樂國以肇封既後世襲杜真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言不復封郡王蓋異禮也
五年李龍翰遣使上表貢方物稱謝
九年詔卻安南所貢象以其無用而煩民他物

亦上受什一
十六年累加李龍翰守義奉國履常懷德功臣
光宗紹熙元年經畧司言安南國脩章表備上
宜貢賀詔受一分於界首交割本司又言紹興
中詔皇登極貢物皆盡受今若止受什一之數
却恐本國致疑禮部勘當如隆興例全受不回
賜
寧宗慶元元年賜李龍翰衣帶器幣累加謙受
思忠濟美勤禮保節歸仁崇讓協恭功臣及食
邑
嘉定五年李龍翰死詔以廣西運判陳孔碩充
弔祭使特贈侍中仍前安南國王制以其子昊
旵襲封其爵位給賜如龍翰始封之制仍賜推
誠順化功臣其後謝表不至遂輟加恩昊旵死
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為其婿陳日煚所有
李氏有國自公蘊至昊旵凡八傳二百二十餘
年而國亡
安忠王集李氏宗室也號閑庵寛仁愛士與其
下談諧滑稽每抵忤之不以為介安忠每行夜
泊橋下聞歌者曰西風冷衣着無常耿耿時光
迅速老催人百事忙誰復省乃豁然頓悟棄家
遠隱

威明王其李宗子也隨李聖王攻占城道過布
政威明以梢鼻戲楊沙磧候兩成山又以劍截
甕之中斷而水不流觀者驚異兵還卒於布政
郡人哀之立祠祭禱輒應郡有攘竊者即立死
民謂威明殛之俗遂以化至今道不拾遺
理宗淳祐二年詔安南國王陳日煚元賜効忠
順化保節功臣增守義二字
寶祐六年詔安南情狀叵測申飭邊備
景定二年安南貢象二
三年安南表乞世襲詔陳日煚授檢校太師安
南國大王加食邑男威晃授靜海軍節度使觀
察處置使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
國王効忠順化功臣賜金帶器幣鞍馬
日煚遣使入貢理宗回賜禮物并獎諭詔即令
廣西經畧使賜之違武節郎劉嶌賚詔入安南
諭旨
度宗咸淳五年詔安南國王父日煚國王威晃
加食也
八年明堂禮成詔安南陳日煚威晃各加食邑
賜鞍馬等物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人宋理宗嘉熙戊戌登第
咸淳間為朝士嘗論賈似道以是連斥外任轉

徒嶺南元至元丙子元軍入臨安以帝顯歸二
王航海仲微從瓊外入見至廣州擢爲吏部尚
書使召其丞相陳宜中宋亡仲微入安南陳光
昺尤加禮遇（嘗作詩云）死爲越國歸鄉鬼生作南朝
拒諫臣數年卒葬于安南張弘毅哀詞云交外
方迍賓鬭骨靈武誰明杜甫心後安南國家陳
璀坐罪陰遣仲微子陳文孫詣北乞師代安南
甲申冬大兵南討鎮南王權授陳文孫爲千戶
引導日烜怒斧仲微之棺

曾淵子字廣微撫州人宋理宗淳祐庚戌登第
由侍從知隆興兼安撫召并臨安府尹兼參政
府乙亥春以臺端貶雷外至元丙子元兵入杭
以帝顯歸二王浮海至廣州淵子入見授廣西
宣慰使兼知雷外戊寅復拜侍讀加金紫光祿
大夫瑞宋崩厓山之敗參政陸秀夫負帝昺沉
于海淵子赴水爲其下所援不死乃寄身蘇劉
義舟中馬旺等殺劉義以淵子奔安南陳日烜
禮遇之至元甲申冬大兵入安南淵子歸服後
不知所終

蘇景由宋安撫劉義子也至元丙子元兵入臨
安二王航海其父爲廣東西策應大使加少保
厓山亡義不降言單舟奔魚腹逆爲馬王復馬旺
等殺之共推何文傑爲長以劉義妻屬焉時景
由才十歲文傑即領衆歸安南景由以父冤白
陳日烜王令檢法官丁拱垣推問文傑厚賂之
拱垣曰是未附我將事不必詰問至元甲申冬
官兵入安南文傑舉衆降景由後以其事訴鎮
南王閔之令人廉問得實斬文傑景由從師還
北遺歸故里

越嶠書卷之四

越嶠書二十卷（卷一卷二配清鈔本）（二）

〔明〕李文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越嶠書二十卷》提要

越嶠書卷之五

宜山李文鳳編次

元

憲宗癸丑歲世祖即平雲南留太師兀良合觧經畧丁巳冬命大師統師自雲南途經安南邊邑欲出邑挂會大兵於鄂以征宋十二月師次努原國主陳日煚遣士卒乘象迎敵時大師子阿朮年十八率善射者射其象象驚奔反蹂其衆大潰翌日陳日煚斷扶函橋對岸而陣師欲濟未測淺深乃沿江仰空射之驗箭墮水而不浮者知爲淺處即以騎兵濟馬躍登岸冀而擊安南兵潰大軍継殺萬人斬其宗子富良侯陳日煚乃降于是班師明年春陳光昺上表納款臣附遣使貢方物

憲宗七年丁巳冬十一月兀良合台伐交趾敗之入其國安南王陳日煚竄于海島遂班師初兀良合台從世祖平大理世祖還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至是以兵次交趾先遣使二人往諭之不返乃遣徹徹都等各將千人分道進兵安南京北洮江上復遣其子阿朮往爲之援并覘其虛實交人亦盛陳兵衛阿朮遣軍還報兀良合台倍道兼進令徹徹都爲先鋒阿朮

居後爲殿十二月兩軍合交人震駭阿术乘之
敗交人水軍虜戰艦以還兀良合台亦破其陸
路兵又與阿术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日煚竄
海島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
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國兵留九日以氣候鬱
熱乃班師復遣二使招日煚還見國都皆已殘
毀大發憤縛二使遣還
兀良合䚟兵至安南陳日煚遣陪臣學士某來貢
方物
是年安南始臣于元後二年世祖即位陳日煚
遣使上表稱賀貢方物詔封日煚爲安南國王

遣禮部郎中孟甲禮部員外郎李文俊充安南
宣諭使
八年戊午二月安南陳日煚傳國于長子光昺
改元紹隆夏光昺遣其壻與其國人以方物來
見兀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別遣訥剌丁往諭之
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執而不返我是以有去
年之師以爾國主播在草野復令二使招安還
國爾又縛還吾使今持遣使開諭如爾等矢心
內附則國主親來若猶不悛明以報我光昺曰
小國誠心事上則大國何以待之訥剌丁還報
時諸王不花鎮雲南兀良合台言于王復遣訥

剌丁往諭使遣使偕來光昺遂納款且曰俟降
德音即遣子弟爲質王命納剌丁乘傳入奏世
祖是年日煚死
陳遂陳日煚甥國封威文王聰明好學自號岑
樓有文集傳世詩云古來何物不成土死後惟
詩可勝金挽姪文憲侯云山豈忍埋成器王月
空自照少年蒐遂年三十四卒國人惜之陳氏女不
嫁異姓此其驗也
陳晉陳日煚用爲左藏遷翰長常作越志
黎秦愛州人溫恭博學陳日煚用爲翰長丁巳
冬隨王　　具

隻領兵救王官兵殺具隻大王走免至冷美溝
絶登舟騎兵追至亂射王秦以舟板翼之僅免
以功封秦爲保文侯入內判首
黎休才行俱備爲昭明王傳遷檢法官修越志
萬妃春姓名未詳父母居萬春里因名焉少清
淑長將嫁同里文士蕭雅國主聞其美納入宮
中寵次妃十載餘而萬春獨念蕭之聘雖居寵
貴非志願也嘗托疾求出宮醫療國主許之俾
還故里時雅已入仕有政績擢清化有路安撫
使任解歸偶喪由是妃與雅復爲夫婦如初僅
十年雅卒停柩于家每以吉葬無期日夜撫棺

號泣三年氣絶而死國人哀之
戒珠戒行精嚴祈雨輒應陳日煚嘗置寬庭中
師致雨盈寬內外無消滴王嘉禮之（其國最尚佛教故僧徒得以出入宮掖）
還元儒人學佛又歸俗尚國姑瑞姿陳日煚封
爲列侯常律瑞姿以正由是及目尋爲道士工
詩賦愛游泉石王命爲道錄（俗呼道錄僧）
世祖中統元年十二月以孟甲爲禮部郎中充
南諭使李文俊爲禮部員外郎充副使持詔往
諭安南仍戒甲等曰如交阯遣子弟入覲當善
視之毋致寒暑失節重勞苦之也
二年春二月孟甲自安南還陳光昺遣其族人

平崖書屋

通侍大夫陳奉公員外郎諸衛寄班阮琛員外
郎阮演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
光昺爲安南國王
三年秋九月以西錦三蜀錦六賜陳光昺復降
詔曰卿既委質爲臣其自中統四年爲始每三
歲一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
匠各三人及蘇合油光香金銀硃砂沉香檀香
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綿白磁盞等物同至仍以
訥剌丁充達魯花赤佩虎符往來安南國中
四年冬十一月訥剌丁自安南還陳光昺遣楊
安養充員外郎及內令武復桓書舍阮求中巽

郎范舉等奉表入謝帝賜來使玉帶繒帛藥餌
鞍轡有差遣殿前范巨地陳裔來貢象優詔令
安南三歲一貢
至元二年秋七月安南使還復優詔答之仍遣
侍郎𥳑瑞府郎中張立道奉使安南諭旨賜曆
及頒改元詔書
三年冬十二月陳光昺遣使楊安養上表三道
其一進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
願請訥剌丁長爲本國達魯花赤
四年秋九月安南使還答詔許之仍賜陳光昺
玉帶金繒藥餌鞍轡等物未幾復下詔諭以六

平崖書屋

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
役五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冬十
一月又詔諭光昺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
西域事令發遣以來是月詔封皇子爲雲南王
往鎮大理鄯闡交阯諸國
五年秋九月以忽籠海牙代訥剌丁爲達魯花
赤張庭軫副之復下詔徵商賈回鶻人遣大夫
范崖周覽貢
六年冬十一月陳光昺上書言商賈回鶻一名
伊溫死已日久一名婆婆寺亦病死又據忽籠
海牙謂陛下須索巨象數頭此獸軀體甚大步

行甚遲不如上國之馬伏候勑旨於後貢之年
當進獻也又具表納貢別奉表謝賜西錦幣帛
藥物
七年冬十一月中書省移牒陳光昺言其受詔
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遂引春秋之義以
責之且令以所索之象與歲貢偕來又前所貢
藥物品味不佳所徵回鶻輩托辭欺誑自今以
往其審察之尋命也實納爲安南亦魯花赤歿
於其國
陳光昺遣大夫黎陀丁拱垣貢
八年冬十二月陳光昺遣大夫馮莊阮元入貢

〇平屋書屋

且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
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辱朝廷況
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于正殿而
退避別室此國舊典也來諭索象前恐忤旨故
依違未敢直對實緣象奴不忍去家難於差發
又諭索儒醫工匠而陪臣黎仲陀等陛見之日
咫尺威光不聞詔諭況中統四年已蒙原宥今
復諭及豈勝驚愕惟閣下其念之
九年以葉式捏爲安南達魯花赤李元副之
光昺遣其大夫段子來黎克遜貢方物
十年正月葉式捏卒命李元代式捏以合撒兒

海牙副之中書省復牒光昺言此歲奉使還者
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手不拜與使者相見
或燕席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既受王
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
釋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
者也下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
上蓋以爲重也後世列王爲爵諸侯之尤貴者
顧豈有以王爵爲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爲是言
邪抑辭令之臣誤爲此言邪至於天子之詔人
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義不容有異者也乃云
前奉詔旨並依舊俗本國遵奉而行凡受詔令

〇平屋書屋

奉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
此實頗驚訝王之爲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
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
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
子之詔而爲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于國中
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爲何如君子貴於
改過緬想高明其亮察之
十一年陳光昺遣大夫童子治黎文隱來貢
十二年正月陳光昺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
二月復降詔以所貢之物無補於用諭以六事
且遣合撒兒海牙充達魯花赤仍令子弟入侍

復遣尚書合撒兒海牙侍郎李克忠召陳光昺
入見以父疾辭
十三年二月陳光昺遣黎克復黎文粹入貢以
所奏執鄯闡輸納貢物事屬不敬上表謝罪并乞
免六事
十四年陳光昺死國人立其世子日烜遣中侍
大夫同仲彥中亮大夫吳德邵來朝大夫潘公
直阮必焰來貢
遣大夫黎克復黎文粹貢會大兵平宋明年復
等由湖廣還國
愛川黎崱記元伐安南始宋云中統二年制封
陳日煚為安南王至元間累徵入見以疾不朝
丁丑年薨世子陳光昺立上遣使召每辭以疾
至元壬午右丞唆都左丞劉深政阿里用兵占
城朝廷遣使諭安南假道助軍給粮世子不聽
至元甲申冬復命鎮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牙
等進兵助占城迨十二月二十日甲子師次安
南界分道萬户李羅合答而招討阿深西由丘
溫縣進怯薛撒畧而萬户李邦憲東由急嶺進
王大兵繼之東兵破可利隘娶兒閔獲間諜人
杜偉等斬之其宗長興道王陳峻守內傍關二
十七日庚子大軍擊破退守諒江州又敗走復

舡四十艘西兵破之交隘即老鼠關至乙丑正
月九日壬午世子自將十萬衆大戰于排灘元
帥烏馬兒招討納海鎮撫孫林德以所獲船破
之十三日丙戌世子守瀘江又潰走鎮南王渡
江安其宮庭獻俘受馘二十一日壬辰破天漢
隘斬其將保義侯其重世子退守海市隘築埒
木截江西戰官兵上下交射衆大潰特大王咬
奇右丞咬都左丞唐古戴參政黑的奉旨由占
城進兵入布政府攻其後世子遣弟昭文王陳
適　侯鄭廷瓚拒于乂安敗走世子勢急遣
兄子張憲侯陳鍵迎戰于清化持久力弱無援
彰憲遂與黎崱等以其兵降二月二日乙巳咬
奇率騎兵涉衢布涇口破彼衆救其將丁奢阮
漆捕三日丁巳鎮南王破世子兵于大黃江其
宗子文義侯陳李峻以全家降六日己酉咬奇
率彰憲等破國弟大師陳啓兵于富津渡斬首
千級清化長安悉降世子與遣宗人忠憲侯陳
陽請和繼遣近侍官陶堅奉國妹于鎮南王乞
解兵王令文千户往諭既欲請和曷不躬自來
議世子于三峙幾獲之阮強等與世子免獲其
國世子不聽三月九日咬奇唐古戴舟師入海
全帛子女十五日戊子國弟昭國王陳益稷率

其屬来附咬都復入清化招来附者夏四月安
南乘虛攻復羅城五月五日丁丑咬奇與萬户
蒙努伏兵其宫擊散乃渡瀘江會鎮南王翌日
班師安南兵追至南柵江右丞李恒殿擊退之
斬興道王義勇陳紹時咬都聞大兵旣還始自
清化回軍沿途日夜與彼戰擒其将陳陀之阮
盛等至拜鄉咬都部将禮脚張叛率彼衆與我
戰咬都躍馬墮水死軍遂陷惟烏馬兒萬户劉
珪以輕舟脫獨小李戰撫單舸于後戰不勝自
刎世子義令人敕厚活而遇之是冬内附陳益
稷等驛至京師拜覲至元丙戌春三月制封陳
益稷爲安南國王陳秀嵈爲輔義公同附官吏
授爵有差至元丁亥朝廷復興師討取安南國
王就國王命平章奥魯赤等将江淮江西湖廣
雲南四省蒙古漢軍廣西峒兵海南黎兵海道
運粮萬户張文虎等十萬師受鎮南王節制秋
九月師興自鄂十月二十八日己酉至来賓分
道叅政烏馬兒樊揖率高八千人烏未及張玉
劉珪等統兵數萬戰舡五百運船七十艘數州
進十一月十一日戊戌舟師先進經萬寧緑水
口彼将仁德侯陳椰伏兵浪山将斷我後覺之
即夜圍山逢月擊走溺死者衆擒數百人獲船

數十艘烏馬兒乘勝前驅不顧糧船居後失援
糧陷工十三日庚戌陸師至禄州分道右丞程
鵬飛叅政索羅吞兒由支凌隘王大軍由可利
隘右丞阿八赤先鋒並進右丞愛魯亦自雲南
進兵至三大江與弟陳適戰擒其将何昳黎石
十二月三日己未陸師總至乇四十原王以糧
陷令烏馬兒督其兵掠安南糧餉饋之右丞程
鵬飛左丞阿里劉江築木城于普賴至靈山二
儲糧贍兵二十三日乙卯王又分兵進擊樊叅
政舟師墮王抵北江彼塞江口伏兵葉林擊走
之舟師出瀘江世子兵潰時省都事侯師達萬
户侯共 名未詳 焦千户等以各翼餘兵僅五千
偕前自思明續進二十八日甲申入内傍關與
彼兵衆日夜戰力屈膚潰侯都等死前諳舊路
引萬户千户與安南國王男陳昱僉事阮領府
判黎宴等率餘騎死戰出関凡二十九日乙酉
王西渡瀘江阿八赤沿東岸破鹹子隘世子退
守海沛隘大兵擊破之至元戊子正月四日乙
丑王還舊乇烏馬兒由海道出迎張文虎續進
粮艦十一日丙申與彼戰于多魚口潮落而散
張文虎先遇敵於多邦口粮陷乗單舸走還欽
州二月世子遣從兄與寧王陳嵩屡来約降故

老我師夜乃遣其敢死者刼諸營王怒命萬户解震焚城左右諫止神弩總管賈若愚獻言曰地熱水濕粮匱兵疲遂班師水道將校告曰粮艦兩入俱陷不若毁舟從陸爲上計王欲聽左右阻之三月三日丁亥右丞程鵬飛僉省達木率騎兵逆舟師過東湖市阻水乃還故橋梁皆爲彼斷以俟我戰程右丞詢所獲鄕老夜引從他道馳及大軍出内傍閔彼又伏兵攻斷我萬户答剌赤劉世英擊走擒其將范籌沅騎斬之七日辛卯舟師至竹洞彼兵追戰劉珪擊退獲二十艘烏馬兒不由海還却由白藤江遇敵烏馬兒自領精兵逆戰樊參政獲峯爲應潮退軍陷王聞彼兵据陷馬弃守女兒関遣思明州牧黄堅引由他道徑至祿川全師歸按前記與元史互備而存之

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會同館使哈剌脫因工部郎中李克忠工部員外郎董端同黎克復等持詔往安南諭陳日烜入朝受命初使傳之適也止由鄯闡黎化往来帝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安南傳旨曰汝國内附二十餘年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今後不朝異日 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之曰烜謝曰先君棄世予初嗣位天使之來開諭詔書使予喜懼交戰於胷中竊聞宋主幼小天子憐之尚封公爵於小國亦必加憐若親朝之禮予生長深宮不習乘騎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子弟太尉以下亦皆然天使回謹上表達誠兼獻異物椿曰宋主年未十歳亦生長深宮如何亦至京師但詔旨之外不敢聞命且我四人實来召汝非取物也日烜辭以居喪遣陪臣鄭庭瓚杜國計入貢

十六年陳日烜遣中贊杜國計鄭廷讃奉表陳情言孤臣稟氣軟弱恐道路艱難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無益天朝之萬一伏望陛下憐小國之遼遠令臣得以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國生靈之大福也兼貢方物及二馴象

是年留來使鄭廷瓚復命柴椿引杜國計選諭入覲世子以疾辭柴公以理詰難之世子懼遣族叔陳遺愛代覲黎仲佗副之遣大夫陳國寶貢

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不顏帖木兒爲參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帥設僚屬有差詔立陳遺愛爲安南王加授柴椿行安南宣慰都元帥李振副之領兵送遺愛就國命不顏帖木兒

為達魯花赤至永安州界國人弗納遺愛懼夜
先逃歸世子遺陪臣迎柴公入國諭旨尋遣大
夫黎努鄧右點來貢
十九年壬午命右丞唆都征占城
二十年以陳日烜累召不朝命荊湖占城等處
行中書省諭安南假道助右丞唆都征占城阿
里海牙以書抵日烜俾助兵粮鄂州達魯花赤
趙翥往諭日烜尋復遣使賚璽書繼諭之日烜
遣中亮大夫子充紹中大夫阮道學等持方物
從翥入覲又遣中奉大夫范至清朝請郎杜抱
真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添軍一件占

平崖書屋

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懷之迨于孤
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餘
年于玆干戈永不復用軍卒毀為民丁一資天
朝貢獻一示心無二致幸閤下矜察助粮一件
小國地勢頻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
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飢日不服給然閤
下之命所不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永安州地所
俟候輸納續諭孤子親身赴闕面奉聖訓老父
在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亡沒孤子居
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況孤子生于遐陬不耐
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途恐白骨以國陪臣往

来尚為沴氣所侵或十之五六或死者過半閤
下亦已素知惟望曲為愛護敷奏天朝庶知
孤子宗族官吏一一畏死貪生之意豈但孤受
賜抑一國生靈賴以安全享此長久自天之大
福也
日烜遣大夫阮文彥白含來貢會王師再舉留
文彥等數年放還國
二十一年陶秉正使安南還陳日烜復上表陳
情又致書于荊湖占城行省大意與前書畧同
又以瓊州安撫使陳仲達聽鄭天祐言交趾通
謀占城遣兵二萬及船五百隻應援又致書行

平崖書屋

省其畧曰占乃小國內屬大軍致討所當哀顧
然未嘗敢出一言蓋天時人事小國亦知之矣
今占城遂為叛逆執迷不復是所謂不能知人
者也知天知人而反與不能知天知人者同謀
雖三尺童兒亦知其弗與況小國乎幸貴省察
之八月日烜弟昭德王陳璨致書于荊湖占城
行省自願內附
鎮南王征占城師次永州安南興道王率衆屯
衝要以拒王師十一月師至殺其守兵分六道
進興道王復以兵扼萬劫進擊敗之行省右丞
唆都言交趾與真蠟占城雲南暹緬諸國接壤

可即其地立省又於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軍
鎮戍因其粮餉以給士卒庶海道轉輸之勞二
十二年三月占城行省言鎮南王昨奉旨統
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𢢾馳驛往占城約右丞
唆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塔海撒里
同安南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日烜運粮
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輸比
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
境上旣而曲烈塔海撒里引安南中亮大夫陳
德鈞朝散郎陳嗣宗以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
城水陸亦便願隨力奉獻軍粮及官軍至永安
州日烜移牒邕州言貢期擬取十月請前塗預
備丁力若鎮南王下車之日希文垂報行省命
萬户趙脩己以己意復書移公文令開路備粮
親迎鎮南王及官軍至邕州安南殿前范海崖
領兵屯可蘭韋大助等處至思明州鎮南王復
令移文與之至祿州復聞日烜調兵拒守丘溫
立急嶺隘路行省還分軍兩道以進日烜復遣
其善忠大夫阮德輿朝請郎阮文翰奉書與鎮
南王言不能親見末光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
蒙聖詔云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
橋梁往往相接實深驚懼幸俯照忠誠少加矜

恤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保護本國生靈庶免
迯竄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阿里持書與
德同往諭日烜以興兵之故實爲占城非爲安
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管軍官阮盃屯兵七源
州又村李縣短萬刼等處俱有興道王兵阿里
不能進行省再命倪閏往覘虛實斟酌調軍然
不得殺掠其民未幾撒塔兒䚟李邦憲孫祐等
言至可離隘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
御杜尾杜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過
可離隘至洞板隘又過其兵與戰敗之其首將
秦夲中傷死聞興道王在内傍隘又進兵至變
住村諭其收兵開路并迎鎮南王不從至内傍
隘奉令旨令人招之又不從官軍遂分六道進
攻執其將大僚班段台興道王迯去追至萬刼
攻諸隘皆破之興道王尚有兵八千餘艘距萬
刼十里遂遣兵士於沿江求船及木丁及置塲
打造選各翼水軍令烏馬兒拔都部領數與戰
皆敗之得其江岸遺棄文字二紙乃日烜與鎮
南王及行省平章書復稱前詔別勅我軍不入
爾境今以占城旣臣復叛之故因發大軍經由
本國殘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悞非本國違悞
也伏望勿外前詔勒回大軍本國當具貢物馳

獻復有異於前者行省復以書抵之以爲朝廷
調兵討占城假移文與世子俾開路備粮不意
故違朝命俾與道王輩提兵迎敵射傷我軍與
安南生靈爲禍者爾國所行也今大軍經爾國
討占城乃上命世子可詳思爾國歸附已久宜體
皇帝涵洪慈憫之德即令退兵開道安諭百姓各
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不擾世子宜出迎鎮南
王共議軍事不然大軍止於安南開府因令其
使阮文輸達之及官軍獲生口乃稱日烜調其
聖姻等軍船千餘艘助與道王拒戰鎮南王遂
與行省官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
二十餘艘與道王敗走官軍縛找爲橋渡富良
江北岸日烜沿江布兵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岸
即發砲大呼求戰至晚又遣其阮奉御奉鎮南
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却大軍行省復移文責之
遂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仍令阮效銳奉書
請罪并獻方物且請班師行省復移文招諭遂
調兵渡江壁於安南城下明日鎮南王入其國
宮室盡空惟留屢降詔勅及中書牒文盡毀外
有文字皆其南北邊將報官軍消息及拒敵事
情日烜僭稱大越國主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
帝陳威晃禪位于皇太子立太子妃爲皇后上
顯慈順天皇太后表章於上行使昊天成命之
寶日烜即居太上皇之位見立安南國王係日
烜之子行紹寶年號所居宮室五門額書大興
之門左右掖門正殿九間書天安御殿正南門
書朝天閣又諸處張榜云凡國內郡縣假有外
寇至當死戰或力不敵許於山澤逃竄不得迎
降其隘險拒守處俱有庫屋以貯兵甲其棄船
登岸之軍猶衆日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
屯聚興道王范殿前領兵船復聚萬劫江口阮
蠡駐四路永平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䚟
與唆都等兵至自占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
大小七戰取地二千餘里王宮四所初敗其昭
明王兵擊其昭孝王大僚護皆死昭明遠遁不
敢復出又於安演州清化長安獲亡宋陳尚書
婿交阯梁奉御及趙孟信葉郎將千四百餘人
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
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
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復令世英立堡專提寨驛
公事右丞寬徹引萬戶忙古䚟孛羅哈答兒由
六路李左引烏馬兒拔都由水路敗日烜兵船
擒其建侯陳仲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
往其宗族文義侯父武道侯及子明智侯婿張

懷侯并張宪侯亡宋官曾參政蘇少保子蘇寶章陳尚書子陳丁孫相繼率衆来降唐兀艄劉珪皆言占城無粮軍難久駐鎮南王令唆都引元軍於長安等處就粮日烜至安邦海口棄其舟楫甲仗走匿山林官軍獲船一萬艘擇善者乘之餘皆焚棄又於陸路敗三晝夜獲生口稱上皇世子止有船四艘興道王及其子三艘太師八十艘走清化府唆都亦報日烜太師走清化烏馬兒拔都以軍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助唆都襲擊太師等復令唐兀艄沿海追日烜不知所往日烜弟昭國王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来降乃遣明里昔班等送彰憲侯文義侯及其弟明誠侯昭國王子義國侯入朝文義侯得北上彰憲侯義國侯皆為興道王所執彰憲侯死義國侯脫身還軍中官軍聚諸将議交人拒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然之乃領軍還是日劉世英與興道王寧王兵二萬餘人力戰又官軍至如月江日烜遣懷文侯來戰行至冊江擊浮橋渡江左丞唐兀艄等軍未及渡而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唆都戰沒李

恒為後拒力戰以衛鎮南王藥矢中其左膝歸至思明州毒發而卒唐兀艄等馳驛上奏七月樞密院請調兵以今年十月會潭州聽鎮南王及阿里海牙擇總之

七月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阯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新軍附軍四千人選良将将之取鎮南王節制以征交阯帝從之復以唐兀帶為荊湖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交阯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九月勅征交阯諸軍除留蒙古軍百軍四百為鎮南王宿衛餘悉令還

二十三年正月詔省臣共議遂大舉南伐

月詔諭安南官吏百姓數陳日烜罪悪言其戕害叔陳遺愛及弗納達魯花赤不顔帖木兒等事以陳益稷等自拔來歸封益稷為安南國王賜符印秀峻為輔義公奉陳氏之祀又申命鎮南王脫懽左丞相阿里海牙平定其國以兵納益稷　五月發忙古臺麾下士卒合鄂州行省軍同征之官兵入其境日烜復棄城遁　六月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用兵占城百姓罷於轉輸賦役煩重士卒觸瘴多死傷者群生愁嘆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產而

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後有事交阯動百萬之衆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又兼交阯已嘗遣使稱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暫寬百姓之賦積粮餉繕甲兵俟来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爲晩湖廣行省臣線哥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十七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鋭者罷於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輸粮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倍其數官無儲蓄和糴於民間百姓得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乞緩師南伐樞密院以聞帝即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益稷從還鄂

先是甲申冬朝廷遣使諭日烜假道進兵俾助兵輸粮日烜懼遣大夫陳謙甫陳均赴荆湖占城行省求緩師不允復遣段宴黎貫入貢大兵既發留宴等于京師継遣阮文翰乞止師是冬鎮南王大兵臨境以文翰導前破内傍關喜釋文翰還諭其主早附弗聽文翰乃誘宗子文義侯陳秀嵈挈家歸順明年朝廷授文翰中順大夫進授歸化江路宣撫使

乙酉正月官兵下羅城日烜遣宗人忠獻侯陳湯大夫阮鋭副來請和即留軍中　五月鎮南王以暑潦班師將鋭北歸鋭逃伏草澤卒伍獲斬之是歲日烜遣其大夫阮義全阮德榮入貢土以日烜不朝留義全于京師

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募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五萬千海道運粮萬户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粮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交阯行尚書省奥魯赤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叅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　五月命左丞程鵬飛還荆湖行省治兵　六月樞密院復奏令烏馬兒與樊叅政率軍士水陸並進　八月詔諭鎮南王禁戢從征諸王及省官毋縱軍士焚掠毋以交阯小國而易之　九月以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謝有奎延欄軍民總管符花成出兵船助征交阯並令從征陳日烜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入貢　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户賀祉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孛羅合荅兒以漢募兵萬人由西道永平奥魯赤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進阿八赤以萬人爲前鋒烏馬兒樊楫以兵由海

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阯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舟百艘遂趨交阯程鵬飛孛羅合荅兒經老鼠陷沙兒行三關凡十七戰皆捷　十二月鎮南王次茅羅港交阯興道王道因玫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阿里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修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栅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阯城鎮南王以諸軍渡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下復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

二十五年正月陳日烜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阯城命烏馬兒將水兵由大滂口迓張文虎等糧船奧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糧闘交阯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發兵皆破之斬萬餘級　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擊橋破三江口攻下栅三十三斬首萬餘級得船二百艘米十一萬三千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復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木栅戍命諸軍居之諸將因言交阯無城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爲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馬兒樊楫將水兵先還程鵬飛塔出將兵護送之　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阯船三十艘文虎擊之所殺畧相當至綠水洋賊船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於海趨瓊州費拱辰糧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得進漂至瓊與張文虎合徐慶糧船至占城亦至瓊州凡亡士卒二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糧萬四千三百石有奇鎮南王次内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命萬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殿力戰出關諜知日烜及世子興道王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立趨嶺連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由單已縣趨盝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奧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近侍官黎僞叟可容貢方物謝罪進金人代己罪　十一月以劉廷直李思衍萬奴等使安南持詔諭日烜來朝

二十六年二月中書省臣奏既罷征交阯宜拘收行省符印　四月陳日烜遣其大夫謙梁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

二十七年陳日烜死子日燇遣使來貢　命山

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劉廷直禮部侍郎李思
衍兵部侍郎萬奴引其來使阮義全還國諭旨
二十八年十一月鎮守永安州兩淮萬戶府上
千戶蔡榮上書言軍事大要以朝廷賞罰不明
士不用命將帥不和坐失事機其弊有不可勝
言者書上不報王師征交阯失利復謀大舉平
章政事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
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日燇襲位發一
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改過自新則不煩兵而
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
左丞昂吉兒亦上疏其畧曰臣聞兵以氣為主
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委衂不
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
謂同欲也請罷兵息民以安國家
日燇遣大夫嚴仲維陳子長來貢
命禮部尚書張立道兵部郎中丕正引其來人
嚴仲維等還諭陳日燇入見以父喪遣其令公
阮代之來貢
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
孚持詔再諭陳日燇來朝詔曰省表具悉去歲
禮部尚書張立道言曾到安南識彼事體請往
開諭使之來朝因遣立道往彼今汝國罪愆既

已自陳朕復何言若曰孤在制及畏死道路不
敢來朝且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
亦復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喻汝當具聞徒以
虛文歲幣巧飾見欺於義安在
日燇復遣其令公阮代之中散何維巖來貢
三十年梁曾等使安南還陳日燇遣其相陶子
奇大夫梁文藻來貢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又
議征之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侯亦里
吉等同征安南勅至鄂州與陳益稷議　八月
平章不忽木等奏立湖廣安南行省給二印市
蛋船百斛者千艘用軍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
粮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鹽二十一萬斤預
給軍官俸津遣軍人水手人鈔二錠器仗凡七
十餘萬事國傑設幕官十一人水陸分道並進
又以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徹里蠻為右丞從征
安南陳巖趙脩己雲從龍張文虎岑雄等亦令
共事益稷隨軍至長沙會寢兵而止
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即位命罷征陶子奇歸國
陳日燇遣使上表慰國哀幷獻方物　六月遣
禮部侍郎李衎兵部郎中蕭泰登持詔往撫綏
之其畧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守大統踐作
之始大肆赦宥無間遠近惟爾安南亦從寬宥

乙勑有司罷兵遣陪臣陶子奇歸國自今以往
所以畏天事大者其審思之
元貞元年乙未陳日燇遣大夫阮孟憲陳克用
來貢
成宗大德元年丁酉陳日燇遣其大夫阮文籍
范葛來貢　是年命尚書馬合麻禮部侍郎喬
宗寬賚詔諭安南依前三歲一貢及其自來朝
廷後遣使仍引其來使鄧汝霖等還國
二年戊戌陳日燇遣其大夫鄧丕文武丕執來
貢
四年庚子陳日燇遣其大夫鄧霖阮必來貢
五年壬寅陳日燇遣其相黎克復大夫陶永來
貢
七年甲辰陳日燇遣其大夫阮若拙蘇欽來貢
二月太傅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畫宮
苑圖本私買與地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
征收交阯文書及私記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
宜遣使持詔責以大義　三月遣禮部尚書馬
合麻禮部侍郎喬宗亮持詔諭陳日燇大意以
汝霖所為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為度勑有
司放還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悃
向以虛文兒紿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
後悔中書省復移牒取萬戶張榮實等二人與
去使偕還帝即位下詔諭之㒰遣使來貢
九年丙午陳日燇遣其大夫賁木鐸黎元宗來
貢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命禮部尚書安魯威吏部
侍郎李京兵部侍郎高復禮往宣即位詔陳日
燇遣其大夫阮克遵范敬資來貢賀
二年己酉陳日燇遣其大夫童應詔謝大董入
貢
四年新亥命禮部尚書乃馬歹吏部侍郎聶古
栢兵部郎中杜與可往宣仁宗即位詔陳日燇
遣其大夫黎仁傑武子班入貢
仁宗皇慶二年正月交阯軍約三萬衆馬軍二
千餘騎犯鎮安州雲峒殺掠居民焚燒倉庫廬
舍又陷祿峒知峒等處虜生口孳畜及居民皆
產而還復分兵三道犯歸順州屯兵未退廷議
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　四月復得報交阯世
子親領兵焚養利州官舍民居殺掠二千餘人
且聲言昔右江歸順州五次劫我大源路掠我
生口五千餘人知養利州事趙玨禽我思浪州
商人取金一礦侵田一千餘頃故來讐殺　六
月中書省俾兵部員外郎阿里溫沙樞密院俾

千户劉元亨同赴湖廣行省詢察之元亨等親
詣上中下由村相視地所詢之居民農五又遣
下思明知州黃嵩壽往詰之謂是阮盈世子太
史之奴然亦未知是否於是牒諭安南國其畧
曰昔漢至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實聲教所及之
地况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厚往薄来懐撫
之恩亦至聖朝果何負於貴國今胡自作不請
禍焉斯啓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輿圖
所關甚大兼所殺所虜皆朝廷係籍編户省院
未敢奏聞然未審不敢之謀誰實主之安南回
牒云边鄙鼠竊狗偷輩自作不請本國安得而
知且以貨賂偕至後元亨復牒責安南飾辭不
實却其貨賂且曰南金象齒貴國以爲寶而使
者以不貪爲寶来物就付回使請審察之事情
明以告我而道里遼遠情辭虛誕終莫得其要
領元亨等推原其由因交人向嘗侵永平邊境
今復倣傚成風燕聞阮盈世子乃交阯踐扈之
人爲今之計莫若遣使諭安南歸我田土返我
人民仍令當國之人正其疆界究其主謀開釁
之人戮於境上申飭邊吏毋令侵越却於永平
置寨募兵設官統領給田土牛具令自耕食編
立部伍明立賞罰令其緩急首尾相應如此則

邊境安靖永保無虞事聞有旨俟安南使至即
以諭之自延祐初元以及至治之末疆埸寧謐
貢獻不絶　是年陳日燇遣其大夫阮文琰黎
時髦入貢賀仁宗即位
延祐元年甲寅陳日燇遣其大夫鄧國用具元
老入貢
四年丁巳陳日燇遣其大夫尹世材丁觀入貢
七年寅申海南窮民掠百姓女子入安南蠻爲
婢國王聞之遣人擒獲追其元虜人口遣使送
還海北海南元帥府　是年日燇死世子日奟
立遣其陪臣鄧恭儉杜士遜入貢
英宗至治元年命吏部尚書教化禮部郎中文
矩往宣即位詔陳日奟遣其大夫莫節夫賴維
舊来貢賀泰定帝泰定元年命吏部尚書馬合
謀禮部中揚宗編往宣即位詔陳日奟遜國于
世子日爌日爌遣陪臣莫節夫等来貢
陳益稷久居於鄂遂挍湖廣行省平章事嘗成
宗朝賜田二百頃武宗朝進銀青荣禄大夫加
金紫光禄大夫
二年乙酉陳日爌遣其大夫黎老吾阮維翰来
貢
文宗天曆元年戊辰陳日爌遣其大夫阮蒙樂

譚吳少來貢
二年夏陳益稷卒壽七十有六詔賜鈔五千緡
至順元年謚陳益稷忠懿王陳益稷陳日煚第
五子也聰俊好學其國封昭國王爲大將軍掌
沱江路今至元甲申冬鎮南王大兵入境其姪
日烜舉國拒敵敗走明年益稷挈家内附五月
隨師歸北秋入覲至元丙戌春二月帝憫其忠
孝特賜益稷爲安南光祿大夫給符印賜鈔五
千緡長子伯懿授嘉議大夫遥授沱江路安撫
使賜衣物弓矢鞍轡馬疋丁亥歲支給月俸冬
隨師還國明年正月大兵破其國都日烜逃遁
官軍欲戰不得三月鎮南王以暑潤班師安南
國王隨師還鄂秋入見給衣襖賜鈔萬緡至壬
辰加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癸巳始
遣使進表賀天壽節甲午春隨師南討會寢兵
還居汚夏四月入見成宗賜五萬緡大德辛丑
又入見賜鈔五萬賜其屬官五千緡乙巳春正
月遣使赴都進呈白兎上召其使至玉德殿庭
慰回賜内幣大紫金段二疋丙午歲賜田二百
頃屬官安撫勅王議等田二百頃丁未秋遣賴
益歸黎崱進表賀武宗即位皇太子正位東宮
入見至大戊申加銀青榮祿大夫賜銀一百五

十兩辛亥春三月仁宗即位秋進表賀皇慶壬
子入見加金紫光祿大夫賜鈔五萬緡金第一
金段四延祐戊午見加儀同三司延祐庚辰春
三月英宗即位遣使進表賀回賜禮物大曆戊
辰文宗即位進表賀賜賚有加明年四月卒壽
七十六葬于漢陽賀家山湖廣行省奏聞上憫
其忠追謚忠懿王賜鈔五千緡贈其葬正音佛
老工於詩有拱極樂吟集行於世元統甲戌子
沱江宣撫使陳端午入見順帝命襲父爵爲安
南國王寵榮而還陳秀崾安南國王姪武道侯
子其國封文紹侯更文義侯秀而文至元年甲
申冬元兵至明年春秀崾勸其父母歸順四月
入見於上國道亡者八悍章三世八表千古痛
一身萬里百年孤九月至京師上嘉之詔封秀
崾爲輔義公賀善大夫給虎符賜鈔五千緡子
德漸遥授安撫府路宣撫使嘉議大夫表弟頼
益歸遥授南柵江路安撫使嘉議大夫至元乙
亥各賜弓矢鈔物鞍馬隨師南討明年還居漢
陽鎮南王初納其妹陳氏爲次妃生宗子二至
元乙丑夏五月辛於拚山有吟業傳後初寓武昌
陳文弁國叔統國王太師陳度之孫仁誠侯忱
子也本國封彰懷上侯謚恭温拚用爲大將守

三帶江王元甲申冬鎮南王大兵至明年文弃挈家内附天朝授嘉議大夫遥授歸化江路宜撫使賜錢帛弓矢鞍馬隨師征進効有攻至元辛卯入覲欽授宣命降虎符大德辛丑再覲欽授宣命陞大夫遥授廣西道宣慰使賜錢二萬五千緡金叚二大德丙午罷支共属月粮賜田一百頃以自養皇慶壬子入見轉正奉大夫職如故明年二月卒葬于漢陽馬家湖子孫時祀不絕

陳鍵日烜孫清國王昋子本國封彰憲上侯貌傾晳讀兵書善騎射代父鎮静海軍節度使娶太師昭明王女孿微生塁侯至元甲申因與日烜子佐天王有隙托莊老學隱居仁陸鄉是冬鎮南王大軍入境世子戰敗右丞唆都復自占城進共后日烜倉皇無策乃起鍵率兵拒唆都力弱無援時日烜存亡未可知鍵謂黎崱等曰世子被召不朝以致討危在旦夕執迷不悟共忍國覆家亡乎明年正月率崱等數萬衆獻兵器降鎮南王嘉賞襲衣鞍轡夏四月遣明里昔班伴彰獻侯等入見驛馬至支稜國入晝夜圍攻偕伴官彰憲等破圍突出前又爲逆擊輜重掠盡彰憲無恭雅量待下以恩人民莫不哀恭之不幸中道殞越不能以其事達朝廷生封死贈之典不及初出國時尚有母國始黎氏及親從任行間國人殺獲豈勝痛哉惟其母父以世子親凡僅免

天曆三年夏四月安南世子陳日燇遣其臣鄧世延等二十四人來貢方物

至順三年壬申文宗以復位故命吏部尚書撒只瓦禮部郎中趙期熙往詔安南陳日燇遣其大夫鄧世延入貢

順帝元統二年戊寅改至元元年遣大夫童和卿阮固夫來貢及賀即位

越嶠書卷之五

越嶠書卷之六

宜山李文鳳編次

皇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冬十一月壬辰遣漢陽知
府易濟頒詔于安南
二年夏六月安南王陳日煃遣陪臣少中大夫
同時敏正大夫段悌黎世安等來朝貢方物因
請封爵詔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
往使其國封日煃爲安南國王　賜以駝紐塗
金銀印賜日煃大統曆一本織金文綺紗羅四
十四同時敏段悌黎世安阮法四人文綺綵羅
各一四紗二四其副阮勲及從人二十三人賜
各有差以寧等以十月至安南界而日煃以夏
五月先卒其姪日熞嗣立以寧護詔印留洱江
上使諒往其國諭以來意安南遣其臣阮汝亮
來迎因講詔印欵即授日熞以寧不許且曰爾
國有喪不可行吉禮況奉詔封爾先君非世子
名爾國當遣使上請得　旨而行庶合典禮於
是陳日熞復遣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等請命
于朝以寧住安南俟命　冬十二月安南與占
城構兵相攻占城遣使來訴
上命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復齎詔諭

兩國各聽命罷兵
三年夏五月杜舜卿等至自安南以陳日煃訃
音告且爲日熞請封
上自製祭文遣翰林編脩王濂充吊祭使吏部考
功主事林唐臣（唐臣字元愷後避特祭更名弼）充頒封使往安南
齎詔封日熞嗣安南國王拜取前使張以寧等
所護印及賜物畀之　六月丁丑翰林編脩羅
復仁兵部主事張福傳等詔還自安南先是其
國饋黄金寶具諸物俱却之不受
上曰不受其饋是也命中書加賜其使莫季其能
而還秋八月王濂林唐臣等至安南陳日熞與
其陪臣出迎於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能
決濂厲聲呵之乃奉
御製文於綵輿迎入壽光殿別設日煃靈位于殿
前使者南面而宣之之日熞率群臣再拜俛伏
以聽我禮而退翌日林唐臣等捧　詔印詣壽
光殿陳日熞君臣北面跪受稽首頓拜如藩臣
禮初交人惟以長揖爲敬張以寧援古禮折之
彼國奉
詔始行稽首頓首之拜
上聞之喜御製律詩七章賜以寧因序其事於首
又賜以寧詩令諭日熞守制

四年春二月戊午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吏部
主事林唐臣翰林編脩王濂自安南使還其王
陳日熞遣其臣阮汝亮等上表謝恩貢方物張
以寧卒于道初以寧留安南俟命逾年及王濂
林唐臣等至始與俱還在途遘疾卒詔有司還其
柩于家所在致祭以寧清潔自守所居省約
未嘗營財產其奉使也襆被而往臨終有詩云
覆身惟有黔婁被重槖都無陸賈金
五年秋八月乙丑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
達班瓜卜農來朝奏言安南侵欺境土乞賜兵
器俾安南知彼國乃聲教所被之地則不敢欺
上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諭以不可之義自是安
南歲常入貢謹脩臣職
上嘉其忠誠屢遣使慰諭時有陪臣謝師言者自
安南来貢將歸
陛辭
上降勑諭之未幾安南遣使来貢其表忽署陳叔
明之名
上訝之詢其使者乃知陳日熞陰爲叔明所簒即
命翰林學士宋濂草　詔諭之
天使自安南回奏其國以詐侮爲先勑中書省毋
令其使人數入

十一年安南遣倍臣阮士諤来貢
安南陳叔明屢遣使入貢
上以其過豐　詔諭之既而陳端簒立尋攻占城
走死海濱
上遣使祭之
十三年占城王使復言安南以兵攻其國因賀
聖壽表備訴其事
上降勑慰諭之
十六年冬以海外諸蕃國進貢信使往來不實
者多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
有憑信稽考所以通彼此之情杜奸詐之弊但
遇入貢咨文俱於各所經布政司比對勘合相
同然後發遣
二十一年夏五月遣使賚
御寶詔書及金素紵絲線羅各五十匹苧布一百
匹賜安南嗣陳日焜遂遣陪臣大中　大夫阮完
等奉表詣闕陳謝
二十二年冬有　旨令後安南除三年一朝仍
依舊制外閉關並不許遣使往来遂爲定例
二十八年欲征龍州以其地界安南先命禮部
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奉　制書往諭
其國亨泰等既至丘温先與王書告以所以來

之故尋遣前刑部尚書楊靖等至其國索粮數
萬以供邉儲日焜皆奉承惟謹
二十九年春二月禮部尚書任亨泰奉使安南
還降爲監察御史蓋以亨泰在安南私市蠻人
爲僕故降之耳
二十年春二月遣行人陳誠呂讓至安南諭其
王陳日焜令以所侵地還思明府論議往復久
而不决識以譯者言不達意乃自爲書與日焜
辯倫日焜復書謂爲己地不復退誠等得書復
與之辯論不已日焜饋誠等黃金二錠白金四
錠及沉檀等香誠等固却之日焜曰賂者禮也
自陸賈時有之不必多遜誠曰尉佗欲以區區
之越與天子抗衡是召禍者也陸賈受其金以
分諸子是苟利者也王欲以尉佗自處而以賈
處人抑何陋哉日焜復移咨戶部詞旨狂悖及
誠等復命
上召群臣議之或以其抗逆朝命當討
上曰蠻夷相争自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終必取禍
姑待之而已
太宗皇帝永樂元年夏四月丁未安南黎季犛詭
稱權理國事胡奃遣事奉表及方物賀即位且
奏祈封爵事下禮部議禮部言遠夷荒忽難信

宜遣使廉察從之
冬十一月癸丑安南遣使隨行人楊教等入朝
進其陪臣耆老奏章求封詔從之
丁卯遣禮部郎中夏止善等賫詔往安南封胡
奃爲安南國王
二年安南故王陳氏孫添平從老撾遁至京師
愬其主日焜爲賊臣黎季犛所弑盡屠其族季
犛遂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奃矯稱陳氏
絶嗣奃爲其甥自稱權署國事冐請封爵之故
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
四年春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黃中以兵五千送
陳添平歸舉前大理寺卿陝州薛嵒爲輔行至
芹站黎季犛伏兵刼添平虜嵒殺之事聞
上赫然震怒時占城亦來告季犛侵軼彊界強投
以印又聞其僭國號曰大虞紀元紹聖偽稱尊
號及詆毀中國儒教爰議致討群臣咸賛成之
乃告
郊廟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
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
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爲征夷左副將軍新城
侯張輔爲征夷右副將軍豊城侯李彬爲左叅
將雲陽伯陳旭爲右叅將勑大將軍卒右副將

軍右參將清遠伯朱友領驃騎將軍朱榮劉劄
出鷹揚將軍呂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游
擊將軍朱廣王恕横海將軍魯麟劉清等二十
五將軍統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之軍從廣
西思明府憑祥縣進左副將軍辛左參將領都
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之軍從雲
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儁賛戎機
刑部尚書黄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
餽餉於凡所過名山大州脩祀乙酉出師
上親幸龍江禡祭師陪位受賑惟謹訖事　駐驛
江漸哲於衆白朕命汝等奉行天討罪惟元兇
尚體朕心毋究武毋殺降毋孶累老稚毋毁壞
室墓雖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劳
弗勣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
以行
九月師次龍州大將軍遘疾以師授右副將軍
十月庚子大將軍莞衆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
請人副將軍代總其兵大將軍事急驛以聞
上命輔就佩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先是輔與
大將軍㮄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
意初交人聞
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㮄示咸知其曲在彼
及見㮄末云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求陳氏立
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　王師之至輔以十月
丁未至憑祥縣禡牙入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
誓師而行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揭前㮄諭國中
吏民以朝廷伐罪弔民之意以招徠之輔詢知
坡壘以南由隘留關歷雞翎關至芹站山箐深
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
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同知韓觀營于坡壘修
道路繕橋梁督粮運戊申大軍次丘温縣　己
酉哨至隘畨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敎攻授之
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驃騎將軍朱榮
等亦破鷄翎關斬首六十餘級生擒十一人
賊閙二關破其乜兵設復者悉奔散壬子大軍
次雞翎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遣鷹揚將軍方
正游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
是特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
經野蒲壘入境都指揮朱濬等奪猛烈閙俞謙
等技㭕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舟都指揮
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沕等沙左
叅將豊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
舁舟越山自間道以出洮水江縱火焚賊舟遂
奪富良江

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帯州與輔所遣
都督朱榮會癸酉横海将軍魯麟驃騎将軍劉
劉出拔困吾寨是日有偽三帯州僉判鄧原南
策州人莫遽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
西二都侍宣江沲江富良江以為險自三江府
沲江南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
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牢
江直至盤灘囷枚山立木為柵及增築土城於
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於富
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杙悉國中舟艦泊其内凡
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賊衆聚屯守
水陸者號七百萬盖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
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輔以書諭
季犛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卒衆
于嘉林以待不能戰赴
軍門以聽處分輔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
人朱勸賫
勅至諭黎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两象百隻
以贖罪行人至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詭辭荅曰
文書比對勘合不同此必非
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否則自有准
備惟知此

勅是欲以疑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
軍三帯州屯箇招市口與左副将軍西平侯回
會議造舡置銃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舡出沒江
口輔命魯麟夜舁舡從上流下水奪其舡斬首
百餘級自是划舡不敢出沒輔與西平侯議於
上流渡江乃遣朱宮等於下流十八里嘉林置
舟茷為欵渡以製其勢賊果分遣水軍於
嘉林拏我舟宋等奮擊大破之　十二月己亥
大軍與左副軍合勢輔與西平侯議曰賊遷江
立柵勢逼地狹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
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且無不備
而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
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具若雲梯仙人洞知
類俱備攻而取之易也乃召将士諭之曰汝等
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争先以立奇功先
登者不次陞賞将士聞命無不勇躍乃議分地
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己酉各列
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别調軍距欵襲之處里
詐作欵攻勢以出賊不意又出
内府所製夜明先火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
者然之及吹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黄中率官
軍潛舁攻具重濠低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

揮蔡福等數人先躡登用刀　斬賊衆驚呼城
上火齊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於城南列
陣驅象來衝我軍乃出　内府所製獅子傚象
馬象見獅形驚長而顛文爲銃箭所傷倒回奔
突賊潰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
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
良江南岸而不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燄天辛
亥直抵其東都克之輔與左輔將軍駐軍于城
之東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以數萬計輔召其
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參
將豐城侯李彬右參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
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挈妻子遁于海
島我軍至焚其宫室據其城池餘黨依天建山
困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遠伯王友
都督黄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而征勦之
五年春正月計舊年冬至是前後所賊斬級共
三萬七千有奇輔留交州鎮遏聞賊于黎澄聚
舟黄江左副將軍左參將領軍循富良江右右
水陸並進次于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舡三
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
餘級溺死者無筭　二月乙巳輔聞賊首遁于
悶海口出魯江口與左副將軍會于下膠水縣

賊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輔謂左副將軍
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潜遁他所以覘我動
静我若回軍交州留兵于鹹水關兩岸留戰舡
守備彼必出悶海口以襲我我俟其出水陸並
擊之賊必成擒　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
賊果犯鹹水關報至己酉輔與左副將軍合兵
水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面以戰船刳船
兩岸齊進既而登岸植木爲柵輔乘其柵之未
成親督其精鋭攻之都督柳昇擊亦率舟師來
夾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里
右參將雲陽伯乘勢長驅直抵悶海口黎賊父
子聞改乘舡遠遁于靈原輔諭諸將宜乘破竹
之勢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將軍守鎮偹禦
黄江等處　四月乙亥輔與左副將軍統軍由
清化府陪道兼進調柳昇魯麟莫遂等分領戰
船由水路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賊衆
聚船以拒昇等擊敗之斬首萬餘級
五月丁卯輔至演州柳昇等舟師未會途中降
者相繼調知黎賊父子遁于義安府之深江輔
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昇等率舟師由水
陸追賊壬申大軍至義安府土油縣輔從舉厥
江西路進兵兩軍俱至盤石縣下營甲戌柳昇

辛丑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
百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昇前領軍士
王柴胡等七人擒賊爲上皇黎季犛黄中所領
軍士李保保等十人獲偽衛國大王黎澄丙子
莫邃下土人武如卿等五人獲偽國王黎蒼及
其偽大子芮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無遺
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
户三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筭
遣都督柳昇等獻俘
闕下露布以 聞先是輔等受
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輔徧訪國
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于己卯年殺先恭
王顒立其子顔而殺之遂簒其國前後殺其近
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千餘人血屬盡絶無
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於内地以復
古輔疏以 聞
上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阯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
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
户所三又於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丘溫
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阯
以相制馭是歲

詔誥天下以平安安復古郡縣之故并
勑有司爲陳王贈謚凡其宗親爲賊所害者各贈
以官又爲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給户
三十凡黎賊苛政暴歛悉皆除之擢用賢能擾
禮耆老賑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
以來之土守陷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
復入中國版圖
詔布天下文武群臣 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
六年春班師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新城
侯張輔英國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清遠伯王
友進侯爵都督柳昇進安遠伯餘擢用增祿有
差賜輔誥券王帶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三千
石既大安
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
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舊官先已降附既
而遁于義安府與其黨鄧鎔阮帥陳希葛謀反
偽稱日南既而僭號大越稱興慶年號事聞于
朝命黔國公沐晟充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之
久不能遏絶廷議謂非張輔不可乃再命之
七年春正月再命張輔佩征虜副將軍印往勦
簡定等輔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躬督
戰艦破孔目柵再破咸子關斬俘無數賊退保

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衆義安侶江
冬十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利㮈
之山并其黨陳希曷等轞送　京師
八年春二月張輔還自交阯
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
光年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為阮帥等所慶
而立季擴定敗潛遠衆閑輔班師復與陳景異
等同叉
九年春正月復授張輔以征虜副將軍印征交
阯督師征陳季擴等夏五月師次東関　六月
進兵賊聞輔至以右塡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
拒木以抗輔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道舟揖賊懼
立堡常月江輔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
阻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土兵搜山果
得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隨所至而
追之賊或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関以東群
盜蜂起所完者交州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
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寬縱不堪官吏將率之
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首所
至輙馬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
朝廷憂下
詔撫之授季擴以布政使欲受

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為辭
大將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
不能成功輔既涖軍始大明賞罰而諸裨將疲
於奔走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輔以
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
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於日麗海口立
堡以守輔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
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於枀禍江連進兵破
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江城牒
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其境賊伏巨象數十
以為前敵列人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輔戒將
校曰擒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
伏突起輔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鼻象叫號
退走自踐其衆乘勢擊之斬叉僵仆填滿山澗
賊徒散遁遅蛮等處輔部分將領隨處捕至遅
蛮蒲幹等㮈山徑崎嶇林麓陰翳一馬不能前
輔乃下馬徒步履陰蕪桂趨之士卒不能從惟
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賊數千人
十一年冬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
十二年班師還京自輔出師至是首尾踰三
年始獲首虜訖者謂此役校之前平定之功為
尤難云

十三年四月交阯賊陳月湖叉反
上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鎭交阯又
平之
十五年以張輔久勞於外自交阯
詔還京師初交阯旣平以刑部尚書黃福總領布
按二司事福視民如子狥其所欲革其所惡勞
輯訓飭躬恒不倦且戒郡邑吏咸修撫字之功
吏承無敢違戾福以新附之民政令條畫靡間
纖鉅悉盡心焉於是交人益戴福如父時中朝
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見溫恤或有疾病躬造
視之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又以教導其民而加
禮焉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之騏誣奏福
有異志
上探其志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簸其奏福居交
阯幾二十年
仁宗皇帝登極驛召福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皆
號泣不忍別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安南黎利叛日南知州何
忠死之利安南夷中之夷也先是爲中官馬騏
激變乃舉兵作亂寇侵邊境遂進圍交阯之城
稱僭封國脅民土皆靡然從之守臣欲疏于
朝道路四梗忠謂藩鎭諸臣曰今勢猖獗若此吾

輩去天萬里之遠坐受困辱何時獲寧盍一才
智之官潛身出城往請王師幸而得志天京六
軍之來殄此醜夷如泰山壓外耳藩鎭諸臣僉
曰城中文武諸官才智膽畧皆無出於足下右
者今玆請敉非足下不可也忠慨然應命乃與
知縣張姓者夜縋出城步走二百餘里爲賊伏
兵所執搜檢其衣乃得請師奏章縛之以歸忠
謂張曰吾二人至賊營必死矣張泣曰相公何
以處我忠曰汝姑從權暫屈於賊賊必不殺汝
脫遇賊間即逭歸語諸公知之吾若與爾若出
此勝則辱
天朝衣冠萬世耻矣爾若同吾不屈徒碎身於賊
手共爲無名之鬼也乃口占一律謂張曰爾記
此詩爲藩鎭諸公言之遂至賊營賊首喜曰此
何知州我聞其名久矣乃延忠上座具酒殽以
賓禮待之擧酒酌忠曰公能相我當與公同享
富貴之樂忠大奴嚋也詈曰豚狗奴是何是言
也衆者爾黎賊兇暴悖逆殘害無辜我
聖朝伐其罪而弔其民設藩鎭臬司宰治爾邦政
令置郡邑立學校撫教爾邦夷民俾爾等安其
畊鑿遂仰事俯育之道知天綱常之理革其
舊染汚俗爲吾華夏良民一視同人之恩至矣

爾曹不思報效
朝廷反造逆天之罪指日六師至討爾曹皆如
薆扮矣尚何富貴之樂哉賊首笑曰姑息怒飲
酒忠厲聲呼曰吾爲進士嘗飲瓊林宴之酒此
犬彘之食吾豈食焉奪兵盃擲之正中房面流
血盈頰賊衆大呼而退忠遂遇害事聞
上深悼之
勑禮部致祭旌表其門賜謚曰忠節忠字廷臣世
爲江陵着姓齔齔時聰敏有志旣長遊郡庠永
樂初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讜言正色有
古賢之風尋遷日南知州事專以德禮導民
夷民信服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
詔總兵官太子太傅安遠侯柳昇約會雲南總兵
官太傅黔國公沐晟各率官軍征討黎利
是年師集安南與賊戰我師敗績守臣陳洽死
之初黄福召還以兵部尚書陳洽代福掌藩臬
二司事累奏乞福還益以交人思福之深耳旣
而師出乃以福偕行比戰總師者失律爲賊所
得弁得福入營諸賊見之皆下馬拜福曰公不
北歸我曹必不至此言已皆泣且曰公我父母
也願自全歸鞴

朝廷福厲聲叱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
其酋長饋以餱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
境福至龍州悉以所贈歸之　未幾繼遣成山
侯王通率大軍往安南再舉戰亦不利通遂與
賊和而擅退兵
朝廷罪通罷之時黎利有賊將黎豸黎善者寔
頑兇猾爲亂已久前後屢陷官軍王通旣至豸
等以兵拒敵值地利不便通身中數鎗僅以一
騎得免我師敗續詰且利等率賊衆薄城圍且
數匝城中人期一死無復生望復招募諸軍士
迨得數千分爲三軍選精銳訓練再出擊賊遂
斬豸尋復生擒黎善檻送軍門自是我軍氣勢
稍振利勢窘不敢復出拒戰僅止江岸堅壁固
守遣頭目詣軍門請依洪武舊制頓歲歲稱臣
奉貢乞總兵官照初充交阯故事奏
聞班師通會諸將校議曰交蠻負固叛服不常每
勞王師靡費鉅萬不應以此彈丸無益之地致累根
本空虛萬一中原有變故何應之之稱謂此地似
可棄而不可守也諸將校以我軍相持日久且瘴
癘時作死亡甚多遂從通議與利連和而擅退兵
朝廷以通縱寇誤國乃逮諸偏裨論罪有差因罷
通不復用 初通引兵渡可洛力陳利害弗聽翌日兵與賊遇洛遂死

三年黎利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暠表乞立
為陳氏後其辭懇惻
上覧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
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
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元吉示之
且謂二人曰何以處此二人對曰擧以與之無
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楊士奇出
表示之且諭以二人所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
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
息困者未甦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
而與之可旋福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
來兵民困于交阯之後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朱厓前史為榮何
謂示弱臣待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頗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令
尚膳賜酒饌明旦罷朝出暠表示文武群臣且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立
毒雲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
得始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來一方不靖不
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
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仰不從之便群臣對曰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
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佩按是時交阯役爲中國有者幾二十年蚩夷視於習見以是數又然所憚者英國威名耳使當時有識者請令英國開府交州以鎮之如黔國之在雲南雖百黎利其何能爲計不出此乃藉口於琁庄之議捐已成之業棄數萬之命是太宗以百萬而取之謀國者以片言而棄之遂使死者之魄不復國恥不雪豈非千載之遺恨哉
是年春遣工部右侍郎羅肅齎
詔往安南封陳暠為國王俾復其國先是黎利弗
靖王通等出師無功嘗遣肅與李倚奉
爾書諭往利未至而通與和利自帥衆出境矣
僉止肅勿往肅曰王通師敗辱國我受
命諭賊可退縮不進乎賊雖兇暴必不敢拒
詔與琦丞馳至其國宣

上恩意利惶媿率其屬拜肅自首其過遣使獻金
人奉表謝
闕稱謝且請立陳氏之孫暠肅歸復
命始再遣賚
詔往立暠未至而利弒暠竟簒其位肅至乃詭言
暠既病死因張宴列女樂以饗肅肅叱之曰暠
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鐏罍樂器時天
色晴朗忽陰雲四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懼
復貢方物表
謝
宣宗章皇帝宣德二年丁未十二月黎利遣其偽
翰林侍制審刑院使黎少頴主書侍史阮士先
國子博士陞審刑院使史德輝鄧禄内令史陞
安撫使武擢將軍杜世冷親衛將軍陳儆来謝
且獻金人二代已罪人各百兩
三年戊申春三月　命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
右侍郎羅汝敬通政司通政黄驥鴻臚寺卿徐
永達往詔諭大赦交阯令具陳氏子孫四人来
是月利遣其偽戸部郎中黎国器樞密院僉書
何甫范誠史等来謝
四年己酉冬十月利遣陶公僎黎德輝来祈封
命禮部左侍郎李琦鴻臚寺卿徐永達行人張聰
往諭
六年辛亥春正月元日利遣其偽右僕射黎汝
覧吏部尚書何栗黎柄来祈封　冬十月命禮
部左侍郎章敞通政司右通政使徐琦往諭利
權署國事
八年癸丑四月利遣陳舜俞阮可裴擒虎来
貢　皇太后　皇太子皆備儀上表箋後率循
之　太皇太后　皇后亦間具　貢大率不出
三分之外　冬十二月　命兵部左侍郎徐琦
行人郭濟往諭利令歲貢金如制是月黎利死
子龍嗣遣陪臣黎偉程真来告哀
九年甲寅夏五月龍遣其偽宣撫使阮宗冑黄
門侍郎蔡實来祈封　秋九月遣其偽門下右
司侍郎阮傳右刑院郎中阮時中来貢金并獻
代身金人　冬十一月　命行人郭濟朱弼往
諭祭龍遣陪臣黎柄潘寧来謝
十年乙卯春二月遣禮部左侍郎章敞行人侯
璡命龍權國事是月龍遣其偽管領潘子曰陳
元禧来　謝　冬十二月　命行人朱弼謝經
往詔諭國哀并諭即位是月龍遣其偽管領黎
寵来進香尋遣其偽知内密院阮文絢殿中侍
御史梁天福左刑院大夫丁蘭来賀即位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丙辰夏六月龍遣其偽審
刑院使黎禮部尚書陶公僎內密院阮叔惠來
貢
上命兵部右侍郎李郁左通政李亨往錫命封龍
爲安南國王併賜安南國王之印
二年丁巳春正月龍遣其偽摠捷軍管領蔡士
明同知審刑院何甫左刑大夫阮昇來謝
三年戊午　命給事中湯日昂行人高演往諭
侵太平府界　冬十月龍遣其偽審刑院阮廷
歷僉知內密院事程昱侍御史阮天錫來貢
十二月龍遣其偽中軍同知黎伯琦中丞裴擒
虎來謝罪
六年辛酉冬十月龍遣其偽內密院阮田僉知
內密院阮有光僉知內刑院事陶孟珙來貢
上賜龍以皮弁冠服
七年壬戌冬十月龍遣其海西道同知阮叔惠
審刑院僉知杜時瞬趙泰黃翠天來謝　十一
月龍死子基隆嗣遣其偽僉知阮廷歷范俞來
告哀是月基隆復遣黎傳等來請封
正統八年癸亥　命行人程瑚往諭祭光祿寺
卿宋傑兵科都給事中薛謙錫封　冬十月基
隆遣其偽御史中丞何甫翰林院制誥阮堵御

前學生局長梁鵠來謝恩　十一月基隆遣其
偽參知簿籍程昱內密正掌程清翰林院直學
士黃堯孝來謝封
九年甲子冬十月基隆遣其偽左司侍郎陶公
僎御前東道參知簿籍恭迊阮蘭來貢
十一年丙寅春二月基隆遣其偽海西道參知
簿籍阮叔惠參知審刑院事程真轉運使阮廷
美來貢并言占城龍州疆界　秋九月基隆遣
其偽海西道參知簿籍阮宗仁政事院同參議
程毅來奏占城責該寇其國
十二年丁卯基隆遣其偽御史中丞何甫審刑
院同知丁蘭殷中侍御史程馭來貢并言龍州
欽州疆界
康定景皇帝景泰元年庚午基隆遣其偽海西道
參知政事何栗翰林院直學士阮如堵國子監
助教同亨癸來貢
二年辛未　命行人邊永進士陳惠往詔諭即
位基隆遣其偽同東道程真中書黃門郎阮廷
美審刑院同知馮文達來賀錫以綵幣
三年壬申命刑部郎中陳金行人郭仲南往詔
諭立諸仲南等俱不受貺先是張以寧卻餽之
後其國書不言盡有受不受也　冬十一月基

隆遣其僞審刑院副范瑜翰林直學士阮伯騏
禮部員外郎朱車來賀黎尚等來謝賜幣
四年癸酉冬十一月遣陪臣阮原僑阮旦陳文
徽來貢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丁丑 命尚寶寺卿兼翰
林院侍講學士黄諫太僕寺丞鄒允隆往
詔諭復位及立 皇太子錫以綵幣 十一月安
南黎宜民弑其君基隆自立國人討平之是年
冬遣陪臣陳伯齡來貢
四年庚辰基隆弟思誠立秋九月遣陪臣丁蘭
阮復阮德輔來奏事冬十月遣陪臣阮昪潘維
禎來貢因請封
六年壬午春二月命行人劉秩往諭祭思誠遣
陪臣恭來謝 秋命翰林院侍講學士錢溥禮
科給事中王豫及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荣
往錫封溥等既至往復議禮及辭餽贈溥因作
七書以諭之溥既不受贐安南王令陪臣貴至
京白于禮部爲請于
上得
旨令溥受之溥乃拜受頒於同列 冬十月思誠
遣陪臣黎公路陳盤裴祐來謝 十二月遣陪
臣黎文顕黄文升謝子顛來求冠服尋命司禮
監太監柴昇指揮僉事殭俊奉御張荣往齎其
地所産香
八年甲申 命尚寶寺卿凌信行人司正邵震
往
詔諭即位錫以綵幣 冬十一月思誠遣其陪臣
范伯圭來進香黎交直楊宗海范慶甫來賀黎
安榮范居陳文真來謝各具貢儀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乙酉冬十一月思誠遣其
陪臣陶雋陶正巳黎的來貢阮士典來言保樂
疆界
四年戊子思誠遣其陪臣楊文旦陶標范藍黄
仁來貢并奏萬寧永安等被擄事
六年庚寅冬十一月思誠遣其陪臣阮廷美僞
學士郭廷寶來言占城侵其國
七年辛卯冬十月思誠遣其陪臣裴曰良阮德
貞阮覧黎仁范穆來貢言占城襲其國
十年甲午冬十一月思誠遣其僞禮部尚書黎
弘毓刑部右侍郎阮仁壽阮敦復吳審來貢言
占城潰其師
上以其匿保梁逋逃侵龍州地界拘畱貢使
命金吾衛指揮使郭景往諭之
十一年乙未春正月思誠遣其陪臣何瑄潘琮

來謝罪
十二年丙申　命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
往詔諭立
皇太子錫以綵幣　冬十月思誠遣其陪臣裴山
王克述偽監察御史褚豐來賀黎瓚翁義達來
謝阮達濟來言占城侵其地
十三年丁酉思誠遣其陪臣陳仲立黎彥俊潘
貴來貢
十六年庚子冬十一月思誠遣其偽禮部侍郎
阮文質翰林院校理尹宏濬來貢
十九年癸卯冬十月思誠遣其陪臣黎德慶阮
中杜覲武維善來貢再言占城侵其地德慶其
國功臣孫也
二十二年冬十月思誠遣其偽刑部尚書黎德
讓校理范福昭郭瓚來貢
二十三年安南國納占城叛將而助之雲將奪
占城國授之以冒　天朝之封占城國王古聞
于朝
上以其事付總督兩廣都御史屠滽鎮海察其事
機合衆議以　冊印界之古遂移文諭安南國
王數其不能恤鄰之義折其姦萌道之順逆安
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古遂得反其國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戊申
命翰林院侍講劉戩刑科給事中呂献往詔諭即
位戩等俱不受贐　冬十二月思誠遣其偽東
閣授書覃文禮王克邁范勉麟偽監察御史黃
伯陽來賀校理宋福臨來進香黃德良來謝
二年己酉思誠遣其偽刑部右侍郎阮克恭校
理裴昌澤監察御史阮漢廷來貢
五年壬子思誠遣其陪臣黎俞阮彥克偽監察
御史鄭葵孔遇來貢言邊民私販諭其境
命刑部郎中沈庠行董振往　詔諭立
皇太子
錫以綵幣庠等俱不受贐
六年癸丑春二月思誠遣其偽戶部右侍郎阮
碩右司講杜綱戶科給事中黎嵩來賀偽監察
御史范贊來謝
八年乙卯冬十一月思誠遣其偽東閣校書黎
峻翰林侍書武暘監察御史阮歆來貢并奏言
入貢所由馹路初交人入貢必由憑祥州其後
陪臣挾重貲入中國留易役民甚衆民苦之知
州李廣寧因索其雇直陪臣黎峻潘綜奏之李
廣寧亦疏辯下所司行議爲之計入貢行李之
數撈示以爲定規

十年丁巳春二月三日黎思誠死子鐳嗣
冬十一月遣其僞刑陪右侍郎范興文翰林院
校理阮德順来告哀僞吏部右侍郎潘琮翰林
院校理范充偵提刑阮廷峻請封
十一年戊午鐳遣其僞刑部右侍郎阮觀賢提
刑監察御史范盛御史黎俊懋来貢
十二年已未　命行人徐鈺往諭祭司經局洗
馬兼翰林院侍講梁儲兵科給事王縝往錫封
儲等不受贐
十三年庚申鐳遣其僞兵部右侍郎阮維禎禮
科給事中黎蘭馨尚寶寺少卿阮儒宗來謝祭
劉興孝謝封興孝還　上以皮弁冠服賜鐳
十四年辛酉鐳遣其僞刑部右侍郎阮郁東閣
校書丁勖翰林侍書兼秀林局司訓鄧鳴謙来
貢十五年壬戌冬十一月鐳遣其僞太常寺卿郭
有嚴監察御史范燊右司講陳茂材来謝以劉
興孝回賚賜冠服故也
十七年甲子夏五月黎鐳死長子瀈嗣瀈尋卒
次子濬嗣遣其僞吏部右侍郎鄧瓚翰林檢討
岳瓔乂户科給事中劉光輔來脩常貢僞兵部
右侍郎阮麟監察御史阮敞嚴来告哀僞禮部
右侍郎阮寶珪東閣校理陳伯良来請封

武宗毅皇帝正德二年丁卯春正月
命翰林院編脩魯鐸工科給事中張弘至往詔諭
即位行人何雷諭祭翰林編脩沈燾吏科左給
事中許天錫錫封鐸與弘至俱受其餽贐與六
貫同污青史雷燾天錫俱卻之弘至汝弼子也
濬遣其僞户部右侍郎東閣校書丁順楊直源
来賀即位僞提刑監察御史梁侃謝恩僞鴻臚
寺少卿阮詮進香僞工部右侍郎阮琦翰林院
檢討尹茂魁户科都給事中黎挺之来謝祭清
華承宣使黎嵩翰林丁貞監察御史黎孝忠來
謝封以方物貢義安承政司恭政黎淵翰林院
校理吴綏監察御史黄岳以歲例貢
是年冬安南阮种弑其君濬謀立弟阮伯勝黎
廣等討平之立思誠孫瀅主其國
五年庚午春二月瀅遣其僞刑部尚書譚慎徽
東閣校書阮文泰兵科都給事中阮文傑来奏
事僞禮部右侍郎阮綗翰林院侍書武幹提刑
監察御史阮乂元来請封僞副都御史杜履謙
翰林院侍書兼史館脩撰阮秉和提刑監察御
史張德光来脩常貢
七年壬申　命翰林院編脩湛若水刑科右給
事中潘希曾往　錫封俱不受贐

八年癸酉春三月瀅遣其偽禮部右侍郎阮莊
翰林院檢討阮瑯禮科都給事中張孚詵来謝
冬十一月遣其偽兵部右侍郎阮仲逵翰林院
侍書許
今上皇帝嘉靖元年壬午登庸自為安興王潛欲
弑椅椅毋知之陰使人告椅　夏五月二十七
日椅與其扗溫潤等奔廣南據有清華義安順
化廣南四府登庸遂立椅弟椿為主僭號改元
統元仍降封椅為沱陽王先是
今上即位遣編脩縣承恩給事中俞敦
詔諭其至龍州時陳昇尚據諒山道阻不達而返

敦道卒
三年甲申登庸以椿名差其偽禮部尚書阮文
泰明光承政使阮光論太原承政使阮時敏與
化承政使范敦理海南參政郭瑛山西憲察使
大理寺卿莫潤朗諒山承政使鄭龐參政阮
廷祚鴻臚寺少卿郭文藻潘廷佐陳棐阮壽棋
潘集来貢弃求封廣西左江兵備楊　卻之
五年丙戌登庸以千金并象犀南沉諸香賂欽
州判官唐清為椿求封蓋欲假
天朝名號以自固也時清署州印為申於兩廣提
督府都御史張頎覺之逮清擊廣東按察司獄

事遂寢清死獄中
六年丁亥登庸使其臣范嘉謨偽作黎椿禪位
詔三省提刑監察御史阮貴雅来貢
十年乙亥始達京
十一年丙子夏四月陳暠弑其君瀅尋討平之
初瀅為不道國人怨之社堂燒香官陳暠與其
子昺昇共謀作亂既弑瀅遂自立僭號改元天
應自詭為陳氏後黎瀅臣都力士莫登庸救降
暠尋復與黎氏大臣阮弘裕起兵攻暠暠敗走
獲其子昺及其黨陳遂等誅之暠與昇奔諒山
據有長慶太原清都三府之地登庸與其臣共

立黎椅為主時年十歲椅瀅凡灝之子瀅無子
育椅為子既立追尊父灝偽謚明宗哲皇帝以
登庸以興復功偽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兵柄
既在其掌握潛畜異志未幾納椅之母為妻
十三年椅遣其陪臣阮時雍阮嚴黎懿吳煥來
貢并求封因國亂不果行　四月黎氏臣鄭綏
以登庸不臣椅擁虛位乃復立其族子酉榜為
主攻其都城椅出奔庸率兵攻綏綏敗走登庸
捕酉榜殺之迎椅歸國
十四年登庸自為太傅仁國公
十六年八月莫登庸率兵攻陳暠暠敗走死

遂篡其位改元明德立子福海爲僞皇太子改
名方瀛椿尋卒或云登庸不令椿預外事專以
酒色娛之血弱而死僞謚恭皇帝或云并其母
鴆殺之纍之於國門之館外其年登庸遣其頭
目以十艘由永安州抵欽州時羅都因嵩長黃
子璟禍人從求通貢於欽州本府署印推官趙
琨難之遂去
七年戊子登庸遣其僞禮部尚書道原伯阮文
泰翰林院侍書阮昭訓僉都御史阮典敬兵部
左侍郎范郭理工部右侍郎郭瑛兵科都給事
中范亦美户部左侍郎阮光諭翰林院侍制阮

〇平崖書屋

貫之来奏事脩貢至輪番爲敵攻諒山城而返
八年己丑登庸與弟撅有隙殺之初撅有勇力
預篡奪之謀至是位逼不相容見殺
九年登庸禅位與子方瀛自爲太上皇退居古
齋海陽以爲方瀛外援作大誥題曰皇朝大誥
法天撫運皇上大誥天下官員以堯舜禹湯文
武自北又云黎恭帝知人心天命之有歸禅朕
以大位朕不得已受天明命凡五十九條頒布
令國中誦之方瀛改元大正
十四年登庸遣其陪臣叩關求封廣西左江分
守叅議何璦受之後璦坐免官事寢

十五年
皇子生議遣官詔諭安南所司以安南所司庭始
議征討
十六年黎氏臣鄭惟㶇赴京告變初椅被逐後
七年死其臣鄭綏等復立其長子㮶爲王改元光
照已而清化諸府盡爲登庸父子所奪㮶竄居木
州在老撾境上遣惟㶇航海詐之乞國師圖興復
上以其奏本并宗圖不類外國人文字且方差官
勘問即有此奏疑之下禮兵二部會同譯問并
辨驗國王印文奏之　四月雲南撫臣招安南
土官武文淵刀鮮等皆来降願助兵討賊

〇平崖書屋

是年莫登庸舉兵攻武文淵擄其妻子文淵閙
之據隂邀以歸登庸兵及爲所敗登庸復遣其
綏阜州知州阮璟同知裴行儉等入雲南爲諜
邊吏執之守臣以
聞論死械繫于獄
是年莫登庸率兵攻黎寧於其嘉興府之木州
寧走據隂老撾土舍怕雅窄開率兵救之隔江
爲營汪文盛復議老撾宣慰司土舍怕雅窄開
堪調兵三萬名象二百隻車里宣慰司土舍刀
坎調兵一萬名象五十隻元江府調兵一萬五
千名象五十隻共兵七萬五千名象五百隻弱

粮給銀該司府自備
十七年方瀛遣其臣范正毅等赴雲南上乞降
表又以狀申該省撫臣汪文盛等奏之且論功
乞行賞下兵部議復行兩廣議之
十八年春廣西副使翁萬達叅將沈希儀以方
瀛所上乞降表呈兩廣提督蔡　蔡以方瀛罪
人輙稱權管國事既表首罪而輙言稱謝皆不
如式却之方瀛俱即易之蔡乃受之以
聞初禮部侍郎黄綰以撫處大同叛卒有功
上意其可用會安南議久不决因薦
皇天又
成祖徽號
上欽令綰賫詔往諭其國以定撫征之宜至則以
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克正使
命翰林院學士張治爲之副綰意欲不行多所請
求至是又請誥其父母
誥命
上知其意有
旨黄綰先因行取安南用聞命不趨既至又許多
情辭畏縮闒茸且以是請求着仍以原職閒住
不許起用這安南事本因一人倡之衆皆隨訕
上爲聽夏言之言都起違慢之悔此國應否棄

絶討罪如何處置兵部會官廷議
奏聞於是兵部尚書張瓚會廷臣議復請
命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温親至兩廣雲南
適中之地便宜建征撫之計具奏詔從之詳載會議卷內
秋九月方瀛自將襲巴廣殺之巴廣即阮仁連先是巴廣
以勇力聞圖興復者恃之及見殺咸奪氣方瀛
歸病未幾地大震其所乘馬食羊一頭盡之占
者以爲不吉　冬十二月方瀛復上表因雲南
守臣乞降
十九年春正月壬戌方瀛死登庸立方瀛之子
福海爲主僞詔改元爲光華元年　三月咸寧
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温開府廣州移檄遠近
命廣西副總兵張經左江叅將余恩叅政翁萬
達屯太平廣東叅將高誼副使陳嘉謀屯欽州
都指揮武鸞屯烏雷檄兩廣雲南三司調兵理
餉造戰舡遣間諜又以福建漳州之民善操舟
熟海道議遣官召募僉事林希元自請行詳之夏
六月移駐梧州期以九月會師南寧觀釁進取
秋七月登庸復表乞降詞極卑懇

越嶠書卷之六

越嶠書卷之七

宜山李文鳳編次

立國僭竊始末 其詳已載編年復括其槩於此使覽者易盡也

趙氏

趙佗真定人秦時為龍川令南海僻外秦初并天下畧取越地至桂林南海象郡以謫民與越雜處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乃以佗行南海尉事秦既滅佗即擊桂林象郡自立為王漢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釋佗弗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安南國王通關市鐵器於是佗為尊號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以財物路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駱即交阯

文帝元年為佗親家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並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也令去黃屋左纛文帝大悅景帝時稱臣使人朝請然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朝命如諸侯建元四年佗卒孫胡嗣佗時漢興七十年蓋百歲矣

胡立閩越擊南越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漢武帝為興師討閩越遣嚴助諭意胡感德遣太子嬰齊入宿方日夜治裝入見其大臣諫曰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以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歸亡國之勢也是病華不入見後十年胡實病甚嬰齊請歸胡卒謚為文王嬰齊立即藏先帝璽李仰云藏其僭號璽初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嗣位上書請立樛氏為后興為嗣漢數使者諷諭嬰齊固稱疾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侍嬰齊卒謚為明王興立其母為太后未為嬰齊姬常與霸陵安國少季通元鼎四年國人知之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群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諸侯三歲一朝天子許之王太后飾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其相呂嘉諫止王不聽諫嘉有叛心數稱疾不見漢使者太后怒欲謀誅嘉乃會宮中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苦不願何也以激怒漢使者狐疑相挾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予鏦七凶反撞也王止太后嘉出稱病數日不見王遂舉兵反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而立明王庶子衛陽侯建德

建德立元鼎五年武帝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師十萬師討之明年攻敗越人遣將擒建德呂嘉于海乃滅其國置九郡設太守自此始

趙氏五

五代時

孝武廢南越置郡邑設官守歷朝因之唐末交
爱土豪曲揚皎吳相继篡奪殆且六十載宋初
丁部領據有交州太祖因封以王爵

曲顥據交阯劉隱據番禺卒子龑立稱南漢號
遣子承美為勸好使王廣外以覘虛實顥死承
美襲父位梁貞明元年己卯遣貢求節鉞梁因
授之龑大怒偽漢大有三年九月遣驍將梁克
正領兵攻之擒承美以歸克正晉守交阯為楊
廷藝所逐

承美見上

揚廷藝爱外人也曲顥將劉龑既擒曲承美命
授廷藝爵命以李進為交外史與李克正守其
城龑謂左右交阯民好亂但可羈縻而已明年
廷藝果叛舉衆圍城克正潰走廷藝據其境為
皎公羨所殺

公羨揚廷藝牙將也殺廷藝而代之晉天福二
年為僭大有十年吳權舉爱外兵圍公羨力屈
求師於劉龑龑以其子萬王弘操封為交外節
度使統兵往救至白藤江權已殺公羨引兵逆
戰破之全軍陷馬

吳權爱外人廷藝牙將也殺公羨而自立子昌
岌弟昌濬继之偽漢乾和三十二年濬稱臣於
劉晟遣使入貢求節越晟遣給事中李嶼以旌
節封昌濬使入止嶼曰海賊為亂道路不通嶼
果不行昌濬卒弟昌文立卒其將佐吳處坪喬
知護楊暉杜景碩争立阮而下部領平之遂有
其地

吳昌岌　吳昌濬　吳昌文

丁氏

部領交州桒閭洞人父公著為廷藝牙將五代
末廷藝巡交州以公着權驩州刺史初吳權矯
殺公羨而部領父子歸吳氏因遣公著還舊任
卒部領襲及吳昌文卒其下作亂部領與子璉
平之領交阯事號萬勝王私署璉為節度使十
年部領死

璉立七年宋開寶四年辛未命大將潘美平嶺
南璉懼上表遣使入貢求內附太祖詔璉為節
度使安南都護八年五月貢金帛犀角象牙香
茶八月七日制封璉父部領為交阯郡王實封
一千户十二月命高保緒為官告使太平興國
二年　璉使貢賀太宗即位五年璉死弟璿立
璿尚幼嗣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太平

興國五年庚辰四月命盧龍使交阯大校黎桓
檀雖刼遷濬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領其衆太
宗怒興師進討桓詐濬上表十一月遣使貢金
銀器四犀象牙寶等物云管内将校軍耆老稱
等請以濬行節度使襲父兄位録其狀呈上時
已師興封奏入不報冬十一月進兵敗交阯於
白藤江明年宋兵不利班師七年桓又詐作濬
遣貢以師致討之故也濬為桓所弑丁氏三世
共十七年

黎氏

黎桓愛外人有志畧得士心丁璉委以兵權因
平壓書屋
蒸丁氏自稱交外三使留後遣貢于宋表言丁
濬與其母楊氏率吏民将校三師應臣領府事
并偽以濬表呈太宗因而撫之令張宗權等往
使諭旨桓已專據其地不聽命後桓上言占城
國象馬數萬入寇臣擊走之太平興國八年桓
遣貢金銀犀象等物雍熙二年桓貢金龜鶴香
爐象牙白林絹萬疋賀乾明節賜其使衣各一
襲銀帯鞍勒馬五疋桓貢金銀方物十月庚申
制授桓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都督
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静海軍節度交州管内觀
察處置等使上柱國京兆郡開國侯食邑三千
戶仍賜號推誠功臣命李若拙等充官告使
端拱元年四月制桓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
命魏庠等充官告使閏五月桓遣貢　淳化元
年制加桓進封命宗鎬等充官告使十月桓貢
七寶裝椅子犀象等物四年三月制封桓交阯
郡王命王世則等為官告使五年三月桓遣使
貢後恃險阻屢為寇害失藩臣禮至道二年七
月太宗復遣李若拙以詔書玉帯賜桓三年四
月制加桓兼侍中進封南平王以真宗即位覃
恩也　九月桓貢金銀七寶椅犀角象牙細絹
詔以方物陳於萬歲殿之靈坐仍許其使人行
平壓書屋
祭奠之禮真宗咸平元年九月桓獻馴象　四
年十二月制加桓功臣是年貢馴象犀七寶裝
金瓶謝加恩也　五年十一月制加桓奉節功
臣　景德元年六月桓遣其子黎明提來貢二
十七日對於崇政殿復召於便殿勞問之即授
黎明提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驩州刺史上
柱國　二年正月詔上元節日賜明提錢令與
占城大食使觀察宴飲是月賜黎桓應天藏經
從其請也　三年三月桓死龍鉞桓中子也嗣
立為弟龍廷所殺
龍廷桓幼子也殺龍鉞而自立其兄龍全忿之

刼庫財而逃護卒扶蘭寨兵相爭立未定初黎
明提入貢以國亂不能還駐廣州知府高驛罷
給館券真宗別詔賜錢五十萬米一百五十斛
續給館券七月邵曄上言龍廷公牒至自稱靜
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開明王請
以八月遣弟入貢臣以龍廷未授真命輒有稱
呼不敢回報帝以窮荒異域不識大體詔曄諭
令削去偽官方許入貢黎明提尚駐廣州詔曄
以其國事及龍廷奏報諭令削去若願歸給人
船館券賜錢遣之　秋七月交州黎龍廷來貢
詔封為交阯郡王賜名至忠龍廷遣弟舉州刺
史明昶與掌書記黃成雅等入貢召升殿撫問
久之詔授龍廷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處置等
使安南都護御史大夫上柱國交阯郡王賜食
邑功臣號仍賜名至忠又遣贈桓中書令南越
王並官其進奉使
大中祥符元年東封畢加黎至忠同平章事增
食邑功臣號至忠遣使入獻
三年黎至忠奏求互市於邕州詔止許仍如舊
制但於廉州及如洪寨互市蓋以邕為邊隅控
扼之所或宜趨內地事非便故也
是年三月至忠死一子方十歲遂為李公蘊所

平庠書屋

簒時至忠所遣使猶在京師真宗以其狀諭之
如欵服亦聽使人掩泣而已　黎氏三世共三十年

李氏

李公蘊交州人有韜畧黎至忠用為大將親信
之大中祥符三年庚戌至忠死子幼弟明昱爭
立公蘊遂而殺之自領交州事稱安南靜海軍
權晋後廣西轉運使何亮言公蘊移文言見率
方物等貢請降制處之真宗曰至忠不義而得
之公蘊又效尤焉益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
遂用桓故事授公蘊檢校太傅節度都護御史
大夫上柱國交阯郡王實封功臣號後加同平
章事開府儀同三司賜之器幣又官其進奉使
五年李公蘊遣李仁美陶慶文陶碩呉懷嗣來
貢俱授以官
天禧中進封李公蘊為南平郡王檢校太尉公
蘊自前受封後或間歲或仍歲各以方物入貢
至是再得進爵三年奪公蘊遣弟李鶴入貢
仁宗天聖元年李公蘊遣李寬泰阮守強入貢
賀即位詔加檢校太師　二年優詔回賜公蘊
錢物示懷遠也　六年李公蘊死其子德政遣
使告哀詔命廣西轉運使章頻充使弔祭贈公
蘊侍中南越王授德政龍爵.

平庠書屋

皇祐元年秋九月横南蛮儂智高入冦聽交阯
諸國助討旣而詔止之　至和二年德政死子
日尊立德政在位三十年謚太王日尊立宋加
封静海節度使交阯郡王　嘉祐三年貢異獸
英宗即位加同平章事神宗進封南平郡王加
開府儀同三司熙寧四年日尊死謚聖王子乾
德遣使告哀乾德立宋加封為交阯郡王　熙
寧八年冬十一月交阯冦邕陷欽廉等州命趙
卨及内侍李憲討之九月二日以郭逵為安南
招討使趙卨副之冬十一月交阯納欵
元豐元年秋九月交阯入貢
哲宗即位加乾德平章事　元祐中進南平王
乾德任神宗朝犯邊徽宗宣和九年加乾德守
司空高宗紹興元年乾德死居位五十九年謚
仁王陽煥嗣陽煥乾德之子也紹興二年春三
月封交阯郡王七年陽煥死居位七年謚神王
天祚嗣天祚陽煥之子也紹興八年春三月封
交阯郡王　二十五年秋七月加封安平王
二十六年天祚遣子戍貢秋八月加封檢校太師
孝宗隆興二年秋八月入貢賜安南國　國自名比始加
封南平王三年天祚死在位三十九年
謚英王子龍翰嗣　龍翰　翰音札淳熙六年冬

十月封安南國王光宗紹熙五年秋八月乙卯
加封思忠功臣是歲冬十二月甲子復加濟美
功臣後李氏威聲不振盗賊蜂起合圍羅城龍
翰走歸化江僑何高家外戚陳京昆弟集鄉兵
平其亂迎龍翰還宫　宋寧宗嘉定五年夏五
月癸酉龍翰死宋遣使弔祭居位三十年謚高
王子昊旵嗣　昊旵五感切　時國威州賊阮年號
全天大王與烘路人段摩雷叛陳京與弟建國
擊之旣克乃說摩雷和親併力攻年反為所敗
年死亂平以功為子求尚其王女昭聖從之昊
旵無後立昭聖為嗣退居真教寺學佛死居位
十六年謚惠王　昭聖立一年庚寅歲以國政
授于夫陳承改名日煚凡李氏宗族與齊氏姓
李者令更為阮以絶民望李氏傳至三世宗王
李稱作東都事畧交阯附録云黎桓刼丁氏再
世而國亡公蘊篡黎氏數世而未厭豈非辛歎
今李傳八世共二百二十餘年無子國歸其婿
迨今祠祀不絶又其幸哉

陳氏

陳京交阯人一作閩人李氏外戚也　按陳桱通鑑載京為閩人齊東野語亦同謂其遁罪流寓其國遂得政元安南黎崱著志畧則以為交阯人同弟建國有平冦功於山川右頭下畝見其微時事似非閩人也姑兩存之以俟攷　李龍

輸時盜起國亂京與弟建國討平之以功為太
尉建國為大將軍子承再世其國尚李惠王女
昭聖因據其位追謚京為太祖
陳日煚始名承京仲子也國人稱其寬仁聰慧
文武兼備以李婿襲國昭聖無子復娶其妹生
三子宋紹定初遣貢理宗封為安南國王加特
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效忠順化
保節守義懷德歸仁慕治奉公正恭翼信功臣
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食邑一萬一千戶
實封四千二百戶寶祐六年日煚上表請以位
付其子威晃詔封日煚為安南太上國主子威

平齋書屋

晃為安南國王景定二年威晃又遣使入貢仍
下詔獎諭遣使賜金帶并法錦丁巳歲十二月
元兀良合解帥師自雲南經安南邊邑國人拒
之敗績懼降　戊午歲威晃改名光昺遣陪臣
上表納欵奉貢職先是日煚雖請世襲于宋而
實自蒞國政是歲始遜位于子威晃日煚尋卒
居位十八年壽六十謚太王自日煚以下俱竊
帝其國中封其宗姓為王威晃改名光昺日煚
仲子也群奇雅量戊午歲父老代立遣貢于宋
寶祐間理宗封為安南國王後父子臣附元朝
日煚死光昺嗣尚書張立道諭入見明年遣陪

臣詣闕請罪待終父喪而朝後屢諭入朝不從
至元十五年世祖遣禮部尚書柴椿諭入見光昺
以疾辭委國于子日昭後數年死壽五十一謚
聖王　日昭光昺之子宋亡通貢子元改名日
烜中統十四年立詔諭入朝不從至元七年命
柴椿再詔日烜懼遣從叔陳遺愛代覲世祖以
日烜不廷立遺愛為安南國王　十九年授柴
椿行安南宣慰使都元帥以兵千人衛送遺愛
就國諭安南宗國族人官吏日烜不聽廢遺愛
為庶人敎之十九年復遣諭入見且假道進兵
占城令助軍輸粮日烜辭久疾不能入見國小

平齋書屋

無軍助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鎮南王大軍壓境
日烜舉國迎敵戰敗遂棄城遁近親陳益稷陳
鍵陳秀峻陳文弄等降詔封益稷為安南王隨
師往征明年四月國人乘熱攻復羅城五月鎮
南王以水潦班師二十一年上表謝罪世祖晋
其使命鎮南王統師再征十二月日烜戰敗匿海
島獻其國妹于鎮南王復邀其歸路明年三月
鎮南王以暑瘴班師日烜遣子偣代謝罪貢方
物二十七年日烜遣使入貢命提刑按察司劉廷
直等齎詔諭意明年日烜死謚仁王子日燇嗣
遣使來貢三十年上命兵部尚書梁曾等諭日

燇入見以疾辭遣其相陶子奇來貢朝廷畱子
奇于江陵立安南行省以平章劉二拔都等總
兵屯靜江俟征討三十一年春正月世祖崩夏
四月成宗即位詔罷兵命禮部侍郎李衎等齎
詔赦罪放陪臣陶子奇還國元貞二年日燇遣
使上表求封王爵不許乞大經藏賜之　大德
五年命尚書麻合麻等引其來使鄧汝林等還
國諭安南依前三年一貢踰期自來朝廷不復
遣使明年春遣黎克復來貢至大元年遣貢元
命尚書安魯威等齎詔往諭之
至大四年日燇遣其陪臣入貢是冬遣禮部尚
書馬合謀等宣仁宗即位詔使至日燇先率兵
攻占城國擄其王皇慶壬子六月兵還迎拜詔
書遣使貢賀上表謝罪
延祐元年賜日燇禮物　延祐六年日燇死謚
英王　日奎日燇之子延祐七年遣使入貢
至治元年英宗即位日奎遣使貢賀　泰定元
年遣吏部尚書馬合謀郎中楊宗瑞齎詔往諭
遣使來貢　至順元年日奎遣使入貢明年遣
吏部尚書撒至兒等宣文宗即位詔明年遣使
貢賀　至元元年遣吏部尚書鐵柱等宣順帝
即位詔時日奎已委國于子日熿退而學禪

平崖書屋

六年制封日奎為安南國王降虎符國印
至元八年日奎遣貢元遣使齎詔諭安南三歲
一貢回賜禮物并諭入覲以疾辭
至元十四年日奎死居位十四年日熿日奎之
子至元十五年以父老立父殁表乞詔封不許
二十八年日熿遣其禮部尚書某來
至元五年日熿再遣使入貢後日熿死日煒立
至順三年遣其陪臣鄧世延等入貢日煒死日
烓立
皇明洪武元年詔諭安南　二年日烓遣陪臣
同時敏悌黎世安等來朝貢方物請封
詔遣翰林侍讀張以寧奇往錫封賜以駝紐塗
金銀印　三年日烓死　上自製文遣使弔祭
封其子日熞為王日熞日烓之子洪武三年嗣
歲常入貢謹修臣職　上嘉其忠屢遣使慰諭
尋為叔明所弒
叔明弒日熞篡立屢遣使入貢　上以其無誠
卻之遜位于弟煓煓叔明之弟洪武十二年遣
使來貢　上以其恃強侵占城境土故致敗亡
乃遣使詔諭之尋為陳煓所篡
煓　遣使來貢詔諭之既而率兵攻占城病死
海濱子日焜嗣日焜煓之子初嗣立遣陪臣阮

平崖書屋

完等來謝　二十三年冬詔諭令三年一貢著
為令是時陳氏政已亂永樂初為黎季犛所弒
國遂亡

黎氏

黎利安南清化之夷也永樂間平定安南置布
政司其後簡定季擴月湖繼反英國公張輔先
後討平之洪熙初利復反攻陷交阯
朝廷命安遠侯柳昇成山侯王通相繼征之無
功宣德二年利詭進前安南王陳氏三世孫暠
表乞立為陳氏後
上與一時輔臣俱厭用兵從其請利獻金人代
身奉表詣
闕謝壽弒暠兼其位遣使
貢方物遂大赦交阯而令利權署國事利遂僭
號改元順天竊位六年死偽謚太祖高皇帝歷
十一傳為莫登庸所篡今其裔孫裡尚播遷邊
隅不復振自戊申利盜國至裡凡百餘

黎龍利之子偽名麟宣德八年利死龍嗣立十年
詔令權署國事正統二年正月
詔封為安南國王賜塗金銀印在位九年死僭
改元者二紹平六年大寶三年偽謚太宗文皇帝

黎基隆龍之子偽名濬正統七年龍死基隆嗣
立八年紹封天順三年冬十月為庶兄宜民所
弒在位十七年僭改元者二太和十一年延寧
六年偽謚仁宗宣皇帝

宜民基隆之庶兄偽名琮始封諒山王弒基隆
自立僭改元天興立九月國人誅之降封厲德侯

黎思誠龍之第四子基隆之弟偽名灝天順元
年宜民誅為國人所立立六年紹封
弘治十年春二月三日死在位三十八年僭改
元者二光順十年洪德二十八年偽謚聖宗淳
皇帝

黎鏳思誠子偽名鏳暉弘治十一年嗣立十三
年紹封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死在位七年僭
改元景統偽謚憲宗睿皇帝

黎淳鏳長子偽名敬弘治十七年夏五月嗣立
冬十二月八日殂立甫七閱月未及
請封僭改元泰貞而未紀年偽謚肅宗欽皇帝

黎濬淳之弟偽名誼弘治十七年嗣立正德二
年紹封寵任母黨阮种阮伯勝兄弟恣行暴虐
昬戮宗親鴆殺祖母國人詛怨种等怙寵專權
漸不可制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逼濬自
殺國人討种等誅之在位四年僭改元端慶降稱
厲愍王後偽謚威穆帝

黎濙鎮之子鑌思誠第五子也鑌僞名琚濙僞
名晭潛被殺無子國人立濙僞尊其父鑌為德
宗建皇帝八年紹封恣行不道十一年為社堂
燒香官陳暠所殺在位八年僭改元洪順降稱
靈隱王後僞謚襄翼帝

黎椅僞封錦江王灝之子思誠之曾孫也僞名
譓初封沘江王濙育為己子濙弑國人立椅僞
尊其父灝為明宗哲皇帝嘉靖元年莫登庸謀
作亂椅出奔清化以夏卒或云登庸襲擄以歸
鴆之在位六年僭改元光治被逐後九年死

黎椿椅之弟僞名懬椅既出奔登庸據其國陽
立椿以從民望僭改元統元致由登庸嘉靖四
年遂篡其國登庸日以酒色惑椿後血蠲而死
僞謚恭皇帝或傳為登庸所鴆

黎禋椅之子僞名寧椅為登庸所逼出奔清化
嘉靖九年以夏卒故臣立禋僭改元元和十二
年登庸攻清化禋奔廣南境占城界上路陰音
阻故臣復立其弟憲以拒莫氏僭改元光照十
五年六月黨知禋所在憲偕討賊將軍僞福興
侯鄭惟㦗等迎禋歸清化惟㦗乃禋先遣入京
陳訢惟㦗之弟蓋志存復仇以續黎祀云

莫氏

莫登庸其先不知何許人或云本廣州東莞縣
蛋民其父流寓安南海陽路宜陽縣古齋社社
長名之曰萍蓋無定踪之義戲語也生登庸及
撅父子以漁為業登庸有勇力黎濙以為都力
士信任之正德十一年從陳暠作亂弑濙暠敗
登庸復降暠死登庸襲殺其子昇潛謀不軌椅
不能制尋逼納椅毋矯命自封為武川伯進太
傅仁國公椅年漸長登庸忌之陰謀弑椅椅毋
潛告嘉靖元年椅出奔清化登庸立椅弟椿自
稱安興王四年十二月遂篡其國僭號大越改
元明德作大誥布告國中已而踵季犛故智僞
立其子方瀛為皇帝僭改元大正僞自稱太上
皇退居古齋之地增置九公府以自衛方瀛初
名福海少為縣庠生知書頗有籌畧嘉靖十八
年秋自將襲巴廣殺之歸而病 十九年正月
死登庸立其孫福海僭號改元光華及聞師將
興懼覘詣塞上乞降

越嶠書卷之八

宜山李文鳳編次

學校 此以下俱陳氏制度

趙陀王南越，稍以詩禮其民化。西漢末，錫光治交阯，任延治九真，建立學校，導仁以義。漢唐時嘗貢進士明經者，李琴、張重、姜公輔是也。至宋安南立國，李氏設科舉法，三歲一選，狀元、榜眼、探花郎為典故，給章服騶從以榮其歸。

官制

丁氏以來，始受末封王爵，其國則竊稱號名，倣趙陀故事，自封其國，有王侯，設官有正有接者，類品從也。

王　嗣王

上侯　侯

接侯　內明字 近侍官家內字

明字　接明字

內大僚班　大僚班

大僚　親王班 國親爵名

內寄班　寄班

內諸衛　諸衛 已上文武相參

文內員外郎　員外郎

武內郎將　郎將

文內令書家　令書家

武內上班　上班

武內上制　上制

武內供奉　供奉

武內侍禁　侍禁

文校書郎權晃恭侯書舍 舍一作家

武內殿直　殿直

文恭侯舍人　書舍

文舍人　師翁

武借職　借職官

文都曹　兵曹

太師　太尉平章事

太傅　太保

輔國　少師

少保　少傅

左右僕射　參知政事

武帥

都元帥　節度使

大將軍　副元帥

副節度　副將軍 以上族宗為之

內殿前指揮使　招討使

偏將　裨將

文職
御史臺官　翰林院官
檢法官　安撫使
尚書　東上閤門使
安撫司官人
近侍官
入內判首侯（官送侍官）　上品侯
上品明字　上品大僚官班
上品奉御　中品奉御
下品奉御　侍衛人化頭
侍衛人勇首　侍衛人

分権官　太師太尉衛都官（乃其輔也明字為之）
王侯衛行遣（決衛內侍）　王侯衛管甲（行遣類也又一文一武各有所管）
方鎮
上路寨主（俱國守為之）　副寨主（俗呼行遣又呼尚書明字大僚為之）
知州　觀察
察海　押獄官
鎮邊
世襲鄉邑官
管甲（上中下三等大僚諸衛部將為之）
大撮　小撮
主都　泮宮（學官用下第學子主之教養生員）

僧官
國師　僧統
僧錄　僧正
大賢官
道官
道錄　威儀
都官
章服（黼黻火粉華虫組綬垂佩方心曲領冕旒稍類中州）
國王之冠曰平天冠卷雲冠芙蓉冠服袞衣金龍
帶領掛白羅感綿嵌金珠方心曲領手執圭九
節禮受臣拜賀王冠三級侯冠二級明字冠一

級各拱宸冠上綴金蜂蝶大小毬寄有差親王
著銷金紫服侯明字著鳳魚青服大僚班而下
袞冕各有級等（文班加金魚）員外郎郎將戴金
銀間道冕令書舍王校書郎（上制侍禁）皆戴銀
冕冕大禮則用之常禮止幞頭紫服如文恭侯
書舍翁類也帶或犀或金各依品等象牙笏同
職官借職等幞頭紫服角帶無笏人手拜國王
平居戴唐巾常服貴白國人著白為僭制惟婦
女不禁其裝飾王侯及庶民常著圓領玄裳白
羅紈袴鞋尚華王侯私謁國王不巾幘以示其
親貴庶民並不得侍近內內官上品戴揚宗冠

綴金蜂蝶珠冡不同青服中品官服製色稍減下品素楊業冠紫服皆乂手拜無笏上品常戴之巾以紫絨間碧為六滯綴巾後横帯示其貴也中品紫滯下品皂滯還以紫磨金裝璯為之異矣

刑政

法講反者戮親族殺人者償命捕奸者得自專殺近代始令奸夫以錢三百貫贖死罪淫婦斷歸其夫為婢許與賣救有官者驗高平償錢贖罪皆杖八十重者杖六十殺與奸同例詈有官者量輕重令犯人出錢并牛酒以謝杖如之前同類鬪傷罪先毆者為造非法者以罪名黥其面杖而遠徙強盜者斬竊盜者初犯皆杖八十黥犯盜二字　盜之物一償九分不能償者沒其妻孥再犯者刖其手足三犯者殺之誣告者反罪公田則以歲入民歲例納身役錢及貿正月七月節料魚米參用

農商不徵粮税地狹人衆前世建此法以寬民賦

官吏廉明能決訟者考功遷官　度量權衡與中國同惟金銀段疋絲枲藥物諸貨自計而已交易用唐宋時錢七十文為一錢七百六為一貫通負者得自禁錮盡歸本息始釋窮民不能自給者計典賣於人

兵制

軍無定籍選民丁壯者為之五人為五十五為都又推捷俊者二掌習武藝調則出暇則歸農

親軍

聖翊都　神翊都

龍翊都　虎翊都 並文其項

奉衛官職都 職主捕錄重罪已上皆有左右

游軍

鐵林都　鐵艦都

椎虎都　武安都

三侯家產

全侯都　躍童都

山獠都 餘不載

雜記

唐會昌五年舉格節文安南所送進士不得過八人明經不得過十人按唐式職方之掌安南都護與峯等州捉搦陸路勿令真臘國人來市器伏及馬入蕃嶺南溪洞有生梗處須鎮厭者交廣邕桂容五都督每三年一度領兵巡歷至時備以狀奏聞諸邊郡須有接行及引接諸蕃丈首領應備儀式者蜀郡南海安南各聽三百

騎以下桂廣邕容安南黔南等都督府管内首
領有強宗部落大門取甲兵頭數乃兄父兵景
行幹能文武才畧每年各以名聞應進宿衛量
事處分

安南桂管等官身及家口赴任給傳乘

一品馬十疋驢十頭　二品馬九疋驢九頭　三品馬八疋驢八頭
四品馬四疋驢四頭　六七品馬二疋驢二頭　八九品馬一疋驢一頭

口少者准見口給之

按垣叢志云四夷君長内屬者若封王爵及建
節惟夏州交阯入學士草制餘則否

史通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欵不朽之在人何
者交阯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
昆戎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葢自地居下
國路絶上京史官汪記未能及也及至士燮著
録劉炳載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帙矣向使二
賢不出兩部無記則邉郡之君子何以聞於後
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
技較優劣哉

平崖書屋

越嶠書卷之九

書疏

聞越擊南越漢武帝興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
書諫畧云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稅
斂哀鰥寡孤獨養耆老賑匱乏盛德上隆和澤
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服人安其生
自以没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以誅越臣
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
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漢交定以來七
十二年閩越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曾
舉兵入其地也南越非有城郭邑里處溪谷之
間篁竹之中習於水戰慣於用舟地深昧而當
水險山川要塞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
行之甚難天下賴祖宗之靈方内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
德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内一卒之
用不令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
以中國勞蠻夷也且越人輕薄反覆其不用法
度非一日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乃兵革
無時得息凡發兵入越也輿輸而踰嶺拖舟而
入水行數百餘里夾以林深叢竹水道上下擊

石林中當蝮蛇猛虎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相
隨屬也曾未持兵接刃而死傷者必衆臣聞軍
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愁苦之氣薄陰陽
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害為之生也陛下德配
天地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天年而死者
為之悽愴於心方內無犬吠之驚而使甲卒暴
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早閉晏開朝不及
夕臣安切為陛下重之臣聞越與中國異限以
高山人路不接車馬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
況南方暑夏癉熱暴露水草蝮蝎蠭生疾病常
作未血刃而病者十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
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王弟甲弑而申之
以兵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以臣重臨存
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扶幼攜老以歸德若
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
為蓄越此必委質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
之印丈二之組（印之綬也）撫外不勞一卒不頓
一戟而威德並行秦時使尉屠睢擊越越人逃
入山林不可得攻留軍屯空地待其曠日持久
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音謫）戍
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
還往者莫返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於山

東之難始興此者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者
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
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之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
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伐小
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不可不重也臣聞天
子之興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敵也如使越人
蒙死僥倖逆執事顏行（猶雁在前行故顏行音杭）廝輿之卒
有一不被而歸者雖斬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
之陛下以九州為家皆為臣妾陛下垂德惠以
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被恩澤萬世
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
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一日之間（不足為一日）
閒之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逆出未逾嶺
適會閩越王弟余殺王奉其首于王恢恢以便
宜按兵告韓安國而奉王首馳詔罷兵上使嚴
助諭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誅閩越
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上嘉淮南王之意
漢和帝永元元年嶺南獻生荔枝唐羌上書臣
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獻為功伏見交
阯七郡獻生荔枝龍眼等十里一置五里堠晝
夜傳送南土炎熱惡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
亡之害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記曰遠國

珎羞不以薦宗祖苟有傷害豈實氏之本乞勅
大官勿復入獻漢末衰微客交阯寄寓或書云
交阯使居學問優博達於政事巡大亂之中保
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埸無虞民不失業羈旅之
輩皆蒙其庇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
吳合浦交阯太守薛綜與刺史呂岱平士徽亂
岱被召綜上疏云昔帝舜南巡蒼梧秦取桂林
南海象郡然則四國內屬久矣趙佗起番禺懷
百粵之君珠官之南是也孝武誅呂嘉開九郡
設阯刺史以鎮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長幼無
別民缺禮義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徒中國罪

人雜處其間稍使學書粗通禮化及錫光守交
阯任延守九真乃教民犁耕使之冠履建立學
校導以禮義由此而降四百餘年似有條類然
土廣人眾險阻山林易以為難若使沿治縣官
縻羈示令越服由戶租稅取供辦貴致遠珎金
珠香藥象牙犀角珊瑚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
備寶玩亦不必仰其賦入益中國也在九甸之
外長吏之選恒不類數漢時法寬奮自放恣故
數違法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儋萌為
將與周京并請太史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
屬京不起歆猶迫強萌怒杖歆亡卒眾攻萌

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討之不克會刺史朱符
嘗以鄉人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黃魚
一枚收穀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郡符
走入海流離喪亡是後以次鉏治綱紀適定後
呂岱平士徽亂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
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在其人伯牧之任宜擇
清能荒遠之表禍福尤甚今交阯雖有粗定尚
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未綏
依作盜寇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撫七
郡用方略智討庶可補緝但其中有僅守常法
無奇數異術者郡惡日滋終亦召亂

吳中書薛瑩表薦陸胤才通行潔昔歷選曹
遺跡可紀向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
肅清御命在州十餘年賓帶殊俗寶玩叢生而
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珎今方
之臣實難得也若召還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
俗咸熙矣晉武帝時吳既平晉減州郡兵冠軍將
軍陶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
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
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為逋寇自稱為王
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
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

吏臣以徑駕昔為故國所𢓜偏戌在南十餘年
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
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温濕多有氣毒
加累年征討死亡减耗具見在者二千四百二
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
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其禍
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
萬餘户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户至於服從
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
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
互相維衛州兵未息約損以示單虚夫風塵之
平屋書屋
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
猥垂飾擢蹈其罪戾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
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
陸贄奏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云嶺
南節度經畧使奏近日舶頭多往安南京易進
奉事大實俱之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
坐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頹
奉先聖旨宣示者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綏之斯
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
徒侵尅過深則必招採失所曾無内訟之意更
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

可復追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今既欲如此
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士心謂降中使示貪
於天下賄通於朝廷卑汙清時虧損聖化法宜
當責事故雖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
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慎制人
思奉國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絶安南重中使而
輕外使殊失至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皆押不
出宋太宗嗣位五年將取交阯王尚偁為論辯
之曰夫中國之於蠻夷猶人身之有四肢也運
動神縮隨諸人心故曰心為帝王之謂也人一
手一足間血脉有滯筋骸不寧則必藥餌以攻
平屋書屋
之攻之未和則針砭以達之非不知藥餌苦口
而封砭屑也所損寡而所益富矣君天下者其
猶是歟哉
太祖皇帝受禅于周萬國朝宗聲明文物一变及
古居帝王之位視蠻貊之病故一之二之歲藥
庸蜀相潭三之四之歲針廣越砭吳楚筋骸血
脉頓然可康非王者神機睿畧疇能至此乎泊
我后嗣守丕基取士庶以為弃者心腹之病也
苟心腹未治四肢庸治乎于是煉仁義之藥餌
修道德之針砭大瘳于近而愈九州四海既康
且寧顧尔交州遠在天末實五州之外而四肢

之餘譬之于身猶一指尔雖有一指之患聖人
得無念乎是用闕尔昏庸被我聲教尔其從乎
况在周有白雉來献降及炎漢銅柱高標至于
皇唐帝曰内地唐未富雖未遑底平今兹聖朝
益覆萬国太平之業之既成矣封禪之禮将已
修矣俟尔至此庸乎帝躬尔無向隅為我小息
俾我為絶幡斷節之討用屠小國雖悔焉追矧
夫尔水生珠我沉于泉尔國用金我捐于山非
利尔之寶也尔民頭飛我車有馬尔民鼻飲我
有酒肉華尔之俗也飛頭野人也鼻飲者即交廣蠻獠間有是類尔
民短髮我有衣冠尔民口舌我有詩書教尔之
禮也煌煌炎州煙蒸霧晝我飛逸雲洒尔耳雨
湯江瘴海火傷日鎔我張舜琴扇為薰風尔天
星老人謂不職我有紫薇使其拱極尔地齊魅
人惧其怪我鑄大禹使以不害出尔島夷覩明
堂辟雍乎脱尔吉服慕華衮山龍乎尔其來乎
無速厥辜方将其車徒戒具鉦鼓向化我其赦
逆命我其代惟向背皆在其審之
太平興國五年征交阯不利田錫上疏云今交
阯未下戦之無功春秋謂老師費財兵書謂鈍
兵挫鋭臣聞聖天子不務廣於邉鄙惟務廣於
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

淺取之必若聖德日新遠人自然入貢外國自
然來降彼國自有定属彼國自有凶荒尚書曰
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
不違况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曰方成王之
時越裳來貢重九譯而朝周公問其所以來其
人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
國必有聖人盍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文貞切
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三百有六十羈縻
州有二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不必加兵自求
内附交州謂之瘴海得之如獲石田去者不習
水土居者大半夭殤宿兵已久死亡頗多陛下
念征戦之苦思用度之廣愛兵惜力無鈍兵而
費財修德來遠無累内以勤外即詔執事寛其
誅戮又何必蕞尔蠻陬劳陛下之震怒以傷朝
廷之大體也太宗賜璽書言事古諷今有犯無
隱居言官之地不為從順得諫臣之風深可嘉
尚邦國之事朕思之甚熟予興師伐叛皆有理
而為之且非無名之举也頃以一境篡奪相継
廣西轉運使有状奏言丁璿之被賊害亂有定
民将疇依况累朝以來修貢不絶為人主者思
不救之安命偏師往安彼俗既不貪其土地今
即止干戈

初命李憲討交阯揚繪上疏曰臣伏聞交阯猖
狂上負聖化方議討伐雖神謀睿筭已決勝於
千里之外而臣不度愚昧敢陳蒭蕘出於愛君
之切然也伏乞采其狂言臣聞軍志有之善攻
者攻其所不守善守者守其所不攻今側聞潭
廣易帥修飾守備而南閩泉福之守未聞議焉
雖越廣然後抵閩然慮泛海使便風或有出其
不意亦未宜忽於守其所不攻也交蠻擾於南
方其於出師命將及備禦之選皆西邊之備設
萬一有乘虛擣不意之變則其憂更大矣則亦
非所謂守其所不攻之義臣所謂西北之備者
非謂增兵嚴警張皇其事但陰番驍勇諳練謀
慮之將不盡遣行於南討庶乎有以備西北緩
急之用切見癰疽之醫未嘗不先用托裏之藥
蓋治病於皮膚者必先固護於心腹此雖醫工
之智亦不可謂不知所先後也唯願陛下察其
先後而慮乎皮膚心腹之害焉臣又覩招討副
使李憲年三十五六官已爲防禦職爲押班況
聞有才今伏宗廟之威靈稟陛下之聖筭功其
必成臣願陛下儲思於他日成功之後也賞爵
必崇年又未高權又益盛乞陛下處之得其當
而已伏願陛下聰聞明覽其於古今安危之機

歷代興亡之轍中貴任權之敗不假臣縷細而
謹按唐憲宗命吐突承璀爲行營招討使于時
白居易爲翰林學士上疏切諫在其集中臣非
不知陛下聖德神功過憲宗遠甚今李憲又止
是副使非如承璀之比然臣遭逢聖恩忝在白
居易之位而又翰林學士三員鄧綰入試院陳
繹出知府本院宿直唯臣一人則臣之榮幸又
過於白居易臣不欲使唐憲宗朝獨有翰林學
士白居易敢言事而陛下聖德神功過唐憲宗
遠甚乃無翰林學士白居易者是敢進其區區
伏望陛下赦其狂僭之罪而賜之深思遠慮熙
寧十年監察御史蔡承禧上神宗乞征交阯書
云臣聞漢儒曰聖人以天下爲度傳曰江海納
汙國君含垢則知天下之治亂無窮若錙銖以
較之則道有所不及故聖人限要荒之俗以不
治治之而天下無不治也伏見交阯之弗率于一
隅之間兵死于道者相屬丁男之轉輸而斃于
給者相繼廩都內之財以億萬計二歲之久不
謂勞矣而所得者廣源數州之地而已夫瘴海
窮山蛟虺霧毒之淵藪飛鳶墮水上溫風作其
間殆非人境雖盡得之顧何補於天下若討安
南之罪則已伏罪矣雖三苗弗率而七旬班師

義何加此然而郭逵趙卨未罷歸邊兵未還營
伍外議喧傳以為李乾德之降疑不深隱匿朝
廷再欲興師不識有此否乎夫蠻夷之俗荒服
之外通譯而能書亦已多矣臣知朝廷必不計其
意之厚薄而與之較也夫所謂限之以荒服者
三代之治蓋詳密矣亦以為不足治也何也
不欲以遠而勞近以夷而困華苦朝廷以為蠻
夷以譬切為事既以收取其境土而殪其元惡
俘其黨類慮其復為異日之患即用遠鬲之徒
以守之使其怯於攻討之勢而不來可也萬一
有再舉事之策臣願更且詳思熟講假湖廣之

人安息數年候瘡痍平珍然後留意未可輕議
以恢陛下納汙含垢之量臣誠識淺言輕干冒
天威
晁補之上言曰臣聞杜牧曰國家大事牧不當
言實言之有罪則罪以其書為罪言安南之舉
賤臣輕言之亦罪也夫仁懷義率智謀信結而
出之以勇闘然而鼓之然而陣身被堅執銳奮
臂大呼以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如驅
群羊如視嬰兒與之往與之來莫知所之若是
者臣不能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
候氣雷擊兩木虹蜺霧橫暈珥光怪背建向破

從孤擊虛六窮三刑生王囚死以察害凶以明
利吉使三軍之士逆之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
疑至死無所災若是者臣不能畫地聚米相陰
度夷左青右白前鳥後龜無當天牢無處龍首
高陵知逆背丘如向林木之隰葭葦之陂一逕
一直一亟一遲使三軍之士所由以入所從以
歸交桂圯絕不失地宜若是者臣不能馳一乘
之車悼三寸之舌不甲不兵以行賊營曉以禍
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可以無
戰而屈人之兵若是者臣不能深溝高壘清野
以寺示以所害欲戰不可三時務農一時習武

百姓家給人足雞犬相聞使賊不敢南下而亂
於嶺東出而漢於海徹閑棄傳內外為一若是
者臣不能臣負不能之才五且少孤不幸墮在
荊棘泥塗之中荒楚齒織不得預聞下士之議
而私慕庶人所以傳語者是以不勝犬馬願効
一言雖然凡所言者亦非曰能之持其理勢之
然否可道者也自交阯犯順侵軼郡縣溪嶺騷
然徼書日聞陛下仁愛遠民若保赤子憂勤宵
旰思所以禁止安集者臣雖不倫行列有目有
趾莫非臣王故忘其怯懦以自試鐵鉞之誅謹
參古驗今先論其所宜勝與所為未可取者而

次條愚計於後以備執事者擇焉傳曰不先時
而起不後時而縮又曰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
知謂之應兵兵應者勝陛下以父道育四國四
國所宜歡欣咸以子來而交阯不道乃干大順
陛下謀於心謀於卿士以逮庶民設壇授鉞應
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兵起之
初五管莫備賊至城下市合不知而邕州刺史
蘇緘家世儒者不識金革汗馬之勞卒遇大變
乃能奮不顧身閉城隶壘連鬭究轉以嬰賊鋒
兵敗不屈血染砧几妻子女婦駢頭為戮将吏
皆死者至數十人遠近聳動爭歎大節前驅者

此其理勢必勝二也陛下即位以來精意武備
設監置官以董軍器金鐵皮革筋幹膠漆精良
百選力稍子槍戟循蔽櫓矢弩胄鎧鼓旗笳角
凡軍之須一切素具北並黃河之水以滿隋渠
南盡豫章之木以為舩一船所載當中國車數
十量舳艫相銜以濟南師此其理勢必勝三也
交阯之地不過中國一大郡呼吁號柔不足以
越千里疲獘空寠不足以支數歲陛下神武天
旋雷動莫不𧈅然況此小寇制之得術措五管
一城足以當賊有餘何至曉曉以煩執事者今
折中國之衆五一以伐之加誅岱山壓鳥卵此

其理勢必勝四也陛下謀臣計士布列中外適一
事命一將皆試可乃遺而北歲更武舉之科
親延於廷諏以計策天下小兒孺子莫不踴躍
貢非爭試劍馳馬指畫論議以希功名其作新
振起亦勇氣百倍與交阯徼外小國其人腥臊
雜處非素知兵能出奇合變也乍聚乍散非有
常性鈔掠奪擊與邊人爭一旦之命此如攫鳥
逸獸雖角牙爪觜輕利足奮而不知人能以機
械罔罟獲之此其理勢必勝五也雖然勝可萬
全而有未可取者此事之情不可不察也陛下
方拓西疆指圖授筭以取熙河六城如探懷中

物虜逃遁不敢窺境上將狃近功士飽新賞帶
甲十萬乘勝南指有輕交阯心臣以謂姑無謂
交阯小蜂蠆有毒不可忽也傳曰鳥窮則啄獸
窮則搏人窮則詐昔魯人與邾人戰魯卑邾不
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我軍不知察此交阯
示弱以堅我我迫其窮使姦謀得恃此其理勢
或未可取一也中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生
物如之故極寒甚熱皆是傷痛百越之地少陰
多陽其人跳理鳥獸希毛故性能暑三月五月
春草黃茅嵐霧瘴氣上炎下潦颶風之所扇鼓
且土多毒蟲蚺蛇沙風過而踣者猶十三四焉

今以拳大軍宿之其間久而不召強者病弱者
死矣暇争功利哉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二也古者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軍無輕重則亡無委
積則亡無粮食則亡臣請以漢賈損之所論羌
軍質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
餘萬大司農銭盡乃以少府銭續之今交阯之
遠非特羌軍也且畿甸内禁卒及調河北京東
戍兵五六萬以伐之倍道兼行三月而後至以
臣計之人日糒二升則五萬人之費日千石也
行三月日千石舍未棄陳未定而十萬石之粟
去矣使其淹回未有成績其為費可勝言哉孫子

曰智将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
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計平地千里之法也今以
京師直交阯五倍而言之則何啻二十鍾二十
石而後可以當賊之一矧其俗又非専以五穀
為養也木實草根魚鼈蚌蠯之為餔且其土之
所出是以給其人安生而待我若此雖十年不
病關食也傳曰柔不如者勿與持久持久非遠
行之利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三也平陸之軍習
於車攻閑於騎鬪蹈蹂厚土大步疾走左旋右
折出入往來蕩蕩坦坦不可障阨而以之入於
東南之﨑前則重山後則復溪左則大阜右則

深谷積石叢篠車以摧輪馬以敗蹄擇土計地
若不容足縱行則絶首尾衡行則絶両翼往不
知所返而賊生死其地其人如猱狖下上坂険筋
力百倍於華人倏起忽止適去已至從之如搏
景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郷導不能得地利地
利者兵助故孟子所記亦先地利而後天特而
将士非素知此其理勢或未可取四也畿内禁
卒國天下之材選賞罰素信約束素明拳勇亦
當百矣然臣竊計之設此営而擇或取左遺右
或取右遺左参差不齊聚為一軍則少非同巷
長非並舍賚賜不偕受調發不俱行雖一之以

旗畫戦目不能以相識夜戦聲不能以相知則
臨事難濟而可北京東之卒又半雑新軍怯孱
貧窭不任田畝徒博飲酒計窮力盡之人乃起
而為兵一但遂驅之戦不惟不足勝戈甲為病
而其往也皆有戚戚羈旅之懐夫戦勇氣也氣
不盈不可必勝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五也凡此
較然易見雖五尺童子能道之而臣所以獨不
自已區區為國私憂過計者非以交阯果能為
足拥病也以謂遠労王師戦久不決則事将不
能無弊不可不察也夫交阯實古揚州之南境
自三代盛時列荒服之外不及以政秦并天下

畧定揚粤以謫戍守五嶺與越雜處以至漢而
任囂尉佗亦數以其地叛當是時有閩越東越
西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阯百越之徼也其
國距洛陽南一千萬里人皆雕題文身項髻徒
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今其地
負海倚山阻險僻迂師行之道可以為正為奇
為伏者非特一途而已也蓋漢初遣王恢韓安
國擊越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將唐蒙亦使越
越人食蒙以蜀枸醬蒙歸因又上書通夜郎浮
船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為伏波將
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蓋出於州楊僕為

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潢浦按圖潢浦蓋出於廣
州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
下灕水按圖灕水蓋出於桂州馳義侯發巴蜀
罪人下牂柯即唐蒙所通道起夜郎者於是五
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南越平為九郡至建
武中交阯女子側貳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
浦緣海而行隨山刊道蓋千餘里如浪泊禁溪
無功居風不售壹頭之路凡圖記可見往往援
所行也今其計謀所長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
其出入往來生死之地髣髴具在師行所從不
可不察也臣又以今言之其後踵前因不必皆

出前人之舊而其大槩頗湖以南要害之地朝
廷因以分屯迭進至於明越餘杭海上諸郡負
海無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臣顧亦粗修守禦
備游邏凡此非特以待交阯而已臣又以今料之
使賊能為狂計固不出於三者外有合交據
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頓兵絶徼之下曠日延久
欲戰不可引去則賊又復至回軍轉陣返而赴
之賊又入保如初如是數年則邊人未有息肩
之期此計上也若開關闢戶誑我以利誤我以
弱設計誘我且戰且却我易而不戒乃亟入之
以墮賊計中賊度我歸遠以奇兵斷後我進無

所得欲退不能此計中也若棄關不守鼓行出
隘唐突侵軼疾戰自快轉勇悍亟分散四擊大
則刼城小則掠屯其入吾之地恐不深其爭吾
之利恐不及我主彼客彼輕我重我衆彼寡雖
強可虜此計下也賊出上計利在賊出中計利
害半出下計魚爛亡矣臣又以今料之賊必不
能出上計何則海遠國固非交阯之弱所能恃
雖近有郡條又非固為交阯後也況敢侮王國
乎意者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有不自安之心今
臣姑置遠者而不論論群條之近者則亦不可
無所以恃今見朝廷舉大兵欲臧交阯彼其中

能無介然疑似之心哉臣獨計以謂誠能擇使者如鄙食其司馬相如陸賈班超等輩乘驛持節以寬大鎮之告以朝廷誅叛逆賊即伏行罷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反間致頭首者計所得以賞以身從者賞以身以家從者祿以家以鄉從者封以鄉以縣從者侯以縣縱不能悉從可以少定其志則是不戰而賊之形已窘矣臣又料之賊無他助其上計不能悉用或者猶參上計而雜中計參上計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雖衆無所用之請以大軍當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為三四間道絕徑或薄其左或

平崖書屋

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蜀姜維拒劍閣鄧艾乃潛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嶠嶇險絕以氈自裹輪而下士卒皆緣崖攀木魚貫而進卒降劉禪此設奇者也雖中計開關闢戶以誘致我我雖衆亦無必入請番大軍也其後而以驍銳佯從之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屯折家伏於兩傍勿薄勿迫遠而挑之遇勝無追勝疾歸棄金遺鼓援衆以馳賊貪吾獲可邀於阨卒前遇伏其衆必覆兵去所謂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者也昔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

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從之遂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出上中而不利將悉衆皆出以徼幸於其下計是固中國之利也請赴日而取之昔魏祖伐關中賊每一部至魏祖輒喜破賊諸將問其故魏祖曰關中道遠賊若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下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軍無適主一舉可滅諸將皆服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賊衆之謂也此三說者譬之丸不能出於盤其大槩如此然兵無常數故隨所動而應之前必有滅竈之語而後繼之者得以

平崖書屋

起添竈之智願為陛下將何如耳賊出下計而又不利將大走遠遁亡海絕道以保窟穴臣請按甲勿從或曰按甲勿從何以立威於天下曩士卒所以犯晨夜冒白刃者惧不勝使幸勝奈何幾舉而棄之且賊窘窮無所如此如兩鼠闘罷中將勇者勝臣則以謂不然兩鼠闘穴中將內鼠勝且歎搏賊大海之間其勢必與之相從於舟楫夫使吾三晉齊之人失夷犢而為樓船鬭艦浮之狂瀾之中平居無事因亂心悖而況衆以倉卒徵風檣櫓一夫蕩槽我衆駭矣又何暇與之校強弱勝負哉蓋前世語水戰以謂越人

能入水負舟而扗牧所傳鄭年者能沒海覆其
地五十里不噎令海上賈人而往往遇水怒鑿
舟沉焉此其非中國所用以此勝欲也故臣請
按甲勿從而更設策修備以待之且陛下富有
天下地漸日月之窟府籠山海之藏非以交阯
贏陵安定句漏靡零曲陽比帶稽徐西于龍編
朱鳶封溪望海卑陬不毛方尺圓寸之地為足
有也又非以交阯生犀馴象古貝文螺琥珀翡
翠蠵鼊皮鮫葦蕉紵桂蠹詼奇不法殫瑣極細之
物為足寶也不得已而問其罪足以威懾小醜
使之悔過効順歸命中國而已賊既定臣請循

古吏選仁厚勇畧堪任將帥者以為五管諸州
刺史太守以歲月鎮撫其民而因其家之好任
置土兵如保甲以特教習土兵之外乃募游軍
而就擇將吏其地平居無事謹養而善別之以
周知其心有故王臣夫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為
一卒有死事之人昆弟欲為之報仇者聚為一
卒有貧窮忿怒將吏其志者聚為一卒有故贅
壻人虜欲招迹揚名者聚為一卒有故胥罪負
犯之人欲逃其趾者聚為一卒加賜而時慰焉
使之居其地服其俗安其水土便其械用因其
粮食得以無煩執事而坐制其弊乃可以得志

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庶民又不親與
交阯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
令日出某道取某也明日出某道取某聚某道
可以為正某聚可以為奇某道可以為伏意者
其大槩理勢之所在故臣得以臆計胷度而妄
議焉若夫知己彼每舉不殆興敵變化循環無
窮提軍挈衆動於九天之上此則大將軍之任
非臣所得而前知也臣愚踈外不知事體昧死
陳愚計張方平又上疏論征交阯條禦九事曰
臣伏見交阯自李日尊以來貢職已廢朝廷閑
畧不問邊臣苟慢防禁益弛凶悪恣賊姦蠹之

平屋書屋

之民諸配徒者不無逋逃頗從亡匿亦有士人
頎嚚不逞挨身亡命赴其招進敎之治兵助為
邪詩故令乾德敢奸王命凶黨用事多是華人
向者遣使例抵其國見城中無居民府舍湫陋
茅竹居數十百區以為軍營兵器有弓弩木桿
梭鎗竹鎗弱不堪用勢不能為中國患故遠而
易之至景德中李氏竊此封域及今七十餘年
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復知其虛實今聞其域柵
隍塹乃有數重兵力民衆必益克足頗畧旁近
占城等諸小國事勢設施此前為強大而嶺南
長吏猶習故常本非經遠之才又忽不虞之戒

狂妄輕脫為國生事蠻性狠得有不能堪告訴
不聽投書不受事情壅塞積成忿恨及其戰艦
抵岸軍鼓扣城如入無人之境畧無交鋒之備
寇兵所至城邑為墟遷致貨財係累婦女封豕
長蛇恣其酷毒傳聞其事可為痛心然此為既
往之咎方當慮將來之策謹條九事列于左右
一事今誰甸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乃歲旱
蝗陂澤竭固野無青草人戶流散窮荒極獘事
可憂痛方當散利薄征緩刑弛役布德施惠以
撫存保息而益起南裔王師大集此時民力何
以復堪賊發臣愚以謂今茲上策當以謀取不
可以力勝謂宜且擇廣桂二守臣精審毅重識
畧足任者屬之方面付以便宜使各選舉部下
文武將吏共兩路職司朝廷為遴選令協力從
事招集戶口各安本業為發禁卒以代荊湖見
兵益令募土丁壯分也緣邊城邑使足以保守
要害更相救赴則賊不敢窺徼內自取蠘夷時
粮儲積芻茭為及其有備揣情觀變臨事制宜
歲年之時徑營進取盖中國御蠻夷固有大體
圖功宜審慮害宜深務在保威靈紓民力全士
馬之相惜金帛之費先取多福以絕後虞此為
全勝之筭經遠之道倘謂桊以與舉難於散遣

猶有中策具諸下條土事蠻寇自入欽廉以至
陷邕州殘暴黎庶吞食城邑既而席卷還其救
穴及今已累月朝廷旌死事者而録其孤推恩
厚矣然及民之惠尤有闕者春秋傳曾莊公曰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曰此可以戰
盖謂其重人命也謂宜特降德音下廣南荊湖
以慰安遠人之情使知陛下哀痛惻怛之意凡
四路百姓耗之事加惠優恤之庶國家仁恩無
所不逮至如解釋里誤以安吏卒之反側開設
賞募以招溪峒之酋豪祭酹其亡魂掩藏其殘
骸皆前代常行之事也大文之所加者深即武
之所伐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
震曜殺戮生殖長育功用相承此天之道也三
事東南六路災荒已甚官司匱乏莫相救恤又
緣青苗助役市易之法農民困於輸錢工商窘
於射利謂之錢荒人情日急今王師薄之驟於
荊覃調發賦輸即以軍興從事荐饑之餘供億
實勞臣聞豈用兵之本也所有荊湖南北廣南
東西四路青苗助役市易法伏望特賜先罷後
去今復依舊制施行以此宣布德澤慰說民心
易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說之於民勸矣哉四事臣聞兵者死生之地存

主之道不可不憂深而思遠知天知地勝乃可
全地者遠近險易廣狹也彼蠻之舉事非謂其
衆可以抗王師非謂其智謀可以勝中國而敢
為累害至是者負山海之險林藪之深可以出
為寇患可以入與戰鬪乘其無備因而得逞傳
聞蠻界其崖壑深阻處篁叢林薄不通人行人
有操持器伏者縱横不得回轉頃年貢象治路
畧容象行謂之象路象過尋復翁塞蠻行如鳥
獸奔竄山藪間自知其路外人不得而入也今
桒已失備致寇蠻又悉衆而歸王師出征是行
天討非救急之兵也救急則欲速要之致誅而

已不計收功之緩當圖全勝之策今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鋭士不可久於瘴鄉驍騎不能馳於
鳥徑營栅無所立粮道不能通長兵無所施行
器無所用財殫力屈徒沮國威先有自困之形
未見必舉之勢何也若士馬而得用則螻蟻之
衆何足平若士馬而不得用則熊虎之力無所
展儘今冬蠻未撲㓕則來春兵須抽退更圖後
舉臣切難之臣識闇志衰安知軍旅之事但以
古今方策亦足比測事宜向者嶺南有萬兵蠻
何敢輕入切謂今來弔伐兵在於精不在於衆
可以計取難以力争况淮浙江湖公私罄匱人

至相食豈有積蓄計置芻粮若令諸軍且駐襄
鄧將佐僚吏省去冗員隨行廂軍量充役使自
餘殍食一切勒回以寬轉輸者齎送國財民力
實為大計襄鄧間比年豐稔倉廩充實軍晋就
食足支歲月士飽馬肥暮秋引發乘鋭計賊軍
氣自振後無艱之方可圖功五事臣觀蠻事可
以計取難與力争蓋交阯氣俗與諸蠻不類諸
蠻貴種姓服從責種義不可奪今交阯自國朝
以來已易四姓皆由大校以權黨纂奪乃是唐
末藩鎮遺風故其勢易為翻動切聞乾德尚幼
諸酋共事一向主二三人今年入寇大獲金帛子

女各得所欲蠻夷不義唯利是貪歸國争功豈
能相下如其三部分授三酋各為主領被之告
命使遠蠻中事縱不行必生猜二以至他日其
勢常在多方以曉之則功易舉矣兵法曰軍莫
親於間事莫密於間非精知密微不能用之間
之術神妙之道也唯時會之難保今實得其時
會惟陛下深念所以可付之人誠為上策六事
林邑國在交州南境本象林之地漢時列為郡
縣後有功曹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為王因別為
國歷江南六朝常羈屬之隋仁壽中擊破其國
尋而自復至唐朝貢不絕國朝以來 為交阯所

隋遂不復至然至晋宋歷代常侵寇交州南史
以為林邑素無土田貪日南地沃常欲略之故
乘釁即入日南九德諸郡輒畱不去唐末亦足
為群獠權翁以陷交州為中國患今惴能害交
阯者為林邑且林邑與交阯相去綫千里本與
象州一州之地今桂州至邕州尚四十程則是
林邑交阯之間比邕桂中間程途猶近意者募
能使外國之人諭以討交阯約之師其使自一
面人會王師如能破交阯者以日南九德之地委
之 夷會重利心自為力亦伐國一奇也七事
切見安南後軍見在本府待師其所嶺南京

一將外又涇原秦隴之兵約二千三百騎聞約取
七月到府正是六七月間在路到此又便南行夏
秋盛熱比至桂州已行萬里臣前已陳蠻界山
林崖壑之險不通人行馬實難用頃年儂賊
作亂狄青破之間在邕州西北實近山陂地勢寬
平馬得施故當時破賊馬軍之力為多今日行
軍深入蠻地事與儂賊不同儂賊溪峒一首領入我
郡縣之間止是劇盜擊破即糜爛矣今交阯自
是一國竊有土宇恃其險遠主客勢殊秦渭馬
軍弓箭手本備羌戎皆是捍邊銳兵輕騎有到
京師猶不服水土輒生疾病乃驅之瘴霧沮

洳之中崎嶇險惡之地水多沙毒草無藁秸進
又不可以馳突決勝其能還者無幾矣況西北
戎虜雖盱顧望如聞王師遠出邊騎多行忽起
風塵來犯亭障東西往還萬里莫相赴應又不
比海隅之失備矣凡言國家大事必曰軍馬軍馬
者戎事之本不可忽也今邊塞簡選一銳士調
習一壯馬甚不易得盡心於國家者方知之
爾所有見召邊要將官及騎兵願各遣還本道
使荊湖多募丁壯蒐補諸州土軍其將士諳識
山川地利其騎亦只用南馬格式雖下筋力自
壯慣行險隘安其水草使與中國之人相先後

勢之便者也且使戎虜知朝廷之力一方有警
邊備晏然不為動也八事伏見安南招討司其
畱請兵以八月中旬悉至潭州去桂州計十
四程切聞嶺外嵐瘴八九月尤甚謂之黃茅瘴
草黃時瘴氣方盛十月已後氣候始肅湖南饑
荒粮草難致久畱就食寔費供輸若使引行觸
冒瘴毒士馬未用恐多病疫若展一月期會可
省一月芻粮湖湘之民大寬事力比至其時新
穀已熟暮秋湖外風土調適免致人騎枉有損
傷國計軍行兩為便利凡事不朝宗祖有邊防
大事亦嘗採群議今安南之舉興師十萬萬里

討伐涉危度險利害甚多然聖志先定國論已
協伏願降璽書內外近職之臣各令獻策以示博
訪之道使四方知陛下重謹之意三軍之陛下
憂軫之懷觀其臧否亦以見群臣之才識遇者
千慮常須有德採擇所長不為無補也
元世祖時累征安南日本東平布衣趙天麟上
太平金鏡策有不庭曰臣聞文德者養平之膏
梁武威者定亂之藥石當太平之時而耀威振
武所謂以藥石代膏梁之用其為害也寔曰非
輕是以定亂右武守成上文乃國家久長之計
也方今龍飛九五臣服億兆太祖以神武開基

受天眷命奄有區夏誕將多方先帝以聖德衍
時紹其祖武蠻荆沐化異域來庭今陛下若稽
上古之勳光紹前王之績普惠黎庶屢降德音
今臣幸生於太平之世竊見國家近年以來越
出浮海征討不庭謹獻愚議唯陛下察之臣伏
以殊方遼邈風壤特異天下有故則窺隙而先
叛天下以定則觀化而後服五常之所不能羈
三王之所不強臣然其見利則趋見害則避之
心與中國之人一也若將糜之以辯計粮圖震
之以長鎗大劍則彼方憑險依阻鍪力偷生遂
使吾之軍士身膏異域之風沙及其納欸則吾

之軍士亦已傷矣且吾之軍士皆中國之民也
中國之民皆國家之赤子為父毋者因無用之
地而傷其赤子亦獨何心哉臣固知斯非國家
之本心但恐隅未之思而過聽下言或有此事
也昔舜帝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文王修德
政於西土而崇國降臣亦非謂放牛歸馬不用
兵也但中國透衛則越裳不召而自來肅慎效
誠而自至矣安用征討為哉伏望陛下戴宣天
旨明諭軍師屬兵秣馬藩衛邊疆春夏屯田秋
冬校武子其無事則偹之而內守脫有不虞則
應之而不遂殊方之屬欵來則聽其來不來則

不以威脅之但務內崇文化發政施仁振我皇
綱一我王度倡我賞罰興我禮樂風以之移俗
以之易上下和悅內外無虞體舜之無為希大
庭之不幸歡致越裳肅慎之類亦豈難哉此蓋
太平當務之資守成上文之理故曰元氣調而
無不順之四時必術而無不安之四夷中國盛
而無不來之四遠聖人極致委在於茲又金鏡
策務柔服曰臣聞群生有類萬物分方施仁於
一類而同類咸臻擴化於一方而餘方並至此
寔王者仁化之盛也天道無私降生庶物得五
行之全鍾二氣之正者其惟人乎彼四遠之外

雖不沾先王之化聖人之治然其懐仁慕義好
是懿德之心則無異焉中國者四夷之根柢也
四夷者中國之枝幹也自萬殊而言之分雖不
同以理一而推之其趨一也権之以兵而欲其
知畏則彼方奮其全魚之餘命而技怒以相敵
矣結之以信而欲其來服則彼方將遠其天日
之明鑒而紓畫以相陵矣諭之以言而歆其回
心則彼方將背其盟譫之大約而恃強結援以
與中國抗矣然則何為而可哉莫若柔已服以感
之而已矣柔之法奈何崇其道以臨之昭其禮
以制之厚其誠以孚之寬其命以逸之定名分

以曉之降優詔以撫之置諸度外以待之如是則
使餘國未服者聞之而皆曰彼已服者旣能托
大國以自固而又無刻剝督責之苦吾屬奚為
而獨逆皇天所輔有道之君哉自然相率而來
服矣今國家六合群辟奔執豆邊中華之區首
賦有常其邊裔已服之域正宜行此柔之之道
以盡感之之方又何須徒費錢粮犒賞以興當
恆之師以征荒僻之地以勞不可下之民哉其
所以柔之者非但感未服之亦所以盡其在我
者當然之理也卻缺有言曰叛而不討何以示
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懐非威非懐何以示德臣

是以知討以威之服以懐之皆所以示其德也或
者以為四遠可以威威不可以德德臣愚以為
不然成湯解三面之網文王息二君之訟南諸
侯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又聞至治之極鳥獸
魚鼈咸若豈有不可以德德之人哉或者以
為不服則已旣服而置諸度外不亦甚乎臣
亦以為非也夫王者之臨下其理本於安人也非
欲求土地之廣也隆周之時越裳自至周公猶
以為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君
子不臣其人豈宜殺人以求之哉然而方今或
有是事者皆群下不能副朝廷之意而曲說

諸行故也伏望陛下幸從臣議凡已服之國
行柔之知道焉將見銘心刻骨荷乾坤再造
之恩同類餘方仰父母一家之化矣
天麟又曰臣聞武貴止戈兵貴靖亂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我朝誕膺天命握符御宇歷代之所
不服者不稽顙效節傾心歸命奉正朔以貢獻
因信使以上書雖或有拒命苟安而不至者亦
已希矣原其所致蓋有由焉人皆謂聖祖神宗
英武以得之殊不知皆由累世積仁施義敍一
弊萬之德陰為之本也傳及陛下更化革英稽
古治今萬幾之條綱猶根之於枝葉風之於草

木擧寡而見衆篤近而及遠以臣之狹見觀之
聖朝之疆宇固如金甌平如權衡三代以來罕
能同議然而安不忘危者聖人之常戒武定文
綏者王人之大計臣今請借漢唐以諭之在昔
漢唐之時亦嘗合天下為一家其所以致弊者
皆因希功倖賞之人下輕一介之軀上十九重
之闕肆議邪説以為可以計取邀功闢土宇世
主從而信之襲太平富厚之資忍在下無罪之
民委之於不毛之地驅知虎狼之口至有不習風
土癘疫攙生風鋒鏑之交糜驅碎首孤魂無
依於萬里之外冤血浸漬於窮邊之沙孀妻痛

夫老父泣子野祭巷莫悲乎哉為民父母夫
何使民至於此極也設如王師小却兵人失氣
上怒下懼又乃継以卒伍屬其甲伏復仇為名
勝而後已幸而得雋則財力已竭民心已怨而
天氣已失和矣計其所得安能補其所費哉於
是世主不念無辜之濫死不慮國財之耗蠹喜
獲無用之地献俘于祖薦歆于廟殊不知天生
蒸民樹之司牧將以安之也又以其所以養人
者害人豈知天心哉國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
地雖廣而無所益崇虛名而受實禍貂之希功
倖賞者方且紆朱懐金宗妻衍子以成其志矣

彼漢唐之所謂良將聖人之所謂民賊也夫人君
豈不欲國安民富生享榮華但邪説既行欲心
遂啓以至于是焉大槩漢唐天下之弊皆希功
倖賞之人知罪而漢唐之君亦失知於過聽故
也是以王者之臨下未平右武已平右文厲
兵戈而不黷積粮儲而自困優游無事則善治
以備無虞之師至于用之則雷奔電激雲騰雨
施濟之以英神行之以仁義將有不陣而自服
因壘而來降者矣又何須霑項漸襟委人溝壑
然後為無敵之師哉今國家推不忍人之心有
罪以陷禁網者猶或赦之況元元赤子未嘗

有罪寘諸死地臣知陛下必不忍行如此之事也
大望陛下鑒觀漢唐之大弊勿從在下之倖説
令軍士嘗切自勉儆戒無虞因田蒐狩順時講武
若遇姦強罪顯則聲其罪以討之方其境內獲
安境外無虞則樂吾民之業盡國家之備以
全之如是則財豐民足而社稷延於無窮矣二
十三年將伐交阯吏部尚書劉宣上言曰連年
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浙
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未嘗
衍期邊師生事興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
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

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
瘴之地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
于静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
之又交阯無粮水路難通無牛馬驢畜䭾載不
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
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粮搬
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十六萬衆廣西南湖調
度頻數民多離散户令供役亦不能辦況湖廣
密通溪洞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
乘墟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
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体者論量萬全方畧

不然將復蹈前轍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
畧曰近議復至征東行省再與日本之師此役
不息安危繫焉唆都建代占城而海牙言平交
阯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粮運官
民大擾廣東群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
地死傷過半即日連兵未解且交阯與我接境
最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唆都為
賊所殺自遺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闊遠
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艱險縱不遇風可
致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
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代高麗

王次大舉數見敗北表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
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
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
衆加之尚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
懸萬里哉帝嘉納其言
至元十九年行安南宣慰使司都元帥柴莊卿
復書于安南世子執事本司欽奉
聖旨前來本國勾當務欲撫鎮邊境安慰人民
義均一家事無他事所鎮軍數乃左右從使者
數卒非征伐戰鬭之兵切恐本國不論聖恩未
詳來意而或自生驚懼妄致憂疑故至靜之

日先遣黎中散往諭朝廷寬恤安南之美意鋪修
馬匹軍粮人夫依例界道迎接當司已於三月
十六日示平下馬至二十日止有黎文粹持書
未且欲緩其商量猶不明迎導之期良由包藏
猜忌之心未委精誠之意且當年奉使寧有妄
言推恩稟者之誠可卜今日之事至若於世子
百姓有益無益聖旨之後將自知之除已嚴行
東軍吏無得侵擾百姓外令遣本司經歷官并
令史王良馳驛前去點視本司官員一應合用
驛馬軍粮人夫等事可限六日到來示平若復
違期必須回轅聞奏天朝別聽區處但念貴國

數十年前歸附之勤遣次利害相從可不審歟
庶燭焉不宣時遣奉使就領軍送陳遺愛還國
國人弗納

安南行錄

尚書張立道

至元辛卯十二月自大都起程歷湖廣溪洞抵
安南界八千餘里航海梯山不能盡述明年三
月十八日至丘溫彼國遣其師臣持酒食來渡
瀘江至使館翌日世子就館舍先詣詔書前膜
仰然後平揖世子問聖上立道等云聖躬萬福
繼問大臣立道云宰相平安問天使道路驅馳立
道云天子不以越南為遠何驅馳言畢有翰長
丁拱垣御史大夫杜國計云往年定禮王者面南
使者面西相向而坐請客就位立道曰大國卿
相與國君同豈有面南之禮東西相向不無可
乎拱垣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予謂王人之
說正為我輩設也遂東西坐酌談話世子曰
先人臨終時囑敬奉天朝毋缺歲貢此年天使
不來故遣使送貢未審上意如何小國所產雖
無異獻盡誠而已矣今天使來不勝欣幸又云
本國使回說天子春秋高邁龍顏尤壯孤聞之
甚喜信夫立道云天子龍鬚皓白面若童顏世
子云天下有福小國亦有福舉手加額又曰比
年天朝為何不遣使立道云天子為汝國累召不
朝故不遣使至表奏為先父辭世天子仙意
謂先國王之罪罰不及嗣故我輩有此行也世
子曰天子好生惡殺是小國莫大之幸皇帝萬
萬歲立道云聖天子奄有四海仁如堯舜豈忍
加兵蓋屢請會同之禮尔先國王竟不聽命成
此釁隙民殘國破實自取也朝廷本非貪汝土
地入尔歲貢由一不朝之罪故也世子曰往年
大軍至此燒毀屋舍開發先人墳墓骸骨零落
言未乾群下皆哭立道云昔年天子命也帖木
兒雲南王代緬日諭以毋燒寺舍毋焚宮室毋
毀墳墓雲南王欽依上命大軍入境緬王竄避
雲南王不行殺戮寺舍宮室悉無所毀緬王感
德遂降逅年遣男依期送貢至如鎮南王出師
之日天子未嘗不如此教諭不然則比宮室既
無遺也于時私臣丁拱垣曰天子仙意如是一
向不動干戈更好立道叱之曰成安南之禍者未
不由若等為之也天道尔何足以知之立道等
拂袖而起丁拱垣請罪其世子造館時自謂居
父喪服緇布食蔬菜戒以五年念總二歲二十
四日世子乘輦变服就舍館迎詔拜臣朝服徒
行自日年迎入城隍聖佑宮過翫月橋長鳴樓

抵正陽門立道下馬捧詔從明陽門從香入雲
會門安倈爲入日新門至明霞閣下下禱道焚
香世子與僧太師國叔貽明王太尉國弟佐天
王少保御史大夫翰林等八人登壽光殿龍柱
前置香案世子拜詔禮畢自宣讀世子曰恭耽
天子詔書不勝喜舞皇帝萬萬歲既而出朝天
閣下集賢殿設宴東西相向而坐惟僧太師獨
左王側地坐太尉少保等侍儀立殿上群僚皆
立殿下非召不敢升殿大樂奏于殿下細樂奏
于殿上羅列杯盤陳果備食八盤皆魚肉海味
之饌每勸以蛤灰塗扶萵檳榔之禮王者特特
接言話賦詩相贈立道卽度上賦詩以答將至
席中請立道入帳中皆地坐世子曰本國歸附
天朝三十年事上之心無怠歲貢之禮未嘗少
缺始於祖繼於父至於今前後一轍屢常被詔
以疾不能入朝至于聖怒興師討伐生靈耘戮
開發山陵燒毀寺舍斫伐樹木不可勝計本國
無辜而遭大難天子詔書每謂𢾾國叔逐天使
拒王師之罪尚猶未捨本國叔先國王遣入朝
天子代訴天子封國叔爲王國叔自惧不知所
往非本國𢾾本國逆竄海南宗族惺其逆旅
國王實不知之也雖有不朝一事無他實爲
畏死貪生萬里之外道路艱險山嵐瘴氣不服
水土倘死於道路何益於國上但比年不缺貢
小心事上其他何預於上國乎此下情不得上
達今天使望特訴本國之寃與諸閣面陳也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安南一
國已爲天子人民無異志天子以四海爲家雖
不造朝且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惟天地知
之立道等云陛辭之日丞相大臣復教以前使
不能宣揚聖意以致小國涉疑今遣汝輩毋効
前人我等至此與世子面會倉卒言未能盡述
故修講議書情窮其理書見後
張尚書立道頸卿與世子書至元二十八年禮
部尚書張顯卿致書于世子至誠一念不避嫌
疑兩國之間正言損益我輩欽奉帝命使此遐
方發乘之日朝廷大臣有言曰詔旨猶天地之
於萬物無不包涵雖然小國多疑汝等更當宣
言于世子大哉元朝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北
越陰山本聖朝之基業南逾炎海盤諸國之称
臣回絶西域之酋王度流沙而入貢高麗東夷
之國王跨冥海以來庭契丹女真西夏之言蓋
逆天而殄殲韃韃畏吾吐蕃之長由用命以婚
烟雲南金齒蒲甘遣男奉貢大夏中原王宋率

土為民惟安南蕞尔之邦形服而心猶未化雖
任土修方貢之不闕而未盡其誠問罪興師固
大邦之正理戢鋒避鋭亦小國之畢情察何與
鎮南王拒敵争衡敢犯君臣之分豈與烏馬箄
用奇取勝深韜将相之機五不韙之責首見春
秋卒於此日三可畏之道嘗聞曽語君子當之
棄之所謂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斯言安在子之
罪見此一二者無焉何以知之倘大國君臨小
國国守疆埸疆埸失而不逐國人必棄土地而
居海隅雖生何異於死雖存何異於亡抑海隅
之險不可伏者一也江南四百餘州不能當中
原之一鋒安南與江南衆寡何若焉能以拒
之上國乎今年與戰明年與戰今日戰死明日
戰死小國之民能有幾何此人力之衆不可恃
者二也宋之有國三百餘年一旦掃地俱空與
安南昔為父子之國唇齒之邦唇亡齒寒父亡
子單理之必言也此所以不至於單寒者其單
附元朝天道相應氣運相通也今捨天道而尚
人力豈不違天之道也歟此曆數之違不可
頼者三也愚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之諸
侯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邦嶽因軍旅之
事偷時越境不以為難子何憚山高水闊之

労而成翫結兵遣使持書徑諭此意曠日時久
不沭回報其故何耶夫上思之地歉長補短不
至數百里家計户筭於民不滿五千宅逋迯之
淵藪而執事又為之援者也切謂聖朝之與執
事而執事之與黄聖許孰重孰輕天下之廣四
海之衆與夫蕞尔上思孰大孰小重典輕者有
難易之分大與小者有安危之別不知執事将
從難而安者乎捨從易而危者乎為今之計其
策有三誠為執事畫之兹者聖許天地不容人
神共怒肬身鼠竄馮藉威如死狗擎頭不煩加
兵就縛來降通好如故此上策也上思地累兹
於執事或左右一二同惡誘令含匿未之聞知
宜速東此機會掩而幼失亟首以献此中策也
以姦宄為唇齒海島為藩籬隠忍受譲而不發
猶豫孤疑而未安内有容好納叛之名外失以
小事大之義全侍勝負臨期一決此下策也若
果出此下策我必具事奏聞天成不測或降之
譴執事縱多修爾戦艦高深爾城也堅壁清野
以待我師之至雖有譎謀詭計速之起釁正所
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者也今之急務在於悔
過自新趍朝謝罪聖天子為萬邦之君並堯舜
之德焉肯食言必赦小過而加大恩安南永元

千年之國猶子與父世之相親樂旣無以加於此者
子之小國不圖今日之利他日雖有邊疆侵犯
之敵焉敢叉目於安南者乎此眞可依可
恃可賴者我元朝之大威德也吁投機之會間
不容髮思非說客子勿涉疑於斯之未能信仕
自爲之然則後禍吾不知矣請罷君臣相顧曰天爲奉事一人之師氣
望世子復書云
平章劉二拔都平黃聖許與安南書自宋氏
亡國溪洞納款將二十餘年雖貢弗修聖朝以
爲羈縻州郡置之度外頃歲以來致使黃聖許
俟結外境之交內畜不庭之志我是以有海隅
之役不意執事納我叛臣自開邊釁如聖許
者蠱惑群小妄肆猖狂與夫射天重地斬社稷
而焚之者何以異我故爲執事憂之如養虎子
家欲以自衛倒持大何授人以柄誠不爲利於
己也明矣雖至愚亦知其所以言矣於貞元元
年十一月初捌日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兩恐將
不爲前日之用矣奚以言之討叛以罪不爲無
名師直則壯勝負分天戈一麾數道並進蹂踐
尔土地剥喪尔家室而區區蟻封之城則不能
與天子之師抗衡也必矣而執事亦必蹈前日
之舉載尔神王率尔人民扶老攜幼奔遁他

所以致生靈肝膽塗地豈有爲一匹夫而使無辜
橫罹其禍爲社稷人民當如是乎我今駐師靜
江晉此境土以待行李之未臨書布懇不許繁
喋惟執事愼擇焉
延祐三年中書省樞密院遣鄧萬戶翼劉亨字
道宗并廣西帥府遣官趙仲良體安南侵地界
事劉千戶諭安南書云切謂以小事大者乃畏
天之道阻兵而安忍者非靜國之謀逆順之理
貴明安危之機當審自昔溪置九郡唐立五官
安南實居其一即非聲教不及之地今元朝一
統文軌混同東而日本北而朔方化外諸國自
古所未臣者也悉皆臣服維負固入番徒征凌
之上議今既平定且爲郡縣惟安南羈縻之地
獨專廢置之權朝廷寬宥之恩此之其他可謂
獨隆矣況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而厚往薄
來懐撫之惠亦至聖朝果何負於貴國今胡作
不靖苟焉思啓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
與圖所關甚大兼之所殺所虜皆是朝廷係籍
民戶口結較尋常之事而積丘山之罪稍有識
必不肯爲者院有聞且信且疑未敢聞奏朝廷
恐觸天怒且先委自當職等体實情由今日
稽前項事路皆是顯証之事事勢至此豈能

自昧而未審不軌之謀詎實為之或果出
於當國之人抑啓於守邊之吏請明以告我以
憑申呈若能遷善改過將所擒人口所占田土
即行歸正是轉禍為福之機問罪之兵猶可
及止若更執謎不返強爭競執事須聞必有施
行嗟尔偏邦典聖朝度長挈大何啻倍如
且正明問罪之師必挈庭掃穴之舉泰山
壓卵事無不齊識者以為貴國凜凜實惟圖之時
安南世手著其朝請即流火過奏議即社則陽
齎回牒并饋金銀等物刻千戶回文却饋物
洪武二十八年欲征龍州以地界安南先命尚
書任亨泰等往諭亨泰等既至溫先與王書畧
曰亨泰等辭
闕之日面奉
旨諭雲南梁王元之子孫本欲存其宗祀奈何自
謀弗靖匿逋逃誘邊人天討不容所以滅亡今
龍州不臣乞廷臣議奏十萬之師問彼之罪地
界安南五縣人民若有容納逋逃者盡行剿除
然猶念前王之薦實憫嗣王之弱冠復恐國人驚
駭故遣亨泰等親請安諭
恩至渥也

越嶠書卷之九

越嶠書卷之十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疏移文

洪武五年占城國王奏言安南侵其境土乞賜
兵器以杜其欺
上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畧曰安南占城既皆臣
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興兵毒害生靈既
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諭安南國王戢
兵本國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兵器於王何惜但
以安南占城互相爭奪而朝廷獨與占城則是
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
洪武三十年行人陳誠呂讓至安南遺其王曰
焜曰邇者思明府土官黃廣成奏言安南侵據
壤地朝廷稽典冊考圖記遣使告諭俾還所侵
自誠到王國宣布
上意開陳事理而執事所執逾月未肯聽從今以
前代載籍所紀疆場利害為執事陳之按誌交
阯古交州地後漢時女子徵側作亂光武遣馬
援率師平之遂立銅柱紀功亦所以限內外也
在唐則為五管之一統以都護宋時李乾德寇
邊郭逵將兵征之擒偽太子洪真乾德懼而割
廣源門州良蘇茂杌榔之地以降則當是時比

地尚爲中國所有况銅柱以北丘温等地乎允
世祖時而祖光禺入欵稱臣及日焜嗣立失臣
子之節於是世祖興問罪之師日烜家刹棘伏
草莽生民殆盡城郭幾墟日燇嗣立祈哀請罪
世祖遣使降詔諭令入朝當時詔書有還地之
語而日燇云向者天使辱臨小國懼有侵越之
罪往往辭之丘温以北之地共屬思明亦明矣
今安南逦踰淵脫如谿慶遠如盡育之柳乘元
之亂僥倖而待之者乎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
臣皆曰此地舊屬安南而不知所屬之由黎陳
二國王相及何執政亦執前説以爲祖宗之地
未審何所據而然也苟如執事所言則誌書所
紀日燇之言無乃但爲浮説耶抑王懼有侵地
之罪固執無稽之言以飾也
皇上天錫勇智表正萬邦怙終者雖小過不赦改
過者雖重罪亦釋傳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
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也改過致祥往歲龍州
趙宗壽之事是也吝過召殃近歲南丹奉議諸
蠻酋是也是皆明効大驗所共知共聞者王能
辟殃迎祥歸其侵地豈惟宗社之安一國生民
之幸也釋而不圖爭而不讓是爲怙終自禍矣
惟執事圖之

日焜以書復誠等曰昨辱惠書諄諭不少所據
思明書云天使累遣小國迎送止丘温一節此
説迎送之事非疆界之事也蓋丘温當其要衝
往時自思明而入祿州道時自憑祥入洞登道
皆小國林野之地不便立站於丘温以當縣之
中有縣管管待故也至於交割夫騎則各於疆
界如今坡羅唯関是也當元之初丘温已爲小
國之地思明乃當元季擾亂始越銅柱二百餘
里而來侵其丘温等五處觀此則思明人之言
不足信矣見誣若此其他可知所稱誌書自漢
唐以來遷變不一其可以往昔之事而質之於
今日耶餘具回啓不敢復贅
安南王陳日焜移咨戶部言丘温地界畧曰伏
見上司爲思明府奏侵壤地遣行人陳誠呂讓
恃咨文至下國令還所占地下國竊惟丘温如
谿慶淵脫五縣自昔以來供輸下國賦役世世
相傳而洞登乃淵縣之地天使往來之路其思
明府憑祥人每歲與下國淵縣人交割夫騎於
憑祥界坡羅唯關今思明府人乃謂下國於其
地洞登立站侵占何其爽也夫站侵占埒圖得
其地與其人民也今其地其民古昔至今既已
有矣又何用立站爲哉夫站之廢立隨地之便

隨時之宜站之長存丘溫地之便也站之暫立
洞登特之宜也此特任尚書吳觀等以有把截
邊界之役故令草起房屋以便歇宿乜而僥徼
何預於侵哉苟不原其地與其人民而欲圖侵
占乃不假何特攻戰何時破滅而此時且站其
土地與其人民乃拱手而視不敢誰何又從而
供其賦役何其靈異至於如此哉又謂元時大
軍二次捕交回軍設立永平寨撥軍守鎮交邊
着落交阯供給粮餉竊照二次大軍之將帥惟
鎮南王不止而餞歸元史雖諱而不詳至其歸
也則曰鎮南王僔關賊兵大集以遏歸師王遂

由單巳縣趨金州道以出覩此則軍勢可知歸
路可辨豈有回軍永平而撥軍守鎮又責交阯
供給粮餉者哉又謂下國越過銅柱二百餘里
而侵占所屬丘溫等五縣者謹按漢建武十九
年馬援討交阯徵氏女立銅柱特至今一千三
百餘歲千載之下陵谷遷變誰復能辨又謂拘
問老人黃伯顏供說云云者伯顏亦思明人豈不
同類欲雖千伯顏將何信耶又謂因前土官失
於申明乍襲收職畫圖具呈及以建武誌為說
者豈有廣成之高曾祖父不識古事不能申明
而廣城昨日始至乃能見識古事而申明耶不

國與思明接境思明人往往侵占下國陳遠難
於告訴思明狃於小獲乃圖大利而誣至於下
國畏首畏尾自守之不暇何敢有侵占之事哉
夫苟有侵占豈難退還今不侵占何以退還此
五縣者乃下國世世相傳所守之地惟知固守
何敢以先世所守之地而付之思明當各守定
界以事天朝何敢覬望與奪以煩上司惟
聖天子一視同仁與天地同德故下國以此自恃
而敢傾心陳愬煩瀆台聽罪焉敢逃今回啓申
稟伏冀閤下上體
天子之至德下矜下國之遠人審察鑑裁下國幸

甚
永樂四年征交阯新城侯張輔與大將軍榜示
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犛兩
殺其主以奪其國罪一凡陳氏子孫殺之殆盡
罪二淫刑以逞視國人如讐重歛暴征民不聊
生罪三世本黎氏背祖更姓罪四既篡弒主位乃
詐稱權署國事以罔
朝廷罪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
朝命使送之乃敢拒遏罪六殺國主孫罪七侵雲
南之寧遠州七寨罪八殺土官猛摟虜其女徵
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

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土官罪
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國新遣使與兵攻其
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拔達郎黑白等州
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加兵不
已罪十五占城既受
天朝章服輙偽造金印帶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
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所事中國者
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刼
之于昆陵港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稱國號
偽紀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
臣輙以罪人充使罪二十初交人聞
天兵南下詷知所以既聞榜示咸知罪在季犛
永樂四年七月十六日出師十月初九日至廣
西思明府憑祥縣禡牙入境耀武陳師遂入安
南坡壘關賊無兵守初十日望祭境內山川之
神告以黎賊弒君害民內侵上侮之罪奉行
天討出榜曉諭國中官民
一採得賊境自坡壘關起由隘留關雞翎關至
芹站山路險峻溝澗深廣林木蒙翳調鷹揚將
軍指揮僉事呂毅等前哨探聞聲息但遇兵拒
險去處就便攻尅又調都督同知韓觀於坡壘
關下營提調廣西等處官軍土兵人等運粮以

備供給即便修治道路斫通林木務要平坦橋
梁堅完以備往来及領游兵以杜賊人設伏之
計大軍次丘溫縣置堡儲粮當日據呂毅等報
哨至隘留關賊人依山結寨下設坑塹坑內揷
立竹籤有賊衆二萬於寨上放銃拒敵遂領官
軍敢勇向前攻破賊寨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
五名餘黨迯竄獲到器械俱各燒毀已將生擒
名數號令示衆就留兵於丘溫堡隘留關鎮守
原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十月初十日調驃騎將軍都督朱榮等將領
馬步官軍前哨雞翎關十一月據朱榮等哨至
本關賊人依山結寨亦行設置坑塹揷立竹籤
有賊衆三萬於寨上放銃拒敵遂領官軍攻破
斬首六十二級生擒十一名餘黨迯竄已將生
擒名數號令示衆獲到器械俱各燒燬原獲功
官軍若干員名
一十月十二日大軍次雞翎關置堡聞得賊人
於芹站兩傍路逕俱有伏兵調鷹揚將軍都督
僉事呂毅并都督僉事黃中等哨探得賊人伏
兵俱各逃遁就行前哨於昌江市橋二處搭造
浮橋并於市橋置堡調鷹揚將軍方政等游擊
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地面大

路前哨大軍自芹站迤西由別路至北江府新
福縣地面大路前哨大軍下營偵問得征夷左
副将軍西平候沐晟等官軍由宣光江前進已
至白鶴縣下營十八日遣驛騎将軍都督僉事
朱榮等齎執合軍信驗勘合領官步軍前去會
合二十六日有西平候沐晟等亦遣都指揮俞
譲前来两廣信通詵令俞譲領軍回旋十一月
初一日據朱榮回報領軍至三帶州立石縣與
沐晟等會合先於十月二十四日經過祖峯寨
有賊人拒寨即行攻破賊人迯竄獲到器械俱
各燒燬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十一月初五日據哨粮軍人来報新福縣困
吾寨有賊守寨調横海将軍都督同知魯麟驃
騎将軍劉搭出等領軍前去即時攻破賊人走
散原調官軍壹千名除次功外獲功官軍若干
員名
一先自領兵入境以来所過去處欽奉
聖訓戒毋妄加殺擄欵全註誤榜諭招徠有前三
帶州僉判鄧原及諒江府南策州人莫遠等来
降詢問得黎賊父子恣豺狼之毒貪很不已乃
侍東西偽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險
固自三江府沱江南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

岸東下直至寧江又於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
由希江麻牢江直至盤灘困枚山沿江樹立木
柵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延袤九百餘里
驅逐北江諒江大原等府州人民二百餘萬困
守老幼婦女亦驅助勢又於富良江南岸沿江
下樁國中所有大小船艘盡烈於樁内連檣接
艦首尾不斷諸海口及諸江口俱不桿木以防
攻緊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正對江之南岸賊人
偽設東都守備亦嚴水軍不特出沒又行排列
象陣步隊於城柵之内時賊人水陸號衆七百
餘萬以拒王師因知其實我軍常於江北岸戒

嚴以待然賊兵畏法不敢渡江迎敵乃以書諭
黎季犛曰予奉
天子命将兵八十萬来討爾罪爾如能戰則率衆
於嘉林以待不能戰可自赴轅門以聽處分實
欵桃共戦也不報適禮部奉
命差行人朱勸張琭齎文諭以禍福及令輸納金
象贖罪遣游擊将軍王恕差人送至富良江北
岸賊以船接去後一日行人回報賊首不行出
見但令一偽官取文書前去就留在船住宿次
日教偽官以詭辭荅曰文書北對原發勘合爲
及爾等使臣乃總兵官所差非

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不回自有准
備觀其詞語畧無改過悔罪之意又知賊令衆
澄總督賊将全忠烈胡間等於水陸阻拒亦以
書諭禍福俱各不報并娃之見實欵恃險以為
自固以老我師遂自新福縣移軍於三帶州箇
招市江口屯營與左副将軍等會議造船置銃
以圖進取有賊人划船不時於江口出沒十一
月十四日揀選精銳命横江将軍都指揮同知
曾麟率扛粮造成划船從箇招市上流十里離
岸稍遠預放期以今夜扛檯下水襲奪賊船至
四更時分齊檯划船下水奪取賊船一隻賊人
半崖書屋
除落水淹死外砍到首級一百餘顆餘賊知覺
驚走下水去訖自後划船不敢出沒獲功官軍
若干員名
一先議必於上流渡江調驃騎将軍都督僉事
朱榮於下流十八里嘉林地面先少以馬步官
軍布列逐日增數乃置船筏作欵渡之狀以掣
其勢并哨市橋直抵困枚等處防賊後襲之計
遇警就行敵殺十二月初六日賊果分遣水軍
於嘉林登岸布陣就搶舟筏朱榮等遂領馬步
官軍殺退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先於初六日左副将軍沐晟書報已於本日

奪取宣江洮江二處江面軍次洮江北岸與多
邦城對壘城下沙灘平濶可攻遂議右叅将率
師前去攻洮江同造浮橋初九日右副将軍親
率大軍前去攻取留都督高士文於箇招市江
口守備輜重船隻仍與朱榮聲勢相接有警首
尾救援十一日有賊船過江打銃奪船高士文
等領軍殺退賊衆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十一月初一日兩軍勢合相度得賊人所立
本柵俱在邉江地勢窄狹難以列軍惟多邦隘
沙灘廣濶土城高峻城下設濠二道濠内密置
竹籤濠外又掘陷馬坑亦置竹木籤插於坑之
半崖書屋
上下城上銃箭木石枝等件無一不有守者蟻
聚凡我攻其如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已齊備然
賊人固守宜以計取會議於十二日早襲而破
之先令於衆曰賊所恃者此城柵耳将士報
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各用命城必破矣先登者奏
聞不次陞賞将士無不奮勇欵先登者甚衆又分
定所攻去處左副将軍等攻城之東南右副将
軍親率官軍攻城之西南十一日列軍於沙灘
布置已定列調軍相離欵襲之所一里許作欵
攻之勢以出賊之不意乃出令軍士各執内府
所出夜明光燃如先登城即燃火及吹銅角為

號至日四鼓初都督僉事黄中等将領官軍啣
枚潛撻攻具過共重濠直至城下用雲梯先附
城時有都指揮蔡福等當先扒頭梯登城用刀
亂斫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銅角亦響城不将
士倶已奮勇登城接應者亦登賊人慌亂僅能
發箭銃數枚悉皆跳城奔竄賊人又有象隻及
步軍甚衆列陣於城内我軍遂前賊人以象来
衝右副将軍右忝将覩督游擊将軍朱廣等領
馬以内府所出獅象置于馬身又調神機将軍
羅文等将神機銃列於馬之兩傍銃箭齊發象
見獅形顫畏又爲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人潰

平厓書屋

亂遂以馬歩并進乘機長驅鋒鏑雨注砲銃雷
轟賊自蹂践及爲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内賊
将梁民獻蔡伯樂亦行殺死腥風殺氣時天地
爲昏直追至傘圓山獲象十二隻軍器無筭
一十三日傘圓山起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燬焚
木柵追逐敗舟火雲烟焰蔽日燭天士氣倍增
遂摧枯拉朽十四日直擣賊首僞設東都其戍
守賊徒棄甲逃散乃駐軍於城之東南給榜撫
諭吏民欣悦接踵来歸老弱扶携争先来見諭
以弔伐之意無大無小咸知感戴
聖恩及先被驅守木柵北江等府州人民男婦日

逐来降者不下萬餘俱各給榜發回安業懽聲
動地緣賊首僞設西都正係巢穴宜亟乘勝征
取遂議左副将軍與右副将軍於東都整治軍
務安集人民左右忝将各領官軍於十八日起
行前去自安洪江至譚舍江搭橋四座偵問得
賊首聞十二日已破多邦料我官軍必至城十
六日将僞都所有官舍倉庫燒煆逃竄於海調
驛騎将軍朱榮等前去哨得黎賊所居宮室及
城外賊兵住宿廂房尚存官軍盡行燒燬有賊
餘黨依天建山等處及駕船於土厥江譚舍江
侍水来犯我軍調都督黄中等自二十日起至

平厓書屋

永樂五年正月初一日節次殺退賊衆斬首無
筭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永樂五年兵入芹站以来探知賊将胡杜於
諒江府困枚山寨及於盤灘江等處聚船水陸
拒守宜伺渡富良江之後分兵征取常遣哨馬
及游兵於芹站昌江市橋直抵嘉林排列哨瞭
以防奔突永樂五年正月初一日調清遠伯王
友總率官軍及左副将軍調都指揮柳琮等前
進軍次芹站探問得注江浅處可以渡軍初六
日早天未明於浅處掩其不備遂破籌江之柵
又有困枚山萬劫江普賴山俱有賊人拒戰自

初七日至十六日節次殺敗賊衆斬首三萬七
千三百九十級獲到偽團副丁部曲典刑示衆
餘賊逃潰賊将胡杜原於藍灘江等處所聚船
隻甚衆特有南策州土人隊正陳封等来就降
行調遣攻擊将胡杜殺敗直走悶海口獲到船
隻就将諒江東湖等處一帶人民俱各招撫原
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聽得賊人哨船常於富良江出沒正離交州
下流二十餘里及來降者云賊首及男黎澄等
聚船於黄江等處議晋左副将軍於交州守偹
安撫人民十二日左副将軍左条将領馬步官
軍戰船由富良江之左右水陸並進次于魯江
左副将軍等次于木丸江對岸下营十四日巳
恃有衆賊駕船三百餘隻泝流而上夾州两岸
来犯我軍两軍合勢水陸進戰右条将親督都
督柳昇等江内以戰船弓箭陸路用神機銃碗
口銃通賊船於州水浅處船不能動賊衆大敗
殺賊偽将阮仁男阮磊阮为共餘斬首一萬級
溺水死者不計其数又生擒偽将黄世闳彤文
傑偽官馮宗實莫鐵笐難阮利并賊徒一百名
俱各典刑獲到賊船一百隻餘船望風逃竄遂
以賊馘築觀于岸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自兵到交州以来有偽縣令陳師讀等節次
出降已照榜文官復其舊又有附近慈廉平等
處民人逃避山林亦皆差人給傍招撫俱回復
業恃賊首聚船恃水據險於悶海口士民日逐
上書陳其過悪動以千計二月初九日右副将
軍自交阯率領馬步官軍戰船直至奉化府膠
水縣悶海口匝营有隊正陳應等白賊中来降
云黎賊聞官軍至逃往大安海口止有黎澄等
拒戰海口有沙汀其沙汀西邉賊人築月城及
窕船隻隄備又内江内下椿数層毎日於椿内
出船并陸路来犯我軍不時遣兵殺退及用大
将軍銃擊碎賊船甚多賊衆溺死無筭時有南
策州人莫遂等素憤黎賊暴酷委身效義領土
人萬人餘船五百餘隻願同官軍征剿果将賊
人殺退賊遂走海斬首五十七顆獲功官軍若
干員名
一賊已竄海及膠水地面泥濘非久駐兵之所
乃與左副将軍等謀議賊雖逃竄所去不遠必
蔵河港覘我動静若回軍交阯晋兵於鹹子関
水狭處两岸立堡并留戰船守備賊見我軍回
彼必仍由悶海口以襲我後我以馬步官軍戰
船一齊攻擊致彼以擒事必可成衆議既同三

月初八日遂自膠水回軍至鹹子關置堡堡成
留軍守備大軍抵交阯二十七日早有左副将
軍等報據上人報慈廉州地面有賊象八十隻
見在山内已議左右叅将領軍前去征捕二十
九日夜有守鹹子關堡都督僉事柳昇来報本
日賊人哨船離堡甚近下十里有賊船数多三
十日早右副将軍與左副将軍同進賊人果至
大小船隻首尾相聯数里不絶陸路又以精壯
数萬拒戰官軍兩岸夾攻賊乃以海船横截江
中却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南岸陸路又埋蒺
子寨放銃及船内裝載木植登岸埋立木柵右

副将軍親督虎賁士及精鋭官軍乘其柵之未
備奮勇直前賊不敢當其鋒柳昇等又率舟師
以繫賊船賊衆大敗生擒偽工部尚書阮希周
斬其賊将偽翊衛将軍胡射羽林衛中郎将陳
克莊驍衛中郎将陳廷嚴衛中郎将杜人鑑權
監右侍衛軍阮可智權監勇捷軍陳中發左侍
衛副来慶掌青龍軍鄭解權監虓雷團武剛權
押拆威團胡存仁權監横野團杜元哲掌鵬鷀
團原㦖權監禁衛都杜世勸龍翊軍權軍副裴
箇主管諒州寧遠營阮䏿晉諒州選甲團范烏
其餘生擒典刑二千名斬首萬級溺水淹死者

不可勝紀富良江水盡爲之赤尸壅数十里獲
到戰船海船萬餘隻餘黨迯散當日追至曾江
前所追象已行逃去右叅将等亦至乘勝長驅
追至黄江直抵悶海口黎賊父子僅以船数隻
脱身迯竄靈源去訖又獲金飾船三十隻戰船
一千餘隻時有偽吏部尚書范元覧偽大理卿
阮飛卿偽千牛衛将陳日昭偽華頴軍将黎威
幷范木等来降俱各撫安住坐其賊人原拘交
州奉化等處人民俱各給榜文遣還獲功官軍
若干員名
一賊首遠遁宜乘破竹之勢追剿殄滅遂振旅

平崖書屋

回還交阯議留右叅将鎮守及備禦黄江等處
四月二十日右副将軍左叅将率領馬步官軍
由清化府倍道兼進調都督僉事柳昇横海将
軍魯麟等幷土官知府莫遂等各領戰船由水
路窮追二十三日舟師至清化府磊江賊衆尚
聚船恃險以拒我軍柳昇等随率官軍殺敗斬
首萬餘級其餘望風奔潰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二十九日舟師至典史海門涇鵲浅情久水
涸賊衆棄舟而遁我師繼至天油然而雲沛然
而雨須臾之間水泛数尺船皆盡過舟師相謂
曰此豈人力所能實由

聖德格天之所致也陸路軍過九真州有偽銅副
營副陳季琰來降令其修路五月初三日至演
州府茶龍縣地面下營舟師亦會問得升化路
偽太守黄晦卿係賊腹心為城軍所逼見奔化
州令莫遂下頭目武如卿等賫書由海道時有
偽四輔大尹阮謹上洪州通判朱宗騻升華宣
慰使莫真副使嚴時雨南策州通判黎原昂太
醫院令鄧洞玄等来降遂採問得黎賊父子逃
於乂安府深江藏隱本月初八日與同左副将
軍等由陸路仍調柳昇等率官軍上兵船隻由
水路左副将軍等由乂安府上油縣舉江西路
右副将軍等由舉厥江東路追趕初九日問得
賊人說稱黎賊父子於深江等處燒毀大船四
十餘隻逃往新平府五日之前已過舉厥江當
領軍速追調都督黄中先行一程神機将軍程
寬等又領軍由海口取路前進大軍十一日於
乂安府盤石縣下營酉時有柳昇差千戶王源
報說初十日追至南州奇羅海口捕見黎賊軍
象隨即營一百三十餘里十二日辰時至奇羅
海口據柳昇呈初十日酉時賊軍陸路象陣擺
列水路船隻抵拒遂領前船官軍奮勇剿殺大
敗賊衆獲到船三百隻其餘船隻逃竄海口乘

勝追趕十一日巳時有湖廣等都司永定衛軍
人王柴胡生擒賊首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被
擒之時說稱漢唐宋元兵雖到安南不曾到乂
安地面
天兵追速每年天氣炎熱有雨兵馬難住今年天
又無雨這是天敗我都是
上位洪福自古伐國未曾有如此功業真越古矣
我本罪重難饒若
聖恩留性命三畝地足以養身當日又據黄中呈
十一日子時領軍於南界保海口山內有象化
衛指揮陳欽領交州右衛軍人李保保等十名
擒獲賊男偽推誠守正翊正賛治私化功臣雲
屯鎮兼歸化鎮嘉興等鎮諸軍事領東路天長
府路大都督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内檢校
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金魚袋上柱國開國衛
國大王黎澄并百戶陳安等擒獲賊將偽內僉
聞朝政兼內侍省都知知左班事諒江鎮權僉
事軍事諒江路同知總管府事賜金魚袋柱國
東山卿侯胡杜有澄於黄中告說安南人井底
蛙不識
天威如此伏望
聖恩寬恕苟全性命小處富貴不打緊大國做百

姓也好十四日據原差招安黄悔卿土人武如
卿阮如隅阮箇僚謝玄武受陳雷春阮合来告
五月十二日行至永盎海口灣船本日亥時於
高望山内拿獲偽大虞國主黎倉偽太子黎芮
官軍節次又獲賊男偽大原鎮兼天關鎮驃騎
上将軍梁國王黎澂偽新安鎮驃騎大将軍新
興郡王黎注賊孫偽郡嗣王黎滷偽郡亞王黎
浣幼孫五郎賊姪偽領龍興府路都統府平陸
上侯黎子騂賊孫偽清威亭侯黎伯駿偽石塘
卿侯黎廷煇偽永禄亭侯黎廷壙賊将偽入内
行遣同知尚書左司事樞密院副使阮彦光偽
銓衛中郎将領龍捷軍兼領壯勇營范六材有
賊将胡問先已領象前往新平府地面當調游
擊将軍朱廣等前去追趕又探得有賊将黄悔
卿阮魯卿悉等與黄悔卿領軍象拒化州守城
及有占城軍士到彼攻撃會議左副将軍仍回
交州與同左叅将整理事務右副将軍同左叅
将率領馬步官軍於五月十八日自奇羅海口
起程往諭占城頭目人等及招撫黄悔卿等撫
安人民至本月二十七日到新平府明靈州丹
裔縣明靈海口下營據都督黄中差千户李惟
親報稱哨至順州拿得化州城内逃出軍人問

平虜書屋

得阮噜又與黄悔卿自相讐殺阮噜将軍人象
隻投降占城國王及頭目軍人掠取新平等處
人口牛隻聞知天兵到来畏惧将帯阮噜并所
領軍象星夜回還本國去訖及據差去錦衣衛
馴象所象奴杜子中往化州招安黄悔卿等回
説本人惧罪将帯家小并所領頭目乘船出海
逃躱止招到化州知州鄧悉等十名并獲象十
隻来見及差辨事官姚瑾岳昇賫書亦至化州
跟趕占城頭目有頭目軍象惧已過升州去訖
追趕不及除将鄧悉撫綏及令仍守化州於六
月初四日起程回至日南州丹咍海口據原差
招安土人敎内阮如遇等報有黄悔卿下賊人
将原招安武如卿元箇僚刼殺及字丹咍海口
横海将軍高鵬亦報有土人阮伯安等告稱黄
悔卿到於海口遭風打壞船隻本月初二日被
土兵捉獲初三日身死斬首號令了當通獲象
四十三隻原於奇羅海口及追象等項獲功官
軍若干員名
一征討以来
天道助順瘴癘之氣潛消資粮於敵倉廪之儲不
費凡攻戰之際臨陣拒敵者殺之不宥来降者
謹宜

恩命咸遂更生流離者亦已招集各令生業入新
平府州縣欽遵
詔命開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總治其人又留官
軍設置衛所鎮撫其地班師回京
進平安南露布
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掛征夷將軍印奉天靖
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城侯
張輔同征夷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左參將奉
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
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豐城侯李彬右參將奉天
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雲陽
伯陳旭誠惶誠忻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聖人一視之仁同體乾坤之覆載
帝王九伐之法尤嚴蠻貊之侵陵救民莫切於除
兇治內不忘於安遠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
胡一元及子黎蒼更姓名胡查者稔惡滔天斁
化
朝廷之邊境歟
君罔上遂移陳氏之宗祧侵暴隣邦攻圍
詔使剽掠思明之屬邑傷殘寧遠之良民
天地之德廣大遍包魍魎之情譎詐無已僞迎陳
氏之孫子邀遏
天朝之使臣此
王法之在所必加在
聖世難逃於曲宥視鬼方之惡尤甚此陰倪厥罪
惟均然以黎蒼之狡童狐豚乳狗跳梁待盡於
餘年本於季犛之老醜封豕妖狐薦食懷姦非
一日敢妄乎於
天紀歘施毒於萬民首惡攖邊憤極神靈之怒發
幾啓釁盡傷造物之仁臣等夙奉
天威謹遵
神筭侍佐威
恩而恩奮士卒用
命以爭先義勇激揚風雲爲之動色精誠貫徹日
月以之增光去年十月初九日臣輔等自廣西
憑祥縣褐牙入境耀武陳師軍威震動於蠻方
劍氣光芒於南斗首令鷹揚將軍呂毅都指揮
葛森等攻隘留柵一鼓而烏雛膺驚維調驃騎
將軍朱榮指揮李忠等拔維陵關再鼓而狐潛
鼠竄遂設堡以據要害尋伐箐以開道塗臣等
欽遵
聖訓戒毋妄殺欵全詿誤榜諭招來孰謂豺狼終
無改悔惡東西都之固以爲巢穴恃富良江之

險以爲湯池樹柵立城連檣棲艦綿亘七百里
詭計千萬端乃調朱榮揚兵以枙其吭對壘茹
林親領大軍間道以涉其虛屯營江口大治戰
攻之具以會𡒄南之師臣晟等自悉祥縣而進
兵經野㵎蠻而取道斫通林箐涉履崎嶇調都
指揮陳濬等奪猛烈關而賊徒驚潰俞譲等攻
柵華隘而蠻卒憍夷遊仙等關望風皆靡亦貫
珠而築堡仍刋木以造舟遂令都督指揮徐鑑
源孔斌等分領精兵突忠宣光江口 攻殺敵冦
尋奪澳汐寺沙臣彬復相度其上游可計圖而
潛取乃親率立功都督程達指揮宋顒等中夜

舁船㘑杖間道以出洮水江濵乘時繫賊縱火
焚舟始奪富良江面臣晟同都指揮陳濬俞譲
徐鑑源等泝流合繫舳艫首尾相聯鏖戰及晡
波濤上下爲赤俄即沙灘而布陣賊驚天上之
飛來爰造浮梁以渡行旅臣旭將兵夜令尋徑
波以進師士馬雲屯同對敵而法壘惟多邦城
之險隘實三帶江之襟喉備禦甚嚴攻取宜亟
兩軍大集而柯角之勢成諸將協心而破賊之
計決臣輔等乃援桴而申令親督陣以麾兵調
都督黃中等鷹揚將軍朱英等神機將軍程寬
等都指揮蔡福等攻城之西南四鼓初鳴乃出

賊之不意三軍作氣爭赴敵以趋前攀雲梯以
先登奮雪戈而縱繫鋒鏑飛雨砲銃轟雷賊驅
象陣以來衝我出虎賁而斫潰劾敵遂破堅壁
即隳流血如川積死成阜臣晟等督令都指揮
陳濬等攻城之東南武夫捷卒咸蟻附而當先
堅甲利兵捷徠攀而直上冐矢石以前進登戰
具以交攻遂拔柵而擁城轉閗益力盖自寅而
至午屠戮方殷我軍勢㩁殘夷膽落卷腥風之
慘淡騰殺氣之渲濛臣輔等復率清遠伯王友
游擊將軍朱廣等臣彬仍督都指揮俞譲等即
領隊兵分剪餘殄乃追踪而近掃遂乘勢以長

軀趨傘圓山而西馳循富良江而直下踐其連
栅烟焰燭天燒遂敗舟大雲騰日旌旗照耀川
原之草木皆紅鼙鼓喧闐滄海之鯨波盡沸摧
枯拉朽直抵東都戍守賊酋俄棄甲而迯散北
居族處咸橦踵以來歸吏民喜舞以相迎老弱
扶携而共觀招降郡邑加撫疲癃顧蕞爾之西
都乃黎賊之妖穴臣彬領都指揮盧旺等臣旭
領都指揮高士文等都指揮徐政等各率馬騎
遇水爲梁信道日趨賊駭
王師之猝至即時迯遁悉棄巢窟以蕩焚生蔟渡
猶聚强梁令指揮程遠等以剿其衆天健山潜

藏魑魅魍指揮方玉等以滅其踪惟是黨惡賊
徒尚爾憑陵山澤調遣遠伯王交領都指揮柳
琮等掩其不備夜渡注江之津攻其所先力破
等江之柵遂破困枚之寨殺賊爲多復潰盤灘
之船來降者衆惟逆賊之兄從挾黨類以狗偷
偵知出沒黃江循復操弄自刃臣晟臣彬率都
指揮胡通海等臣旭率都督柳昇等橫海將軍
魯麟等都指揮王琮等師次魯江口隔水營賊
犯木九州即時追剿步騎並進戈予蹴地揚塵
水陸夾攻火器飛星掣電斬馘流屍於仙伻封
王築觀於沙汀惟下洪州賊人之寇孫遺指揮
馬能等而襲捕刈登篠於婆頹縛僞官於長津
賊屢剋而不悛猶懷奸而恃強投身膠海負固
倖存臣輔乃會臣晟等悉師旅以進攻督諸校
而追討適本土降人莫遂等素憤黎賊之暴殘
欲解邦氏之荼毒遂委身而效義願攖敵以當
鋒領兵萬餘備舟數百導艨艟於膠水已讋賊
心逼蛇豕於破汀倍張兵氣彙旬轉戰潰賊圍
賊乃力盡途殫自計路窮命促惧太山之壓卵
慄炎毒以偷生進愧何依遊魄以遠吕嘉悖亂
終獻馘於漢庭徵側逞妖卒見戮於夷島臣等
自征討以來天道助順而瘴癘之氣潛消資粮
於敵而倉廩之儲不費所平府州二十九縣九
十二户一百九十五萬八千四百所獲象四十
六馬一百五十二牛二萬二千六百船五千三
百五十其所俘獲斬級軍資器仗另行奏
上其降附人中有脅從同黨者並已服罪輸情革
心向化謹宣
聖旨咸赦宥之其餘軍民人等脫身水火稽首
明廷同沾
雨露之恩大慰
雲霓之望輯寧安堵胥慶更生萬家之喜氣如春
南極之妖氛頓息臣等曾無鋏刃之勞風行草
偃坐見凱歌之奏日麗冰消恢全振古之封疆
永樂太平之盛治無任歡呼慶忭之至謹奉
露布以
聞
永樂五年三月十六日總兵官征蠻右副將軍
掛征夷將軍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新城侯臣張輔同某某謹
上進

進平安南獻俘露布

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掛征夷將軍印奉天靖
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城侯

臣張輔同征夷右副將軍西平侯臣沐晟左叅
將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豐城侯臣李彬右
叅將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雲陽伯臣陳旭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天討有罪聿興伐罪之師武功告成爰舉
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剗惡必除其
本根而絕患寧存乎萌孼安南逆賊黎季犛更
姓名胡一元子黎蒼更姓名胡奃者僭居炎徼
負固海隅竟移陳氏之宗祧
朝廷之邊境酷刑威衆橫斂剥民僭稱大虞竊犯
年號遮遏
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
聖恩尚許其自新狂竪怙終而不改罪豈容於原
宥兵必事於掃除臣等恭奉
制書總率師旅屢破重關之險遂克二都之城郡
邑鬭風市塵安堵遂鯨鯢於海口困虎兕於柙
中水陸窮追神祇助順父子兄弟皆執縛於轅
門宗族偽官咸生擒於麾下雪前代之遺恨解
斯民之倒懸是皆
聖畧淵深明見萬里之遠

天威烜赫坐取三捷之功復上古之封疆布中華
之禮制除將所平都府州縣户口并所獲象馬
牛船軍資器仗別奏條
上臣等將士擒到首賊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偽
大虞國主黎蒼賊男偽推誠守正翊贊弘化功
臣雲屯鎮兼歸化鎮嘉興等鎮諸軍事節度大
使洮江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雲屯歸化嘉
興等鎮諸軍事領東路天長大都督府特進開
府儀同三司入內檢校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
金魚袋上柱國開國衛國大王黎澄偽大原鎮
兼天關驃騎上將軍梁國王黎澂偽新安鎮驃
騎大將軍新興郡王黎汪賊孫偽太子黎芮偽
郡嗣王黎滷偽郡亞王黎莸幼孫五郎賊弟偽
臨安鎮兼大安海鎮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
同三司入內相國平章事賜金魚袋上柱國唐
林郡王黎季貔賊姪偽望江鎮輔國大將軍入
內判中都府河陽郡亞公黎原晉偽領龍興路
都統府平陸縣上侯黎子騂賊姪孫偽御輦署
一局正掌卿侯黎叔驊偽清威亭侯黎伯駿偽
石塘卿侯黎廷焯偽永祿亭侯黎廷獷賊將偽
入內僉閣朝政兼內侍省都知知左班事諒江
鎮權僉行軍事諒江路同知總管府事賜金魚

袋柱國東山卿侯胡杜僞入內行遣同知尚書
左司事樞密院事副使阮彥光僞正奉大夫入
內行遣門下左諫議大夫同中書公事兼三江
路太守新安鎮制置使國子監祭酒賜金魚袋
護軍黎景琦僞寧衛將軍知威衛事晉右聖翊
軍賜金團符縣伯段擊僞晉神勁營亭伯陳湯
夢僞釣鈴衛中郎將領龍捷軍兼領壯勇營范
六材并其僞印謹差都督僉事柳昇橫江將軍
張勝都指揮僉事俞讓指揮同知梁鼎指揮僉
事申志
獻俘

闕下其餘解送擒獲幷降附僞官別具奏
聞臣等曾無汗血之勞獲伸敵愾之志皆遵
成筭得翦微勳平安南夷克清大憝
獻俘而告
神靈分臨以賜蠻夷用昭
廟社仰荅
天憲聿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清寧無任懽
呼慶忭之至謹奉露布以
聞
永樂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掛征夷將軍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城侯臣張輔同某某某謹
上進
英國公張輔再平安南陳季擴事蹟
皇上嗣大歷服之四年交阯僭逆不庭
命新城侯張輔以征夷將軍印總諸道師討之明
年俘僞主以獻復古封疆郡縣其地又明年振旅
歸進爵英國公賜勳右柱國又明年簡定煽亂
復授公征虜將軍印仍率將士討其菲未幾生
擒簡定以歸丝兹餘孽陳季擴志尚未悛跋扈
爲害九年春正月
上命公授前任復往征之夏五月師次東關寇聞

公至悉衆以石填海口徑三十丈公令將士悉
起其石以通舟楫賊退築堡月常江僞拒守計
公追至其境斬敎千人遂奪其堡賊貴走追至
寅義新平賊焚寨而遁時東關群賊蜂起公帥
師以次削平之明年夏五月又進至清化黄山
四面皆峒約七十八所峒口僅容一人盜出入
聚處其間山下水通月常江盜敎爲賊公率師
衆環其山盜恃險固持刃立峒口以拒公勅壯
士盡坑之降者千餘人拱手加額曰天兵神人
誓不再犯時東北有昏氣凝結不散公指曰賊
在東矣果報賊船漂往盤灘將回神投海口公

兼程追之翌日賊陣於海洋公集將校曰通者太白光芒如晝天文云勇敢者勝天象昭然擒賊之兆也於是先操舟順風而趁之他舟相継進俘斬数千奪舟数百而歸風順浪急軍士渴甚公以篙蘸水而飲乃笑謂將士曰水味淡而甘可取飲之舉皆杯飲信然賴以解渴乃舟飲之醎不可口將士賀公忠誠所致公北面拜曰
皇上洪福有以致之秋九月公率師追捕抵荷花海口俘斬萬餘諸將請更追之公指示曰黑氣亘天颶風將至既而風果大作乃帥師回至演義立堡築城以撫恤歸附者又明年春率師出海於靈長海洋追及賊船賊望見公皆㥮慄仆楯羅拜舟中乞命稱爲神人遂俘其僞將阮宗除及衆千餘人首賊遁據化州餘衆喪氣盡棄其舟楫不敢出海拒抗秋七月進兵賊恃荷花海險我師不能渡乃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之公相視天時惟吉率舟自奇羅海洋徑過荷化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渴江連進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州城池諜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伏巨象数十以爲前敵列人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公勅將校曰擒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因着鞭先

進象伏突起公一箭先射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於是郡象叫號追走自蹂其衆乘勝擊之斬獲僵仆塡于山澤賊酋各不相顧散遁暹蠻等處民争来附告賊首某在某處賊將某在某處公部分將校各處捕獲至暹蠻吒蒲幹等㭗山路崎嶇林箐陰翳馬不能進乃徒步履險兼程趁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相屬與賊遇殺数千人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獲處置事定乃旋師俘馘在前鉦鼓在後觀者羅拜懽呼之聲動地謹用著述庶来者有所考焉

黃忠宣公福在交阯嘗以書與張輔規畫其地方其畧曰交阯平定以来八年之内民已三變而兵亦三加矣原其所自皆由惡本未盡除守兵不用故也黎氏雖除而簡定存簡定雖去而季擴在既擒帥鎔景異之徒又已悉在網羅而無漏者以爲無事矣然馭之有道則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以再變何者陳元樒乃季擴昆弟也今雖遠遁視之若小可他日焉知不能爲簡定季擴之續乎僞官頭目今雖降附待之爲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爲阮帥景異之亂乎今成功之將在此全盛之兵在此吾忝爲守官不於此時此際言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

平崖書屋

久之治而乃亦曰安南從此無事矣是謂自欺
也欺人也若恐於自欺苟且偷安以爲得計然
當言不言何以辭君子公論之議若曰欺人依
違取媚喋無一語直至事壞而上瀆
宸聰則亦無以免
朝廷法度之議應至于斯言何容已謹以鄙見逐
一條陳尚冀采擇事竟狂妄
一本處地方賊未就擒遂調三總戎大軍到來
征守猶必三年之久而始克靖大憝今交阯都
司衛所原守官軍見在既少而演乂新平須化
地方又闊迢迢千里無一兵守而止以土兵者
若謂羈縻于一時則可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之
信也三總戎若留一鎮守猶爲庶幾儻皆振旅
而歸恐俘獻未至
京闕而警報已徹
聖聰矣乞蚤圖之
一交阯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數通該四
萬七千餘人在全盛之特而猶不能禦悔以至
煩兵屢舉今事故之數四去其三以如此險遠
之地反歹之民而以舊日所遺一分之兵守之
實未見其可也必須添置軍衛補完空伍庶免
後難今將合設衛所去處開列于後

演乂一帶　黃江上下
太平等海口　譚舍江
鋭江　魯江
鹹子關　靖安州萬寧等處
廣威天堂等處　太原府官良等處
鎮夷關等處　海潮希江等處
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
近實爲虛設如將本所移置芹站以控禦鎮夷
關本關止命土兵守之如此則鎮夷隘留有相應之
利衛所官軍免輪守之患
一歸化州石麋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
帶水陸數百里寥寥無一城守萬一有警仰之
於誰莫若於臨安衛摘撥二所官軍於臨安府
梁集三所上下地方便益
一丘温坡壘隘留三衛所原梁廣西土兵近年
以來官不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共一二分
在役者率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實是致盗
常竊發路每不通如於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
原調官軍於丘温鎮守就行總督前項衛所土
兵更選土官之能事者管之嚴禁不許顧倩代
役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常川在役如此庶
便

一廣西田州府去本處鎮夷關不遠彼處兵强努利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即今由州府知府爲事發随韓總兵立功如將本人陞授職令選本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於鎮夷関立衛控制不但服夷情抑且通道路

一靖安州萬寧等縣近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欽州地方最爲險要如將欽州千户所添軍立衛或撥彼處衛所官軍或僉彼處附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於南寧等處設立以控靖安地方以通廣東水路便益

一本處土兵首賊未就擒特急於用人許將各處人民聽從土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謹於命無敢有違有狥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讐捉去者正吏卒者有全縣之民俱被占取亦有一家父子兄弟各自充兵及單丁貧窘自出竟一兵後雖委都布司官清理而土官紛紛言多又不推除歸併因循苟且至于今日今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狼籍屯田者粮徵不足刹楚連綿是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至法弛事壞難救其失必須再命都司布政司官嚴督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幷管下影占家人田奴盡行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富貴丁多者爲兵役先議合用若干衛所應僉若干土兵然後照數僉集總小甲千百長選管如例每兵須以三丁共之官不許還以庸才兵不許雜以冗濫選集既定即分地方以近就近置立城堡或四六或中半各專屯守不許亂差有警不拘其管軍官伴當亦如舊例就於所轄土兵內定數撥用仍造花名貫址文冊三司各收一本照證按察司仍常委官點閘不許廢弛如此庶便

一各處僞官頭目叉先曾授官後又從逆今招出降此等叉歹之徒宜爲區處或量與官爵或分給田地使之得所以終餘年不可置于閑散致懷抑欝抱不平以貽後患

越嶠書卷之十

書疏移文

天順六年正月二十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充安南
國使錢溥謹致書于
諸宗伯溥竊以安南國遣使求封致
諸宗伯擇可為使者以
聞蒙
皇上命溥且
賜之章服以行具所以感知遇荷
厚恩亦已至矣然溥謂
朝廷所以綏服遠人不斷其所貴者欲聲教之遠
曁也而
諸宗伯勞於擇使而不恤其所親厚者次使得
其人也故溥自奉
命以來感懼悚慄不遑自處然竊覩翰林移閱內初
奉
皇上命尹旻等為正副使持
旨云還差內官二人同去蓋以封拜為重同去為
次也今既備云而
諸宗伯至改溥為使則云會同原差內官襲封
行禮則是有二命矣使溥奉初命以行則當正
副使行禮外而內臣自行其所事甚為得體而
今若以
諸宗伯之命以行則持
節奉
詔付諸內臣為失體而事之為不遜則內外近臣
已抵梧矣何以綏服遣臣且自古克諸國使非
成命而欲陷之若富弼使契丹臨境發書見其
與語不合卒待改書以行然則當公處宋南北
不競之時勝負一舉之間尚有所不合者當時
執政之臣懷疑秉畏以致此爾今安南臣伏我
朝幾百年矣一使之往來不過副其請立之誠而
何有行於不合哉此處富公者不足責而今之
處溥者殆亦有疑畏乎蓋今之處溥者大宗伯
石公自方伯入內宜其有未知而少宗伯若年
兄鄒公舊寅兄李公皆執於典禮酌見古今而
無所疑長者將何以處之耶顧明以教我不然
請復改使亦可也溥再拜
與太監柴公書溥惟人臣所處之分自近以及
遠皆知重內而輕外者尊
君位也
詔勅所至則以先後序次而行之不復以內外遠
近計者尊

君命也故凡君命之所行與君位之所在自内廷
以及外朝自外朝以及天下之大萬國之遠莫
不因所重而重之而可以私其身之所重者哉
今公以清修王立之資負森靜寡慾之行而自
待
聖天子爲帷幄寵臣天下想聞其風采久矣嚮以
安南請封
上命正副使復命公等奉
勅賚錢物同往既而安南有事召公暫留南京及
其事定而乃改溥爲正使以行夫自至南京會
公以來已越四月餘杯酒之殷勤談笑之歡洽
雖素所交愛不是過也獨以
詔勅所行之序未聞一語以及之此正王驩謂孟
子往返齊滕之路而未與之言行事是簡驩也
使溥知之而不言則亦簡公矣夫簡之至者情
必矣也故欵爲公言之且溥等所奉
詔立黎灝爲安南國王則未立時灝猶其國之臣
也公等所奉
勅外封云勅安南國王黎灝則灝已爲王矣其先
後可不較而明者但溥謹按
大明集禮洪武禮制二書凡賫詔至蕃國與天下
有司皆設詔使位于龍亭之左又詔宣讀案及
宣詔展設等官位于使者之東南今若
詔勅同入則勅使位當在龍亭之右俟宣讀畢而
與之則受封未成禮必俟三呼成禮彼而與之
王則依禮制行叩頭然後禮畢爲當也若使溥
不可僭而居左
舊制定禮又不敢紊而居右則公必同迎入城至
於館所少俟開讀訖速出迎
勅與錢物同進交付明白爲得其宜然後公之行
則居溥之前坐則居溥之左而宴會則居溥之
首於勢爲順而於禮亦和矣然又不當以後公
爲嫌也此皆溥所未喻也公居内廷職司大禮
預大事出使南京浙江福建事行獨濟無不稱
而處此諒無難者其肯私其身之所自重而不
知
君命次序之尤當重哉但未肯明以告我爾前途
漸近將入其國所謂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使
當此而不即預謀臨時罔措必貽笑於遠夷遠
夷既已貽笑
國體之失就甚焉溥謹白
與攝安南國王第一書（委廣西南寧府差官賫至本國界）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
給事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齎致書于挪
安南國王竊惟善處世者貴達經權之道而善
知人者在察誠偽之幾便知經常可守而不違
權時之宜膠柱鼓瑟之人爾焉望世之能處哉
人多欺偽之弊而已無先見之明坐井觀天而
已爾尚何人之能知哉此天下不能無是事也
竊欲爲主言之王寔始封安南國王之孫傳父
及兄至 王蓋四世矣况王材足以靖亂賢足以
得國禮請
天朝名正而言順可謂適經而與權一誠而無偽
者而何待於言爲哉今王發政施仁之始正百

官承式之特使往事之未明恐後疑之復啓故
言之不能自已也初黎氏得國于陳我
朝廷念陳日煃率先歸附世貢不絕恐視其子孫
滅亡而不顧哉一舉俘獲以爲內屬且俟其子
孫之可復者柰訖無可復之人而王 祖 又爲國
人所依附遂俯順其封以奠我南服傳及三世
好同一家豈意琮賊以廢蓁嫡妹死來求且曰
遊湖自溺意在不予其忘君之心見矣
朝廷速命信使往封冀朝發而夕至其國詢及溺
死之故則琮必難爲言曰吾其問諸水濱也歸
言于

朝豈無偏師及境以一正其罪耶使將及境琮已
就討且告計請封之使來師遣行人往祭而无
恐復有如琮之請者乃遣錦衣使者偕廣西巡
按御史及鎮守三司官私于境上而知王爲第
四子母子皆賢禮所當立然後命溥等爲使以
錫封焉則我
朝所以保黎氏而惟恐立非其正者豈下於保陳
氏哉凡遣使至京翺翔萬里聽其所往懋易有
無入市不變如子於父母家任便取適而已豈
有褻切偽爲之計哉此皆王之所知也又聞
太祖高皇帝年定之初安南首至而朝鮮稍後且

不誠
聖諭切責之曰汝所恃者一海爾汝能將我亦能
渡之遂格心向化表于東土幾百年矣頃與女
直潛越志諸國來聞使行人私焉頗得其跡道
給事中張寧
詔往問王即蒲伏叩地至不能起且責之封人而
已不知（聞安南果役占城故臣言及此）哈密越在流沙萬里外
實西域諸番之門戶其王爲下所弑母老子幼
勢亦殆矣母太妃來聞遣通事沙逕王率其類
數十人往立其子得兀惡十有八人太妃曰此
天朝所得宜即天刑遂檻送京師以正其罪（安南違巖）

纂會未曾謂王天討故臣便問之則我
朝於四方萬國抑強扶弱植傾起仆使之各享土宇
而同亨富貴于無不覆載之中寔父母其心天
地其量而日月其照臨也較之安南臣伏南陲
謹守禮法而聲教之外不煩於我一使者宜保
其後待其使有加于諸國也而何我使初入則
言語不交主僕星散过涉峻嶺迫逼兵械檄頓
抑塞而不安如待以暴客然者其果出於誠乎
既至而待之則自徐侍郎等來以東西向坐邊
行人等來以南北向坐至黃卿等來則書往復
数番辯至七日而始定為竝南向坐然則何為

是不同乎豈顛倒我豪傑而使之為間乎抑禮
始粗備至是而將定乎願明以告我也元史載
世祖詔安南曰來奏有一家之言今聞稀剌丁
云使多回鶻禁約不使交談果如是言一家之
禮有如是耶其後偕終不變卒至兵連禍結而
國僅存幸我
朝而始靖豈更化又百年而習偕終未變耶傳曰
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又曰晉未可踰也其朝
多君子季札聘魯見舞韶箾而歎盛德孔子見
剡子得聞官制而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是皆
以禮樂制度而固其國於周室傾危之時因以

内外而有問之也况我
朝之於安南一惟禮文相與而各極事大字小之
誠而何獨不誠於待使耶或者居先王之左右
者好是狡偽以為功也故於王初即政而言之
溥等叨
天子侍從密勿之臣加以太監等又
帷幄寵臣故特簡
命與之偕來王亦知非往使比矣果能改而待之
以誠否乎王宜速令使者出境相候擇定吉日
并迎接開讀宴會坐向等儀注來勿事退讓以
勤往復務酌古而準今之宜革薄而從忠之厚

將於是乎觀禮毋徒諂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
瞽也溥等肅奉
天順六年八月十三日
安南國回書
攝安南國事黎灝薰沐肅書復于天使列位大
人昨承仰雲見示壯誦再三具見惠顧之意不
勝欣幸未及迓璧即遣頭目阮善日夜馳驛伏
侯進止而尊諭以坐位有三等不同為言竊惟
本國受
朝命之初天使李章二侍郎奉
詔寔來當時宴會坐向之禮而已講定以東西對

坐爲宜厥後徐李二侍郎李通政湯給事中恭
光祿薛都給事中陳郎中郭朱謝高程侯邉行
人等皆以爲是一無異論近年黄卿頗自好名
惑於龍州細人妄謂邉行人有南北對坐之禮
又以前輩所行爲不足法辯論数四後覺其詐
故別有東西並坐之議本國不得已而勉從比
者劉行人亦嘗以是爲說然卒知章徐諸公爲
可從而不改其舊伏惟大人乃
天子侍從寵貴之臣欽承
皇命賁臨下國必體
朝廷懷柔之意以順衆志而安遠人也禮曰禮從

宜使從俗大人學富而量洪惇雅君子也於此
必有處焉灝端肅書復
天順六年九月初八日
第二書并儀註回摛安南國王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
給事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于攝
安南國王惟安南素稱文物之邦其畏天事大
之誠固無所不至而獨於侍使之禮尚有所不
一者故溥等奉
聖天子恩命觸萬里炎熱而来方抵南寧即馳書

于至王願聞所以不一之故庶將事之際有恪
而無疑也比入関二日王遣阮善来曰不敢回
書惟見教王之意厚矣然鍾未有不扣而自鳴
者故諭善以復曰王其無書决難定禮具使聞
諸執政者曰國於是特當開心見誠勉圖中道
以成吉禮不宜徃復論辯使王心不安爲此言
者譬人之受病誤餌其藥則病雜矣後之醫者
不發其源而究之將何以臻效故善回甫五日
果以王書来始知所以不一者禮雖無據言則
可信是受病之源已見而求療之心亦篤矣然
尤持二端而未一者尚恐授劑之後誤乎噫是
立厓書屋
未暇與深辯也今夫禮者所以辯上下而定民
志也辯以明其分之不一定則協其志于克一
大抵一則誠二則雜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
二三動罔不凶此之謂也茲欲合二三而一之
蓋有
祖宗之定制在定制者何
大明集禮一書我
太祖議禮以一天下者也其間載安南宴坐與夫
頒詔儀注甚詳何王之先君不此之求而惟以
洪武禮制詔行司府者言之宜有以来並坐向
南之說也雖然昌歜薄味也而周公辭之謂無

德不敢以當倫物之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
之謂名器不可以假人古之謹禮於微也如此
而况我
祖宗定制布在方冊昭如日月而敢昧之以貪殊
禮况今 須詔授封領勑之禮竝行謹按集禮所
載而參以禮制及古禮之可行者共爲儀注六
條王其嚴命有司行之豈惟有以新子之國亦
克永世而無愆矣幸毋惑於故老之談曰吾先
君未之行也而忽焉溥等肅奉
計開儀注六條
一奉
詔勑入界首關一路迎接官及所過衙門官俱行
五拜三叩頭禮其道路官員人等遇見即於道
傍俯伏過畢方起
一前期二日結綵於殿庭及公廨街衢衆官及
耆秀僧道照
大明集禮儀注習儀是夕王宿于齋所衆官各齋
宿于衙門次日早王與衆官皆冠帶便服率耆
秀僧道出郊迎至呂瑰站望
詔勑叩頭王隨入站共衆官候朝使下轎入站捧
置龍亭中南面王與衆官等北向行五拜三叩
頭禮衆官分東西班立王入與朝使行丙拜禮

設席向南王北面勸酒飯畢率衆官回留執事
官演禮留官宿衛此古卿勞之禮安南行之久
矣昔曹世子來會謂其謂成
君也享以上卿之禮今王未受
封退執卿禮以接朝使亦禮也
一令有司於國門外迎恩亭設幄結綵設二龍
亭一香案於正中備金鼓儀仗鼓樂迎入亭安
奉
龍節于一亭
詔勑共一亭是日王與衆官具朝服及耆秀僧道
止叩頭迎龍亭出金鼓在前次耆秀僧道行次
衆官行次王靠東行次儀仗鼓樂次龍亭朝使
分行于龍亭之後迎至府中衆官等分列于東
西司賛唱排班引禮引王等各就位唱班齊東
邊使者學士諸前南向立稱有
制唱鞠躬樂作四拜唱三上香開讀宣詔官二人
一用漢音一用國音展讀官二人俱陞案使者
詣龍亭捧
詔與捧詔官捧詔官跪受詣開讀官宣讀訖奉還
使者復置龍亭中賛四拜搢笏鞠躬三舞蹈山
呼者三出笏府伏與四拜訖西邊使者太監詣
前南向立稱有
勑諭賛跪王與衆官以下皆跪使者詣龍亭捧
勑授王 王開訖收勑叩頭起賛禮畢王復升詣龍

亭前跪問
聖躬太監鞠躬荅曰
聖躬萬福王及衆官退復設香案於殿臺上向北
王易九章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
恩然後易王者冠帶與朝使分東西行兩拜衆官
見朝使向南立受兩拜畢王率衆官具鼓樂儀
伏送
詔節入天使館此迎接
詔勑禮一依
大明集禮洪武禮制二書条酌而行稍有不同者
以義起也

一宴亭之禮四位朝使並東坐向西 王西坐向
東對第四位此按
大明集禮內載元至元二十六年禮部尚書張立
道使安南宴于集賢殿東西相向坐
國朝倣而行之及洪武二十六年指揮王爵使朝
鮮禮部定到儀注亦東西相向坐此我
祖宗定制敢不謹而行之如舊有侍臣同宴于殿
者今當少置殿外兩傍以次升勸盞君既分坐
臣當退避故也
一王與國之賢而有學者各賦詩為文送朝使
還京此古者使於四方必采列國之詩以見其
俗之美惡至晉韓宣子歸自鄭其六卿餞于郊
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及賦不
出鄭志皆昵燕好倘有所作豈惟得觀所志抑
將采而獻之于
上
一頒行之日王率衆官以下送
詔節至郊外行五拜三叩頭禮還擇日遣陪臣賫
表詣
闕謝
恩
天順六年九月初九日

安南國回書
攝安南國事黎灝端肅書復于天使列位大人
昔劉康公嘗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非唯造理
之深亦惟惠及下國而以善教人也大人蹈中
庸之德居
天子左右奉
明詔臨敝邑初至南邕亟以書來旋復近郊書及
儀注併惠備見温厚款曲之意善孰加焉敢不
唯命至郊勞一條使行右禮伏覩
洪武禮制中本無此說豈以
王命未宣布而故遽相勞耶且郊迎本國禮俗尊

為恭敬遵禮制守恭敬所以從中也釋此不為
未知免戾其具朝服以迎禮也但本國在荒遠
雖欲勉強行之竊慮章服等衰一有差謬紛將
誰執鬧讀所以宣
聖天子德音也若教漢音宣讀一國豈無通話者
然聲音節奏不無生硬其失為大況陪廷臣子
未盡卒曉而
朝廷德音未遽諭也大人既以中道見教灝不佞
庸有咈於此故不辭瀆敢布于下執事惟大人
裁之灝端肅書復

天順六年九月初十日

第三書攝安南國王論禮不行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
給事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于攝
安南國王前書回云宴坐之禮前輩請定至黃
卿始為不足法劉行人能不改其舊此皆無據
之言而可以服吾輩乎可以服天下後世乎宣
黃卿執之為是也僕等想王之為此言者技止
乎此故不復與辯而直以古今大禮相與講而
行之蓋以洪武禮制所載皆詔行有司而未及
番國大明集禮所載有詔行番國而未及封拜

故酌古準今而成此使其昧此而一以禮制並
坐向南執之則王亦何辭以辯而僕存此心其
如國之山川鬼神何王不復察此又欲易國卿
之禮如殿坐之儀則已自王之矣何必請
命九重之上而人萬里之外哉若曰
王命未宣而未遽敢相勞則天下豈有不飲食而
行事者蓋與王初見又在禮不在物也噫惟天
不可以偽欺為人不可以偽惑王其察焉若夫
漢語國音竝用兩不相疑何失之有冕服之制
以俟奏
請而行可也誠欲相見諸改書以從溥等謹復

天順六年九月十一日

第四書回攝安南國王再論禮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
給事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書致攝安
南國王竊以出郊迎勞之禮當盡賓主南北之
說者公館非殿也冠服猶卿非王也是宜執禮
度於分內益慰諭於言表然後導迎
恩命宣揚國都東西宴會以如儀使此交驩而成
禮豈不除一代之美談彰一時之盛事哉是皆
發乎至情合乎中道可以坦然由之而無疑者

而王獨不此之信謂
天命不足畏而可以坐致之天使不足敬而可以
王禮忽之將循楚子受王而惰成子受服不敬
之歸矣豈知魯公如晉悼出國都以接之向戌
來魯襄盟于劉以待之而皆不以為過者哉今
王天資高邁學問淵篤禮足以行己和足以得
衆宜有出境待人之謙而無惰與不敬之失矣
然猶致是之紛紛未決者毋乃異論以惑之乎
繼今當召自宮中府中以及街衢奔走遊說之
徒而問曰天使駐節於近郊有日矣當以卿禮
接之乎抑以王禮加之乎彼必無貴無賤無長

無幼無遠無近咸應之曰宜以卿禮接之王則
待封而後可然後遣一价來曰王誤矣敢槁子
執事則僕等何辭之有亦何煩異論之有茲承
阮堵阮廷美來詢動止遂布此以聞惟王勉自
處焉溥等謹復

第五書回安南國王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 副使禮科
給事中王豫端肅書復安南國王伏自寓館以
來王之牢醴餼廩曰盈于始而謙撝敬慎不替
于終行人何以臻此瀕行又辱贐遺感愧何量
然嘗聞之宋人或得玉獻之子罕子罕弗受獻

王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
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若以與我皆
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茲者奉
德音揚 清光惟恐弗職以忝
恩命若受之豈惟失寶抑速戾滋甚矣古人有曰
事大在共其特命字小在恤其所無王之事
大難國所無亦充惟
命足共矣此未之能恤也而況厚贐之復加我用
此敢辭不宣溥等同拜
天順六年十月初十日

安南國回書

安南國王黎灝端肅書復于天使大人翰林院
侍讀學士錢公禮科給事中王公茲以使旆言
旋戒行在邇敢用贐禮以將恭敬之意而大人
以樂善之事見辭其廉介之操尤可景慕然君
子之辭受取與唯義是視故孟子不受於齊而
受於宋薛以此之故大人欽承
聖天子明命嘉惠下國一方之人悉受其賜非敬
悪乎用情臨行餽贐所以表敬也況贈賄之禮
古人皆行之今何獨不然以為特命未共則所
需比當料理以為儀不及物則禮意固已並行
所以再瀆高明者以其欲得取與之宜而敬有

所仲也惟大人其裁之不宣灝端肅書復

第六書 辭安南國王私贈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致書于安南國王昨者迎恩亭上荷王執杯眷戀之深送舟凝竚之久斯情何以云喻又況贈賄之辭未畢而納善之禮復加舟次之拒已絶而馳遠之使即来此将物以表其情也殊不知物盡則情亦盡矣曷若泯其物而使斯情恒懸懸于中我関山迢遞目遠日深瞻仰無由豈勝慨念不宣溥等肅奉

天順六年十月十二日

第七書 再辭安南國王私贈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致書于安南國王奉遣以来蒙遣近臣黎弘毓阮堵等伴宿二人學行周洽寔王所任使親信之至不可一日離者特徹以祖送至於浹旬之久幾乎千里之遠而不㐌是故敬事

朝廷以及行人之禮然而加厚斯文之情亦有在矣孰意行須復出所辭納善之金以溷我行李則王之所以愛之者又何若是其凉哉天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古之使者嘗謹於此矣用是迓璧幸無見譴非此二人不能盡其情也乘此清風歎歸去而南望青冥不過一輪明月共照此心而已溥等肅奉

天順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復　命題本

翰林院等衙門侍讀學士等官臣錢溥等謹

題爲襲封事天順六年正月内該禮部奏

准差臣等爲正副使前往安南國封黎灝爲安南

國王本年二月二十六日

朝三月二十六日到於南京會同原差司禮監太監柴昇等賫錢粮起程八月十三日至廣西南

平屋書屋

寧府緣本府去安南不遠差官賫書馳報本國

迎接

詔勅并詳定儀注前来九月初二日入其國黎灝差大小頭目五員来接又差頭目請儀注因無書不與初八日始以書来遂回書并儀注去十一日復以書來論迎禮不合遂不行是日黎灝冐雨接至吕瑰站不過其站離國城約三十里許十三日復差頭目請十四日至吕瑰站迎接是日黎灝率官軍人等早出江邊迎接

詔勅入站行禮畢退與臣等行禮具茶酒臣等因其論禮不合皆不受亦不與坐謂曰今日卿明

曰王
天命不可以僭差宜退黎灝執不肯退太監謂曰
王齊宿宜早去整點明日事然後降下一揖臣
等皆正面受之不送十五日黎灝早出迎恩亭
下候
詔勅過江導引入府中一如原定儀注行禮訖步
送
詔節入天使館十六日王来訪各視卧所十七日
請宴於後殿當日太監與本國交付錢粮逐一
買辦香料等件二十六日王差大頭目黎景徽
請留
詔書爲傳國至寶臣等今寫牧領迎去有副使王
豫患病至十月初十日太監計議臣等先回黎
灝遣頭目送臣等金銀等物當作書辭還十一
日作詩後復以書送禮物来臣亦作詩辭還十
二日王送至迎恩亭上勸酒訖袖出生金一貼
謝曰昨日席中蒙教親詩書樂善道以福生民
庶不負
朝廷等語所謂一語重千金也故以此報臣曰納
善足矣何以金謂遂登舟行至呂塊站使遣頭
目送金来二十一日王遣大小頭目五員送至
關口復出送金臣皆作書辭還臣等看得安南
國其天性雖尚詭譎服食居室亦多鄙陋至於
敬事
天朝以及使臣之禮則欵務盡其心如各站遣人
迎接每日三次管待所過地方鑿石伐木以開
拓山路男女老幼皆焚香膜拜恭候
詔勅過後方起臨回遠送禮意甚備此皆
皇上德威遠布致使蠻邦小國格心向化如此臣
等叨伏
天威預有光榮不勝感戴
聖恩之至今將録過書七通律詩十首及安南國
回書三通隨本封
進謹具題
知
學士錢溥使交紀行志畧云天順六年正月丙
申朔甲寅
皇上命溥爲正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爲副使持
節奉
詔往安南國封黎灝爲王仍往南京會同原差司
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行　二月丙寅朔謝
賜衣恩　辛卯早辭退辭
皇太子賜羊一隻酒十瓶　壬辰發潞河驛至張
家灣訪故交不行　甲午夜至河西務　三月

丙申朔過直沽　四月丙寅朔晚至吳江　五
月乙未朔至浙江館遇順風行　乙巳午至南
昌　癸亥至大庾縣會姻家宋克純邀遊觀音
寺登子佛閣觀蘇東坡題壁遊廣化寺觀東坡
畫竹四壁清勁如新　六月甲子朔乙丑過梅
嶺　七月甲午朔丙申喜陳給事嘉猷自𦙍喇
加國還　八月癸亥朔丁卯過永淳其邑舊爲
賊破官吏師生皆夜宿江中　癸酉仰南寧府
抄案差煞磨何璿賫書馳報安南出接　丙子
過一近村名凌灣居民數百家鷄犬相聞牛羊
遍丘隴男婦隱隱竹樹中打木績麻聚首相觀

有夫充役者携餉出搕于船傍儼一武陵桃源
也地平曠䝉罕到間有來者人衆有備亦難入
若使他郡皆然豈有民不安生者哉　己丑至
龍州知州趙南傑請宴于後堂即其家也奉毋
出婦以見既罷余與給事皆奉御晚步魚塘之
上奉御永樂時人言
太宗既成天壽山陵時
仁宗爲太子
宣宗爲皇孫　命偕漢趙二王往視過沙河遇凍
仁宗患軟足疾二王誘凡下橋行
仁宗雖有夾侍亦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

人把滑
宣宗即應聲曰後人又有把滑者漢回首嗔視其
姪乂之是雖一時戲談後來漢之不軌
宣之討賊咸决于此矣又言嘗侍
太宗北征行四十日不見冠兵因粮竭六卿諫之
皆鎖項惟太監沐敬若諫不已敬乃連支宫人
太宗罵曰叉蠻敬舉首曰不知
太宗怒縛出斬之敬猶切諫了無懼色
太宗悟曰使我家養人皆如此何患不好釋之遂
班師及漢王叉敬侍
宣宗日夜猝至城下于四鼓軍猶未集敬忽於漢

城東南舉一砲
宣宗驚曰事泄矣召敬貴之敬曰漢所料者西北
若於所不料者驚之則不佚矣已而天明軍四
集漢果出降就擒予聞奉御言此二事皆其目
擊者故備録之　九月壬辰朔從陸路行五十
里至憑祥縣　癸巳行三十里入南交第二程
趙南傑與憑祥尹李廣寧各率兵送北回諒山
府官呂孫蔡師孟率合屬師生耆老迎土兵十
人護送　甲午坡唯站王差大頭目黎執中頭
目阮永錫黃清程磐范瑭程紀接過丘溫縣
乙未不傳站王差頭目阮𭅅請儀注因無書不

與其地六耶縣山溪險惡難行　丙申王差頭
目黎巨縛范文淡杜茶黎安黎棨黎虎范木程
度日阮年吳求程國信鄭可呂率軍士五百夕
接　丁酉卜鄰站其地鳳山縣溪多山峻如六
耶　戊戌濮上站雖有山可行與丕禮皆屬諒
江府　己亥丕禮站阮阮善賫書来過古勇安
寧古隴三縣地始衍人煙漸密　庚子昌江站
王差大頭目黎康黎文正頭目阮俵阮禎范慶
甫程秀接星日回書與儀注差阮永錫黃清與
阮善同往過二江家布綢密屬上北江府　辛
丑布橋站王差大頭目黎弄黎布葛頭目范得

齒阮仕連武永禎阮料接過一江屬下北江府
　壬寅早阮善以書来論郊迎禮不合不行遂
留善面答以書是日王冐雨接至呂塊站不遇
差頭目阮堵阮廷美接復與書　癸卯次市橋
站　甲辰王以書請至呂塊站接擲其書還不
赴至晚衆頭目懇請許之星夜三鼓復差大頭
目黎禾頭目黎居道接且跪曰國主見書有
天命不足畏天使不足敬等語十分瞿怕不敢回
書特命迎請於是行　乙巳午至呂塊王早出
江邊侯
詔勅行禮畢王邀入請茶勸酒皆不受亦不與坐

王乃赧赧退遣通事来曰知罪矣　丙午王早侯
詔勅還江導迎入府中行禮畢隨與王步送
詔節入天使館送四位朝使各有太牢豬羊酒禮
止受酒禮辭其牲牢　丁未王来各視卧所是
日太監奉御交錢粮去　戊申請宴于殿後堂
其前殿横七間後堂直七間北三間設賓主席
中一間設細樂歌戲之類或坐地或走立畧無
次序南三間皆大頭目立侍以次来勸退則揖
扇飲啖自若衆家從三十餘人及立宴于前殿
始知蕞息國陋如此難與進言禮　己酉至癸
丑太監奉御與論錢粮價　甲寅王来訪請視

王給事疾隨以醫来　乙卯與太監奉御還訪
留飲　丙辰送金犀香料等數與太監論直
丁巳王差大頭目黎景徽請留
詔書令寫收領用鼓樂迎出　戊午王差衆頭目
請酌疑其謝晋
詔書不赴自是皆取香料等物　十月壬戌朔乙
丑王差大頭目移酒卓来奉　丁卯王始来謝
留詔書視王給事疾　戊辰與太監奉御還訪
留飲就先辭初十日行　己巳王差頭目四員
兩次堅留不許　庚午王差大頭目黎景徽與
內官来堅留至十三日行總許十二日　辛未

令通事買辦果物借五所用樂作席辭太監奉
御是曰王送贐禮作書辭還令王作　賬鞴遞給
事輿疾而行　壬申作待後候以書送禮物表
辭以詩　癸酉王送至冨良江邉勸酒訖袖出
生金一貼謝曰昨日蒙席中勸親詩書樂善道
以福生民庶不負
朝廷等語所謂一語重千金也故以此報予曰納
善足矣何以金為遂登舟行王遣阮廷美送至
呂塊站明早復遣黃清送贐禮與金来皆辭以
書遣黎弘毓阮堵阮格醫官等伴送出関　壬
午至関口　弘毓等復出送金辭以書憑祥李廣
寧率兵入関接　十一月辛卯朔過火煙驛
十二月辛酉朔己卯早五皷至浙江館　壬午
早五皷至家　七年正月辛卯朔入府行禮詣
學謁廟　三月庚寅朔至蘇　四月庚申朔雨
阻新店　庚午早遇柴太監等到遂同行　丁
丑從河西務入城　己卯早復命　六月己
未朔　戊辰安南陪臣黎公路等順帶禮物奏
准送来　己巳早謝　恩訖在翰林院受禮設
席款待公路等七人
成化二十年安南國移咨雲南都布按三司曰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准本國安西府官

阮德俊等備咨准本府所轄黃巖等州緣邉土
人馳報有車里境上土人傳言謂本國與起兵
衆人馬不知其数前来夾近車里地方安營下
寨聲言有一百六萬兵衆分行四道將来攻討
車里等處及先遣頭目数人統領数十兵徒扛
擡大石一塊前来與車里人話說奉國王命傳
報車里云今有一百六萬人馬到来你可懼怕
若要安全無患急将金子擡来秤平此石弃進
貢犀象帷帳等物務要多多并助攻入百老撾
等國若不聽命即将前項兵馬殺害車里因此
車里官目已備由投告雲南乞奏
天朝皇帝調集大軍急来救護并移報老撾起集
兵馬併同車里人衆捨死先路攻討安南等詞
阮德俊等聞此傳言不無駭異竊慮本府各州
居民與車里居民封疆限隔音信不通古昔以
来曾無嫌釁夫何今日有此事端緣係誣構邉
事重情若不具咨伸辯恐後来生事惹起釁端
守土邉臣難逃罪責為此具咨乞行區處等詞
得此切照本國僻在西南久為
朝廷藩輔每圖敬
天事大保境安民允在鄰封益敦情義盖欲邉陲
無事使此相安近歳廣西龍州思陵州邉鄙細

民或以田禾之故而不免相争誆騙商人或以
貨利之由而不免訐訟然於勘斷之後伸辯之
餘和好如初猜嫌盡釋況車里與本國彼此封
疆截然有足山川限隔習尚不同鷄犬之聲曽
不相聞牛馬之風亦不相及旣無侵争境土掠
奪田禾等故又無商販往来交争財貨等情豈
有妄啓事端別生嫌釁擅興兵衆輕動干戈以
爲侵擾之計緣於成化十五年間本國以所屬
嘉興鎭寧等府土酋道車琴公黎詑等生心背
叛逃竄老撾本國累次差人前往追索老撾官
目爲其淵藪公然窩藏本國出不得已再差守

邉頭目將領旗軍分行追捕緣老撾自生嫌隙
因與車里誣訴上司轉奏
朝廷將欲陷害安南一方之赤子幸賴
天朝皇帝一視同仁明見萬里廣海嶽包含之量
體
天地覆載之公特降
勑書下寧訓諭戒以安静守常欽畏天道恪守藩
臣之禮允迪睦鄰之誼欽此本國兢惶惕厲悔
過啟圖夙夜遵承惟恐不及自此以来凡與本
國接壤諸番無有遠邇悉加敦好罔敢乖違期
於使此居民相安無事上以遵

朝廷訓戒之意下以盡本國睦鄰之方況丁寧
勑諭語未及寒安敢昏昧遺忘更圖侵犯鄰近今
車里之人不究真情敢行誣說謂本國起動人
馬不知其數前来夾近車里地方安下營寨聲
言有一百六萬兵衆分行四道將来攻討軍里
等處及先遣頭目数人統領数十兵徒扛擡大
石一塊前来與車里人話說稱奉本國命傳報
車里恐以兵威索其財貨脅令降附本國俾之
助討諸番若不聽從即行殺掠因此車里官目
已投告雲南乞奏
天朝皇帝調集大兵急来救護并移報老撾起集

兵馬併同車里人衆捨死先路攻討安南等詞
此等誣陷事情干係不小雖云事涉傳聞未委
虛的然係揞起誣說邉事重情若不伸理辯明
使之分別虛實竊恐姦頑之輩得售其謀他日
別起釁端爲弊滋甚不惟欺誑於官府亦將黃
感於
朝廷疑似之間膚許之語
天高地遠神辯無階枉受其究取譴非小防微杜
漸理合辯明劄分治列位大人皆是
朝廷選擇素有碩德重望委之撫綏一方明遠察
微幽枉罪達上以體

天皇帝包容之德下以慰遠人向慕之心凡其大
小設施悉皆寬恕要使邊民無事嫌隙永消除
任欺誑之徒尤所憎惡譏譖之說亦可辯明重
慮造此浮詞扇惑衆聽者或是本國犯罪逋逃
之人或是車里陰聽老過之討擄此嫌釁扇惑
朝廷將以陷害一方快其私憤若此情節全是構
誣況金銀犀象椎漫等物皆本國所產不足爲
貴所用羨餘又不匱之寧有貪無厭之賤物蹈
難測之禍坑國寧民安是其所實輕小貨物何
足關懷若以此結怨搆釁興共動衆則所得不
償所損所利不償所害雖昏愚無知之人尚不

樂爲矧本國會讀聖賢書明成敗可否之理安
敢興行犯義拂經之事搆怨速禍之非上得罪于
天皇于
國法下結怨于鄰壤于庶民以乖咈人心違背古
訓捐安寧之計而啟遠亂之愆乎起釁搆釁諒
非本國之意懲姦革弊固可早爲之圖除本國
已着落緣邊府州官目審勘管內有逃竄頑民
妄行扇惑拿來治罪外照得車里孫是雲南管
屬亦宜區處有方爲此合行移咨煩爲拘來車
里人目衆勘前項情由虛實是非審究詳悉仍
行曉告車里部民各宜循理守常安居樂業勿

聽訛說狡謀而自生嫌釁勿以惡聲過舉而妄
加於人以致搖動上司扇惑
朝廷非惟失鄰封和好之義抑又啟他日釁隙之
端尤冀詳究誣言亮察真意憐憫安南之赤子
同爲
聖世之齊民忍聽搆誣使罹禍害如欲避荒兆庶
炎徼民夷免其荼毒之災共樂雍熙之治則曲
加惠顧使誣譖潛銷遐邇庶民咸歸輯睦以全
一國生靈之命脉頓釋兩地昔日之猜嫌彼此
民夷悉陶至治永遂鑿井耕田之樂益敦仰風
慕化之心巡撫都御史程琮同太監覃平黔國
平厓書屋
公沐琮御史汪山三司各官議得所轄地方與
安南國疆埸密邇自彼國舉兵侵殺老撾延及
八百地方彼土官人等殺敗志喪氣沮無所容
其奸計而又不次差人假以取討牢例擾我臨
安邊界展轉移文方綫消息令却指稱車里誣
搆擅動軍馬侵擾邊疆移咨伸辯其詞婉曲雖
皆敬事
天朝畏懼
王法之意中間情爲難測必須外示和好內益戒
嚴庶保無事除行分守分巡兵備守備官員督
各該軍衛有司非沿邊一帶土官衙門巡司哨

堡把截去處嚴謹防禦仍行車里宣慰司遵守
法度嚴固封疆若交人果有侵犯實跡星馳報
來如無不許妄報并差的當人員前去臨安邊
界體探有無別項聲息及令三司将原來咨文
封識奏繳并疏其事以聞
安南國陪臣潘琮等奏竊照臣等本國陪臣朝
貢奏事由南交關經憑祥州抵龍州進呈遞年
陪臣往返別無阻困緣憑祥州土官知州李廣
寧居官日久遂長貪心始於成化年間見有陪
臣到來先差本州頭目到南交關要索銀絹等
物方許進呈回還時更賸日逗留要索銀貨少
可其意則漸漸起程未滿其慾則恬然坐視陪
臣則慘酷無聊李廣寧則誅求不已即其作弊
曷可勝言因此節次陪臣同辭具啓國王乃揩
實具本差陪臣黎彥俊詣
闕陳奏乞賜継令使臣往返自七源州界首直抵
龍州并護送接迎官員並從龍州直抵七源州
界首不必經由憑祥州若自龍州赴京一遵舊
路以免李廣寧托故拘留之害其本該部奏看
說使臣宜如舊路行而嚴戒李廣寧不許扭習
前弊黎彥俊竊恐使臣仍舊路而行則難免李
廣寧報復阻留之困再倫覆奏又奉該部看說

謂黎彥俊所奏大槩欲令陪臣往返並從龍州
路去不必經由憑祥以免李廣寧要索刁蹬之
苦哀鳴懇切情似可矜事非得已況係遠人難
以置之不爲處分以傷懷柔大體合仍行兩廣
總鎮總督總兵等官行令廣西都布按三司掌
印官員及行都察院轉行巡按廣西監察御史
會委三司佐貳官員查照先今事理即便親詣
龍州從公查審仍踏勘使臣入貢自彼七源州
直抵龍州與經由憑祥方抵龍州驛路孰遠孰
近事體孰爲相應人情孰爲順便若依所奏改
那驛路揆之邊計有無相妨初年開通驛路有
無深意及李廣寧有無遞年刁蹬措勒貨物彼
此是否結爲讐怨如果相應改那驛路別無窒
礙彼此便利無拘前議星馳會奏前來 以憑上
請定奪臣等於此有以仰見
聖天子德同日月之明回光洞照賢宰執心若鑑
衡之別改議從公不以黎彥俊覆奏爲嫌不堅
執前議爲是臣等以爲
朝貢之路從此得通往返陪臣永無阻困矣不圖
差委官太平府知府盧勗等罔秉公心昧於勘
實如龍州官目趙相吕永信等結狀謂安南經
由憑祥州方抵龍州途程遠遠自彼七源州直

抵龍州道途委果就近語得其實則盧昂等置
之而不審祥若李廣寧及目老夲文等結状謂
七源州水陸路到憑祥州日半七源州陸路到
龍州兩日半俱經憑祥州邉界語係詐妄則盧
昂等及扶同而偏聽至盧昂等倫勘語又謂初
年開通驛路必由㕦村關經憑祥州方抵龍州
者盖以二州輔車相依唇齒相護所以關在彼設
路從此經豈無深意夫龍州與憑祥州相接固
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護也然盧昂等徒知關在
憑祥設而二州始足以相依而不知關在龍州設而
二州豈不足以相護耶若盧昂等以初年関在

彼設路從此經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彼知中國
有聖人有獻白雉當此之時関有誰設及至回
還迷其歸路周公馬作指南車與歸至其國是
何有爲深意兄當
聖祖皇帝初定天下之日臣等本國郎先慕義来
朝而　貢路由此遂通當此之時又何有於関
在彼設路由此經之深意哉盧昂等又謂臣等
使臣欽慕龍州乙更驛路使因李廣寧一人之
惡而改驛路於龍州以避之他日龍州之不指
財則此驛路將何而改耶是盧昂等不審人情
之順便特爲遷移之辭以扶同李廣寧此臣等

甚所不甘也盖臣等陪臣之往返路由憑祥州
方抵龍州則指勒李廣寧之意而困阻難堪若
路由七源州直抵龍州則遞送皆臣等本國之
民而道途徑近揆之事理人情最爲順便所以
臣等欲直抵龍州不必經由憑祥州以此之故
初未嘗有欽慕龍州之意但從龍州路去亦可
以省李廣寧之指財所謂寛一分則受一分之
賜也盧昂等又謂李廣寧不可不明証其罪既
証其罪驛路不可不照舊而行盧昂等外雖揚
言正李廣寧之罪而内實爲扶同李廣寧之計
盖李廣寧之罪未見於區處而臣等舊路之行

愈深於受害今次臣等將行之前本國嗣世子
巳預於弘治十九年九月二十日備咨兩廣總
鎮總督總兵等官差委的當官員公同開關盤
秤及帖下憑祥州起撥兵夫二角封付本國諒
山衛頭目黎仁貴差小頭目阮守遍就憑祥州
本月二十七日阮宗行到南交関李廣寧使本
州頭目陸信遏止阮宗要索銀子二百四十兩
方許送入黎仁貴等恐阮宗不得進入咨文帖
下阻滞乃送與李廣寧銀子二百四十兩李廣
寧始許阮宗遍到憑祥州吏語阮宗謂咨文着
九月二十日今巳十二月十七日係日子巳久

要令改着如不改着即送銀子三百二十兩方
肯接遞黎仁貴等又恐咨文帖文彼來接遞阮
宗未得放回又送與李廣寧銀子三百二十兩
李廣寧謂銀猶低醜及索附重帶耗弃遣其子
李附等就南交關索取銀九十五兩黎仁貴等
不得已又依数添送弘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三
日臣等方見委官鎮安府通判洪烈到南交関
公同李廣寧開關盟拜
貢物李廣寧對洪烈說謂前覃文禮奏李廣寧前
後刁蹬勒取諒山銀子三千兩并黎彦俊奏李
廣寧節留要索銀子乞從龍州路去已經該部
看詳謂李廣寧所索銀子似乎顴脚之價是
朝廷已與李廣寧索取銀顴脚别無怪責令臣等
告哀求封二部要得每部銀子三千兩該六千
兩方得進行洪烈再三勸觧李廣寧終不肯聽
從及洪烈回還李廣寧猶使本州人趕拒臣等
於咘村関外臣等計議無柰十人強随
貢物以行餘衆則傍山間而處草居泉飲嵐瘴薰
蒸寒暑交侵相継染病黎仁貴等慮夫便程更
阻臣等若留再差小頭目武錫福添送與李廣
寧銀子六百二十六兩土絹二十疋李廣寧始
許臣等進到憑祥州而拘武錫福要更添送銀
子一千兩仍脅武錫福填寫手本用人夫数多
武錫福不肯聽從即差頭目馬善等日夜監守
武錫福甚於窘辱李廣寧所以刁蹬臣等不過
要索銀貨之多而已臣前後所送銀子一千一
百八十一兩總該一千三百八十一兩香絹等
物不可勝筭又臣等奉覩
朝廷掛張榜文有云查洪武年間安南國三年来
貢其陪臣行止許五人而進貢之物不許過多
亦不許夾帶私貨是蓋厚往薄来之盛意也然
臣等慮夫倭遅道路不賍無疾病死亡之虞一
去三年不賍無風雨寒凍之阻而李廣寧常托
以人数行李為是言不過援托榜文以勒取銀
貨而已又傍有云凡遇安南國差來進貢及奏
事陪臣往迈悉遵欽限随即應付遞送不許稽
遅是蓋懐柔遠人之道也然臣等陪臣遞年往
迈而困阻於憑祥州凡所食用皆随身帶来之
物李廣寧所給十不見一至廣西都布按三司
每有懺糧則李廣寧托以該州歲收秋糧為臣
等使臣廩給之費并令次臣等使臣到憑祥州適廣
西布按二司在太平府徵調土兵征剿兇村李
廣寧實阻留臣等却乃托以本州循有遞送臣
等之事以免徵調如此非惟欺負

朝廷之法度臣子職分當如是耶至如前年范福昭黎俞等之朝貢回還臣等本國人夫到憑祥州接遞固無假於憑祥州人夫之力而李廣寧阻留經五箇月索取銀子二千二百三十兩土絹十七疋方許發回及廣西咨文臣等本國爲驛路便宜事李廣寧差人轉遞諒山南交關亦索取銀子一百六十兩方許諒山衛領取前項咨文及諒山小頭目阮宗送前路咨文帖下憑祥州李廣寧亦多索銀子五百六十兩方肯放回如此之類全不假憑祥州人夫之遞送而李廣寧每索銀若是之多不過指勒以充其貪慾而已及李廣寧於要索刁蹬之有狡險詭譎之計如前年阮洪碩黎彥俊等到本州彼索取銀貨數多恐阮洪碩等行将嗚訴乃抑使寫狀以爲執結謂阮洪碩等並無餽送銀貨等物令次臣等經行李廣寧索取諒山衛銀子一千一百八十二兩則隱而不言若臣等添送李廣寧銀子一百兩則又脅臣等寫状以爲禮銀是李廣寧譎詐之計蓄中愈蓄也又今次於過關之時臣等打發委官洪烈及李廣寧銀子各五十兩香帶各一條并土絹香扇等物其洪烈不肯接取惟李廣寧既取已分又并取洪烈不取之分是李廣寧貪得循情對委官而攘貨頑然罔恥傍若無人矣又臣等陪臣遞年往返累被李廣寧之困阻則諒山之民均受其害蓋於去時而阻陪臣於界首諒山之民皆在界首以候遞送於回時而阻陪臣於憑祥州諒山之民亦在界首以候接遞其所要索銀貨又取給於諒山之民是李廣寧非惟困臣等陪臣抑又困諒山之民也又臣等本國遣使每於冬天起程乘其寒凍之氣以過關一以避憑祥州瘴毒之虞一以及春初東風送帆之便然李廣寧之困阻索每至春季方許進行及臣等陪臣行憑祥州則已染瘴毒自龍州下船行至鄱陽等湖已遇朔風逆順進行不得倘或冒暑強進到儀真覇過裏河又已堅冰凝冱以致經年遲滯是李廣寧不但阻臣等陪臣於一時實乃阻臣等陪臣於一路也臣等竊慮李廣寧惟甚豺狼慾深溪壑每圖肥己罔恤害人謂臣等陪臣必不能飛上天而去謂今後要作困廩以貯臣等陪臣往返餽送之銀子不惟李廣寧之一身而李廣寧之諸子及憑祥州之人民叨慣相師殊無忌憚彼蓋含憤於黎彥俊等往来之奏而泄怒於臣等今次之行報復之心如火益熾始則困阻

臣等於界首不許進入次則趕拒臣等於啼村
不得盡行終又刁蹬臣等於本州不即遞送以
致范興文武世景阮鐵阮文臺之困死彼前陪
臣黎峻於會同館得病猶家
聖皇帝矜念醫官療治及黎峻不幸而死又蒙
給賜棺材命官諭祭所謂澤及遺骨也今李廣
寧乃阻留要索以瘴地害人致使臣等陪行從
人相繼染病死棄道途若此情由言之出涕朝
貢之路不得直就龍州則臣等往還畢竟投於
死地且憑祥州與龍州並於臣等本國界首接
境陪臣入貢之路從憑祥州經過亦抵龍州之
路從七源州界首而起程亦抵龍州之路但由
七源州直抵龍州則不紆而徑不遠而近實不
改朝貢之路且又得徑近之利揆之事體別無
窒礙臣等相與思惟彼虞芮異國也猶造文王
之庭而質其訟之成況臣等本國堅拱向之心
累被李廣寧要索阻留之害有
聖天子在上賢宰執在下而有屈不求伸有弊不
求革此臣等所以於告哀求封非當鳴訴之時
而忘其冒瀆重復之罪再具述前後痛切情由
懇求避路仰籲
天闕以期萬一伏望

聖皇帝明見萬里一視同仁察臣等控訴之由事
非得已憐臣等哀鳴之苦實出至情斷自
宸衷曲垂
睿旨特賜臣等本國陪臣繼今往返自七源州界
首直抵龍州護送接遞官員並從龍州直抵
七源州界首不必經由憑祥州若龍州赴京一
遵舊路庶免李廣寧要索阻留之苦俾臣等陪
臣永無困阻死亡不虞惟
聖朝億萬年太平臣等本國億萬年朝
貢而臣等陪臣往返亦億萬年蒙太平之福澤非
惟臣等本國臣民胥感
聖恩而諸藩國見聞實均荷懷柔之盛也臣等以
逖遠小臣干冒
天聽罪甘萬死憲法難逃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土官知州李廣寧奏爲邊
計重務事抄蒙委官案仰為驛路便宜事該安
南國陪臣黎彥俊奏稱臣阻使措物要改路入
龍州行勘有無利便妨礙邊計等因蒙此案查
先有陪臣陳瑾等奏稱彼擭龍州人閉正等先
解赴雲南後經本州說龍州知州趙源並臣阻
留索物後陪臣單文禮等又奏稱龍州趙源阻
留陪臣范福昭等在龍州臣阻單文禮等在閑

外各索取銀貳萬两彼将銀二千二百五十九
两與趙源五百五十两與臣累家分巡僉事陳
琳并委官勘理俱為私貨多民夫少搬運不及
結怨妄捏指銀两取具两州官目供繳報明白
兵部題准移咨總督两廣右副都御史閔珪出
給板榜嚴戒官目依限接遞不許阻誤及行安
南國王今後所差陪臣行人俱照洪武年間事
例止許五人亦不許夾帶私貨但有
貢使到来許本州行太平府委官彼處坡壘驛将
往来
貢物行李等件秤盤明白開閲放行随即接遞後

倍臣黎俞等三起到来俱不遵例仍前多帶私
貨彼自顧領民搬運乆因飢饉来刼本州絹材
穀倉殺死目民陸秀本州移文諒山衛究治彼
領照依夷俗倍償白銀給主燒埋今却願臣倍
使索取許多銀两要改驛路切照昔日單文禮
等奏稱龍州知州趙源等索物今黎彥俊又奏
獨臣阻索要改路入龍州前後不一顯有别謀
皆為龍州廣道客旅自知州趙源病故族目無
忌縱放民夷出入販賣俱經本州邊境那民等
處臣差人擒拿越境販賣人等役要扶同搶奪
干碍本州當被

貢路便臣来往不便搶奪因此啓王捏故奏
請改那驛路一則貪圖龍州人衆易運彼之私貨
一則要便彼與龍州相通貿易探聽軍情要絶
臣不得盤拿私通之人耳

越嶠書卷之十一

越嶠書卷之十二

宜山李文鳳編次

疏議移文

嘉靖丙申冬

皇子生

上欲遣使頒

詔朝鮮安南二國下禮部定擬所遣官該部議奏
曰安南國本秦漢以来中國郡縣之地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欵復爲黎季
犛所篡逾年陳氏名添平者至京愬其實
太宗文皇帝體
高皇之意乃遣使送添平歸其國季犛伏兵殺之
并及使者事聞我
太宗皇帝始赫然用兵征之旣平求陳氏後不可
得乃郡縣其地後國中姦夷名黎利者肆逆假
以得陳氏後爲詞上
表請立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聽之俾復繼陳氏之絶自是以来雖郡
縣不置而該國置貢克脩嗣位則遣使
請封遇
朝廷太慶則遣使入

賀三年一貢罔敢愆期今查得自正德十年該國
王黎賙差陪臣阮仲逵等赴京進
貢之後迄今二十一年貢使不至及我
皇上登極改元
欽遣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齎捧
詔勑往諭竟以該國作亂道路梗阻未達而返節
該孫承恩具奏及節據兩廣鎮巡等官具題再
經本部題覆俱奉
聖旨令彼處鎮巡等官訪着的實奏
請定奪備行去後經久未報今照
皇嗣誕生若復
頒詔本國則必如前梗阻
命使不得徑抵其國徒損
國體今宜止
詔諭朝鮮國王其安南國暫免遣使庶便事體再
照安南國職貢不脩歷二十餘年背叛之罪已
無所逃在法當興問罪之師但稱該國賊臣作
逆國無定主分裂竊據荼毒生靈義當興之討
賊乎亂斯得
中國
君立四夷之道乞
勑兵部差人前去兩廣着落鎮巡等官即便查照

先年節奉
欽依事理訪勘該國事情的實會同各官從長謀
議務要區畫停當具實馳
奏不許隱匿遷延違誤
國大事燕幾叛亂之罪可懲
朝貢之典不廢裔夷以安邊境以寧而
中國之體尊矣
禮部尚書夏言兵部尚書張瓚再會廷臣議曰
安南國古稱交趾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在漢
為九真日南象三郡五代特為劉隱所并至宋
初始封為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勲階如特進

撿校太尉如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如賜疏
推誠順化功臣皆例待以內地之至未始以國
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
宋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
臘視之不復知為中國之郡縣矣其先李氏傳
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為黎季犛所篡我
太宗皇帝時季犛上
表衆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
査為甥求權署國事
朝廷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逌至京愬
其實季犛乃

表請迎添平歸還以國
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
殺之并及使者事聞
太宗皇帝震怒徧告於
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将軍朱能副将張輔
等征之生擒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
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為季犛殺之盡無
可繼者乃復古郡縣其地立交趾都布按三司
及各府州縣衙門諸司一如內地之制其後有
黎利者乃夷中之夷復設誅肆逆詐以求得陳
氏後為詞上

表請立我
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為國蓋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欵故着之
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者嘉陳氏之能輸誠効順
首先臣服之忠也詎意陳氏為賊犛所戕遂絕
其祀卒之天道好還而賊利逞究復滅季犛之
宗可見亂臣賊子天必殛之而覆轍相尋無可
逃者然黎利既幸而得國傳之子孫所當嚴奉
天道恪守職貢敬神恤民毋敢怠忽庶可以世世
食兹土今乃褻職不脩棄民不保自正德十年

黎𩔗差陪臣阮仲逵進貢之後迄今二十一年
朝貢之使不至廢棄正朔罔秉臣節今據兩廣等
臣所奏則黎譓黎懬皆非黎㵮懬立之嫡莫登
庸陳暠陳昇阮時雍杜温潤鄭綏等俱屬篡逆
之臣及按該國長慶高平二府牒文所云其國
中交爭割據逼主弒君綱紀蕩然冠屨倒置且
兵戈相尋互相魚肉則地方分裂生靈塗炭不
問可知且敢於背叛
朝廷偃然自肆既不行入貢以奉王正又不來告
變以請
天討罔逆不恭反道敗德莫此為甚該禮部先議
移文體勘責以守臣奏報不過詰問所由欲備
知其曲直所在然彼國黎氏失守宗祧既不上告
天子其逆臣交亂又皆各據土疆俱屬悖逆
天道干冒
王法春秋大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矧
聖天子在上繼
天立極
君主華夷而該國負固作逆久不來庭所據彼國
事情罪狀顯著無所逃於
天討如蒙乞
勅錦衣衛選擇指揮千百戶內素有膽氣材畧言
語便利練達事機者二員先領
勅書一道前往廣西地方着令鎮巡等官仍選使
處軍衛有司官員人等能深曉夷情熟知道路
強幹有謀者三五員名伴送
勅使經入安南境內勘問彼國皆叛
朝廷久不入貢緣由并見今篡主奪國罪人姓名
根究的實作急奏報仍乞
朝廷下令選將整兵待報而發臣等又照得安南
疆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注至
雲南之臨安元江為界而廣西龍州乃其所必
由之路而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府
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
程耳我
太宗皇帝初征安南以兩路之兵分道並進一由
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一由雲南臨安府蒙自
縣入合無乞一面
勅鎮守兩廣征蠻將軍總兵官安遠侯柳　會同
巡撫兩廣都御史錢　一面乞
勅鎮守雲南征蠻將軍總兵官黔國公沐紹勛會
同巡撫雲南都御史胡訓貴州都御史汪珊即
便整搠漢土官軍調度錢粮嚴備待
命再照雲南奏稱武嚴威武文淵武子陵等係安

南國亡命避罪出逃犯我邊疆及羈執我土官
瓏徹雖法不可容但據聞彼國逆臣構亂已非
一人武嚴威舍彼就此必非篡國之賊抑或不
忍視其主受戮不肯甘心從逆亦未可知合無乞
勅錦衣衛另選如前能幹官二員齎領
勅書一道前往雲南體勘武嚴威事情責令鎮巡
等官差本處的當人員前往入寨長官司等處
地方及直抵武嚴威營內審諭
朝廷以安南久不
朝貢又知國中逆臣篡主方興問罪之師若武嚴
威果因同列篡逆避罪而逃即便明諭禍福順
逆如能革面向化歸附我軍往征彼國則向來
擾犯邊疆羈執土官諸所罪犯俱一切赦宥如
瓏徹被拘在彼即令與武嚴威解釋宿怨協心
從征其瓏徹交通之罪亦一體開赦但彼國見
今作亂事情許武嚴威等備細開陳及其歸附
實情作急奏報以憑
降勅調遣委用如其不服則當置之度外候
王師至日一併誅剿臣等切惟有苗弗率大舜舉
徂征之師扈氏不恭夏啓有于甘之誓則討罪
之兵
聖王所不能也況大司馬九代之法賊賢害民負

固不服則侵放弑其君則殘而蠢茲安南實負
三罪是其上干
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已無容議但興師伐遠
命將討罪事體重大合無恭請
宸斷勅下兵部會集在
廷文武多官從長計議爲今之計首宜慎擇大將
簡設總督餉文臣更置地方守土官員調集諸路
兵馬所在儲峙芻粮一一區畫停當上
請定奪施行將見
天聲所震因壘來降蕞爾小夷固可傳檄而定矣
等因奉
聖旨是安南國先次詔使不諭而返有傷體面又
久不入貢非叛而何兩處差官都依擬着實看
明奏報便寫勅與他去興師備討必行兵部便
會官議奏
兵部尚書張瓚武定侯郭勛吏部左侍郎溫仁
和等會議曰有苗跋扈大舜有阻征之舉包茅
不入齊桓興問罪之師今
聖人在位
君主華夷臣妾億兆蕞爾蠻孽敢肆背逆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其國王陳氏首先納款敬逆

天道恪守臣職嗣位則來
請封
慶賀則進
表箋
貢使來庭依期正朔守爲常典嗣後姦犛戕滅陳
氏伏殺添平僭號大虞僞稱尊號事既
上聞我
太宗皇帝震怒大張殺伐之威叛逆成擒地方平
定無何季犛復爲賊利所簒亂臣賊子互相吞
併冐濫王爵正德十年國王黎晭差陪臣進
貢之後至今二十餘年

貢使不通道路梗阻亂臣挾主私相讐殺故往者
詔使不諭而迓其背逆
天道罪惡深重誠
王法所必誅者
皇上法
祖興師
命将討罪夫復何疑但用兵之道選将爲先夫将
者三軍之師命易曰長子帥師詩曰方叔元老
克壯其猷是故不可不慎合無會推武職大臣
一員克總兵官總督軍務佩印而行請
欽定名號下部鑄造

進呈候大将
陛辭
聖上面諭以隆推轂遣将之禮其次選左右副總
兵二員叅将四員遊擊将軍四員悉聽大将節
制調度分道進兵茲事在兵部舉行其文職大
臣合推一員總督軍務凡事與總兵官計議而
行必素抱經濟奇才而爲衆望所歸者但兩廣
雲貴二司并所屬大小官員豈能盡賢宜速爲
訪察果有才識力量善濟者存留在任其餘不
堪者悉早更置以備任使茲事在吏部舉行且
師行粮從勢不可緩合用總督軍餉文職大臣

二員一在雲貴一在兩廣各帯屬官有才能者
各三四員分投措辦錢粮以供軍餉茲事在戶
部舉行臣等愚陋管見此其畧也恭惟
聖明天縱
神謨廟筭逈出帝王特賜宸斷
勑下各部早爲處分以備征討臣等又以爲兵貴
先聲事宜預立查得永樂年間征進事例合用
漢土官軍近在兩廣雲貴遠則四川福建湖廣
江西其道理遠窵山川險阻移檄往返動經三
四月一時動調豈能齊集合無兵部請
勑各該地方一道馬上差人齎赴都御史會同巡

按御史督同各該將領等官整搠兵馬鋒利器
械悉听總督調取如期啓行但貴州凱口見今用
兵本處兵馬仍聽本處調用各官敢有違遣巡
按指實糸奏治以重典則風聲遠及足以寒夷
醜之心破姦人之膽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矣
考之兵家千里餽粮士有飢色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兩餉不可不備合無咨行戶部徑自查照
前項地方各請
勑一道馬上差人齎付撫按等官督同三司掌印
并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處置粮草凡兵馬
經任去處足㪯一二年支用庶足食則兵強兵

○平屋書屋

強則威震可以兌臨敵缺之之憂矣兵食既足
緩急有濟安南可傳檄而定若武嚴威情節并
前項備討事宜通候
勑吏到彼着實查勘明白星夜馳奏臣等以憑上
請定奪施行庶幾兵出府名而有備無患奉
旨安南國背叛不庭在所必誅既會議停當俱依
擬差官着實體勘明白星夜奏來定奪
安南國世孫臣黎寧奏先於正德十一年四月
初六日本國有逆賊陳暠作亂臣祖考黎賙遇
害無子本國頭目耆人黎㭿并鄭江黎叔祐鄭
遂黎愈黎公亮黎栯鄭熹鄭綏鄧鳴謙及黎鼓正

武詮等暨國人以臣父黎譓係是前國王黎賙
長兄故黎瀕嫡長子原已育在宮中立為世子
嫡宗派裔禮應承襲共推立權管國事護守
欽賜印信正德十三年正月內臣父護差陪臣阮
時雍阮正卿并阮儼黎整吳煥等欲於本年十
月齎捧敕
貢奏事求封方物等禮被逆賊陳暠父子竄在諒
山地方阻截途路未得發行正德十三年四月
臣父已移咨
欽差總鎮兩廣地方等官煩為轉奏
天朝已垂憐假恕其罪愆臣父深慮敬

○平屋書屋

天事大之儀竟為梗阻欺君潛竊之賊豈縱遏陵
臣父由是憤激于中奬率臣庶於正德十六年
八月命將出兵聲罪致討逆賊陳暠力屈計窮
潰散走死其陳暠子逆陳昇與餘徒遠竄道路
稍通臣父以攝國既久未獲
恩封夙夜祇畏心無底寧復徹方物進貢求封等
禮具
表命臣卜日發行豈期於嘉靖元年未月二十七
日夜時本國復有逆臣莫登庸與同阮時雍等
謀作不軌臣父知之間行得脫居于清華地方
都城圍寢皆為賊有本國頭目耆人黎㭿鄭江

黎叔祐鄭遵黎念黎公亮并黎楯鄭熹鄭綏黎
璧武佺鄧鳴謙等皆從臣父率本國人民共討
逆臣莫登庸阮時雍等逆賊俱誅肆行奸計乃
脅立親弟故黎瀠庶出幼子假攝國事非國人
所其立九號令一切悉出於逆臣莫登庸之口
本國益亂路途益阻使道不通貢儀久缺時豢
天朝差翰林院孫編修承恩禮科俞給事敦中同齎
詔勅綵段等物於嘉靖元年十一月抵龍州傳送
牌文差人馳報諒山衛官論其傳報本國
詔勅到日急為迎迓時遭本國干戈搶攘成邑丘
墟驛路橋梁俱為燬玘仍被逆徒遮截不通至
嘉靖二年正月十六日諒山衛官黎景珥始且
啓得聞見此深知
天恩浩大一國之人不勝欣幸欲走不暇以仰拜
天明之休
命柰何國家不幸以致訊醜阻其
君命乃俾
聖恩不達於遠臣人紀天常蔑然無有嘉靖二年
正月内臣父已備言本國事情上書欲差天使
冀其轉達
天朝伏望推
帝王柔遠之仁憫小國多艱之故如

皇命既回送請侍罪謹差頭目譚俱齎至界首付
土官閉醴泉轉達路途遥遠浮沉罔知本年四
月二十二日承見總督府委官督備龍州地方
廣西南寧衛指揮使湯某抄奉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
張嶺鈞牌送下本國高平衛備查據龍州把隘
頭目丁源等說稱訪得安南國王黎賙今已沒
世七年後該國已立黎姓為王稱為王稱為光
紹被逆臣莫登庸作亂趕逐在於海邊毋住并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議照憑祥州備本國長慶府
牒文互說前事一節參詳黎譓被脅不在逆臣
陳昇莫登庸等又無聲說曾否削平所據被推
黎慶權攝國事亦難辯其真偽該國既沒承襲
尚無定主
天朝詔勅禮物豈宜妄殺於人況經會題暫令使
臣回京雖未有
明旨必須另為奏
請擬合再行查勘為此除外仰本府着落該當官
吏查照先今事理即便抄牌查勘該國黎王即
今有無一定應承襲之人逆臣陳昇莫登庸等
曾否削平催復別無詐偽情由務要逐一備查
明白該國果已平靖定有國王委係舊主黎賙

媥派宗備查實姓名見今在於何處相應奏
請就便取具的確印信公文不扶重甘執結并該
國印信明文連應保審官員及道路有無梗阻
一一備查明白等詞承此仰以見
天朝委任得人正心明理洞燭機微姦偽情狀皆
瞭然矣其接受之敝議擬之明不外於此本月
二十四日逆臣莫登庸仍鴆殺黎應偽立巳子
猶冒黎應姓名僭號統元吏民人等却制知初
然逆臣莫登庸揣知國人去就之心終難必堅
計其成敗之勢終難必就倘不托
天恩冒以偽人望乃使逆黨阮文泰潘廷佐鄭覺

阮時敏陳棐并阮光論郭瓔莫潤朗阮壽祺潘
集等將偽本并迤年歲貢偽禮物圖欲欺罔
天朝覬覦恩寵竊為得志庚服衆心行至坡壘驛
乇聚嘉靖叁年三月承見
欽差整飭左江兵備兼管分巡提刑按察司僉事
揚　上體
天朝之德意察知僭偽之情由乃不容入關差委
官太平府通判鄭策到憑祥州公同土官李珠
驅逐逆黨并偽禮物一切年回本國由是阻奸
謀而奪賊氣矣并承見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蕭

欽差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賜
欽差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
麒鈞牌送下本國查勘緣由事情臣父節次累
有書備事由差目人黃瑞陵黃伯宜等齎至界
首付土官阮求祥交付憑祥州土官李珠將書
傳遞通滯難知嘉靖四年六月內臣父謹差陪
臣黎祿阮正卿吳煥等齎捧歲貢奏事求封方
物等禮圖欲間道通往庚達寸恍至於山西地
方亦被逆臣莫登庸已先截路遮道不前臣父
皆已備書傳遞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未知通否本年八月十九日

臣父再差頭目耆人阮接萃黎景珥朱埴等抱
本間道潛行馳奏
天朝乞兵救援以存該國之宗祧而前所差頭目
耆人途中不幸一病一死惟有朱埴行至南寧
衛被兵備官不許前往使回憑祥州待令仍接
取本相轉差代奏經數年間未見有行因此逆
臣莫登庸益肆奸宄無所忌憚遂於嘉靖六年
五月十七日明白篡立僭號明德隳壞該國之
社稷塗炭該國之人民父子付應我祖宗自宣
德六年祇荷
天恩拜封爵土為賊據奪甚可痛心臣父常率本

國臣民腹背夾攻殆無虛日逆臣莫登庸疑其
左右恐效前尤不任他人統兵拒守乃於嘉靖
九年正月十三日再偽立莫登庸之子逆莫登
瀛僭號大正而逆臣莫登庸妄自尊稱為太上
皇帝每將兵拒戰四方見其人心不服益縱兇
殘擾亂邦畿國中大困臣父以國難未平舊邑
未復主闕
天朝之典彝下負祖宗之重責一則畏
天朝罪譴一則思本國艱屯播遷日久憂憤成疾
於本年九月十七日臣父身沒本國頭目者人
黎烱鄭江黎念黎公亮幷黎景婿鄭惟峻阮有

嚴鄭伯蓮黎如壁何伯适阮仁連及武嚴威阮
春嚴馮露阮金阮元良阮均范珏等以臣係前
世子黎譓親生嫡長子禮應承襲共推位臣為
世孫權管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臣敢不勵已誓心恢復舊物嘉靖十年
九月有本國脫朗州忠義目人阮合勤阮景山
等被逆臣莫登庸偽官徒侶逐捉走脫寓居憑
祥州地方抄得牌文於嘉靖十年五月十六日
欽差提督兩廣都御史林　鈞牌送下憑祥州查
勘邊情以安國度案照正德八年以來俱不見
安南國歲貢自歷任兩廣二年之上俱未差人

查訪而中間真偽難分今該國故稱爭亂之由
自取安然之樂此乃欺
君罔
聖罪亦難容除會同
欽差總鎮兩廣內官監太監張
欽差鎮守兩廣總兵官咸寧侯仇　議照前事訪
得該國世子黎譓被逆臣莫登庸先逐出外而
莫登庸霸掌該國中間未准信惟照憑祥州原
係鎮南大關隘路喉舌之司理合移文行查為
先除外牌仰本州着落當該官吏照依牌內事
理抄牌差人前去該國附近府州務查該國世

子黎譓見今被逆臣莫登庸趕逐出外坐落何
方該國民心有無向護或儻該國俱已平定亦
無爭亂及查有無貢物作急具由回報以憑會
議叅奏以安國度儻該國已有貢物欲來求封
亦要明白申報以憑差官開隘放入等詞得此
乃以仰知
天朝必已詳審通曉小國被逆臣僭竊艱難之故
矣臣仍有書備言本國先後事情緣由差前項
目人阮合勤欲將就憑祥州交付轉達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行至於長慶府温州地方被
逆徒截道捉得阮合勤殺死而各處衝要途路

逆徒益加把守凡有邊情聲息不得通知且前
所差鎮守諒山太原高平地方頭目嚴伯醆并
諒山衛官黄公顕高平衛官閉醴泉等亦皆病
死若長慶府文淵州土官阮汞祥被逆徒所殺
其諳曉邊情故事近處舊官及接邊土官等畧
已死亡殆盡新官代鎮故事未諳況長慶府諸
州接近憑祥州大關隘路皆被逆徒脅管道路
阻絶音信難通自此以来雖有
天朝聲教及
欽差總鎮两廣等官軍門號令曽俑莫聞今者國
人嗷嗷時或聚泣被其刼制皆非獲巳咸謂吊
伐之師何其不至去逆就順之心人人有之加
以逆賊性極兇殘猜嫌左右暴害臣民臣所以
恃者由此國緒僅存而不至隊隳者亦由此也
臣常累次具本差人欲潜行間道馳奏
天朝而通過憑祥州大關隘衝要諸路逆徒皆巳
日夜把截並不得通亦偏行本國邊界各處由
於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比安西等府地方沿
邊隘口意欲借往達奏本國事情而沿邊州峒
土官皆謂係非安南往来之舊路如許通往不
合前例恐被
天朝罪累並不許過關透入臣竊慮自臣始祖黎
利奉
天朝正朔以来至於正德十一年歲貢吊賀諸儀
未曽少缺已爲
君臣之禮必當救難扶顛如前所見歴代冣姓凡
其少有僭逆爭亂之萌不待奏
請先興問罪之師以救藩臣之急量當今
聖朝必不遺小國久困於逆臣之手矣但途路艱
難未獲傳通一信每欲叙陳九閽安能上達
天朝如其倚言本國事情謹差陪臣抱本馳奏致
涉艱險萬死一生沿途官吏雖云取本代奏累
經歲月俱無所聞欝抑于懐無門控訴反復思
惟罔知所處幸有廣東商船漂海到于此處地
方海口爲此臣敢冒罪備將本國前項先今事
情具本并寫作宗圖專差頭目鄭惟燎朱顕等
寄與商船隨風航海間道潜行抱齎本圖親齎赴
闕謹具奏
聞
黎寧又奏爲陳情首罪事自正德十一年以来
本國不幸被逆臣僭竊相繼作亂凡於逅年例
應歲
貢慶賀諸禮久缺臣甘受其罪乞待本國平定仍
爲奏

請增例辨納臣切慮九前
天朝所頒體式累經患難之間皆已失落今依舊
式抄録本詞體様不免章僣且復畏
天朝國諱或新體式雖已頒行天下而本國久遭
危亂音問阻絶中間誤犯豈能保其無有越過
關隘間道潛行抱將奏本宗圖赴京奠其陳奏
道路險艱並無禮物有干常典亦難免其重咎
以上等因於播遷危急之中仰遵前例多所失
儀恐有干犯謬誤罪累爲此臣備將前項事由
自先陳請首罪乞望
聖德曲垂憐憫之仁鑒此艱屯之故恕其罪譴幸甚
禮部尚書嚴嵩兵部尚書張瓚等會訊得鄭惟
燎稱彼國因逆庸稱亂世孫黎寧播遷清華累
遣陪臣馳奏逆黨閉拒不得上通嘉靖十三年
四月十七日黎寧具本差惟燎等及朱顯等十
人分爲二行各潛入海船取道來京惟燎等六
人被風漂至占城國至十五年七月内始得抵
廣東西南驛附搭商船直抵高郵由陸路入京
情與奏同兵部覆奏安南國逆臣爭亂信使不
通踰二十二年比因
朝廷問罪之師將興而彼國告變之奏奄至迹有
可疑該國事情見遣官在彼查勘候

命下付原差錦衣衛官併勘黎寧竄伏草莽莫登
庸椎據國城兵戈相尋臣主角立關隘不通鄭
惟燎等輒難發歸本國合無暫留在館或伴送
廣東聽候均乞
聖裁奉
旨遠来情真僞你每既譯審不出依擬兵部便行
與原差勘事官會同兩廣雲南鎮守撫按衙門
一併查勘明白議處停當作急奏来定奪鄭惟
燎等着錦衣衛拘晋嚴家處所聽候不許與外
人交接光禄寺照朝鮮國貢使例供給
安南國世孫黎寧奏前事禮部會議曰安南國
世孫黎寧奏稱本國先於正德十一年逆賊陳
暠作亂祖考黎睭遇害無子國人推立其父黎
譓權管國事方擬脩貢
請封值逆臣莫登庸與阮特雍等誅爲不軌播遷
清華地方登庸蟠據國城又復脅立黎譓庶弟
黎懬假權國事凡號令一切悉出於登庸之口
嘉靖二等年節次備由申達兩廣鎮巡等官轉
聞國不能上達不期莫登庸愈肆猖獗誅殺黎懬
陰立已子登瀛詐冒黎姓妄自尊稱爲太上皇
帝僭號明德莫方瀛僭位改元大正黎譓憂憤
病故黎寧以嫡子自嗣立仍居清華地方潛遣

鄭惟燎等赴京具奏前因懇乞
朝廷興師討罪以救彼國危難查得安南久不庭
貢頃者禮官陳請
皇上赫然震怒亟下廷議欲興問罪之師已該差
官行勘去後今黎寧遣使告變具莫登庸父子
僭逆之由乃知該國剮起亂階連結兵禍皆莫
登庸父子與其逆黨之所釀成而職貢不脩非
黎寧之罪矣竊惟
皇帝之待夷狄當其臣服則有撫綏懷柔之恩若
或背叛則有興師討罪之法故大舜征有苗夏
啓攻有扈氏商高宗伐鬼方周宣王北伐玁狁

南征荆蠻著之史冊昭然可鑒也至我
太祖高皇帝因安南交佔互噬
持下詔諭謂春秋大義亂臣賊子王法必誅不以
夷夏有間若本國不擇親賢命而立之將十萬
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我
太宗文皇帝因季犛弒滅陳氏僭號大虞則
命將朱能張輔等出師聲罪致討卒叛賊就擒是
夷狄之有征伐自古帝王及我
祖
宗皆常舉行所不但已者爲綏安南爲我
朝世封之國逍我

王化奉我正朔莫登庸乃敢逼逐黎譓占據國城
其罪一也以臣下而娶國母其罪二也鴆殺黎
懬僞立已子其罪三也逼黎寧遠竄其罪四也
僭稱太上皇帝其罪五也改元明德大正其罪
六也設兵閑隘以阻
詔使其罪七也大肆誅殺荼毒生靈其罪八也阻
絶貢路其罪九也僞置官屬僭擬
中國之制其罪十也逆惡滔天神人共怒所謂亂
臣賊子其何以逃於
天誅又看得黎寧奏稱國人嗷嗷時或聚泣被其
劫制情非獲已咸謂弔伐之師何其不至而鄭

惟燎呈稱本國事情哀痛迫切日𡩋
天兵之至真有倒懸求解之思徯后來蘇之望我
皇上華夷之主
天地之仁寧忍坐視小國之困而弗之恤我切謂
莫登庸之罪狀顯著法不容誅黎寧之國緒阽
危義當拯救今日興師致討之舉所不容已此我
太宗之所已行而今
皇上之所繼承而取法者也仰惟
皇上智勇
天錫睿謨神授伏望
大發宸斷播告中外選將訓兵剋期致討于以發

舒華夏之氣震讋四夷之心則我
皇上中興偉績卓冠百王高宗宣王不得專美於
前矣等因題奉
聖旨安南國久不來庭法當問罪今本國奏稱逆
臣莫登庸篡亂阻絕貢路又僭稱名號僞置官
屬罪狀顯著既會議明白便命將出師前去征
討總督等官各推選素有才望的來看調度兵
粮事宜戶兵二部即議處具奏
南京戶部左侍郎唐冑上疏曰臣聞府部等官
議處安南廢貢事宜謂黎譓黎懬既非故主黎
賙應立之嫡且家難而不告聞莫登庸陳暠陳

昇阮特雍杜溫潤鄭綏皆借冲孺譓懬國派之
名分爭以肆割據故先選差錦衣衛職官勘實
久不入貢緣由并見今篡主奪國罪人名姓一面
整兵待報而發臣歸而思事體重大毋將會議
揭帖詳覽見該部列罪論討及武定侯郭勛處
兵待發題奏雖皆明切然明旨一則曰便會官
議奏一則曰便會官一併議奏仰見
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慎重不輕大舜通言必
察之盛心也以臣愚見今日之事若只欲致彼
之脩貢其事甚易非但兵不必備雖勘官亦不
須遣若必伐而乘隙於不貢則關係頗大非但

此未可擧雖有甚於此者亦未可輕擧也臣請
以七不可伐者爲
陛下陳之星辰莫顯於三垣列宿然皆麗於中土
而外則皆次合之餘山川莫大於五嶽四瀆然
皆會於中土而外則皆支委之末是華夷乃天
地自然之分限古先帝王於夷每不以中國之
治治之非但勢之不能亦理之不可不別也世
至胡元入主中國天地閒之大變極矣天生我
聖祖一出而掃除之則其
神武豈三代以下所能及如嬴秦漢武之黷武開
邊豈其不能哉然於荒夷則置之度外蓋契天

平屋書屋

地界限之理帝王致治之道故安南不征著在
祖訓陛下所當遵守者其不可伐一也至
太宗皇帝所以奮討黎季犛者以其弒主殺使之
惡然大兵已壓境猶遣行人朱勸許其全家贖
罪以全之及不悛而克即爲陳氏求後不獲及
不得已而郡縣是於
聖祖之意亦俱有違者我而 仁廟每以爲恨至宣
德初黎利之叛衆咸以非費無萬之人命而得
此安可言棄惟揚榮楊士奇擧
仁廟之意以聞而
宣廟即曰

皇考追慽此事往往形諸嘅嘆朕聞之屡矣遂将
已成之郡縣一併棄之其遵
聖祖之訓真如執玉奉盈
陛下所當率循者此不可伐二也若以爲治統華
夷而逆亂不可以不問臣則以自古夷狄分爭
中國之禍漢當匈奴之盛歴高祖文武奮力戡
之而不得逮至元康神爵以後匈奴内亂五單
于爭立宣帝坐受其臣此其明驗安南於前代
殆吾之欽之廉之連之邕之廣恃其盛使今日
諸悪之爭或角而兩或鼎而三建愈多而力愈
少吾利愈大且向嘗去郡縣而自絶於我今何

〈八〉平崖書屋

必爲之分理以全其盛乎故自唐高駢復征交
阯之後歴五代至宋其地曲劉紱吳丁黎李陳
八姓繼王而吾中國皆漢然視之弟弒其兄者
竄之以名部弒其主者授之以爵未有詰究之
者盖吾民赤子也夷狄犬羊也殃赤子以事犬
羊漢人所謂割心以補四支者是知所重者乎
此不可伐三也若以爲中國舊地今乘其亂而
易以取之則建武中馬援南征深歴浪泊無功
居風號爲交阯日南九真舊郡皆瘴毒魑魅之
境士卒死者幾半竟無所謂漢之一含一民可
寄且役者及歸立柱爲漢之極界乃近在今壐

西思明府之接境彼外皆荒壕侍之及我張輔
於永樂五年平之也明年簡定郎僭號以叛八
年陳季擴復大叛徧地響應所完者惟交州一
城竟至十一年始就擒十三年陳月胡又叛宣
德二年黎利又叛吾文士師攸其地而陷之者
忠悳如劉子輔何忠易先李任顔福輩不知其
幾而棄之矣以十餘年之勞傷僅得数年郡縣
之虚名與漢何異則雖得之何益況取之而未
必勝如宋太宗之討黎桓不遂諸将賈湜王僎
孫全與皆棄市神宗之征李乾德兵十七萬迄
無駿功而大将郭逵貶爵至元憲宗世祖二世

〈八〉平崖書屋

三舉喪師不次而一面不接率之鎮南王俱彼
三十萬之守閔過截遂撤師避道以歸我宣德
初栁升再携添兵七萬未抵而爲伏兵陷沒是
皆取之不得豈但無益而已乎其不可伐四也
若以一旦不庭可悪則帝王不治以中國之治
以来不拒去不追而畧之也故洪武間侵我思
明之地數百里以行人陳誠詰辯不服而欲議
討我
聖祖竟以蠻夷置之豈但不貢而已況貢乃彼之
利一則以奉
正朔而威其鄰一則以貿易厚往以津其國如今

爭亂之時昨尚奉
表箋方物求貢爲撫按以該封姓名未的而遏之
是蓋欲貢而不得非負固而不貢以此罪之亦
将何以爲辭乎此不可伐五也且師興本於財
力永樂四年之舉數十将領統兩京湖閩浙廣
巴蜀建昌雲貴之兵八十萬雲廣兩路分進山
海粮不絶道今勦議只欲取辦於附近四省然
川見有採木之役貴見有凱口之師兩廣軍門
儲積常數十萬兩近費於田州岑猛之征今見
僅餘四萬部議又欲廣之於江西福建湖廣内
地自

大工之興凡南京各省庫帑歷年所積各項銀兩
亦盡爲工部所取如臣昨提督南贛等處軍務
鹽廠連年所積軍餉銀兩四十餘萬今日盡皆
解用加以前後
恩例蠲免及各處連年災傷減免見艱處補兵荒
大變幸不倘來
大工浩用尚恐有誤較之永樂之間何如而尚可
以之他費耶此不可伐六也然此特理勢有迹
之可見又大有意外之虞者唐之南詔始於玄
宗之猖狂前後喪師數十萬馴至於咸通之内
侮戍多兵連唐力因衰宋神宗欲取遼而新財

之法途乘内擾先來求地遂失河東七百里然
兵釁既肇卒至白溝燕山之後宋遂多事今太
倉會天下之積昨歲六百萬今則僅餘四百萬
工部見又取足所借七十萬兵部又添摘造應
工撥軍七萬月支歲計大約四十餘萬周叙總
督宣大又取去二十萬再如特月恐四百萬亦
不能足矣且六邊屯政壞而田日荒鹽法阻而
商日減直隸山東河南山陜邊額之輸每以災
傷歲多虧欠且北虜支屬之盛我河套之地自
哈剌慎及吉囊諸種據爲巳有近又加以大同
叛卒向導凡我渾源天城陽和偏關朔州之地

無不深犯如蹈無人之境城惶堡關鎮竟無能
有一斬獲以創之者今再分力於南臣恐意外
之虞大不可測殷鑒不遠不可不慮此不可伐
七也夫諸臣所以酌此議者蓋以遭逢
聖明之世而不欲以一隙爲全盛之累雖出於忠
愛一念之誠然自臣觀則我
皇上所以首出而卓冠者初不藉此如天下章奏
議之
内閣而他無所與其奸累世總鎮罷於偏省而民
得以舒其困陞功臣而久廢之爵復襲公威蜺
而無勲之封盡革及用人行政慎行厘弊諸積

之備不可勝紀皆百餘年以來所未舉者又宼
內臣盡道莫不甘心奉職享無推自禍之樂則
自漢唐宋以来所不及者至於敬
天法祖重道勤民警銘箴而契精一之源崇禮樂
而備制作之盛是又追崇二帝三王而比隆之
者純一不已自足以功光
祖宗業超曠代所謂干羽格苗文教降崇者皆此
馬集則雖冰天瀚海重譯之夷將不日梯航而
至矣臣區區安南小醜何足介念以勞吾師也哉
伏願於已遣之官趣其未行取回
成命蓋此輩武人萬一以私而枉是非之實致使
不服反致損威縱使勘報得情我之聲勢已張
而弛問討之師則失信不武兩為不便只須該
部移文或差一人着兩廣撫按選差近邊素熟
夷情人役直抵其國諭以今日姑容来貢之意
則彼將歡忭無他爭躍而前必矣又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各省整兵待報發之令一下人心驚
動且奸椎乘之射利借簡集而行差放之私因
洒泒而肆侵漁之毒擾擾之害不可勝言則所
謂先聲者未及動夷而先動吾邦域之中矣故
該部差人馬上齎勅整備兵粮之議亦望停止則
祖訓尊嚴聖心光大人心結固而治安永保矣臣

以事體重大一得之愚不敢隱默冒瀆
天威不勝待罪之至伏望
天恩俯賜寬容鑒納則臣民幸甚
宗社幸甚
御史余光上疏曰臣聞之名將先勝而後戰智
者不戰而屈人故
廟謨多算應變如神計之豫也謀及採薪功乃有
成慎之至也臣計今於安南居進責其朝貢此
可不勞兵力惟先宴諭兩廣備蓄練兵可壓一
面以為遥應備而勿用乃命一二使臣忠義能
言之士齎
詔直詣其國諭以汝國首歸義我
朝
祖宗戒勿輕征復以反覆聽其自治終不忍加兵
汝國向
朝貢如期兹不来庭者二十一年今
聖天子在上明普日月威武如神先遣使者問汝
國或有內難不能自達則可原今亦問其當立
者為汝置居定難興滅繼絕撫汝士民汝或兵
力不足叛臣未平汝能請
命
聖天子念汝首附助以天兵如無難或難平乃爾

不庭宜速悔禍爲福宜亟遣臣與使者偕至納
貢入朝
聖天子寛仁將以舊禮待之宥其前過不然四面
兵已集刻期分道進討使時悔無及矣二中國
豈無識者當得聽命如必欲郡縣其地此則料
理軍粮爲急蚤諭兩廣雲貴撫臣豫爲處置必
須兵力克足粮餉有餘可支一二年方能濟事
毋乞命閩廣多造浮海大舟操練舟師及訪過
洋商人悉知安南水道者以爲舟工教者既備
然後進師乃命大將軍統三副將將甲士甲馬
一萬騎分爲三隊馳至師之其兩廣一軍則自

龍州趨分茅以攻其北其雲南一軍則自沅江
趨老撾以衝其南其貴州一軍則自金筑以入
其西其閩廣舟師則自海道以擣其腹內且號
召國中原募士族之豪傑者以爲內應召使仇
殺懷怨之酋願効順者以爲先驅如此則彼必
備左則寡右備前則缺後無所不備則無所不
寡將自救不暇不戰自服矣今且未宜遣官體
問以致其疑未可張形兩廣以堅其守夫後人
先發人至神其機也始如處女後如脫兔秘其
術也今不爲進師克敵之策乃先遣官體問不
爲備粮練兵之計乃遂與師萬里是教叛者設

備而先搖動我士民也臣愚以爲遣官體問不
便夫謀之數年而成於一旦者善謀者也軍不
再籍粮不再輸善戰者也故謀事貴豫應機貴
速乃能成功今倉卒舉動豈能萬全恐師寡且
老粮盡不繼其害不可勝言矣況郡縣其地以
華治夷終難於守且中國之士不習水土瘴癘
之鄉不能久居臣愚以爲郡縣其地不便不如
貴其朝貢以夷畜之可不勞兵爲便也臣愚又
有一策臣聞之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
近者逸而有終故智者不獵狐而棄兔仁者救
同室而舍隣昔者周方叔謀伐儼狁而來蠻荊

獲匪醜唐李逢計討淮西而緩河北蔡功乃成
生事可鑒急其重也今吉囊倡亂殺在門庭西
擾北侵入我腹裏此其爲患未易以息但暴殺
主靈天實厭之胡運未復使酋值之使曲我直
且守且禦得天之道一勝也關乘塞據勢形便
得地之利二勝也萬姓嗟怨軍士成憤得人之
機三勝也我盛彼衰得運之旺四勝也以此四
勝蓄威養氣推恩養士決於一戰可必破之以
保百年無事既破吉囊然後宣威傳檄
詔諭交阯朝貢郡邑蔑不從矣此先實後聲誅儉
抚而百蠻從之驗也伏願

陛下採擇而行相時而動以亦效愚忠萬一也臣
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武定侯郭勛奏爲竭愚忠正
國體以明
天討事近該禮部題爲安南國久不朝貢暫免遣
使與問罪之師蒙
皇上軫念彼國當
皇祖擴清海宇之初首先歸附今彼國君被逆上動
天心赫然震怒命禮兵二部計議勿視爲非要仰見
皇上遵
祖恤下無問華夷之盛心即古帝王四征不庭奉

行天討之大典也臣雖至愚敢不仰承
皇上眷顧之隆力効涓埃之報況兵戎乃臣職務
少有知識豈恐緘默然必預定於前方可責效
於後計之於內始可行之於外兵法有曰未戰
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
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今咫尺
天顏若不
請定廟筭而冥行冒進於萬里之外恐老師費財
其何以仰副
皇上作主討逆之重託臣故敢披瀝肝膽少竭愚
衷竊念兵力財用實行軍之要又必委任得人

預處得法量時而進庶可成功今以兵力言之
南征與北伐大有不同北伐之兵或分布於各
邊或遣發京營朝令夕行亦不爲難倘有不足
即可會議具
奏區處事故易集至於南征之兵彼處衛所官軍
僅能防守縱欲摘調亦若不多須要照依永樂
年間征進舊規調用廣西四川湖廣雲貴四省
狼兵土兵鈎刀手等項方習水土方知道路方
能涉險穿山以收全功但四省相去動經二三
千里非一夑可至各兵散處洞寨非一日可集
必須先行遣官齎

勑前去督責各該地方總兵副參及都布按三司
守巡守備文武大小官員整備粮草調取漢達
土官等兵俱至臨境宣布
朝廷恩威大張聲罪致討之情相機進取若復梗
拗不醒則大與
天討庶緩急得宜次第有序是亦兵貴先聲以破
敵膽之策也以財用言之兵法有曰千里饋粮
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財車甲之奉日費
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況師不止於十萬蠻
夷負固時日難以預期財用難以預料者乎若
不先爲計處則粮餉不繼雖孫吳復生亦難乎

其爲力矣俊以得人言之總兵及副叅總督以
文武之臣必須比照永樂年間事例採訪諸達
戎務才力素着者請
上簡命庶得同心協力共成
王事又以時日言之南北風土不同寒暑頓異安
南僻居海島瘴癘炎蒸尤非他處可比載在典
籍人所共知臣昔叨守兩廣盖所親履其行立
之期利於冬春不宜於秋夏其中委曲不敢瑣
瀆伏望
聖明乞
勑禮兵二部會同廷臣從長計議如有未盡仍令

各官及生長四省有熟知彼處事情者各盡一
敷陳以俟
聖明采擇庶廟筭可廣叛逆可平
國體可正而大震
天討可以垂光於萬萬世之下矣
尋諭禮部曰安南國久不來庭義當興師問罪
近據黎寧奏稱其臣莫登庸篡逆阻絶朝貢未
審真僞且着地方官員從宜撫剿提督兩廣侍
郎巡撫雲南都御史并各總兵官都另寫勑與他
毛伯温着在院管事督餉紀功等項官員祖暫
停止

雲南巡撫都御史汪文盛以安南文武渊阮宋
規等歸府從征莫氏狀并所獻地圖進于
朝且乞爵賞以嘉撫之文渊狀畧曰前國王黎賙
在位特莫登庸爲都力士及逆畐作亂登庸從
之畐擢爲叅督明遇害無子正德拾壹年頭目
鄭綏鄭維産鄭惟代暨國人共立賙兄黎灝之
子黎椅即黎譓爲王帥兵攻陳畐破之畐走死
登庸降譓赦之封爲武川伯娶譓母灝妻專國
政越三年自封爲太傅仁國公節制本國水步
諸營登庸兄威權日盛遂僭稱安興王閏五月
潜謀不軌譓覺之出奔中國騷動人心不服逆

庸俱迎譓弟黎廆即黎椿脅立爲主後黎譓出
據清化城黎廆居龍編城兩相角立至嘉靖六
年間逆登庸廢廆爲侯既而鴆殺之及其母是
年六月十五日逆登庸使其黨范嘉謨假作禅
位詔文簒位改元明德舉國頭目耆人黎烟鄭
江黎叔祐鄭蓮黎念黎公亮黎楯鄭熹黎慈各
出奔巖人不知存亡黎景瑁鄭惟駹阮有瓶鄭
蓬阮仁達阮春巖阮淦阮文良阮昫范珏鄭㬗
鄭峣咸據地方爲黎氏復仇鄭綏鄧鳴謙鄭如
璧馮霑等各已繼故該國
欽賜印信特黎譓被逐幸而不落逆賊登庸之手

仍舊護收權掌國事所生一子先名黎𪞝亦名
黎寧嘉靖九年九月内聽病故頭目鄭惟𪻵阮
駒等及國人推立黎寧爲主權管國事據清化
境上而莫登庸獨擅其國今蒙
天朝皇帝陛下憐憫南土臣民遺其塗炭欲復黎
氏宗祧興師問罪文渊等弟姪并擧國存殁臣
民無不感戴兵行之道諒山石瀧等道平易陸
行且近與化之道陸行且遠少平易亦崎嶇宣
光之道陸且遠亦半崎嶇然難迯
天朝版圖之内鄭惟𤢖亦係世孫黎寧所差之人
阮抜萃皆其正頭目文渊兵馬数目文渊等弟

平屋書屋

姪兵不滿萬及同弟姪武子凌武文約武文宴
武金鑣男武文白等文渊等願整捌兵馬器械
開通路道於石龍関德候會合
天兵至日文渊等姪願爲先鋒嚮導領兵進剿逆
賊莫登庸莫方瀛并脅從逆黨不敢虚詐懐二
心甘當死罪又據阮宏規陳文泰等開稱兵進
之路也自石龍下至程爛峒未明自程爛峒下
水尾州四日自水尾州下至文盤州八日自文
盤州下至鎮安縣五日自鎮安縣至夏葉縣亦
五日自夏葉縣至清波縣三日自清波縣下至
臨洮府三日自臨洮府至山圍至興化承司二

日自興化承政司至白鶴神廟三岐江至白鶴
縣四日自白鶴縣過大江至中都升龍城逆庸
所居一日半此乃臨洮江右邊行程之道也一
道河陽開自平均處下河陽開半日自河陽開
下至平原州十日自平原下福安縣五日自福
安縣至宣光路一日自宣光路至端椎府二日
自端椎府至白鶴廟三岐江五日自三岐江至
升龍城亦如此乃河陽開左邊大江行然其路
半崎嶇也一武文渊等所居家世在安平府收
物州大同社自黎氏被逐奔播在外武文渊等
有侍衛討賊功黎氏官之使管宣路兵以從黎

平屋書屋

氏登庸常連年攻逐武文渊兄弟将卑師少出
據誼郎守禦堡十有五年於嘉靖十三年方瀛
名爲賄賂之計再追攻武文渊等幸有天祐避
至教化地方得免方瀛兵無功而退武文渊兄
弟還據水尾州玉琬峒接於雷江又随而迫之
然無能爲也日程則玉琬峒下至誼郎堡二日
自誼郎堡下至收物州不日自收物州至靖西
衛一日自靖西至雷口端椎府二日至端椎府
而下一如前然此小路甚於嶮巇江水多於灘
石因此武文渊所以得也其三河上流皆屬文
渊兄弟則有平原州一半六安全州水尾州一

半文盤一半及河陽關外盡已歸之奔蠻貊雖
多而精銳者寡幸賴
天朝兵進而武文淵兄弟爲先鋒嚮導則無所攻
而不克也至若鄭惟駣等抱護推立黎寧據于
清華境上接迯老撾地界道路懸隔其兵馬象
數宏規等未知他如鄭𩕳阮仁蓮阮淦車克謙
等皆名節之士各權藩鎮之兵據于本土其道
路梯山涉水據險待時其兵數則宏規等未知
又謂登庸乃海濱之子拋網之徒其父莫莾不
知何處人漂至海陽路宜陽縣古齋社長名之
曰莾其莫莾寓居古齋社以打網捕魚爲業而

生莫登庸等輩頗有勇力其言登庸篡事與武
文淵同又云登庸篡位三年見臣民不服乃自
稱太上皇退居古齋禪位其子方瀛居於升龍
城改元大正八年于今矣逆庸父子稔惡莫非
一日父子相代爲將東馳西騖更出迭入以攻
武文淵阮仁蓮鄭𩕳殆無虛日寡人之妻孤人
之子南土之民若甚荼蓼嗷嗷仰望
天朝吊伐兵來救己命何其遲我登庸積聚在於
塗山而兵馬之數安南所在皆有之不知多少
彼所恃者安南多水利於水戰也苟天兵四面
奄至則安南名節之士並起響應歸附從征則

彼何所恃耶
上以武文淵傾心歸附慕義可加賜冠帶及武職
四品服白金文綺併賜武千陵冠帶及趙光祖
以下白金文綺有差文淵諸酋亦樂爲用
嘉靖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武文淵等上狀於
雲南委官趙大官云伏見公文查勘安南國事
由仍示武文淵等禍福之理傾誠向化之方武
文淵不勝喜權欣幸之至蓋惟
天朝皇帝陛下尊居五位君臨萬邦體乎天地之
心正此綱常之道勸善懲惡故使趙大官有是
行也其言登庸父子事與前同又言本國忠義

之士則有頭目閣閱如鄭惟駣等共推戴光紹
之子黎賙之姪黎樫以攝國事據于清化路鄭
峣據于太原阮淦等據于文安阮仁蓮等據廣
南此數者皆義存故主心屬報仇各擁兵衆割
據土宇以圖濟國難思殄仇人之惡免乖天理
之常至累安南國二十一年或失藩臣之禮職
此之故也至於進兵道路武文淵等竊見諒山
石瀧等道少有平坦其餘各道並是崎嶇者焉
若石瀧關下至歸化府五百里少崎嶇自歸化
府至龍編城五百里頗平坦諒山至龍編城乃
大路也安長府至龍編千里崎嶇安邦海陽水

道懸遠難行今武文淵等感夫祖父疊荷國恩
兄弟席承家蔭念國仇安可共戴誓逆賊難與
俱生忿庸瀆父子之姦遥浮於莽悪而南土人
民之苦殆甚秦苛故臣虜之首不抵報主之心
忍忽為此武文淵兄弟等奉本國國王命出領
宣光路地方深有望
天朝德意恭惟
皇帝陛下德廣亨屯量弘拯溺奮周后伐罪弔民
之舉嚴人臣弑君簒國之誅正名分之乖違甦
生靈之荼毒使內寧外撫邇遐共仰於德威而
大畏小懷蠻貊咸霑於聲教為此具狀謹陳伏
蒙照鑒

平屋書屋

雲南兵備副使鄭登高呈准都指揮僉事馮立
手本開稱本職於十一月十五日行正教化長
官司據原差探事把事白俊男白遇春報稱前
去交崗探得武文淵等弟兄領兵先將莫登庸
守鎮營攻破莫登庸領兵數多於九月初八日
前來攻殺武文淵等分為四哨夾攻拒殺得勝
莫登庸隨後添兵相敵武文淵等見伊兵衆制
兵回還本寨固守訖等因同將取到武文淵等
回與千戶吳璋印信文書一紙送道備由呈報
到臣查得武文淵書內開稱文淵等奉三堂明

文招撫各處義士素仰歸附從征逆庸父子建
立事功南國騷動其逆庸父子見事發難服衆
心逆庸再謀不測於九月初八日逼攻文淵等
文淵等分為四道相夾與逆庸兵交戰我兵十
遺俱利斬得賊將偽官美俗侯莫邦佐泗陽侯
范子宜二名并賊兵三百餘名收取文書器械
數多其逆庸兵衆文淵等設險據要且攻且守
逆庸不利至十月初十日逆庸兵並已退回於
本月二十三日承見貴官信到公事平安文淵
等喜不自勝為此備言具陳事情伏惟高照
雲南按察司呈准本司掌印按察使吳鎧関會

平屋書屋

同都布二司掌印左布政使王俊民都指揮僉
事樊泰會審得解到夷人阮璟等供稱阮璟係
安南國上洪府唐豪縣扶衛社人偽任綏阜州
知州裴行儉係臨兆府清波縣平魯社人亦偽
任本州同知知州正德年間璟等各以儒生璟
在本國鄉試中四場裴行儉鄉試中二場充吏
員彼就將裴行儉偽除縣丞職至正德十一年
本國王黎賙故黎椅承繼將璟偽除講官裴行
儉又偽除贊理中真大夫効力右衛知簿及將
令歸附黃明哲的名黃景譽先偽除記錄官後
偽陞明義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在都督錦衣

衛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直金光殿端佐男以
此環等與其相職逆賊莫登庸僞爲力士司都
指揮本國常有盜賊竊發每年差莫登庸僞爲
都將制節水步諸營莫登庸恃有兵權陰圖謀
叛正德十六年黎將畏莫登庸威權只得播遷
在外病故所生二子年幼俱各逃竄莫登庸主
張國事陽立伊弟黎椿將裴行儉僞除綏阜州
同知州伊不合僞受到任本州沿河一帶人民
皆係黑脚夷人每年例納人丁稅粮二十五兩
裴行儉一年親到部民徵收一遭嘉靖六年莫
登庸將黎椿鴆殺簒位僭號明德環與裴行儉

平崖書屋

各不合黨附莫登庸簒逆僭稱皇上統理國事
因是搆成亂階民臣不服莫登庸欲得取服人
心自撰大誥一書內開云皇朝大誥法天撫運
皇上大誥天下官員及妄以堯舜禹湯武王自
比又僭號大越及稱黎恭皇知人心天命之有
歸禅朕以大位朕不得已受天明命等語開列
五十九條通發本國管轄各衙門遵照莫登庸
專一殺戮無辜以張威勢自知得罪於天詐稱
命運不好僞立伊男莫登瀛代位僭號大正莫
登庸妄自僭稱太上皇仍專國事嘉靖十四年
以環講論不明黜爲綏阜州知州環不合僞受

官職到任嘉靖十六年三月內莫登庸得聞
天朝因見本國久不進貢豢要征討莫登庸欲得
聚集官兵拒敵及將交阯布政司城壕開濬五
層及積粮各處又行委環與裴行儉同在官何
子陵何允富杜文利阮鷄劉福誌黃磊黃崗并
環男阮稅與已脫逃何難兄阮嶠阮陽阮敦梁
克謙各不合依聽同已格殺落水何文得武歷
潘隊刀歸阮光及跟來不知名買賣人十人共
三十人跟同探聽
天朝與兵征討事情比環隨帶本州印信假以徵
收本州人民稅粮爲由同來朋蠻等處打聽消

平崖書屋

息五月初伍日前至本州梨花村住下探無的
信至五月十二日人同起行又不合擅入
天朝納更山地蠻寨五邦等寨要差原先本國管
屬令歸附
天朝土舍刀鮮等起集兵夫把界不知刀鮮黃景
譽寨長李孟元先行歸附
天朝刀鮮會議要將環等擒解十六日預集兵夫
三百餘名刀鮮殺牛置酒佯請公宴環等卜卦
不吉隨即下船逃走被李孟元等領兵追上環
與裴行儉并何子陵何允富杜文利黃磊阮鷄
劉福誌黃崗何難兄等各又不合拒捕當被李

孟元等将何文得武歷潘隊刀譎阮光各射死
身屍落水漂流無存何難兄阮嶠阮陽阮敦梁
先諫同買賣十八俱上陸路脫走去訖将璟戳
傷二銘同裴行儉阮毤及何子陵等七名弁璟
随帯州印一顆大誥一本擒獲觧官審取口詞

越嶠書卷之十二

越嶠書卷之十三

書疏移文

宜山李文鳳編次

廉州府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曰臣伏讀邸報
見安南久不入貢禮兵二部會議征討先遣錦
衣衛官二員徑往彼國查勘隨蒙兩廣軍門牌
仰所屬揀選能深曉夷情熟知道路强幹有謀
者五六員名伴送
勑使徑入安南等因到州依蒙已選欽州千戶所
百戶呂濂送用去後臣按安南久闕職貢
陛下赫然斯怒廷臣遂議征討此誠帝王統馭華
夷之畧也而臣復有言者盖兵難遥度事貴萬
全故武定侯之疏未盡事情欵選能幹官及生
長四省熟知彼處事情者逐一陳奏臣待罪欽
州接壤安南彼中事情畧知一二不敢不言以
負
陛下也請一一陳之臣自到州以来再三體勘節
據尚長黄子璟生員黄洪等呈報安南自正德
十年黎賙通貢之後遂爲其臣陳嵩所殺其臣
莫登庸攻殺陳嵩嵩之子昇奔據諒山登庸立
賙之兄子譓爲主登庸謀簒位黎譓奔據廣南
登庸以其幼子冒姓黎氏權管國事已而自取

之安南至是國分爲三而莫氏特大黎氏播越
南海阻於登庸欲貢而不得登庸攘人之國身
負篡逆欲貢而不敢陳氏竊據偏方勢力單薄
欲貢而不能安南久不入貢職此故也登庸篡
據二氏分爭國人未服正欲求貢乞封以定其
位而莫爲之主嘉靖伍年以千金求通貢於本
州判官唐清事發問罪監故按察司獄臣前過
廣西聞莫登庸求通貢於兩廣軍門稱黎氏已
亡國人推已凡行左江道查勘未報則今之遣
使正其所欲計必仍飾前詞以相欺
勑使至彼所接所問皆其臣下誰敢以實告使者
無由察因之而回奏
朝廷無由察因之而與封是萬里遣使適成其篡
據之謀不可之大也臣觀諸臣會議要見見今
篡主奪國之罪人姓名選將整兵待報而發臣
仰見
陛下明並日月威振雷霆不肯少假借於叛賊也
今
勑使往勘果登庸狡詐如臣所料豈不誤大事此
臣所以不容已而有言也臣見兵部會議遣將
命官整兵積糧俱已處分無容別議請以未盡
者言之夫事無微而可畧敵無小而可忽今於

安南若止責其入貢此可不煩兵而定必欲正
其叛逆之罪則登庸雖小未可忽也何也彼自
篡逆以來北難於陳氏南怨於殘黎身經百戰
其歷患也多其用智也熟非少年未經事者比
其不可忽一也二十年間我雖未嘗覬覦於彼
彼之隄防於我者無所不至觀其篡立未幾即
禪位與子福海自居都齋者莫氏故居去其國
七程去欽州五程登庸居此蓋備我爾觀其所
居宿兵萬人又攔海樹木以止舟師其意可見
也聞永樂中征進用兵八十萬謀臣猛將皆靖
難百戰之餘以泰山壓卵之勢臨之雖所向無
敵然猶大小數十戰今之兵力孰若往時大將
副參遊擊而下如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豐
城侯李彬者有幾未可忽者二也古之用兵安
南者不患其難勝惟患其難久蓋其山川隔遠
風氣殊異瘴癘時興北人至彼不習水土往往
不能久而引去如宋人之計李乾德元之討陳
日烜皆以是也今兵馬錢糧皆爲二年之計若
將帥盡用北人恐水土不習不能久駐雖有二
年之食將無所用未免徒勞而功難成此當慮
也又貴州四川道途隔遠江西雖近人不習戰
臣訪得今安南所憚惟湖廣鈎刀手廣西狼兵

福建白船廣東黑船四處土兵尒方今良將臣
不能盡知如遼東總兵馬永廣西叅將沈希儀
浙江都司指揮湯慶亦一時之傑也古之良將
或起於屠釣或拔於卒伍今專任世將民間雖
有孫吳韓樂之才亦無由進設法收之亦足備
今日之用夫兵務精不務多若湖廣廣西廣東
福建四省之兵各選精銳貳萬人亦可當八十
萬之强兵若大將副叅遊擊橫海而下若多方
搜訪不拘一途得如馬永沈希儀湯慶者數十
人亦可以方靖難之諸將聞永樂中入安南之
路有二一自雲南一自廣西今使雲南之兵自

蒙自縣入以攻其右廣西之兵自憑祥州入以
攻其背湖廣之兵自七源州入以攻其左福建
之兵由海陽抵僞都以攻其南廣東之兵由海
陽抵都齋以牽制其父彼四面受敵父子形隔
可不戰而下也登庸既下黎譓陳昇可傳檄而
定矣大將副叅遊擊橫海而下皆須習南方水
土者亦可久駐而責其成功四川江西只今出
錢糧以給軍餉貴州則錢糧亦可免之用兵之
策如臣所陳亦畧盡矣征伐之議尚有二三其
說者臣請陳之有謂安南外夷不可治以中國
之治不宜征伐舉洪武宣德間處安南事以爲證

此一說也有謂登庸之業已成可因而與之舉
洪武中處朝鮮李成桂之事以爲証此一說也
有謂登庸簒逆義不可與討之則疲敝中國宜
聲其罪而絕之使四夷聞之皆知叛逆之執者
在所必絕此一說也有謂北虜猖獗急在門庭
安南簒逆遠在荒服先破吉囊然後詔諭安南
可傳檄而定安南之伐宜且緩之此一說也有
謂宜興兵致討聲莫登庸之罪而誅之召還黎
譓以主其國定位而去之此一說也愚臣之見
皆異於是按安南與南海珠厓同入職方漢晋
隋唐皆爲群縣欽州乃其屬郡地志可考姜公

輔生於愛州與曲江張九齡相望而起爲唐室
名相則其風聲之物固不異於中國也趙宋始
失之我
太宗皇帝收復故物至
宣廟復失之乃中國之陷於夷狄非夷狄也
祖訓所以不征者蓋陳日煃首先歸順當時未有
其幾非夷之也臣考黎利之勢不大於徵則漢
光武棄西域而不棄交趾其不以夷狄視之可
見也二楊棄交之義本借漢棄珠厓爲辭然珠
厓卒爲郡縣今名臣碩輔相繼而出則其說之
無據可見也是不伐之說非也登庸簒逆之賊

若因其業已成而與之如　國法何且黎氏尚
在臣訪其所居雖僅四府然地廣而兵强國富
而民附尚足以制莫今與登庸則置黎於何地
萬一黎譓效陳添平故詣闕請封何以待之洪
武中處李戍桂盖
本朝受命之初朝鮮獨首至又其特王氏已絶非
若今黎氏尚存故姑與之其事不同難以例論
且堂堂
天朝豈利土物萬里遣使不能正其罪而反成其
姦非所以重中國服四夷而示後世也是與之
之說非也既爲藩臣而受其職貢則其國治亂

亦當理之今也逆臣篡據邦國分崩既邊使臨
問而得其情乃絶之而不理非所以申
王法尊中國而威四夷也夫所謂疲敝中國者謂
其地絶遠得之不足以富國若鄯善車師之於漢
光武絶之是也安南接壤兩廣鷄犬相聞其地
土沃而民富象犀翡翠香藥之利彼於上國得
其地正是以富國猶勝今之貴州廣西非敝中
國以事遠夷也是絶之之說非也吉囊安南譬
之人身安南一指之屈吉囊瘡疥之患也瘡疥
之患時時可治屈指惟一過客能伸之只在一
時必專伸指而無疥決不先疥而後指此不待

智者而後知也是緩之之說非也安南之初請
封者以陳氏
國朝之所封者陳氏黎利中藏狡詐冒有封國則
安南非黎氏有也當時未及討而與之其事未
明其罪未正其恨無其幾尔今其强臣效尤黎
氏失國天道好還事有其幾乃欲取國以還黎
氏豈但逆天實自失機會也是定黎之說亦非
也以臣觀之今之安南當討者三當取者二可
取者四中國禮法之宗四夷所視以爲表則也
登庸篡逆禮法之所不容當討一也四夷視此
以爲重輕當討二也　國初棄交趾之時安南

因而侵本州如昔貼浪四峝之地置新安州聞
其民衣冠語言常有反本之思彼國執逆怙終
未有悔過之念宜乘此時聲其罪責之使之改
圖當討三也安南本中國故地自分國以來驅
我衣冠之民短髮跣足而爲夷狄之俗管仲之
所必匡孔聖春秋之所謹當取一也黎氏得之
不義登庸襲其故智二者俱不得當取二也彼
自分國以來年歷六百人更五姓國祚雖易彊
土不分而今乃分裂上天之意似可推而知也
可取一也聞登庸勢雖已成其大臣猶多未附
皆與爲婚姻以結其意今三姓分爭國內人心

未知所屬皆願歸本朝登庸亦朝夕凜凜懼
王師之至日散千金以收國人似有望風送欵之
意可取二也安南既分勢難復合三者相持決
不相讓彼此俱失必然之勢也是天道有好還
之會交阯有混一之幾可取三也五六年間邊
民覬覦而動如趙盤常緣廣者四五起屢請與
兵官府莫之聽雖歲殺數十人猶不能止若得
明旨指揮數萬精兵旦夕可集人心如此天意可
知可取四也夫其當討者如此當取者如此可
取者又如此是誠千載一時也臣聞嘉會難逢
良時不再鷸蚌相持漁人之利天與不取反受
其殃今之安南所謂鷸蚌之勢中國之利天與
我以時也願
陛下與廷臣計議務求至一之論不惑二三之說
兼采微臣之策勿事已成之議詳審使者之奏
勿謂登庸所欺則大時可乘大功可建一方之
民可免於披髮左衽
陛下之盛德大業光
祖宗而垂後世矣
御史余光巡按廣東時復上疏曰臣聞之機不
應者謀不神勢不因者功不建故紆謀定策在
朝廷相時定變在應機貴於勢相懸而心相協迺
能成功故權難預設事難遥度自古知謀之事
必臨境測形圖上方畧以期在萬全也今我
皇上遠覽大畧近燭機宜邇者該兵部題奉
明旨且着地方官員從宜撫勦是以緩兵爲權聽
叛亂之來格以順爲處容撫按之撫勦此真
帝王之洪猷困覊者之功利豈惟
社稷生靈之休實四夷來王之會也然兵不可先
處不可後昔句踐謀吳二十年而後發者豫其
圖也董晉定汴一朝而撫定者應之速也臣愚
以爲變謀爲畧順機以徠此其時矣勢不容緩
不然則赫舉而不應延緩而起侮復憤而謀伐
實非所以尊
中國重
朝廷也臣自入廣以來日聞安南事體與往日在
京不同在京云三支互爭形如鷸蚌可收漁人
今據廣東都布按三司會議則莫登庸權攝國
事全有其地諸酋相與率服矣雖黎寧播越地
分未明恐邊之奸人執爲奇貨以求教要立於
天朝待天兵誅莫賊以定其封其志亦欲爲登庸
終非黎寧之利且聞封印亦假傳者未真前此
鄭惟燎之奏我
聖天子旨云不類外國文字且令該部辯印真明

見萬里洞知夷情今枯不辯其眞僞若黎寧果
實而復置之亦爲未可臣揆厥顚末以論黎氏
簒戮陳氏子孫已盡復給
天朝誘殺陳添平幷使臣其罪滔天我
太宗文帝聲罪奮討九三出師經營一十三年始
克平定未幾十年黎氏又復叛亂以此觀之黎
氏魚肉國王在陳氏爲賊子屢取屢叛在我
朝爲亂魁今其失國播遁或者天假手於莫登庸以
報之夫夷狄簒奪實其常事自宋以來丁移於
李李奪於陳陳簒於黎今黎又轉於莫此皆近
代故事是陳爲李賊黎爲陳賊此村還之道也
若復立黎是悖覆累之義乃以恩酧怨且勢莫
久夷狄之運一敗弗復遼人金人之盛尚不能
復興我　朝立忠順王終不能制吐番此死灰
不復燃兩明驗也雖中國若分割如五季六朝
畢竟不能中興其中興者必其始焉弔伐以奉
天討其旣大一統以丕正運乃克享天命以延
國祚若黎寧今須力能置之終爲他有何者傾
木不能植餘燼不能煙玆天道也况興滅繼絶
爲帝王子孫封建諸侯而言非以施以夷狄臣
愚以爲今日若莫登庸負固不庭法在必征以
明天討若莫登庸稱臣入貢此在因授以安中
國夫問其不庭不問其爲簒自古帝王畧遠夷
之常道故今日於安南臣愚以爲廣東欽州與
彼接境已集三司會議先遣能幹官一員至此
境上宣揚
天威議擧大伐今且聞爾不庭責以稱臣納之脩
貢彼若聽服因以授之此因勢以定不在劳兵
經畧之上策也若必征剿則勢難窮追兵難久
駐老師生變未見其便且畢竟來王亦爲歸着
是徒耗兵力損腹心以事四肢也臣愚以爲不
請則專其罪莫逃待報則緩其機難失且廣東
去京師八千里去安南四千餘里若徃復陳
請而後行之其將失時遠機矣故臣愚以爲事在
邊疆苟利
朝廷厥罪與孅咸不可恤懼罪匪忠遠孅匪直臣
實不敢况我
皇上聖明近日遼東事宜俱聽巡按御史曾銑酌
處定變已有成效邊陲獲安故今日亦待
聖明遠照不敢臣妄臣一面遣官至彼境上宣揚
天威問罪不庭責以稱臣入　貢一面差人馬上
齎　奏俯乞
聖明俞允聽彼自新以
社稷生靈造福

兩廣提督府蔡　會議照征討安南係干重務
議處俱合周詳舉行應有次第庶幾事有條理
民不告劳合行詳議應委官督理者上緊委官
督理務要財不濫費事克就緒斯於軍務有資
大功獲濟如或詳慮未周查處欠當致令臨用
缺支當事告乏則法典具存罪不輕貸
一廣東漢達官軍一萬七百六十四員名廣
西一千二百二十員名及左右二江土兵
田州二萬名思恩府一萬二千名鎮安府
一萬名泗城州一萬四千名歸徳州二千
名上林安隆二長官司共四千名都康州
二千名尚武州三千名歸順州六千名湖
潤寨巡司三千名奉議州一千六百名思
明府并所屬忠州上下石西州及遷隆峒
共叁千名江州一千名思州四百名太平
府所屬三千三百九十名武靖州二千名
東蘭南丹二州正調存留防守加調各三
千名那地州二千名通共九萬六千三百
九十名内留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名境内
防勦堪調土兵七萬八千七百八十名廣
東廣州府所屬雇募慣熟海戰水兵共二
萬名廣州梧州等府雇募運夫二萬名以

上官軍土兵募兵通共壹拾叁萬柒百陸
拾肆名原議水陸兵叁拾萬不足之數另
行調募
一各官兵行糧該本折米柒拾萬陸千石雇夫
犒賞等項該銀柒拾叁萬柒千兩合於廣
東所屬改運究運共米拾叁萬伍千石廣
東布政司動支軍餉銀貳拾萬兩已觧銀
拾萬兩再發拾萬兩買米貳拾萬石運積
南寧等府聽支
一土兵例該自備馬疋不計外監督領兵官
員及漢達官舍共約用馬貳千疋
一師由海道必用戦船相應委官打造
一火藥約用焰硝伍萬斤硫磺壹萬伍千斤
一軍器廣東見在貳萬伍千陸百玖拾柒件
廣西見在柒萬陸千零肆件梧州軍門見
在貳萬柒千伍百伍拾玖件及查玖龍伍
龍火箭最利攻戦合行廣東都司添造弓
伍千張每張用箭肆拾枝共造箭貳拾萬
枝鉛彈壹萬零貳百伍拾箇再造九龍匣
伍龍匣邊箭筒各壹千筒估價行布政司
支銀委官督造
一遣牒用間兵家之奇訪得黎氏舊臣阮良阮

純撲猶在崖州鄭峣鄭昻猶在七源石林州
各地方潜住保自又訪得鄭紀鄭文皆鄭惟𤎢
族屬見爲莫賊僞官皆可設計激發起兵據
地分繫黨類密擒首惡合選曉事人役潜
行間諜探聽虛實以酌機宜
兩廣提督府告諭安南榜文畧云據廣東布政
使陸杰等呈稱職等會同廣東布政司添註參
政龔暹按察司副使葉照添註副使鄒守愚僉
事孫世祐左參將高誼都司都指揮李時廣西
副總兵張經布政司右參政林士元按察司按
察使祝續添註副使翁萬達僉事操松右參將
沈希儀都司都指揮梁　議照君臣之義通於
天地蒙羞事虜必非人心安南雖號遠夷久被
天朝聲教豈不聞犬馬之賤猶有戀主之心耶黎
氏世受
封爵爲國之長豈於國人無毫髮之恩耶賊庸起
自漁釣恣生狂逆乘釁稱亂遂主篡國縱兵敷
毒淫刑立威上逮天誅下歛民怨茲者軍門節
奉
勑旨秉鉞專征調集廣東廣西湖廣浙江福建江
西雲南貴州諸省漢兵達兵狼兵畬兵快兵海
兵四集屯布無慮百萬

平崖書屋

天威震動義氣奮揚破竹建瓴勢孰敢犯竊以征
南之役本爲黎氏正名討逆俱爲交人去危就
安其中固有勢出脅從中懷悔悟欲乘機而應
者固有忠義豪傑密倡義兵待時而動者固者
簞食壺漿思解倒懸及驚駭逃竄自致失所者
若不先行榜諭兵臨師會未免玉石俱焚深爲
未便合無通行曉諭安南國臣民知悉
天兵所向罪止元兇秋毫無犯各宜按堵如故毋
自驚疑有能去逆就順仗義討賊許各明具文
狀投首審實遵照
欽依事理全城歸附者即以全城與之管領率兵
鄉道者攻畧地方給與典守用計擒斬首惡及
黨逆者即係奇功另議優異陞賞用表忠良如
敢執迷黨惡自絕生成盡行誅戮不遺噍類庶
使禍福之機人所共曉仁義之道兼舉並行等
因到院案查節准兵部咨開近因
大慶云云備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會同兩廣總
兵官安遠侯柳　議看得華夷之地不同上下
之分則一苟有干紀而犯分俱宜仗義而正名
然聲罪致討惟在元兇行賞論功必加先附切
照安南黎氏世受
天朝封爵實爲中國藩屏脩貢稱臣爲日已久故

九該國官民聽其管束則尊卑之位旣定上下
之分已明彼莫登庸父子起自賤微叨爲臣屬
乃敢因亂乘危篡主奪國暴虐一方荼毒百姓
即之人心斷以大義凡爲黎氏臣民幷忠貞之
士智勇之人所宜暴白罪狀激揚氣節力爲其
主奮不顧身圖必報讐誓共討賊以殲僭逆之
魁以正綱常之道今乃忍心忘主蒙耻事賊甚
至反爲督戰以拒義兵此豈盡喪本心自同獸
類或亦爲勢所壓而心實未安姑藏其用而時
將有待玆者欽承
上命恭行

天討會同雲南各省督同海外諸國召集官兵分
布要害水陸並進腹背夾攻則藐尒小邦蠢玆
醜虜不過釜中之魚杌上之肉耳但念被國人
民亦皆赤子我
皇上慱愛無間華夷並育實同天地若非先行榜
諭非惟忠虜之人情難自達抑鋒鏑之下戮及
非辜今據各官所呈正與該部咨行相同爲此
合行仰廣東布政司翻刋榜文發各邊關隘轉
發安南曉諭臣民知悉今之聲罪致討惟在擒
獲莫登庸父子全爲爾國靖難正名及爲爾等
臣民雪耻除暴其餘脅從知其本心尚附黎氏

只爲力屈外附莫賊一切俱置不問各宜按堵
如故毋自驚疑凡有原爲黎氏臣民幷忠貞之
士智勇之人舍逆就順願來投附或能相率全
城歸附者俱許明具文狀親赴邊關軍前投首
審無詐僞即淮投附幷以其原率全城與之管
領仍各投戈伏陣聽候大勢軍兵至日用爲鄉
導前驅直擣殲厥元兇攻畧地方給與典守及
有被脅之人果能奮不顧身爲主復讐潛行間
諜設策出奇先將首悪莫登庸父子擒斬眞正
奇功觧赴各邊投獻者軍門先即犒勞就行差
人伴送赴京原加陞賞表勸忠良其餘黨從俱

不追坐敢有執迷不悟怙終不悛據險負固抗
我
王師即係背主事讐黨逆棄順天地必所不容神
人必所共怒定行痛加誅殛種類不遺身膏草
莽之中以爲祖父之辱各宜審擇毋貽噬臍
黎寧復雲南書畧云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本國有逆臣陳暠作亂先國王黎晭遇害本國
頭目耆人黎𡸈鄭江黎叔祐鄭遂黎念黎公亮
黎楨鄭憙鄭綏黎昭武塗鄧鳴謙等因請世孫
黎寧親父世子黎譓權管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已差陪臣阮儼阮時雍阮正卿吴煥等

謹齋奏本求封等禮物請
命于
天朝幷遞年歲貢方物
上進緣被逆賊陳暠亂在諒山地方道路阻梗世
子黎譓前已移咨總鎮兩廣地方等官知會正
德十六年八月本國發兵逮捕陳暠其陳暠走
死若暠子昇逃脫道路稍通陪臣黎慈阮正卿
吳煥等欲於嘉靖元年十月進程本年七月二
十七日夜時本國再有逆臣莫登庸幷前所差
陪臣阮時雍等謀作不軌世子知之避難得脫
居於清華地方本國頭目耆人黎堈鄭注黎叔
鄭莲黎僉黎公亮黎楯鄭惠鄭綏黎懋武塗鄧
嗚謙等皆從世子率國人討莫登庸其莫登庸
阮時雍等乃脅立世子庶弟黎廬假攝國事非
國人所共立凡號令一切悉出於逆臣莫登庸
之口本國益亂路途阻梗使道不通嘉靖二年
正月十六日准諒山衛官黎景珥等具啓承見
牌文
欽差天使翰林院編脩孫禮科右給事中俞　齎
捧
詔勅彩段等件已於元年十一月初一日抵龍州
差人馳報本國

詔勅到日急爲迎逆等詞准此有以仰見
天恩浩大一國之人不勝欣幸欲奔走不暇以仰
拜
天朝休命柰何本國不幸以致訊醜阻
君命俾
聖恩不達於遠臣夙夜祗懼心無庇寧嘉靖二年
正月內世子已備言本國事情差頭目譚慎上
書
欽差天使冀其轉達
天朝推帝王柔遠之仁憫小國多艱之故路途遥
遠浮沉因知是年四月二十二日奉總督兩廣
軍務都御史張　鎮守太監張　總兵撫寧侯
朱　行委督備湯指揮體勘逆亂廢立之由有
以仰見
欽差大人正心明理洞燭幾微其奸臣情伏已暸
然於胷中矣是月二十四日逆臣莫登庸仍鴆
殺黎廬偽立已子猶冒黎廬姓名僭稱統元妄
使逆黨阮文泰潘廷佐鄭虎阮時敏陳棨阮光
論郭瓔莫潤朗郭文藻阮壽祺潘傑等將偽本
幷遞年歲　貢偽國禮物欲欺妄
天朝覬覦
恩寵竊爲得計庶壓衆心行至坡壘驛屯聚嘉靖

三年承見銼飭左江兵備僉事揚　上體
天朝之德意察知僭偽之情由乃不容入關驅逐
逆黨并偽禮物一切斥回本國奸謀由是而少
沮并承見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御史蕭
總鎮太監鄭　總兵官撫寧侯朱　釣牌查
勘世子累有書備言本國事由差目人黃瑞陵
黃伯宜等謹齎至界首付土官阮永祥交付憑
祥州土官李珠傳遞未審的確果通到否嘉靖
四年六月內世子謹差陪臣黎啓吳煥等齎捧
歲　貢奏事求封方物等禮行至山西地方被
莫登庸遮道不前世子皆以備書傳遞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知會道路遥遠阻滯難明本
年八月十九日世子再差頭目耆人阮撥萃黎
景珊朱填等抱本間道潛行馳奏
天朝乞兵救援而前所呈頭目耆人一病一死惟
朱填行至南寧衛兵備官不許前往使回憑祥
州待令接取本詞轉差代奏經數年間未見有
行因此逆臣莫登庸益肆奸宄無所忌憚遂於
嘉靖六年五月十七日逆臣莫登庸明白篡立
僭稱明德隳壞該國之社稷塗炭該國之人民
世子付處黎氏祖宗自宣德六年祗荷
天恩拜封爵土爲賊攘奪世可痛心常率本國臣

民共討逆臣莫登庸其莫登庸會衆拒守乃於
嘉靖九年正月十三日逆臣莫登庸再偽立莫
登庸之子莫登瀛僭號大正而逆臣莫登庸妄
自僭稱爲太上皇帝每會衆拒戰擾亂邦畿國
中大困世子黎譓以國難未平舊邑未服上闕
天朝之典彝下負祖宗之重責播遷日久憂憤成
疚於本年九月十七日世子身沒本國頭目耆
人黎𡌭鄭江黎念黎公亮黎景瑁鄭惟㟟阮有
嚴鄭伯蓬黎如壁何伯适阮仁蓮武景威阮春
嚴馮霑阮金阮的阮元良范玨等以世孫黎寧
係前世子黎譓親生嫡長子禮應承襲共推爲
世孫權管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世孫勵己誓心以圖恢復舊物嘉靖十
年九月有本國阮朗州忠義目人阮合勸阮景
山等抄得牌文於嘉靖十年三月十六日提督
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都御史林富釣牌送
下憑祥州查勘邊情內開案照正德八年以來
俱不見安南國歲　貢自歷任兩廣二年之上
俱未差人查訪而中問真偽難分今該國故稱
爭亂之由自取安然之樂此乃欺
君欺聖罪亦難容除會同總鎮兩廣地方內官監
太監張　鎮守兩廣總兵咸寧侯仇　議照前

事訪得該國世子黎譓被逆臣莫登庸先逐出
外而莫登庸覇寧該國中問俱未准信惟照憑
祥州原係鎮南大關隘理合移文行查爲此牌
仰本府官吏抄牌差人前去該國附近府州務
查該國世子黎譓見今被逆臣莫登庸趕逐出
外坐落何方該國民心有無向護或倘該國俱
已平定亦無爭亂及查有無　貢物作急具由
回報以憑會議恭奏等詞得此乃以仰知
天朝必以詳審通曉小國被逆臣僭竊艱難之故
矣世孫黎寧仍有書備言本國先後事情緣由
差前頭目人阮合勸欵就憑祥州交付轉遞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知會行至於長慶府温州地
方被逆徒截道捉得阮合勸殺死道路阻絶音
信難通世孫黎寧常屢具本差人欵潛行間道
馳奏
天朝而通過憑祥州大關隘諸路皆被逆徒脅管
日夜把截並不得通亦徧行本國邊界沿邊隘
口欵借道潛徃達奏本國事情而亦被逆徒把
截及沿邊土官閉拒無路可通自此以來雖有
天朝聲教及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軍門號令曹爾無聞及覆思
惟罔知所處嘉靖十三年四月十七日世孫黎

寧備将本國前項先今事情具本并寫作宗圖
差頭目鄭惟燎等抱本圖潛行處料取道赴京
謹具奏聞陳情殘罪乞
恩正法以誅僭逆庶以伸籲天暴白之忱伏望
天朝曲垂憐憫鑒此艱屯之故弘推拯恤之仁誅
亂救民恭行
天討以正逆臣莫登庸父子簒逆之罪使亂臣賊
子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危跡遺孤得復存於
宗祀夙夜䖍勝顒望經二年間未聞聲息欝抑
于懷豈能自已嘉靖十五年十月二十日世孫
黎寧再差忠義目人譚伯逅阮蒙等間道潛行

欵就本國長慶府各州沿途關隘聽探前日所
差奏事鄭惟燎音息及道路阻梗如何行至北
江地方被逆徒截道捉得譚伯逅阮蒙等殺死
音信難通嘉靖十六年九月逐日夆見臨安府
牒文備抄案奉巡撫雲南右僉都御史汪　案
驗安南國世孫黎寧奏前事仰府查照世孫黎
寧是否黎譓親生嫡長男見住何處與光鐙等
係何等稱呼是否黎賙子孫因何名字不同
欽賜印信何人收掌及所奏各項事情其使臣鄭
惟燎是否真正頭目何人簒逆其跟隨文武群
臣見在若干逐一備細從實具由以憑申報并

節承見雲南都司都指揮僉事王守中移文互
說前事查勘已故國主黎晭世孫黎寧處備將
莫登庸占據地方并黎寧有幾處衙門地方服
其管束有何官員頭目輔佐兵馬見在若干黎
譓所生幾子有無分居各處地方與光鐙等係
何等稱呼因何各字不同某路可以進兵及道
里遠近山川水陸險易緣由逐程開報以憑具
奏一節查催前去世孫黎寧處查勘文武淵等
兄弟與彼相離幾年緣何開報名字來歷與黎
寧奏內不同并查有無黎椅黎椿黎樘係是何
等宗派逐一備細查明白差頭目前來回報以

憑轉報施行等詞准此有以仰見
天朝委任得人燭徵明里灼知小國被逆臣僭亂
篡奪之由思救小國人民被塗炭荼毒之苦尤且
辯真別僞以明宗派承襲之正者世孫黎寧及
一國之人尤爲欣幸爲此謹書備說本國前項
先後事情差頭目耆人鄭恒謹齎於巡撫雲南
地方右僉都御史汪　知會伏請詳此事意憫
世孫遭艱屯之故察世孫伸哀籲之忱具奏
天朝備言本國世孫黎寧係前本國世子黎譓親
生嫡長子禮應承襲權管國事稱爲元和謹守
欽賜印信緣本國被逆臣莫登庸趕逐世子黎譓

世子回居清華地方率本國頭目耆人黎堈鄭
江黎叔祐等共討逆臣莫登庸其逆臣莫登庸
乃脅立世子庶弟黎懬而逆臣莫登庸仍鴆殺
黎懬并世子親母僞立已子猶冒黎懬姓名逆
臣莫登庸仍明白篡立僭稱明德而逆臣莫登
庸再僞立莫登庸之子莫方瀛僭稱大正其逆臣
莫登庸妄自僭稱爲太上皇帝劫制本國人民
戕害本國忠良脅衆拒戰把截衝要各道途及
接近憑祥州各關隘使道途及接近憑祥州各
關隘使道阻絕前世子黎譓及世孫黎寧節次
累有差陪臣并頭目忠義目人間道抱本馳

奏并謹書傳遞而皆被逆臣莫登庸并逆徒截道
殺死信使不通歲　貢慶賀諸禮久缺獲戾
大朝世孫黎寧已甘受罪乞待本國平定仍爲奏
請增例辦納彼稱爲光鐙者查照本國前國王黎
晭無子其黎晭長兄故黎瀕生得二子其長子
即是世子黎譓其庶出幼之子即是世子庶弟
黎懬則黎氏子孫宗派本末並係無光鐙名字
矣烏有何等之可言哉爲是名者無乃奸人詐
冒以圖欺妄而然耶若
欽賜印信前世子黎譓傳與世孫黎寧收掌豈有
委何人收掌哉於其世孫黎寧所差奏事使臣

鄭惟燎父子兄弟世世輔佐黎氏其鄭惟燎真
正本國頭目無疑矣如本國頭目耆民阮拔萃
前世子黎譓差與同朱填等抱本潛行馳奏
天朝乞兵救援途中得病潛居養北江地分被逆
徒脅捉或存或没道途往來阻絕音信難明若
於姓鄧者查實本國頭目前世子黎譓手下並
無有姓鄧者如其奉省諭則道途梗阻省諭
固難且逆臣莫登庸殘害本國人民占據本國
都城積威目脅其本國各路及各衛所地方皆
被逆臣莫登庸占據脅管把截各處衝要道途
然其前項人民所被逆臣莫登庸脅管者皆有
向護黎氏去逆就順之心焉若本國各衙門地
方忠義頭目所歸世孫黎寧管屬者惟本國各
末路邊界及各衛所末處如阮仁蓮鄭子春等
則分守于升華廣南末路何伯适阮春嚴等則
分守乂安末路鄭惟悅則分守于太原末處武
文淵武子陵等又據守于宣光路邊陲其前項
兵馬數亦可紀然但固本處其逆臣莫登庸每會
衆攻逐其道途間阻彼此救援聲息慱報難通
世孫黎寧有差某人傳遞其事跋涉艱險萬死
一生若世孫黎寧所居清華木州烏江老撾邊
界其本國頭目耆人黎 晌鄭江黎念黎公亮黎

景瑂鄭惟峣阮有嚴鄭伯遂黎如璧武景威阮
昀阮元良范珏等前從世子黎譓見今輔佐世
孫黎寧并忠義頭目文武群臣范旦仁潘仁安
阮珍范廷桂阮德慎黎文志鄧巴黎汝茂阮時
哲裴危并阮夢松黎都鄭垣武界陶子烈黎壽
雲杜亂郎辦范宪陶仲耄黎迎鄭差范劳黎心
攺阮爛黎丁黎德客黎督阮福禎麻敬敦潘歷
黎賛等跟隨世孫黎寧者其數五百於其兵馬
殆三千餘及本州忠義士官車世富車之充諫
等兵馬殆五千餘共捍護世孫黎寧九本國臣
民莫不歌吟愛戴以向護黎氏者焉所以國緒
僅存而不致隳墜者亦由此也世孫黎寧及一
國之人日夜惟望
天朝德意以慰徯蘇之望若夫道里遠近山川水
路險易一一詳在
天朝混一方輿版圖之内如其逐程險易可以進
兵則安邦路是其水道可用船艘諒山高平宣
光等路関隘是其陸道可用兵馬若與化洮江
下抵山西是通水陸並可用馬如前項忠義頭
目阮仁蓮鄭惟悅何伯适武文淵等世孫已分
差人潛行間道曉諭與他使之整搠兵馬通滯
如何固難遙度且本國世孫黎寧自始祖黎利

奉
天朝正朔以來其祖父子孫世世相繼嫡派宗裔
定有名稱無有訛舛如前國王黎晭無子其黎
晭表兄故黎瀕生得二子其長子即是名黎譓
原已育在宮中立爲世子名字已定其庶幼之
子即世子庶弟是名黎㦖其於名字其正無疑
於正德十三年四月內世子黎譓已移咨總鎭
兩廣等官知會嘉靖二年正月內世子黎譓再
已詩備書差使翰林院編脩孫禮科右給事中
俞　二位大人知會其世子名字爲黎譓世子
庶弟名字爲黎㦖甚明矣緣本國逆臣莫登庸
作亂趕逐世子黎譓脅立世子庶弟黎㦖逆
臣莫登庸仍鴆殺黎㦖并世子親母明白慕奪
威脅人心始改世子黎譓名字爲黎椅世子庶
弟黎㦖名字爲黎椿停忌呼黎譓黎㦖正名以
誤駭人心耳被武文淵等胄爾無稽因逆臣莫
登庸之誤駭改呼而開報世子黎譓名字爲黎
椅庶弟黎㦖名字爲黎椿誤矣况武文淵等兄
故武嚴威自正德十一年本國有逆賊陳暠作
亂武嚴威奉出守備宣光路地分道途稍通猶
或頗知本國事體嘉靖元年本國再被逆臣莫
登庸作亂武嚴威仍留本處守備逐年月日逆
臣莫登庸脅衆攻逐道路阻絶其武嚴威等雖
忠義頭目而世子黎譓號令阻滯難通及武嚴
威病故武文淵等代領其衆逆臣莫登庸累次攻
逐阻絶宣光路邊陲與世孫黎寧所居道程遥
遠且被逆徒間截往來音信傳報難通相離殆
十五年而所居武文淵等脩寫文書人皆新進
故事未諳所以開報名字來歷謬誤職此之故
審諸黃明哲執稱光紹元年生有二子於黃明
哲相別之時長男年方三歲次男年方二歲尚
未有改名字則其黃明哲所開報是的見其正
之言也彼武文淵等兄弟相離已十五年而臆
度世孫黎寧名字爲黎埋是暫說無根據之言
也以是查實黎氏宗派本末並無黎椅黎椿黎
埋名字明矣於其武文淵等群臣謬誤之罪願
賜貸寬且前世子黎譓生有二子其一子尚在
即世孫黎寧其一子年方四歲被疹痘病死則
世孫黎寧的世子黎譓親生長子尚何有幾子
分住之可說哉若夫前世子黎譓憂憤成疾而
没而或有說爲鴆毒者盖以原世子黎譓手下
黎公淵彼從逆臣莫登庸脅制於嘉靖九年八
月十五日黎公淵再告啓陳情首罪於世子黎
譓世子許公淵回與世子居世子親信初不之

疑自黎公淵居得一個月疾又轉甚世子身沒
或者臆疑謂盖黎公淵聽逆臣莫登庸之姦計
陽爲首罪乞回與世子居陰爲鴆毒致世子成
是歟然而世子之身沒緣憂憤成疾而沒其疾
已先發於黎公淵未回居之前爲是說者亦臆
度無稽之言也伏望
天朝廣宇幼恤孤之德推扶顛救難之仁大發
天兵弔民伐罪同時進出安邦諒山高平宣光歸
化水步各道勦除逆臣莫登庸莫方瀛父子以
嚴亂賊之誅以正綱常之道拯生民於塗炭存
該國之宗祧世孫黎寧得以復還本國之舊城
世孫黎寧得以襲封祖宗之爵土藩方謹守職
貢謹脩名分正而尊卑陳人紀明而天常定遐陬
荒裔均沾汪濊之
恩蔀屋窮閻共囿安全之福則
天朝仁弘極溥量度亨屯與日月乾坤並聽矣世
孫黎寧仍差陪臣
上表謝
恩齎 奏本方物等禮并遞年歲 貢等禮物及
歲 貢慶賀諸缺禮赴京奏
進以盡畏大事天之義仍候迎
天使來臨本國頒降天詔明見萬里仁同一視世
孫黎寧及一國之人得以重疊祗荷
洪恩尤爲大幸而
欽差大人處事之機燭微之智急人之仁成人之
美盖以燕盡下國受賜多矣不宣謹書
安南國大頭目莫方瀛上投降状于雲南署云
本國先於正德十一年四月六日被逆賊陳暠
作亂逼犯本國國都國王黎晭遇害無子本月
方瀛父莫登庸并方瀛暨頭黎義昭黎晭等共
推黎晭長凡故黎灝長子黎譓權管國事分差
方瀛父并方瀛及頭目阮弘裕等率領兵馬搜捕
逆暠其逆暠竄死逆暠子逆昇逃竄在本國諒
山地方黎譓已差頭目阮時雍阮儼阮正卿等
齎捧歲 貢并奏事求封 表箋文 奏啓本及方物請
命于 朝緣被逆昇竊據諒山衝要 朝貢不通嘉
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夜被姦人杜温閏陰聽
逆臣鄭綏佞計誘遷黎譓子外逆綏因而脅遷
黎譓于本國清葉府源頭目方瀛父并方瀛暨頭
目黎𡌽楊金鑛等以黎譓無子共推黎譓之弟
黎㦥權攝國事已差頭目阮文泰范敦理鄭甝
等齎捧歲 貢并
奏事求封
奏箋文 奏啓本及方物請于 朝嘉靖三年正

月八日阮文泰等已到諒山界首未見開關嘉
靖四年十月九日黎懬差登庸父子及頭目武護阮
如桂裴㙜等領兵往清都府源頭捕得逆綏徒
黨逆公佩等正身并迎黎譓歸本國國都緣黎
譓原在源頭久染嵐瘴得病經年醫治弗效嘉
靖五年十二月八日黎譓病篤而卒若逆綏已
竄死其餘黨並已歸服國內稍安方瀛父請觧
所領兵權歸于私邑嘉靖六年黎懬染被痨瘵
疾症不能管事本年六月八日黎懬自念身嬰
重疾又無子孫一國事務無所統攝乃謀諸本
國頭目黎㭉黎義昭范嘉謨揚金鎸武護阮如
桂裴㙜等及耆人鄭江范克終鄭儀魯文燦等
謂方瀛有功于本國可委以國事其頭目耆人
皆悅從黎懬乃召方瀛父赴本國國都以國事
付方瀛父固辭本年十二月六日黎懬病篤再
召方瀛父付以
天朝
欽賜本國印信暫管國事十八日黎懬卒本國頭
目范嘉謨等暨國人遵如黎懬所付託合辭請
方瀛父暫權國事方瀛父不得已於本國國都
謹守
天朝所

欽賜本國印信暫權管國事撫集臣民恭候
朝命仍差阮文泰等賫捧　奏事求封
表箋　奏啓本及方物請于
朝其阮文泰等仍在諒山界首未見開關進程嘉
靖八年本國入有逆淵逆澺等嘯聚徒黨竊發
於清都府源頭方瀛父差方瀛及頭目莫㧑揚
金鎸金武護阮如桂裴㙜等統領兵馬分道搜
捕本年逐月日捕得逆淵逆澺并往諒山地方
捕得逆昇等正身並寘諸國法嘉靖九年方瀛
父以國內既平年且漸老國事繁多而方瀛係
嫡子長可代任國事務謀諸國人其國人皆從
方瀛父乃付方瀛以
天朝所
欽賜本國印信暫管國事方瀛已於本國國都謹
守
天朝所
欽賜本國印信撫集臣民恭候
朝命再仍差阮文泰并差陳允亮等賫捧　奏事
求封
表箋文　奏啓本及方物請于
朝其阮文泰等住坐諒山界首罪經十年餘方物頗
已舊未得開關進程方瀛前已有文書并本國

諒山長慶等府衛累有牒文俱結隨欠逓與憑
祥轉達
欽差總鎮兩廣等衙門並未見准行嘉靖十六年
正月十二日阮文泰等見廣西布政司分守左
江道叅議何牌差舍人趙成到憑祥州督併官
孫李珍責差頭目前往鎮南大関暁諭本國通
事之人作急取具有無平定并應該何人管承
國事歸一真正印信重并結狀仍帯通事之人
隨同回報以憑轉報軍門議處施行等因其阮
文泰等即備抄前項紙牌轉達本國仍差行人
陳必聞范光佐陳瑒通事阮顆陳客等同舍人
趙成等往候查勘今方瀛再見來文備言前事
方瀛不勝喜懼之至竊慮天地間一實理而已
本國前後文書逓與憑祥州及太平府廣西三
司兩廣三府并今具奏本及書内所備本國事
情顛末皆是的確實事若逆黨鄭惟㝤所奏稱
黎寧之事係是假冒黎姓摹寫印文姦偽情狀
終不可揜然能察是非辯真偽其情其明決君子
乎兹用措章達于鈞座文書到日煩爲備将方
瀛所具　奏本轉達于
朝廷本國事情得以
上達則大人燭理之智達人之仁兩得之矣區區
之情第深覬望不宣
安南國頭目裴堵等三百四十九名耆人黎文
决等六十四名聯名申稱裴堵等竊慮一國之
臣民必有一國之君長比者本國黎王乏嗣國
内無主大頭目莫氏暫權管國事撫集臣民盖
受黎氏之付托順一國之人心故境内晏然悉歸
統屬如其僭竊自立則一國豪傑安肯屈服爲
之下哉况莫氏乃累世舊臣素稱忠義設使黎
氏猶有子孫則莫氏豈無存孤之心乎彼黎寧
顯是逃罪人阮淦之子詐冒黎氏摹寫印文妄
訴于
天朝其奸偽情狀不辯自明若本國所屬地里已
具在
大明一統志内不必圖獻爲此備由具申乞備将
本國　奏本轉達
天朝使本國事情得以
上達斯一國生靈之幸
莫方瀛遣使范正毅等乞降於雲南總兵官黔
國公沐朝輔等歴疏其經理之績上之于朝署
云先該尚書等官夏言等議擬備討安南事宜
題
聖旨是安南國先次詔使不諭而返有傷體面又

久不貢非叛南何兩處差官都依擬着實勘明
奏報便寫勅與他去與師備討必行兵部便會
官議奏欽此又該太師蕪太子太師武定侯郭
勛奏爲　竭愚忠正　國體以明
天討事奉
聖旨這所奏兵部便會官一併議處欽此又該本
部議擬題奉
聖旨安南國背叛不庭在所必討你每既會議停
當都依擬差去官着實查勘明白星夜奏來定
奪施行欽此該臣會案行都布按三司行都指
揮馮立離任會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差委緣

平厓書屋

事都指揮王守中指揮魏忠趙光祖火恩徐相
千百户吳璋馮忠分投一往教化八寨長官司
着落土舍張澤責差通把白俊李者來土會儂
僖與同前去武嚴威戍子陵武文淵等營內宣
諭
天朝德意威令其華面向化歸附從軍一往元江
府着落土舍那鈺同往老撾宣慰司查光紹在
彼就令該司照舊慰晉居住令其備捋本國作
亂之人并始末緣由開報土舍那鈺等仍鼓舞
忠義倡率勇敢會同老撾八百車里各該衙門
整點精兵象馬聽候調用一往逮水州地名五

邦着落原先避住交人刀蘭刀鮮查有精兵若
干伊亦備知本國倡亂來歷開報聽調一行廣
南府及富州土舍儂承恩沈文秀等八寨土舍
瓏鳳翔等查照與張澤等各操練人馬固守邊
彊該道兵備官督同守備官往來提調捋蓮花
灘一帶沿邊去處嚴謹隄備毋容奸細人等潛
入
中國探聽消息行臨安曲靖瀾滄金騰各兵備官
查理兵夫布政司查理錢糧及具本題
知去後又該安南國世孫黎寧具本差使臣鄭惟
燎奉爲陳情乞

平厓書屋

恩正法以誅僭逆事覆題奉
聖旨這夷情真僞你每既譯審不出依擬兵部使
行與原差勘事官會同兩廣雲南鎮守撫按衙
門一併查勘明白議處停當作急奏來定奪鄭
惟燎等着錦衣衛拘留嚴密處所聽候不許與
外人交接光禄寺照朝鮮國貢使例共給欽此
又經查勘去後又該安南國臣鄭惟燎具呈本
國事情該兵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安南國久不來庭法當問罪今本國奏稱逆
臣莫登庸篡亂阻絕貢路又僭稱名號僞置官
屬罪狀顯著你每既會議明白便命將出師前

去征討總督等官各擢素有才望的來看調度
兵糧事宜戶兵二部即議處具奏其餘依擬欽
此備咨前來會行三司各道通行大小土流衙
門上緊設法僣運糧餉及行各該兵備官嚴督
各屬應調官兵衙門官舍人等令其精選軍兵
象馬整搠鋒利器械操練演習聽候總督軍門
調遣即時起行臣等及查得安南管下迤西一
帶地方俱與蒙自縣蓮花灘切近師旅一興先
經彼地若能一體招徠以為我用一則撤其藩
籬一則用為嚮導其於彼國山川道里險易盡
在目中進取諸事未必無賴又委都指揮王守
中指揮高械等前往五邦等處多方招諭各該
土官舍人等各傾心歸附續據兵備副使鄭登
高分守右參政葉行分巡僉事郭由都指揮馮
立各將督據臨安府知府姜恩都指揮王守中
指揮趙光祖萬械徐相等陸續招撫得安南國
夷人武文淵武子陵武文約武文密武金謙武
文白黃明晢程瀾峒土官陶仙綫阜州土舍刀
鮮土官猛來猛索猛真猛喇猛米猛鋒萬了猛
鮮猛令廣陵州土官刀雷整美孟陵孟收等處
土官刀整美刀陵刀收昭晉黃嚴崖素州謙州
土官刀禎刀珧刀林刀明刀堅與寧遠州地方

紅衣寨火頭刀洴等各情願歸附點選夷兵從
軍征進緣由節咨呈報及據餒阜州土舍刀鮮
同黃明晢等將逆賊莫登庸差來探聽消息姦
細偽官阮璟裴行儉并隨從交人何子陵等八
名擒獲與原帶偽印一顆大誥一冊解送前來
俱經會議一面具奏一面行令武文淵操練人
馬各守境土聽候調用如遇莫登庸等賊兵過
界即便相機併力截殺一面催促所屬操練兵
馬聽調一面先令布政司置買銀牌綵段賞勞
刀鮮等以勵其餘去後又查得蓮花灘五邦等
處地方切憐交阯而蓮花灘又係進兵水陸通
衢若不速行據守萬一賊人乘隙先至我兵又
有攻取之勞必須調集漢土官兵於蓮花灘結
立營寨添設守備官一員彈壓邊徼遙振軍威
般運糧米打造船隻整理器械分遣間諜盤詰
奸細非但堅彼一方歸附之心亦因以立各夷
馮籍之勢廣南府并富州僻處伐邊亦隣交壤
九江府又與紅衣寨迤西一帶相近俱屬昏齒
侯襟通合防守捍禦一面會本具題一面先行
調撥雲南等六衛漢土馬步軍兵一千名添委
指揮二員千戶四員百戶十員與原在臨安協
守官軍七百五十員名并調附近寧州新化嵋

峨州縣及納捘奈甸等九長官司土兵共四千
九百名通共漢土軍兵一萬一千六百五十員
名責令各設土官土舍整點刻期前去俱聽馮
立王守中調撥防守又調曲靖六涼二衛官軍
二百五十員名行委曲靖衛指揮梅鑾管領會
同廣南府知府趙時督率原帶協守官軍五百
五十員名在彼住劄相機防禦有警調取廣南
府并富州土舍儂承恩沈文秀下土兵各一千
名沈寶下五百名隨軍征剿其元江府均迭紅
衣寨一帶地方專委守備魏忠協同土舍那鈺
督率該府兵馬并紅衣寨火頭刀洴等併力防

守及行老撾車里八百各宣慰司一體整搠人
馬俱屬魏忠那鈺管理各該將領俱聽馮立分
布調用蓮花灘結爲大營莘整濬壕練兵設備
梅鑾之兵在其東魏忠那鈺之兵在其西陶仙
之兵在其南武文淵之兵在其東南刀雷等之
兵在其西南號令嚴明官軍整肅凜然有虎豹
在山之勢無事則同守邊疆有警則互相策應
仍令武文淵刀鮮等宣諭安南各府州縣官夷有
能以全城歸附者即以其城許令管領其江北
百夷願歸附者一體安插原有基址務使安者如
故不知有兵戒諭防守官兵不許分毫擾害

以絕其將來歸附之心違者許以軍法從事及
行老撾宣慰司冠帶土舍伯雅罕開令其多撥
兵夫象馬把守關隘仍倡率忠義鼓舞人心會
同車里八百孟艮等處土舍刀攬那攻刀交等
多起慣戰夷兵象馬整搠鋒利器械會合進剿
續據兵備副使鄭登高呈據交人武文淵等呈
稱文淵等差人潛往本國招得同列之人侯伯
陳悰蘇臣阮文林副將杜繼紹贊理黃公幹土
官阮仁祐陶企等并隣境土官情已歸附仍有
人就武文淵等營內抄取明文將回本貫陰諭
該內兵民整搠器械待

天兵至日願爲向引從征逆庸父子建立事功等
因到臣行令各整點部下兵馬會合武文淵等
一面相機協力剿殺一面令其遞相傳諭原先
不肯從逆見今割據地方忠義之士一體響應
互相應援内攻并令轉諭被逆庸父子脅從之
人有能察知順逆先期解散與免本罪若能計
擒首惡者一體具奏陞賞及行都指揮王守中
知府姜恩等選差乖覺人役或情願報効人員
徑往安南面諭莫方瀛父子趁時歸附當今
天子聖明英武神人助順將士忠勇甲兵數百萬
仗義南征泰山之壓累卵爾方瀛父子款逞螳

譬以當車輪其可得哉不過竄身海島偷生旦
夕釜中之魚豈能久活反覆言之非爲方瀛父
子惜蓋以安南
中國之郡縣也其人民
中國之赤子也但恐
天兵一至玉石俱焚罪止方瀛父子彼郡縣赤子
何辜而乃與之同死哉爾方瀛父子早爲之所
毋貽噬臍之悔如能轉禍爲福傾心歸附急具
降
表并所領州縣土地數目土流官吏姓名作急差
人呈報以憑轉奏取自
上裁若怙終不悛執逆自是則方瀛等面縛轅門
生擒麾下欲求一生已無及矣作速具由回報
去後又該兵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安南國久不來庭義當興師問罪近據黎寧
奏稱其臣莫登庸簒逆阻絶朝貢未審真爲且
着地方官員從宜撫剿提督兩廣侍郎巡撫雲
南都御史并各總兵官都另寫勅與他欽此又
准本部咨該臣等會題前事該本部議擬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先將刀鮮黄
明哲李孟元給與冠帶量加賞賚以勵被國歸
附之人仍出給榜文曉諭被國官民人等九以

全城背逆就順先行投首者審無詐僞即以全
城與之管領仍善加撫恤有能擒斬賊首及逆
黨者一體陞賞其曾從者聽撫按查明究治僞
官知州阮璟等仍行雲南撫按會審無異即梟
首示衆等因題奉
聖旨莫登庸既簒逆本國又擅作大誥僭擬名號
好生背叛朝廷罪在不赦便勅雲南兩廣鎮巡
等官遵照前旨上緊多方計畫協力征剿務得
罪人以安南土刀鮮黄明哲李孟元都給與冠
帶仍各員賞銀叁拾兩紵絲貳表裏阮璟等且
都牢固監候沐朝輔汪文盛寫勅獎勵其餘依
擬欽此臣等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除欽遵外又准兵部咨該臣等
會題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武文淵傾心歸附慕義可嘉着給與冠帶仍
賜武職四品服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武
子陵等也給與冠帶趙光祖等且各賞銀十兩
紵絲一表裏其餘依擬欽此備咨前來又經會
同出給榜文賚去臨安府兵備官處督同知府
姜恩都指揮王守中徐相責差的當人員賚付
世孫黎寧及先已歸附交人武文淵等各五道
刀鮮李孟元黄明哲陶仙刀雷刀整羨刀陵刀

收刀禎刀玧刀林刀明刀堅猛來猛索猛真猛
喇猛米猛鉾萬了猛鮓猛冷陳悰蘇岳杜繼紹
黃公幹阮仁祐阮文林陶公等各一道令其曉
諭安南國地方人民使知　累朝恩意優待爾
一方之人安生樂業豐殖子孫百幾十年並育
之仁亦已至矣茲者逆庸父子弑主篡國自造
妖孽得罪于
天神人共怒世孫黎寧告變我
聖天子君王華夷恭行
天討蓋憫黎氏封國之帖危於世孫奏詞之懇切
伐罪弔民正名定難興滅繼絕去暴除殘以救
爾一方之人我　國家繼天立極爲萬國主際
地所載還海內外罔不歡呼教化服承正朔號
召兵馬百蠻響應顧我疆埸自有節制而餘閒
士馬動萬萬計猛將悍卒謀臣智士在在雲屯
干戈如林穀粟如山師出有名人人發憤若縱
天威順人力恐南土之人無復遺類我
聖天子神武不殺博愛兼懷謂天子之所覆皆吾
赤子孽有自來人則何罪俾曉諭安南土流官
員頭目地方人等各宜安堵如故首先全城歸
附者速赴軍前投告即與全城照舊管理仍如
意撫恤免其糧差有能擒斬賊首及逆黨者一

體陞賞脅從者一切罔治其逆庸父子亦宜識
順逆之理見去就之機改圖及轍因禍爲福不
待
天兵之至挈其土地歸命
天朝即與會議奏
請定奪然師不留行見機惟速百萬貔貅將壓境
土火炎崑罔玉石俱焚無飾虛詞後至先誅續
據兵備副使鄭登高呈據都指揮王守中呈稱
十月十七日申時據李孟元手下探事夷人阿
烟報稱有蠻浩塞白法言稱十六日莫方瀛差
人領兵駕船三隻已到蓮花灘將陶土官并各
處軍兵調去程爛峒取齊灘上俱是交兵守把
陶土官差人來說近有莫方瀛手下大總兵官
兩寧侯阮敬聞知
天朝舉兵及光酋子孫見在阮敬領兵不知又去
何處去了莫登庸廝殺難以托人父子分投搪
抵各處軍馬莫方瀛親領大軍已到又盤州言
說左右是死要來綏阜并交罡地方大殺一遭
跟隨軍兵㷭的也有千萬稟報本職若有軍多
在此營坐若是軍少莫要在此且回去罷陶土
官真心歸順他兵多只得屈從
天兵到來土官自有分曉等語到職尤恐不的又

差蠻密寨民官慣前去蠻浩寨復查白法田說
委有多兵到於灘上要來攻打本營并令墩五
邦已將隅江沿河山上各寨水旱伯夷俱調去
了白法寨牛隻俱趕在山青藏放今他在寨吞
應賺哄莫走消息白法又言我不實說交阯一
時上來傷了
天兵我的寨子性命都保不得如今人心反他的
多上來贏也是這（遺）輸也是這遭輸千萬稟本
職多着軍馬防守伺候攔路殺他總好等語李
孟元再四譯問無異隨喚黃明哲寫說相同除
嚴督官兵申明軍令防守截殺外伏望速賜發
兵應援以壯威武等因前來隨即批行兵備副
使鄭登高行委新陞署都指揮僉事徐相帶領
軍兵前去應援審度事勢緩急相機施行去後
十月二十五日又據本官呈據都指揮王守中
徐相揭帖報稱本月十五日午時據刀鮮李孟
元入營稟稱陶仙差把事梁金玉陶勉等傳說
九月到今十月內有武文淵舉兵將莫方瀛守
鎮營攻破生擒巡檢堡官莫方瀛殺他不贏着
軍馬暗往後路去攻開武文淵住寨將他妻子
人口虜去未報武文淵發兵截路將莫方瀛軍
馬殺敗人口奪回如今武文淵在同象寨下營

莫方瀛亦在明光衛小三江下營各職又問莫
登庸今在何處各稱不知在廣東廣西或交阯
迤西地方等語看得莫賊畧所畏憚者惟武文
淵兄弟今據報說彼此相持日久誠恐賊兵大
集四面夾攻挫其銳氣未免寡不敵衆內所附
諸夷望風而靡伏乞等奪等因到臣看得所報
前項事情固難盡信然即其理勢似亦不虛被
逆賊父子既離信地親自領兵則其勢益窮促
可知但我
天朝兵馬固不可輕率以擅入彼地而沿邊関隘
尤當嚴謹以防其奔突隨行臨安兵備行武文
淵等轉諭近日招得同列交官陳悰蘇㟁杜繼
紹黃公幹阮仁祐阮文林陶仚等各督馬前來
會合相機攻襲并差人通會黎寧約會老撾宣
慰司冠帶土舍伯雅罕開各統夷兵象馬並起
響應四面夾攻及令都指揮趙光祖萬械等嚴
督土舍張澤瓏鳳翔通把白俊李者來及王弄
山長官司兵夫在於八寨切近武文淵地方駐
劄遥振軍威使武文淵等藉勢追聚仍令王守
中嚴督刀鮮等整搠五邦等處兵夫與李孟元
黃明哲等協心倡率廣陵昭晋黃岩莱州謙州
瓊厓整芙孟陵孟收等巡內附土官刀禎刀明

珗刀林刀堅刀輕羡刀陵刀收等各部下兵馬
傳報世孫黎寧及武文淵等互相應援併力截
殺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呈到前項奏本降書結
狀緣係外夷乞罪來文事體重大會同巡撫都
御史汪　巡按御史陰汝登行據雲南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呈准本司掌印左布政使王俊民
咨奉臣等案驗前事依奉會同本司右布政使
李顒雲南都按二司署印副使朱方都指揮僉
事樊泰分守臨元帶管督理鹽法右叅政車純
議照
帝王之馭夷狄拒則懲其不恪而以威刑之來則
嘉其慕義而以禮懷之比所謂治之以不治之
法也安南雖云外國實我
中國與圖納　貢稱臣其來已遠自倡亂於陳暠
之叛逆而黎賙遇害繼亂於莫登庸之奸雄而
黎譓播遷　貢職不修二十餘年今世孫黎寧
所奏莫登庸謀爲不軌黎譓間道竄於清華地
方莫方瀛書內執稱黎譓聽奸人鄭綏等誘遷
清都暨國頭目以黎譓無子共推伊弟黎䕶權
攝國事復迎黎譓歸還國都病督而卒黎䕶染
被癆疾不能管事又無子孫乃謀本國頭目人
等召父莫登庸付以

四八〇 平厓書屋

欽賜印信暫管國事黎䕶卒登庸不得已於本國
國都以謹守
天朝所
欽賜印信權管國事後因內難既平方瀛年長可
代本國事務父乃謀諸國人皆從乃付方瀛
欽賜印信權管國事撫集臣民已經差人奏事求
封未得開関進往及稱鄭惟𤓰所奏稱黎寧係
是阮淦之子詐冒黎姓摹寫印文妄訴及據暨
國耆人中狀共舉方瀛等諭以大義土地人民
受之
天朝黎譓孱弱失守不能及時以告變登庸父子
擅專國柄又未具由以
上聞其間互相魚肉塗炭生靈阻絕　貢路法亦
難逭今當聲罪致討之時乃有投降歸附之舉
是盖
朝廷之威有以畏之然者武文淵彼之勍敵也招之
首先歸附而願爲先鋒寧遠綏阜水尾等州各
土酋彼之藩籬也招之次第投順而願爲嚮道
阮璟裴行儉彼之爲官也彼土舍刀鮮以奸細
擒獲解報固之將來罪莫可逃而求生之望自
不容已況奉
欽依從宜撫剿及逆賊畏威懷德悔罪向化繫頸

軍門待以不死星馳奏
聞今莫方瀛既降伏罪其奏陳情雖皆文飾之詞
實出求生之願所據原先歸附土酋及蓮花灘
防守官軍有功人員陞賞等項事宜俱應議處
其乞罪奏文相應轉達與黎莫二氏占據土地
均請
上裁及照安南國王印信黎氏莫氏各藏其一真
僞莫辯相應具奏辯驗僞者令其自行銷燬俟
職有定分另行
請給黃明哲等以其人歸刀鮮等以其地歸既蒙
恩賞俟相應隨其所居而安插之使之各自管食

莫方瀛等既恭候
天命所不許仍前互相呑噬以取誅戮其寧遠州
等處地方原係臨安府管轄因與交地相換久沒
于夷相應復歸臨安管下優恤二年之後令其
比照土官衙門事規出辦差發再照蓮花灘結
營防守官兵一以遥振軍威一以招納來降令
莫方瀛既以歸順前營不掣未免致起疑心相
應併行兵備道查處掣回仍存一千名照舊在
於臨安兵備帶管分巡臨元道副使鄭登高分
守臨元道右參政葉玠都指揮僉事馮立臨安
府知府姜恩整飭邊備計慮周詳招撫土酋接

踵按順都指揮僉事王守中統領兵營不避艱
險善用牙爪致招方瀛其餘從事官員如署都
指揮僉事徐相指揮趙光祖萬摵魏忠千户馮
忠吳璋推官郭昇知縣張澤與各起探報聲息
承委招撫隨營報效漢土官舍旗軍目把人等
俱有冒險之功防禦之力内王守中尤其盡心
效勞於所事者俱應通查奏
聞以俟該部議擬施行
莫方瀛乞降雲南巡撫都御史汪文盛巡按御
史陰汝登具以
聞且乞論功行賞疏云

聖人一視之仁同體乾坤之覆載
帝王九代之法尤嚴夷狄之憑陵參照莫方瀛與
其父莫登庸蠢爾蠻夷罪之魁首乘危而竟奪
人之國恃險而自食土之毛夷狄相攻固不足
較然安南爲
朝廷封土非戎狄比是莫方瀛等雖多方文飾然
僭逆之罪已難逃
聖明洞察之下論法合當誅剿但問罪之師將臨
而乞罪之請遽至盖深思既往之愆不敢冒昧
以入貢欲新收來之善相率匍匐以來降夫改
過者聖門所與首罪者

王法不誅況叛則討之服則舍之又古帝王待夷
狄之道也既該三司等官查議前來所據莫方
瀛請罪奏文正副一本係干外夷乞降臣等不
敢輕擅議擬理合封
進取自
上裁伏乞早賜
宸斷仰惟
皇上文武聖神聰明睿智
至仁馭極群生悉囿於甄陶
盛德配天萬國盡歸於統御乃今莫方瀛等不旁
一矢之遺而自繫頸以待

平屋書屋

命徒恃片言之信而乃率衆以投 降夷心亦有人
心醜類乃同人類
天涵春育
聖人廓無外之仁迩忱遠來 王者溥維新之化
蹟隆往古德洽殊方盖
帷幄献心腹之謀本兵籌安邊之計始因禮部尚
書夏言等之奏
命臣等招撫武文淵等以爲嚮道繼因武定侯郭
勛之言
命臣等整捌兵馬以振威聲又因右都御史毛
之論

命臣等計處兵粮聽候調度又因尚書張 等之
請
命臣等地方官員從宜撫剿又因禮部尚書嚴
等多官之議
命臣等分别逆順相機行事恩威並著
仁義兼行
睿謀之出如神兵事不專遥制以此官將用命漢
土官協心都指揮王守中等提兵冒險威日以
揚土官刀鮮等集兵固守招之不去又因擒獲
奸細黨與寒心陶仙刀雷等土官多人望風内
附出兵從征鮮其藩籬莫方瀛又與武文淵等

平屋書屋

連營交戟武文淵斬獲數多及兵部題奉
欽依令臣等出榜招諭而安南郡縣大半動搖莫
方瀛等身離巢次人萌異圖勢益孤縣自相牽
制欲進則恐廣兵陷其城欲退則恐我兵躡其
後一聞招撫如獲更新納欵投降輸城悔罪乃
其度德量力審勢達時因禍爲福之機也如
特
勑庭臣從長計議少睿
天威斷自
聖心將莫方瀛父子曲
賜寬宥俾其改過安分不許與世孫黎寧及武文

淵等互相讐殺遺患地方其
欽賜印信兩家俱有保僞者合當令其銷繳候職
有定分另行
請給庶幾少杜僭妄惟復別　賜定奪盖莫方瀛
之乞罪固有可原而黎寧之宗祀亦不可絶緣
前項事體関係重大非臣等愚陋膚浅之見所
敢擅擬均乞
聖明裁處及照莫方瀛赦宥若故違成命仍前與
黎寧武文淵等讐殺或侵犯邉氓與臨安原屬
寧遠州等處一應歸附人員即是背逆
天道聽臣等與兩廣撫鎮官分别順逆指實叅奏
大調兵馬進剿一鼓而擒亦未爲晩如此則罪
人有改過之階夷方獲再生之賜矣再照原先
歸附官舍武文淵陶仙刀鮮李孟元黄明哲刀
雷等亦令隨其所居從宜安插原係寧遠州地
方分拆者照舊仍屬臨安府管轄紅衣寨頭目
刀湃等亦聽隸屬元江府俱各寛免徭税加意
撫恤所議𨊠四蓮花灘防守官軍相應依擬及
照臣等待罪地方不過奉行文書而已未能仰
體
聖心早收安攘之功適罪人乞降輙爲祚請罪當
萬死如臨安兵備帯管分廵副使鄭登高先分

守臨元道右叅政葉珩都指揮僉事馮立王守
中徐相臨安府知府姜恩指揮趙光祖萬棫魏
忠千戶馮忠吳璋推官郭昪知縣張澤等圖事
效能雖有差等然皆協謀伏議兵圖成功其間
若王守中身先士卒茂著謀猷諸夷納降交人
畏懼其功居首者也鄭登高姜恩恩信素孚兵
粮充裕有警調度克中機宜其功居多者也馮
立招撫刀鮮武文淵等擒獲奸細有功者也徐
相趙光祖萬棫魏忠吳璋馮忠推官郭昪知縣
張澤皆不避艱險隨委輙效以賛其成内趙光
祖馮忠萬棫吳璋則又前項招撫有功者也以
上各官雖非搴旗斬将之功然招撫外夷輯安
邉境賢於用數萬甲兵似亦俱當甄録優示激
勸以勵将來其整理粮餉協賛謀議并随営效
勞與承委招撫深入巢穴探報聲息有功漢土
官舍旗軍目把人等及仗義率兵首㓮賊鋒有
功武文淵刀鮮等通候查行議奏臣等除三司
轉行臨安兵備官行令莫方瀛及差來頭目人等暫
回地方恭候
天命及防守蓮花灘官兵查果地方無事即便𨊠
回

越嶠書卷之十三

越嶠書卷之十四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疏移文

武定侯郭勛奏爲處夷情復
國制分土設官永圖治安事近日得知雲南鎮巡
等官奏報安南國差頭目范正毅等行人鄧敬
通事阮鐵突等齎遞莫方瀛投降奏本申遞三
堂衙門降書拜頭目耆人三百六名申結會同
審據范正敎等衆口一詞執稱莫方瀛悔罪投
降及稱黎譓孱弱失守不能及時以告變莫登
庸父子擅專國柄又未具由以上　聞雖由阻
絶　貢路皆出一面法亦難逭又稱鄭惟㝩所
奏稱黎寧是阮淦之子詐冒黎姓摹寫印文妄
許于
天朝方瀛又不将彼國所屬地里畫圖投獻只云
具載
大明一統誌內不必圖獻等因臣連日看得投降
文書內立心不善意欲求封方瀛爲安南國王
亦不見黎氏子孫在於何處存亡下落不見武
文淵申奏文書縱是國人耆老之言皆方瀛一
邊之說難以信憑當駁再行備查要見黎氏莫
氏武氏三家誰是誰非的確實情回奏上
請定奪此其大公至正之法但彼國雖稱好禮其
狡猾奸回莫可深測縱是復行查報必不能盡
知其實況莫登庸父子两傳守國未奉
天朝明命豈不是篡奪也又稱黎氏子孫孱弱豈
能復振家邦顯是門衰祚薄不言可知爲今之
計欲破其姦散其衆伏望
皇上大振乾綱明出黃榜昭示人民削去安南名
號就将本地各府衛州縣等衙門比照雲南两
廣所屬府官事例許其開欵納　貢将彼所管
地土人民編成里甲行伍亦照两廣土官衙門
事例呈報两鎮所司效順
天朝奏請　朝廷請給印信
誥命永享太平之世勉圖後効若執迷不肯堅執
與莫賊負固許其两鎮相近土官整倫兵糧收
取臨近地土人民就充各該土官所轄兵民仍
将所得人民地土山塲開報勿得隱匿其彼地
之人未必不懷效順向化之心以免弑奪分爭
之患只要處之善分之均使彼得宜孰不忻從
安土樂業人之常情雖莫登庸假以退閑使莫
方瀛出頭來降觀其來詞類多悖謬實非真降
也莫方瀛父子實乃篡奪之賊在春秋所當必
誅無赦之人豈敢來假黎氏推讓權國之謀即

今黎氏子孫旣被莫賊所吞想是不能稱其所
封宜當華降方得保終繼後只可與一府之地
以承其宗祀耳其武文淵父子雖是本國忠義
之臣但國亡家失望我
天朝求救其忠義可嘉亦可與一知府之職以褒
其忠其餘隨順之人令各官分別等第任使并
鄭惟㫬等不隨叛逆而攄忠赴京奏訴莫賊始
末其情尤可嘉尚亦可量與職事其方瀛父子
之罪固不可宥若能改過自新輸心受首亦當
待之以不死仍授　職事量與他地土使之安
享富貴還着兩處鎮守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親
詣地方盡心區畫奏
請定奪其餘彼中未盡事情一時不能悉知均乞
聖明勅下禮兵二部從長計議務其萬全若臣所
奏有取者俯賜採擇施行少補於邊方萬分之
一庶幾夷情可服　國制可定邊疆可寧地方
不戰而自安矣
武定侯郭勛奏爲再陳議處安南事宜以破猶
豫疑慮事臣先因雲南鎮巡等官具奏安南國
彼莫登庸父子假稱權國旣而故設投降等詞
臣參詳來文悖謬條陳處夷情復　國制分土
設官求圖治安事奉
旨該禮兵二部會同看議覆題將臣所奏不欲出
給　黃榜行令鎮巡等官宣示
朝廷威德出榜招諭安南府州縣衛所衙門若能
首先納欵歸附者即與奏　聞
朝廷授以土官職事其處置黎氏子孫及武文淵
父子功勞等項事宜俱憑彼處鎮巡官計議具
奏請乞
聖明裁處施行等因臣見得禮兵二部所覆不用
黃榜只着行令鎮巡等官宣示
朝廷威德出榜招諭若能首先納欵歸附者卽與
奏　聞
朝廷授以土官職事臣思得各官所論安南之議
不用　黃榜而用鎮巡官榜不知何謂又將臣
奏內所處之事多是含糊具覆臣又聞人言大
同叛軍不容　黃榜進城等語臣又思大同叛
軍先是不容　黃榜進城後亦
皇上天威所致脅從之徒俱各解散復獲首惡方
靖地方寔　黃榜之徵驗矣今安南地方遠在
萬里之餘難以遥度縱使鎮巡官出榜招諭亦
恐難以宣示
皇上恩威卒難成功若待彼投降之後用　黃榜
安插土夷恐無是理此乃狐疑猶豫之治亦恐

不能厭服遠夷之信心也且如安南之地只可
分做土官衙門俱屬兩鎮調征地方因此與文
官無分不得贊食其人民地土以此不肯承當
其事耳如兩廣土官三四處皆因土官桀驁驕
橫遂致亡身破業後有文官多務虛名而無實
惠於生民設詭而哄上司用夷變夏之舉不
顧經常之計且又貽患地方將前土官改作流
官衙門選去文官皆是老耄不過養身贊食地
方之人却將兩廣軍前土官兵減華大半即今
地方十分不堪凡遇征進地方無土兵調遣合
無仍將兩廣土官查取應繼能幹官男照舊開
設土官俱聽調遣將所設流官吏役人等盡行
華代去以安南土官以便調遣今安南地方不乘機
議處計出萬全冒行彼處尤恐各官智識有長
短才思有淺深或一時不能周悉不無有失機
會豈能求圖治安如蒙伏望
聖明大奮乾綱
勑下在庭文武群臣通將兩廣土官查復并安南
合行事宜從長會議亦要各官自出己見作何
施行勿得以前含糊欠明務要吐露報 國忠
情明白可否衆口一詞僉同會議開疑覆奏方
可施行庶無甲可乙否之論務期遠夷可服治

安可永
莫方瀛差頭目范正毅等齎表及書赴雲南乞
降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爲之具奏且論該省諸
臣之功疏下兵部議尚書張瓚復會廷臣議畧
云莫登庸父子蠢茲夷醜欺人孤寡纂逼國主
僭號改元前項十罪法不容誅及據以逆賊而
擅作大誥以頭目而擅用王印罪惡滔天神人
共憤
皇上繼天立極君主華夷始因禮卿之請繼因黎
寧告變 赫然震怒命將出師往正其罪兵動
有名夷夏爭奮則蕞爾小夷將類矣
皇上好生之德上通於
天以篡逆之罪止在莫登庸父子其餘夷撞或有
脅於殺戮以聽從者或有脫於逆命而潛遯者
或有心懷忠義而不能以自奮者
天兵一臨不分玉石改
勑行兩廣鎮撫等官從宜撫剿以安南土今莫登
庸父子乃敢文飾繁辭以瀆
天聽雖云投降而尚據國土雖云納款又謂本國
地土載在
大明一統志內不必圖獻雖據頭目耆人結稱國
內無主莫氏受黎氏付託權管國事觀其辭皆

詭詐意在邀求所據雲南撫鎮等官沐朝輔等
要將莫登庸父子曲 賜寛宥及論功行賞制掣
回蓮花灘防守官軍等項事宜俱難輕議武定
侯郭勛奏稱明出 黄榜昭示彼土人民比照
土官事例許其開欵納貢及令兩鎮相近土官
收取臨近地土人民管轄無非以夷攻夷之策
并議處黎氏子孫武文淵父子莫方瀛父子及
兩廣設土官衙門等項事宜亦係安插夷人
之計拜黎寧書内備陳篡逆播遷緣由開報兵
馬數目水陸進兵道里等項事情與先差鄭惟
憭賫奏大畧相同臣等反覆參詳逐一議擬竊
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自古帝王誅亂討逆仁
義兼盡不易之常道也名其爲賊罪人斯得與
衆國欲事無不濟安南如陳氏黎氏所以能有
國而民俯伏聽從者以有
天朝爵命爲之重也今登庸父子篡主害民名義
不正彼雖夷國亦有人心寧無忠臣奮興義旅
及我附近土官久沐 王化敢不助順驅除兇
殘 天威一臨百蠻響應義勇林立壤地瓜分
獨夫父子殄亡無日矣但兵律貴專事難遥制
前項事宜干係兩廣雲南二鎮各該撫鎮等官
或徳見不同未免牽制途路窵遠不無遅延須
用總督參賛文武大臣督同節制庶便於行事
易於成功伏望
皇上簡命將原推總督軍務總兵官今推鎮守寧
夏咸寧侯仇鸞行取來京原推參賛軍務右都
御史今陞兵部尚書毛伯温量改部銜仍兼憲
職各請給
勅書鑄給關防并
符驗旗牌令其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督同撫
鎮等官相機行事凡軍務等項事情悉聽便宜
施行敢有違犯查照軍法處治仍將莫登庸父
子前項原議罪惡 請降黄榜賫至彼處宣布
恩威明諭
天討所加止在登庸父子其餘土官人等一切不
問有能擒斬登庸父子投獻者授以世襲土官
給以重賞若能以一城降者即以一城與之以
一府降者即以一府與之世爲土官以沐
王化若莫登庸父子能悔罪乞降束身聽戮該國
地土人民悉聽
天朝處分且待以不死星夜奏 聞請自上裁若
榜示之後莫登庸父子執迷不悟仍前占據國
土干犯
天憲合無聽總督參賛等官督同兩廣鎮撫等官

從長計議調遣兩廣雲南鄰近土官土兵并都
御史汪文盛開報老撾宣慰司土舍怕雅罕開
八百宣慰司土舍刀攬那車里宣慰司土舍刀
坎孟良府土舍刁交等兵象及招諭安南歸附
廣陵州土官刀雷昭晋州土官刀禎萊州土官
刀琳黃巖州土官刀玩譙州土官刀堅瓊崖州
土官刀明文盤州土官阮伯敬等及歸附武文
淵父子等分道進攻内外夾擊潰其心腹擣其
巢穴則逆庸父子指日授首而南土獲安舍用
銭粮徑自查處各該臨近土官人等并老撾等
土舍攻取過安南地方查照功次多寡分別等
第奏
請施行再照兩廣原係土官衙門後改設流官者
令議復設土官將流官革去但事在彼中其革
降黎氏子孫并武文淵鄭惟㫿等量授土官職
事又事干議處合無通行總督叅贊等官一併
查處施行其餘未盡事情俱聽各官應便宜者
使宜舉行應奏
請者奏
請定奪臣等廣集衆見如前議處恭候
宸斷
勑下所司遵行

廣西按察司添註副使翁萬達等會議得前項
表文詞意俱順比之先次本状委的不同似有
畏威懷德服罪向化之情但首稱權管國事字
様恐於事體有碍及　表文通篇皆首罪之
詞内又遷稱謝謝之一字亦於體式欠合應否
省令再行改正方纔與彼接納及阮文泰等應
否開關放進事體重大相應議處等因連將莫
方瀛印信降表稿文揭帖繳報前來已經會批
依擬省令改正接遞阮文泰等暫令回彼處巡
地聽候開關外及看得繳到降表藁文揭帖内
稱首罪并將該國土地人民實數開陳奏
進伏望
天朝處分一節此固頑夷仰畏　朝廷威德悔罪
向化輸情投順與兵部題稱事理相同但其間
事體関係甚重相應先行議處又經通行案仰
兩廣都布按三司各掌印官并守巡兵備海道
叅將等官會同從長議處停當具由通呈以憑
奏
請
本國大頭目莫方瀛專差頭目阮文泰阮挍萃
等齎遞大頭目莫方瀛
表文内言大頭目臣莫方瀛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嘉靖十六年十七年逐月日臣奉見所抄
奉
天朝宣諭文臣捧讀再三臣不勝畏威懷德省過
悔罪之至臣謹奉
表陳情首罪者伏以赦過宥罪
聖人之仁也畏
天聽命小國之共也臣竊念臣本國土地人民皆
天朝所有自陳氏既絕黎氏承之一聽
天朝所命向者臣先國王黎晭過害無子國人共
推其姪黎譓權管國事黎譓病卒無子國人共
推其弟黎𢙇權管國事黎𢙇以年幼居攝經六
載間國內乖亂道途梗阻未及請
命于 朝黎𢙇又不幸嬰疾無有子孫宗泒苗裔
絕無可嗣立者以臣父臣莫登庸係舊臣預有
微勞召委國事臣父上承黎氏付托下爲國人
請逼倉卒之間苟從夷俗固知得罪於
天朝然終於辭避則本國臣民無所統攝臣父不
得已謹奉守
天朝所
欽賜印信撫集臣民又付于臣臣𢙇夫臣故主黎
𢙇未得請于 朝而授之臣父臣父未得稟于
朝而受之黎𢙇又付之臣其授者受之者皆非也

臣父子已甘受專輙之罪累差本國頭目范正
毅阮文泰阮慶等齎捧奏事并陳情首罪本遁
奏而
天朝關禁甚嚴累經年久一使未通臣父子夙夜
思惟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已甘受稽緩之罪然
改過者
聖門所與首罪者 王法所寬欽惟
皇帝陛下 徧覆無私包含罔外特差兩廣雲南
鎮巡官宣諭 朝廷威德查勘臣本國事情使
臣父子得有所申辯有所依歸臣謹具臣本國
土地人民實數開陳奏
進伏望
天朝處分爲臣本國臣民立命庶臣父子獲釋丘
山之罪而臣一國人民咸囿
天地生成之化臣除本國事情已具前後奏書并
方物循另差頭目候齎赴京外臣下情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臣謹奉
表陳情首罪以
聞計開一臣本國土地并人民實數一土地界限
東至海南至占城國西至雲南老撾宣慰司北
至廣西憑祥州府五十有三縣一百七十有一
州四十有九鄉三十有一坊三十有六社八千

平厓書屋

五百有九村一百八十有二庄五百九十有五
洲四十有五册四百三十有七崗三百六十有
五源七場二一人民戶口三十萬五千二百七
十有一口一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餘今阮文
泰等與本府竊覽前項
表文本不敢擅用
天朝欽賜印信緣不用印信則無以取信於
天朝而本國悔罪向化之誠亦難
上達故不得已乞
恩暫且權用莫氏父子無任陳懼今阮文泰等捧
齎前項正副
表文於山界首伏乞差官就南交關接受并乞開
關放阮文泰等投謁軍門陳首轉達
天朝則一國生靈不勝萬幸

治權論　湛若水

或問治天下孰爲大曰權爲大權曷爲大曰權
也者道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
之大用也惟聖人爲能執天下之衡而權之以
重輕乎天下之事以合乎道也曷謂權曰猶之
稱錘也以從衡也以稱物平施以應天下之變
者也曰權孰爲大曰禮樂征伐爲大孔子曰天
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曰然則今
聖天子一制一作璧正百王是謂禮樂自
天子出矣誠有道之世也曰是則然矣非
聖天子聰明睿智古之神聖者其孰能與於此曰
然則征伐之權何以謂自天子出矣則應之者
曰天子有征無戰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討者出
令以聲其罪於天下而已不伐之而與之交戰
也征者正也討而正之而已也如中國諸侯頑
民有暴亂則
天子討而正之則已使其隣國連帥與其司寇自
誅伐之則已也而我中朝
聖人坐治之而已也如外國有篡逆則
天子討而正之則已使其國人與其臣民自合攻
之誅之則已也而我中國
聖人坐定之而已也或曰然則亦有伐乎曰然誠
有之非是之謂也如北虜犯我北邊則北邊守
臣北伐之西羌犯我西邊則西邊守臣西伐之
而禦之而使之遠遁則已矣不好大喜功而遠
逐其利也或曰若朝鮮安南則禮義之國也彼
則來有朝貢我則往有封詔如之何而勿正也則
應之者曰然屬者安南國王與其後裔爲其臣
陳暠及莫登庸父子後先篡害據而奪之國拒
其餘裔於南海之濱絶其臣道黎氏遣其臣出

萬死航海而來告變矣
聖天子聞之赫然斯怒矣
發大號命大臣將往征之矣其時內外之臣有或
言不宜伐若問之則曰古者明王不治夷狄羈
縻之而已以不治治之而已則應之者曰非是
之謂也古者天子不伐夷狄征討之而已以不
伐伐之而已曰曷謂以不伐伐之征討之而已
則應之者曰征也者正也討也者討也問也討
問其罪於其國使人人得而誅之是請以夷狄
政夷狄以不伐伐之也以不伐伐之者是謂不
伐之伐也軍法曰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不戰之
戰也以我討詞宜也故討詞爲上伐次之戰又
次之討者坐定之道也且夫
上天之生
聖人也將伐
天以理萬國也故稱之曰
天之子謂當代
天以理天下萬國之不理者如子之幹父之蠱然
也代
天以理華夷萬國而平其暴亂奉天之道者也如
之何弗討弗正或曰是則然矣曷謂不治夷狄
以不治治之者則應之者曰謂其土俗不同不

可以中國之禮樂政教治之因其俗而治之以
不治羈縻之而已如是也今二國既通朝貢封
詔之禮矣安南既聞其叛亂矣猶聽其篡奪而
不之正也可乎若夫有所不之治者非是之謂
也謂非禮義之國也所不以告者也所不可知
者也如北虜西羌之類是也焉得而知之乎焉
得而治之乎或曰我
聖祖戒後世勿伐安南矣是又不宜伐也則應之
者曰非是之謂也夫戒不伐安南者
聖祖嘉其國王陳日煃率先倡義歸順也抑謂無
罪而伐之或利其土地而群縣也將隨征隨下
隨叛無益徒損者也非謂討罪弔民以安其子
孫黎庶者爲不可也且今莫登庸父子敢行篡
逆據我
天朝世封之國不討正之則大權廢弛矣或曰黎
氏其先亦篡其主陳氏而有其國
先朝恤人民之糜爛而因以封之今莫氏篡黎氏
一問耳以逆篡逆可不必伐也則應之者曰黎
氏篡陳氏已經
先朝一時權宜恩宥之矣累討之矣累封之則名
義正矣乃今因其被篡而曰不治之又追咎之
何以異於旣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者乎恐非所

以教華夷也是使四夷化之篡篡無已也其可
乎或曰其國崎嶇有山嵐之翳有富良江之險
有懸兵深入之虞有饋餉不繼之慮如之何可
征之矣則應之者曰
先朝曾三征而三下之矣而郡縣之矣且今非必
伐之之謂也但討之之謂已也正之之謂已也
使彼不得以自安不能以一日自立於華夷而
已也使其國人人得而誅之而已也我兵不深
入焉夫何虞以逸待勞矣何崎嶇我履平易矣
何險我不費斗糧夫何饋餉之慮或曰漢棄珠
厓後人高之何必討也則應之者曰棄之可也
等之如北虜西羌可也今安南禮義之國也朝
貢封詔之通也而可棄之而可如是乎且安南
黎氏貢道已久見阻絕於莫氏航海而來告變
矣
聖天子已赫然斯怒矣而顧可如是乎且設使朝
鮮之人或效其尤焉而來告來聞焉固亦可以
如是處之乎可以爲常乎臣有以知
聖天子高天下之見獨觀乎萬化之原未必如是
也
聖天子恭行
天地之道者也必不如是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仁義者
天子之所以行大權以奉承乎父天母地之道者
也故前者
聖天子初聞莫氏之篡逆赫然斯怒命往伐之者
義也繼而念彼叛逆者莫氏一人也若往伐而
先爲之魚肉者一國億萬之人民也且討而不
伐者古
天子之禮也是以遲遲焉今也因頒尊
天之詔于天下且
命天臣文臣捧
詔于朝鮮以及安南以往諭其故豈不曰彼猶同
在　上天覆幬之内者也曷忍棄之使知
皇天上帝之爲尊而不可犯也循與其十一百
千一萬一有悔改焉或有不終自外於天地而
及正焉以毋傷我人民也仁也否則將有萬全
之策所謂以言語代斧鉞者以行焉亦十一百
一千一萬一而無遺筭不費我中國斗粮不折我
中國一兵不疲我中國一卒而可以一舉而永
定焉以大惠一國之人民於無窮者焉是又
聖天子神武不殺仁之至義之盡者也必將
勑諭捧

詔天臣文臣往諭之若曰尓莫氏父子篡放我
天朝封裔犯我紀綱負我人民據我土地盗我府
庫竊我名器我
聖天子赫然斯怒出命討爾之罪命諸侯臣會兵
代爾以征爾篡爾逆以告于
皇天上帝而恭命焉正天下之大義也然循緩兵
以需爾庶機爾有悔禍乎而我得以保恤我一
國之人民乎或曰爾莫氏庶幾有卑詞以歸順
矣其意若曰黎氏衰微而讓國于我莫氏國人
共推戴于我莫氏我莫氏不敢受乃舉其人民
土地以歸
天朝天朝其斷焉嗚呼詞以順矣其信乎其詭乎
黎氏何以有航海之告篡乎何以黎氏無讓表
乎若有之知果黎氏爲之乎仰莫氏詭爲之乎
永樂宣徳年間之詐屢可知也今我
聖天子至明至誠不逆爾詐不億爾不倍命我天
臣文臣捧
詔以諭黎氏之國聞黎氏被爾莫氏逐之于海外
矣今爾莫氏誠自悔罪宜銜璧與櫬面縛繫頸而
來必自預求爾舊主之嫡裔與餘裔奉之以來
俯伏受
詔復其舊位返我封國正我紀綱安我人民歸我
土地完我府庫明我名器如是者爾乃真悔禍
矣信矣非詐矣我
聖天子必將恤我人民取爾悔悟必將命我天臣
受爾銜璧解爾面縛去爾頸維焚爾與櫬待爾
受子以不死置爾子海濱一區百里之地使食
之世世以禦魑魅爾身爾子爾孫得生已多矣
況有無窮之食乎於是乃又諭之曰彼黎氏亦
不能守信地有不保國社稷之罪削降爲土府
州存與地數百里奉其先祀而其倍臣之有功
抗賊者及有忠義不從叛者數十人各酌其輕
重大小而分之以土地小不過百里大不過二
三百里使世世守之世世貴富以君長子茲土
天子不有爾寸土不利爾匹民不賦爾稅畝焉如
古之要荒之小邑者然如今之田州諸土官永
順諸宣慰者然若州有大不率者
天子必命連諸州之衆以討平之立其賢者則已
以安爾人民畀不相簒奪不已毒痛爾生民以
遠我中國之化也此又
聖天子體天地好生之至仁也若莫氏猶不能然
而徒虛飾卑詞是詐也僞也非信也非真悔禍
也蓋將飾爾詐僞以欺我矣墮我于計中矣冀
因而授封于爾如黎氏初篡之故智然矣以欺

我人民矯我
上帝蔑視我　國體陰弛我大權往者爾旣負滔
天之罪矣今又愈益倍焉爾之罪逐大不可逭
矣爾其思之一出于天一入于淵出入之間不
能以髮爾其思之夫然後命之諸侯臣戒我烽
警耀我武備威臨于其地焉則已勿代焉以待
其變焉則已或曰請聞分地之義何謂也則應
之者曰乃不聞賈誼治安之策乎衆建諸侯以
分其力今亦衆建君長以分其力力小則易制
永永不能生大變焉此萬世惠民之利也夫何
疑或曰莫氏若不悔禍如前之云則如之何我
聖天子必将如初命命将出師而伐之乎抑巳乎
則将應之者曰若懸兵深入以犯不測之險疲
我将士敝我甲兵費我芻糧是謂窮兵黷武也
是謂逐外以耗內也漢武西南夷之征可鑑也
我
聖天子神武不殺必不如是也所謂征伐自
天子出者非謂
天子自伐之也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也討而不伐也莫氏若欵詭
詞以攘其國若不悔罪如前之爲則二臣者必
将完壁以歸報乎

聖天子
聖天子必将欵莫氏十悪嘉靖十六年文武大臣
會請欽奉
成命者如永樂間數陳叔明一十悪而榜暴之者
以聲罪于其國之臣民而勿伐焉且告之曰黎
氏爾世王也莫氏爾世讐也我
天朝聖天子爾之大君也爾之大父毋也
上天命之九內外君長有罪必討而正之無赦天
之道也爾宜體
上天不外爾蠻夷之心体我
聖天子不忍棄爾人民之心不忍糜爛爾赤子之
心不忍使爾人民赤子爲魚肉而我爲刀俎之
心前年命将将命出師以討爾莫氏之罪矣将
由雲南之蒙化自廣東之欽州廣西之憑祥及
閩廣之海舶四路並入㓕爾無難矣復軫念之
書云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夫叛逆作禍者一莫
氏也大兵四路而入必有腹背受戮先當其禍
者豈國億萬之人民也人民天之人民也
天子之赤子也故徐徐然緩兵以需焉今莫氏又
爲卑詞以誘我使我墮其計而殺之封以定其
篡焉其大詐大不悛如此盖自昔慣習之矣於
是天人共憤矣明神共誅矣彼不顧其子孫将

無遺類矣春秋之法臣弑其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其父凡在宮者殺無赦弑之之賊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天吏也今
詔爾通國之陪臣若爾夷民各以
上天之心爲心各以
聖天子之心爲心有能設計以擒莫氏者有先爵從後悔過以全身家能設計以擒莫氏者有黎氏之舊臣擁黎氏之餘裔糾占城之民衆各設計以夾攻而擒戮之者我
聖天子必録爾功分爾土凡一國之地裂數十府州以各畀于爾以褒爾功爾子孫世世承襲享于無窮焉爾等親獲全爾身保爾家又廕爾子孫去禍就福享于無窮焉爾何憚而不爲乎夫如是則一國之人皆誅莫氏者也皆莫氏敵也皆欲戮莫氏而分其地者也莫氏孑然孤立將安施其詐乎不數月之間莫氏父子之頭可懸於長安矣雖以此待之三年五年十年可也我無因逆封之之理彼無一朝自安之勢我有討詞而彼無憑恃其機在我而不在彼彼忙而我不忙我無患而彼有患我長逸而彼長勞如是者則我國體日昌黎氏之氣亦日張而其兵力日焦國人皆曰

天子曾討之莫氏矣吾何以從之如是者則莫氏之氣日衰黨與日將反戈焉是猶我授之戈也特假手于彼人民也如是者特之以歲月之久通國將自生變也是我坐制其定也是故君子惟大居正而已矣毋逐小利而已矣天下之變貞夫一而已矣前所謂不費斗粮不折寸兵不疲一人而可成萬全之功者此也此討而不伐之大効也此
天地之大道也此
天子之大權也此以夷狄攻夷狄而中國坐制其弊以收成功者也此之謂至德要道也此紀綱所以永振國勢所以永昌四夷聞知所以無怠無荒來王之道也或曰有徵乎應之者曰有之雖以我
聖祖之勇智神武封安南王陳日煃及日㷆以後叔明篡逆
下詔數之諭以春秋誅亂賊之大義而卻其豊貢馬歷日端日焜二世之擅立而不請封終不加兵繼而天果假手于黎季犛以戮之此
聖祖討罪不伐而夷狄伐夷狄之大驗也然而其時猶未懸賞以地耳猶未下諭臣民合攻陰擒之令耳且感應於默默之中如此況今明示以

春秋人人得而誅亂賊之法有不翕然響應去
禍就福者乎抑季聱猶爲非善耳特天假之手不
可誣也縱使一時罪人未即就擒彼已負
天討之罪名於天下國人皆不與焉彼將無以自
立中國之大權亦在我而不自失矣若我听其詭
詞而因以授之封是自我與定其篡是中國之
大權自假與人彼將得以自齒於諸夷之間是
猶借寇以兵齎盜以糧失我
聖天子仁義並用必不如是舛也是故一陰一陽
殺生弛張天之道也一柔一剛舒翕昭章地之
道也一仁一義恩威偕行聖人之道也陰陽剛

柔合德仁義中正變化三才之道也或曰斯討
詞也將焉達諸其國之臣民乎則應之者曰
聖天子正正之詞堂堂之道由廣西之憑祥廣東
之欽州雲南之蒙化自諸路而進之其國之有
司其國之有司以達于逆莫氏必將傳達于黎
氏暨其遺臣民矣有未盡達者則如之何曰乃
不聞魯仲連聊城之事乎我之有司必將謄黃
萬數繫矢而射之其境其境人得之必欣欣然
以相告焉皆將莫氏爲其奇貨矣莫氏回顧以
左右之僞臣與國人皆其敵國矣由是一國皆
離心解體矣或曰莫氏既有畀詞因而授之順

其無患不亦可乎則應之者曰吁是患之大者
也是不可之大者也且莫氏詭詞者詐計也詭
詞詐計以欺我也欲欺我
皇天上帝也欲欺我
堂堂天朝也欲以欺詐攘而有之也使我一墮其
計焉是我則助惡也我則中國而夷狄也我則
大權因以日弛如火之銷膏不自覺其日損也
四夷八蠻漸以效尤而不知其如風之微漸不
可長也唐藩鎮之事可鑑也或曰昔安南黎利
之篡陳氏也宣德之間亦曾宥之矣因封之矣
今循行 國家故事何爲不可則將應之者曰

我
聖天子恭行天討事天明事地察以追蹤二帝三
王之道也若
宗祖一時權變故事寧肯以爲常法乎如天命天
討何我
聖天子釐正百王之謬多矣宜不其然夫仁至義
盡聖人所以體天地之道也其孰能之哉我
聖皇蓋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鳳按井泉此論諱諱然出
老成之語以爲裔夷告眞若耳提面命者可以爲文矣
十八年八月兵部尚書張瓚會同翊國公郭勛
吏部尚書許讚及諸廷臣議曰安南爲國地本

夷荒昔我
太祖高皇帝創有天下其酋長陳日煃首來歸附
得　錫封爵比黎季犛設詐作逆我
成祖文皇帝震怒命將討平廣求陳氏遺裔無存
乃從而郡縣之其後簡定季擴相繼住悖久壓
干戈卒就戡定曾未幾何黎利變作禍危南土
我
宣宗章皇帝仰念　先皇遺訓謂不足煩兵遂以
授之恩至曠也自是繼世襲封受
命惟恪因時脩貢効順恐後盖所以仰報我
天朝者日夕兢業當求弗替而乃至於黎賙荒縱

在位致爲陳暠陳昇所圖雖有黎譓嘗繼賙自
立竟於播遷以死於是其臣莫登庸暨子方瀛
緣討暠昇漸盛威權私擁黎慶假名授受父子
相繼遂成僭竊伏惟
皇上爲華夷萬國之主始因禮部之請繼因黎寧
告變屢
勅廷臣會議徂征而神武之威尤藏不殺近因恭
薦
皇天大號簡任尚書黃綰充使往　詔諭尋以別
故奉
命革聞茲者伏蒙

聖德兼聽復以此國應否棄絕討罪如何處置下
多官詳議臣等以爲黎利之罪既爲
宣皇帝所赦而其奕世稟職固我臣妾揆以大一
統之義未敢棄絕無容議矣其莫登庸暨子方
瀛不顧黎氏土地人民本我
天朝所授乃敢乘機濟奸篡逼國主僭號改元前
項十罪法不容誅及據以逆賊而擅作大誥以
頭目而擅用王印罪惡貫盈神人共憤
聖明所謂討罪茲　朝廷之正法而天下之大義
也近節據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奏稱莫方瀛父
子已恭聞

天聲恐懼省悔上　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
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仰惟
皇上春生秋殺仁義並行苟可文告之脩自當兵
革不試況禦夷之道曰治以不治王者之師曰
降則勿殺乾坤覆載豈有容心但夷情叵測詞
雖卑懇意或詭秘一涉於僞即爲所欺茲乃
朝廷大體關係匪在細今日法不可不正義不可
不彰且往正其罪止於登庸父子其餘一切不
問臣等會查得原擬
欽命咸寧侯仇　總督軍務今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右都御史毛　參贊軍務各請給

勅鑄給關防并
符驗旗牌令其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兩
廣提督給節制各該撫鎮并參以下三司等官
將兩廣雲南應調漢土官兵并歸順武文淵
等及都御史汪文盛開報老撾宣慰司土舍怕
雅罕開八伯宣慰司土舍刀攬那車里宣慰司
土舍刀坎孟良府土舍刀交等及招諭安南歸
附廣陵州土官刀雷昭晋州土官刀禎柔州土
官刀林黄巖州土官刀珗謙州土官刀堅瓊崖
州土官刀明文盤州土官阮伯敬等前項各處
兵馬通行整飭及將合用錢粮漸次從宜會計

以備征討軍機重務悉聽便宜若使義旅張皇
天威宣着莫方瀛父子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前項
上　表乞降悉以土地人民上聽
天朝處分別無虛詐合國人民亦無異辭　朝廷
待以不死總督參賛大臣作急將其乞降聽處
真實情由星夜具奏取自
上裁臣等竊惟前項事體關係重大今會廷臣集議
衆志僉同各竭愚慮徒切汗慚深念機宜猶多
迷眛仰惟
皇上聖神文武英謀睿筭逈過帝王恭候
宸斷

知欽州林希元又上疏曰臣見禮兵二部會議
征討安南已將未盡事情陳奏外其國君臣表
亂位祚更易土宇分裂緣由與其土地城郭士
馬甲兵粮食等項臣備細采訪頗得一二逐一
開具凡四條并畫圖二幅連前本一同上進如
蒙
聖覧則荒服萬里之外可得之離照之下矣
一安南國王黎賙乃故安南國王黎灝第五子
黎瑶之第三子正德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受
詔襲封安南國仍僭號端慶在位四年無子以長
兄之子譓爲嗣大臣莫登庸娶黎譓之毋爲妻

千頃堂書屋

黎賙不道國人嗟怨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社堂焼香官陳暠與子陳昺陳昇與兵作亂殺
黎賙而自立僭號天應莫登庸與大臣阮弘裕
起兵攻陳暠暠走死獲陳昺及其臣陳璲等殺
之陳昇奔諒山地方據有長慶太源清都三府
莫登庸與群臣立黎譓爲王時年十歲僭號光
紹差陪臣阮時雍上表請　封及貢方物道出
諒山爲陳昇所阻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其
臣鄭綏作亂立酉榜爲主逼犯都邑黎譓出奔
于外莫登庸起兵攻走鄭綏捕酉榜殺之迎黎
譓歸國莫登庸厚施得民謀簒黎譓在位七年

登庸娶譓毋生㓜子稱譓父遺腹冒姓黎氏立
名曰㦖将害黎譓以其子代之毋知其志陰使
人以告嘉靖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黎譓與其
臣杜温潤等奔廣南據有清華義安順化廣南
四府莫登庸遂以㦖權國事僭號統元嘉靖元
年　朝命翰林院編脩孫承恩給事中俞敦齎
詔前往安南又為陳昇所阻不得達嘉靖五年莫
登庸餽象牙犀角南沉諸香并銀約一千兩黎
㦖為名求通貢於欽州署印判官唐情為申兩
廣軍門兩廣提督軍務都御史張　獲送廣東
按察司問罪其事遂寢唐清竟斃于獄嘉靖六

年黎㦖故莫登庸遂自立僭號明德遣其頭目
駕船一十艘由永安州抵欽州時羅都因尚長
黄子璟榻天檥求通貢於本州時署印廉州府推官
趙佐不敢主遂去莫登庸既篡位黎陳二氏交
攻歲無寧居又懼中國討之在位方三年嘉靖
九年禪位與子福海改名登瀛僭號大正登
庸退居都齋都齋者莫氏所生之地在海東府
横浦縣去其國七日程去欽州五日程莫登庸
居此為其子外援且備我爾陳暠之起自以故
陳氏之後冒名曰暠又曰玄孫故國人有附之
者據有清都太源長慶三府又連結廣西諸土

官為之援故能自立以抗莫氏今聞其民一半
已服於莫未知是否黎譓據廣南雖云四府然
其地最廣又産象牙南沉下乳排草諸香藥視
安南諸府獨為饒沃故其民富而兵强足以制
莫氏嘉靖十四年十二月莫登庸父子以兵五
千分水陸兩路攻之黎譓與戰斬首五百大敗
而還自是不敢復圖廣南但地隔南海登庸據
其上流其勢入强故不能恢復爾
一其國地土分十六府國王所居曰東京為奉
先府亦猶兩京之順天應天也其外十五府倣
中國之制一府為一布政司曰京北曰清都曰

太源曰諒山曰山西曰興化曰海陽曰海東曰
山南曰清華曰義安曰順化曰廣南府名與司
名間有異同又且多非永樂中郡縣之舊盖復
國以後已更易矣每府設一衛亦設都布按三
司府衛正官首領官各一員地方廣袤以道里
計之猶不及吾廣東一省自京而西則由山西
興化光明宣化以次而西接乎雲南由芜檛以
入臨安府自京而北則猶京北清都太源諒山
以次而北接乎廣西自憑祥州以入思明府自
京而南則由山南清華義安順化廣南以次而
南接乎占城自京而東則由海陽海東以次而

東接乎廣東由永安州以入欽州自東京至雲
南可五六日至廣西可十日至欽州可十二日
至其國廣南府水路各十五日清華義安順化
廣南四府負山襟海自爲一封域廣南乃其極
南黎譓所居與占城隔界水程可一日欽州特
羅貼浪如昔三都與安南永安萬寧二州接壤
宣德間棄交趾州民黄金廣率四峝之民叛降
安南本州遂如昔一都貼浪半都安南以其地
置新安州復陟永安州以治之正統五年廣東
巡按御史朱鑑奏　璽書招撫叛人竟爲安南
所阻安南既亂嘉靖十年黄金廣遠孫黄伯銀
率舊民九十四人來歸兩廣軍門給與廩食義
安揷後聞交人欲奪伯銀懼遂遣還安南之法
惟君長得束髮穿履官民皆短髮齊眉跣足無
履聞吾民之陥於安南者入國則服夷服至家
則仍華衣當官則稱海東府新安州歲時祭報
則稱
天明廣東廉州欽州如昔貼浪都云蓋未嘗一日
忘中國也
一其國城池惟王所居之都則有城垣用石及
磚合砌高可五六丈廣袤五六里城外有濠亦
循中國各布政司城池蓋永樂中布政司之舊

城也做吾原城之制增築内臣以居與外城凡
三重在外州縣俱無城郭以竹木爲欄柵莫登
庸居都齋以鐵力木爲城平居藉民爲三等中
等給役遇有征行則征其上等爲兵父子兄弟
偕行雖設軍衛所管皆民衛所之權重於府縣
征行粮餉皆民自備器械以鏢鎗射遠短刀接
戰藤牌自衛鏢削木爲之而銳其首疾利如箭
遠可至百步不閑弓矢戈戟無甲冑臨戰以布
褁首夏月裸身冬月以緥著綿爲甲不慣馬戰
步走輕疾能方馬戰船高廣不過六七尺長五六
丈兩傍各十五六人以木槳盪之甚疾名蜈蚣
船然不用釘以藤束綁故易壞歲一脩以吾海
舟衝之無不碎者畜象以備不虞遇大兵則驅
以戰故國初征安南製獅子皮蒙馬以制之其
州縣之兵甚弱可用者惟國都及登庸都齋之
兵爾然大約各不能過萬人
一安南既亂邊民之不逞者每生覬覦邊吏憚
生事輙取而杖殺之弗能禁也嘉靖十年廣西
思明府土目黄萬生自稱毋諸州土官之後請
招兵復收故地以還
天朝海北道兵備僉事誘送兩廣軍門杖殺之黄
金廣之後有曰伯銀者因其國亂謀來歸州黄

康鎮糾合廣西土目趙盤等起兵接取官府弗
聽目以七十人往交人追之者數千格殺數十
人交人不敢追遂接伯銀等男婦九十四人以
歸軍門檄州給與廩食議安揷風聞交人欲奪
伯銀懼遂歸伯銀殺趙盤等六十餘人嘉靖十
三年廣西猺人覃善輝復稱思明府土官之後
約結黎譓假以奉
旨各處招兵州民吳明輝等從之者數十人俱被
官軍捉獲杖死嘉靖十四年廣西獞人常緣廣
復踵覃善輝故智興兵進取被南寧府捉獲杖
死嘉靖十五年四月州民黃邦相復踵常緣廣
故智興兵進取亦被廉州府捉獲杖死至十一
月覃善輝之弟善通又請兵取復故地具告廣
西左江道移文本州各府查勘未報邊民覬覦
動結黎陳覆請興兵進取官府莫之聽乃假軍
門上司指揮各處招兵官府覺而持之兵未集
而身莫容輕率以進故輒爲交人所敗然常緣
廣僅三百人交人逐之者數千不能勝至動三
司傾海東一府之兵攻之然後克常緣廣猶脫
其身以餘衆五十人還則安南外兵之弱可見
也黃萬生等舉事惟趙盤趙源係生員接白銀
財物無所掠又以十七人擊其數千而獲濟事

擅興師旅固爲首罪奪回歸人亦爲有功其雄
勇之足稱也乃誘而殺之情似可憫常緣廣帀
并庸瀛有勇無知多而恢復之名以濟盜竊之
私輕舉妄動以殺其身殆不足恤然黃邦相之
血未乾覃善通之謀遽起則登庸處非其據而
來奸雄覬覦之心中國之民猶如安南爲我故
地亦可見也諸姦之起皆假　朝命聞交人畏
縮不敢拒必多方伺探的聞非是乃敢出擊則
彼國人心危疑屬在　本朝天道好還此殆其
時
希元又上疏曰臣伏見兵部會議征討安南於
兩廣湖廣福建等處調兵又差官各處措辦錢
粮以給軍餉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安南之
兵計不下十萬以千金之費計之良亦鉅矣必
欲取之官與民不亦費且難乎臣有愚見不待
取之官民可以足兵食之費者請陳之湖廣廣
西雲南各省調募土兵自有常法臣不容贅以
閩廣二省言之安南俱要習水戰者福建則募
諸漳州五澚之泉州沿海廣東則募諸東莞南
頭與海南沿邊所募之兵皆須故直一兵月顧
銀一兩一年該銀一十二兩兩省之兵若各二
萬一年該銀二十四萬兩一兵每月行粮四斗

二萬之兵月該粮八千石一年該粮九萬六千石臣按今各州縣編設民壯民快機兵農民不能應役皆顧人代當所顧人之多市井游手素不習水戰若州縣民兵月錢以爲募兵之費民亦樂輸而官又得用福建五十六州縣除固守地方各處只徵其半計可得一萬兵之顧直尚有一萬之兵則徵諸江西以足之廣東亦依此法不足則取足於四川如是則募兵之顧直可辦矣今各衛所之軍多老幼孱弱不能得用又當月粮以應軍官之貴放可一軍月取米二斗以爲行粮計取四萬官軍月粮可足二萬兵之行粮不足福建則取足於江西廣東則取足於四川軍人免其征行取之又少彼自樂輸如是則行兵之粮餉可辦矣若夫衣甲器械賞予造船等項所費亦多臣謂各省查出廢寺田土可以變賣各僧寺租穀數多可以借收不足則官爲處治如此則軍中之雜費可辦矣湖廣廣西雲南三省未知彼中事例宜以是法通行俾更相潤澤如臣之策儻有不敷然後取之官與民雖有所費計亦不多如蒙允臣所奏
勅下該部詳議舉行則兵食可足官民兩無獻征伐可舉而大功可成矣

安南論上

錢塘田汝成

聖人之治夷狄也能喻之以義而不能齊之以禮何也天之生物也不一其族故聖人之立教也不一其施施不可一是以治中國不得不詳而治夷狄不得不畧詳者何齊以禮之謂也畧者何喻以義之謂也夫禮之立也莫嚴於君臣而其廢也莫逆於簒弑聖人之別爲君臣也大自賞罰之權而細綦等威之辨其戒簒弑也輕自齒馬蹴芻之罰而顯綦無將之誅胥胥然如此其詳者惟恐上下之分渝而綱常之植撥也然但以此施之中國耳至於夷狄則不然是故逮極於此而風動於彼羡德而景仁者褒嘉之而已耳不爲之頒政以易裕也旌其酋長別其部落使上下輯睦以衛我邊圉如是而有不軌於其主者責讓之而已耳不爲之勤兵以騷遠也曉以順逆懲以禍福憫其無知而俟其自定如是而有不從者棄絕之而已耳不受其乞憐之求淫巧之貢因而與之也則三者雖施有先後之不同均之所謂畧也何也勢也勢有所拘故法不可以徑達是之謂遵天之道而因地之宜今夫天地之生物也馬牛虎豹豺狼異族也聖人之治爲牛也加以羈的服以箱軛制其器

以弼其才以適吾用者惟恐弗同至於虎豹豺
狼則放之山林檕之罟獲令不摶噬馬斯已矣
不以馬牛之治治之也夷狄之不可與中國同
亦猶虎豹豺狼之不可與馬牛例也是故春秋
之法莫嚴於亂賊之誅而事之見於吳楚者第
因赴告而策書之以示懲戒而已矣至於陳恒
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聖人之於齊固與
吳楚異視也乃者安南之變固夷狄之常也而
朝議征之是異於春秋待吳楚之法矣

安南論中

夫謂安南之不可征者非憂吾之不能征也謂
彼之不足征也何也天下之事勤於外者必瘦
於內而眩於名者隕其實也是以神禹之武不
殄有苗文王之怒不格葷粥聖人豈不欲薄海
之外咸蹈禮習樂以從化哉而勢有不可是以
先王之制自日享月祭以至終王各有差等而
九服之外各之曰荒荒也者因其俗以爲治而
不以中國之法律之也況兵也者又非可以易
動者也湯之戚葛也爲其讐餉也使葛伯無讐
餉之雪則東征之師必不與宣王之伐玁狁也
爲其侵鎬及涇也使玁狁無侵鎬及涇之侮則
采薇之役必不遣甚矣聖人之心無樂乎用兵

也後世樂用兵而不自弊者未之有也是故困
漢者西域也非西域之能困漢也而漢之困自
西域始也亡唐者南詔也非南詔之能亡唐也
而唐之亡自南詔始也是以聖人戒無厭之求
而窒必勝之忿務篤近之實而不耀擧遠之名
莫氏不道弑其君而奪之位罪誠有之然其國
之臣民咸帖然歸伏感其惠而忘其讐則其遠
道干譽以攣結其私者非一日矣是非有葛伯
讐餉之雪也怯義懼討惴惴然不敢通名入貢
者幾三十年迨乎
天朝以大義詰之則又君臣降服稽顙請死自比
于縲絏之徒是非有玁狁侵鎬及涇之侮也二
者皆不足以煩王師而議者必欲征之過矣雖
然議之征者誠過也而諫之止者又徒以不能
取勝爲憂亦非也夫以四海全盛之力而謂不
能殲一隅損
皇稜而貶國體其見爲不宏然以一隅之地而必
勛四海全盛之力以克之快近欲而忽遠猷其
勝也爲不武昔者主父偃之諫伐南粵也曰夷
狄相攻此其常性而賈捐之之議棄珠厓也曰
不以鱗介易我冠裳二子之言庶幾近之矣五
故曰安南之不可征者非憂吾之不能征者謂

彼之不足征也

安南論下

自古治安南者莫善於周莫烈於漢莫弱於宋莫鄙於元何者成周之隆政教洋溢九夷八蠻之長莫不稽首奉琛著在王會而越裳氏以白雉來獻周公爲之謝而遣之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物旨哉斯言足以辯華夷而昭義利恢恢乎王道之大體也不亦善乎漢武帝承瀛秦之畧侈五葉之豊駿其雄心開拓炎徼遂使五嶺以南重溟以北鼻飲儋耳之域三五不能臣妾者而爲之宰割彊界張設官吏與內郡比隆斯亦振古無前之績也可不謂烈乎交州當五代之亂負險跋扈覬爲黽絃兩漢經畧之跡蕩然湮民宋興有西北之警不遑南顧以致易位者三姓而不能問也又復因其來貢而即以封之躋以崇階錫以寵命長其暴侮時時入寇雖欽殺掠民吏而不能報也可不謂弱乎元世祖以漠北之豪躭縱殺戮嘗糜數十萬衆統以愛子躪跞海隅三駕而不服不過難之以入朝要之以珍玩而所遣長吏往往以章賂敗法取怨外夷是狄鄙之故習也可不謂鄙乎我

朝應運開天丹闢寰宇陳氏首先納欵

高皇帝嘉之假以王號使之因俗而治作屛南陲

且不伐之言垂之

祖訓尋遠能遍一周公之懿也

文皇帝當陳氏之微黎氏之叛怵惕水火一戰而有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使龍編鳶壤再見官儀猗乎漢武之烈也雖粤咻稍疎約束太驟爲夷醜所弗堪而風以學校誨以詩書規模亦宏遠矣及乎李犂稱逆羲兇鞫頑士民淪溺者不可勝計

章皇帝不忍黔黎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百年以來塞徼寧謐無斥候之警不可謂無大造於南土也惜乎當時無有倡棄絕之說以稍示貶謫而仍以王爵受其貢獻爲稍靡耳頃者黎氏失國之由與莫氏得衆之故今皆未之詳也在黎氏必淫慆自恣故衆叛而親離在莫氏必陰施以市恩故能潜移而默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威而忽然易姓更無倡義於其間者哉莊伯之入晉也晉人啓之也於是乎有掀聊之詠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於是乎有采芑之歌莫氏之於安南亦猶是也其得民深矣其自衛固矣當是時而欲征之則失春秋詳內畧外之體因而與之則非先王正名定分之

心故不若先之以文告之詞詰其簒弑之由曉
其君臣之義以觀其臣民向背之機而徐爲之
所如其寔然撟虔不可間諜也爲之申固閔隘
却其貢獻絶不爲臣則莫氏者必且皇皇然曰
天朝之棄我如是我何以取重於臣民也其國之
臣民亦將曰莫氏爲
天朝所不赦而吾父子兄弟皆亂賊之黨也庶或
有倡義而圖之者即不有以圖之則吾中國禮
義綱常固凜然外域也吾固曰征之不若棄絶
之爲愈也

安南發難

客有頌予安南論者曰子言棄絶之策於華夷
之義則正矣猶恐未能據事而詮情也吾聞智
者不懸斷以決事辯者必明徵以定辭故是非
不淆而利害可覩也夫安南擔爵膺符保翰炎
裔爲
天子命吏而莫氏陪臣也以陪臣戕命吏而弗討
也無乃逸賊宣而尢乎應之曰不然安南固
天子之命吏也然比之内郡則有間矣内郡之吏
課其殿最而黜陟之生死惟命猶有肆螫以殘
民者内郡之民皆聖賢之徧也禮義之教朝作
而暮提之猶有作慝以犯上者况於徼外之夷

哉夫安南要會不課於天府賦税不入於司徒
其用人行政
天朝未嘗事制於其間也則其禍福興廢皆自作
而自取之亦非
天朝所能究詰也況乎環海以南擔爵膺符逹名
納貢與安南比肩者星列而居其繼及簒禪
天朝未嘗一一致詰也而何獨駭於安南也客曰
非是之謂也予以爲興滅繼絶者聖人之心也
鋤强扶弱者王者之政也小國之君不保社稷
竄越以死而弗救也無乃非樂天字小之心乎
曰不然客徒知莫氏之當誅而未知黎氏之有
罪也夫黎氏之先抗王師于天憲陸梁無狀挾
詐以求封此滔天之悪也
宗廟不忍生民之荼毒因而與之恩莫厚焉其子
孫不能布宣明命以和輯其民自用剿殄若以
中國之法當蒙失職之誅而何絶滅之可憫也
夫興滅國繼絶世先王所以存賢聖之裔也非
所以施於黎氏也故論安南之事者若以其地
本
天朝故宇也黎氏受之而不能保及是時而取之
以完景員之缺則信有詞矣如徒致詰於黎莫
順逆之間誠客所謂未能據事而詮情也客曰

如子之言則安南信可取矣而前言不當征者
何也曰天下之事論之易而行之難故湯舟扛
昂不可謂無是力也非其人則難矣冬發蒭而
夏造氷不可謂無是理也非其時則難矣是以
聖人不違時以動衆不强人以圖艱况乎兵者
呼吸存亡又非可以筆扎口舌弄也故安南之
征有大難者四矣一曰兵二曰將三曰餉四曰
守而九百瑣碎不與焉夫以天下之大不患無
也然南中地理隐塞非土兵莫得要領故嘗先
鋒然土兵狼虎也所過殘破荊棘生焉故必斆
盧舍擄子女焚積聚發丘隴然後快於其心以
騁其力若是者以之剿賊猶可以之伐國非所
宜也夫伐國者東面而西怨北面而南怨曰奚
爲後我然後爲王者之師也若土兵者胡可用
也故曰兵難以天下之大不患無將也乃者承
平日久豢養日深建牙而分閫者率膏粱之子
而紈綺之習也即有謀勇之才亦未嘗屬韃橐
涉行陣與士卒同苦如　國初諸名將一旦舉
而授之斧鉞之司不縮栗而驚或輕佻而敗
矣故曰將難以天下之大不患無財也然安南
閩隅山海鳥道盤礴車不得方軌而人不得比
肩縱有百萬之師必魚貫而進故輜重芻糗勢

難追隨畧計一人之荷米不過四斗草不過一
鈞而饔飧囊橐猶纏帶其中其所資給者鮮矣
若海運則風波阻厄期會難必元嘗以三萬戶
輸粮十七萬三月而不達此其明鑑也故曰餉
難就使兵强矣食足矣將才選矣長驅而搗之
何憂不克然寄寓之卒不便耕作則屯田之策
不可行草莽翁薈瘴癘薰蒸則防戍之兵不可
久也故曰守難犯此四難以求一逞亦何利而
爲之哉况乎兵可以久練而精也餉可以漸鞔
而積也守可以多方而固也至於將則天產而
地成之不可以强而致也故漢武無衛青霍去
病必不北伐無揚僕路博德必不南征今之武
弁可謂四子同科者誰歟吾故以爲安南不當
征者時不逢機而人不任事也客曰内應者機
事之會也多助者兵家之利也聞安南之臣有
鄭惟燎武嚴威者擁兵以望救黎寧老檛之壻
也延頸而願爲先鋒以此乘之宜無難者曰噫
惟其數說之紛紜是以國議之眩惑也夫鄭惟
燎之避難歸順武嚴威之擁兵淸葉黎寧之贅
壻老檛皆莫登庸倡亂之始也今且三十年矣
其存亡未可知也即有妄一男子出而倡曰我
黎寧也其眞僞又未可知也且老檛猾酋也彼

以安南爲奇貨欲假中國之力以攫之勝則彼
茹其利不勝則中國懼其殃是挑釁之媒爲可
信也客曰如子之言則我之信非利矣今有爲
善處之策者三或欲責之割地以贖罪或欲要
之入朝以待命或欲令其郡縣歲進表章一倣
朝鮮之制三者何策爲優也曰皆未也夫割地
以贖罪是利其所有也金元之於趙宋嘗行之
矣
天子以雷霆之威將正名定罪而利其所有是狄
道也胡可行也入朝以待命是攝之以所難也
元之於安南嘗行矣

天子以天地爲量將字弱扶衰而攝之以所難是
伯道也胡可行也獨每歲類進表章若朝鮮之
制庶可行者然荒服遼遠夷情叵測萬一期會
有愆則他日之兵端又自今日作俑也是三策
者皆不可行不若棄絶之爲愈也故予嘗謂安
南之亡不在宣德而亡於永樂之末安南之失
治不在今日而失於宣德之初何者黎氏初平
人心𩨍杌當是時而倣
太祖處雲南之制統以土酋因俗而治踰數十年
之後而漸加約束庶可馴化失此不務而驟然
莅以流官律以王法鳥獸之民何以堪此此變

之所由起也及乎季犛倡亂勢若土崩不得不
捐其巢巢以安反側當是時而倣
太祖處湖蜀諸夷之制授以招討宣慰之官猶可
駕馭失此不務而仍以王爵實爲外藩百年以
來縱橫自肆忘
天朝之恩久矣延至今日安可制也吾故曰安南
之亡不在宣德而在永樂之末安南之失治也
不在今日而失於宣德之初也
兵部尚書毛伯温咸寧侯仇鸞至兩廣會議畧
云帝王爲華夷之主苟一物失所必同一視之
仁甚逆首春秋之誅况四夷不庭必彰天討之

義南交爲地堯典肇書自秦漢以來皆屬內附
至宋元以後始有爵封我
太祖高皇帝汛掃湖元安南王陳日煃首先納欵
嘉其效順仍以故封日焜衰微季犛詐逆我
成祖文皇帝赫然震怒大興問罪之師特命總兵
官張輔允矣全才屢報生擒之捷因陳氏之無
後遂郡縣而設官夫何黎利恃頑復繼定擴有
亂我
宣宗章皇帝因其首罪不欲窮兵爲之子孫正宜
保守乃黎賙荒縱黎譓播遷是亂賊之遺不能
延其慶澤之久然上下之分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莫登庸莫方瀛既已屢世爲臣乃敢操戈弑
主僭改年號僞置官僚占據國城阻絶貢路擅
作大誥僭稱上皇倡起亂階連結兵禍生靈荼
毒邑井丘墟罪狀既昭情法難宥我
皇上嗣
祖宗歷服之大一統華夷紹帝王道統之傳肇脩
人紀春生秋殺乾斷離明始因朝使不通欲求
其故繼因國人告變斯得其情正欲
命将出師聲罪致討賊臣父子乃懐徳畏威悔罪
向化據其衰情似亦可矜探其實情猶未可測
雖云獻圖聽處未見委國輸誠雖云上表乞降
未見束身待罪陽爲歸順陰實悖狂若不張皇
六師恭行天罰何以立彛倫於無斁何以示蛮
狄之有君擬合就行爲此仰司即行掌印官會
同守巡兵備海道管粮管屯提學添註叅政副
使及副總兵叅将等官作速會議停當要見某
處調集漢兵若干某處調集達兵若干某處調
集土兵若干某處調集狼兵若干某處調集目
兵若干某處調集打手若干某處調集殺手若
干某處調集海兵若干以上通計兵若干某府
某倉積粮若干某庫積銀若干某州某倉積粮
若干某庫積銀若干某縣積粮若干某庫積銀

若干以上通計粮若干銀若干某處造船若干
通計若干某處買馬若干通計若干廣東分作
幾路進兵廣西分作幾路進兵雲南分作幾路
進兵某路用某處某處兵共若干領兵将官某
人文官兵備某人或守巡某人供應用某處某
處銭粮共若干部粮官某人何時可至境上何
時可以進兵其接境要害地方若廣西之憑祥
歸順龍州若廣東之廉州欽州若雲南之老撾
蒙自即今應該分委将官某人文官兵備某人
領兵前去守把及體探虚實用兵之際有功者
分別等第作何陞賞有罪者應否分別俱從軍
法若賊臣父子如果實心歸附亦要明白聲説
要見地土人民作何處分乞降聽處情由何以
表見真實條列備開星馳先報再照興師大計
宜出萬全臨事好謀必採群議仍通行所屬大
小官員及山林宿儒壯士但有奇謀長策俱要
明白開陳密切封緘齎報當職别無他長惟不
敢自用樂於從善乃平生實心其言有功仍明
自奏　聞
朝廷一體陞賞不敢隠没
兵部尚書毛伯温會同移撽云莫登庸莫方瀛
乗危肆兇篡主奪位僭改年號僞置官僚占據

國城阻絕貢路擅作大誥僭稱上皇倡起亂階
連結兵禍生靈荼毒邑并丘墟罪状既招情法
難宥我
皇上嗣
祖宗歷服之大一統華夷紹帝王道統之傳肇脩
人紀春生秋殺乾斷離明始因朝使不通欲求
其故繼因國人告變斯得其情正欲命将出師
聲罪致討登庸父子乃懐徳畏威悔罪向化據
其衷請似亦可矜探其實情猶未可測雖云獻
圖聽處未見委國輸誠雖云上表乞降未見束
身待罪合行撥問爲此仰司備行各該守巡等
官轉行長慶諒山等府衛永安等州各父老省
諭莫登庸莫方瀛知悉項者上表乞降是否中
心實情有無別項詐僞如果真實何以表見必
須逐一聲説真實縁由其稱願以土地人民悉
聽
天朝處分如果悉聽作何處分亦須逐一聲説悉
聽處分縁由務吐由中實與勿事紙上虚文我
聖天子穆穆在上至誠至明大小臣工明明在下
惟忠惟順上下一徳海宇同春真可質諸鬼神
豈但行於蠻貊戒毋作僞徒取日拙之劳急宜
自新早聽

天朝之命若支吾不實執迷不悛必大興問罪之
師弘宣弔民之意爾身就戮卅爲獻馘之俘我
伐用張丕闡
文皇之烈其黎氏見有幾人見在何處不得詭詞
隱諱亦當據實明言我
皇上如天之仁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而黎氏如綫
之緒可使一旦遂失其傳此事之畢竟當處而
誠之終不可掩者也
五月廣西太平府及憑祥州各申報安南莫方
瀛死於是軍門議檄總兵安遠侯柳珣等整刷
兵馬以聽征討大要謂原議進兵之期宜在九
月今仲夏将盡入秋伊邇節據諜報安南近有
内變人皆義討賊日望 天兵早至果如所言
一有幾會即當興師原議各處調應官兵尚
未齊備宜申明議處庶不臨期誤事所據左江
官兵行叅将余恩右江官兵行叅将李荣各整
搠聽調叅政翁萬達所守太平龍憑諸州密邇
安南要害再檄副總兵張經會同防守隨機用
兵調發總兵官安遠侯柳珣行令往南寧駐劄
以振軍容宣布 朝廷恩威軍門號令起原任
叅将沈希儀以備任使取僉事林希元所召東
莞新會順徳打手以備調用申飭都指揮武鸞

原守烏雷海灣嚴行防禦復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分投督發總兵官安遠侯柳珣行南寧
調度并督廣西左右兩江參將余恩李榮副總
兵張經參政翁萬達至各該地方整兵防備仍
審進止機宜
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毛伯溫會同總兵官咸寧
侯仇鸞提督兩廣兵部左侍郎都御史蔡經兩
廣總兵官安遠侯柳珣雲南都御史汪文盛雲
南總兵黔國公沐朝輔議照
天子爲華夷之主必敦興滅繼絶之仁
聖人爲綱常之宗必彰討叛除兇之義時爲欽祟
乎　天道所以允恊乎輿情今黎氏之遺裔未
泯而莫氏之悪貫已盈天理人心昭昭不可掩
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爾安南雖僻在炎
荒然素被
天朝聲教中間豈無抱忠仗義之士撥亂反正之
才必能共舉義兵以誅元悪茲當大懸賞格以
速成功爲此仰移撤省諭長慶諒山等府衛永
安等州各父老士民知悉爾等各宜欽奉
上天禍淫覆暴之心仰體我
皇上正名問罪之意思黎氏爲汝之舊主悪莫氏
爲爾之世讐各宜奮勇攄忠建謀設策一倡群
和不約而同近悅遠來不期而會大興討逆之
義旗殲厥渠魁弘宣緝衆之仁聲安其田里有
能擒斬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賞銀二萬兩仍
奏聞　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一府歸附者即
以其府與之有願以一州一縣歸附者即以其
州縣與之仍各賞銀一千兩又聞莫登庸以都
齋爲自防之計以九公府爲都齋之衛夫九公
府豈無良心哉不過畏其勢脅之從耳今九公
府有能擒斬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一體賞銀
二萬爾奏聞　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府州縣
歸附者亦即以其地與之并照前給賞夫如是
則安南無辜之民得免殺戮之苦安南有志之
士大彰忠義之名　天道以順人心以安豈非
安南之大幸哉不然則　天兵曰集之時難免
玉石俱焚之患是時雖有忠義之士無以自見
亦将駢首就戮噬臍之悔殆無及矣汝父老士
民其遠圖之
廣東廉州府合甫縣義民文通訪過安南事宜
呈報云嘉靖十八年九月内莫方瀛親征巴廣
名即阮仁連未獲得病退回國城有巴廣聞知
莫方瀛官軍退訖帶領手下精兵來清華府源
莫方瀛設計領兵太監埋伏半路待巴廣兵出

清華太監徑到住居将巴廣妻小盡行擄訖後
回截路殺死巴廣本年十月内莫方瀛病中地
大震三日又聞莫方瀛坐馬吃羊一隻莫方瀛
驚懼召文武官員詳解凶吉衆人俱不肯荅内
有年少新進士對荅地大震動者因各處開掘
濠塹傷損軍民墳墓龍脉不安有此之兆也馬
吃羊者北馬南册馬强以主北勝燕且明年庚
子年逢庚我國必有變也決是
天朝來取前數事俱是永安州黎迪訊十一月内
方瀛身死内有奸謀趕報伊父回京将老内官
二人殺死正月初八日哀書已到永安州見係
莫福源嗣位立爲光華年號三月二十二日連
日大雨水漲有欽州地名貼浪都思牙村邉山
江衝出銅鼓一面上有蝦蟆六箇貼浪都峒長
黄文愛送赴欽州收貯
安南國大頭目臣莫方瀛謹
奏爲本國實情乞亮察事嘉靖十八年十一月二
十日臣惟臣本國歸化府衛官阮董段思直等
抄蒙
天朝委官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臨安府知府
姜恩都指揮使司都指揮王守中徐相等來文
一幅奉

明旨此國應否棄絶討罪如何處置兵部便會官
議了來説欽此兵部等衙門尚書張　等會題
内言臣父子恐懼省悔上表乞降詞雖卑懇意
或詭秘必涉於僞即爲所欺茲乃
朝廷大體關係匪細在今日法不可不正義不可
不彰且往正其罪若使義旅張皇
天威宣著臣父子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前項上表
乞降悉以土地人民上聽
天朝處分別無虚詐合國人民亦無異詞
朝廷待以不死總督叅贊大臣作急将乞降聽處
真實情由星夜具奏取自
上裁奉
聖旨安南事情你每既這等議奏依擬行欽此并
雲南三堂等衙門所議等由蒙此臣竊照臣本
國事情已具在前後奏本表文并申状供結内
盡皆實情別無虚詐前差頭目范正毅許三省
阮倩等轉達繼差阮文泰阮拔萃賫遞幸蒙
聖察曲賜矜憐特降
明旨罷兵及議簡尚書黄　充使往諭臣父子與
臣本國臣民不勝欣幸仰望臣并已脩治驛站
橋梁以待
天使之至今雲南來文宣奉

明旨言黄　以別華間及別議處治臣不惟闕望
又且惕懼臣竊聞大所以字小仁也小所以事
大信也仁則有寬洪惻怛之心信必無詭譎虛
詐之事臣交南小國狃於蠻俗更代不同而大
國字之之仁無不周徧如臣祖代丁氏專差吳
國恩等稟命臣利代陳氏專差黎德輝等請命
共順之誠一達封拜之命隨下令臣父子以先
國王委托暫權管國事恭候
朝命未嘗有違越之心而臣所差頭目阮文泰阮
抜萃等委身祈請經今未聞
命下前次表文又疑其詐臣夙夜思維靡遑寧處
本年　月三十日又蒙雲南來文使臣再具表
文一面省令原差頭目許三省等火速前來輸
送欽差總督等衙門聽審仍一面將該國衛所
府州縣大小衙門源塲岬硐土地人民實數開
具總撒數目造冊及取緊國頭目人民不致異
詞結狀臣具表親賚赴營投遞以憑轉達具奏
處分等因蒙此臣即具本差范正毅許三省阮
倩等先赴　軍門投遞若臣猶總撒本國府衛
州縣兵民數目具表親賚詣界首待
命大國之令臣知共而已豈有一毫之欺僞之心
哉爲此臣備將真實情由具奏伏願

皇帝陛下廣天地之德廓日月之明亮臣惟誠允
臣奏
請庶貢路得以通達小國得以安靖不惟臣父
子之幸又臣一國臣民之大幸也今臣謹具奏
聞伏望
聖德

越嶠書卷之十四

越嶠書卷之十五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表

南越王趙陀上漢文帝書曰蠻夷大長老夫臣
陀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
皇帝幸賜臣陀璽以爲南越王孝惠即位義
不忍絶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則異蠻夷
出令曰母與蠻夷越金鐵甲牛羊即與牡母與扎
老夫處越牛馬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
內史藩中符高御史平九三上書謝過皆不返
及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
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漢於外亡以自高異
故更號爲帝聊竊自娛惟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
天下高后聞知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不通老夫
竊疑長沙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
九年于今抱孫焉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以不得侍
漢也今陛下哀憐復故號通漢使如故老夫死
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

宋太平興國五年交趾丁璉死弟璿立太校黎担
墓之太宗舉兵伐担(桓詐)作璿上表曰世膺朝奬僻
居海隅假節制於蠻服脩貢職於族宰悲私門
之薄祐值先世之淪亡王帛駿奔敢稽於助祭土茅
世及未預於守藩臣父部領兄璉供荷國恩恭分
閫寄謹保封命詎敢怠遑汗馬之勞未施朝露之
悲俄至臣堂構將壞衰裳未除管內軍民將吏
藩裔耆耋等共詰苫塊之中俾權軍旅之事臣
懇辭數四請逼愈堅以及奏陳及慮稽緩山野獷悪
之俗洞壑狡猾之民倘不循其情恐因生乎變臣
謹以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州軍事伏望賜以
真命令備列藩慰徹臣盡忠之心舉聖代賞延之
典充治遺孽因撫遠夷銅柱之墟底宣扞禦之力象
闕之下永效獻琛之誠惟陛下俯憐其過未忍加罪

宋寶祐六年安南陳日煚授位于威晃上表曰
臣聞人惟知足身退不待暮年子既克家纘紹
乃無墜祀乃天道古今之常理實人情上下之
同然敢臣內授之辭輒瀆居高之聽伏念臣功無
帝賚爵禄侯封受命于朝後阻來朝之禮納
忠于國未酬報國之心茲惟難哉無甚懼也顧
蒲柳未秋之質敢釋負重以偷安葵藿向陽之心
思近清光而罔念特恐稽於請命奏敢後於封章
終日戰兢省躬踧謹奉苞茅之貢薄寓獻芹
之忱少充庭實用伸述職伏望陛下散皇明於
幽燭運元得於昭回察臣愚蠢之衷憐臣感

戴之重容民畜衆明學柔之可俾窮機調微窩
折薪之克負光賜衮衣之寵使同帶礪之盟臣
所頤求天心從欲錫太上國主之號與十行詔旨
之頒茍稱塞於鄙懷寵光於敝邑臣敢不終身
正行抗節致忠金石此心永荷乾坤之涓埃共報
仰酧海嶽之恩
占城國脩貢于宋表占城本日南象林郡也漢末邑人叛國號林邑後世因亂遂遷于占名占城因表云臣僻處海隅久被王靈之寵遠
馳方物聿脩臣職之供輒轉奏封上于典屬切
以越裳重譯聞盛德而歸周榮木歆歌懷至仁
而頌漢惟一人爲適而舉遠故百蠻慕義而嚮
風況小邦雖曰遐陬昔日蓋爲列郡象林盡邑
常歸粤地之圖銅柱分疆尚有伏波之迹適緣
推中土多有歷年方藝祖開基首俊奔而来貿
追累朝繼紹亦踵至而貢脩嘉種助於豊年珍
奇獻於上苑每荷蓼蕭之澤著知葵藿之心須
詔肆以丁寧錫采黃而蕃庶臣幸逢興運切撫
故封文詔分輝聊偷安於蟻垤堯天在望阻趨
賀於龍庭敢陳任土之儀少效苞茅之貢恭惟
皇帝陛下仁同一視道合三王舞干羽於兩階
廣敷帝德執玉帛者萬國咸造王庭豈止從寒
宇而聞永昌方將發西域而撫交趾容光必照

不忘僻庸之區岐道有夷孰在要荒之服臣占
風服化訖日馳誠涉萬里之瀛波勞勤輸蓋夢
九重之鈞奏徒悵戴盆誓殫綿薄之忠永答洪
龐之施
陳光昺請罷達魯花赤上世祖表曰微臣僻在
海隅得霑聖化俾與涵生懽忭鼓舞乞念臣自
降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
臣疲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
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況其行人動有所恃
凌轢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
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既席王
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
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脩貢孰
若中心悅而脩貢哉臣恭遇天朝建儲冊后大
恩雱霈施及四海輒敢哀鳴伏望聖慈特賜矜
恤今後二次發遣綱貢一詣鄯闕奉納一詣中
原拜獻凡天朝所遣官乞易爲引進使庶免達
魯花赤之槩不但微臣之幸實一國蒼生之幸
也
至元十五年安南世子累召不入弗許襲封止稱世子孤臣陳
日烜上言于上天眷命皇帝陛下臣父歸順聖
化一十餘年仁恩燾煦德天地也荒徼包含量

山藪也臣父一生感戴甚厚至元十四年不幸
臣父不祿將薨之日謂孤臣曰陛下寬大度不
遺小國諒爾必蒙世及之恩吾今但以天不假
我之年使不得久事天朝爲恨耳臣方丁父喪
之年初貢之其適痛臣不敢以憂難之累以其
前使黎克復等乘時未達而稽其年貢續差中
侍大夫周仲彥中侍大夫若德卲等一行人使
奉齎表章方物詣闕進獻遵父職叅罔敢失墜
教子以忠之訓小國生靈皆謂臣父殁後臣能
繼人志述父事在此行也陛下矜憐忠直必加
褒獎則臣日炟不幸中實有幸自後延頸比望

日月翼沐恩光迨至元十五年周仲彥等未還
惟天使柴尚書等齎詔書與前黎克復等同来
小國臣率百官具禮奉迎焚香拜讀伏見詔書
以諭入朝臣不勝驚懼而舉國生靈淳聞斯語
嗷嗷然失其求蓋緣臣生長越裳稟氣孱弱水
土不諳暑濕不虞雖覲上國之先克王庭之實
恐道上有妨徒暴白骨致陛下仁心亦自哀傷
之耳而無益於天朝之萬一也陛下與天同休
臣事陛下其如事天雖云蒼蒼九重深遠然天
威未嘗敢違顏咫尺君恩未嘗不銘心方寸也
其在周成之臣重譯来貢武帝時置之度外以

其哀小國道路悠遠山川險深之故方今陛下
舟車所至霜露所墜並屬照臨莫不臣服比之
周漢則世相萬萬不可同日而語天地開闢以
来未有如今日天下一統之太陛下施仁行政
必先於鰥寡孤獨之人至於昆虫草木之微各
遂其性臣獲罪於天惟不獲被是懼陛下治隆
於周仁深於漢伏望陛下哀孤臣之孱弱憐小
國之遼遠令臣得與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
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亦抑小國生靈之大福也
至元二十九年安南世子陳日燇陳情表云臣
六尺微孤夙蒙父訓其於臣事天朝毋廢歲貢

一事切切然常在懷也所以懼獲僭罪特遣中
亮大夫嚴仲羅古武大夫陳子長等以至元十
七年九月奉齎網貢信物詣闕進上克盡事天
之誠下克紹先人之忠迨今年二月天使正議
大夫張顯卿奉順大夫等奉齎天使及物同嚴
仲羅等回来小國宗族官吏百姓耆老舉國欣
然相告曰聖天子恤孤以仁待人以恕其必脫
我生靈於塗炭之中臣與小國百姓豈勝驚懼
其事臣父在日已嘗遣奏當臣未預政素所不
知非獨敢歸於父又以求自免子罪萬罪萬在
臣也萬一天朝曲垂寬宥是臣之幸否則臣之

罪不勝誅矣至論以親来赴闕聖天子不惜王
爵符印復封上如故事則臣與小國宗族官吏
等驚魂稍甦死魂復定以謂天朝若不存念豈
能論及此耶臣祖父在時天朝嘉其忠勤憫其
遼遠置之度外故中統二年紹封王爵賜以符
印別勅我兵不入宋境不厖禮樂不改舊俗臣
祖父賴此得保守領以殁生靈至今受賜不淺
在臣父之身不幸邊方搆禍然事上一節終始
不渝迨於臣身僭代守土辱蒙天朝再念孤臣
之心又可知臣生長遐陬水土不服寒暑不諳
小國諳使往来爲瘴死常六七設不能自量徒

死於道路終無益於事且小國一蠻夷爾風俗
詭悪一日無生離昆弟不能相容聖天子育物
爲心字孤爲念小國之臣尚不忍遺况臣之祖
父世世事君而遽一日忍使骸骨暴露社稷丘
墟者乎兼夫世之入苟有得面聖者在佛書云
爲生大福儒書千載一遇臣豈不欲觀光上國
躬沐聖恩而遽乃違命以速禍者哉天日在上
誠以常情貪生畏死臣去天遼遠得罪一隅其
幸獲寬容者恃有陛下日月其明天地其量否
則翻四海之波猶不足以洗臣之罪也臣言及
茲肺肝若割伏惟陛下哀此羸獨念其困窮察

微臣之孤忠原微臣之重罪俾微臣得以延残
喘以竭事天之誠百姓各保性命以享好生之
德豈惟微臣碎骨粉身不可圖報聖功之萬一
兼抑普天之下萬口一辭同祝聖壽之萬億也
至元三十年三月安南陳日燇表數十年父子
溺天之罪迨今日氷釋矣存者亡者得拜天地
父母更生之賜中國論以有生之類寧有長人
安全者乎臣與一國生靈驚懼失望莫知所措
臣聞之古今無不死之地而所恃者有好生之
天聖天子以天爲心恤孤自少同仁則可以長久
可以安全可以不死否則何往非死地也天詔

曰徒以嵗幣虛文飾詐見欺於義安在臣讀
此眩凜然肝膽隨落雖聞此一身不幸莫大既
不得生於天子之庭其表誠者在乎土宜而已
臣豈不知聖朝天覆擧航萬萬奇貨珍寶靡所
不有何以臣小國進獻爲哉然臣猶不顧其罪
而復冒昧者誠以事君之義不可廢也在天詔
雖以義安在臣下安敢生職耶伏望皇帝陛下
父母其心乾坤其量包荒含穢曲賜矜存臣亦
順天欣受封冊俾臣襲恩獲供職貢如故上以
盡事天之誠下以充光裕之志豈惟微臣一介
獲保延残喘抑亦百姓生靈同享天地好生之

大德臣大馬寸情區區自謂雖千生萬死粉骨碎身亦不足以圖報聖恩於一也

萬壽訟

天賜皇帝下錫庶民臣祝聖壽萬億千春伏以帝齡億萬正八千歲春秋之初華祝再三况七百里要荒之外普天交慶曠古未聞臣恐懼誠忭頓首稽首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日躋智勇天錫以一怒而安天下應五福而澤庶民奄有四方自漢唐所無之事不遺小國即堯舜所用之心惟有執而有容必得名而得壽臣南荒坐井北面拱辰三十餘年大馬拳拳一寸忠心天日皓皓俯陳金鑒徒懷金闕之贈進奉玉巵遠望玉門之朗臣謹齋沐親自撰寫頌一章塡以金冊封以金函差陪臣陶子奇等奉表稱賀以聞

至元三十年三月初四日安南陳日燇表云臣謹昧死百拜上奏臣伏於今年二月十四日恭覩天使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孚奉齎天詔俯臨下國臣謹率宗族官吏奔走道路焚香迎迓及至燇道躬迎三呼百拜跪讀天詔謂曰汝國罪愆既已自陳朕復何言聖天子涵洪寬大如此臣等不勝忻喜踴躍之至莫報聖恩之萬一也

貞元元年安南世子陳日燇表賀武宗皇帝即位云飛龍九五四生意於龍躔象譯重三馳賀忱於象魏一人有慶萬國咸寧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大擴域中仁翔海表柔遠能爾守常道以爲心偃武脩文居仁兵而不戰克廣穆穆宜君之善有光明明我祖之功齊雷霆而施雨露之恩對封畛以示乾坤之量與民更始遺物皆春臣等幸際離明歡聞渙號僭天比闕心傾北極之尊居守土南荒預祝南山之上壽

安南陳日燇求大藏經表云臣僻處炎荒夙依皇覺緬懷大法傳自中華唐宋在時曾馱來於單馬大兵至日已化作於死灰嗟莫覩於秘文竟難尋於粵旨如入暗室而無慧炬如濟苦海而失慈航念此小邦闕於大藏若不請求於上國曷以開　於群生欽惟皇帝陛下虞舜爲君釋迦生世以濟物度人爲念以博施濟衆爲心幸不秘於玉音冀大開於寶藏自天而下揚萬五千餘卷之經運海而南救什百億兆民之苦此功德勝前功德廣大無邊今聖人即古聖人流傳有此（特中書奉詔賜之）

至大二年安南世子陳日燇表賀武宗即位云伏以乾龍初造上天之景命有歸澤鴈安眠中

國之至仁遠被憺𦣱海宇望協華夷恭惟皇帝
陛下聖德日新智勇天錫削平禍亂皇恩震懾
於遐方坐致雍熙肇敎暨漸於南徼復古之規
撫宏遠昇新之治化更張混文軌於寰瀛壯基
圖於磐石一人有慶萬國咸寧臣世守龍編誠
馳魏闕景仰日中離照思竭犢忠嘉與海陬蒼
生共陶至化
至順元年安南世子陳日㚓表賀文宗即位云
伏以聖神廣運智勇兼資德意仁聲固際天而
蟠地化行澤被蓋自北而及南名振于今功高
于古遠懷邇服有世祖之經綸武偃文脩恢至

元之襟度坐令華夏同底雍熙臣世守外藩心
傾北闕望雲霄於星拱路雖隔於八千拜日表
於海隅顏不違於咫尺
至元三十一年內附安南王陳益稷表賀元旦
節云伏以正月始和使萬民之覩治皇天眷命
奄四海以爲君朔日在壬而東郊迎春太歲居
午而南面聽政陰陽交泰文軌混同中賀皇帝
陛下克己克仁乃神乃聖宜乎在位之久致斯
有道之長八百餘國之朝功烈上加於周武三
十五年之治規撫遠邁於漢光壽域重開熙臺
同樂臣益稷茅分服外葵向日邊以忠誠報滄

海之恩俾遐邇歸聖朝之化備膺五福願如箕子
陳皇極之言遂拜三辭敢效齊侯奉天子之命
至元三十一年安南國王陳益稷表賀成宗皇
帝即位云伏以夙稟睿聰表彰仁孝春秋方盛
符舜生三十之年丕冒重明延周過八百之祚
付神孫以神器入望久歸尊親號以報親恩天
下至養當持盈守成之際存繼志述事之心龍
御靈從鶉竿澤沛臣歸身天北封爵日南恩深
感於皇朝報未酬於素志初即帝位嘉同漢臣
推戴之誠頤近天威庶效齊侯下拜之禮
大德十五年夏五月武即位安南王陳益稷賀

表云伏以昌運啓聖肇以寶位之初眷命爲君
光紹瑤圖之求兩閒欣贊萬國謳歌欽惟皇帝
陛下曰聖曰聰有功有德雷電震赫夙揚衛社
稷之威雨露沾需新溥育人民之澤徽號重慈
宮之進舊章嚴祖武之繩臣叨爵茅分引誠葵
向朝來皇帝鵉班遠阻於臣工尊拱晃旒虎拜
進伸於江漢
至大四年春三月仁宗即位安南國王陳益稷
表賀云伏以昌運啓聖肇登寶位之初眷命爲
君光紹瑤圖之求福延社稷喜溢臣隣欽爲皇
帝陛下天運神功日新睿聖重華協帝允符朝

野之謳歌全付有家夙荷祖宗之顧託數頒渙
號式迎太平叨爵南方馳情北闕風雲慶會幸
快覩於龍居江漢對揚欲遂伸於虎拜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即位安南國王臣陳益稷
表賀云伏以天臨丹扆龍飛九五位之皇陽統
紫宸虎拜億萬年之壽治新景運緒懋丕基欽
惟皇帝陛下握符闡珍受圖膺貢尊親報本加
數后之徽稱肆赦恤刑溥民生之厚澤奉先世
繼傳之志膺寰宇傒屬之情臣爵錫舊封光依
上國身居南紀順同江漢之朝宗心向北宸遥
叩闕庭而慶賀

永樂元年夏四月安南黎李犛詭稱前陳王外
孫胡奝具奏請封畧曰昔天朝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寰宇前安南王陳日
煃率先諸夷輸誠奉貢蒙恩賜爵俾王其地不幸
日煃喪亡宗嗣繼絕支庶淪沒無可紹承臣陳
氏之甥爲衆所推權理國事主其祠祭于今四
年荷蒙聖德境內粗安然名分未正難以率下
拜表陳詞無所稱謂伏望天恩錫臣封爵使廢
國更興荒夷有統臣奉命效貢有死無二朝廷
遣使廉察之冬十月復遣陪臣隨行人入朝進
其陪臣耆老奉章曰前安南國王陳日煃自洪

武二年率先內屬上表奉貢天朝錫之封爵王
此一方亦欲傳之子孫長爲外服不幸寡祐日
煃即世嗣王短命支庶諸孫日就喪亡三十餘
年遂至絕祀國內之人誠所傷心胡奝實其外
孫少依王所亦能恭順小心勤于事上事以衆
人誠心推奝權理國事以主陳氏宗廟今已四
年小大咸安天使下臨詢及微賤臣等愚昧敢
以實奏伏望天恩俯從衆志賜之爵命俾守此
邦庶海宇蒼生咸得其所敢昧死以聞
英國公張輔復平交阯叛賊陳季擴守臣黃福
等上表賀曰伏以天地以生物爲心四時順序

八○平崖書屋

聖人以安民爲德一視同仁干戈寢戢而海宇
清平禮樂脩明而神人懽慶恭惟
皇帝陛下與天同運如日方中齊虞舜之文明重
華協帝邁周武之功烈廣大如天顏德威之所
加惟遐邇之咸服聲爲律而身爲度車同軌而
書同文夫何交阯之炎荒敢外中華之聲教爰
稽厥土寔古頑夷在漢唐僅能羈縻在宋元尤
爲叛服逮乎黎醜仍踵弊風負井蛙之見而自
尊致涸魚之禍而莫悔柰何簡定之餘孽復效
前尤繼而季擴之狡童冄脩覆轍逞狐鼠之威
而蹂踐疆域恣蛇虺之毒而呑噬邦人邊塵彌

漫蟻聚蜂屯之是覘田里蕭素鷄鳴犬吠之不
聞盡傷造物之心憤激神人之怒皇上每重戒
諭屢擴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爲不道爰興膚
筴用命偏師天戈一指而蟻穴盡空風帆再舉
而鯨濤頓息渠魁旣殄遺孽悉除共惟極救之
勣式慰傒蘇之望班師振旅喜文德之誕敷行
賞錫封覩武功之載戢郡邑有守令以懷保衛
所有士馬以隄防千年草莽之區變爲禾黍之
地累世雕題之衆化爲衣冠之民衣食足以養
生絃歌足以易俗輿圖舊物于以光復山川精
彩于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貢化均萬
平崖書屋
里遠踰銅柱之功氣祲廓清兩暘時若由慭先
之盛德建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雪前代
之遺恨也臣顧漸微賤幸遇　聖明垂憫愚蒙
有罪特加寬宥位階卿輔受恩實荷深洪始詔
開百粤之新藩遂令掌二司之重寄拜命惟謹
懼德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流而宣化彰善闡惡
誓激濁以揚清遠慕皐夔之良向隆唐虞之治
然逖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沾雨露
之民室家相慶獲際風雲之事冠冕增輝咸欽
覩照臨之清光于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
未能率領以來朝天闕遥深徒切仰瞻而下拜

敢效華封之三祝恭祈聖壽於萬年
宣德二年十二月　　日黎利僞爲陳暠謝罪
表云安南國大頭目臣陳暠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永樂四年大軍克平交阯之後國人尋
復擾亂臣竄身老撾以延殘息不意國人逼臣
還國以至于此臣自知罪在萬死謹奉依陳情
謝罪者伏以代罪弔民乃聖人之大義興滅繼
絕斯王者之至仁粤稽古初蓋有常典臣竊惟
南交之地實爲治外之邦漢唐雖置郡縣而實
則覊縻宋元亦已征伐而尋加爵命逮我
太祖高皇帝之啓運而臣祖父先諸國以來朝逈
平崖書屋
年入貢於闕庭累世襲封於王爵頃因胡氏之
失德致勞天討之遠加　朝廷寬仁詔求陳後
以承宗祀邊臣妄議奉置郡縣以設治官雖
聖朝務在於董陶柰夷俗未能於丕變率相梗化
屢與爲非民庶流離比歲喪亡者何可勝數士
卒征伐連年因斃者殆所堪憐臣始以倉卒之
際而狥衆情終以昏愚之凡而干天紀自知由
已之作孽每懷無地以措身有痛則呼乃常情
之必至知過必改諒聖人之所容瀝血陳辭願
天請命恭惟
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春育海涵大示包

荒之量雲行雨施廣覃解作之恩念臣先世盡
忠而不遠梯航羚臣赤子無辜而久惟塗炭赦
過宥罪誕推好生之仁休兵息民尚講止戈之武
臣敢不銘心刻骨效順輸忠奉表稱臣願述南
藩之職敬天事大惟殫小國之誠臣下情　云
云
宣德三年大赦交趾黎利偕其國臣閒謝表云
安南國大頭目臣黎利頭目臣黎扞臣黎問臣
黎察臣范大巧臣黎仁澍臣黎銀臣黎理并耆
人臣黎文靈臣裴國興臣黎隻臣黎衜臣阮文
安臣阮嵩臣阮景壽臣阮鳶等誠歡誠忭稽首
頓首上言宣德三年三月初八日伏覩
詔勑大赦交址及諭臣自今宜安民保境朝貢仍
遵如洪武舊制謹具表稱謝者伏以雲行雨施
霈聖澤於九天鳳翥鸞翔賁寵光於遐裔歡騰
嶺海喜溢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睿哲聰明聖神文武興滅繼絕祗紹述
於祖宗罷兵息民用輯寧於夷夏大溥乾坤之
量廣覃雨露之恩軫臣荒服之氓置之不問赦
臣丘山之罪咸與維新敷文德而底武功懷遠
人而安中國是以寶作延長而求致大平之福也
臣捿身外嶠待命闕庭奉大國以敬天謹守一
隅之地望紫宸而祝聖遥馳萬里之誠臣下情
云云
宣德六年十月十二日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利用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六年十月十一日
伏覩
欽差天使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使徐琦齎捧
詔書一道印信一顆權命署安南國事臣與一國
人之莫不懽忻踴躍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恩詔渙
頒春藹龍綸之地印章寵錫光生象邑之區喜
溢臣民歡騰嶺嶠切念臣僻居荒裔覺隔中華
當流離失所之時竄身無地而倉卒求生之際
得罪于天鑄錯有由噬臍何及乾坤至大獨怜
無路以自新日月並明常德覆盆之難照每披
肝而哀籲終踏地以懷慙海島偷生已分苟延
於残喘朝廷柔遠豈圖更荷於洪恩非維感湯
網之寬仁又幸沐堯天之雨露恭惟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徽柔懿恭守成以文遵太祖
之遺訓止戈以武體上帝之好生憐臣一方凋
瘵之民赦臣積年深重之罪特垂寬宥曲賜保
全臣敢不思蓋前愆勉圖後效敬天事大惟殫
小國之誠保境安民恪守藩臣之職仰紫宸而

三祝祈聖壽於萬年臣下情無任云云所有進
貢方物具本差陪臣阮文絢等齎捧赴京謝恩
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宣德六年十月十二日命黎利權署國事謝表
云安南國頭目黎問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宣德六年十月十一日伏覩
欽差天使禮部右侍郎章敞通政徐琦齎捧
詔書允臣等所奏命臣黎利用權署安南國事以
撫國人臣等一國之人莫不懽忻踴躍謹奉表
稱謝者伏以皇仁天大敷文德以懷遠人詔語
春溫順民心而宣德澤昆虫知感草木生光恭

惟
皇帝陛下聖敬日躋聰明時憲萬物並育心天地
以爲心四海蒙恩治夷狄以不治弘至仁而柔
遠歛五福以錫民念臣小邦周衰之餘俯垂矜
恤憐臣黎心哀顧之切曲賜允俞一方之命脉
以蘇萬世之規摸益遠允蒙燾覆莫不尊親臣
等欣戴堯天進瞻舜日扶黎聽詔深感荷於君
恩鑿井耕田喜均蒙於帝力仰宗宸而三祝祈
聖壽於萬年臣等下情云云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
國權署國事臣黎利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伏以北闕流恩新受九天之命南交脩貢遥馳
萬里之誠報箋毫分感深骨髓恭惟
皇帝陛下乾坤同大日月並明德五帝而功三王
無思不服子庶民而加四海一視同仁致使遠
方預沾聖澤臣僻居炎徼仰慕中華一朶紅雲
雖隔九重之遠萬年聖壽昌勝三祝之勤臣下
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程舜俞
齎捧陳奏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宣德九年五月十四日黎麟嗣位陳奏表云安
南國故權署國事臣黎利嫡男臣黎麟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皇仁柔遠視四海以爲

家下國祈封顧九天而請命共傾徯志佇聽俞
音恭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知人則哲帝堯致
萬邦於变之風御衆以寬大舜有四夷來王之
效德無遠而弗屆民有欲而必從臣僻處遐荒
晏蒙聖化海涵春育均沾罔外之恩雨施雲行
願布維新之澤仰宗宸而三祝祈聖壽於萬年
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戴良弼奉表陳奏以聞
宣德九年十一月十一日黎麟謝欽賜綵物
表云安南國故權署國事臣黎利嫡男臣黎麟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宣德九年十一月初

一日伏覩
欽差行人高濟朱弼齎到
勑諭祭文并欽賜祭物除臣已祗受國賜外謹奉
表稱謝者伏以皇仁天大降卹典於九重聖諭
春温慰群心於下國恩存没禮盡哀榮恭惟
皇帝陛下憲天聰明作明父母君臨四海學治始
于家邦于惠萬方仁政先於孤獨致令冲幼亦
荷撫存臣苦塊啣哀雲霄任望日生日養恩欲
報君父之恩惟孝惟忠誓益堅臣子之節臣下
情云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柄等
齎捧赴京謝恩謹奉表上進以聞
宣德十年二月初六日命黎麟權署安南國事
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十年二月初二日伏
覩
欽差天使禮部右侍郎章敞行人侯璡齎到
勑諭欽蒙聖恩命臣權署國事臣已祗拜受訖謹
奉表稱謝者伏以　聖朝柔遠華夷同一視之
仁藩國襲封咫尺拜九重之命歡騰嶺海慶洽
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勇智正邦聰明作后誕敷文德恭已而
垂衣裳懷保小民發政必先孤獨惟皇建極其
仁如天臣仰荷洪私欽承聖訓慎終如始惟罄
竭於誠心保境安民尚恪遵於侯度臣下情云
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齎捧赴京謝
恩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宣德十年二月初六日命黎麟權署國事臣民
謝表云安南國陪臣黎問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宣德十年二月初二日伏覩
欽差天使禮部右侍郎章敞行人侯璡齎到
勑諭命臣黎麟權署安南國事諭本國官員耆老
軍民臣等一國之人不勝踴躍感戴謹奉表稱
謝者伏以恩綍遥頒玉陛下九重之命皇仁遠
被炎邦回萬里之春草木生光旄倪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繼天立極歛福錫民協帝舜之重華賞
延于世懋成湯之大德功家于時廣孝治以推
恩開誠心而待物無思不報其命維新臣等逖
處遐荒欣逢盛世波不揚風不烈皆賴聖恩并
而鑿田而耕咸蒙帝力臣等下情云云
宣德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賀　英廟嗣位表云安
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宣德十年十二月初一日欽蒙
天使行人朱弼謝經齎到
詔書伏覩

皇上新登寶位謹奉表稱賀者伏以泰運重開四
海仰中天之日月春王正始萬邦爲一統之山
河宗社奠安華夷悦服恭惟
皇帝陛下體乾行健如日方升敬行尊而愛所親
孝光天下御以寛而臨以簡德及遠人九属照
臨舉皆歡忭臣僻居遐壤久沐深恩望天闕於
九重咸頻咫尺效華封之三祝聖壽萬年臣下
情云云
宣德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賀尊
聖祖母爲太皇太后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
麟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十年十二月

初一日伏覩
天使行人朱弼謝經齎到
詔書尊
聖祖母爲太皇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佐三朝
之内政德冠宮闈極太上之徽稱功光典冊神
人協慶海宇均歡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周室姜任女中堯舜翊扶社稷恢
萬世之宏規保佑邦家闢九州之壽域凡蒙生
育莫不尊親臣幸際明時欣逢盛事南交守土
遥馳萬里之誠長樂傾心敬祝齊天之壽臣下
情云云

宣德十年十二月十二日黎麟賀詔尊
聖母爲皇太后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十年十二月初一
日伏覩
天使行人朱弼謝經齎到
詔書尊
聖母爲皇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尊親禮重九
州極至養之崇持載恩深萬物仰資生之德歡
騰嶺海喜溢臣民恭惟
皇太后陛下淵静懿恭聰明叡哲爲天下母施實
恵以子群方居域中尊弘至仁而家四海風化

平崖書屋

所及愛戴攸同臣側聽綸音遥伸下悃海天萬
里阻趍北闕之班嵩嶽三呼敬祝東朝之壽臣
下情云云
正統元年六月初四日黎麟歲貢方物表云安
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伏以三年常貢遵
聖祖之條章萬國同心仰中天之日月梯山洛遠
望闕情深恭惟
皇帝陛下曆數在躬聰明作后九州任土而作貢
推正之供萬方稽顙以稱臣無思不服照臨所
及愛戴攸同臣逖處炎荒躬逢盛治乾坤宏大

久蒙生育之恩海岳高深涓埃之報望崇
宸而三祝祈聖壽於萬年臣下情云云所有進
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陶公僎齎捧赴京外謹
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元年六月初四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慈極居尊崇享九
州之義大庭脩貢進馳下國之誠葵藿傾心雲
霄在目恭惟
皇太后陛下貞明欽哲淵靜懿恭溥海施仁率土
均蒙於子育中朝聽政普天共仰於母儀凡圍

生成悉歸煦臣麟逖居遐壤久慕王風漸被仁恩
幸沐二南之化含宏德大頤膺萬壽之祺臣下
情云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齎捧赴
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二年正月十七日封黎麟爲安南國王謝
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正統二年正月十三日伏覩
天使兵部右侍郎李郁通政使司左通政蔡享持
節齎捧
詔勅金印封臣爲安南國王臣已祇拜受訖謹奉
表稱謝者伏以鳳翥鸞翔降金章於天闕雲行

雨施沾聖澤於遐方簡自宸衷喜踰望外恭惟
皇帝陛下繼天出治如日方升合四海以爲家小
懷大畏法九經而治國厚往薄來致茲荒遠之
臣叨荷便蕃之寵臣幸逢盛伐祇佩恩光就日
望雲雖隔九重之遠敬天事大惟殫小國之誠
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蔡士明齎捧赴京外謹
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二年正月十七日封黎麟爲安南國王上
皇太后謝表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正統二年正月十三日伏覩
天使兵部右侍郎李郁通政使司左通政蔡享持

節齎捧
詔勅金印封臣爲安南國王臣已祇拜受訖謹奉
表稱謝者伏以爲天下母佐機政於内朝居域
中尊錫寵光於遐壤春回嶺嶠豈溢臣民恭惟
皇太后陛下淵穆貞明含宏光大協扶景運延寶
作於萬年煦育群生施至仁於四海致令荒服
亦荷洪恩臣麟僻南交心馳北闕生成德大敢忘
天地之恩頌禱情深敬祝岡陵之壽臣下情云
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昇齎捧赴
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三年黎麟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

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聖主當陽萬
國仰如天之德侯藩述職三年共任土之儀鳳
闕雲高象林路遠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憲睿智有臨合四以為家誕敷
文德法九經而治國柔懷遠人至使炎荒悉同
春育臣晏承恩寵倍切瞻依日月重明幸際亨
嘉之會絲毫未報徒深愛戴之情臣下情云云
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齎捧赴京外謹
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三年黎麟上
太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慈極尊臨光輔三朝
之政中黃厚載弘施一視之仁弃㤗誠微雲霄
望遠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功高宗社德邁舜任長樂怡神享
九州之至養偃源衍慶啓萬世之洪圖九圍生
成咸蒙煦育臣僻居方裔遙仰宸闈海岳深恩愧
之涓埃之報罔陵至祝惟殫臣子之誠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陳昱齎捧
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三年黎麟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長信端臨萬國篤尊親
之念小邦事大一心殫敬畏之誠載飭貢苞進
瞻宸極恭惟
皇太后陛下欽明淵穆端莊懿恭協相聖謨繼塗
山之 先扶寶祚同文母之佐周允被王風
悉歸于育臣僻居遐壤久沐至仁望極雲霄雖
隔九重之遠仰齊箕翼永膺萬壽之祺臣下情
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禹錫齎
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六年十月初七日黎麟歲貢方物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海波之揚久被聖人之化貢苞載飭遙馳下國
之誠雙闕九重寸心萬里恭惟
皇帝陛下紹堯致治繼舜重華文軌大同混華夷
之一統東西漸被達聲教於八荒天命維新鴻
圖益永臣逖居遐壤幸際明時春育海涵喜皇
仁之罔外山增川至祝聖壽以齊天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由齎捧赴
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六年十月初七日上
太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奄四海以宅尊功歸

太上道三年之常貢享在至誠任土物微嚮天
情切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高文母德邁姜嫄光輔三朝奠
邦家於磐石惠養萬姓躋民物於春臺九囿生
成舉同欣戴臣僻居荒遠念篤尊親大德好生
曲被至仁之造後天難老求深善頌之情臣下
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有光
齎捧赴京外謹奉表稱進以聞
正統六年十月初七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長位居尊正母儀於四
海南交脩貢望天闕於九重葵藿情深蘋物薄
恭惟
皇太后陛下博厚載物高明配天協佐中朝衍瑶
圖於有永光伏聖嗣綿寶歷於無窮凡屬照臨
悉蒙覆燾臣久霑王化遠慕華風望日傾心萬
里阻趨於北闕與天齊壽千秋敬祝於東朝臣
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陶孟
拱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七年十月十三日黎麟謝賜服弁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統
七年八月十五日本國使臣阮田黎春等回還

順齎
勅書一道弁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祗拜
受謹奉表稱謝者伏以帝德誕敷海徼沐同仁
之化皇恩錫寵王章昭倫物之華草木生光山
川出色恭惟
皇帝陛下首出庶物表正萬邦端冕臨朝大春秋
之一統垂衣致治扁下國之綴旒凡屬甄陶悉
蒙衣被臣僻居遐壤曲荷洪私帶則有餘誓終
身於感佩服之無斁常什襲以珍藏臣下情云
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叔惠齎捧赴京
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七年十月十三日上
太皇太后謝賜服弁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七年八月十五日本
國使臣阮田黎春等回還順齎
勅書二道弁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祗拜
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懿極尊臨四海被王
風之化皇恩遠及九重頒命服之華螻蟻身微
乾坤德大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高太上功著三朝子育群方拖
至仁之罔外彌綸大化衍聖緒於無窮致使遐
方亦叨貢飭臣珍藏惟謹佩服不忘望長信以

傾心誓堅一節指南山而上壽敬祝萬年臣下
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杜煒賫
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七年十月十三日上
皇太后謝賜服升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正統七年八月十五日本國
使臣阮田黎春等回還順賫
勑書二道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祗拜受訖謹
奉表稱謝者伏以皇仁育物弘施嫗煦之恩命
服自天特降便蕃之賜生光嶺嶠慶給荏倪
恭惟

皇太后陛下政式中闈風行八表綜萬機而輔聖
道副經綸鍊五色而補天功參造化致使要荒
之外咸歸覆燾之中臣等職守南交心傾長樂
絲毫未報濫承褒衮之榮咫尺違瞻敬上齊天
之祝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
臣趙泰賫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安南臣民為黎濬請
封表云安南國陪臣臣黎盃臣黎文靈臣黎慎
臣黎禮臣黎大臣黎可臣黎拙臣黎囂臣黎克
復臣黎秘臣黎悌臣黎播臣黎弄臣黎忠臣黎
蘭臣黎叟臣黎康臣黎圖臣黎慎臣黎抄臣黎

魁臣黎內臣黎德麟臣蔡仕明臣黎汝禮臣潘
于曰臣阮公尹臣阮廷需臣阮屆奇臣黎陵臣
黎戰臣黎鄰臣蔡德明臣黎地耆人臣黎受臣
武夢原臣阮渭川臣阮外臣阮克俊臣程舜愈
臣陶公僎臣阮夢荀臣李于晋臣何甫臣阮汝
撰臣裴擒虎臣阮允恭臣黎少穎等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正統七年十一月初一日臣本
國王臣黎麟病薨屬臣等嫡子臣黎濬暫管國
事謹守
欽賜印信謹請
命于朝臣等除遵依囑言外謹奉表陳奏者伏以

皇仁溥博體天地以為心藩國襲封望雲霄而
請命共伸衆志佇聽俞言恭惟
皇帝陛下光紹洪圖樊昭大德君臨四海弘惟柔
遠之仁子育萬邦曲盡恤孤之道顧茲幼稚仰
冀撫存臣等徯戴情深懇祈念切代先繼世庶
允叶於群心事上敬天誓恪遵於侯度臣等下
情云云
正統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黎濬謝　賜祭表云
安南國故國王臣黎麟嫡子臣黎濬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正統八年十一月初十日伏覩
欽差行人程敬賫到祭文弁

恩賜苔臣已照數祗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自
天助與降漏澤於九原宇土藩臣望清光於雙
闕俯攄蟻悃仰荷鴻恩恭惟
皇帝陛下御衆以寬安民則惠躬行心德崇孝治
以爲先日照臨播皇風於罔外致命幼小示被
矜憐臣報德無由撫心增感仁沾存沒禮既備
於哀榮義重君臣誓求堅於忠孝臣下情無任
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何甫齎捧
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八年十一月三十日黎濬　賜封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統
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伏覩
天使光祿寺少卿宋傑兵科都給事中薛謙齎捧
詔勅封臣爲安南國王臣已祗拜受訖謹奉表稱
謝者伏以皇仁遠被降恩綍於九重王爵襲封
拜威顏於咫尺光生海嶠慶洽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聖神廣運誕敷文德聲教暨
于粵南懷保小民王政先於孤獨邇遐罔間品
物俱新臣再關阻趨紅雲遥望乾坤大造恩欲
報以無階臣子至誠誓益勤於厥職臣下情無
任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陳昱齎捧
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安南臣民謝封黎濬
表云安南國陪臣黎列臣黎孟臣黎大靈臣黎
慎黎禮臣黎服臣黎可臣黎灿臣黎克俊臣黎
秘臣黎褅臣黎擂臣黎弄臣黎忠臣黎圖臣黎
蘭臣黎叓臣黎康臣黎貞臣黎抄臣黎魁臣黎內
臣黎德麟臣黎子禮臣范伯奇臣黎陵臣黎戰
臣黎縵臣武世興臣黎地耆人臣黎受臣阮子
晋臣阮夢荀臣李子晋臣阮汝撰臣武夢原臣
阮渭川臣阮外臣阮克俊臣程舜俞臣陶公撰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統八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伏覩
天使光祿寺少卿宋傑兵科都給事中薛謙齎捧
詔書允臣等所奏命臣黎濬爲安南國王臣等一
國之人莫不懽忻感戴奉表稱謝者伏以詔語
春溫仰荷九重之命皇仁天大普施一國之恩
海岱生光蘅倪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歛五福以錫民用
敷彝訓法九經而爲治柔懷遠人九圍薰陶率
皆鼓舞臣等尊親在念報德無階舜曰堯天情
肩勝於變戴周原禹甸樂得遂於生成
正統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
皇后進謝恩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頓

首
上言伏以母儀四海位俾正於中闈子惠萬方
仁逮覃於下國春回嶺嶠澤及昆蟲欽惟
皇后殿下光大含章高明儷聖躬行勤儉嗣大姒
之徽音化始邦家輔周王之內治九居普率悉
囿帡幪臣猥以幼齡恭承嘉惠德弘持載仰蒙
生育之恩念重尊親敬上齊天之壽臣下情無
任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克孝
齎捧赴京外謹奉箋稱謝以聞
正統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上言
伏以宸闈內治昭天下之母儀貢篚正供述藩
方之臣職誠攄芹曝報殘涓埃欽惟
皇后殿下道配乾剛仁同春育三風正始化以被
於家邦慈悔躬行德有光於閨壼徽音克嗣懿
範永彰臣僻處炎荒欣逢聖世生成罔外荷天
地之深恩祝頌至情以罔陵而獻壽臣下情無
任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程馭齎
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聞
正統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
國王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皇仁
罔外合四海以為家職貢有常望九重而稽顙
拂航路遠葵藿心傾恭惟
皇帝陛下御衆以寬安民則惠大庭玉帛光漢室
之威儀萬國衣冠粲周家之禧樂凡蒙覆燾莫
不尊親臣僻處天荒恪遵侯度尺天寸地悉歸
一統之輿圖東岳南山敬祝萬年之聖壽臣下
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何有齎
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上
皇太后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長信頤神永保坤元之
德南交修貢遙瞻慈極之尊筐篚將誠雲霄在
望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光文母德邁塗山協相聖莫措生
民於衽席翊扶寶祉奠宗社於泰磐凡囿生成
悉蒙煦育臣迹居外服叟隔中華念切瞻依傾
葵心向日情深祝頌祈聖壽以齊天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丁蘭齎捧赴
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越嶠書卷之十六
宜山李文鳳編次

表箋
景泰元年賀
景皇帝即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懽誠忭稽
首頓首上言伏覩皇上新登寶位謹奉表稱賀
者伏以聖主膺圖光啓亨嘉之運遐方慕義進
伸愛戴之誠海岳清寧華夷輯睦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乂睿智有嚴天與人歸小邦依
大邦畏東漸西被近者說遠者来其命維新無
思不服迯居炎徼幸際盛時閶闔九重夐隔雲
霄之遠威顏咫尺益勤天日之瞻臣下情云云
謹奉表稱賀以
聞
景泰元年上
皇太后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長樂順神𢈔享九州之
養天庭奉貢遐馳萬里之誠苞篚物微雲霄望
遠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隆文母德媲塗山聖子神孫綿戩
戩繩繩之盛深恩厚澤施生生化化之仁九在
照臨悉蒙煦育臣身居南土職效藩臣望慈極
之至尊瞻依念切上萬年之聖壽祝頌情深臣
下情無任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

阮覩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景泰元年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頓首上
言伏以位正中宮始自閨門之化神馳北闕遥
傾葵藿之忱感德清深尊親念切欽惟
皇后殿下含弘光大淵穆柔嘉春育群方既博施
其厚德風形四海復永嗣於徽音凡在生成悉
蒙 煦臣僻居炎徼久被仁風奉苞篚以将誠
惟愿任土極雲霄之在目敬祝齊天下情無任
云云謹奉箋上進以
聞
景泰三年賀立
懷慜太子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伏覩天使齎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
以作元后以綏兆民允協群心之望建儲君以
固大本式弘萬世之規度叶穹天驩騰嶺海恭
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整頓乾坤膺鴻圖
而撫運奠安宗社思燕翼以貽謀天命用申人
心攸屬臣僻居炎徼幸際明時詠重輝重潤之

歌邀仲賀悃上如崗如陵之祝茂介蕃禧臣下
情無任云云謹奉表稱賀以　聞
景泰三年上
皇后賀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伏覩賚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
以乾元厚載允符太極之尊聖嗣篤生早正少
陽之位中闈溢慶率土騰讙敬惟
皇后殿下淑德含章至仁育物覃二南之風化始
自閨門茂百世之本支福綿宗社有光懿範咸
愜群情臣迹處炎方幸逢盛事明同離照喜景
運之永昌壽與天齊望長秋之祝聖臣下情無
任云云謹奉表稱賀以
聞
景泰三年賀
皇太子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頓首上言伏
親齋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箋賀稱者伏
以元良正位之震器之有歸兆姓傾心仰離明
之繼照宗祧承重邇遐均歡敬惟
皇太子殿下性稟聰明天資仁孝令命令望素隆
三善之稱宜君宜王允協重華之德凡在普率

莫不謳歌臣迹阻象林詠馳鶴禁望萬星之端
彩倍切懽依沐少陽之恩波深深感戴臣下情
無任云云謹奉表箋稱賀以
聞
天順元年賀
英廟復登寶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懽誠忭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昌運重開大華夷之一統
皇綱復正延宗社於萬年慶洽敷天懽騰薄海
恭惟
皇帝陛下道隆孝敬政本寬仁邦雖舊而命維新
聰明作后天無親而德是輔曆數在躬國勢以
尊群心允屬臣僻居炎徼久沐恩波乾轉坤旋
喜洪圖之有永山增川至祝聖壽以無疆臣下
情無任云云差陪臣阮原僑謹奉表稱賀以
聞
天順元年賀
皇太子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毓德春宮早正元良之位儷尊宸極歡騰海
表之區敬惟
皇太子殿下溫文天賦仁義自彰主鬯承祧慶益延
乎宗撫軍監國望已聳於華夷凡屬照臨舉皆
愛戴臣欣承渙汗倍切恒情重潤重輝莫罄形

容之妙俾昌俾壽邁仲祝頌之忱臣下情無任
云云謹奉箋稱賀以
聞
天順四年安南臣民爲黎灝請封表云安南國
陪臣黎熾臣黎列臣黎擂臣黎康臣黎弄臣黎
念臣黎執中臣黎希葛臣黎賴臣黎域壽臣黎
內臣黎師回臣黎會臣黎歇臣黎文正臣黎空
臣黎柄臣黎造臣黎舌臣黎練臣黎多美臣黎
連臣黎晦臣黎燕臣黎村臣黎饋黎江臣黎鄧
臣黎德忠臣黎師路臣黎景微臣黎弘毓臣黎
景俞臣黎遇臣黎瓏臣黎求長臣黎魯臣黎擅
臣黎蒲臣黎考臣黎特臣黎僚臣黎顛臣黎无
臣黎逵臣黎公毅臣黎旦臣黎碾臣阮有光臣
文顯臣阮堵臣黎壽臣黎歡臣黎魯臣憑文達
臣阮直臣阮求錫臣黎仁路臣范瑜耆人臣黎
來臣黎六臣阮剛毅臣阮了臣阮瓢臣胡輦臣
陶朗臣阮唱臣阮武臣黎旻臣阮渭川臣范熊
臣裴毅臣范維孝臣程侃臣阮霖等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天順三年十月初三日臣本國
王臣黎濬被庶兄黎琮所弑而臣黎灝黎麟之
子黎濬之弟因請謹守
欽賜印信管攝國事稟受于朝謹奉表陳奏者伏

以中夏宅尊大廓包荒之量南交錫羡仰祈繼
世之封俯罄忱悃仰祈俞允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作后寬裕有容近者說遠者來乾
坤一統波不揚風不烈海宇同春凡在有生皆
得其所微臣僻居炎徼久沐深恩望闕陳辭共
歷由衷之懇自天錫命願推從欲之仁臣下情
無任云云謹奉表陳奏以
聞
天順六年黎灝謝賜祭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
麟子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天順六
年三月十三日伏覩
欽差行人劉秩齎到祭文并欽賜祭物臣已祗拜
受訖謹奉表陳謝者伏以道大域中率臣仰雍
熙之治恩覃嶺表自天施矜恤之仁存沒蒙休
旄倪胥感恭惟
皇帝陛下聖神撫運勇智正邦開萬國之文明功
光前烈廣四方之聲教德及遠人閔念遐方俯
加漏澤臣父陶聖化祗荷鴻恩體盡哀榮難荅
乾坤之造義全終始永堅臣子之心臣下情無
任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茂等
齎捧赴京謝恩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天順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二體重華咸養儲宮之德三年常貢
遥馳下國之忱目極前星情馳遐壤敬惟
皇太子殿下資兼仁孝器合温文曆數在躬允叶
宜君之望變夷率服咸推以長之尊承德不遠
輸忠敢後臣思榮襲爵念切歸心八千里外世
奉藩遠貢琛於嶺表九五福中一日壽勤致祝
於天東臣下情無任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
本差陪臣謝子顛齎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
聞

天順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黎灝上
皇太后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長信順神夙仰徽音之
盛遐方效職虔脩任土之供目徹層霄心依樞
極恭惟
皇太后陛下含弘光大淵穆端莊德本儉勤覃天
下國家之化功多保護隆女中堯舜之名凢在
要荒悉蒙煦育臣僻居炎徼新襲王封苞匭是
將難荅生成之賜乾坤齊壽敢忘祝頌之勤臣
下情無任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
黄文弁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天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賀
憲廟即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天順八年十月二十日伏覩
天使正使尚寶寺卿凌信副使行人司司正邵震齎
到
皇上新登寶位
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乘時
御極屬泰運之宏開率土傾心仰離光之繼照
華夷胥悅震宇皆春恭惟
皇帝陛下寛裕有容文武維后膺帝王之大曆得

位得名會玉帛於諸侯來亨來僻際蟠之内受
戴攸同臣僻處炎方欣逢聖作春秋一統慶實
祚之方隆天子萬年仰紫宸而歡祝臣下情無
任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文直
齎捧赴京謹奉表稱賀以
聞
天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太后賜王并妃冠服謝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天順八年十月二十
日伏覩
天使正使尚寶寺卿凌信副使行人司司正邵震

賫到
勅諭二道并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及彩幣賜
臣并臣妃已祗拜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東
朝正位群方蒙于育之恩下國承休備物煥身
章之美寵褒所迨世襲曾華恭惟
皇太后陛下功大補天祥隆啓聖歸無窮之統緒
實賴維新鞏有截之福員同歸膽胃致令遐壤
亦被怵懔稽首拜嘉永言佩服于其王母敢忘
受福之由至哉坤元共仰資生之德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范琚賷捧赴
京謝恩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平崖書屋

成化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
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聖主御
圖脩述先生之政遐方作貢休歸上國之仁芹
曝寸心梯航萬里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獨運泰道方亨奉溫清於東朝四
方其訓垂衣裳於南面百祿是宜永譽于休無
遠弗届臣世承明命爵位王封任土物於日南
式供歲貢阻慶雲於嶺外如對威顏臣下情云
云謹奉表上進以
聞
成化四年十二月初八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行化八表欽懿範於東
朝貢率三年率常儀於南服驛馳地遠僊闕雲
高恭惟
皇太后陛下德配先皇功扶嗣聖兩宮有慶熙熙
慈孝之天四海皆春蕩蕩泰和之澤凡蒙保養
齊篤尊親臣僻處遐方偷膽遂殷生成有日恒
宥嫗煦之仁壽考無疆永享怡愉之樂臣下情
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范盖賷捧
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成化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

平崖書屋

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皇
治遐天廣示無私之覆侯藩任上虔脩不腆之
儀驛傳初馳鈞韶入夢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行健恒久化成惟懷永圖誕保文
武受命勤用明德安勸小大庶邦凡圉春生悉
歸夏貢臣茅分蘖舊埜壤漸徼莫厥攸居遥沐
暨南之教會其有極第存拱北之心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裴日良賷捧
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成化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伏以教始周邦遐邇仰推恩之美
職脩禹貢匪苞将來享之誠迢遞關河喜徹宮
殿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俾少廣德妃太中萬物化克功弗
居而業弗特九州荣養形至佚而心至愉九蒙
孝治之孚皆想慈宸之訓臣析圭南壤極目東
朝來有本水有源第切尊親之念天與長地與
久曷勝祝頌之情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阮覧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
以聞
成化十年十月十三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

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克相上帝
寵綏仰沐於皇仁成賦中邦底慎咸遵於侯度
周行遑迤漢殿宮堯恭惟
皇帝陛下不息體乾無私若日相承前聖後聖百
世可知翕受大球小球萬邦惟慶凡居率王咸
席光天臣襲守祈圭思勤奉弊放諸南海化久
被於風行譽如北宸心第勤於星拱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弘毓齎捧
赴京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年十月十三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伏以天子有親孝治廣敷於率土
庶邦丕孝正供戴錫於苞茅桂海路遥蓬雲晝
永恭惟
皇太后陛下神順恬淡德茂含弘化默運於不言
四方其訓慶益隆於至養百禄是宜凡叙彝倫
悉歸懿範臣久蒙賜履偷仰恩齊示以太冲莫
測資生之妙受慈介福曷勝善頌之情臣下情
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敦復齎
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成化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賀立

皇太子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成化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伏覩
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樂章副使行人司行人張廷
綱齎到文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
以乾大統天普施正中之德震亨主器弘懷保
定之規百祿是宜萬邦維慶恭惟
皇帝陛下克明優位說順臨民修文德以柔遠人
無思不服紹孫謀以燕翼子有道之長允開啓
嗣之昌棐篤周家之祐臣跡安蔦徼夢逸龍樓
放諸北放諸南丕仰咸和之治錫其祚錫其胤

顧貞恒久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
具本差陪臣裴山齎捧赴京朝賀外謹奉表稱
賀以
聞
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謝賜綵幣表云安南
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成化十
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伏覩
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樂章副使行人司行人張廷
綱齎到
勑書一道頒賜臣及臣妃綵幣臣已祗拜受訖奉
表稱謝者伏以皇王建極億年弘燕翼之謀藩
國承休五綵絢龍光之賜絲毫帝力咫尺天顏
恭惟
皇帝陛下德協晉明文觀貴餙本支百世綿歷服
於無窮綱紀四方廣幅員之有截寵綏所逌慶
賀惟均臣仰荷匪頒永懷丕冒堯舜垂衣而治
久陶漸被之人殷周受命以興遙致溥修之祝
臣下情無任差陪臣黎猶翁義達齎謝以
聞
成化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伏覩
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樂章副使行人司行人張廷
綱齎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
以長樂順神運玄功於不宰少陽嚴正拖帝載
於無疆慶萃三宮懽騰八極恭惟
皇太后陛下至歷觀徬厚載重坤成周德之昭明
道光文母啓商家之濬哲福裕湯孫於皇前耀
之輝丕顯太冲之化臣祚叨銅柱宴想瑤池品
物咸遂咸章莫測施仁之妙百世以似以纘頭
膺福禄之綏臣下情無任云云所有欽進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王見述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
進以
聞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歲貢方物表云
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無遠弗屆教咸暨於朔南惟正之供禮第勤
於筐篚尋常方物咫尺威顏恭惟
皇帝陛下道叶舜華業弘湯裕仁厚相傳於列聖
不顯其光懷柔丕式於九重既勤用德折圭所
逌奉幣咸同臣夙祚炎封九陶至化歸職事於
宰旅雖率舊章聆帝所之鈞韶第馳清夢臣下
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陳中立
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成化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萬物並育咸歸太始之
仁九州攸同載飭多儀之享知風之自丕命其
承恭惟
皇太后陛下功保湯孫道光文母樂愷載怡愉之
養百祿是宜藹三宮慈孝之春四方其訓無届
遠邇莫不尊親臣世守遐邦夙聞懿範詩歌綿
瓞慶祚徽之無窮壽祝蟠桃等乾坤之不老臣
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彥
俊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歲貢方物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惟皇上帝命純一統之休成賦中邦禮效五官
之享巍巍當宸肅肅旅庭恭惟
皇帝陛下時撫平康道隆惠篤照有副而高朗如
日之升愼厥覆以靈承配天其澤悠久既孚於
恒化遐邇九屬於觀顒臣土錫澤南星環拱北
四海咸迪粤徵夏貢之文萬年永康終仰周家
之祐臣下情云云謹奉表上進以
聞
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〇平崖書屋

恐稽首頓首伏以一人有慶耆孝治於東朝四
海會同謹正供於南服尊推所自享在多儀恭
惟
皇太后陛下疊疊徽音巍巍至養神怡沖漠妙不
居不宰之功德大含弘廣資始資生之化知遠
知近無爲而成臣世襲分茅禮恭奉獎遠适桂
莞攸寧禹甸之山川縹緲蓬宮莫壯僊家之日
月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弘濬齎捧赴京外謹
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歲貢方物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建用皇極教普覃於萬邦共惟帝臣儀恪脩於
九貢透迤海嶠彷彿韶鈞恭惟
皇帝陛下由仁義行以天地準重熙累洽揚丕承
丕顯之休外撫内寧敷不競不求之政廣輪所
囿祐冒攸同臣叨襲世封久安特叙舜治無爲
之盛莫罄名言周家有道之長曷勝祝頌臣下
情云云謹差陪臣黎德慶齎捧赴京外謹奉表
上進以聞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伏以化行八表普天膺慈極之光

貢率三年任土謹侯邦之慶忍遑桂海懇款奚
心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始有名功參無朕長不宰為不恃
與元氣游耆而文壽而臧介王母福凡圍施生
之造均蒙煦育之仁臣僻處退陬夙欽懿範際
虞夏殷周之盛至治方隆頌高曾向孟之賢徽
音未已臣下情云云
成化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歲貢方物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配天
共溥化承底於咸和率土之濱心同歸於北順
勤包茅匭篚獻　闕庭恭惟
平居書屋
皇帝陛下寬裕有容粹精不息盈先王迪高后道
叶允升紹上帝誠小民德弘丕冒凡圍日臨之
下悉陶風動之中臣久襲茅封彌孜葵向啟邦
肇域若稽來享之文周命歷年敬致揚休之祝
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黎能讓齎捧赴京外謹
奉表上進以　聞
成化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天子尊親崇九州之至
養海邦任土恪三歲之常供來假遲遲含弘蕩
蕩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參大始德闡廣生化而裁默而成
有開介福風之自達之近不已徽音壽康誕降
於怡愉普率同歸於樞煦臣世叨撫建情篤見
顒梅驛煙馳遠抹所廷之實遙宮日暖長瞻慈
極之光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范昭福
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孝廟登極賀表云安南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侍講劉戩副使刑科給事中呂
獻齎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
平居書屋
賀者伏以當陽繼照丕宣日月之光溥海歸仁
大會乾坤之統系隆宗社慶洽埏垓恭惟
皇帝陛下中正粹精聖神廣運重華而叶于帝曆
數在宮受命而嗣若功皇王惟辟義闡昭乎於
上下文風遠暨於朔南臣恪奉南藩瞪瞻紫極
三千衛執壤奠齊伸繫國之恭億萬年敬天休
求祝釐圖之固臣下情云云所有欽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覃文禮齎捧赴京外謹奉表稱
賀以　聞
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謝
賜彩幣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侍講劉戩副使刑科給事中呂
獻齎到
勅書一道頒賜臣彩幣臣已祇拜受訖謹奉表稱
謝者伏以邃進瑞拱昂新輯瑞之朝彩色彰拖
賁及析圭之壤仰惟覆冒深感栽成恭惟
皇帝陛下純粹體元緝熙敬德纂聖繼神傳之緒
歷服無疆弘東漸西被之仁幅員有截几席紅
雲之下均陶化日之中臣幸際明昌叨蒙粉餙
春秋一統方来喜屬於綿旒天子萬年歲聘惟
恭於奉幣臣下情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
平壤書屋
差陪臣黃德良齎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賀尊
聖祖母太皇太后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元年十一月三十日伏
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侍講劉戩副使刑科給事中呂
獻齎到
皇帝新登寶位
詔書一道恭聞尊
皇祖母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

謳歌朝覲萬方咸仰於重明富貴崇高三極益
尊於大姑昭融孝治洋溢歡聲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静壽敦仁含弘孚化繼行懿德光
承神后之休不已徽音茂衍文孫之慶知風所
自就日攸同臣宿荷宸慈久安藩弱巍巍漢殿
阻陪長樂之儀翼翼周京願播思齊之詠臣下
情云云謹差陪臣王克遵
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賀尊
聖母爲皇太后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侍講劉戩副使給事中呂獻齎
平壤書屋
到
皇帝新登寶位
詔書一道恭聞尊
聖母皇后爲皇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君臨南
面皇皇大寶之尊燕及東朝穆穆隆安之奏穹
孚錫湊溥率騰懽恭惟
皇太后陛下德侔塗藝道光姒任奉九廟神靈之
統丕運邦休延億年祚徹之傳茂膺帝祉玉殿
永綏於孝養蒼生攸戴於慈元臣叨襲世封久
蒙子育逶迤桂海久闊摎木之恩隱約瑶池願
上蟠桃之祝臣下情云云所有欽遠方物另具

本差陪臣范勉麟齎捧赴京謹奉表稱賀以
聞
弘治二年十月十九日歲貢方物表云伏以運
撫太同蕩海沐無私之化禮徹五享旅庭修不
腆之恭遲迴周行岂堯巍闕恭惟
皇帝陛下建中建極貞觀貞明崇弘仁厚之傳紹
休聖緒廣蕩懷柔之德安勸庶邦蒼生咸仰於
帝功遐邇悉歸於王會臣襲封惟舊觀治方新
禹服方川均圍奠寧之域堯文雲日第勤就望
之心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
臣阮克恭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弘治二年十月十九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伏以東朝衍慶洽萬國之歡心南
極承休謹三年之常服禮勤享上信需由中恭
惟
皇太后陛下德叶安貞功弘保乂躬撿慈而孚化
德厚流光膺福祿以順沖崇高其貴至于大小
莫不尊親臣逖被光風久欽懿範太初蕩蕩難
名育物之仁少廣巍巍敬祝齊天之壽臣下情
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漢廷齎
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弘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
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自
天祐命弘開至治之休漳海迪功丕奉多儀之
享勤事介肅肅將歸恭惟
皇帝陛下運撫豊中道符乾始聖盡倫王盡制表
正萬邦車同文係隆一統于江淮于汶濟恪遵
夏貢之常如日月如山川長播周詩之雅臣下
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俞齎
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弘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晉出光明四方仰德坤
靜篤萬國歸仁愉欽至養之榮恪奉正供之典
恭惟
皇太后陛下恩隆無極道守有名妥文昭武烈之
靈克綏先祿啓聖繼神傳之統式至今休齊天
誕享於崇高率土均陶於煦育臣襲封寖久被
化淵源快比太沖莫壯廣生之妙怡愉長樂求
寬介壽之祺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
本差陪臣阮彥克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弘治六年二月初八日賀立

皇太子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弘治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伏覩
天使正使刑部郎中沈庠副使行人司行人董振
齎到冊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
以宸極建中誕撫亨嘉之會儲宮麗正丕昭震
長之亨百世孚休萬邦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德符濬哲道妙經綸斿蕩蕩之堯勳格
於上下嗣明明之禹訓詒厥子孫早恢宗社之
圖允副臣民之望臣爵叨錫上情篤瞻天重光
重輪重輝莫罄形容之美得祿得名得壽愉伸

祝頌之忱臣下情云云所有朝賀方物另具本
差陪臣阮弘碩齎捧赴京外謹奉表賀以
聞
弘治六年二月初八日上
皇太后賀立
皇太子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弘治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伏覩
天使正使刑部郎中沈庠副使行人司行人董振
冊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
以皇上正位慶祚徽之無窮帝命用申遡本源

之有自孝慈化洽遐邇歡騰恭惟
皇太后陛下廣蕩太冲怡愉長樂迪奎婁之明訓
躬儼儉勤播妊姒之徽音旋綿嗣續培翼益隆
於子保登閎丕闡於孫謀臣迯奉南藩澄瞻西
極百世克昌厥後雖名撫育之仁萬年俾壽而
臧願介崇隆之福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杜綱賚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賀
以
聞
弘治六年二月初八日謝頒彩幣表云安南國
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五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伏覩

天使正使刑部郎中沈庠副使行人司行人董振
齎到
詔書一道頒賜臣彩幣臣已祗受訖謹奉表稱謝
者伏以元后詒謀丕衍震亨之慶遐邦承寵叨
陪貢篚之榮恩出震旒詔到藩服恭惟
皇帝陛下經綸大化覆育群生懋德以裕後昆紹
纘湯緒配命以式下土秩秩周綱置孚嫡統之
傳均布褒寵之惠臣風安懷夾祗荷揚獻垂衣
取諸乾坤景仰無爲之盛受祉施于孫子永晃
有道之長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
差陪臣范贇齎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弘治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安南臣民為世子黎
鏳暉請封表云安南國頭目臣黎永臣黎能讓
臣黎達昭臣陳濆滖臣阮敬和臣阮真臣阮道
鐸臣范德徽臣黎明瑆臣黎辣鏈臣阮智峭臣
阮濶臣阮瑀臣黎廣度臣黎堌臣鄭李述臣鄭
侑臣覃文禮臣黎堯儉臣吳稧臣范宗貿臣范
儒臣阮逢時臣阮伯高臣阮宗安臣郭有嚴臣
阮德林臣丁靚臣吳柄臣吳大明臣丁道憲臣
阮貞臣陳寶臣吳擅臣丁公傑臣鄭德武臣陶
進康臣阮雅諒臣阮仁夾臣阮克恭臣阮保臣
阮寬賀臣敦禮臣阮紹知臣陳宗顕臣陳瑾臣
劉興學臣黎覛臣裴昌澤臣丁公突臣阮仲愸
臣范篤亮臣鄭擀臣黎嵤耆人臣阮知堵臣鄭
公吳臣申仁中臣黎琰臣武有臣莫德濬臣阮
弘碩臣吳膺臣吳克讓臣何仁保臣范寬臣陶
舉臣阮如淵臣何公程臣揚德威臣梁海臣丁
約臣阮文臣韓真臣吳孝臣李守謙臣潘董臣
裴宗道臣武必奄臣丁通剛臣范瀛臣陶敞臣
阮必勃臣阮德峻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弘治十年二月初三日國王臣黎灝病薨遺囑
臣等以世子黎鏳暉王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稟命于朝乞襲王爵臣謹奉表陳情者
伏以元后寵綏誕溥同仁之化遐藩祐胄仰祈
繼世之封僕志齊神愈音佇聽臣等竊念本國
世子臣黎鏳暉濬瑜夙謹守瑞彌恭以嫡以年
父命素勤於付託可愛可度邦一胥協於禁推
雖在孝衰敢忘忠教未爵而承其國恪遵儀禮
之文事介而受于庭茲率春秋之義有民有土
惟聖惟天恭惟
皇帝陛下業廣紹休道隆建極乘乾而行四德亹
亹和寧顕比而親諸侯明明安勸凡屬照臨之
之下悉蒙煦育之中臣永等伏望俯徇輿情曲
垂曆山川錫屣增光古昔之傳江漢合流永篤
朝宗之念臣下情無任云云謹奉表陳情以
聞
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安南世子黎鏳暉
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故國王臣黎灝世子黎
鏳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乾天出泊弘施
柔遠之仁繼世稱藩虔致正供之禮逶迤周道
縹緲堯雲欽惟
皇帝陛下博厚高明聖神廣運惟恩而保四海求
孚於休新德以懷萬邦無思不服執瑁丕照於
王會奉琛咸來於帝庭臣攝守交南遥瞻宸極

一心事大敢忘孝翼之恭九貢平常唯謹侯方
之度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
臣阮觀賢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弘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黎鏳暉嗣
封安南國謝賜祭物表云安南國王黎鏳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
五日伏覩
天使行人司行人徐鈺齎到祭文并恩賜祭物臣
謹奉表稱謝者伏以仁厚推心晉慰退之望尊
親在念遂覩上國之光仰戴惟勤祇陳敢孚欽
惟

皇帝陛下道洽安勸德廣懷柔立愛敬而始家邦
普覃聲教覩會通而行典禮參酌情文哀榮罔
間於初終蟠際同歸於撫育臣奠居南海密拱
北辰祇若先猷彌篤嗣先之孝恪遵侯度益敦
事大之功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
差陪臣阮維禎齎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弘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黎鏳暉嗣封謝表
云安南國王臣黎鏳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弘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伏覩
天使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梁儲兵科給事

中王鎮持節齎捧
詔書封臣安南國王臣已祇拜受訖謹奉表稱謝
者伏以宸極居尊表仁聲於八表侯藩襲爵荷
恩詔於九重感戴難勝瞻依孔邇欽惟
皇帝陛下聖神撫運純粹體元明俊德以協和巍
巍堯治勸庶邦而恢夾秩秩周彝肆及遠臣猥
承先祖臣守圭雖舊服命維新保境安民勉迪
皇王之訓繼志述事益光祖父之傳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劉興孝賫捧
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弘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安南臣民爲黎鏳

暉嗣封謝表云安南國王陪臣臣黎永臣黎能
讓臣黎達昭臣阮敬和臣阮湞臣黎道繹臣黎
明珽臣黎埭鋕臣阮智峭臣黎㶊臣黎廣度臣
鄭李述臣黎瑪臣鄭侑臣覃文禮臣吳禊臣壯
公度臣范儒臣阮逢時臣阮伯高臣阮宗安臣
郭有嚴臣阮德林臣下覩臣具柄臣吳文明臣
吳𢕟臣丁公保臣鄭德武臣陶進康臣阮雅諒
臣阮仁俠臣阮克恭臣阮保臣阮紹知臣陳宗
穎臣陳瑾臣陳具孝臣裴昌澤臣丁公突臣阮
中慭臣范葛亮臣鄭幹臣珍宗耆人臣鄭公吳
臣武有臣阮弘碩臣吳膺臣具允諒臣何仁保

臣范實臣陶舉臣阮如淵臣李守諱臣潘董臣
黎宗道臣丁遺剛臣范瀜臣何公程臣楊德頻
臣梁海臣丁約臣阮文臣吳孝臣阮偍臣阮敵
臣阮必勃臣阮德峻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弘治十二年十一月
天使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講梁儲兵科給事中
王鎮持賫詔書允臣等所奏命世子黎鏳暉爲
安南國王臣等一國之人莫不懽忻感激謹奉
表稱謝者伏以萬里遐諐逯致立君之請九重
恩詔遠貤襲爵之封海嶠生春旄倪胥慶欽惟
皇帝陛下乾首物享大宜民成教以御于邦率皆
從化稱藩而世其國莫不來王遂令簡僥思尚
之風均陶義分相安之俗臣求等庇身有幸報
國無階衣裼扶黎雖僻處唯侯之地耕田鑿田
亦陶均舜日之天臣下情云云謹奉表稱謝以
聞
弘治十四年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鏳
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一視同仁久慕樂
天之義三年率貢恪脩任土之恭縹緲逄雲迢
逅梅驛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以道以德以功光
紹祖宗之業曰旬曰釆曰衛咸歸禮樂之朝正
朔所加尊親罔間臣世承漢爵享廸廢常風被
海隅威仰暨南之數星趨宸極神監拱北之心
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
都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弘治十七年安南國王黎鏳暉謝
賜冠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鏳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弘治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本國陪
臣劉興孝等自天朝順齎
皇帝勅書頒賜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祗
拜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恩綸賁煥甬承世
衮之華命服渙頒更荷新章之賜財成有道銘
佩惟恭欽惟
皇帝陛下協晉昭明體乾統御垂衣裳而安百姓
舜治巍巍錫衮黻以勸庶邦周文郁郁肆及大
維之遠旋增藻飭之華臣恪守舊藩疊承新眷
溥四海咸廸德久陶漸被之仁至萬年永保民
益衍綿洪之祚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
具本差陪臣郭有嚴齎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
以　聞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安南臣民請立黎
誼表云安南國頭目臣黎廣度臣黎能讓臣黎
遠昭臣阮墩和臣黎垌臣黎明珽臣阮消臣黎

覩臣范德臣黎滔臣阮宏臣黎道繹臣鄭肃俊
臣鄭熹臣黎植臣黎意臣黎光簡臣阮寀安臣
黎子雲臣鄭侑臣鄭江臣杜公度臣譚文禮臣
吳揳臣郭有嚴臣黎彥俊臣武係臣劉任惠臣
叔邁臣黎伯舒臣范需臣阮公護臣阮伯億臣
陳克安臣阮仁浹臣黎嵩臣范威臣釋志森臣
阮光弼臣阮漢廷臣黎俊懋臣黎德瓚臣武猷
臣黃石泉臣鄭良臣鄭強臣劉興孝臣冼文郁
臣阮克胡臣阮伯遠臣阮啓明臣陳明能臣阮
伯極臣阮美文臣黎仁貴臣流如淵臣阮保臣
流弘領臣丁遺剛臣吳克諫臣吳鴈臣劉淫臣
阮紹知臣黃劭臣枉金鏢臣黎叔廉臣陶進康
臣李守謙臣黃培臣鄭德臣陶論臣潘綜臣裴
宗道臣何仁保臣范瀛臣潘董臣黃培臣潘應
墳臣武敬智臣梁誨臣武瓊臣吳孝等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國王臣黎鏳謤病薨囑以世子臣黎敬暫管國
事本年十二月初八日世子臣黎敬病薨病亟
時囑臣等以故國王臣黎鏳謤第二子臣黎誼
奉表陳情者伏以大君淵治鳌溥海以歸仁下
國襲封仰自天而錫寵齊伸衆志佇聽俞音臣
廣度等竊念故國王臣黎鏳謤弟子臣黎誼孝

文肃孚家邦必達土地傳之先祖父命謹承名
分出於朝廷禮當上稟舊章茲率新遲是祈恭
惟
皇帝陛下亹亹用中巍巍建極萬物並生並育道
妙財成四方來享王德宏懷遠凡效此從之美
均蒙乾施之光臣廣度伏望洞察至情俯諧勤
請交南錫優復惟世爵之恩比關傾心求守侯
藩之度臣下情云云謹奉表陳請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賀
武廟登極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忭稽首
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九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曾鐸副使吏科左給事中
張弘至齎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書臣與一國皆忻慶除已開讀
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天位時成大正乾元之
始四方來賀同歸王會之禮朝樂修明車書混
一欽惟
皇帝陛下道心精粹義聞宣昭光文謨武烈之傳
業啓繼述閫內撫外寧之化治廣協和億年茂
衍於洪圖萬國普陶於新正臣僻居軫埜遥拱
辰樞紹帝命以主庶邦丕迪寵綏之惠建皇極
而歛五福願終富壽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欽

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揚直源齎捧赴京外謹
奉表稱賀以　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上
皇太后賀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懽誠忭稽首
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九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曽鏵副使吏科給事中張
弘至齎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書一道一國舉皆懽慶除已開
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紹前休而出治巍巍
南面之尊昭至教以迪光顯顯東朝之慈庶邦
胥慶介福是綏欽惟
皇太后陛下道侔坤山祥開渭水静篤而育萬物
玄德素孚勤儉以風四方徽音不已允固重坤
之造咸資太姒之中臣世襲王封心懷慈極思
齊播美化成允協於周詩長樂頤冲壽考預徵
於祝頌臣下情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差
陪臣朱宗文齎捧赴京謹奉表稱賀以
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謝賜彩幣表云安南
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
年閏正月初九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曽鏵副使吏科左給事中

平厓書屋

張弘至齎到
皇帝勑書頒賜臣彩幣臣已祗拜受訖謹奉表稱
賀者伏以執瑁以朝諸侯富有輿國之廣觀象
而施五彩昭回黼服之光寵賁温綸榮承華衮
欽惟
皇帝陛下淳將受命純粹體元財成天地之功範
圍大化綱紀皇王之道懷夾庶邦属在幅員同
歸衣被臣火維惟守藻飾蒙恩度数儀文欣覩
洪猷之制高明攸久難名玄造之仁臣下情云云
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梁倪齎捧赴京
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謝賜祭物表云安南
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
年閏正月初五日伏覩
天使行人何霑賫到祭文并恩賜祭物臣謹奉表
稱謝者伏以造哲以迪于康誕布寵綏之治欽
惟
皇帝陛下綱維乾正凖則觀中王盡制聖盡倫建
用皇極愛教睦敬教順安勸庶邦恩紀所加常經
是篤臣求言至德景抑大猷秩秩儀文重協酌
情之義惓惓恪慎難存守典之恭下情云云所
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琦賫捧赴京外

平厓書屋

謹奉表稱謝以 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謝嗣封表云安南國
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
閏正月初六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編修沈燾副使工科給事中許天
錫持節賚捧
皇帝詔書封臣爲安南國王并齎到
勅書頒賜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訖
謹奉表稱謝者伏以臨寶位以宅尊奄奠幅員
之廣賁温綸而錫命丕昭明器之華施普乾坤
光生海嶠欽惟
皇帝陛下明明履正亹亹嗣功弘殷道以建中治
登康乂若周彝而柔遠茂寵綏暨厥藩方受茲
恩數臣奠邦惟舊受爵維新慎服而律有民恒
守率常之制承休而世其國永堅事大之心臣
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謹差陪臣黎
嵩齎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上
皇太后謝嗣封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五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沈燾副使工科左給事中
許天錫持節賚捧

皇帝詔書封臣爲安南國王并賚捧
勅書頒賜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已祇拜受訖謹
奉表稱謝者伏以皇王域彼四海弘敷既施之
仁太極位乎三才廣囿生成之道風聲所表草
木增光欽惟
皇太后陛下少廣願冲渾元疑粹爲不持長不宰
妙運合功形則著久則徵普覃至化肆及藩邦
之遠有如龍數之隆臣叨襲真風欽承慈範仰
恬淡靜淵之德難罄名言揚昭明高朗之休第
勤祝頌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
陪臣齎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安南臣民謝封黎誼表云安南國王頭目黎廣
度臣黎能讓臣黎達昭臣阮璥和臣黎烱臣黎
明珽臣阮湞臣黎覯臣范德澈臣黎涯臣阮宏
臣黎道繹臣鄭素潛臣鄭燾臣黎楨臣鄭江臣
黎奮臣黎元簡臣阮宗安臣黎子雲臣杜公度
臣覃文禮臣吳稧臣郭有敬臣黎彦俊臣武禄
臣劉仁惠臣陳叔蓮臣黎伯舒臣范濡臣阮公
護臣阮伯億臣阮克家臣阮仁浹臣黎嵩臣范
威臣程志森臣阮光弼臣阮漢廷臣阮俊懋臣
黎德纘臣武敢臣黃仁呆臣鄭艮鄭揄臣劉興
孝臣阮文郎臣阮克明臣阮伯邁臣阮啓明臣

陳能臣阮伯楹臣阮美文臣阮有紀臣裴昌澤
耆人臣鄭公吳臣黎瑀臣阮伯高臣黎仁貴臣
阮如淵臣阮保臣阮德碩臣丁適剛臣吳克譲
臣吳鴈臣阮紹知臣黄劭臣杜分鐃臣蔡叔廉
臣陶進康臣李守詖臣鄭德臣陶綸臣潘綜臣
裴宗道臣何仁保臣范瀛臣潘董臣黄培臣潘
應積臣武敏智臣梁誨臣武　上言正德二年
閏正月十五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沱壽副使工科左給事中
許天錫持節齎
詔書允臣等所奏命臣黎誼爲安南國王臣等一國

之人莫不歡忻敢激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效欽
而稟于朝奠立保民之主襲封以承其國旋施
繼世之封恩出自天春生溥海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受景命以宣威昭
示九圍之式懷庶邦而錫爵普同一視之仁居
高俯徇於群情在下獲諧於切願臣廣度等久
安周井喜聽堯言克綏厥猷丕嗣綱常之道莫
大於分益敦忠敬之心臣下情云云謹奉表稱
謝以聞
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歲貢方物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四海歸仁齊仰宅中之治三年底貢遥伸享上
之供方物率常威顔咫尺恭惟
皇帝陛下道弘宣哲運撫丕平率天下以燮和烈
承謨顯集庶邦而安勸近説遠来析圭咸屬於
春王式篚求遵於夏典臣莫居南紀密拱北辰
在日月臨欣覩晋明之德與天地準願揚恒久
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
臣黎淵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東朝瑞穆重弘始化之

功南國尊親虔率正供之典逶迤梅驛縹緲崑
雲欽惟
皇太后陛下德協倪天祥開並月葆冲和於長樂
養有九州藹慈孝於會寧教敷四海凡圍大用
之治悉歸太極之仁臣爵襲周圭禮修夏篚隆
安奏樂喻聞純嘏之音洪範叙疇願介壽康之
福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
黎淵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德五年二月二十日安南臣民爲黎瑒求封
表云安南國王頭目臣黎廣度臣黎洞臣鄭江
臣阮文郎臣吳褉臣黎達昭臣阮湞臣阮公護

臣黎儀臣鄭中典臣黎悆臣黎覯臣黎遲臣黎
樂臣黎鍊鈺臣鄭熹臣黎栯臣鄭惟恭臣鄭仲
整臣黎克儉臣黎用鎣臣黎愸臣黎烇臣黎公
亮臣黎德富臣黎恩臣黎有嚴臣陳叔蓮臣黎
仁廣臣丁公是臣黎俱臣黎念臣阮允明臣阮
有鐸臣阮伯麟臣阮文憲臣阮有宊臣陳教臣
范公定臣吳伯通臣吳和臣馮鎮臣馮頻臣黎
嵩臣鄭惟岱臣段懋臣阮伯銓臣阮時雍臣劉
興孝臣程志森臣武耿臣吳寧臣陳儀臣阮有
翼臣吳炻松臣鄭珣臣鄭綏臣丁公傑臣阮壽
山臣鄭德洽臣阮文佋鄭昆臣阮公美臣阮有
紀臣鄭艮臣梁得朋臣阮憓臣阮昺臣黎懋臣
鄭咍臣杜優讓臣丁勳臣鄧鳴謙臣杜絪臣黎
罹臣劉仁惠臣武覃臣譚慎簡耆人臣阮伯高
臣吳鷹臣吳柄臣黎子雲臣杜公度臣阮得林
臣丁覯臣阮益遜臣謝熊傑臣鄧子義臣楊靖
臣桂金鏕臣黃阮臣裴昌澤臣陶進康臣潘綜
臣尹宏兹臣范瀛臣阮師蔡臣蔡林臣陳傑臣
劉彥光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十年
正月二十日臣等本國故國王臣黎灝病薨弘
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世子臣黎鏳暉欽
受朝命襲王爵恭修職貢保境安民弘治十七

年五月二十六日故國王臣黎鏳暉病薨遺言
世子臣黎敬暫管國事本年十二月初八日世
子臣黎敬病薨病亟時囑臣等以故國王臣黎
鏳暉第二子臣黎誼權繼管國事請命于朝襲
封王爵經四年間寵任母黨阮种阮伯勝等恣
行兇暴拂亂綱常　宗親鴆殺祖母荼毒國
人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權傾內外黨惡日
滋國窃國柄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
等脅遷臣黎誼于宅逼令自盡欲立阮种親弟
阮伯勝本月二十八日臣等與國人共伸大義
聲阮种阮伯勝之罪黨阮伏厥誅臣等窃見臣
本國故國王臣黎灝五子故臣黎玿之第三子
臣黎啁夙秉仁孝衆望攸歸堪任臣等本國社
稷人民之寄本年十二月初三日臣等同國人
全詞固請臣黎啁謹守欽賜印信權管國事令
臣等稟命于朝乞賜臣黎啁襲封王爵臣等謹
奉表陳情者伏以聖朝柔遠普施春育之仁藩
報尊王仰冀世封之命佇顒益切俞允是祈臣
黎廣度等窃念臣先國王臣黎誼孫臣黎啁惟
迪孝恭夙勤學問以年以德寔符衆志之樂推
有度有民惟頸皇恩之寵錫茲憑事介上稟大
廷欽推

皇帝陛下穆穆舜聰優優湯政修六禮明七敎治
底叶和建萬國親諸侯道弘安勸九歛此從之
義悉蒙乎惠之休臣廣度等伏望曲徇下情俾
承先業職司南徼增光祚土之傳心拱北辰益
篤事天之念臣下情云云謹奉表陳情以
聞
正德五年十一月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故王
臣黎誼孫臣黎晭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大德如天誕布叶和之治遐藩方貢虔伸就
望之忱驛路八千咸顏咫尺欽惟
皇帝陛下明明繩武亹亹敷文一視同仁內以孚

平崖書屋

而外以撫萬邦作人近者說而遠者來九圍際
嶓悉歸職貢臣跡居南徼心拱北涯薄海迪功
斬被陶鈞於虞敎卜年遇曆壽康願介於周休
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謹差陪臣
杜履謙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正德五年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晭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品物並生丕仰坤六之
德藩方率貢恪修旅百之儀桂莞遙迤癸心懸
歟欽惟
皇太后陛下塗莘淑範任姒徽音巍巍長樂之顧

神養以天下蕩蕩大冲之施化至于海隅幅員
九囿於慈仁幣帛齊伸於恭敬臣迹居南徼險
望東朝萬邦共惟帝臣永篤尊親之念介福于
其王母願殫祝頌之情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
阮秉和
正德八年上
皇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晭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位正中宮欽親周徼之盛
禮勤享上載修要貢之常梅驛路遙蓬宮雲近
欽惟
皇后殿下貞明助日安靜承天法二女以資和道

平崖書屋

弘內治叶國風而始化德被南邦九蒙並育之
恩齊奴懽恭之奉臣踰贍軒綿祇飭篚包悖厚
攸久無疆莫壯震慈之懿高閎昭明有淑願膺
福履之綏臣下情云云
正德八年黎晭謝　封安南國王表云安南國
王臣黎晭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八年
正月二十六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湛若水副使刑科右給事
中潘希曾持節賫捧
皇帝詔書封臣爲安南國王幷齎到
勅書頒賜臣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

𢊬謹奉表稱謝者伏以聖朝平治廣覃漸被之仁世
爵襃封祗荷光華之賜忭懽所逮孰望良勤欽惟
皇帝陛下剛健粹精溫恭濬哲修己以安百姓穆穆如
高新德以懷萬邦明明顯北賜汲落之遠假膺
名器之頒臣逖處交南澄瞻辰北逮極錫福喜
霑淳海之恩守典承休永篤敬天之念臣下情
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莊齋捧
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正德八年黎晭上
皇太后謝　賜封表云伏以位正東朝夙廣慈元
之懿惠施南國丕昭寵敷之華煦育無私尊親
罔間欽惟
皇太后陛下功參乾始道叶坤重少廣願神壽扯
延膺於榮養會寧乎化通遐咸被於至仁致使
藩方亦蒙恩典臣祗承王爵欽仰震慈太極生
兩儀莫狀重玄之德上帝降百福願貞悠久之
休臣下情云云
黎晭嗣封上
皇后謝箋云伏以軒締啇光福員咸仰火維僭爵
服命增華永言藩飾之恩彌篤瞻依之念欽惟
皇后殿下端莊貞靜淵懿柔嘉憲令肅于北宮宣
乎內治風化行於南國妙贊外和及茲逖遠之

邦亦荷便藩之賜臣祗承洪眷遥頌徽音萬物
以生以成欣覩坤元之德百福如幾如式願綏
恒久之祺
正德八年安南臣民謝
賜封黎晭表云安南國陪臣黎廣度等耆人臣吳
柄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八年正月
二十六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湛若水副使刑科右給事
中潘希曾齎捧
皇帝詔書允臣等所奏命臣黎晭爲安南國王臣
等一國之人莫不懽忻感戴謹奉表稱謝者伏
以帝所馳悅仰異立君之命皇仁柔遠旋蹤錫
爵之榮嶺海清寧耄倪忱懌欽惟
皇帝陛下明明迪哲亶亶緩猷敬德而嗣若功奄
甸萬姓戎典以依爲夾女勸庶邦廣施比達之
恩胥慰傒顒之念臣廣度等久居周服喜聽堯
言鑿井耕田均囿暨南之化望雲就日齊傾拱
北之心臣下情云云
又歲貢方物表云伏以元后體天誕布大同之
治遐邦任土爰仲共享之忱聿介良匽旅庭惟
恪欽惟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齊聖廣淵受帝命以式九圍

內寧外撫天文德以洽四國近說遠來九蒙覆
育之恩備篤朝宗之禮臣莫安南服遥拱北辰
浮于濟達于河三歲載徵於夏貢望如雲執如
日萬年永頌於堯仁
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伏以慈極掠和茶受九州
之養藩方脩貢恪遵三歲之常梅驛載馳蓬雲
在望欽惟
皇太后殿下道符光大仁廣生成恩齊久播於周
休徽音不已長樂誕揚於漢頌景曜丕昭惠化
所覃遐邇咸悅臣莫居炎徼欽仰宸儀太始太
初莫伏淵冲之德至愉至佚願綏壽考之祺臣
下情云云
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云伏以京室俔宗誕播嗣徽之
美藩邦樂典虔脩底貢之儀懇款葵心依稀掀
殿欽惟
皇后殿下端莊淑慎靜睦柔嘉富能儉貴能勤懿
範風彰于中外風以動教以化仁聲廣被於朔
南九圍除墦悉歸煦育臣守圭有恪奉幣彌恭
日與日以並明至仰光華之德坤配乾而稱至
永孚攸久之休

宣德八年黎利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利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青宮毓德位允正於元良
炎徼承恩職恪修於常貢俯伸下悃遥仰前星
敬惟
皇太子殿下賦性溫恭文思孝友重華叶帝萬方
仰繼照之明申命自天四海屬冥君之望根本
益國家邦以寧臣跡阻珠崖心馳鶴禁星輝海
闊願同四海之歌日升月恒敬祝千秋之筭臣
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裴禽
虎齎捧呈啓外謹奉箋上進以聞
天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后謝箋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上言天順
八年十月二十日伏覩
天使正使尚寶寺卿凌順副使行人司行人邵震
賚到
勅諭二道賜臣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及幣賜臣
已祗拜受訖謹奉箋稱謝者伏以正位中國德
叶承天之盛恩拖上國服增備物之華覆幬惟
均絲毫莫報敬惟
皇后殿下合坤之順遡日而明妙美化於不言風
行八表章至仁於周外子育群方遂使要荒亦

蒙粉餙臣爵叨世襲榮被身章目激軒星亦覺
青雲之職詩賡樛木頌齊福履之綏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陳文真賫捧
赴京外謹奉箋稱謝以 聞
成化四年歲貢
皇后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伏以
正位乎內群方咸仰於母儀率土之濱常職恪
供於壼奠文雖不足敬則有餘敬惟
皇后殿下妊姒徽音塗娎懿德配乾稱至坤載物
於無疆與日並明月德天而久照生成冏外欣
感攸問臣僻處桂林踰瞻掖殿風化行乎南國

戴咏閑惟財賦達於巾邦恪遵禹貢臣下情云
云謹奉箋上進以
成化四年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
伏以洽比四海美化實本於閨門于今三年常
貢第勤於筐篚宮雲統梅馳星馳敬惟
皇后殿下儷域中尊為天下母月循久照輝宣邇
日之明坤合無疆妙運承乾之德廣輪所周感
戴惟均臣仰上嗣音求言謹度煖回挂海滂沾
熙有之仁慶衍掖塗遥致蕃昌之祝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仁賫捧赴

京外謹奉箋上進以 聞
成化十年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
伏以王假有家治化實閨於閨壼臣維承命正
供宜餙於篚苞驛路透施軒星炳朗敬惟
皇后殿下仁弘子愛道極母儀月與日而相須得
天久照坤配乾而稱至應地無疆凡陶擧教之
中擧為尊親之念臣僻居禁國遥望掖宮萬物
並育並生翕受訖安之惠百祿是尊是總永綏
壽考之祺臣下情云云
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上

皇太子賀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懽誠忭稽首
頓首上言成化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伏覩
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樂章副使行人司行人張廷
綱賫到
皇天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箋稱賀者伏
以天地儲祥演延璿源之慶宗祧主鬯煇煌寶
冊之儀萬國以貞四方來賀欽惟
皇太子殿下全相全度王裕凝姿仁孝天成道夙
敦於三善溫文日就望允叶於群心震器有歸
邦休惟永臣宅遐浪泊聽阻明安漢樂四章難
罄名言之妙箕疇五福永祈保祐之純臣下情

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諸豊齎捧
赴京朝賀謹奉箋稱賀以 聞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
首上言伏以禹邦以貞廣被春宮之慶庚士交
上恪脩夏貢之儀挂嶺路長瑶山雲近欽惟
皇太子殿下休符蒼震明協黄離衣服至于寢門
夙敦純孝王器莫如長子允屬元良九陶上國
之風悉仰前星之耀臣分第惟舊奉幣良履德
言盛禮言恭喻想温文之美天益高地益厚願
同攸久之祺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
本差陪臣潘貴齎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
聞
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
首上言伏以驊驊前星茂著重暉之象茫茫下
土舉脩九貢之儀矧在暨南敢稽享上欽惟
皇太子殿下學崇三善孝奉兩宮動循規矩準繩
温文日就出守宗廟社稷祚衍天申凡圍際蟠
同歸顒傒臣壤分冊徼目極青圍萬國以貞咸
仰元良之德五福曰壽願推洪範之疇臣下情
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安齎捧

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 聞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
首伏以萬國以貞令望夙隆於震器九州之外
常供載節於旅庭庸寓有孚第漸不腆欽惟
皇太子殿下温文覩德仁孝盡倫正道正行正言
德弘由理重光重輝潤象叶承祧九蒙至化之
施悉仰少陽之照臣摯心良切守典惟恭南服
山川惟阻冊岸之遠東明宮闕長擔銀榜之高
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仕
覲齎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 聞
成化二十二年歲貢
皇太子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伏以
自天錫祚慶方篤於承祧薄海歸仁禮第勤於
奉幣路遥南徼目極東朝欽惟
皇太子殿下粲粲聖謨笙鏞仁義叶發祥於濬哲
大本益隆昭成德於温文群心攸係九遂有生
之榮臣齎供不會之需臣忝嗣外封久安內附經
常九貢第循周后之規歌詠四章求播漢儲之
美臣下情云云差陪臣郭瓚齎捧赴京外謹奉
箋上進以 聞
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后貢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鏳睴稽首頓首伏
以國風正始化被諸南方物將誠禮從其有竊
效多儀之享薄充不會之需欽惟
皇后殿下道妙廣生功參並育六宮承式克勤內
教之脩四海歸仁懋助外和之治推恩所及爭
惠攸同臣忝襲藩封恭輸歲事坤元持載久安
炎徼之山川治德貞明遐仰長秋之日月臣下
情云云
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鏳睴稽首頓
首伏以春宮養正光承震器之尊夏貢率常慶

致旅庭之實恭惟
皇太子殿下武度金昭溫文玉裕虎國座護三善
得於思性燕寢窺朝百行原於至孝春溫桂海遐
膽重闡之仁日麗瑤山長仰離明之照臣下情
云云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上
皇后謝箋云安南國王臣黎鏳睴稽首頓首上言
弘治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國陪臣劉興孝
等至自
天朝順齎
皇帝詔書頒賜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

受訖謹奉箋稱謝者伏以教始中闈誕播周孔
之英惡乎下國恭修殷罔之華法象孔彰消埃
莫報欽惟
皇后殿下道參經諱治贊脩齊聽女頌於六宮位
正乎內示母儀於四海化被諸南和威頌於徼
音澤更蒙於彩飾臣莫居軫埜景仰軒星衣常
蓋取乾坤欣覩聖明之治帝后辟則日月示符
恒大之禎臣下情云云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上
皇太子謝箋伏以日麗東明咸仰震亨之象春田
南玉燕貽貴錫之文安煥是宜榮光時異欽惟

皇太子殿下崇成孝道敦養成功國推敵長之賢
夙爭入望天迪元良之德克展邦貞致今貢篚
之遐播兼觀覲輦之美制
命賜而五服章企荷虞庭之寵教行而三善得求
徵周典之休臣下情云云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安南國故國王臣黎鏳睴第二
子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刑四
方之譜風爭化實由於懿範則三壞而成賦正
供惟謹於篚苞桂海路遐遙宮雲近欽惟
皇后殿下關雎妙教樛木推仁持載無私坤承乾

而稱至脩齊有道內及外以咸休九彛理育之
恩慈致尊親之念臣世傳慶瑞夙仰周徵萬物
並生誕被含弘之德五福曰壽顒貞攸久之祺
臣下情云云
弘治十七年歲貢
皇太子箋伏以德茂元良遠被以貞之化禮循常
貢薄克不會之需梅驛載馳瑹山在望欽惟
皇太子殿下因心克篤至性夙成体備中和修乎
內修乎外譽陶仁孝放諸北放諸南繫望欽同
箋既惟謹臣正道正言周教素欽於二善重光
重潤漢歌頌叶於四章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
劉光輔上進以
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上
皇后賀箋安南故國王臣黎鎗暉第二子臣黎誼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
九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魯鐸副使吏科都給事中
張弘至齎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書臣與國人舉皆歡慶除已聞
讀外謹奉箋稱賀者伏以乾正德以配天誕撫
大同之運坤堅貞而載物弘施撫物之仁福萃
楓宸歡騰海表欽惟

皇后殿下崇高儷極莊靜嗣徽脩壼政以內和知
遠知近刑王風於外治自北而南化被資生咸
遂臣喻欽懿範丕仰慈元繫國山川漸被普覃
於美化遂宮日月升恒顒介於壽棋臣下情云
云所有朝賀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丁頎齎捧赴
京外謹奉箋稱賀以
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上
皇后謝箋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六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脩沈燾副使工科左給事中
許天錫持節賫捧
皇帝詔書封臣爲安南國王幷齎到
勅書頒賜臣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祗受訖
謹奉箋稱謝者伏以位正中宮丕叶坤貞之德
惠孚南國妙參乾施之光慈受孔章尊親益篤
敬惟
皇后殿下溫恭思媚愷樂推仁理和萬物之宜功
弘贊育肇始四方之化道贊治平昭聿爵服之
華賁及藩維之遠臣祗膺寵命遥頌徽音至順
至慎以成乾美狀生成之妙大安大崇以介福
頤膺綏福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
具本差陪臣黎考忠上進以
聞

上
皇右歲貢方物箋安南國臣黎誼上言伏以位應
乾元茂賛咸和之治庭克旅實爰修丕享之儀
驛騎載馳軒星在望欽惟
皇后殿下含弘光大淵懿端莊居貞符家道之享
教明乎內正始播國風之美化被諸南凢蒙煦
嫗之仁齊篤昭作之念臣恭承世爵欽覩宸徽
有夏常供之典第勤於貢矩長秋洪筭之歷敬
祝於壽祺謹差陪臣黃岳
嘉靖七年安南大頭目莫登庸求封表云安南
國頭目臣范嘉謨臣楊鏔臣武護臣阮如桂臣
裴堵臣阮時雍臣黎决臣杜世卿臣王導臣黎
伯驪臣丁伯澤臣阮文領臣黎烇臣阮有鐸臣
賴叔慧臣范文訓臣阮篤信臣武公彥臣黎時
弼臣阮尊美臣阮寧止臣楊出類臣阮元宗臣
黎敦亮臣潘廷佐臣黎公勤臣阮伯嶽臣黎惹
臣黎湞臣阮文侶臣阮廷富臣陳允亮臣陳珦
臣屈瓊玖臣丁貞臣阮清臣丁順臣武幹臣阮
秉和臣阮文泰臣尹茂魁臣阮茂臣阮肖象臣
阮光論臣阮篤臣范敦理臣張孚説臣黃徽臣
阮逺明臣范正教臣阮時克臣何景道臣陳文
炳臣吳從矩臣阮秋臣阮簡清臣阮貴推臣郭

爽臣黎永臣陳伯共臣黎克光臣武金鉦臣范
鉢臣范金橋臣范金梧臣鄧文值臣扯伯獻臣
阮現臣阮玷臣杜一雷臣黎紹介臣范在臣范
廷華臣阮禬臣阮文淵臣陳大認臣莫敬臣裴
賀臣桂衆臣裴掌臣武沔臣阮世儒臣武阮武
秩臣武淹臣武有德臣梁世須臣阮如科臣杜
伯絶臣杜千雲臣裴文哲臣阮播鄭認臣阮維
嵩臣阮維賢臣陳梯臣陶正卿臣陳嶠臣武
盛臣陶尭敬臣裴伯适臣丁公儉臣阮文飛臣
阮息臣鄧季遵臣黃仁賢臣阮董臣楊伯琨臣
黎琤臣阮頻臣阮撈臣華伯逵臣阮可力臣阮
仁橋臣阮生臣阮耒臣阮亭臣嵩十弟臣阮廷
文臣陳叔齊臣梁伯能臣何文亳臣阮文壽臣
馮求寧臣阮克篤臣裴拱北臣阮克從臣謝伴
臣黎子儀臣陳批臣裴李珍臣阮仲戩臣馮鋑
臣阮文訦臣朱文雄臣阮掃臣阮李珍臣丁進
康臣麻季廉臣阮有技臣黎印臣鄭伯祐臣阮
公鄭臣范益徽臣阮與敬臣莫閏朗臣阮仲效
臣范明猷臣黎廷珠臣譚森臣鄭尭臣褚師董
臣阮居仁臣阮鴻漸臣阮拔萃臣劉殷顴臣阮
昭訓臣阮熙載臣吳勉紹臣黃文賛臣阮詮臣
陳必閎臣阮文獻臣阮貫之臣劉中允臣黎光

黄臣吳約臣阮敲臣阮炳奎臣劉撤臣吳茂惇
臣武祐臣王茂洲臣馮有祐臣范果断臣吳宏
臣武炫臣孔司直臣汝茂祖臣范明亮臣譚德
潤臣梁倜臣阮當臣潘允聰臣范遜臣阮公儀
臣阮允欽臣鄧乙臣王沱臣阮迪訓臣阮明奎
臣陳可象臣阮仲瑩臣阮暨臣范永美臣段師
直臣阮鉥臣阮允昇臣武光肅臣武有嚴臣杜
洋臣阮文通臣鄧公瓚臣文烟臣阮藻臣黄伯
道臣阮克忠臣師祐臣黎敷臣阮時享臣阮
克勤臣杜三綱臣阮彥邦臣阮楚珠臣裴克忱
臣黄聰臣范永傳臣阮讓光臣陶儼臣范元倜

臣范允執臣陶哲臣武翔臣范有奘臣范與仁
臣范廷光臣裴公輔臣黎無敵臣郭琦臣阮旭
臣裴澈臣阮穎臣范維良臣黎公了臣范經濟
等耆人臣鄭江臣鄧千儀臣曾文樂臣枚能讓
臣阮伯當臣黎公直臣杜壽應臣文俸臣屈水
擬臣陶爲當臣阮漢臣枚廣居臣黄禩臣阮昺
臣陳倧臣阮總臣阮濬臣阮惟亮臣鄭堯臣阮
綱臣許三省臣阮正卿臣陳渠臣郭文藻臣阮
致知臣枚若金臣陶被園臣蔡憗臣賴嘉福臣
阮秉彝臣裴允協臣阮鏗臣阮輝臣黎全章臣
段文通臣潘集臣臣黎應黎發臣阮世美臣

弘禎臣武維周臣范敬忠臣林伯福臣段昺臣
范全橋臣范克忠臣吳桂臣華璞臣阮濃臣阮
曾臣阮足塡臣阮煬臣裴噲臣黄無疆臣蘇文
速臣阮金錫臣阮德蒙臣武士臣裴昂臣阮伯
寬臣梁寓臣武資臣阮伯齡臣阮文海臣陳益
臣裴三臣丁者臣喬克讓臣何載臣陳瑩臣黄
瑕臣武公寀臣揚獅臣黄千路臣杜覺臣陶文
明臣阮珠醒臣鄭文管臣武伯輅臣阮貞旨臣
武弘臣武伯崔臣阮端謹臣嚴文享臣吳士健
臣黎瑀臣黎椒臣黎伯騂臣阮克輔臣阮弘教
臣郭助臣阮公族臣黎滂臣武璹臣阮廷禧臣

阮仁涉臣武泰臣陶仕臣阮皓臣何由義臣阮
皜臣武造武揚依臣阮漸臣黄源臣喬景祥臣
阮廷捞臣范仁麗臣阮有典臣范肥臣黎文無
臣阮攻臣黎喻臣杜璟臣阮純道臣裴禎臣朱
壽耆臣阮逢辰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
德八年正月二十六日臣等本國故國王臣黎
倜欽承
朝命襲封王爵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被逆嵩
作亂故國王臣黎明遇害無嗣本國頭目故黎
義昭故黎倜同臣等暨國人共推臣黎明長兄
故臣黎潁長子臣黎譓權管國事嘉靖元年七

月二十七日夜時被逆臣鄭綏黨與杜溫閏誘
還臣黎譓于外逆綏因而脅還臣黎譓于本國
清都府源頭本國大頭目莫登庸頭目故黎烱
故黎攸祐同臣等暨國人共立臣黎惆之弟臣
黎懬權攝國事臣黎懬累差人頭目臣莫登庸
及武護臣莫㦸臣阮如桂臣裴壻等領兵往清
都府源頭搜捕逆綏迎得臣黎譓回本國國都
緑臣黎譓前在源頭久染嵐瘴得病經年醫治
弗効嘉靖五年十二月八日臣黎譓病篤而卒
其逆綏餘黨稍已歸服國内稍安大頭目臣莫
登庸請解所領兵權歸于私邑嘉靖六年五月
十七日臣黎懬被疹病症不能管攝國事本年
六月八日差臣黎炩臣阮有鐸臣黎亮敦臣丁
順臣屈瓊玖臣尸茂魁臣阮茂臣阮貴推臣褚
師董臣鄭崑臣阮昭訓臣阮炳奎臣阮允欽臣
鄭乙臣鄧范永范臣楚玉等召大頭目莫登庸赴
本國國都委以國事本年十二月六日臣黎懬
病篤付大頭目臣莫登庸謹守
天朝所賜
欽賜印信本月二十八日臣黎懬卒臣等暨國人
以黎氏絕無孫一國人氏無有統攝臣等竊見
大頭目莫登庸功德素著且臣黎懬前已付托

衆望攸歸堪任臣等本國社稷人民之寄臣等
暨國人合辭固請臣莫登庸謹守
欽賜印信權攝國事已於本國國都撫集臣民今
臣等稟命于朝乞賜臣莫登庸封爵臣等謹奉
表陳情者伏以
皇仁及遠翕四海之罔夙遐裔投忱冀九霄之霈
澤統惟肖賁俞允是祈臣嘉謨等窃惟粵自南
壤之肇封累沐中華之敷教丁部領黎桓代立
則頒詔諭許以奉藩李公蘊陳炭相承則賜璽
書裨之修貢逮夫本國黎王之傳襲亦蒙
天朝列聖之柔懷歲飭常供虔將包篚時遭多故
久阻梯航嗟邦緒之其微顧民生之焉仰臣嘉
謨等窃念臣等本國大頭目臣莫登庸素優才
略出濟艱屯輔臣譓臣懬於危難之秋勉圖匡
復討逆翦逆綏於擾攘之際克效經營疆域賴
以保全烝庶而寧集小心有恪每存安節之
忠成功罔居雅篤撝謙之義屬攝君之寢疾慮
宗祧之無人一國事務之繁持勤托付閫竟施
倪之衆弟切依歸樂推雖協於輿情稟受當遵
於朝命欽惟
皇帝陛下齊莊中正剛健粹精天覆地載日月明
德符高厚東漸西被朔南暨化洽廣輪九輸享

上之誠舉遂曲垂之顧臣嘉謨等伏望俯從民
欲曲降綸音錫之山川用責分茅之寵修其禮
物誓殫任土之恭臣下情云云
嘉靖七年逆庸貢方物表云安南國大頭目臣
莫登庸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聖王御圖丕闢宅中之治藩方效欽虔修享止之
供萬里梯航九霄日月欽惟
皇帝陛下惟精惟一克寬克仁率乂爕和答揚文
武光訓用德懷夾安勸小太康邦至于嶺海之
隅亦是乾坤之造臣禮因從舊化仰作新地遠
交南雖後匭包之貢天高辰北求聖星拱之心
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謹差頭目
阮光論賫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登庸上
皇太后貢方物表云安南國大頭目臣莫登庸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慈極居尊丕著坤
從之德藩邦修貢虔將旅百之儀葵藿傾心雲
霄在望欽惟
皇太后陛下道符妊姒貫媲高曹長信順神受
九州之養太冲始化普陶萬物之春九圍際蟠
晉同覲戴臣巡居南徼欽仰東朝光天至於海
隅咸沐施生之惠介福于其　王母顧貞攸夫
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頭
目阮貫之賫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登庸上
皇后貢方物箋安南國大頭目臣莫登庸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品物並生咸仰承天之
德藩邦丕享恪遵任土之儀梅驛路遥蓬宮雲
遠欽惟
皇后殿下端莊賦性專靜嗣徽修壼政以贊和教
成乎内播國風而正始化敷諸南幅員晉圍於
慈仁幣帛齎將於恭敬臣僻居軫埜偷望軒星
光天含弘莫測安貞之妙昭明高朗願乎祚徹
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謹差
頭目阮時享賫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
聞

越嶠書卷之十六

賦

宜山李文鳳編次

仁宗時交阯獻奇獸侍臣司馬光奏賦曰皇帝
御天下三十有六載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遐無
不協遠無不臻粵有交阯來獻其麟其爲狀也
麏頸而鳥喙犀首而牛身犀則無角象則有鱗
其力甚武其心則馴蓋遐方異氣之產故圖諜
靡得而詢於是降輶車之使發旁縣之民除塗
於林嶺之隘引舟於江淮之濱曠時月而陟萬
里然後得入覲乎中宸與夫雕題卉服之士南

金象齒之珎款紫闥而登入充彤庭而並陳於
是羣公卿士百僚庶尹儼然垂紳搢笏稽首而
稱曰陛下功冠邃古化侔儀極恭承神祇嚴奉
宗稷純孝烝烝小心翼翼出入起居不忘於訓
典進退周旋必咨於執則體文王之卑服遵大
禹之菲食宮室觀臺無礱刻之華輿馬器用無
珠玉之飾遊必備於法駕燕不廢於朝夕此皆帝
王所不能爲而陛下行之尚不忘於怵惕是以
方內乂寧黎民滋殖垂髫之童耳皆詩
禮戴白之叟目不睹夫金革至於根著浮流跂
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涵濡茂澤此殊俗所以

嚮臻靈獸所以來格雖漢室之初黑鷴貢於絕
徼周家之隆白雉通於重譯殆不足方也臣等
謂宜命協律播之聲歌詔太史編之簡策以發
揮不世之鴻休張大無倫之丕績不亦偉乎皇
帝乃穆然深思愀然不怡曰吾聞古聖人之治
天下也正心以爲本脩身以爲基閨門睦而四
海率服朝衆和而羣生悅隨故務其近不務其
遠急其大不急其微今邦雖康未能復漢唐之
宇俗雖阜未能追堯舜之時況物尚疵癘而
民猶怨咨朕何敢以未治而忘亂未安而忘危享
四方之獻當三靈之釐且是獸也生嶺嶠之外

出沮澤之湄安其來吾德不爲之大縱其去吾
德不爲之虧柰何貪其琛賮之美悅其鱗介之
奇容其欺紿之語聽其諂諛之辭以惑遠近之望
以爲蠻夷之嗤不若以迎獸之勞爲迎士之用
養獸之費爲養賢之資使功烈烜赫聲明葳
蕤廢耳目一日之玩爲子孫萬世之規豈不美
歟於是羣臣拜手稽首咸曰此盛德之事臣等
愚贛所不及陛下誠有意於此臣等敢不同心
竭力對揚而行之皇帝於是御棫樸之篇觀大
畜之繇延黃髮之儒聘巖穴之秀善有可旌無
間於遐遠言有可采不棄於微陋位匪德而不

升官無能而不授使稷契居左皐夔立右伊呂
在前周召侍後相與講經藝之源淵覽皇王之
步驟求大化之所未孚訪恩澤之所未究興民之
利若瘵飢夫渴除民之害若憂夫疾疢賭字
簡而功無所遺刑罰清而姦無所漏浮費省而
物不屈於求須寄役蠲而農不妨於耘耨使之
夏有葛而冬有裘居有倉而行有糗絲纊之饒
足以養其老甘脆之餘足以慈其幼地不加廣
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縣官富道塗之人恥爭
而喜讓閭閻之俗棄澆而歸厚戶知禮義之方
人享期頤之壽然後海表之長頓顙而讋服祝

髮之浮回面而走走靡不投列兵而襲冠帶僭
服而請印綬於是三光澄清萬靈歆佑風雨時
若百稼豐茂休氣充塞殊祥輻湊甘露霡霂
於林薄醴泉漱沸於嶔竇平慮羅植於階戺朱草
叢生於庭雷鳳皇長離駢枝而結巢黃龍騶虞
犀象而為畜由是觀之則彼裔夷之九會庠海
之恠獸殹不足以備車甲肉不足以登俎豆夫又
何足以托水衡之苑而污百里之囿者哉

翰林院編脩湛若水奉

命往封安南國王賙正德七年二月七日出京明
年正月十七日始達其國睹民物風俗點陋無
足異者惟往相傳過實託三神參訂而卒歸
之於常作交南賦皇穹極乎無眹兮廓空濛而
罔象厚壤淵其莫測兮坱圠而無垠爰上下乎
中土兮中氣聚其曰人中四漸而四荒兮極泱泱
漭乎禽獸草木而為薛維中氣以風之又漸
兮聖神肇乎盤古降皇皇而帝帝兮哲王以之
疆理乎中土列四方而五服兮薄四海又建長
而以五森內夏而外夷兮挈要荒以為度帝曰
南之荒裔兮疇分野而代工南翼軫而朱鳥兮
帝炎帝而神祝融 安南分野翼軫之南朱鳥之地記曰南方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宵乎皇后君之攸治兮曰火僊而徵龍燭允

陰於赤水兮覷馮夷之壵宮 皇后君兄弟五人為王龍台五方南
曰微大仙龍赤水在西南 昔陶唐之命兮羲叔南宅乎交
趾膚均秋乎南訛兮亦暨時之興事李德涼而
莫遐兮荒忽以之自異維彼交之蕞爾兮北五
管而南越裔除尉佗之七郡兮漢九郡而同置
馮都盧於末兮望越裳乎海際 都盧國在合浦之南越裳
在安南之南 南逸運兮占不勞西聯屬兮雲滇之尾
占不勞即占城地 泒諸葛之渡瀘兮州炎劉之經始李
唐承乎厥則兮恢都護之府治 歸化江一曰瀘江與漢南寺自
大理而下入海安南在漢為交州在唐為都護府 昔炎氏之方毅兮之
海外之樓船二女孽乎中葉兮慧以開愆夫

馬援砥銅柱之磷磷兮歘撓搶乎南天彼高氏之
定交兮建石塌之巋然胡崢嶸乎橋市號立富
良之江堤（高氏駢曾代交阯）彼爾詰曰炎均兮冒耳髀
之仍雲維公並縕之肇緒兮紹八葉以斯君京甫
墓而易位兮附胡公之遠孫（五代時有李公蘊系黎桓之子也有
其國至宋嘉定爲陳京所篡）和叔後其曰黎兮亦攘之於累
傳昔少皞之方衰兮九黎擾而亂德北正黎之
司地而屬民兮羌始受之顓頊彼三苗以效尤
兮陶唐亦後乎貞則
皇混一以爲家兮亘地載而天覆一正朔以同文
兮又同軌而輻輳物土方之包匭兮則九載而
三奏厥易世而来王兮叩
天王而庭受析圭玉乎上方兮球弁旒而七綴
凌波以赤舄兮帶靈犀之與玉珮乘龍節乎雲
亭兮將天語於揚對
帝曰嚋洛若時余其以兮嚋專對而學詩繆曰予之
顓蒙兮之四方其以宜斑麟服其燁燁兮光
乎珮之陸離帶飛霞之弱弱兮冠切雲之巍巍
書余紳以忠信兮申篤敬而行之悵世途兮曲
囏又修阻嶮巇羌跋遠兮淮四洒嘯歌兮江
滑望南極乎嶺嶠兮馮炎飈而長嘆哀佃乎蒼
梧之墟兮楫重華而聯翩西遥睇乎桂湘兮見

二妃之婥娟眺崑崙而容與兮總舒嘯乎籌邊
（邕州有崑崙關壽邊樓）歲月經于五管兮青牛服乎南關
（即名鎮南關）凱風薰而迎余兮余因以寄興於五絃
攀南巢而盤桓兮睹鳳鳥之翩躚（南巢乃安南南方鳳鳥之
巢）詒問道兮諒山執鳳眼兮七源（安南有諒山府鳳眼七源
縣）犄猜獞於坡壘兮濯北嶽之清湍朝曦發乎
不慱兮度卜湋而僕山（坡壘北嶽不慱卜湋僕山皆安南驛名）岁
飛空於風蹬兮避縹緲乎雲巔懸崖崔兮淵際
設鳥道兮側旋或深入兮覃土又上登兮高天
彎乎山林之險隘兮川屈詰而纏綿（交人尚詐不欲使由
城邑湯問於此道山中屈曲示遠以數日盤旋度水數十次大抵皆此一水也）暮虎豹
之蜿蜿兮朝蝮蛇之蜒蜒過丕禮而昌河兮渡
市橋而呂瑰余息彼而班班炎詢遙遥以斯迎
兮渡富良兮洇濘（丕禮壽昌市橋呂瑰皆其驛名富良江名）曰余中
華之子袟兮家增城之九重從遊帝之玄圃兮
間逍遥乎閬風初離邵之穆章兮嘉厥名曰清
源泝炎漢之司農兮居余都兮𡍲泉依雲母兮
高嶺囿安期兮左僲（鄭安期仙化于廣州蒲澗）處太一之穹
廬兮抱羅浮之飛雲承
帝歌之皇華兮兼咨諏乎炎德氾滛遊乎方外兮
覩瀛海之無極歲攝提之癸酉兮斗杓忽其東
捩火輪躔乎娀訾兮覬下弦之次夕蹇余渡以

王毋兮亦黜黃而丹堊紛龍舟其後先兮沓蟟
人而裸洪鐵百挠以象刀兮扶黑欄而刃白夫
唯富藝天水戰兮或因用以剗擊（每一龍舟百挠如刃或水
戰）肆迎拜於厥明兮瀕祥壽之別殿入脩門其
大興兮見廣文之頹扁（富良江邊有殿曰祥壽門曰大興亭曰廣文）
臨炎宮之窈窕兮祝融蹕而東轉依南風以弭
節睇天使之離館炎均循候于朝元兮肅䟆
天之北面（又有館曰天使門曰朝元殿曰敬天）儼百辟以皇皇兮
奔重侯之款欵陳黃幄兮月殿時六龍兮臨下
叶 虹橋渡而未雲兮又鵲橋而參伍聆
天天書手洪音兮伏羣黎於下土時中律之大簇兮

黃鍾寂而不作 叶 置鳴鳳之嶰管兮鞶靈鼉之
高鼓應何鼓之磅硠兮屢天吳之舞蹈夜又奮
其怒臂兮裸堅挺而前杜開廣宴於勤政兮崇
余東之席端（行則羣卒執梃橫杜其前 行禮則二大漢怒譬行之）珍肴蟲
蝦兮太兮別陳椰席敷重兮地下登土偶兮簇
盤（俗以椒子叢織席）粔粧雜俎兮遠苾苾芬鳴呼廣樂兮
茂葉大呂跳梁舞蹈兮弗事于羽登庸尾年兮
指謝鼎俎時斗杓之孟陬兮列青梅之碧彈累
盂盤之狼籍兮瓜赤先期以為獻（冬無寒正月已食梅瓜）
奏夷樂於殿上兮鼓譟雜進而零亂列椎髻以
為陣兮又休猴而加冠曰重黎其苗裔兮寔乃

祖之司也禮畢不迈手初服兮乃祝髮而脫跣也
數余閭其度閔兮寔孟陬之中適嗟陽候之
迥絕兮茁芋苗乎三尺農告畢而苗離離兮鷺
亦以之藏也（正月苗禾已長蓋冬布種也）望炎火之千里兮
臨田風而就炙睇仙果以舒懷兮毋貫纍其枝
碧傾都人以雜觀兮士女不分而塞塗悉鞠躬
而加額兮恒首下而尻高儒戴冠而伏迎兮交
大指而跣趺見鳥揚之拂拂兮披髮走而迅狙
（其俗行則俯身為敬 蒞志云交人立則二足大指相交故曰交趾 鳥揚即拂拂山神常披髮為此）
故以肅龍節兮啓行前指南兮先路駕象輿兮
大太一使風伯兮為之御搴雲霓以為梁兮先朱

雀而向道攙蒼龍而佐驂兮蓺右騑乎白虎騎
箕尾之瀏瀏兮秉燭龍而先後擘日旌之輝煌
兮填雷鼓之轟轟閃雲旗之委蛇兮參星軺之
鏘鏘飄手鳥鳥兮朝霞纓舉風袂兮揚揚（安南有朝
霞布）右余參之以䔮妝兮左携拉手勾芒厥旌頭
以無先兮曳鷄尾之闒閭（地理志分以安南為鷄尾）則䰅木
星以節行兮披鶴氅而荷戈（其俗兵行鳴金鼓則䰅木為節皆披
鶴袖 袖襯 紅）兵銜枚以無言兮挾矢弧而誰何伏萬
矢於林中兮一夫呼而衆呀設毋幄於羣館兮
雲帔具而不移羅銷金之蔥帳兮綴五綵之流
蘇坐沉香兮氤氳列絳帷兮纚纚或高歌而繋

臺兮滌陶硯於天池處處皆有嘯臺高二尺硯皆陶爲之無石硯山
鬼下兮吹燈招木客兮題詩重侯珮玉兮進盍
儼禮神兮益卑貴者冠兮跣途衾席地兮跣居
洛由余於戎方兮訪有吳之季子紛披髮而冠
纓兮胡觀樂乎大方而與之論詩旨懸鍬鞺之
縹緲乘風雲兮步虛眺有娀之嫺女兮覲蒙山
之都姝兎雪白而漆黑兮亦娥眉而曼膚上衣
古而過骭兮又罔裳而重襦袖飄飄其仍風兮
跣足足而泥途資珍髢以弗售兮齒黝黝而牙
聲仍蔔洪之冊砂兮將轉訪乎勾漏逢鮑靚於
南海兮途亦與之函遘勾漏山在安南南境覲民居之鳥
翼兮垣居高而簷低其俗從古爲鳥翼屋簷低皆俯身而入方蔑
瓦而鋭下兮緊厥形如短圭爰柔葺而平數兮
象鱗鱗其魚魚豈水族相感而則然兮乃厥類
而象諸安南之制民居如此若王居以中如國鳥翼堂而里置兮
日中市於墟落還四面以施榻兮中市官而均
榷國無馬之千乘兮又何擇乎騠與駘曰國君
之稱富兮又昌數以爲對兵裸以靡甲兮亦焉
用夫犀兕豈厥家之罔藏兮恐其德之未臤木
寄生之纍纍兮亦既繁而木萎藉若人之福威
兮不再世而阽殆焚均既予以排並兮又蕙蘭
之蒟蒻安南有香草曰排草余辭以帝之紉襟兮有縣圃

之芳蕳又重余以椒苓兮曰余襟之雖臤余受
閶風之繽紛兮又曰殿之菌桂慨有識乎咨詢兮
雖草木鳥獸而莫予讀或申申而問俗兮恐
邦人之汝紿其俗多詐問之不以實告故云招朱鳥兮七宿分
南野而司矢乃靈哲夫天飛兮嗑於余而具陳
鳥恍惚而夕降曰余不習乎世言爻三趾而作
篆兮無余意之或宣曰普天兮殊方迥氣風兮
不同俯南極兮地下仰南斗兮天中覘慨度兮
鶴尾天地罔肅兮涼風爰又戾兮玄拐澤不腰
堅兮溶融安南地長年皆温無秋冬之氣馮碧雞兮右掖接鳥
衣兮鄰邦碧雞山在安南西鳥衣國在南海外服余華蟲兮乘駕
鶩跨鴻鵠兮天雞振鷺吾其潔白兮海鷗㗖乎
忘機疾黃鳥之讒巧兮鳩癡黠而攘棲雉胡臻
化蜃而呈樓兮鱔聲霹靂而震怒鸚鵡慧而訴
寒兮裴翠胡喪於奇羽翡翠鸚鵡諸鳥皆安南所有唐時獻五色鸚鵡
數自訴寒詔還之使紛紛乎斗筲兮亦焉足以多數奮
九萬於南溟兮鵾鵬翼其垂天紛有鳥而九頭
兮雀蛤胡感而化遷鵾徙南海即安南之南又舊傳有九頭鳥又曰雀入
海化爲蛤鵜鴂鳴而草芳兮天虹藏而不雪隨陽憎
乎氷泮兮布谷啼於冬月安南氣常温無雪冬耕種曰邈邈
乎皇穹之冥玄也昭昭乎博厚邇而不可原也
揖祝融之濵濵兮而南紀之專也紛總總其淵

陸兮盡悉余之言也曰惟揚之末裔兮土赤殊
乎塗泥貢奇南以沉水兮又南金與纖絺（爲貢）
（揚州厥土塗泥金安南土亦本朝貢有奇南香沉金繭絲）橘柚包而莫致
兮丹荔遠而見遺繋鑄山兮爲金又煑海兮以
爲鹽波羅持平彼岸兮安息以液而自織（波羅安南）
（息香皆安南所有）犻具矢而捷射兮歡帶甲而穿山麝
藉香以爲崇兮猩猩機跡乎能言探余驪龍之
頷珠兮又網海狼之珊瑚珮明月乎而海兮拂
若木於明都（符猪穿山甲麝猩猩明珠珊瑚皆安南山海所有）欸鳥羣
而嘶戈兮蓬萊浮海而負鰲射弓巧而俠影兮
巴蛇吞象而吐哺又九首吞人兮天吳怒號羣
胡靈兮而厥角通天象奚知兮而委齒自埋乎
（衜戈見山海經蓬萊南海上山傳安南有射工推退百丈九首吞人吞象有水犀有象齒落能自埋之）有儵忽兮玄虬負黃熊兮出遊眺西皇之
青鳥兮見王穚之雙鳧恍海若兮夜出水妃偕
兮朋遨胡馮夷兮娶婦諒佳期兮好逑何海上
之居人兮頭霄飛而海食晨則返而完歸兮又
追隨於往夕（舊傳安南海洞中有人夜中頭飛海中求食晨則復合頭中有燈如錢）
歌曰二神儵詭誕恍惚兮懵乎余狐疑勒莫
決兮騎彼箕尾輝傳說兮天路漫漫何脩越兮
昔羲氏之宅交兮化爲神於日馭曰南訛以平
秩兮就余訂以一語依朝曦而拚襄兮庶決吾
之猶豫曰物之土顱玄趾基一體齊氣就首飛之
斷永不續孰能彌之補天有石誰其治之鰲足立
極孰睹栽之象能埋牙誰親極之無氏無角誰
與鉀之馮夷聚婦匪形安協水仙有宮朝
胡身紫之鵠翼垂天誰能運之扶搖而起繋水三
千孰其伺之有鳥九頭孰啄食之惟天一本誰參
析之遁毒一足誰附益之天地之常傳物有極日
月曜靈風鼓雷折動植潛飛咸識其職百家
九流荒唐莫測奚有興謨聖人作或厥民析因
鳥獸孳華過此則非吾之所識于時聿就駕
卧乾羲和未明離離扶桑參差炎炎均鼕鼓且
笑且歌乃語橋梁送予于可恍乎忽忽若夢南
相載歌曰中氣磅礴山川繆兮蝘蜓糺隔離中
州兮常而不常恠詭迭兮不常而常三光周兮
聖人耀德文明流兮海波不揚庶徵休兮結余
忠兮爲軸又揆信兮以爲輅秉余敬兮于堪輿
廓自得而容與兮余因以從容乎周道觀八極
之無窮兮浮遊馳騁乎宇宙而上下聊反觀而
知天兮超逍遙於閶戶迺旋馭旄之斑斑兮攬
蜺旗之翕翕制搖搖之雲旌兮叫帝閽乎閶闔
入鈞天兮紫微閒廣樂兮九合

送李寳尚太望序　翰林學士嘉興張伯淳
安南古越地雖在九州之外域實禹舊服也自
昔置刺史若守若牧有地治變化所及故其俗
知文物當不昧於尊君親上之義而自入皇元
域萬民以來共於事君親上之義若未寃焉者
使所以相屬於道夫以堂堂國家於黑子之地
顧有所遺哉大抵柔遠懷邇興威德者聖人所
先威也聖人所不得已舜敷文德於兩階文王
脩教而化皆特也今天子六龍正御大霈解澤
不以安南遠服而外之謀所以布德音者也於
是禮部侍郎李君先實使而以兵部尚書蕭

君則平爲輔行於手選也人謂此行易余獨以爲
難奚足其難向者諭旨於是邦孰不曉以君臣
大義與福初利害之機彼挾其懼心以聽則言易
入不然歸而報聞吾盡吾職國家固自有以
處今二君跋涉數千里播天一書開其自新而
已尚於二而去於二而來是夫人而能爲使安
事我輩況人情積歎之余一旦自跋於無過則
則不勝喜然喜者玩之萌也吾就其所而能使
之舍其遲回之不決之舊而新是圖斯不負重
華禮樂之遺仲實嘗班尚書郎則平當二副使
手昔所學所行何事今行俟礪匪躬蹇蹇之孫無

入直刺之態其人能辨人之所難決然無疑僕於
客中不堪聽陽関不鮮效兒女曹作加食相慞
語姑叙以識別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朔日書于上
都玉堂之署
送尚書柴莊卿序　翰林院學士李謙字受益
至元十五年安南國王上表記以鄰境侵虞不
克躬覲王歿世子不請命而自立朝廷議遣使
而難其人適全薦安使柴公莊卿自雲南至大
臣薦其材上召問其父兄皆舊臣且辭意慨慷
熟彼風土即日拜禮部尚書奉使仍賜錦衣弓
矢鞍馬以寵其行莊卿至安南具宣上意開意

再三孰迷不寤卒無來意莊卿歸爲上言不忍
加兵詔諭冀一來朝三年三往返是歲入覲者陳
遺愛國王之弟世子之叔父也上曰世子拒命國
人何罪焉宜以遺愛主安南以撫綏其民乃擇
册命仍授莊卿宣慰使都元帥將兵衛遺愛
還國翰林諸公皆作詩送之僕承之翰林凡詔
書申諭表章上來者皆與聞之遂爲之叙其事
而贈之言自古非有才之難而擇才之不易
今主上知莊卿純茂辯給弘毅博洽足以任重
致遠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故寄之以閫外委之
以絶域凡師旅之事得以專制之而又以振文

李公爲之二丕二李君賛其纂其擇初也審俟
并卿行其無負聖天子選任之意其無愧諸公
期望之辭撫循招徠實在並行余數日俟公於都
門之外而賀曰終軍陸賈勿專美於前矣時至
元十八年十一月　日

使交阯録序　　元方崖蕭登

皇帝御天之初元至元甲午孟夏也天地發揮
民物欣戴仁風甘雨遠邇均被首罷南征選使
往諭命禮部侍郎李衎而泰登亦與茲行舞
于脩文唐虞盛事不惟親見之又親任之于彼原
隰萬里戴驅書生不能爲情得爲使此古人所

志所榮區區何脩而辱此受命戒途夙夜咨看
凡經行見聞輒加紀録不覺成集歸以授行以
廣其傳各有誚曰此子使交曰録也授行於世
将不免釣名之譏小康節也誤冒朝之盛事臣
子之大恥也焉敢徇曲節甘大恥三代以降中
國之盛莫踰漢唐尉陀故吏耳僭稱名號矣
稷長沙漢文帝卑辭奉書高麗封國耳陸梁僻方
不奉正朔唐太宗至親征不免天開景運繼至
聖世世祖皇帝芟夷群雄混一海宇際天極地
莫不臣妾今上皇帝體元君正重明作離大赦
天下以畫詔遣臣二華遠使絶域山川險阻天

威赫然及境而重使出迓逐郭而國族跣迎及
館而國主親訪奔走駭汗屏息聽詔拜舞叩頭
如在闕庭上表稱藩臣羽物賤貢罔敢後時中
國之隆未有如斯若不傳之永久何以昭宣聖化用
自上都至安南州郡山川人物禮樂故實異政
殊俗恠草奇花人情治法愈病藥方逐日編
記通成一集録欽聖詔冠手集首次以安南世
子回表貢物及中朝諸老送行詩章編次于后
間有應酧紀詠亦借附末庶使後世知聖代臣
妾萬國之盛而出使遠臣者亦有所考焉非徒
爲泰登遭遇之榮也太史公迹遍天下南浮

江淮北過涿鹿泰登北自開平南至交阯茲遊
奇絶足冠平生之紀實也

安南志畧序　　黎崱

僕生長南越竊禄仕途十載間奔走半國中稍
識山川地理内附聖朝至是五十餘年矣自愧
僕愚舊學蕪落垂老嗜書卒恨脫於古今文
籍不能遍覧抑秉暇日綴葺紀聞采歷代國史
交阯圖經雜及方今混一典故作安南志畧二十
卷以叙事附於卷末庸表天朝德化新被統一
無外而南越其有惓惓嚮慕朝廷之心亦可槩見
於此者　昔人有言夫道一而已矣今則同履載

載之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均此性具此理
哉況南交唐虞聲教所暨以迄于今三千餘年
是宜聲名文物所尚近乎中國雖曰風土之異
而事之可爲紀述而不可泯也然稽諸博載
牴牾爲多是書之作雖本之見聞徵之紀載豈
無訛焉君子見其疎畧尚攷而正諸 元統
初元乙卯春清明節古愛黎崱序

叙事

崱安南人東晉交州刺史阮敷後也世居愛州
曾祖坤李氏末爲東上閤門使祖徵陳初爲員
外郎父逵科登爲令書舍聚諸衛許妝孫女生
崱義與外祖舅諸衛黎琫爲子教習詩書九
歲試童科陳大王三人能記留左右詩誦長聚
諸衛張燦女仕致仕郎遷佐靜海軍節度使彰憲
上侯慕泰安南自中統前納款臣附天朝貢獻方
物積有年矣至元癸未有占城之役上遣使諭假
道給軍輸報以右丞唆都征役世子不聽甲申
冬鎮南王偕平章阿里海牙奉命進兵十二月
臨境世子拒敵大敗乙亥春正月上復遣諭唆
都自占城進兵其後世子勢蹙遣兄子彰憲侯
陳鍵率崱等數萬衆拒唆都于清化戰不利彰
憲曰小不敵大弱不敵強微子歸周良有以也

余乃國孫其國恩覆身亡乎遂與崱等率衆降附
鎮南王嘉賞四月望日班師彰憲等入見驛至
吏茭寨彼兵攻慧官軍夜戰突出件使遇彰憲
鏖戰勢逼於馬上崱抱屍馳數十里出丘溫瘞
之屬吏被殺幾半崱隨班赴闕會同館使引望
大明殿宴總賜五十緡丙戌春上憫其忠特封
國弟陳益稷爲安南國王同降官受符有差崱
祗受勅從侍郎遙授紙縣令尹丁亥歲安南國
王等屬官月俸賜弓矢鞍轡馬疋令送還國上
命鎮南王暨平章奧魯赤溪師討九月三日自
鄂起師十一月至安南世子迎敵潰走崱時以
疾留思明隨後軍潰省都十二月二十八日破內
牙關進安南平江背水陣焚廬室亂射藥箭
五更潰省都事候都帯數千户矢道俱陷焉獨
崱引遠遠萬户名 諱未詳 焦千户僉事阮嶺府
判黎晏晏馬上抱安南國王九歲男大叔侯共
六十餘騎殺其守關卒而北晏馬力乏而殺幾
爲所獲崱憐之以自乘壯馬換與晏等騎後難
晏馬前驅逸去前途又爲被害衆夾攻間関萬
死昏馳数百里夜半至黎明詣州詔闕拜賀戊
子歲正旦而萬户千户具酒饌以燕崱各執銀帛
謝曰君王出関使我輩存是更生也我勑余晏

引大叔侯勢宝頂嵌碧兀石細蘇帽致謝前曰
吾屬陷死而獲生天也皆辭而弗受旻長前也
歲拜前爲父以黃泥石一顆高麗布二段謝又
却之俱還思明府侯軍後宣慰趙脩作詩而稱
焉每領兵巡邊邀前同行宣力三月鎮南王以安
南炎瘴班師前衆居漢陽閣中士支來凱
初偕來臣曾淵子投安南後彰憲侯歸順朝廷
授爵扶賜錢帛從軍出力還與前慶數年卒
前哀無所歸買鳳極山地殯之特至今矣家安
南王念前軍前效力薦之壬辰歲祇受勅牒
奉事郎遥授同知安暹州事初本國亂又

母家屬離散前來中州十歲始聚前國王宗女
李氏李隨義父彰懷侯陳宣慰內附官支欽膳
給時服後罷衣糧賜田二頃養贍癸巳歲朝廷
立安南行省再征本國平章劉二拔都遣前與
省郎朝祖廣漢鄉萬户胡繼殷馳驛汪浙討
會軍務

贈錢學士溥出使安南序

李賢 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天順辛巳安南國謹遣陪臣奉表請封國王
上曰安南乃詩書文物之邦封王使非儒者不可
及禮部列文臣數人以聞遂定翰林侍讀學士

錢先生爲正使蓋以學行老成獨出其右故也
命下之日士類皆悅且曰我 朝自洪武以來遣
使安南者不過高官大職耳未有學士爲使
者今
皇上特遣學士爲使所以重安南者矣趙九思黃
鍾大呂也夫見高官大職爲使則以重爲宜乎
不究學士之重及以學士爲使然後乃知其所
重有不在於高官大職也何也高官大職凡有
才能者皆可居之而學士之任非學行優等者
不得與焉此學士之重所以異於高官大職也
然前代學士之品極高今雖列於五品而名之

平崖書屋

重猶自若也吾知安南一聞學士使於其國則
其忻悅感戴之情必加倍於尋常矣而待之禮
決不泛然所謂事大之誠豈不由是而益篤耶
合院僚友咸謂先生是行不惟有光於儒林各
賦詩歌爲卷以贈所以贊而美之也用華其去
者至矣復請余爲序於首余惟古昔先王遣使
有詩見於小雅有曰每懷靡及蓋述其心之所
懷常若有所不及矣又曰周爰咨諏蓋勉其廣
詢博訪務盡其職而已矣今諸公以僚友之情
發之於詩雖曰贊而美之而述之勉之之意亦
多寓於其間由是之觀則遣使之詩不必出於

君上而臣下固可以體而言之矣然則先生斯行
也必能宣
上德達下情而深副朝廷之意諸贈言者不爲無
助矣若夫道途外國山川風景觸目成詠備記
所經以爲盛事而膾炙搢紳之口者在先生則
用於既足之後發乎持滿之末耳信乎綽綽然
有餘裕矣回視近侍儒臣出使安南若陳若傅
者應不讓也於是乎序
劉定之翰林學士
先帝之先交阯常以兵俘其王郡縣其地使其
民納賦稅供力役儕於中土已而復求其故王之

胤而立焉但使以特供職貢每傳世則必請
命盡威以攝之而後德以懷之豈不兼盡其道乎
昨者其王黎濬爲其孽弟琮所弒琮來請命未
悉其故而　制命已行矣至境而事漸達　宸
聽於是召還所遣使而濬之弟灝遂克討琮而
誅之然則不待干戈之加而惟示恩典之不妄下
遂以立天常正人紀於千里之外我
聖天子之德威何其廣大神妙也哉隆古帝王奉
天以命德討罪其法具於經而尤莫明於春秋
之所載若翰林侍讀學士松江錢先生原溥以
春秋學致位侍從簡在　聖知者也持節奉封

灝之命以行脩撰王君大韶等十有五人以其在先
生屬僚之列而又前此被　旨朝夕執業
於左右尤爲親厚相率賦詩成卷請余序其首
簡以爲贈余觀自漢以後制馭夷狄所以不古
帝王若者非剛則過於柔漢高祖唐太宗且不
免於是非特其君之過爲之臣者亦有過焉太
宗怒高麗蓋蘇文弒君遽興兵親駕而往
征之過於剛矣其過在君豈若今日坐運乾符而足
以誅琮乎高祖之封趙佗爲南越王也遣陸賈
往佗以利啗賈而賈入之所得珠玉寶玩在橐
中者千金其他物在橐外者又千金佗豈敢

爲大言戲賈以輕漢如云我與蕭何曹參韓
信孰賢此猶可也云我與漢天子孰賢此何等
語也其後佗卒叛服不常由賈過於柔不知爲
臣之道以此致也所以然者賈未嘗學於春秋
而違夫譏毛伯求金美韓起辭玉之旨也學春
秋若錢先生豈類賈哉其正辭直氣之所懍壓
廉節義色之所輝朗必將行風桂嶺之外而冰映
炎海之壖有假於不言者然則後世觀我
皇明君臣之盛非漢唐所能及於此亦可見矣若
乃諸君子之詩置於　先生之行橐者使事有間
取而觀之哉脩而和之歸之日以示余當使余

駭夫遠道山川之助異域殊奇之覽足以增發
藻思激昂豪氣又非平日玉堂同詠之比則先
生之所得不亦多哉

吳節 南京國子祭酒

安南古南交之地載於虞書自秦以來多負海爲
阻伏波將軍嘗破其師鎮以銅柱今則爲國世
貢中華歷代因之我
太宗文皇帝悪其王亂特遣六師往平之
宣宗章皇帝復降仁恩追封其後俾世守臣職奉
貢如初至是其國主黎濬以弑殂弟灝率國人
討平其亂奉表上聞

〇平崖書屋

皇上嘉其能撫輯衆心遣使冊封爲其國王選擇
廷臣之有文行者一人以往文武大臣咸謂莫
宜於翰林侍讀學士雲間錢先生遂奉
命爲正使持節以行道過南京搢紳大夫咸出詞
都亭聚首嘆羨謂邇歲以來奉使南交者
非部堂之鉅卿即黃門之侍史未嘗以學士行者
今始簡使華乃在詞垣
皇上深意固將有在良以學士精窮奧典識達古
今通詩書之源知儀文之序而先生又久於
鑾坡素承顧問簡在　聖心知名海內者彼交人雖
素尊奉中國服馴有常然遠在海濱蠻語侏㒧

衣服禮節尚循爽陋先生茲往必能折以古典
規以時制遏其奇袤音抑而歸於大舜順則夷裔
之風庶其有瘳乎聞之國初時交貢未通廷選復
仁羅先生以弘文館學士行交人重其內爲翰之
臣降心聽命其歸也與交貢俱來
太祖皇帝賜坐前屏以寵異之士林傳誦以爲美
談今先生以登瀛之選往封下國職任之重又非
弘之比但海道遼闊鯨波萬里使節往來不能
不致勞於　聖慮先生行尚謹服食以終使華
俟祥飈旋艫
天顏伊邇於御屏燕勞之榮自將有在矣先生其

〇平崖書屋

念之哉於是各賦於詩爲別舊僚侍讀周君先
弼彙而帙之予亦舊嘗侍遊者僭序于首簡云

張知 浙江提學副使

皇帝受天命明君主萬方恩威旁敷德化周洽凡
在覆載海內四夷君長莫不奔走率職奉命惟
惟謹天順五年安南國王黎濬以弑殂其弟灝率
國人討亂者而誅之遣陪臣言諸　朝　上
嘉灝能復讎靖亂不煩天兵且濬至親宜授封冊
命禮宜使者持節以往而翰林侍讀學士雲
間錢公膺正使之奉焉公官近禁幾三十年經
筵啓沃簡在

帝心椎文正學聲播朝野一旦徵諸玉堂之署以綏
寧遠夷　朝廷所以重交人者可謂至也矣公
初　陛辭適有別旨令中貴人齎以賜灝而禮
官決議欲公與偕行公聞之毅然奮曰安南文物
之邦而冊封大禮也某以學士充正使而與中
貴人偕禮當若何行特夜漏十刻亟命燭
作書與諸司禮者於是用禮公得專行公英偉
之志剛毅之操明敏之操見於處大事卓卓不
苟蓋若此考之前志在元代嘗命禮司尚書
鐵失安南使而西江傅君與礪實輔所降行制
上有安南王字次直定與礪默有曰安南自陳曰
烜絕王封嘗有詔令彼上章稱世子今制有安
南王字是無故而王之也安南遂自稱王柰何
請於鐵失議未決與礪即儐馬馳至省曰其事
立收還制書而正之當時與礪即名燁然傳
四方公所使亦安南也而所以致禮官之失以全
國禮者與與礪以豪傑之士所見豈遠哉與礪
詩人耳公所學剛方正大又非與礪比是行也
必有大過人之事以示南人者豈真如與礪之所
就而已哉與礪歸交人入貢及國明必問傳先
生安在吾不知公使還之後交人所以敬慕而
致問者又當何如也公道浙江藩臬諸公繪

奉節圖賦詩以贈余於公同年也因著是說於
首用為群玉先驅云

奉使安南詩序

天順五年安南國王黎濬為其庶兄琮所弒既
而濬弟灝與國人共誅琮以
上特命翰林侍讀學士錢公禮科給事中大梁王
君充正副使往冊灝嗣為安南國王使命在行
道出二廣二廣之士大夫作奉使安南詩卷贈
其行請為之序夫安南古交阯南夷地也我
太宗文皇帝以義取之
宣宗章皇帝以仁予之義立而威以行仁敷而德
以合所謂前聖後聖同一揆也比年安南壤地
連二廣者聞有譁訐感文移紛擾不絕相屬
近數年恭謹自將往事不一致萌動國人有擽
珠合浦　上降旨詔責之即伏首請罪蓋
列聖相承仁漸義摩之久化成之效理勢則然況
重以
皇上神謨廟算馭夷柔遠之得其道邪乃者廣寇
作孽　上遣將臣佩征夷將軍印視師平寇而
文告之辭旁達邊上閩安南使人偵諸境得印
文歸轉相流訛以為王師將有事于彼舉國
震疊踰月而始定蓋印即

文皇帝弔伐時物故耳嚏安南誠畏天威而豈
皇上光照 先烈一視同仁之意哉令錢公文學
位望當妙選王君以侍從之良副是行吾知海
濱酋長當思命之日天其將收昔者畏威之
憂務而為今日懷德之喜奔走俯伏聽受命
令使事之有成必矣

辭安南國贈物對

湛子奉
命往封安南國王晭已成成禮王賦詩為貺湛子
既賡酧之濱行王以金帛諸物為贈湛子對曰我
天子全御覆載之中輯和四表俾陲裔各有寧宇

而不私故遣行李錫乃復命仍乃分土貢茲
南裔保我赤子非為賜也行人之來知有一事而
已又以化貨還是二事也敢聞辭且聞古之贈人
以金者不若贈人以言今君已有贈言矣又焉
用金夫言一也金二也二則瀆君子不為瀆敢
辭明日致於呂瑰辭之如前又明遠曰致于市橋
辭如呂瑰遂為之賦揮金一章而賄不復來

送湛編脩 若水使安南序 吳郡毛澄學士

正德六年安南遣陪來請封
詔慎選命使於是翰林編脩湛君元明持節往賜
之冊君潛心正學所養深厚在官夙夜匪懈令
茲出使人或曰是將一吐其胸中之奇以夸示絶
域而益大其聲乎予以為此非獨知君淺抑亦
未究于行人之體嘗觀古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者固由乎人品之高亦惟其一時所值有大關係
於國家而不容以默於是致其志必行其所學
天然後其名赫然顯於世否則無用之辯得已
之言雖多亦奚以為姑即宋事評之哲冊
加號吳奎不賀優入侮聖道輔斥之向使二公
當其時有若茲兩事者初未始經于耳目其剛
方正大之氣既無所因而激發彼亦何由知正
人守義之可畏而悚然愧哉 方今國勢如大

阿出匣其疆且大過宋氏遠甚矧自
宣廟來安南奉正朔益虔 朝廷禮數與朝鮮等
視他國獨優故君以國之史臣
賜一品之服特緻 講務以行人入其疆王當衮冕出
迎道左禮成而返不出三日要之理勢萬萬無
宋使所值事當此時而將事之使乃欲衒一長
矜一能以與雕題交阯之蠻瑣瑣相較量弗思
自重此必知國體者所不為而謂君為之乎乃若
隨和而鳴屢雜而定上以宣
九重之德下以慎一身之儀凡使事之宜與其所不
得為者其行其止觀君在

朝所自立而其在南夷者可前知也予何言獨念
明天子選於衆授君以萬里之節其屬望深矣而
君顧可以私於自爲其來徐徐不忍所以副之
乎夫體國者臣之忠也相規者友之直也君之
行其鄉人盧李二黃門要予贈之言爰以是告
舍此予復何言之贈哉

記

天威涇聽鑒海碑記

唐裴 刑静海節度掌書記朝儀郎右侍御史内供奉賜緋魚袋

巨浸無涯接天茫茫狂飈卷蹙駭浪屹起若派
玉堆而起雪岫瞬息萬里皚皚然縱天吳之神
戚亦不能抑遏其勢長鯨戛其蹭蹬巨鰲困其
擺闔水族之偉者尚不能安況橫越之舳艫焉能
利涉聊即湞權擂裂帆覆溺而不可拯有之乎
今天威涇者自東漢馬伏波欲翦二徵將圖交阯
煎熬饋運開闢滄溟乃鑿石穿山于避海路及
施攻用死役者不啻萬輩竟不遂其志多爲
霆震山之巨室石自嶺而咽之伏波無術不能
禁乃并其息自皇唐三都護聆舊迹俱扼腕忿
禁盡欲繼其事遂命疊條資殫物耗殫前功而
不就又各殞數千夫積骸于涇之畔過者無有
敢議其事者自僕射渤海公前羽蕩蠻夷跨踰滄

張削平交阯克復郡城踏磨驛久駐單卒伍然
運粟走食尚用洪濤召徵謀術未同長策渤海
公曰再有册徵重閑皇風聚兵安人損便於事
遂託長史林訊湘南軍都將余存古等部領本
將兵士并千手一千餘人往天威涇而跳鑿之渤
海公諭之曰天道助順神力扶持令鑿海派用拯
生靈苟不循之何難有之前時都護乃犒師不至
時法不堅博約營私人情怠惰今我則不然則
安濟其生事其訊等遂唯而去自咸通九年四月
五日起手操鮮駿豐備資粮判出鑿石是不堅
而不頑盤而厚併手揖折聚力鑴掘逾月之間
似欲開濟俱中間兩栗值石嶄巉焉綠亘數
丈勁硬如鐵勢不鍼鑿下刃卷斧時施柄折後者
相顧氣沮手柔莫能巧矣至五月十六日當晝不覺
不覺狂雲興怒風作窺林若暝視掌如瞽俄
有轟雷奔電自廚之聽大雷數百聲後者皆
股慄膽動掩耳蔽視移時而視四境方廓衆奔
視驗其艱難之石倏而碎矣或有磊磊者落
落者約入而不能夆者皆爲境之擾挈擲于兩
峯又其西壁碓之石至六月十一日復大震如赫
怒迅烈復於愈東之所震者衆復驗之是不
以唐磨泯若有所失傍之盤陀者亦碎烈十丈

又其西復値巨石亦不可措手人皆息攻仰恃穹
奥亦有所恃復興雷雲又大震疊石乃墮烈
者泉迸出味如酔醴此乃乾坤極助神力扶持迴禄
險艱一瞬夷垣皆渤海公心無私契精格上玄使
裂缺之與豊隆矜神功而誇妙用靈祇陰相增
勛庸感應如斯古無傳疋遂使決浅一派摟引
而湖中間合流無纖毫阻滞經過卒校梯溟
漲而不艱危饋運儲禪安舟航而無覆没
凡交阯履危之地其處三焉末洞沙之燀蒈耕
其備漣女漚灣之石角紘其沸騰犬豕神凶脚
慼其洶湧脅人所歷毛髮自寒今則安流坦途

不復斯經險矣於戲渤海公之功績與鑿許渠
開桂嶺可等肩而濟其寰區耳訊與存古動
靜奉公精專辦事指麾之外更就審曲面勢伐山
徼村結揚高亭創脩公館泉驅來走而碧橋架搆
而横虹神室雷祠道堂僧署無不克備皆顯宛
完是其年九月十五日畢工訊存古等堅請立
召紀功以彰曠代渤海公之績因命掌書記
其事釧繆秉筆不敢退讓銘曰天地汙漫人力微
若廢厄走食昌隆駕航脫免者希傾沉是常
我公援策勵山鑿石功施艱難雷霆震激浅海
成派舟不窄危溟漲坦夷得餉我師天道開泰

神威秉持咸通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建

書天威逕廳鑿海派碑記後　宋無名氏

交阯安南故封咸通中渤海公高駢南征闇治
貍道其助貞順震師巨石勒功逕上皇名天威
下造昭傳中原多故遂置疆埸之外宋因懷之
以德得不治之道霍侯守邕霍中雖也偶得模本慮
在異域堙廢無傳於是命工刋石植之大廳之
右蓋其意者欲亦遠人使知皇家聖虔歲脩職
貢而不怠也紹聖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平交阯記　　李師中

嘉祐五年六月云交阯申峒申紹泰寧衆犯邕州

境巡檢宋士尧等擊死之上聞亟召侍郎余公
靖於青州面諭曰以卿熟嶺南事令授卿體量
安撫使亟往無辭繼以知京使知邵州曹侯師
熊副之擇材勇者自從即剗湘兵以行其年冬
至邕遣介交阯用事者費嘉祐於麾下詰之嘉
祐訴云本無悪心但近邊種落若邕人侵擾含
怨不能自明亟相聚以起誤犯軍官以地遠不
噫之請歸就治自今敢入寇者斬約束定亟去
噫五刑不明小雅盡廢則蠻夷猾夏寇戎姦宄
作矣昔責深者其心恕自任重者其功遠惟天眷
祐下民惟君奄有天覆一物所失當自計利

害勞實力與蠻夷較勝負貞忍人哉韓愈羅遂
功之人李固駮用兵之議其有意於根本矣韓李
論嶺南輒用事皆云不宜兵 令既出邕守用廉重仁明者公
又畫一爲令以謹疆理盡去前時徑後之害民
者使後人知勝討在此不在彼專於自治撫以
斯民外安物情中葺邊備公之慮遠矣哉既還
老幼遮道曰我公無歸以保我生師中舊學於
經得褒貶之義顧柱之比青璧萬尋囂而刻諸
以爲公作記其威令有未究者公將復命固請
師中不敏尚能爲公志之

書代祀馬援頌後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
上旨訖賚白金若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橫州
之烏蠻灘至則覩其廟貌頹壞因斥餘金俾有
司繕脩之功畢始蕆事蓋以遂事爲之也廉還
白于 廷臣或謂
上本旨格不敢聞乃洪武四年二月十二日丁卯
上御大本堂太師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
咸在焉廉因奏對之頃且言脩援廟事
上曰援當時接戮諸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
祀耳爲之脩廟良是也於是廷臣乃韙之謂廉
善爲使云

祭文

祭交州張中丞文

維年月故吏某職官某敬祭 故都護御史中
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蹟無施秦
強莫制或賓或叛越自漢世聖唐宣風初解寡
歲稍臣冉服漸化椎髻爲華人流我愷悌士燮
之埋惟公克繼勤勞遠畧敷賛嘉惠銅柱南表
前功再脩空道比出武道蠻陬梯航連達旌旆
悠悠輻輳都會皇威以流方荷天寵宜公宜
侯聲馳常卿鯢降交州嗚呼哀哉昔公試吏
特推清能公昔秉軺音遥使者車謂公爲安南經畧廉置守也人之準
絕繳寡以安民賦用登枉吏稍遷曹郎既昇程
公左理海裔斯澄乃妃南方專任是憑禮分五
王恩錫十朋角書脩伍禮五王也詩青青者莪錫我百朋註古貨貝爲頭言得之
多聞府辟掾群吏攸屬顧茲微陋敢厠甄録既
受筐篚載命加服賜有楚冠用慙勞角罡官赴
命主望惟幄視險如夷驛程非邈伯氏在官受
帶中途流連隱憂官吏涕濡子姓莫在使命顧
殊轄魂夢影敢廢斯須情留江遠夢詰天錫恩
切有裕義爭從後顧慕長勸展轉增惕諸拖中呂
賜屢激方候消憂永期授蹟謹德不福法星降
灾廷縣巨徽驛計奚來撫公躬益惛恨循顧增哀

賭容奐及報德何階輌車北轅中奠充揩望抒從
王音容永爭南州斗酒庶寫幽懷

越嶠書卷之十七

越嶠書卷之十八

宜山李文鳳編次

詩

歷朝名賢雜題

贈交阯刺史顧秘公真　晉陸士衡

顧侯李休明清風肅已邁篋迹藩后翼（藩后天王也）
敀撫接南裔伐皷上嶺表揚旌萬里外遠蹟不
辭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惆
悵飛轄鸋引領望歸旆

赴驩州　唐沈佺期

嘗聞交阯郡南與貫胷連四表分寒火三光置
日偏尉佗曾取國翁中久遊泉邑屋連𨻶在魚
鹽舊産傳越人遙捧翟漢將下看鳶北斗崇山
掛南風漲海牽别離頻破月容鬢聚年年昆弟
惟由命妻孥割住緣夢來魂尚擾愁委病空纏
虛道崩成淚明心不應天（右渡海入龍編）
自昔聞銅柱行來向一年不知林邑地猶隔道明
天兩露何時及京華若箇邊思君無限淚堪
作日南泉（右達驩州）

送都護裴泰　權德輿

忽佩交州印初辭列宿文莫言方任遠且喜壬憂
分廹轉朱鳶路連飛裴翠郡戈舡航漲海旌

拂卷雲烟絶徼塞惟識名香夾谷焚懷來通比
越長養合南薰衛數同心阻欣看異績聞歸時
無所欲薏苡或煩君

判都護李琢雲政民判　皮日休

南方不擇吏致我交阯覆聯綿三四年流爲中夏
辱懦者鬪即退勇者兵乃黷軍需蒲天下戰
將多金玉刮得濟民瘡分爲勇士祿雄雄許昌
師忠武冠其族去馬萬騎風住作一川肉時有
殘卒回千門萬戶哭哀聲動閭里怨氣盤山谷
誰能聽鼙鼙不忍看羽族念此向誰羞悠悠顏
李琢

越裳操　韓愈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於彼爲自周之先其艱其
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上在四方在下武詰
孔威敢戲以武孰海克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旣
均越裳來臣

尉陀樓　許渾登

劉項持兵鹿未窮自乘黃屋島夷中南來有
國任覓力比向稱臣陸賈功

送人之嶺南　李郢

關山迢遞古交州歲晏憐君走馬遊謝氏海邊
逢姹女越王臺上見青牛蒿月照啼猿曙石室

煙含桂古秋回首長安五千里刺桐花下莫莫淹
留

山中贈日南僧　張籍

獨向山中老松門閉雨涯翻經上蕉葉掛納落
藤花甃石新開井穿林自種茶時逢海南客蠻
語繼家

題伏波廟　宋司馬光

漢令班南海蠻兵避鬱林天涯分柱界徼外貢
輸金坐失奸臣意誰明報主心一揮忠勇骨漂泊
瘴烟深

南越行　諫議朱之才 之才字師美洛西人崇寧間上直言爲四水令見中州集

南越太后邯鄲女皓齒明眸照臺上珊瑚爲帳象
作床錦織高張鼙銅鼓太池液內紅芙蓉白憐
謫在蠻烟中獨凌故人杳無耗深宮猶看南飛
鴻隨兒作帝心不顧惟願西朝栢梁殿茂陵火
筆亦可人遣來海島來相見金猊夜燎龍涎香
明珠夜照光煌煌番禺泰甸隔萬里今夕得遂
雙鸞鶱白首相君佩銀印干戈款起蕭墻釁
莫言女子無雄心置酒宮中潛結陣漢家使者懦
且柔纖手欲自操霜毛孤鸞竟落老臣手可
憐空奮轄千秋撲缸搖戟師四起咸出桂陽下
酣水越郎追斬呂家頭九郡同歸漢天子尉陀

墳草幾番青夕雲慘淡山腰横玉璽初從真主
得金湯却為邦鄆傾五羊江連湘浦竹嬌魂應
伴湘妃由

客安南見進奉使口占

安南莫道是天涯歲歲人從薊北囬江北江南
覲故滿三年不寄一書来

至元以来名賢奉使安南詩

世子燕席索詩　侍郎雨山李思珩

乾坤氣運會貞元皓月騰空瘴烟息北闕星馳
新語命南交春轉舊山川存誠乃可必事帝
保國無怨是畏天光覲紫宸歸化錦山河帯礪

保千年

世子和前韻有自顧不才慙錫土只緣多
病欠朝天之句即席次韻

雨露汪洋普漢恩鳳啣丹詔出紅雲拓開地角
皆和氣浄挽天河洗戰塵盡道重書十行下勝
如琴殿五絃薫乾坤無表無南北何患雲雷億
有也

行贐有禮辭之世子舉陸賈事璽覽見要
謝絶以詩

綠綈南来奉玉音九重惻怛為民深蜀人受命
相如檄越使何求陸賈金氷雪孤忠臣子事乾
坤生物帝王心從今但得天從欸航海梯山歲歲
深

觀茶

地席跏趺午坐凉拱邊袖手看人忙横翀過眠又
春綠送到誰家摘袖香（安南柚花甚秀茉如莉廣北所無）

春夜觀茶贈世子　儒學提舉徐明善（佐西使文）

綠狭庭院月娟娟人在壺中小有天身共一拜紅
燭底心遊萬仞碧霄邊誰能喚醒迷魂着賴有
傍觀袖坐仙戦勝将驕兵所忌從新局面恐妨
眠

尚書張顯卿

遥望熹烟鎖暮霞市朝人遠隔諠譁孤座庭
院無多所盛茂園林只一家南注稚津天淡水柬
開高樹木綿花安南雖小文章在未可輕談井
底蛙

荔枝吟　尚書梁貢父

一日二日香色異八千里萬里驛程逓皇朝本為
貢包茅不作漢唐無益事

和洞妙自真世子韻　侍郎李仲實

笋芽先自梅龍種文彩斑斑出上新一日朝天
便成竹比君百倍越精神

即席賀世子韻　郎中蕭方庢

春風花雨落賓筵送着歸朝看着鞭從此安南
成樂土小心長與戴堯天
侍郎李景山
來從日下到天涯九萬扶搖快一飛率土皇風
初浩浩去程春日正遲遲人心天意誰能間曆
數謳歌自有期明代保民如赤子不妨憂國重
顰眉
郎中杜希望
天詔飛來芭鳳啣綉衣持節使安南翱翔幸得
從龍便钁鑠元知上馬堪異日江山歸傑句小
邦臣子聽高談還朝不辱君王命茅屋青山分
外甘

八千卷書屋

郎中文子方
至治龍形帝澤新海邦萬里使華臨中天日月
頒王正下土風雷肇德音敬慎不言藩國禮通遐
無外至人心須知物物同人意不在梯航遠貢
琛
贈世子太虛子
文章世子王爲神冠服雍容古佩紳仙苑露葵
初向日海洲瑷樹獨留春歷階再拜欽明詔式
燕多儀禮上賓從此君臣保民社主恩長界越
南人

答太虛世子韻
郎中楊廷鎮
奉旨遄驅海上山朔風初作瘴煙寒閱河動色
先春意說老歸心盡歎顏詩詠白很同德廣書
馳丹鳳楚天寬好秉爽世攄忠悃獨歷丹忱對
兩間
和太虛世子韻
郎中趙子期
三山瀛海雪濤深秋駕塵寰一降臨鳴鶴在陰
元有子閑雲出岫本無心國中調變多餘暇筆
底經綸自好音昨日離筵相接近情懷戀戀酒
頻斟

八千卷書屋

郎中智子元
嗣聖登皇極深忠念遠臣九重頒正朔萬里起
經綸日月中天曙風煙絕域春仁恩同一視珍
重愛斯民
安南喜雨
丹鳳啣言下九霄遐荒氛氣已潛消乾坤雨露
通元氣海嶽風雲逐使軺楊僕樓舡何用入馬
援銅柱不須標欲知聖澤涵濡遠看取村村滿
綠苗
廣州教授傅若金
冬入安南國雲迎使者軺郡開秦日置柱念漢
時標江路笋篁簰山田稻尚苗恩波涵遠近行

後豈辭勞

志喜

元統三年頒正朔詔書還到極南開使旌拂樹
青雲動仙蓋臨江白日迴諭俗豈勞司馬檄朝
周終見越裳來遷家耆舊應相問文化于今遍
九垓

送尚書柴莊卿使安南

翰林學士承旨鹿菴王盤

單車奉使柴尚書龍潭虎穴垣如途冊青明着
使外國不減漢朝張與蘇共山李生有志謀樂
執鞭策同馳驅但願皇恩彌宇宙不須珍異輸
天都

翰林承旨高唐閻淳子净

柴侯身許國志意何深淳昆弟一死絶域渥涯樊
王麟談笑萬里侯劒氣凌青雲畏途走康莊異
俗猶四隣至元净避荒包茅貢來臣李爾三不
朝廢置良有因鱗介易衣裳島裔主兵民威儀
不勝用作輔吾仁君

翰林學士王肯堂

定遠歸來拜上卿又持鱗節向南行使星遠照
蒼龍野驛騎相換鴻雁程湖霧島煙開夙瘴很
貪夙竊避先聲馬前領取安南長來結中原父
子盟

通詔冊　翰林學士胡祇

炎方一萬里軒蓋幾回來海徼稱忠節江神識
俊才奇勲能竭力大間欲誰開竹帛垂名字人
生亦快哉

集賢學士梁曾貢甫

鐵石孤忠付白麻六朝人品五侯家已全蘇武天
邊節又得張騫海外搓詩筆強凌銅柱月歸
鞭正及洛城花安南雖小文章在未要輕談井
底蛙

國傳建安王載

金石冊恍動藻旋馬語舊路壯美遊車無蓋歌
膺聲着贊有包茅職貢脩指安地圖朝比闕口
傳天詔到南州此行不待長纓請好繼班生萬
里侯

學士王之綱子惟

三錫恩釀重黈聰弟兄照耀姓名同一門忠義
古稀有千載寵榮誰比隆壯歲已知醇素節還
方元自仰高風里閭閭望從茲起更着垂名竹
帛中

燕山庚恭

人說交州最極邊何勞安遠一揮鞭寬猜耀日

黃金劵鳳口御香王版宣孤劍關開千嶂路斥
雲飛過九溪烟此行識得君王命要補西南半
壁天

王希賢

將門貴胄㐫并豪志節凌雲萬丈高金虎分符
重恩寵太山一擲輕鴻毛長纓致越非難事寸
舌強秦君不劳萬里振鐸君好去愧將冬夏老
吾曹

東門李濬 三秋

行人捧檄過牂牁宛勝當年馬伏波服遠自應
文德在五溪何必動干戈

又

殊音異服豈無情亦解逢人說太平我有一言君
試聽古来定遠是書生

李宏

車軌文書海外同安南元在版圖中九天遠遣
皇華使萬國同朝紫極宮慷望重来人更喜桂
林初復路新通中原春好花如錦不必淹留到
剌桐

河南侯宗禮

跪拜天朝列上卿又持鏻節別林行數行丹詔
千鈞重萬斛明珠一唾輕要正襟期量湘海不須
須辭氣吐縱橫安南世子無多慮早早連鑣入
帝京

覃懷侯謙

驛路秋風馬足輕虎符斜挿繡衣縈丹心報主推
忠義金紫盈門顯弟兄此去暫持蘇武節歸
来定有伏波名徒劳我輩真堪嘆終世區區
女情

送李西山 翰林奏旨九門董文用

幾載鯨波戰燧紅老臣一語百語蠻通如天自
是吾皇福開在高樓八面風

又

東漸生民望紫翁百年心事與天同好詩一卷交
州槁刻在天台鴈蕩中

翰林承旨高堂復

往年御節使荒遐鳳節堂堂衆所誇萬里來庭
鏻介比一星銀漢斗牛槎轉輪已息江南郡烽燧
還清瘴海涯重橐歸来見天子又携恩詔撫
皇華

內翰楊載仲弘

九秋天色晚萬里送君行嶺首寒雲起腰間玉劍
橫奉揚天子詔慰達遠人情直渡蠻江水炎
氛一日清

送蕭郎中　翰林奉旨董文用

烏臺空發行臺封司農一戰歸鰲峰十常八九
不如意人生處處歡相逢帝膺天命念赤子棲
舡木忍往蠻賓古來每重華選蕭君禮貌尤雍
容文學語言當此學宰相見之皆悅從安南小
邦等鱗介早赴絳闕朝真龍

翰林奉旨信大畜

選材特旨赴軺車六一先生共里閭星麗秋旻新
寵數風清瘴海舊名譽兩階干羽脩文萬
里梯航聽詔餘此語端能動殊俗金山玉帛不
躊躇

集賢學士河東宋渤

先仁貌務務若日昭寬制須新出治朝高選俊英
持節去今知初不同荒要

又

海濱諸越自浮沉本不須頻詔使臨盡報兩班
征戍去太平長御漢人心

翰學林士廬山劉岳

喜拜龍形手第一薰風拂拂柳依依香含粉署
星辰近恩重皇華禮樂輝比闕新頒治須下南
荒愧謝遠人歸太平氣象彌寰宇後事言
還入紫薇

翰林直學士陳儼

都門祖道挽紅驂歌徹皇華酒半酣玉節纖息
辭閨下金函待詔入安南新詩定見雞林重壯
志寧辭虎穴探諭蜀相如公事了早回烟棹過
湘潭

送李景山詞　翰林應滕賓

老氣盤空才名照萬里西風行色人物朝中第
一司馬題橋班超投筆記承流宣化早威聲光
馳殊域舊爲烏(書皇慰)看吟邊咲指關河歷當年曾識
自古人心忠義百水朝東衆星拱極桐柱無端
隔斷天南天比念犢丹關捧紅雲金泥香調眉

明年歸對西山細說安邊策　右調奪錦標

送傅與礪佑使安南　翰林學士歐陽玄

省臺交薦盡名公使者南軺載與同馬自驥群
先定價鵬從海運且摶風橐如陸賈無他寶柱
念文淵有舊銅此去新詩千百首時時北望寄
征鴻

博士王沂

光色動南濱文星逐使星雞林傳秀句銅柱勒新
銘落日鯨波白春風瘴海青郎應幕下栻牽
目侍雲軿

宋沂子

皇帝三年頒正朔使君萬里向交州理沘天開寵
光漏銅柱雲低蜃氣收陸賈獨能持節往終
軍因得棄繻遊幕中爲惜懸河辨乞遂歸來
坐上頭

送南宮舍人趙㷡　翰林侍講學士虞集

三年頒正朔五月向南交将命方離闕陪臣已在郊
衣裳鴻羽漸干戚虎皮包瘴霧衝風散瀧湍
急雨稍朱鳶窺土室白雉下揩巢夜浦鮫停織
陽関荔折苞

翰林脩撰蘇天爵

聖德隆千古皇風奠九壤金門頒鳳詔玉節使
龍編博雅資專對才華屬妙年郎中初遴選省
府昔周旋文治中華盛仁恩漢國宣清風渚瘴
雨麗日淨蛮烟跋跋思銅柱委蛇跨錦韉堯天
新正朔禹貢舊山川聲語持難解雕題可俗憐明
年春色早歸拜御堦前

集賢大學士約彥博

寸舌摧驕悍忠誠信可施勳名標柱日慷慨請纓
時非止包茅貢終防薏苡私此行君有策會見
靜王師

郎中陳剛中孚

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燕待北黃昏蛮烟瘴雨

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寬

離交州與丁少保

一雨隨車瘴海烟大鵬何止水三千南来未了
維摩病北度空思達磨禅使節尋常銅柱外天
威咫尺玉堦前臨岐握手無他囑留取丹心照萬
年

入安南絶不作詩清明感事集句　十首

十室宜春下苑花五年寒食住京華目慣識
金蓮燭奉使虛隨八月槎
回首扶桑銅柱標芙蓉帳暖度春宵清明寒食
誰家哭折戟沉沙鐵未消

水流花謝兩無情獨上高楼望帝京閒憶金明
池上路人生看得幾清明
江東行客思悠哉不盡長江袞袞来寒食清明
都過了鷓鴣飛上越王臺
台州城閣海冥冥人踏金鰲背上行猶在異鄉
爲異客無花無酒過清明
慈母手高鶴髮垂異鄉無厲到家遲初過寒
食一百六日思親十二時
共籍黎花作寒食孟光舉按與眉齊越裳翡
翠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
寒食家家出古城潇川風雨看潮生八千里外

飄零客起向朱櫻樹下行
一百五日寒食雨風光別我苦吟身尚書氣與秋
天香同走天涯流落人
海上衆槎占紫氣清明時節雨紛紛虎矛銅柱皆
傾倒水盡天南不見雲

越嶠書卷之十八

越嶠書卷之十九

宜山李文鳳編次

國朝詩

洪武三年夏四月 賜奉使安南翰林
知制誥事張以寧因論安南世子陳
日煃服三年喪制以寧當上即位初偕典簿牛諒詔諭安
安既抵国其王已殂国人請以王印授世子寧具疏以請 上嘉得其奏
使體賜詩并寧以褒之曰
朕聞歷代賢君必有賢臣能事其主者居則規
諫有方出則能示威德以撫事夷漢之陸賈奉
使於南越馬援持書於賓融是也朕居江左十
有六年思慕此等之臣終未得至怏怏於心自
即位之初特遣翰林官知制誥事張以寧典簿
牛諒使安南初未知其懷抱何如去後今年實
封來奏朕再三覽之喜不自勝以寧自彼其王
已行長逝彼國人請授王印於世子我臣以寧
言此吉禮非凶事也今爾國有喪況來文伊先
君之名非世子之名降之非禮爾國當遣使往
奏庶依大禮於是國人從之今使者至如以寧
實封之言朕思安南僻在外夷瘴烟甚重古人
以為要荒聖人不居之地賢者不游之處恐烟
瘴乖其體故耳我臣以寧抱忠貞之氣奮古能

使之風執之以大義守之以法使安南復命而
後降印又安南國中人民官屬以我中國揖爲
大禮見人長揖爲禮草爲我以寧能評之以禮
使彼國中今行稽首頓首之拜觀其所以我以
寧非獨抱忠貞而能使者事者逹詁化夷行中
國之禮可謂智哉於戲抱忠貞之氣膂守節之
剛非生性之自然歷練老成愚夫猛士可乎使
之善者以寧也綴詩以勉之句雖不聮朕本非
儒文之不淡事述其事耳

聞說西南瘴似烟林叢草木有蛇蚿承差不避
言君命自是前賢八中忠義傳

右以寧初使

嶺南南又海南邉惟有安南奉我天使者往還
多議說瘴雲埋樹若堆烟民人跣足爲鄉禮断
髮衣袍侶野禪話到異方人異處老臣何日得
來前

右得以寧賓封

我臣奉命之丹徼驛路迢遥幾度河野宿聽猿
啼夜月朝看狸走疾㘈阿風塵未紀何四日取
性覩山世懸多晴朗好瞻紅日勝但陰歐逐岸
雲過
離馬乘舟涉大江風號帆掛幾尋樯臣紫闕詔
衝前浪淵底雄鮫翊駕航舵轉水鳴聲霹靂蚌
開珠擁海雲光我臣勁節遐方靖好把丹衷奉
上蒼

右念以寧涉江海

卿初奉命使前奔道路崎嶇審𥘉寃千尋樹抄
猿飛走萬壑風生瘴氣昏日暮鳥啼人不到月
沉象吼夜還昏何時化作中原地風俗流行禮
樂敦
使者登山日進程崎嶇石徑動人情鳥啼深處
聲按耳獸立幽陰未識名太古以來撫下到至
今人性獸無驚峯頭一點無科木駐馬觀來四
海平

右念以寧入重山

卿因國事往期年應是朝同世子賢語善又知
人道是話非雖壯遠無邊也知周廟三緘口猶
恐諳時不自然從此受封王即位但將詩慶便
迴旋

右愼言

海濱邦國寶多珠勿爲區區化作迂此去爾家
豊俸祿好將方寸向前啚功名千載誠難得一
失應須目下污記得黄金乘夜送四知不納却
來誣

右戒財
華林江狹水湍流爲問氏人是幾秋水色紅黄
氏性獷山生巨獸象爲頭我臣至彼還脩養豈
被南方瘴氣愁彼國有人依禮待卿當歸告其
崇優

右保身
安南世子性惟賢志行將來必備全初附能尊
中國禮訃音來報朕心憐以寧休作殊邦看萬
里神交是宿緣更把聖書深道與直教素服衣
三年

右諭張制誥令世子守服

平安南頌并序　左春坊司直郎金寔
永樂五年夏四月安南賊臣黎季犛殘其國主
陳氏而自立事聞
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率中外馬步軍
八十萬往討其罪八月斬雞翎關而入九月師
渡富良江十月克其東都西都隨下季犛暨二子
蒼皆被執其地悉平將臣遣使撫巡其國中
天子弔伐之意遍求陳氏後欲立之則既無有乃
請其地爲郡縣內附許之國人大悅臣謹按圖
經所載安南爲古交阯郡地在百粵之南連鉅
海俗悍以剽漢唐宋元之君率皆羈縻之迨于

大明至德旁洽神武四耀故能平數十世不臣之
寇旬月之間悉歸版圖人徒見成功之速而不
知聖人命德討罪若天地之化工生成肅殺一
出於至公無有偏私故能若是也自古武功告
成則有歌頌是故徐夷伐則六月之詩陳淮夷
平則江漢之頌作輝炳耀震蕩耳目之載之上
下讀其詩猶可以想見當時之盛然以臣之蕪
詞固不敢比效萬一而
陛下之功德則遍宣王遠甚茍因其言以求其事
不惟其文惟其實執曰不宜其詩曰於穆廣運
與天同度洋洋聖文烈烈神武禎符在躬作萬
國主休風旁流孰敢違拒肆彼交徼有兇嚚昏
憑險負阻蜂結蟻屯灼彼瘴毒以煽以焚炎氛
沸騰卒戕其君遂敢言畫聞
皇心震悼含曰弗圖孰稱天討乃洛于能汝往靖
之錫以斧鉞總我六師能拜稽首冠胄服鎧綻
天彤弓左秦右佩雕戈指天龍旂如雲
天子餞之于江之濆鼉鳴豆邊登降有次黄流大
截既飲既食六師桓桓霆衝飈馳樓舡蔽江直
擣其虛兇鬼既褫兇黨自潰斬關入郛若履空
遂富良沄沄有艦如織我糗我粮咸資于敵既
覆東果尋擣西穴盤根既鉏豈慮芽蘗土疆載

迯交人按堵爾焦我汏爾飢我哺瘴烟廓舒皇
風清穆誰其昇之惟
皇之德交人有言人孰無良彼昏而狂以絶其常
交人有言人孰無怙毋俾赤子遺我父母裂我
卉裳解我權結爲中國氓欽于世世温温皇仁
諄諄皇言載臨載被邇昭遐宣西東北南咸囿
幅員聖子神孫億千萬年

平安南詩 并序　　翰林院學士楊士奇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
伐綏輯天下一出於至仁周之文武皆一怒以
安其民故雖聖人不忘用兵亦不去兵以爲治
洪惟我
國家肇興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皇帝深仁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教以育
罔有孽害時謂太和至于
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外奠安四夷嚮慕大
小遐邇熙然同春惟是安南其王孱微其賊臣
黎季犛暨其子蒼沿襲悖亂篡世國主淫刑暴
歛毒虐下人滋久茲甚
皇上憫焉弗寧發詔使遷悔賊罔悛畏數侵掠厥
鄰占城又寇我思明祿州寧遠之地在 廷之臣
咸請發兵討罪
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聞
其主有遺徹子奈來京師即上表謝過請還之
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
邀遏使者執殺其主遺徹子事聞
皇上震怒召文武群臣諭曰予承
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人有弗迪
而還誅斯遏抑厥目新乃有弗迪至於再三而
釋弗誅惟予弗君今盜茲弗迪予必不釋將罔
大正匪予志用武惟盜茲稔惡群臣合辭力替
必次乃告祀天地宗廟及天下山川命征夷將
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暨神機橫海驃騎游
擊鷹揚將軍率師討賊師發金川門
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暨
厥子必誅弗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
釋弗誅推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茲困予盜罔
攸訴告汝其代予往弔毋有侵害或有侵害即
既殄戮盜其咨求其王遺嗣予俾統治厥民往
哉惟懋師入安南黎賊脅驅其民號數百萬拒
于境上民王師來爲已除害皆倒戈迎降師渡
富良江入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城如踏無
人之地賊窮迫盡棄其衆獨與其孥數人並海

遁去王師追之悉生執之不遺一人乃縱所俘
從洛民所苦罷其苛禁數求安南王遺嗣民既
罔有侵害又蒙哀矜予恤悉改去所苦咸竊喜
曰我幸復見今日幸
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虎
口歸慈父母相率詣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
嗣悉殲于寇暴無遺矣茲土故隸中國誠願復
列中國氓峉比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咸免於
夷狄禽獸軍中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欲
皇上重違民意下詔郡縣其選置守吏復置交阯
布政司總之在廷文武群臣上表稱賀臣惟安
南本漢南越地武帝置交阯郡暨五季丁氏竊
據之始僭稱王宋弗能制因授之率循爲常更
歷數姓皆結深固屢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討
無成功
皇明奄有四海率先欵服會不踰世終梗寇盜天
地之德務隆包荒累悔弗悛肆急援溺仁義之
旅弔伐並行恩威所臨有迎無拒累月之頃肅
清克懟大抵荃炭弘復土疆功德峻茂振古無
倫焉惟古帝王施德建功皆有頌歌傳播後世
臣黍列從臣後輙儗古作者之意譔平安南詩
首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詩曰
維天生民咸俾遂適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
格天爲君爲師以教以治俾適咸宜天啓
皇明悉畀所復明明
太祖生育教誨衣之食之遐安遠歸禮昭義布長
幼尊卑
皇帝繼統四方萬國益富而教和豫安適叢爾蠻
交醜孽其間爲狼爲豺小大畢殘
皇曰彼醜匪異人類庶或改率于其化誨誨言諄
諄弗悛益驕訌我厥鄰盜我邊郛百辟文武願
伏陛言弗時剪屠將俾蔓延
皇曰中誨猶或改率弗改弗率跳梁狂猘僞恭籲
命賊我使人暨彼遺孽磔身百分
皇曰彼醜獸心靡易螟螣弗除過遺嘉稷惟
皇上帝付予八埏有溺弗援予茲違天誕命將臣
暨旅師徒往勵汝勇往宣汝謨咸弔困窮殲惟
醜虜職數予仁匪曰窮武六師邁邁辭直氣厲
涉危蹈深若履平地嘽嘽烈烈赫赫業業如飄
風烈如霆戩戩蠢彼醜虜脅驅爲拒作威天降
𢧐有強禦雖翔夜鬪富良爲帶技矢委戈奔降
迸拜乃入交城乃從克渠縶之海隅如探取鷇
乃咨脅從悉解而縱乃視交人弔其疾痛交人
悴悴爰始色溫舒其兢兢爰始笑言交人有言

我困荼毒
天子生我旋屬爲福交人有言我初匪夷逃遠淪
汙陷玆塗泥
天子聖仁遏迓我初内我比我求康不寘俘馘于
廷
天子受之民有願欲
天子與之四夷有聞懽喜告語
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疢不以遐僻有梗弗
率必誅不釋
天子聖仁孔武且神執其爲梗鑒彼交人芒芒四
裔威服德附巍巍中夏奠安鞏固海航陸車來
享來庭千萬億年拱我
皇明

別劉繡衣按交阯　翰林學士解縉

乱髯白舄繡衣郎驄馬南巡古越裳城郭惣開
新郡縣山河全是舊封疆天連銅柱蛮烟黑地
接朱崖海氣黄莫謂炎霜氷雪少湏令六月見
飛霜

登越王臺　汪朝宗

趙佗壘老思鄉國北面長吟上越臺潮汐終迴
滄海去岡巒多有白雲來烏啼花落榕城静酒
熟荷香篛圃開最喜殊方無日日好從高處望

蓬莱

又

絶頂凉風捲翠濤俯臨閶闔見秋毫琱簷碧瓦
連層閣錦纜牙檣擁萬艘鴈翅城邊沙草合虎
頭門外海潮高何人得似任公子未去三山釣
六鰲

陷賊口占

萬里遐域受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
關山遠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塵荒有日生
歸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徹願共天戈殄
叛夷

遠使交南别　玉堂留別

帝都玉堂開宴總鴻儒
九重鳳闕新
恩詔萬里龍編舊板畨但把文章誇盛世不煩意
炎當明珠羣公借得井霖去一洗蛮邪瘴癘無

郊外留別

萬里封藩此日行皇州二月正啼鶯紅亭綠酒
朋簪合碧水丹山使節明率土車書看一統滿
囊珠玉羨看更却憐乘醉匆匆别回首天顏又
一程

名古寨遺祠
入安南界陪臣迎接者問其姓氏不荅書此
戲之始具制通名
路入安南第一程華夷關隘極嚴明滿山日晃
分茅影夾道風傳剌竹聲赤脚秀儒司漢禮黑
牙老將率蠻兵却憐錯伴皆頭目不肯從前說
姓名
交南黎景徽與其弟弘毓克敦並致通顯
而詞翰定称間得請未見貌恭而言遜
信乎其國之良也因其請書遂走筆歆
此美之 景徽僭左僕射弘毓僭右僕射克敦僭吏曹侍郎

昔聞河東有三鳳今見交南有三黎天豈生材
限其地异代異鄉名可齊趨朝玉立階前曉退
直珂鳴里中好可堪別後永相思海天月落青
山杳

安南戲贈王給事
吉安十日南風起百夫曳送来安南誰云此地
即瘴厲其柰與君能飽餮百夫裸身負水走忍
饑更怯江風寒天其或者佑此輩孟浪跳踯良
非難不須借彼處州水篙篙渡盡溪頭灘不須
熟究養生訣總有邪氣難其于人生勞逸相有
念與君徒爾興長歎

安南陪臣黎弘毓阮堵等伴送途中二首
按轡齊驅出近郊細觀物里總忘勞園林草木
多脩竹男女衣冠只短袍綠野競来人匝匝青
山故繞國周遭未深談論情先洽信是遐方有
俊豪
穩坐軺車幾日程早冬天暖瘴烟晴山從熟路
行偏近人得斯文更有情八句每留同館意一
鐏時叙異鄉情秖今四海爲家久憑軾何煩歎
鄙生
僭右僕射黎弘毓僭學士承旨阮堵僭審
刑院同知阮貽厥等伴送至關口留別呈

至道本無外斯人則有殊殊豈性之本良由習
所拘上有命世德下有攻文儒變化自合順所
至同一趨遐哉古交阯宅彼天南區虞夏暨聲
教漢唐載輿圖爰及
聖明世羨化日以孚漸漬匪丹青始炳久則渝陶
鎔若
天地萬象歸洪爐所以章縫士接武輝亨衢況此
二三子燁煜紛華腴伴送一千里光同照乘珠
夜訓短歌韻日侍清晏娛材豈限南北而可謂
奏無離別意亦喜此行良不孤
送湛編脩若水使安南 西涯李東陽大學士

聖朝荒服盡冠纓嶺外交南舊有名文字不隨言
語別道途長共海波平一家兩彼同封命六載
三四漢使旌天上玉堂非遠別故鄉重慰倚門
情

石齋楊廷和 大學士

昔人何事請長纓遠國今知分與名世爵每緣
天使重夕烽常保塞垣平北堂夢入孤雲舍南
斗光四萬里旌莫向離筵歌四牡
聖君能體從班情

厚齋梁儲 大學士

千頃陂前早濯纓士林元重使君名不辭遠道

傳
天語要使殊方共太平毯石冠裳迎駟馬渴江魚
鳥訝千旌明年北鴈將歸日莫忘羣公屬望情

東湖費宏 大學士

粤南聲教亦冠纓假寵常因漢使名近日又來
重譯奏海波還似舊時平
九天雨露隨符璽萬里風雲擁旆旌好向跨人路
感事誰能將毋慰深情

敬依嚴韻奉呈諸閣老先生

湛若水

迂儒貿館濫簪纓

元老華夷並擅名天使借先南斗避台衡高照
泰階平夢魂宵宵雙懸
關心緒搖搖一去旌四牡已勞歌靡盬拜詩無復
北山情

黃公覆持

西涯閣老送湛元明內翰使交詩過讀因次
韻奉贈元明

東所張詡 戶部主事

約向滄溟共濯纓當時決意謝浮名功名自會
尋溫嶠婚嫁何曾累向平書校藜光餘舊閣使
行燭影在新旌星軺只尺無由見落日湖波獲情

次韻答東所張先生

湛若水

共將簑笠謝冠纓中歲猶污一第名金馬有官
藏曼倩成都無地隱君平耶鄲我了人間夢声
譽君歸使者旌亦恐乖產人關散時方抹大得
無情

再用

西涯翁贈湛內翰韻奉贈潘黃門 東所張詡

君行不是請長纓舊制藩封事有名此地
先朝曾版籍于今
王土共昇平
九天雨露未

恩命萬里江山擁使旌年少久宜投筆早休教臨
祖動離情
次韻謝潘黃門　東所張翀
林居久矣不簪纓謝絶人間利更名何處還来
責瑣客高軒應與碧山平設勤羊酒翻劳饋磊
落詩章疊見旌天地投㐫君自厚鉄然報李獨
馳情
次韻奉荅東所　潘希曾
出塵心跡了無纓三十年来四海名詩酒對時
聊爾爾行藏於世亦平平春風偶下賢人榻南
國空懸使者旌壮蠣門墻菊花徑白雲深鎖不
勝情
張東所與潘黃門用
西涯翁韻往復予因用韻言別三水　湛若水
從容已了皇華事兼與江山詢勝名海島或因
逢蔦老金華先許訪初平聯翩雙紡酬諸作出
没千峯見一旌暫且分携應不易相親難割別
離情
星軺初返佳章即至喜可知矣奉和一章
或可備不日還
朝臨祖行囊贈處故事也耶　東所張翀
頃令卉服化冠纓比日剛中甚著名滄海揚帆
来拕穗碧霄翹首泰階平斯文我射聊城箭外
道誰降趙壁旌回路與君敦古誼臨風贈處不
勝情
用韻留別東所張先生　湛若水
種種元非爲請纓弄丸来往只無名杞人徒自
憂天墜禹域還聞説地平天上風雲勞夢寐世
間賢哲幾弓旌多君贈處臨岐意我欲酬君豈
世情
寄藩輔國將軍贈行詩
奉使南荒別
帝京錦帆孤月下江城
一人有道扶元氣萬國同聲頌太平遥目海天春
正挠回頭牛斗夜常明萱堂莫怪歸期遠從此
凌烟尋著名
東吳毛澄　學士
麟袍争睹漢威儀萬里交南出使時沾醉不辭
光禄酒贈行多是禁林詩大家逐子歸應喜叔
度令人去有思
紫殿東頭供奉在星軺北上莫遲遲
長洲吳一鵬　侍講學士
幾年清譽動朝紳經學平生授受貞銅柱望中
仍故壤白沙門人更何人帰紫豈有千金槖

賜錦新裁一角麟莫爲山川掩使節
內廷供奉待詞臣
潁川賈詠 中允
詞臣幾見使遐方又見
天門領繡裳海國定知文獻重
經幃行輟詩論長
恩頒萬里金函密
命下重陪寶册香遙憶廣南舟過處邑人爭識
有仙郎
上黨劉龍 贊善
詞臣待節使炎方喜送慈闈過故鄉草木光風
迎劒珮山川勝覽入文章兵戈舊蹟看銅柱禮
樂新儀仰玉堂萬里周詢應有得早旋仙旋獻
吾
皇
濮陽李廷相 中允
中朝舊重封疆國
命史遥煩講讀臣特節路經鄉土日捧輿人過嶺
頭春多才陸賈陀應服能諭相如蜀自親萬里
風烟來往地黄門同伴得安仁
吳門陳霽 贊善
飄節出鰲掖超遥遠行遊天津浩無外封殖綏

炎陬微霜被野草木落風颸颸孤鬼漫縱横三
軍勤猶蒐征途民沴飢創殘未能瘳市邑多丘
墟感兹增百憂家山踰嶺嶠草木不知秋風上
良所習萬里輕離愁行經伏波柱懷古心悠悠
麗藻播名勝沉思動潛虯歸辭槖中裝華袞頌
清脩
河間李時 編脩
萬里衣冠懷下國
九天封拜屬詞臣仙班暫別鵷鸞侶宮錦先生海
嶠春節擁風雲經故里舟行江漢奉慈親廣南
南下交州路重譯相逢說
聖人
河內何瑭 脩撰
詞林海內久知名出使今看萬里行嶺嶠路岐
關吏識驛途車馬候人迎尉陀既已加冠冕陸
賈寧須耀甲兵寶帶衣錦光照日奉親歸去故
鄉榮
華陽溫仁和 編脩
蠻服侯王顧折主
璽書真遣漢金泥朔南咸暨無常貢儋耳多方
自熟黎梅雨入秋增瘴熱海天沉月見潮低長
途馹道春風滿形勝還應細品題

建安滕霄 脩撰
奉使恩深著賜袍交南萬里不辭勞浮嵐極目
桄榔晴炎海連空島嶼高禮樂
聖朝歸一統儒臣清望重畢豪丹書玉冊從天下
殄重遐邦未易遭
新都楊慎 脩撰
望望朱鳶拯斗杓青雲干呂未應銷試尋銅柱
功猶在欲問丹砂蹟已遙金冊遠頒天上字錦
囊歸賦日南謡星軺過處人爭羨太史聲華重
本朝
臨淮趙永 編脩
東風初放洞庭船絳節親承
玉陛前江口月斜潮落夜嶺頭春暖瘴來天思親
夢繞南溟外戀
闕心縣北斗邊聞說島夷迎候久
聖朝恩命待君宣
北海翟鑾 編脩
軺車載節動星辰宮錦裁袍刺瑞麐度嶺爭迎
冊禮使還鄉喜奉太夫人臨邛負弩誇司馬郇
邸懷章羨買臣得意人生何足貴光輝偏愛故
鄉春
會稽董玘 編脩

南極春隨旌節回遠人爭識鳳麐來路經漢柱
苔封篆雨過秦林荔潑醅夜浦風生搓斗近海
門日出
詔函開應多圖志歸王會莫負能遊太史才
上海陸深 編脩
皇仁覃四極南紀舊提封雲海蛟人泣星槎漢使
通山川低比拱日月讓南窮芝檢封王國麐袍
借上公先聲黎閣上取道梓鄉東度嶺潘與軟
還
朝貫參空江清應饌鯉天遠不聞鴻揶葉凌霜翠
榕花倒水紅輶軒供勝覽玉節重觀風手足分
千乘崔銑 編脩
中外車書示大同遠人徵典禮天使古燕龍
春傍驪駒出鳳臺即從河上望蓬萊湖山雲暗
遊龍去江漢天空旅鴈來金馬久栖原太隱交
南專對檀高才相逢未卜相逢日極目仙舟首
重回
洞庭徐縉 編脩
龍州州上暮猿鳴龍州行客無限情烏蠻灘頭
煙水碧伏波廟前春日明霓旌絳節封王去椎
髻銅環擁道迎試睹殊方新禮樂益加昭代盛
聲名

建業景昜 編脩
高名翰苑星辰切奉使
朝廷禮數頻春動舟航魚鰕美輿分山水錦囊新
定知嶺徼荒莽地鷺仰雲霄待從臣鎮服功成
銅柱杳長風不動海粼粼
古括潘衣 編脩
紫詔頒封出上方詞臣持節向南荒江濤水闊
魚龍壯海徼山深草樹長下國也知周典禮遠
人爭睹漢冠裳道途更喜還家便親導潘輿入
壽卿
四明余本 編脩
曉出都門路朔風何太豪東皐鶯白練
北闕訝金袍日照鸞泥紫風吹
帝節高喜開南國
詔拜舞説
皇褒
長沙易書誥 檢討
五柱衣裳共三山風氣速碧潭珠漾月白晝島
生烟南海無波浪
中朝有聖賢
龍章閑越國麟錦照蠻川太史南遊日相如西使
年文星移遠渚槎影動長夫柳酒旌前送梹榔

欽定四庫全書

馬上傳崔卿曾道毋楊子舊提鉛早逕征夫
駕聽歌四牡篇
晉代孫詔先 檢討
漢家自古稱天使海國從南望日頭萬里春風
鳴白雉兩峯寒月喘金牛不辭問俗頻遮馬空
爲題詩更上樓史局清嚴經幄重可能長笑醉
羅浮
海陽盛端明 檢討
交南持節重君行使道娛親無限情異域聞名
爭識面仙班指日望歸程吟邊風月徵圖志夢
裏鶯花憶
京從此遠遊應有賦雄才應不讓長卿
次韻奉酧安南國王 湛若水
山城水郭度重重初領新詩見國風南裔莫言
分土遠
北宸長在普天中春風浩蕩花同舞
化日昭回海共融記得傳宣
天語意永期中外太平同
次韻留別安南國王以酧餞別之作
富良江頭春日明我歌君聽我將行自天
三錫元殊數簿海諸邦孰與榮更謹識方酬
聖德每將人監達群情臨岐不用重分付

萬里明威道蕩平

將發再用韻辭安南國王所贈金幣諸貺

海隅日出綵雲重
龍節迴時更御風恭欲直須筐篚外襟懷都見詠
歌中揮金一笑辭連子執玉千年奠祝融踏斷
虹橋天際路此生難此再相同

回程初發呂塊驛道中二絶句

時未数朶堯花紅顏色偏憐媚午風今日未消
零落恨一場春夢并成空
一鴉鳴處亂鴉鳴古木烟村送晚程莫向浮雲
問踪跡浮雲元只御風行

平厓書屋

市橋道中 六言四首

春草氣蒸行李朝花露滴征衣帳望平原南逕
欲尋舊路雲迷
樹杪鳩鳴雨霽稻畦秋送風涼欲采楚襟香草
已辭越京難將
雲去行間露壁風来草際波生忽逐黄牛別壠
驚飛白鷺一行
斷橋兩涯流水孤村一帯平蕪鄉夢初驚喚渡
海懷想見來桴

壽昌小憩二絶

清香浮靜榻鳴雨過踈籬下上千年意思斯亭坐
我誰
四表光充德南交亦屡過欲尋義叔宅何處秩
南訛

丕禮道中用張壽昌韻二絶

鳥嗅深深樹花闌短短籬春風無恨意知是定
因誰
曲樹枝横道巢雲拂蓋過来時曾記此只恐路
歧訛

次韻潘布曾回渡富良江之作

鶯啼花發鬬春情滿路鶯花是送行莫與錦囊
收拾盡半晋春意了將迎

平厓書屋

隔江曾望波羅樹到岸還如未到時回首東風
一長咲乾坤此事本無涯

用韻奉答 學士毛東川先生

即看几几儀形外也到休休樂善時陋識豈能
酬遠業高情兼已拜新詩逢人只說長公學知
己長懷鮑叔思裁得尺書憑寄與天空日短鴈
来遲

用韻奉酬 吳月樓學士先生

滾滾名公起縉紳雲間學士特清真敢言
君命曾無辱須信
朝廷更有人會見南来馴白雉空嗟西狩係祥麟

何時竣事朝

天去乞與巢由作外臣

回宿王檀曉枕夢　先師石翁先生

鳥鳴客初覺簷隙光漸發欵起仍逢留省事心已折哲人夜入夢遺我一書札恍惚不可讀意了字㵎没展轉隔幽明哀歌思盈闥

中站遇雨

天際寄雲合簷端飛泉鳴雖滯行李間亦恆游息情且慰三農憂萬爰百草生不愧漏與溼但無金石聲

發僕山

曉發僕山館驅車即長坂雙蓋衝雨行不覺白日晚舉子望五雲天路何其遠迢遙隔江山崴月經五管

又絶句二首

水漲溪橋下雲幽古木低重回渾不記路半卜鄰西

水橋將影度一水逆人行隔岸花無數尋芳不自由

道中夜阻水

暮雨山木暗溪潦何湯湯停車久延佇欲濟胥無梁露宿忍長堅野火無精光豈亦吾道非率

彼容何傷畢公極趨卓截截諓陳畺

又絶句二首

亂蟬鳴午樹雙蝶弄時芳處處生幽思都忘祝髮鄉

土俗殊卑鄙人情尚譎痴不知夫子意當日欲居夷

回宿北站 四首

唧唧鳴螢近我虛堂尒鳴何心我則感傷草蟲斯蛾昔也雪霜我行不遠歲月相將

入關示諸頭目黎念等

宜雨閉山館行雲滯不徂飄風載晕木漫天作波濤豈不念沾湿肅命即前途永當從此別且復小踟蹰

過鎮南關上坡壘驛

度關雨如麻宴然雲氣開晶光時下臨龍節從天來雙雙青鳥馭乘雲降王臺都人盡羅拜神仙啓天闔惟春王正月霈澤未南垓

北城駙道中口占四首

南風不滿旗新晴日初腰草木生光輝得意流鶯囀

南極行盡頭南望尚漢滞不逰八極外焉識天地廣

風敎旌旗定山空玉節明如閙重譯語
聖德比周成
何處北我驛門前江可憐君教居孔老川上意
依然
次韻潘黃門出閔宿波壘之作
水程山管了公程駐 節閔西想晚晴已信衆
星能拱
極護勞儀衛盛陳兵春風到處人争覩雨露來時
草亦榮欲寄歸心隨出日中天下直是
神京
不傳驛 二首

絶島生脩篁無風自相拂有果不知名碧枝撲
丹實
千軍金鼓震十里羽儀趨是我曾無事春風鳥
調雛
北我歌同潘希曾韻 有序
我不如念慈親也因物興思歌以永言
我不如北我江水流北趍東出粤南州江流百
折三千里我思百折猶未已望雲浴日潮頭紅
何時到海觀會同
往卜鄰驛山間四絶句
野花得意為誰穠水際翩翩弄影紅可惜不栽

玄圃上却同灌莽何春風
江山景物元同我鳥弄花枝故異音 我欲題詩
愁鳥訝我詩還作越聲吟
真成入谷咲鳴騶谷裡雲閒水自流 肯許周行
平似砥肱輸千里作山遊
一溪詰屈群山裡迂逕緣山婁度之非是
皇程畏紆慢不妨留憩改新詩
次韻潘黃門宿布村之作 明將出閔
連雲草色潤帶雨花枝寒物態蕪詩得羈懷共
酒歡青牛誰谷口紫氣此簷端慙愧非 吾輩臨
閔重倚闌

宿卜鄰
卜鄰誰與鄰乡本山無人吾何無卜之吾以卜
白雲白雲滿深洞寒氣生重衾冥棲俯南斗高
卧依
北辰自非飡霞侶尚獨愁傷神
次韻潘黃門早發不傳驛之作
異俗難同調詩情空自濃觸人山靄靄當面水
重重飛鳥愁歇徑行雲無定蹤自玆欲浮海高
步蓬萊峯
僕山驛道中
側逕通幽崖凌風放高躅下有百尺淵上薜下

尋木冷泉激溪毛迴風動脩竹超然生奇懷情
結清溪曲中有無名禽於玆娟幽獨

宿僕山驛

迴節山之巔駐馬山之腰空館生虛寂群山獨
岩光攤食對紅爐沉吟發清謠驅馳超鏡心生
久塵慮消

曉發僕山驛至丕禮驛四首六言

草色初看過雨山先乍見收霞烟大數綠茅棟
荒籬一樹桃花

搖曳旌旗十里班超甲士三千著處春風滿意
殊方化日何天

陰晴養花天氣士女遊衍風晨一番佳人拾翠
滿城飛李爭春

冠履不倫之分珪璋特達之尊東節會成周禮
曳裾歸去王門

睍睆有序

睍睆念友生也興起黃鳥有懷音問遂
及德言終思盍簪

睍睆黃鳥遺音千山懷我良朋聲問不先我之
思矣矧玆德言
黃鳥睍睆響傳千岑懷我好友弗嗣德音我之
憂矣矧彼盍簪

右睍睆二章章六句

丕禮驛夜坐

路馳心有往俗忤氣屢發蠻貊苟可行篤敬功
尚欽悠悠臥虛館咄咄書空扎惕然發深省攬
衣坐寥泬夜久空宇澄三籟俱已滅

遠情辭壽昌驛道中作

承
玉皇兮嘉命分亦土兮朱明頒
天書於遐服先朱鳥手南溟施裂鈌兮前驅申雷
分兮戒程將燭龍兮啓塗又天彗兮肅清俾馮
夷兮擊鼓張天弧兮吉行乘雲車兮風御扶日
輪兮龍旌遵聖則兮 甫亦月玑兮霞纓慨佅
龍兮逆耳獨默默以孤征豈自異夫持戴胡笑
悲兮同聲旌搖搖而山靡衣飄飄兮風輕覽方
輿兮以莫極長寄此兮遠情

昌驛曉枕二絕句

指上爲蠻語悲鳴何處生蕭條孤館裡忽忽旅
魂驚

啼鳥殊無賴喚回春夢多恍疑還是夢身似在
南柯

往市橋驛道中絕句二首

瘴雨桃榔暗林塘誰子家香風吹枳殼飄送到

星車
驛路依村樹人家接野烟忽聞朱鳳過有女下
鞦韆

市橋驛

父老齊加額雲中見　斗星寧知尊
帝義共有哉
天靈行李日將暝鶯花眼忽明短詩聊復爾試爲
盡情聽

早發市橋驛至呂瑰驛

草草迅霄征昧昧秉明燭燦輝雲烟間零亂溪
山曲微雨濕芳原輕寒襲春服逍遥呂瑰館迤
邐交南郭萬里勢雖遥幾年事自屬

次韻潘黃門壽昌河之作二首

却如周宰孔不似晋臨河已見天無外還聞海
不波影隨一葦渡声接兩涯歌遥想唐虞化南
交義暨和

四首千山路消愁見此河濫觴立鷺渚朕閣浴
鳧波有客乘槎過何人皷枻歌蠻音不須解以
聽宣天和

次韻潘黃門之作

五色雲中度鵲橋九天露下浥星軺地窮朱鳥
心猶壯程盡滇鴻意尚遥珠樹西將求碩果扶
桑東去挹孤標不堪毋念思方坊欲報
君恩愧未饒

富良歌

秉玉節兮坐王子舟披霞纓兮雲衣擎蘭裝兮
泛中流馮夷舞兮蛟人游草萋兮荒洲帳獨文
兮容與望五雲兮

懷歸四言

淵魚困池容鳥驚枝氷消草生賓鴻北飛四序
代往客子懷歸

次坡壘驛

萬里安南第一程停驂此日快新晴喧林皷吹
朝迎　節耀野旌旗夜宿兵土俗衣冠猶自異
春風草木有餘容乾坤覆載何遐邇正北紅雲
是　玉京

北戎歌

北戎驛前江水流百折直到蒼梧州蒼梧去海
幾千里江水朝宗勢未已桃花昨夜飄小紅大
海浮去春風同

往僕山驛道中奉次　湛元明高韻四

絶句

看花難得早春同花好休教盡意紅我欲回時
重見面恐因爛熳易隨風

不知春色幾多深是處春山鳥弄音我亦有懷
難了了天涯相伴作微吟
空谷未鳴何處騶前驅旗皷馭如流盤旋盡日
無村郭一笑真成汗漫遊
暖風無力絲旗垂春日悠悠何所之忽都好山
雲外起欲凌絕頂自題詩

宿布村

泥塗日已夕草閣雨猶寒羨聽方知倦羈栖自
鮮歡泉聲迴澗底花氣藹林端往路遠何許沉
沉夜又闌

早發不悖驛

平崖書屋

鳥啼山館曙惺思共春濃杳裊沉檀細花明錦
繡重簡書仍往路歲月只孤蹤稍稍方煙外奇
嶇又幾峯

壽昌驛

初辭壽昌驛復度壽昌河岸靜連蒼竹潮平漫
線皺墟人喧鳥語海船起漁歌行盡天涯路春
風亦自和

發市橋驛

細雨青林暗市橋五更燈火促星軺紫泥擎出
天恩重赤土分來海國遙正朔不殊堯日致封疆
何用漢時標午風披拂輕陰散春色還同喜氣

饒

回渡富良江二絕句

富良江頭春日晴王子乘春送客行一棹中流
歌未畢隔江花柳已相迎
江北江南從此辭江波瀲灩似來時春風送客
無南北幷帶鶯聲過水涯

開府廣州同登海珠寺用半洲韻餞別

积齋仇　咸寧侯

十年馳夢江南久此日重遊感舊臺萬里朋簪
舒嘯處滿天風雨爲詩來微茫海國飛帆遠縹
緲蓬壺有鶴迴弘賺交南銅柱表崇勲偉績仗
高才

東塘毛　兵部尚書

筵開共酌蘭陵酒病起初登海寺臺兩岸鍾聲
聞不斷半江雲氣去還來虛堂晝永禪心寂落
日朝平賈舶迴莫道炎荒近多事諸君原是濟
川才

半洲蔡　兵部侍郎

嶺表城南海国開中樓孤嶼擁樓臺老龍夜捧
明珠出弱水春浮鰲極來雲岫層層微隱見煙
波漢漢帶縈迴扶桑日湧潮聲早舟楫遙看
濟險才

越嶠書卷之二十
宜山李文鳳編次
安南君臣詩
送天使張顯卿 張丙使共国 國王陳日煚
顧無瓊報自懷慙極目江皐意不堪馬首秋風
吹鐵綴屏梁落月照書庵幕空難住燕歸北地
暖愁聞鴈別南此去未知傾蓋日篇詩聊贈當
高談
山國 安南國公善樂老人 元時丙 附五首
當年扶義出南邦耿耿丹忠對彼蒼不是文公
迯晉難庶幾微子慨殷王箕裘未泯先君烈簡
策長留後世芳寰海車書會同日故家遥祀越
山長
大明殿侍宴
班陪玉笋侍紅雲日表熙熙瑞氣溫萬派朝宗
滄海闊衆星環拱紫宸尊雍容湛露歌篇什彷
彿鈞天入夢魂孤孽秋毫皆帝力頭彈忠赤報
深恩
萬歲山侍宴是日值雪
碧溪鳴鸞不動塵王京繚繞會星辰舞回瞽
三山雪酒上龍顏萬國春物被仁風荣御苑水
涵聖澤浩天津越南羈旅陪班列咫尺光昭日

月新
還國
幾年出國查雲沙身寄氈鞍暫到家筴筴樓臺
空日影盈盈珠翠各天涯真成東海歸遼鶴敢
望南門入鄭蛇人物凄涼何處問江風吹老荔
枝花
贈天使張顯卿使還
西風吹夢到龍編回首相逢又隔年馬退輕塵
還日下鴈隨瘦影出雲邊四方專對詩三百五
嶺歸來路八千盡道朝廷用文士尚書志氣杳
秋天
挽宋臣陳仲微 宋亡入安南卒 國王陳光昺
痛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收淚爲傷情無端天上
編年月不管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
堆黄壤蓋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
太平
饋天使張顯卿春餅 國王陳日烜 號竹林大士 四首
柘枝舞罷試春衫況值今朝三月三紅漆雕盤
春菜餅從來風俗舊安南
送天使李仲賓蕭方厓
靈液吹香暖餞筵春風無計駐歸鞭不知南縣

軺星福幾夜光芒照越天

送天使麻合麻裔元朗

軺星兩點落天南光引台纒夜繞三止国恩深
情易感小邦借薄禮多慙節揮瘴霧身無恙心鞭
拂春風馬有驂昂語願温中統詔兒教夏国毎
知恢

和裔元朗

飄飄行李嶺雲南春入梅花只两三一視同仁
天子徳生無補世丈夫慙馬頭風雪重回首衹
底江山小驂駐明日瀘東煙水闊蒲萄嫩緑洗
心恢

送天使安咸曾李景山　國王陳煚

躔聚軺光射海涯拂開炎眼日短近校靚龍飛料知
炎燠聞名遠敢恨春風照校遅五山領山高人未
渡三湘水闊鳫先歸太平有象煩君語喜溢洋
洋八色眉

一贈天使撒只瓦文子旁　國王陳日烜 號太虛子

至治改元新初頒到海濱傾心效葵藿扶病聽
綸光照嵐溪夜温回草木春歸當再前席幸
不外斯民

謝天使馬合謀楊廷鎮

馬蹄萬里涉溪山天節揺揺瘴霧寒忽都十行
開鳳尾宛如咫尺對龍顔漢元初紀時方泰舜
暦新頒德又寛更得三公虎一款却添春色上
眉間

再用韻呈天使

九鼎尊安若泰山特賜時雨瘴烟寒尃天王帛
歸尭舜北屋絃歌學孔顔銅柱不煩劳馬援蒲
鞭誰復羨劉寛聖恩浩蕩慈雲闊化作甘霖滿
世間

送天使撒只瓦趙子期

驛騎行行瘴霧深海邊光照使星臨四方專對
男兒志一視同仁天子心越國山川供傑句周
家雨露播綸音明朝相隔雲南北今日休辭酒
滿斟

贈天使宗莊卿李振等　國叔昭明王樂道先生 音

一封鳳詔下天庭咫尺皇華萬里行北闕衣冠
争祖道南州草木盡知名口御咸福君粟熙身
佩安危國重輕敢竭四賢均泛愛好爲翼卯越
蒼生

送紫莊卿

送君歸去獨傍徨馬首駸駸指帝卿南北心旌

懸迓旆主賓道味泛離觴一噱談笑須分袂共
唱驪駒惜對床來審何時重覩面愁悲握手叙
凄凉

登岳陽楼　内附封輔義公琫山陳秀瓊

高楼百尺倚雲端扶病登臨誠一看望眼優窮
燕塞遠吟腸頓貯洞庭寬烏沉谷口千林暝龍
戰波心六月寒多少覊懐無處話平蕪漠漠水
漫漫

朝京還來城遇雪

風霰嚴凝透袖寒墜前咫尺對龍顔一言讓国
聲名遠萬里朝天富貴還守土職居南海外傳
家心拱北辰閒馬蹄香迅歸期好直到冬深望
琫山

元日朝會　内附安撫使賴益歸

聖日岳光袪越南驛亭官抑許停驂車書今混
四方一冠佩咸呼萬歲三香吐翠雲龍闕潤涵
翻金海鳳簫酬群臣舞蹈天顔近春顧思深雨
露涵

賡參議許公詠東山飄然楼詩

秋興亭前月去時滿楼山色索新詩心如抑紧
沾泥早身似蓮花出水遲經卷已輸居士樂酒
樽宜與可人期倚欄看遍郎湖景塵俗紛紛總

不知

内附至元甲申官軍入境世子遣兄子新慶侯率崱等拒之力弱遂降

黎崱十五首

十丈楼船下粤瀧将軍繫組列城降中朝一統
有今日南國小臣如此江自入羽乙州賦後須
忘鱗介土飛光當年百歲茶陀老何事詩書滞
一邦

朝會

萬國衣冠擁建章黄金滿袖帶天香祥開黄道
乾坤闢瑞拱紅雲日月光聖壽松椿元不老臣
心葵藿自難忘只今拳似封人祝歷世光仁賓
運長

喜詔

黄鷄唱曉玲瓏尺五飛來紫禁中遂使先言
布天下始知漢詔感山東金甌已付經綸手玉
燭均調呂鼎功人國太平無事日村村杭稻舞
香風

侍宴皇慶初元

玉階仙仗曉班催日上彤章寶扇開雷動乾坤
三祝壽春生雨露九霞盃元年新記黄龍瑞重
譯今傳白雉來從此南荒深感德不勞銅柱立
崔嵬

駕田柳林隨侍

仙仗平明擁翠華景陽鐘發海東霞千官捧日
臨春殿萬騎乇雲動曉沙白鵠精翻山霧薄黄
龍旗拂柳風斜太平氣象民同樂南北梯航共
一家

都城

天象分明散曉霞故令騎馬入京華雲開閶闔
三千丈霧暗樓臺百萬家寒盡宮花初着蘂春
深官柳已藏鵶太平氣象今如此始信皇都福
未涯

重九懷張憲侯

久賦登臨不賦詩却来重九看花枝猶思馬上
西門哭不記鸞邊左手持雙鬢豈堪頻懊惱一
尊當及未衰時紛紛蜂蝶知春事明月秋風可
付誰

贈尚書撒里危使安南還

安穩梅花道尚書向北還人烟兩邊樹容思萬
重山陸賈遒南越張騫度玉関皇華君善事誰

喜近天顏

題郎中趙子期

下國瞻宸極交州有使星梅花南北景篁竹短
長亭殊俗詩難寫荒村酒易醒嗣嗣趙公子終

不愧朝廷

送侍郎智子元使安南

桂林南去接交州柳葉攢柳暗驛樓使者持書
行絶域侍郎鞭馬照清秋元年詔下黄龍渙九
譯人歸白鯉周便化文身作章甫歸来陸賈說
前蘂

送文史傅與礪佐天使安南

尚書文史濟時才疋馬仍隨使客来滄海龍飛
天子詔青溟鶴駕趙王台諸溪篁竹参差動五
嶺梅花准擬開政使風煙殊百粤未應佳句不
能裁

壽安南國王 七月三日

明河秋露照華参天雨仙花優鉢曇恩重鵬程
轉溟北册成鶴去在安南長生籍内千秋八善
樂堂中七月三白髮門徒彌重意流霞拍手借
春酬

用載道韻悦游郎中湖

蹀篰長堤䟽短籬日来湖上欠支離鷗邊人立
城陰晚柳外花明水净時世事紛紛驚倦眼客
懷草草說新詩荒詞爲喜文翁咲辭酧乾姜一
片碑

贈傳與使安南還

竹裡鶯啼嶺嘯猿安南使者下龍船詔頒交趾
傾心拜詩致雞林好事傳絳節司存新雨露青
春來往倦風烟江頭客髮蛮蛮白猶見南來陸
賈年

大別詠禹栢

今古朝昏意自閑人傳禹栢未曾刊神功四載
殷周上元氣一枝江漢間骨蛻銅龍天欵海深
沉木虎雪連山摩滓擬問胼胝事遺廟朝烏去
不還

挽安南國王

當時侍坐談玄客今日到門燈照靈重對畫屏
寃或逆每看遺稿淚交令西門舊路花應白南
國新阡草易青無限越吟招不得紙錢風急樹
冥冥

安南地圖歌

安南版圖數千里少是居民多山水東鄰合浦
北宜邑南抵古城西大理古來嶺外號蛮夷肇
自陶唐有交阯其在成周有越裳重譯曾來共
白雉秦名象郡漢交州九真日南接其地漢初
趙佗總椎據乃命爲王免誅徙繼因高后禁関
市佗復怙強遂僭偽帝與中國謀戕害邊
民嚴武借漢家自是起兵戈每戰無功罷力士

漢文脩德不事武釋罪不誅封趙氏佗因感德
稱藩臣遂使嬰齊來入侍方物珍奇歲貢輸傳
襲子孫繼五世吕嘉謀叛暗與兵故殺其王并
漢使武皇一怒奮天戈千里精兵掃兇穢路侯
博德易有謀破越如同破竹勢分爲九郡置官
守南越從此國乃廢中華聞化遍兒收漸教違
人適義光武初除新室雖未遑選擢南方使糜
麋洽二女是奸雄姊名徵側妹徵貳招呼要黨
擾南交感服百蛮無與比侵邊寇掠六十城一
立為王一爲帥堂堂漢將馬伏波苦戰三年常
切齒分軍鼓逐到重溪賊首授首悉平治廣開
漢界極天南銅柱高標傳漢史命官遣將鎮其
民德政清新多惠施至於士燮善撫綏貴重一
方人所忌国政紛紛吴蜀晉争爲壁壘陳與廢
界境入漢制交州宋齊梁陳同一軌悠悠閱世
過隋唐始號安南今乃是張舟始作都護時脩
築羅城制軍器高駢威信行在後此邦人人多
慢易咸通末歲中國亂轉運遐方肆驕恣吳權
曲顥矯與揚篡奪相争民力匱宋初丁氏始封
王丁絕轉封黎與李李傳九世二百年嗣有陳
王來襲位太平日久重儒風禮樂衣冠略初似
皇元一統自古無德服萬邦恩澤被陳王細欵

三十年後嗣不道違上旨甲申假道征占城令
助軍器供餉饋吾然逆命相抗衡拒得王師心
懷異陳王子姓二三人慕義来歸沐恩賜興師
伐罪出有名千里膺揚耀旗幟進兵數道會于
交勢若雲雷馳萬騎其王逃海匿山林旁及無
辜遭罪戾師還伏罪進表章犀象寶珠常鍾至
聖心蕩蕩念斯民罷戰休兵合天意南陲從此
悉安然億萬生靈蒙其死遠人懷德自心歸天
下爲家當盛際小臣忝拜皇恩竊禄素餐心
自愧棄閑綴緝舊所聞寫作安南風土志

題桂林驛 五首

揚揶長亭又短亭春風吹旆著江城無人相識
客對客有事可知情度情千里鄉心蝴蝶夢一
船歸意鷓鴣聲不知灘節明朝去又是烟波幾
日程
夏日江城氣蘊陰使華期限苦匆匆萬程去語
馬嘶外一掬歸心蝶夢中在我有懷深感慨彼
天無語問窮通平生不作錐囊計慚愧尋常五
尺童
逆旅瀟瀟夜頼沉芭蕉葉上動秋心一鞭馬影
隨風遠故國梅花入夢深客裡月明偏識面天
涯鴈斷少知音凌雲未遂平生志擊節不勝特
朗吟
十日蒸雲似桂林薰風何處不披襟樹禅争響
容懷苦庭菊未開秋梦深醉裡乾坤新使節吟
邉山水舊知音無端夜坐空階雨滴碎鄉閑萬
里心
踏盡崔嵬路几千停車逆旅自季年安危非我
所能及語黙隨人深可憐澆破鄉心桑落酒吟
消客恨草堂篇自憐補國無絲髮兩度春風馬
一鞭

入貢別第之作

一分北去一南還雙影茫然寄馬鞍塞外雲深
鴻鴈斷原頭風急鶺鴒寒凭宵夜雨連床話萬
斛鄉心借酒寛我守節旄君扇枕從来忠孝兩
全難

應湖廣省舍賦詩

獵獵風吹拂面沙潭潭官府建高衙貪看百一
関河闊不顧八千途路賒樽俎盃盤開綺席衣
冠禮樂愧皇華人生聚散如南北同樂清朝宇
德嘉

應有府舍席上賦詩 大夫阮固夫

遠邦慕化来句宣春温盎盎董戢廷聖朝元首
至明聖股肱承弼供良賢寛洪博大等天地包

荒納汙高元元微生何幸逢盛世誠欲述職来
朝天盈盈金樽沐思渥薰陶涵泳随更還台光
咫尺奉德意湍堂酬酢相周旋洪鈞一立轉天
地八方四海登陶甄豈惟我輩受其賜遐荒億
兆樂業長綿綿

送官　安南使

欲別情懷意戀然幕雲春樹两堪憐昔非孟軻
真由命今識荆州亦是天對酒豈同徐孺榻論
文共載李膺船要知別後相思近長在光風霽
月前

留題峡山寺　阮中字定夫桐江人安南國使

萬壘情峯聳翠鬟棲臺高倚碧霄寒江雲落漠
愁金鎖山月低迷泣玉環納納乾坤真勝跡茫
茫今古幾憑闌我来撫景舒長嘯風落松花石
洞閑

又　杜覲 晋山人安南國使

覧遍湖山路八千清幽惟有這林泉風帆浪楫
三吴客月屋雲菴六道禅洞口猿啼千古意樹
頭鶯轉百花天憑闌細數登臨興两度攀緣两
攀船

又　楊宗海 字朝用安南國使

峡寺初来訪停舟碧玉灣眼中疑對畫客裡爲
開顔古殿今猶在妖猿去不還一時留美話萬
古耀名闗嵐月水流水烟霞山映山許多前後
事分付有無間已愧愚求鈍那堪智鮮環坡詩
賡来就洞口鎖雲鬟

閨怨迴文　安南無名氏

残月映簾珠弄風後庭離別怕匆匆单衾半怯
秋闈冷遠笛長悲曉閣空鸞掩鏡閒眉蹙柳鳳
横釵畔鬓生蓬寒燈漏影紗窓小難與相思深
夜中

律詩十首送天使钱學士歸　朝　安南主黎顥

承詔迎秋下日南
天顔咫尺
聖恩覃國從王節閒昌運山逐金颷掃瘴嵐自是
襲封昭嗣與不同推結変朝簪却慚定魯非高
子留與邦人作美談
舉國君臣迓使旌富良江山古螺城一封
恩詔乾坤重萬斛明珠草芥輕錫土久安朱鳥分
委心奚用白鷄盟顓言國祚同
天壽帶礪河山頌治平

祝
天萬壽起嵩呼喜動春風滿國都比屋絃歌師孔
孟累朝簪笏頌
唐虞禮遵
舊制東西序恩治新君
上下孚莫道此來多獢俗古稱綏遠盡吾儒
碧水丹山足勝遊清光一帶照南州囊無薏苡
說何起匭有菁茅貢已脩陸賈千金曾滿橐班
起萬里亦封侯只今相南惟文物富貴於人豈
浪求
五嶺天高瘴霧開

詔書飛下越王臺
萬年重紀黃龍瑞九譯爭看白雉來曉日球厓標
柱在秋風銀漢使槎回吾君若問斗南事又已
須心仰　上台
聖治衣裳易介鱗詩書嶺表足儒紳禮嚴外屏
君臣義盟結中原　父子親豈待長纓能致越何
須寸舌苦強秦歸途正值梅開候兩袖清香萬
里春
昭代仁風徧八夷垂衣端拱正無為兩階千羽
脩文日四海梯航迷貢時鳶阯已能遵
聖化雞林何必重吾詩人林却憶姜公輔曾向

中朝振羽儀
江山高城擁大羅早從充日照南訛秦官僭起
一故尉漢將功收兩伏波版籍屢更新郡縣輿
圖不改舊山河邦稱富庶非珠玉歲熟八蠶卉
二禾
越駱丹厓兌萬重一丸新受紫泥封雨餘尚有
鳶投泊秋後全無鴈過峰村傍傍山收翡翠溪
童習水鬭芙蓉士風民俗聞諳徧談笑還應可
折衝
交州自古宅南陲况復于今隙
戴特環極有星皆北向朝宗無水不東馳壯懷盡
得江山助虛譽真慚草木知重橐還朝見
天子一編惟有紀行詩
送天使湛內翰還朝并引　安南王黎㵎
聖天子明德以照四方顯比以建萬國以安南文
獻之邦待之尤厚
特命內相湛大人捧
詔持節賁臨南國風度凝遠禮樂雍容接見之間
不勝歆羡遂賦近體詩以表孚意詩云
鳳詔祗承出九重皇華到處總春風　恩覃越
甸山川外人仰　堯天日月中文軌車書歸混
一威儀禮樂藹昭融使星耿耿光輝遍預喜三

合瑞色同

餞湛内翰 并引

春光駘蕩天色睛明序属三陽時當嘉會恭遇
聖天子臨御家邦
恩霑遐邇渙頒
鳳詔
特命内相湛大人持 節来封度数昭明禮文詳
備方深爱助邉見言還縫綣之情曷維其已因
寫一律以餞之云
聖朝治化正文明内相紙承使節行盛禮雍容昭
度数 至仁曠蕩煥
恩栄特留欲叙慇懃意臨餞難勝繾綣情 北使鑾
坡承 顧問南邦民物囿昇平

送天使錢學士還朝 黎念大頭目

駉駉四牡出郊原萬里歸程快着鞭笑我術無
能縮地羡君氣有擧冲天風帆秋掛三湘月星
旆晨凌五嶺煙料想釣天清夢裡夜来先到
玉皇前

阮直

暁日初升瘴霧空歸程馬首正吹風知音豈限
珠厓北惜别那禁珥水東 上國有人還獻納
偏弓無事頼帡幪地年两地如相憶一片情懐

寄塞鴻

黄清 僣吏曹侍郎

星軺旋斡出都門宿雨初收日色暄南海
恩霑波浪闊北辰心拱 帝居尊金臺月白催詩
興 華蓋天低入夢 魂歸覲威顔纔咫尺遐
氓好為正温存

阮復 僣學士承旨

望實端堪壓隽豪遠持使節效賢勞 九天日
月瞻依近萬里江山興詠高别酒頻斟情戀戀
歸心莫過水滔滔自從回首北南後幾度懐人
正鬱陶

阮居道

聖朝天子廣懐柔快覩 中朝第一流星旆遠
從 天北闕陽春便滿日南州遥知燕許時推
步近識歐蘇器獨優已想旋歸遄入相 下勞賢
夢得巖求

程盤

日邉祗奉 紫泥新夹道争迎貴近臣 北闕
絲綸光若綍南交草木盡生春離筵勝餞澆清
酒歸路騰驤踏軟塵 丹禁重来如有問爲言
一國樂 皇仁

阮廷美 僣禮曹侍郎

寅奉 天書下玉京江山萬里飽經行 皇恩

遠被乾坤大王節高懸日月明宣室席前瑰褎
夢陽闕歌疊酒頻傾未何何日重相會聊把詩
篇寫別情

范熊

星軺總駕入重城南國山川喜氣生 大德乾坤
施雨露小邦民物荷 恩榮一心事 上堅金
石萬壽無疆祝 聖明江滸餞筵今迓旆好憑
敷奏恤遐氓

范維孝

星旆聯翩拂曉雲江亭餞別意勤勤囊中維有
詩千首馬上相逢月一輪籍籍芳名騰桂海依
依清夢繞 楓宸歸来早晚承清問爲道遐方
沐 至仁

范呂

早年平步上瀛洲今日乘風到海陬萬里扶搖
鵬擊水九霄凌厲鶚横秋高談雄辯從前義槩
清標自古無多少閱河歸指點新詩一任錦囊
收

武永禎

新捧 芝封自 九天南人快覩王堂千百揮
健筆堪扛鼎胸吐雄文似湧泉澤國邦能淹使
節嶺梅擬待良吟鞭歸若草觀風奏應道今年
勝昔年

潘員

玉箸周旋荷 寵恩銀鞭整駕路無塵錦袍影
照江山麗芝檢泥香草木新下國驚看天上客
歸鞭又拂嶺頭春燕閑爲道蕃民意萬歲千秋
祝 聖人

阮貽厥 借審刑院同知

破曉初登珥水舟江亭飲餞思悠悠回旌風捲
千山雪歸路天澄萬里秋後 命斯朝全使節
照人清節見明流有懷此日情無柰日極清山
不盡頭

阮自得

萬里遥乘博望槎天風吹向海南涯 聖朝廣
載乾坤大下國霑濡雨露嘉澤物仁心春有脚
照人清節玉無瑕雖杯莫恠頻頻把明日歸
朝路正賒

陶儁

江亭餞別思悠然杯酒頻斟馬欵前 日月九
霄光使節江山萬里屬吟鞭文章豈在歐蘇後
議論端居董賈先威鳳祥麟爭快覩飛騰重入
五雲邊

阮世科

華蓋天低東閣老聲名到處人皆道　丹詔親
承　德意深春風可掬光儀好江頭波綠酒杯
傾驛程香梅動花早歸来數奏語無他下國畏
天期永保

陶名澄

使星来自五雲邊萬丈光芒照越天日嚴霜霄
新照綍春回炎徼舊山川北南情款芳樽裡今
古乾坤老眼前剩喜軺車旋軨日觀先幸得趂
吟邊

陶仁心

回軺光映翠袍新夾道爭看貴近臣鴈影遠投
天北月馬蹄輕趂嶺南春四方志氣生平事萬
里風霜健在身料想歸朝當復
命爲言下國賛同仁

奉贈　文職大頭目黎景徽

紫殿承　恩入夢頻歸鞍息衆向天津赭袍色
映千山曉玉節光回萬落春五嶺風輕全勒穩
三想月淡片帆新夜闌宣室如前席爲道交南
共　帝臣

奉和

自愧硃砆粗樸甚光華幸得映懸黎温良縝密
人皆稽紛紛魚目真難齊彩筆新裁春錦帙價
同拱璧看来好開緘一見一精神雖謂北南天
香杳

黎弘毓（僣古僕射景徽弟七）

斯文直與天地在今日復見韓昌黎初入交南
終駐節一方景仰山斗齊彩毫掃就雲箋曉鬼
泣神驚吟更好白雪陽春欲和難激昂義氣秋
天杳

黎允元（借吏曹侍郎景徽弟也）

使節煌煌星一點春回南国偏旱黎王堂天上
瞻依近名冠時流孰與齊風雲占得乾坤曉春
蚓秋蛇看更好幸家一顧重千金天遥但惜鴻
飛杳

阮永錫（審刑院使）

親承　鳳詔馳騆隔宣布　皇恩澤遠黎文光
萬丈燭炎海高名永與日星齊使軺旋軫瀘江
曉江樹含烟晴更好振袂遄歸　華蓋天遥杳
極目紅雲杳

奉賡途中韻

原隰駪駪到遠郊每懷靡及爲勤劳臨岐有日
思分手擲地成聲想奪袍繾綣思情何不已賡
酬稚韻喜相遭傍間玉在知形穢深愧文衛一
代豪

秉將道義荅前程多士披雲都日晴一念呂覘
頭向白蒲懷風月與偏清幾多篇付珠璣句盡
是詩書孔孟情記取廟堂調鼎日好施手段濟
群生
上國多仙客惟公骨相殊平生尚情白不作物
情拘于央盡渙儀
朝中稱鉅儒望猶司馬重學有伯魚趨珠玉口隨
唾聲譽藹寰區從容一長嘯乾坤入版圖 九
重鄉日詢訪務交孚今古同文軌山河哲不渝
戀 闕神馳月驅寒夜擁爐数篇留别意指日
上天衢遠想楊夫子今人味道腴感懷心正
切欵報之隋珠恐後萌郤吝崇朝鮮自娛斯文
從古有清名即今無 鑾坡應早輟顕秩殘公
孤
阮堵 揩學士承旨
騑騑四牡歷炎郊 王事周爰豈憚勞曉日光生
新使節 御爐香惹舊宮袍 九重恩詔紫
天重千載斯文偶比遭風月滿懷吟興逸騷壇
今後見詩豪
聖世廣聲教覃及萬国殊乾坤大一統南北無
所拘所以致盛治翊贊皆吾儒群方貢璆費
天闕如雲趨 天子曰俞哉安南古名區封域

雖恨隔久歸我與圖禮樂慕中國信義素已孚
懷柔固宜孚終始無或渝諭道皇華來天香惹
御爐旌節入南郊煌煌耀雲衢詞翰騁雄偉道德
何充腴步趨釆齊聲咳唾明月珠和氣藹可掬
咲語而歡娛況復重節義清標世所無歸舟何
所有一輪明月孤
阮貽厥 審刑院同知
天地莫區域北南風氣殊文軌相混同何有物
我拘 聖朝重柔遠旁鴻詢碩儒列壤九州外
俗尚各異趨道大宅中尊美化覃八區至仁同
一視德意無不孚嗟嗟此交南敬 天心弗渝
融液與薰陶豈外造化爐有美玉堂仙使華臨
交衢佩服仁義言雋永道味戢折尚在名節何
意於金珠送行出遠郊杯酒叙情娛日未接盃
儀襟懷郤吝無行李自瀟然天寒山更孤
阮恪 武職官領
使君和氣藹春陽學富才同德業秉操雅閑金
石確揮毫快覩鳳鸞翔四方不負男兒志萬
古應留簡冊香自愧武人粗率甚欲賡高韻恐
非長
天生我烝民賦予元非殊四海吾同胞熟有彼
此拘是道誰主張豈不在吾儒九州復九九風

俗各異趨先民辨內外譬若草木區焉近寔至
理柔遠真良圖近者旣懽悅遠者方交孚光天
共　帝臣東節疇敢渝皇皇　大明業天地一
範爐洞照萬里外　日月昭天衢剖符封列國
何異割膏腴內相使南交貴德賤犀珠来詩賡
獻納豈徒聊自無相送千里外贈言那可無惜
別不能寐夜寒山月孤

送湛內翰還　朝　黎念 大頭目

綸音讀罷紫泥封回首蓬萊第一峯望外交閱
千里月夢中　帝闕五更鍾星槎迢遞歸程遠
雲樹參差別思濃南浦吟成憑寄語滔滔江漢
共朝宗
胃羅星斗虹千丈念在　君親日幾回別後清
規何處是天心明月嶺頭梅

梁德明

華國詞章譽蚤蜚文星今作使星輝胃中虹彩
光千丈筆下龍蛇燭九圍名揭斗南長烱烱夢
縈辰北正依依別来無限通霄望　天上星躔
近紫微
耿耿　帝京紅日照依依親舍白雲飛孝忠一
念深圖報萬里星軺早從歸

譚慎簡

文雅風騷筆索臣皇華盛選蜀儒珍親承天上
經綸青駿入南郊草木春雲夢澄空胃次闊江
山得力筆峰神歸来若道覲風事俗美民安政
治淳
容程水水又山山一任星軺萬里還今日送君
憑寄語焚香祝　聖北南山

尹茂魁

輝煌　天上使星明光映交南萬里城表表風
流錢學士堂堂人物狄懷英雨露桂嶺鴻恩溥
路熟梅関馬足輕況復歸裝無薏苡持身節似
玉壺清
親捧　恩綸出　玉京交南草木總敷榮驚人
詩貫金增重扶世高標王比清　帝所夢縈雙
鳳闕客程春入五羊城丘梁二老君應繼台斗
行看鳴履聲

阮澤民

迢遞歸軺入漢宮那堪惜別思匆匆清規王映
梅関月逸興春生桂嶺風孤矢壯懷凌曉霧璧
奎文焰燭精空歸来若問交南俗戴白垂髫德
化中
目送星軺萬里還那堪惜別思悠然交関関外
分岐後南北春風共一天　越嶠書卷之二十

越嶠書二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李文鳳撰文鳳字廷儀宜山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雲南按察司僉事是書皆記安南事迹朱彞尊曝書亭集有越嶠書跋稱爲有倫有要於彼國山川郡邑風俗制度物産以及書詔制敕移文表奏之屬無不備載而建置興廢之故亦皆編次詳明然大致以黎崱安南志畧爲藍本益以洪武至嘉靖事耳